四庫全書

薈要

〖集部〗

乾隆
御覽本

四庫全書薈要

集
第十五部
册

Z121.5
CH1
90

吉林人民出版社

ZJU001016198

遺山集

〔金〕元好問撰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集部 遺山集卷一 二

遺山集目錄

卷一 古賦 五言古詩 上

卷二 五言古詩 下

卷三 七言古詩 上

卷四 七言古詩 下

卷五 雜言

卷六 古樂府

卷七 五言律詩

臣 董誥詳校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卷八
七言律詩 上
卷九
七言律詩 中
卷十
七言律詩 下
卷十一
五言絶句　六言絶句　七言絶句 一

卷十二
七言絶句 二
卷十三
七言絶句 三
卷十四
七言絶句 四
卷十五
宏詞
卷十六
碑碣 一
卷十七
碑碣 二
卷十八
碑碣 三
卷十九
碑碣 四
卷二十
碑碣 五
卷二十一
碑碣 六
卷二十二
碑碣 七
卷二十三
碑碣 八

卷二十四
碑碣 九
卷二十五
碑碣 十
卷二十六
碑碣 十一
卷二十七
碑碣 十二
卷二十八
碑碣 十三
卷二十九
碑碣 十四
卷三十
碑碣 十五
卷三十一
碑碣 十六

卷三十二
記 一
卷三十三
記 二
卷三十四
記 三
卷三十五
記 四
卷三十六
序引 上
卷三十七
序引 下
卷三十八
銘贊頌
卷三十九
書疏雜體

卷四十

上梁文　青詞　祭文　題跋

臣等謹案遺山集四十卷金元好問撰好問字裕之秀容人中興定五年進士天興中除左司都事轉行尚書省左司員外郎金亡不仕事蹟具金史文藝傳是集賦詩十四卷文二十六卷為明御史李瀚所刊本好問才雄學贍高古沉鬱金元之介屹然為文章大宗所撰中州集意在以詩存史去取尚未盡精至所自作則興象深遠風格遒上無宋南渡末江湖諸人之習亦無江西流派生拗粗獷之失後來雖虞楊范揭名重一代皆未能凌跨其上至古人繩尺嚴密衆體悉備而碑版誌銘諸作尤具有法度晚年嘗以史筆自任構野史亭採金源君臣遺言往行裒輯紀錄至百餘萬言今壬辰雜編諸書雖已無傳而

元人纂修金史多本所著故於三史中獨稱完善亦可知其著述之有裨實用矣乾隆四十二年五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遺山集卷一

金 元好問 撰

古賦

秋望賦

步裴回而徙倚放吾目乎高明極天宇之空曠閱歲律之崢嶸于時積雨收霖景氣肅清秋風蕭條萬籟俱鳴菊鮮鮮而散花鴈杳杳而遺聲下木葉於庭皐動砧杵於蕪城穹林早寒陰崖晝冥濃淡霏拂繞白紆青紛蘩薄之相依浩霜露之已盈送蒼蒼之落日山川欝其不平瞻彼轘轅西走漢京虎踞龍蟠王伯所憑雲烟慘其動色草木起而為兵望崧少之霞景渺浮丘之獨征汗漫之不可與期竟老我而何成挹清風於箕潁高巢由之遺名悟出處之有道非一理之能并緊南山之石田維景略之所耕老蟠盤盤空谷淪精非雲雷之一舉將草木之偕零太行截天大河東傾邈神州于西北怳風景於新亭念世故之方殷心寂寞而潛驚激商聲於寥廓慨涕泗之緣纓吁咄哉事變於已窮氣生乎所激豫州之土復於慷慨擊節之誓西域之侯起於窮悴傭書之筆諒生世之有為寧白首而坐食且夫飛鳥而戀故鄉嫠婦而憂公室豈有夷墳墓而翦桑梓視若越肥而秦瘠天人不可以偏廢日月不可以坐失然則時之所感也非無候蟲之悲至於整六翮而睨層霄亦庶幾乎鷇禽之一擊

蒲桃酒賦

劉鄧州光甫為予言吾安邑多蒲桃而人不知有釀酒法少日嘗與故人許仲祥摘其實并米炊之釀雖成而古人所謂甘而不飴冷而不寒者固已失之矣貞祐中鄰里一民家避寇自山中歸見竹器所貯蒲桃在空盎上者枝蒂已乾而汁流盎中薰然有酒氣飲之良酒也蓋久而腐敗自然成酒耳不傳之秘一朝而發之文士多有所述令以屬予予寧有意乎予曰世無此酒久矣

予亦嘗見還自西域者云大石人絞蒲桃漿封而埋之未幾成酒愈久者愈佳有藏至千斛者其說正與此合物無大小顯晦自有時決非偶然者夫得之數百年之後而證數萬里之遠是可賦也於是乎賦之

其辭曰

西域開漢節迴得蒲桃之奇種與天馬兮俱來枝蔓千年蓄其無涯音崖欽清秋以春煦發至美乎胚胎意天以美釀而飽予出遺法於湮埋索罔象之玄珠薦清明於玉杯露初零而未結雲已薄而仍裁挹幽氣之薰然釋煩悁於中懷覺松津之孤峭羞桂醑之塵埃我觀酒經必麴蘗之中媒水泉資香潔之助秫稻取精良之材效衆技之畢前敢一物之不階艱難而出美好徒酖毒之貽哀繄工倕之物化與梓慶之心齋既以天而合天故無柾乎靈臺吾然後知珪璋玉毀青黃木災音哀而鼓鐘味薄而鹽梅惟禪殘天下之聖法可以復嬰兒之未孩安得純白之士而與之同此味哉

新齋賦

予既罷內鄉出居縣東南白鹿原結茅菊水之上聚書而讀之其久也優柔厭飫若有所得以為平生未嘗學而學於是乎始乃名所居為新齋且為賦以自警其辭曰

新之為說也在金曰從革在木曰從斤丘陵為山而惡乎畫履霜堅氷而致於馴猶之於人則齊魯有一再之漸狂聖由念否之分唯夫守一而不變者不足以語化化之為神附陳迹以自觀悼吾事之良勤失壯歲於俯仰竟四十而無聞聖謨洋洋善誨循循出處語默之所依性命道德之所存有三年之至毅有一日之歸仁動可以周萬物而濟天下靜可以崇高節而抗浮雲曾出此之不知乃角逐乎空文倀北轅以適楚將疇問而知津揜虛名以自夸適以增頑而益罵我卜我居於浙之濱方處陰以休影思沐德而澡身蓋嘗論之生而知困而學固等級之不踰憤則啓悱則發亦愚智之所均齋

戒沐浴惡人可以祀上帝潔己以進童子可以遊聖門顧年歲之未暮豈終老乎凡民已焉哉孰糟粕之弗醇孰土苴之弗真孰昧爽之弗旦孰悴稿之弗春又安知温故知新與夫去故之新他日不為日新又新日日新之新乎

行齋賦

戊子冬十月長壽新居成仲經張君從予卜鄰得王氏之敗屋焉環堵蕭然不蔽風日君為之補罅漏治蕪穢蓋十日而後可居蓽門圭竇故事畢舉取君子素其位而行之義名曰行齋而乞文於予予以為士之貧至於君極矣無禄以為養無田以為食無僮僕為之負販無子弟為之奔走無好事者為之謀緩急而助薄少率貧無旬日計泰然以閉戸讀書為業不以為失次而以為當然不以為怨而又且以為樂也然則不謂之無媿其名也而可乎迺為賦云

五言古詩

箕山

幽林轉陰崖鳥道人迹絶許君棲隱地唯有太古雪人間黄屋貴物外秖自潔尚厭一豗喧重負寧所屑降衷均義禀汩利忘智決得隴又望蜀有齋安用薛干戈幾

太阿即阿衡見文選

蠻觸宇宙日流血魯連蹈東海處叔采薇厥至今陽城
山衡華兩丘垤古人不可作百念肝肺熱浩歌北風前
悠悠送孤月

緱山置酒 同內翰馮叔獻雷兄希顏賦詩分韻得賓字

靈宮肅清曉細栢含古春人言王子喬鶴馭此上賓白
雲山蒼蒼平田木欣欣登高覽元化浩蕩融心神西望
洛陽城大路通平津行人細如蟻擾擾爭紅塵蓬萊風
濤深鬢毛日夜新殷勤一杯酒媿爾雲間人

同希顏再登箕山

千年箕山祠蘿逕深以峭桂樹不復見禿敷餘秋篠盤
盤盡絕頂石冢平木杪長風萬里來筋骸覺輕矯側身
望岩竇解衣憩林表是時夏春交野色亂青縹川光乍
明滅地脉互縈繞岡巒蟻垤出井邑蜂衙擾紅塵洛陽
吞白雲太行曉元功信寞漠一覽疑可了悟彼東山人
胸中曾宜小

光武臺

東南地上游荊楚兵四衝游子十月來登高送長鴻當
年赤帝孫提劍起萬邦一顧漢水斷再顧新都空雷霆
萬萬古青天看飛龍歸窈冥此遺臺落日荒烟重誰見經
綸初指揮走羣雄白水日夜東石麟幾秋風空餘廣武
歎無復雲臺功

賴亭留別 同李治仁卿張肅子敬王元亮子正分韻得畫字

故人重分携臨流駐歸駕乾坤展清眺萬景若相借北
風三日雪太素秉元化九山擘崢嶸了不受陵跨寒波
淡淡起白鳥悠悠下懷歸人自急物態本閒暇壺觴負
吟嘯塵土足悲咤迴首亭中人平林澹如畫

澹亭

春物已清美客懷自幽獨危亭一徘徊脩然若新沐宿
雲淡野川元氣浮草木微茫盡楚尾平遠疑杜曲生平
遠游賦吟諷心自足褐來著世網抑抑就邊幅人生要
適情無榮復何辱乾坤入望眼容我謝羈束一笑白鷗
前春波動新綠

出京 史院得告歸嵩山侍下

從宦非所堪長告欣得請驅馬出國門白日觸隆景半生無根著飄轉如斷梗一昨隨牒來六月阻歸省城居苦湫隘塵動日蛙黽慚愧山中人團茅遂幽屏塵泥免相涴夢寐見清潁矯首孤飛雲西南路何永

元魯縣琴臺

荒城草木合破屋風雨侵千年一琴臺瞻馬涕盈襟遺愛餘縣社公寧不堪任此臺即甘棠忍使無餘陰旁舍高以華大豪日捐金蒼雲玄武暮鬼物憑陰岑尚德抑玄虛墜典誰當尋我興薦寒泉百拜公來臨公來不能已落日下飢禽懷哉空山裏鶴飛猿與吟當年于蔦歌補袞一何深承平示得意獨能正哇淫君相此一時又復悟良簴詭臣坐廢黜盍亦起幽沈蒲輪竟頹轂香草空深林寂寞授書室孤甥舉遺奠生平諒已然薄俗劣來今千山為公臺萬籟為公琴夔曠不並世月露為知音人間蹄涔耳已矣非公心

雜著五首

稟氣寡所諧衣食固無端所業在農桑甘以辭華軒田家豈不苦歲功聊可觀帶月荷鋤歸裴回丘隴間曖曖遠人村紛紛飛鳥還養真衡茅下庶無異患干遙謝荷篠翁躬耕非所嘆

守拙歸田園淹留自無成長吟掩柴門遂與塵事冥素月出東嶺夜景湛虛明揮杯勸孤影杯盡壺自傾遥遥望白雲千載有深情

濾水 閻郵城張伯玉訃音作

濾水復濾水東望鴈行沒殷勤一杯酒遥酹隱亭月永懷紫髯郎冠佩見突兀巖巖石青崎欝欝松秀發裴回功名會脫落豪俠窒中州有士論指與雷李屈掛弓須扶桑洗劍必漠渤皇天靳美器一世惜英物神交付冥漠生氣凜毛髮古來天下馬萬里入趙忽良樂不並世燕市空駿骨狂歌哢秋雲北風撼林樾

榮叟老帶索原生納決屢邀哉此前修久而道彌著人
生少至百每每多憂慮量力守故轍餘榮何足顧棲遲
固多娛幾人得其趣
桃李羅堂前霜露榮悴之咄咄俗中惡人道每如茲冬
嶺秀孤松卓然見高枝提壺撫寒柯懷此貞秀姿願留
就君住終身與世辭
世短意恒多時駛不可追感彼桓下人泫然沾我衣運
生會歸盡彼此更共之理也可柰何一觴聊可揮酒中
有深味情隨萬化遺西南望昆墟靈人侍丹池我無騰
化術帝鄉不可期且極今朝樂千載非所知

古意二首

七歲入小學十五學時文二十學業成隨計入咸秦秦
中多貴游幾與書生親年年抱關吏空笑西來頻在昔
學語初父兄已卜鄰跋鰲不量力强欲緣青雲四十有
牧豕五十有負薪寂寥抱玉獻賤薄倡優陳青衫亦區
區何時畫麒麟遇合僅一二飢寒幾何人誰留章甫冠

萬古徒悲辛
桃李弄嬌嬈梨花澹丰容盈盈兩無語戚戚爭春風春
風何許來草木誰青紅天公亦老矣何意奉兒童昨夜
花正開今朝花已空川流不肯駐併與繁華東梗楠十
歲姿骫骳空谷中陽和不擇地亦復難為功本無兒女
心安用尤天公

頼谷封人廟

洩洩頼谷雲融融頼川水封君去我久水雲自清美人
言君善諫微意得鄭子特於悔悟時一語發天理大孝
動天地土苴及頑鄙反身而未誠善諫且敗矣如何千
載下乃與茅焦比我行頼川道永念負甘旨願作頼尾
魴因之日千里

贈答劉御史雲卿四首

舊聞劉君公學經發源深驊騮萬里氣聖途已駸駸大
梁語三日副我風所欽濂溪無比流此道日西沉百年
牛山木不復秀穹林南風雖寥寥聞絃猶賞音獨憐參

昆子一我無古今共學君所貪適道我豈任相酧無別
物徒有好賢心
阿京吾所畏早生號能文初無王家癖聲光自流聞此
行不虛來得接大小君信知珠玉淵足當羔鴈羣君家
有箕裘聖學待冊勗但使本根在枝葉復何云殷勤五
色筆未用摧千軍
學道有通蔽今人乃其尤温柔與敦厚掃滅不復留高
蹇當父師排擊劇寇讐真是未可必自私有足羞古人
相異同寧復操戈矛春風入萬物枯枿將和桑克己未
有加歸仁亦何由先儒骨已腐百罵不汝酧胡為文字
間刮垢搜瘢疣吾道非申韓哀哉涉其流大儒不知道
此論信以不我觀庶以還斯文有伊周開雲揭日月不
獨程張儔聖途同一歸論功果誰優户牖徒自閉膠漆
本易投九原如可作吾欲起韓歐

送欽叔内翰并寄劉達卿郎中白文舉編修五首

忽忽歲云暮烈烈風霜威舉頭望長安游子從此歸我
有平生懷愛君如連枝半年姜肱被所樂良不貲尚恨
人事異離合無定時送君酒一杯侑以彈鋏辭上言行
路難下言長相思
六月渡盟津十月行氾水風濤脱沉舟氷雪危墮指孝
子在中野永念負甘旨家貧親已老形瘵心欲死古稱
季路孝負米曾百里顧作鯉與鮒寧當怨頼尾君歸不
可緩獻壽迫歲始遥知慈母心已為烏鵲喜
一年不製衣春服犯霜風一日僅兩食腸胃不得充生
平萬里氣頓入低回中田夫怒攘臂縮首甘盲聾老兵
賜顏色歡喜無所容求索厭朋友勞苦慚僕僮無聊復
無聊又復招灾凶我有一樽酒澆君塊磊胸君年始三
十白髮成一翁顧以寸心微受此百慮攻君窮復何辭
學要深談惜君別匆匆何時沂水上同詠舞雩風
不見閒閒公文章二百首不救四壁空

君性我所語我心君所知況我之所短君亦時有之謀事恨太疏臨斷恨太遲持論恨太高徇俗恨太卑人道自近始貧富理不齊君自不得飽欲療何人饑乞醯救鄰人智者所不為且如與人諸鄰聖哲有明譏被髮救鄉人智者所不為且如與人交交有非所宜白黑不復擇谿谿傾心脾泛愛豈不可後悔終自貽又如與人言寧復無失辭剌口論成敗白眼談歌詩世故教黃閒能不發其機聞君作損齋似覺豪華非懲忿與窒慾百年有良規與子各努力歲晚以為期

古人遥相望每恨不同時同時得古人歡樂良在茲君歸豈不佳交游滿京師門前車馬來笑言慰所思細話洛陽事高詠嵩山詩宮壺發新篘宮梅耿幽姿故應劉與白亦復念微之

飲酒五首 襄城 作

西郊一畝宅閉門秋草深牀頭有新釀意愜成孤斟舉杯謝明月蓬蒿肯相臨願將萬古色照我萬古心

去古日已遠百偽無一真獨餘醉鄉地中有羲皇淳聖教難為功乃見酒力神誰能釀滄海盡醉區中民利端始萌芽忽復成禍根名塵實禍將相安足論驅驢上邯鄲逐兔出東門離官寸亦樂里社有拙言離官寸亦樂晉俚諺云然

萬事有定分聖智不能移而於定分中亦有不測機人生桐葉露見日忽已晞唯當飲美酒儻來非所期

此飲又復醉此醉更酣適徘徊雲間月相對澹以默三更風露下巾袖警微濕浩歌天壤間今夕知何夕

後飲酒五首 陽翟

少日不能觴少許便有餘比得酒中趣日與杯杓俱一日不自澆肝肺如欲枯當其得意時萬物寄一壺作病知柰何妾婦良區區但媿生理廢飢寒到妻孥吾貧蓋有命此酒不可無

金丹換凡骨誕幻苦無實如何杯杓間乃有此樂國天生至神物與世作酣適豈曰無妙理混涊莫容詰康衢

吾自樂何者為帝力大笑白與劉區區頌功德
客從崧少來貽我招隱詩為言學仙好人間竟何為一
笑顧客言神仙非所期山中如有酒吾與爾同歸

龍潭

層氷積浩蕩陵谷互吞吐窈窕轉幽壑突兀開淨宇回
頭山水縣亦復墮塵土孤雲鉄梁北宇宙一仰俯風景
初不殊川塗忽修阻寒潭海眼淨黙黒自太古蟄龍何
年卧萬國待霖雨誰能裂蒼崖雷風看掀舉山中人歲
旱則轉大石入潭以驗龍瞬息致雨故云

麥歎

借地乞麥種徼倖今年秋乞種尚云可無丁亦無牛田
主好事人百色副所求盼盼三百斛寛我飢寒憂我夢
漆南川平雲緑油油起來望河漢旱火連東州四月草
不青吾種良謾投田間一太息此歲何時周向見田父
言此田本良疇三歲廢不治種則當倍收何如落吾手
羊牛變雞猴身自是旱母咄咄將誰尤人滿天地問天
豈獨我讐正以賦分薄所向困拙謀不稼且不穡取禾

舊隱伊陸卷把茅入宴息新居蘭若峯老屋補漏坼鐘
魚有勝氣餅錫無滯迹回頭仙人隊談笑初未隔結草
幾成壞逆旅誰主客道人那許許一笑山月白多生負

詩債秋物苦催索遥知得新句崧少為動色上人舊隱伊陽伊陽有伊陸卷仙人隊者女儿山諸峯名

少林

亦何由辨作高敬通惡雨將漂流吾貧有濫觴賢達未
始羞單衣適至罥一劍又崩緱馬知寄食餓不取丞相
侯作詩以自廣時用商聲謳

北邙

驅馬北邙原踟躕重踟躕千年富貴人零落此山隅萬
塚不復識榛莽餘龜趺賢愚同一盡感極增悲歔舉人
惟物靈生也與道俱一為物所眩遂爾迷厥初蛻骨幾
山丘百年不須臾歸盡固其理交喪亦已愚陳迹有足
悲奈此萬化途焉知原上塚不有當年吾

龍門雜詩二首

石樓繞清伊塵土天所限人言無僧久草滿不復剗灘
聲激悲壯山意出高騫當年香山老掛冠遂忘返高情
留詩軸清話入禪版誰言海山去蕭散仍在眼溪寒不
可涉倚杖西林晚
不見木庵師胸中滿泥塵西窓一握手大笑傾冠巾青
山有佳招一游負因循老節動高興萬景森前陳乾元

先有期清伊亦知津細看潛溪樹高臥香山雲學詩二
十年鈍筆死不神乞靈白少傅佳句儻能新遥遥洛陽
城梅花千樹春山中有忙事寄謝城中人

豐山懷古

豐山一何高古屋蒼烟重開門望吳楚鳥去天無窮連
山橫巨鰲白水亘長虹川原欝佳氣自古南都雄炎精
昔季興臥龍起隆中落落出奇策言言揭孤忠時事有
可論生晚恨不逢漢賊不兩立大義皎日同吳人操等
耳忍與分河潼奪操而與權何以示至公一民漢遺黎
尺地漢故封守民及守土天地與相終不能禦寇讐顧
以寇自攻既異鴻溝初又非列國從一券損半產二祖
寧汝容端本一已失孤唱誰當從至今有遺恨廟柏號
陰風舊聞清泠淵天籟如撞鐘山經野人語誕幻欺孩
童開元有亂階鹿飲温泉宮北狩黃猿何為者乃爾能嘯兇
乾坤之大音久欝理當通清霜旦夕落佇爾驚憃聾

乙酉六月十一日雨

一旱近兩月河洛東連淮驕陽佐大火南風捲黃埃草
樹青欲乾四望令人哀時時怪事發雨雹如李梅我夢
天河飜崩騰走雲雷今日復何日駃雨東南來元氣淋
漓中焦卷意已回良苗與新穎欝欝無邊涯音崖書生如
老農苦樂與之偕閭閻聞吉語一笑心顏開酉年酒如
漿乾溢安能裁唯當作高廩多具尊與罍家人笑問我
君田安在哉駃雨與快同音見魏志

示姪孫伯安

伯安入小學頴悟非凡兒屬句有風性說字驚老師見
汝挾書歸憶我青衿時青衿昨日耳齒髮忽如茲讀書
誤人多潤疎亦天資元無倚天劍可斷扶桑枝倚梯望
青冥愚者知笑之壯事已無取老謀欲何施幸此掌中
孫未染如素絲就令好紙筆門戶誰當支我有商餘田
汝壯可耘耔便當學種樹未用城南詩伯安方誦韓集符讀書城南

種松

百錢買松羔植之我東墻汲井浣塵土插籬護牛羊一
日三摩挲愛比添丁郎昨宵入我夢忽然變昂藏昂藏
雲雨慘澹含風霜起來月中看細鬣錯針芒惆然一太息
何年起明堂鄰叟向我言種木本易長不見河畔柳顧
盼百尺強君自作遠計今日何所望

虞卿麻長官成趣園二首

鑿池水交流築屋山四繞衡門在人境三徑深以悄中
庭八九樹晨坐聽百鳥人生信多慮長寢容未了虛舟
有天游我定物自擾豈不與世並自是萬物表達觀無
不可言外當意曉
蹉跎匡山游爛漫彭澤酒慨然千載上懷我平生友夫
君負奇節劍氣欝星斗為吏非所堪徑去如避走王官
唐以還寂寞蓋已久柴車君來隱清風動林藪至今溪
上詩往往在人口淵明不可作此士寧復有

雜詩四首

相士如相馬滅沒深天機區區銅馬法徒識牝與騹人
言當塗公惡人知其微如何許郎語受之不復疑知人

固不易人亦未易知娵妍在水鏡鉛粉徒自欺孰為仁義人未假已不歸伯樂不可作思與曹瞞期

世事如大勞人若材官然乘勢易發機非時勞控弦又如大水中置彼萬斛舡雖有帆與檣亦須風動天不見周公瑾弱齡已飛騫不見師尚父鷹揚在華顛彼非生而材此豈晚乃賢鉉基喻智慧要必有待馬嘆息狂馳子嘗為愚者憐

崑山有璞玉外質而內美唯其不自衒故與頑石齒和也速於售再獻甘減趾在玉庸何傷惜君兩足耳

堂堂明堂柱根節幾歲寒使與蒲柳同扶廈良券難我衣敝縕袍我飯首箱盤天公方試我劍鋏勿妄彈

采杞

仙苗不擇地樗栱散秋實微霜綠未隕濃露紅欲滴方書尚服餌僮僕課采拾花葉久已厭功實從此得苦荼薦奇味凡醞化靈液人傳東坡事世驗西河術誰口亦自佳輕骨況可必維物多似是致用相萬一向非觀玉

宿菊潭

田父立馬前來赴長官期父老且勿往問汝我所疑民事古所難令才又非宜到官已三月惠利無毫釐汝鄉之單貧寧為豪右欺聚訟幾何人健鬬復是誰官人一耳目百里安能知東州長官清白直下村稀我雖禁吏出將無夜叩扉教汝子若孫努力逃寒飢軍租星火急期會切莫違期會不可違鞭扑傷汝肌傷肌尚云可天關令人悲

觀浙江漲

一旱千里赤一雨垣屋敗漸故以江名暴與衆壑會初驚沙石捲稍覺川谷隘雷風入先驅大塊供一噫千帆鼓前浪萬馬接後派崩崖不暇顧拔木無留碍憑陵如藉勢洶狀各有態平分乍舒徐怒觸忽碎壞雲蒸楚樹杪雪映商嶺背髣髴千丈潮恍與海門對欻飛鬬蛟鯨燃犀出鱗介陽侯富陰族萬首露光怪翠旌滄偃蹇鉦

鼓亂碏磕永懷疏鑿力重歎神禹大乾坤海為壑未礙
變橫潰納汙非無處流惡聊自快投詩與龍盟滌蕩煩

一再時拜大赦
五日矣

鸛雀崖北龍潭

層崖閟頑陰水木深以阻湍聲半空落洶洶如怒虎風
生木葉脫魄動不敢語何年渾沌竅靈物此棲處初從
一綫溜開鑿到神禹雲雨鼓飛浪噴薄齊萬弩藏珠驪
龍頷百斛快一吐油油入無底細散不濡縷歸藏海有
穴汎溢愁下土南峯天一柱萬古鎮幽府江山有奇探
落景迫行旅多慙茹芝人終

五松亭

看飛雨

竹港晨露白石門秋氣寒湍流落澗壑細路深茅菅江
平白石出竟日沿清灣四顧不見人山鳥時間關蒼崖
入地底烟靄青漫漫力盡不能過却坐空長歎青天白
雲間可望不可攀虛名竟何得行路乃爾難

阻雨張主簿草堂

濕暑雲氣欝浸淫去聲成積雨南風窮陰機萬籟困掀舉
飛濤限江岸懸流迫茅宇塊坐百慮滋歸與生鳥羽兒
童十日約竹馬候門廡曾是百里程川途忽遐阻少游
去我久念子平生語歎段劣可乘嬴餘果何取河汾散
廬在坐滯西南楚世事不可期客心徒自苦

贈答楊煥然

詩士又已久雅道不復陳人人握和璧燕石誰當分闕
中楊夫子高誨世所聞十年玄尚白蓼藿甘長貧有來
河水篇四海付斯文斯文有定在桓生知子雲古來知
己難萬里猶比鄰千人國中和要非心所親東楚西南
秦望君勞我神相逢不得語別去徒殷勤白雲不可贈

相思秋復春

送詩人李正甫

陽和入枯株靄靄含芳津山頭太古石不與萬物春朝
從木客游暮將山鬼鄰紫芝僅盈掬幽蘭不充紉青雲
入長吁肝膽空輪囷我嘗讀君詩天趣觸眼新秦游得

豪宕晉産餘真淳怒虎不受唾駭鹿未易馴安坐誰不
如半生走逡巡蒼蒼不可問藐藐誰當親青山碾為塵
白日無閒人空歌東野曲不救西州貧

遺山集卷一

遺山集卷二

金 元好問 撰

五言古詩

萬化如大路

萬化如大路物我適相遭往來限隣屋夢寐阻同袍斷
金幾何人年運劇銷膏相歡顧不足爾戈奚暇操古來
太山名達觀等秋毫蠻觸徒能國螺羸竟誰豪曠蕩覽

八紘美惡自為曹造物無巧擇大塊有并包暴公今在
亡轉燐起蓬蒿孤心既悄悄衆口益嗷嗷同塵寧當悔
枉已乃為勞鹿門有高躅世網儻能逃

曉發石門渡湍水道中 水經湍音專

疎星澹秋明陰霞絢朝映積雨成坐愁晨光動幽興石
門歸馭引湍浦漁刀並曠蕩萬景新歸藏四山靜平湖
風漪綠遠岸秋沙淨洋洋遊儵逝汎汎輕鷗泳隱顯垂
風心感寓見真性倦遊徒自悼違已將安竟憂端從中

來茫茫發孤詠

放言

韓非死孤憤虞卿著窮愁長沙一湘纍郊島兩詩囚人生定能幾肺肝日相讐井蛙寧足論禪虱良足羞正有一朝樂不償百年憂古來帝王師或從赤松遊大笑人間世起滅真浮漚會是萬戶封不博一捽頭有來且當避未至吾何求悠悠復悠悠大川日東流紅顏不暇惜素髮忽已稠我欲升嵩高揮杯勸浮丘因之兩黃鵠浩蕩觀齊州

李道人崧陽歸隱圖

北山范寬筆老硬無妍姿南山小平遠澹若常郎詩崧陽古仙村佳處我所知長林連玉華細路入清微連延百餘家柴門水之湄桑麻蔽朝日鷄犬通垣籬媿我出山來京塵滿山衣春風四十日夢與孤雲飛可笑李山人嗜好世所稀逢人覓詩句不惜怒與譏道人本無事何苦塵中為京師不易居我癡君更癡山中酒應熟幾日是歸期

黃公廟

羈客無恒居六月走長路清風黃公祠地古欣所遇劒飛素靈哭龍躍雲雨赴堂堂文成君談笑取帝傅功名要有命陰相果何預誰謂圮上人異事驚竹素河清不可俟筋力疲世故袖間一編書塵埃嘆遲暮

學東坡移居八首

廢地三畝餘十年長蒿萊瓦礫雜糞壤白骨混蒼苔孤客無所投即此營茅齋壑厭豈不苦寢處亦可懷辱身賤者事寧當惜筋骸伐木荒林中運甓古城隈辛勤八十日吾事乃得諧買宅必萬錢一錢不天來今晨見此屋一笑心顏開

誰謂我屋寬寢處無復餘誰謂我屋小十口得安居南榮坐諸郎課誦所依於西除著僮僕休休得自如老我於其間兀兀窮朝晡起立足欠伸偃卧可展舒窓明火焙煖似欲忘因拘屋前有隙地容舍不可無花欄及菜

圃次第當耘鉏東野載家具家具少於車我貧不全貧
尚有百本書
故書堆滿床故物貯滿箱渾渾商實禹鬱鬱漢銅章杖
飾昭敬恭嚴卯訶瘴剛雷文繞杖節獸面出佩璜私印
刻王尊玉斗蛟龍翔逸少留半紙魚網非硬黃亦有曇
首帖不辨作鴈行雪景睿思物宣政舊所藏晉公古漁
父浩歌濯滄浪因觀宮騎圖卧馳識提囊谿石含餘潤
奚墨凝幽香南榮挂風響雲裾珮鏘鏘鏡背先秦書八
字環中央讀之三嘆息此日何時光

欽定四庫全書 遺山集 卷二 五

壬辰困重圍金粟論升勺明年出青城瞑目就束縛毫
釐脫鬼手攘臂留空橐聊城千里外狼狽何所託諸公
頗相念餘粒分鳧鶴得損不相償抔土填巨壑一冬不
製衣繒纊如紙薄一日僅兩食强半雜藜藿不羞蓬累
行粗識酸飲藥敵貧如敵寇自信頗亦慈兒啼飯籮空
堅陣為屢却滄溟浮一葉渺不見止泊五窮果何神為
戲乃爾虐
舊隱嵩山陽笋蕨豐餽鉤新齋漸江曲山水窮放浪乾
坤兩茅舍氣壓華屋上一從陵谷變歸顧無復望樵漁
憶還往風土夢間曠怳如悟前身姓改心不忘去年住
佛屋盡室寄尋丈今年僦民居卧揚礙盆盎靜言尋禍
本正坐一出妄青山不能隱俛首入羈鞅巢傾卵隨覆
身在顏亦强空悲龍鬚絶永負魚腹葬置錐良有餘終
身志懲創
國史經喪亂天幸有所歸但恨後十年時事無人知廢
興屬之天事豈盡垂違傳聞入讎敵秖以興罵譏老臣
與存亡高賢死兵饑身死名亦滅義士為傷悲哀哀淮
西城萬夫甘伏尸田橫巨擘耳猶為談者資我作南冠
録一語不敢私稗官雜家流國風賤婦詩成書有作者
起本良在兹朝我何所營暮我何所思胸中有茹噎欲
得快吐之濕薪烟滿眼破硯氷生髭造物留此筆吾貧
復何辭
東坡謫黃州符藥行江湖荒田拾瓦礫賤役分僮奴我

讀移居篇感極為悲歔九原如可作從公把犁鉏我貧
公亦貧賦分無賢愚論人雖甚媿詩亦豈不如
此州多寓士論年悉肩隨風波同一舟奚必骨肉為倪
家蓮華白每釀必見貽季昌妙琴事足以相娛嬉郭侯
家多書篇帙得徧窺趙子篤於學問以問所疑王生舊
隣舍窮達心不移千里訪存歿十口分寒饑獨有仲通
甫天馬不可羈直以論詩文稍稍窺藩籬永懷王與李
朔漠行當歸書來聞吉語報我脫縶維慚非一狐腋不
直五羖皮我作野史亭日與諸君期相從一笑樂來事
無庸知

歷下亭懷古分韻得南字

東秦富佳境北渚擅名談茲游亦已久纔得了二三南
山壓城頭十里奎與巫狀流出地底城隅滿泓潭金絲
弄晴光玉玦響空嵌清漣通畫舫秀水深雲龕華峯水
中央鬱鬱堆烟嵐荷華望不極綠淨紛紅酣毒熱非山
陽卑濕無江南承平十萬戶他州隅仙凡劫火土一丘
樹老草不芟巧盡露天質到眼皆奇探千年歷下亭規
摹見覃覃懷賢成獨詠勝賞何由叅

舜泉效遠祖道州府君體

重華初側陋嘗耕歷山田至今歷下城有此東西泉喪
亂二十載祠宇為灰烟兩泉廢不治平漸著瓦礫填蛙
跳平聚浮沫羊飲留餘羶我行歷荒基涕下何漣漣舜
不一井庇下者何有焉帝功福萬世帝澤潤八埏要與
天地並寧待一水傳甘棠思邵伯自是古所然我欲操
畚鍤浚水及其原再令泥濁地一變清泠淵青石壘四
周千祀牢且堅石渠漱清溜日聽薰風絃便為泉上叟
抔飲終殘年

與張仲傑郎中論文

文章出苦心誰以苦心為正有苦心人舉世幾人知工
文與工詩大似國手碁國手雖漫應一着存一機不曾著
著看平何異管中窺丈須字字作亦要字字讀咀嚼有餘
味百過良未足功夫到方圓言語通眷屬只許曠與夔聞

紘知雅曲令人誦丈字十行誇一目闕顫失香臭眷視紛
紅綠毫釐不相照覿面楚與蜀莫訝荆山前時聞刖人哭

濟南廟中古檜同叔能賦

亭亭祠宮檜欝欝上雲雨扶持幾年來造物心獨苦青
餘玉川潤根入鐵岸古雖含棟梁姿斤斧安得取流狀
地中久駭浪思一鼓天柱屹不移水國莫平土乾坤此
神物甲乙存世譜瀕鄉留耳孫闕里傳鼻祖秦松徒自
汙蜀柏聊共數會待十抱成茲焉重摩拊

銅鞮次村道中

山逕一何惡一澗復一嶺昂頭一握天放脚百丈井武
鄉有便道故統銅鞮境涉險良獨難又復觸隆景羸驂
蹄已穴怨僕氣將癭與世恒背馳用力何自省河汾絶
絶業疑信紛莫整銘石出壙中昧者宜少警少時曾一
讀過眼不再省南北二十年夢寐猶耿耿喻如萬里別
燈火得對影行役豈不勞聊當忍俄頃

蕭齋 并引

故民部長陵蕭公泰和大安之間名德雅望朝臣
無出其右其為太原道漕使時不肖方厠諸生間
顧嘗一望眉宇以為甚幸然亦以齒少且賤不得
與橫經之末而為恨也北渡後居陽平見關中人
邢公達談公平生往往色揚而神躍問之知其為
公夫人之猶子也蓋公達之先人於公恩義良厚
而公所以報之者為甚力公達初仕部掾年甫三
十遂為州上佐出入臺閣者二十年雖其材致然
亦藉公為之司命耳予雅知公達之敬公也凡欲
聞公之故則就訪之公達所居之屋乞名於予因
以蕭齋目之且為之說云士之生世有一鄉之士
有天下之士有一人之所私慕有天下之所共稱
分限所在不能以強人而人亦不得而強之也惟
公承王公餘烈奕葉台鼎世譜完具與當陽杜氏
發摘秘奥不減前輩蔡無可故言討論者服其博

奏讞疑獄致力忠愛一言之仁利及永久故言斷獄者歸其平彊禦不奪其操公相不易其介幅巾鄉社坐鎮頹俗故言進退者推其高蓋天下所共稱非一人之私慕高山仰止其誰曰不然古人有愛蕭子雲筆札者得蕭之一字遂以名所居況於其所天乎因為詩以貽公達有好賢如緇衣者請為同賦焉

十年金門客一日蓬蒿人烟煤兩椽屋因公名字新昔公無恙時四海望經綸敦龐一古儒風采自名臣人亡典型在百世留清塵師尊世共然況子夙所親愛公入夢想逶迤見垂紳教兒多讀書公言諒諄諄他時門户改亦唯公之姻我嘗望公顏道左避朱輪至今誦其詩喜色為津津歸泰如未老會買東家隣

別李周卿三首

行路湓於棘單車望千山歌君歸雲曲清淚留餘潸六年河朔州動輒得謗訕唯君篤高義日來欵柴關古交松柏心今交桃李顏古人去不返古道挽不還相思一樽酒幽恨寄山間

風雅久不作日覺元氣死詩中杜天手功自斷鰲始古詩十九首建安六七子中間陶與謝下逮韋柳止詩人玉為骨往往墮塵滓衣冠語俳優正可作婢使望君清

廟瑟一洗箏笛耳

城居日蛙黽局促復局促去作山中客放浪誰檢束溪光淡於水山骨淨如玉懷我同心人團茅住深竹垂綸鮮可食種秫酒亦足石壇三萬丈醉眼天一粟安得萬里風相從兩黃鵠周卿學有淵源東州詩人表見其比與子約西游如詩中所說

訓韓德華送歸之作

良朋滿東州歲月見忠悃韓侯晚相值意氣尤懇懇我當相斯人趣向識端本立節柏有心樹德蘭在畹官榮晛不顧寄興浮雲巘今世走名場旗旆幾仆偃賤子本無取玉趾渠往返昨聞遂歸養見謂竹林阮暑涂三百里追送不憚遠觀君木訥姿百念為日損願方慙衣網

又被以華衮桑榆儻可收歲事在穠蓑里門眼中見歸
袖勞童挽雞黍先有期升堂未言晚渠猶類然

戊戌十月山陽雨夜二首

朔吹作還止雲意構欝之周十月雷收聲陽和自油油此
雨非舊雨春早歷夏秋道路土三尺今朝見浮漚三城
信樂土凶年未消憂一蝗食禾盡半菽不易求流民四
方來斷港魚蝦稠忍死待一麥秋種且未投乾溢誰所
司雩壇徧九州醉飽到狐鬼巫覡自懷羞帝命制江湖
野語良悠悠龍公為汝賀桑榆定可收

霏霏散浮烟靄靄集微坌出門望白塔但覺襟袖潤繁
聲忽赴廊細點復成陣久渴宜未厭平已作寧小靳山
陽冬候媛麥脚易滋分去土膏入滲漉破粒容可趁此
邦信可樂風土同一晉單車我東來塵土滿歸鬢累糧
失先具閉籬困餘吝今朝人事改一雨開百順僧窓晚
色淨喜極夢為盡枕上一詩成燈花落紅燼

看山

慘慘悲去國欝欝賦卜居不采西山薇即當葬江魚今
日忽有得蕩如脫囚拘青山坐終日忘讀案上書巢壤
與山林使我欣然歟我身天地問託宿真蘧廬無窮閱
有限萬期亦須臾坎止及流行何計疾與徐百年險與
遇險當何如化化復生生體異理不殊鷺非浴而白烏
豈黔而烏誰續長脛鶴誰截短足鳧孔墨不煖席盜跖
華堂居公車困方朔太倉飽侏儒杜子露雙肘朝叅出
無驢軟裘與怯馬照耀輿臺軀天隨隱笠澤杞菊供盤
孟擊鮮日為具大嚼皆屠沽乖逢自乖逢賦分無賢愚
作計窮一我造物良區區向也憂不足乃今樂有餘

九日讀書山用陶詩露凄暄風息氣清天曠明

為韻賦十詩

行帳適南下居人跼庭戶城中望青山一水不易渡今
朝川塗靜偶得展衰步蕩如脫囚拘廣莫開四顧半生
無根著筋力疲世故大似丁令威歸來嘆墟墓鄉閭喪

亂久觸目異平素枌榆雖尚存歲晏多霜露
今日復何日霜氣倏已凄登高有佳招山中古招提翩
翩劉公子玉田重相攜乾坤動詩興澗壑忘攀躋霍侯
家甚貧劣有酒與雞城居厭鼙鼓移家此幽棲世網不
易逃所向皆塵泥何以濯我纓林間有清溪
山腰抱佛剎十里望家園亦有野人居層崖映柴門昔
我東岩君曾此避塵喧林泉留杖履歲月歸琴樽翁今
為飛仙過眼幾寒暄蒼蒼池上柳青衫見諸孫疎燈照
茅屋新月入頹垣二句先人詩依依覽陳迹惻愴不能言
霜氣一匽薄杳杳秋山空臨高望烟樹黃落雜青紅造
物故豪縱窮秋變春容錦障三百里不盡臺山東粲粲
黃金華羅生蒿艾叢野人不知貴幽香散秋風秋物自
橫陳顧揖苦不供誰能搖醉筆吐句凌清雄
宇宙有此山閱世過鳥疾何人不此遊名姓寧復識茲
辰世所重前代多戚集柴桑有故事二謝留俊筆併數
孟與桓此外誰記憶人生百年內踏地皆種迹獨惟我

輩人興懷念今昔山林與皋壤自古長太息
賞心古難并暮景日易費故人成此遊尊酒重相慰新
詩互酌唱清談見滋味鱣鮪方偃蹇龜龜共騰沸懸險
劇衰斜清渾雜涇渭爭教十圍腹滿貯憂與畏情親到
真率寧復轉喉諱鄭重伯雅生藉汝聊吐氣
往年在南都閑閑主文衡九日登吹臺追隨盡名卿酒
酣公賦詩揮灑筆不停蛟龍起庭戶破壁春雷轟堂堂
鬚御史痛飲益精明亦有李與王玉樹含秋清我時最
後來四座頗為傾今朝念存歿壯心徒自驚
我在正大初作吏浙江邊山城官事少日放浙江船菊
潭秋華滿紫稻釀寒泉甘腴入小苦幽光出清妍歸路
踏明月醉袖風翩翩父老遮我留謂我欲登仙一別半
山亭回頭餘十年江山不可越目斷西南天
吾山一何高清涼屹相望龍頭出白塔佛屋壓青嶂雲
光見秋半旭日發毫相崔嵬寶樓閣金界儼龍像鄉曲
二十年香火闕瞻向金花香綿草夢想雲雨上福田行

欲近重為詩酒障終當陟層巔放眼天宇曠
紫微老仙伯少日見承平甲子五百餘雙瞳益清明披
莊不盈尺翛然澹無營庭柯挂秋疏老樹風泠泠我有
年德尊公深鄉曲情思得菊潭酒為公制頹齡作詩語
同游明年復尋盟看翁九節杖翩翩上崢嶸

留月軒

丈室何所有琴一書數冊花竹結四隣繁陰散芳澤閒
門無車馬明月即佳客三人成邂逅又復得驩伯驩伯
屬我歌蟾兔為動色商聲隱金石桂樹風索索乾坤月與我
光滅即生魄元精貫當中寧有天壤隔卯君尚奚待言論累
數百多談令人厭坐睡驚隋幘一笑雞未鳴虛當自生白

梨花海棠二首

梨花如靜女寂寞出春暮春工惜天真玉頰洗風露素
月澹相映蕭然見風度恨無塵外人為續雪香句孤芳
忌太潔莫遣凡卉妒

妍花紅粉粧意態工媚嫵窈窕春風前霞衣欲輕舉金
槃渺華屋國艷徒自許依依如有意脉脉不得語詩人
太冷落愁絶殘春雨

趙吉甫西園 園名種德

王城比民居近市無閒田閒田八九畝乃在城西偏久
矣瓦礫場莽為狐兔阡高人一留顧老木生雲烟築屋
臨清流開窻見西山人境偶相值遂無城市喧趙侯嗜
讀書元坐守遺編性情入吟詠古淡無妖妍酸鹹與世
殊至味久乃全我作別墅詩請為子孫傳耕耘有定業
歡豐屬之天寧作鹵莽兒袖手待逢年汲古先有齋種
德今有園期君在晚歲無庸計目前

臨汾李氏任運堂二首 并序

彥仁從軍久厭於事物之累念欲脱去之而不
可得也故嘗欝欝不自聊求予發藥之予名其
居曰任運堂且為賦詩

官職有何好凜凜蹈危機車塵及馬足捧手仍低眉姦
去何足道無從脱縶維不如聽其然歲晩儻可期此心

未馴初養虎時飽飢一為金石止坐閱萬物馳汨泥揚其波哺糟酸其醨漁父我所學靈均竟奚為上堂壽慈親兄弟如埙篪敦水足致樂況有甘與肥人生天地間長路有險夷遇險即欲避安得皆通達君家北山翁百世留清規樂天而知命行矣君何疑

提點天長胥華公贈詩有百世清規之語故及之

北山翁彦仁之伯祖泰和間以高道

履危恨無機避禍欣有策後慮徒自密前路寧汝測七戰殺牖下坐談得刺客周身容孔智伐樹不宋厄九折怯乘險瘴海悲遠謫就令家長安獨不死牀簀人生多憂畏年壽幾至百惴惴首尾間天宇坐成窄重泉青雲梯平地黃土陌乖途有定在拙計徒巧擇行樂當及時莫待頭雪白

黃土陌見初學記奴僕門

題張左丞家范寬秋山橫幅

層崖閟長陰細逕緣絕巘梯雲欄干峻廓廓清眺展斜陽半天赤飛鳥大江遠清霜張秋氣草樹生意剪風雷斫堅敵旗旆紛仆偃崢嶸峯巒出莽蒼林薄晚盤盤范

家筆老懷寄高寒經營入慘澹得處乃蕭散嵩丘動歸興突兀青在眼何時卧雲身團茅遂疎嬾

宿張靖田家

地屬壽陽

川途盡坡陀嶺路入荒梗微茫望烟火向背得廬井殘民安朴陋倦客喜幽屏兒童聞叩扉租吏有餘警兩崖分蘗薄砂石立頑獷湍流落空嵌百折不容騁山深饒風露夜氣淒以耿園花澹相望邊月空照影深居苦不早素髮忽垂領誰謂林野人茲焉馬惜清景

曲阜紀行十首

荒城卧魯甸寒日澹平蕪千年素王宮突兀此城隅我昔入小學首讀仲尼居百讀百不曉但有唾成珠少長授魯論稍與義理俱攝齋念升堂壞壁想藏書翩翩七十子佩服見舒徐慨然望闕里日思膏吾車五原東北晉因循迫桑榆今日復何日南冠預庭趨隱隱金石聲恍如夢清都偉哉神明觀欣幸當何如殿屋劫火餘瓦礫埋荒基入門拜壇下儼然想光儀憶

當講授初佩服何遽逸登降幾何人鸞鳳相追隨千年
仰堦級天險不可躋文杏誰此裁世世傳清規植根得
所託在木將何知
堂堂魯二穡培植出天巧規摹欲十抱奇秀供百繞誰
言甲戌亂煨燼入炎燎青烟干雲上羣鶴空自矯哀哀
嶧陽人腸肺痛如攪魯郊木何限名取唯一少神明信
扶持厄運豈易曉雲臺滿荒榛達宮餘曲沼紛紛閱成。
壞何異晏與早道存有汙隆物齊無壽天霜皮眼中見
欝欝自塵表君看太山石萬古青未了

陋巷陋復陋老屋在人境門前軒盖多閉户自幽屏近
郊無百畝負郭繞半頃饘粥聊自供取足唯一井此井
閱千歲清節傳箕穎尚想瓢飲初至味久益永德鄰與
周旋聖域容造請貧中有此樂日暮獨何炳泓然窺古
甃一勺試甘冷上池果能神轉盼得深省塵埃竟何有
素髮忽垂領共學誰我容從之抱脩綆
泮宮何所有舞雩但荒臺泮水涸已久北風捲黃埃顧
瞻魯公宮感極令人哀獻酬亦盛事規摹到平淮作計
萬萬古而今安在哉獨愛鼓瑟翁不與三子偕宗周方
訖錄聖師猶卷懷但欲春服成風乎詠歸來我亦淡蕩
人涉世寡所諧浴沂行有日一笑心顏開
大姦何所如猰貐雄且猛雖然弭耳伏擇肉會一騁卯
也不敢露名與聖師並天刑竟莫逃不待七日頃曹瞞
盜漢璽僅得保腰領與卯均小人脫網乃差幸小偷學
不至適足污鍇鼎不從市朝肆必就遠方屏兩觀餘坡
陀萬世示頑獷神兵懍可怖過者宜少儆
不見講堂處指似存世譜遺基涘泗間荒惡餘十畝聖
師既已老自衛歸在魯正樂修六經卒業此其所當時
季路室完整逮建武太僕忠且壯持用方禦侮如何唐
臧日一廢不重舉中和天地位寧復俟庭廡所嗟世道
衰師授日莽鹵空餘千歲井黔黑照終古
白塔表佛屋萬瓦青鄰鄰何年勝果寺西與姬公鄰塔
廟恣汝為豈合魯城闉魯人惑異教吾道宜湮淪許行

學神農耒耜手自親當時子孟子直以為匪民況彼桑
門家棄壤待其身一朝斷生化萬國隨荊榛孟氏非所
期安得楊與荀丹青贊神化舊染為一新坐令鐘魚地
再睹邊豆陳吾謀未及用勿謂秦無人

天地有至文六籍留聖謨聖師極善誘小智祇自愚文
章何物技不直咳唾餘操戈競虛名望塵拜高車所得
不毫髮答責滿八區公論懸日星豈直小人儒喻彼失
相者倀不知所如指南一授轡聖門有修途陽光照薄
暮尚堪補東隅悠哉發深省灑掃今其初

林墓連魯城方廣十里間林間百草具棘刺死不蕃楷
槐作橫理青青閱千年懷人成一慨何止召公賢博陵
石翁媼名字無留鐫兩獸墓前物歲久乃訛傳昨我游
魯門規作孔林篇聖人與天大聖道難為言所見不一
記來者何述焉詩成私自媿小子良斐然

寶巖紀行

陰崖轉清深秋老木堅瘦城居望已遠步覺脫氛垢寶
巖風所愛丈室方再叩曛黑繞入門徑就石泉漱遥遥
金門寺寶焰出巖竇我豈無盡公昔見今乃又同來二
三子寢飯故相就況有杜紫微琴筑終雅奏曈曈上初
日深樾炯穿漏透迤陟兩巇萬里若迎候絶壁三面開
仰看勞引脰兩山老突兀立柱圓覆諸峯出頭角隨
起隨偃仆不可無烟霞朝暮為先後橫亘連巨鰲飛墮
集靈鷲九華與奇巧五老失渾厚想當位置初遂欲雄
宇宙太行有餅谷勝絶無出右大似塵外人眉宇見高
秀哀湍下絶壑電擊龍怒鬬崩奔翻雪害瑩滑瀉瓊甃
窮源得懸流偉觀駭初遘儕人實樓閣白雨散簷溜天
孫拂機絲素錦絢清晝永懷登高賦意匠困馳驟窘於
游暴秦百說不一售林間太古石稍復抔飲舊已約銘
窪尊細鑿留篆籀茲山緣未了僧夏容宿留終當丐餘
年奇探盡雲岫

鴈門道中書所見

金城留旬浹兀兀醉歌舞出門覽民風慘慘愁肺腑去

年夏秋旱七月黍穉吐一昔營幕來天明但平土調度
急星火逋負迫捶楚網羅方高懸樂國果何所食禾有
百騰擇肉非一虎呼天天不聞感諷復何補單衣者誰
子販雜就南府傾身營一飽豈樂遠服賈盤盤鴈門道
雪澗深以阻半嶺逢驅車人牛一何苦

岳祠齋宮夜宿

煌煌德寧宮望秩年祀永唐末幾焚蕩規制仍峻整龍
旗嚴黼座金罍散光炯嶽拜行且周偉觀竊欣幸青紅

留壞壁兵衛自馳騁木杪見龜趺雄筆映鍾鼎中和昔
喪亂已溺寧再拯有來鴈門公亦手探虎鯁經營入慘
澹灑落出鋒頴凶豎竟自摧神鑒益彪炳青山閱人代
今古一炊頃摩挲盤根槐甲子誰記省揭來石門道烟
岫接雲嶺霄漢瞻上階濃碧插秋影青林雨聲集懸瀑
激奔猛森然心魄動氷雪妻以耿飄颻想仙袂飛下玉
蓮井昨夢知是非復此造真境妙香淨餘習灝氣發新
警鶴書來何遲素髮迫垂領玄壇展哀步似欲逐幽屏

高柯月紛紛裴回惜清景

示程孫四首

并州望南宮東南千里餘六年念兒女欝欝心不舒程
孫問安否一月兩寄書老我倦出門況是涉畏途鞍馬
二十日面色為焦枯白兄應見笑此行亦區區
吾女在吾家先以安卑弱雖然適貴門一味甘儉薄財
廉出仁讓語省見端慤婦道化一州母女皆願學州人
聞我至相與喜且愕謂我六十翁齒髮未衰落擊鮮日
為具和氣動城郭為說婿女賢宅相知有託乃公私有
賀一月醉杯杓生女四十年今有為父樂
直孫年志學玉立無纖瑕簡孫甫勝衣芳蘭出其芽粲
粲彩翠翔鵷雛映朝霞諸孫獻公壽喜極復長嗟吾母
河南君閨門靜無譁殷勤教女孫乃今成汝家老我何
足道外舍儘得誇
會聚樂不貲言別淒以惻風雲動老懷車馬見行色明
年吾六十家事斷關白唯當近酒酹亦復拋書冊提携

兩童子款段或下澤玉雪念吾孫未覺千里隔乘興徑
一來髯婿當速客

九月初霖雨中感寒痺作

留飲工作祟臂股半風搖搖風搖喜陽景旬浹坐秋霖兒
寒益跳梁哀暮苦難任病枕怯遥夜破窓風露深兩年
魏大名千門響霜磴客行足繒纊家居但踈衾絢絲不
易得候蟲徒自吟無衣思南州傷哉非獨今

同白兄賦餅中玉簪

畏景衆芳歇仙葩此夷猶氷姿出新沐娟娟倚清秋昨
夢今見之風鬟玉搔頭誰言閨房秀高情遯林丘碧筵
古銅壺一室香四周懷人成獨詠遠思徒悠悠

野史亭雨夜感興

私録闕赴告求野或有取秋兎一寸毫盡力不易舉衰
遲私自惜憂畏當誰語展轉天未明幽窓響踈雨

哭延孫

兒生去年冬閭里日相慶今年迫周晬疹痘俱已竟爛

斑緞錦衫未與玉雪稱宅相望此孫惜愛均氣命一宵
誰奪去遽有亡辜橫情鍾未難忘力挽將安勝憶昔黠
粧初季女抱臨鏡灼灼芙蓉花濯與清波映霜風入芳
渚瘦緑餘荷柄嬌紅耿在眼百喚不一應寂寞空鏡前
老眼淚如迸

贈鶯

隣墻擁高樹深樾蔭衡宇山禽十百種晨夕所棲處獨
愛黃栗留姬姹如稚女笑啼啼又笑宛轉工媚嫵低窺
疑欲下轉盼忽驚舉花暗柳陰陰尚記兒時語詩家此
尤物名字喧樂府天真累絲竹客服仍楚楚宮額畫眉
潤黛黑抹金縷恨不掌上看毛羽得細數山城無與樂
好鳥亦求侶時將貫珠來有唱當和汝

讀書山月夕二首

層崖多古木細路深莓苔柴門開曉日雲際青山來靜
中有真趣孤賞何悠哉
久旱雨亦好既雨晴亦佳胡床對明月樹影含清華墻

東有洿池敬枕聽鳴蛙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修撰臣吳錫齡
謄錄監生臣呂永安

欽定四庫全書卷首要 集部 遺山集卷三 四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鳫

遺山集卷三

金 元好問 撰

七言古詩

虞坂行 丙子夏五月將南渡河道出虞坂有感而作

虞坂盤盤上青石石上車蹤深一尺當時騏驥知奈何千古英雄淚橫臆龍蟠於泥易所歎麟非其時聖為泣靈龜竟墮余且網老鳳常饑竹花實天生神物似有意驗以乖逢知未必若論美好是不祥正使不逢何足惜孫陽騏驥不並世百萬億中時有一乃知此物非不逢轅下一鳴人已識我行坂路多閔馬敢謂羣空如冀北孫陽已矣誰汝知努力鹽車莫稱屈

畫馬為邢將軍賦

大宛城下戰骨滿駑駘入漢龍種藏將軍此紙何處得便覺房駟無光芒人中馬中兩勍敵天門厩門皆戰場并州父老應相望早晚旌旗上太行

秋蠶

室人箧中無寸縷一箔秋蠶課諸女朝來飼却上馬桑
隔簇仍聞竹問雨阿容阿璋墨滿面畫徹灰城前致語
上無蒼蠅下無鼠作繭直須如爾許東家追胥守機杼
有桑有稅吾猶汝官家恰少一絢絲未到打門先自舉

南溪

南溪酒熟清而醇北溪梅花發興新前年去年花下醉
今年冷落花應嗔梅花娟娟如靜女寂寞甘與荒山隣
詩人愛花山亦好幽林穹谷生陽春風鬟霧鬢裁一尺雲
芳香幽卧如相親山堂夜半北風惡一點相思愁殺人

送郝講師住崇福宮 郝平晉人

大方之家幾知津郝君七十老斲輪書文五車喙三尺
劇談混沌今猶神太玄博士為絶倒君言奇矣天公嗔
長安冠蓋羅青雲洛陽車馬爭紅塵怪君掉頭不肯住
寂寞來作由東隣崧高維岳古所秩三十六帝有外臣
玄都石壇待颷馭宮殿突兀松輪囷上界儷人鄧雲山

洞天治所名司真蓬萊方丈去不遠明星玉女時相親
瑶華可擷蘭可紉煙霞永隔塵中人黄鵠一去不復返
白鷗萬里誰能馴為我殷勤謝鄧君玉華歲晚當平分

范寬秦川圖 張伯玉殁後同麻徵君知幾賦

亂山如馬爭欲前細路起伏蛇蜿蜒秦川之圖范寬筆
來從米家書畫船變化開闔天機全濃澹覆露清而妍
雲興霞蔚幾千里着我如在峩嵋巔西山盤盤天與連
九點盡得齊州煙浮雲未清白日晚矯首四顧心茫然
全秦天地一大物雷雨頃洞龍頭軒因山分勢合水力
眼底廓廓無齊燕我知寬也不辨此渠寧有筆如脩掾
紫髯落落西溪君長紐倚天冠切雲望之見之不可親
元龍未除湖海氣李白豈是蓬蒿人愛君恨不識君早
乃今得子胷中秦作詩一笑君應聞 予七年前過郡城伯玉知予來而都

無賓主意予亦偃蹇而去爾後雖願交而髮殁矣未嘗
不以為恨也今日子思兄弟出此圖求予賦詩酒惡無
聊中勉為賦此畫本米元章家物有韓子蒼題名元章
以為中立而元暉以為中正以予觀之此特張髯胷中
物耳知者當不以吾言為過云

赤壁圖

馬蹄一蹴荆門空鼓聲怒與江流東曹瞞老去不解事訛認孫郎作阿琮孫郎矯矯人中龍顧盼叱咤生雲風疾雷破山出大火旗幟北捲天為紅至今圖畫見赤壁髣髴燒膚留餘蹤令人長憶眉山公載酒夜倘馮夷宮事殊興極憂思集天澹雲閑今古同得意江山在眼中凡今誰是出羣雄可憐當日周公瑾憔悴黃州一禿翁

寄荅溪南詩老辛愿敬之

五年不喚溪南渡日夕心馳洛西路山中今日見君詩惆悵良辰又相訛龍蛇大澤變風景虎豹天門鬱煙霧丈夫不合把鉏犁青鬢無情忽衰素平泉漫作窮愁志笠澤休題自憐賦長安正有五侯鯖骯髒誰能作樓護青燈老屋深蓬蒿蝙蝠掠面莎鷄號劒歌夜半激悲壯松風萬壑翻雲濤區區墓上曹征西我知嫉婗王東皐人生只有一杯酒螟蛉蜾蠃安能豪

西園 興定庚辰八月中作

西園老樹搖清秋畫船載酒芳華遊登山臨水祛煩憂物色無端生暮愁百年此地旂車發易水迫迫鴈行沒梁門回望繡成堆滿面黃沙哭燕月熒熒一炬殊可憐膏血再變為灰煙富貴已經春夢後典刑猶見靖康前當時三山初奏功三山宮闕雲錦重壁月瓊枝春色裏畫欄桂樹雨聲中秋山秋水今猶昔漠漠荒煙送斜日銅人携出露槃來人生無情淚沾臆麗川亭上看年芳更為清歌盡此觴千古是非同一笑不須作賦擬阿房

愚軒為趙宜之賦

心生心化誰搏控舉世倀倀皆大夢百年只辦作朝三爭識羣狙先汝弄人人具此清淨眼妄翳無根嗟自種天機嗜欲涇渭雜道念紛華鄒魯閑令人却澹愚軒愚一蹴藩籬開廓空去聲愚軒虛室久生白掌上精真元自洞氣簸神火俱長物豈有古方傳魯宋人言此眼本無負死恨冥行人所共智愚何預阿堵中或者拮据賢抱羌病瘖能指跋能履眉睫雖存寧復動我云俗士蔽一

曲全笑不全從古衆渠儂六鰲日相攘内不錙銖徒外重守宫緣壁奏霞觀射懸虱如輪規命中天和一洩不知止膏火自焚良可痛從教目比方相多繞與瞽師論伯仲先生真是有道者老境一愚聊自送五官止廢而神行就令有眼將無用寄謝諸方五味禪葛藤莫作金鏡頌

雙峯競秀圖爲叅政楊侍郎賦

江烟霏霏雲拂石山木蕭蕭山鬼泣江岸人家失南北兩峯突兀何許來元氣淋漓洗秋碧畫家晴景費經營共愛移山入杳冥安得北風吹雨去倚天長劒看崢嶸

西窓

西窓鳥聲千種好樹陰離離動微風青山滿前掩書坐欲話懷抱無人同花枝不笑緑鬢改尊酒自與黄金空少年樂事摠消歇落日澹澹天無窮

二十五日鶴九龍崗上玄元祠人言尊像神所遺年年二月降靈鶴

來無定數有定期城頭曉露生新鬯萬首望穿雲際影不知濁世誰下臨只許霜毛見修整石壇花落松風冷戛然長鳴人語定百年鬱老誇見聞萬里黄冠赴靈應只從游騎突重圍城郭併與人民非可憐陊殿荒墟裏無復當年丁令威

聞欽叔在華下

翰林儈人詩酒豪平生猶阮叅遊遨山中草棘滿霜雪可惜渠家宫錦袍聞君忍饑讀離騷思之不見心爲勞舉頭西望忽大笑太華落落長庚高

悶商卿還山中

阿卿去月從我來今日西山成獨往野人不是城中物澗飲巖棲夢餘想翰林濕新爆竹聲待詔履穿沾雪行蘭臺從事更閑冷文書如山白髮生孤燈靜照寒窓宿北風夜半歌黄鵠田家閉門風雪深梅花開時酒應熟半世虚名不療貧棲遲零落百酸辛憑君莫向山中說白石清泉笑殺人

女几山避兵送李長源歸關中

山骨稜稜雪花白北風不貸單衣客與君此別欲何言
若箇男兒不湮阨相濡相昫尚可活轢釜何曾厭求索
從知鮫鯉無隱鱗芥視三山需一擘自古饑腸出奇策
漢廷諸公必動色見君軒蓋長安陌

雪後招隣舍王贊子襄飲

去年春旱百日强小麥半熟雨作霜青山無情不留客
單衣北風官路長遺山山人伎倆拙食貧口衆留他鄉
五車載書不堪煮兩都冤官自取忙無端學術與時背
如瞽失相徒倀倀今年得田昆水陽積年勞苦似欲償
隣墻有竹山更好下田宜秫稻亦良已開長壍掩烏芋
稍學老圃分紅薑宋公能詩雅好客勸我移家來水旁
一閒入手豈易得夢中我馬猶玄黃君不見并州少年
作軒昂鷄鳴起舞望八荒夜如何其夜未央賣刀買犢
未厭早腰金騎鶴非所望河南冬來已三白土膏墳起
如蜂房崧山東頭玉旆出父老知是豐年祥南溪酒熟

梅花香高聲為喚墻東王便當過我取一醉聽歌長安
金鳳凰鄰舍宋可字瞻之隱君子也并州少年謂李汾長源長安金鳳凰者齊梁間田舍兒所歌

半山亭招仲梁飲

孤城鬱鬱山四周外人乍到如纍囚半山亭前浙江水
只可與君消百憂江山百年有此客雲樹六月生涼秋
世上紅塵爭白日一丘一壑去來休

鄧州城樓

鄧州城下湍音專水流鄧州城隅多古丘隆中布衣不復
見浮雲西北空悠悠長鯨駕空海波立老鶴叫月蒼煙
愁自古江山感游子今人誰解賦登樓

宛丘嘆

秦陽陂頭人迹絕荻花茫茫白於雪當年萬家河朔來
畫出牛頭入租帖蒼髯長官錯料事下考大笑陽城拙
至今三老背腫青死爲逋懸出膏血君不見劉君宰葉
海内稱饑摩寒拊哀孤惸碑前千人萬人泣父老夢見
如平生氷霜紈綺渠有策如我碌碌當何成荒田滿眼

人得耕詔書已復三年征早晚林間見鷄犬一犁春雨麥青青 髯李令南陽配流民以牛頭租迫而逃者餘萬家劉雲卿御史宰葉除逃戶稅三萬斛百姓為之立碑頌德賢不肖用心相遠如此李之後十年子為此縣大為道懸所困辛卯七月農司檄予按泰陽陂田感而賦詩李與劉皆家宛丘故以宛丘嘆命篇

游黃華山

黃華水簾天下絶我初聞之雪溪翁丹霞翠壁高歡宮銀河下濯青芙蓉昨朝一游亦偶爾更覺摹寫難為功是時氣節已三月山木赤立無春容湍聲洶洶轉絶壑雪氣凜凜隨陰風懸流千丈忽當眼苔蘚一洗平生胷雷公怒擊散飛電日脚倒射垂長虹驪珠百斛供一瀉海藏翻倒愁龍公輕明圓轉不相礙變見融結誰為雄歸來心魄為動蕩曉夢月落春山空手中仙人九節杖每恨勝景不得窮攜壺重來岩下宿道人已約山櫻紅

巨然松吟萬壑圖

胷中剌鯁無九澤畫裏風煙纔一漚阿師定有維摩手斷取江山着筆頭石林蒼蒼崖寺古銀河浩浩松聲秋

方外賞音誰具眼莫將輕比李營丘

密公寶章小集

天東長白大寶幢天河發源導三江有木敝映山朝陽云誰巢者雛鳳凰雲間吐氣日五色百鳥不敢言文章名都盤盤魏大梁黃金甲第羅康莊王家書絶畫亦絶欲與中秘論低昂密公書院無絲簧窓明几潔凝幽香元光以後門鑰廢文士稍得連壺觴客來喜色浮清揚典衣置酒餘空箱生平俊氣不易降眼中俗物都茫茫淵明素琴嵇阮酒妙意所寄誰能量在昔武元握乾綱扶桑為弓射八荒獵取大國如驅羊取一作兩民風朴魯資鷙彊文治未及武尅剛興陵之孫越王子天以人瑞歸明昌十三執經侍帝傍十八健筆凌阿房撑腸文字五千卷靈臺架構森鋪張高陽苗裔襲衆芳胡不置之貢玉堂袖中正有活國手地下纔得修文郎悲風蕭蕭吹白楊丘山零落可憐傷承平故態耿猶在拂拭寶墨生輝光恰似如庵連榻坐一甌春露澹相忘明昌寶玩羣玉中秘內府

圖書印也越即有柳公權紫絲鞋歐陽率更海上楊凝式乞花等帖然獨推元章華佗為古今絶筆宋畫譜山水以李成為第一國朝張太師浩然王內翰子端奉旨品第書畫謂成筆意繁碎有畫史氣象次之荆關范許之下密公識賞超詣亦以此論為公郭乾暉崔棘公以為當在大古無上唐以來諸人筆虛筆實皆非其比故予詩及之楞軒公自號也又所居有如庵詩集號如庵小藁越王諸子惟楞軒貧甚典衣沽酒之句蓋實録云甲午三月二十有一日為輔之書于聊城至覺寺之寓居

荆棘中杏花

墻東荒蹊抱村斜荆棘狼籍盤根芽何年丹杏此留種小紅濺濺爭春華野人慣見謾不省獨有詩客來咨嗟天真不到鉛粉筆富艷自是宫闈花曲池芳逕非宿昔蒼苔濁酒同天涯京師惜花如惜玉曉擔賣徹東西家杏花看紅不看白十日忙殺遊春車誰家園亭有此樹鄭重已着重幃遮阿嬌新寵貯金屋明妃遠嫁愁清笳落花榮簾拂床席亦有飄泊沾泥沙天公無心物自物得意未用相陵誇黄昏人歸花不語唯有落月啼栖鴉

太白獨酌圖 宣和所藏 李伯時筆

謫仙去世三百年海中鯨魚渺翩翩豈知龍眠天馬筆忽有玉樹秋風前金鑾歸來身散僊世事悠悠白髮邊會稽賀老何處在千里名山入酒船清景已隨詩句盡風流合向畫圖傳往時長安酒家眠焦遂不狂張不顛想得三更風露下醉和江月弄江煙

松上幽人圖 宋宗婦曹夫人仲姬所畫上有曹道沖題詩

秋風謖謖松樹枝仙人骨輕雲一絲不飲不食玉雪姿竹宫月夕頻望祠竟不下視齋房芝人間女手乃得之眼中擾擾昨暮兒畫圖獨在羲皇時予懷渺兮幽林思

送張君美往南中

南朝詞臣北朝客棲遲零落無顏色陽平城邊握君手不似銅駝洛陽陌去年春風吹鴈迴今年鴈逐秋風來春風秋風鴈聲裏行人日暮心悠哉長江大浪金山下吳兒舟船疾於馬西湖十月賞風煙想得新詩更瀟洒

戲題新居二十韻

去冬作舍誰資助縣僕雅以平原故賢郎檢視日復日規制從頭盡牢固南風一夕怪事發突兀赭垣殘半柱

乞槳得酒過初望曲突徙薪忘後慮長淮千里燕巢林
明月一枝烏遶樹東家老屋西北走衆木枝撐留少住
由來馬隊非講肆況與聶牢通過路聚廬託處何暇擇
重爲主人推奬悞夏秋之交十日陰抱被倚門愁旦暮
君問新居在何許只去火餘纔數步學宮分地與閭冷
使館有墻遮雜汙就中此宅尤費手官給工材半傭雇
十寒一暴半載强纔得安床置鐺釜紛紛暗被兒女笑
老虎般彪今幾度宵中廣厦千萬間天地一身無着處

欽定四庫全書 遺山集 卷三 十五

北來衣冠日枯槁十九挑符傍門戶乾坤血肉得此身
剩有把茅能勿懼上方下比良易見好惡且當隨所遇
仰看片瓦聊自賀疾過巖墻寧反顧合歡明日召諸隣
狼籍盃盤從飽吐

贈蕭鍊師公弼

吾家阿京愛公弼吾家澤兄敬公弼半生夢與公弼游
豈意相逢在今日春風和氣在眉宇玉壺氷鑒藏胷臆
人間萬事君自知未必君材人盡識蘇門水木無纖埃

時汰佛老家甚急故云

送弋唐佐董彦寬南歸且為潞府諸公一笑

河汾續經名自重附會人嫌迫周孔史臣補傳久已出
浮議至今猶洶洶薛收文志誰所傳貴甚竹書開汲冢
沁州破後石故在為礎為缸吾亦恐暑塗十日來一覿
面色為黧足為腫淡公淡癖何所笑但笑弋卿堅又勇
自言浪走固無益遠勝閉門親細冗摩挲石刻喜不勝

欽定四庫全書 遺山集 卷三 十六

忘却崎嶇在岡隴潞人本淡新有社淡事重重非一種
有人六月訪琴材不為留難仍從吏懸知蠟本入渠手
四座色揚神為竦他時記籍社中人流外更須增一董

蕭仲植長史齋修武作

張顛飲豪傾四座脫帽狂呼誰敢和南宗北宗知幾人
醉眼紛紛飛鳥過是公技進不名技元氣淋漓隨咳唾
偶然捉筆本無意自有龍騫并虎卧當時誰有戰國策

長史帖云借戰國策可付之凡七字門外雷車忽驚墮天星無數不知名

色正芒寒纔七箇蕭郎家世陵谷後爭信空囊蓄奇貨
蕭齋故事今復舉未怕秋風吹屋破護持有物世共喜
不獨一時為子賀藏舟夜壑未厭深隄倫有人來倚拖
送宋省參并寄潞府諸人
茅齋團團蝸殼大苦被傍人嘲塞破官豪眼孔十萬緡
未與書生供一唾長衫只辦包瘦骨故紙何緣變奇貨
不因二致大耳兒老雪屯門甘凍卧國中腐鼠凡幾嚇
玉上青蠅非一箇荆人美璞則之掊君足幸存仍可賀

雲間太行青在眼上客歸來傾四座因君寄問社中人
前日淡公行復過
冤神霄道士古銅爵
雷章著土紛朱碧秋菌春蒲人不識若非儀狄墓中來
應自杜康祠下得古人偶得酒之傳摸索飲器流饞涎
巧偷豪奪吾何敢他日酬君九府錢
賦澤人郭唐臣所藏山谷洮石研 研有銘云王將軍鴈國開
臨洮有司歲餽可會者六百鉅萬其於
中國得用者此研作壁水樣

舊聞鸚鵡曾化石不數鷓鴣鵜能瑩刀縣官歲費六百萬
纔得此研來臨洮玄雲膚寸天下徧壁水直上文星高
辭翰今誰江夏筆三錢無用試鷄毛
贈休粮張鍊師
金砂霧散風雨疾一點黃金鑄秋橘中林宴坐人不知
野鹿銜花蜂課蜜富兒盤饌羅羶葷擾擾飛蠅復聚蚊
見說西山好薇蕨一枝青竹願隨君
天井關
石磴盤盤積如鐵牛領成創馬蹄穴老天與世不相關
玄聖栖栖此迴轍二十年前走去聲大梁當時塵土困名
場山頭千尺枯松樹又見單車下太行自笑道塗頭白
了依然直北有羊腸

遺山集卷四

金 元好問 撰

七言古詩

讀書山雪中

前年望歸歸不得去年中途脚無力殘生何意有今年
突兀家山墮眼前東家西家百壺酒主人捧觴客長壽
先生醉袖挽春迴萬落千村滿花柳山靈為渠也放顛
世界幻入塊羅綿似嫌衣錦太寒乞別作玉屑粧山川
人言少微照鄉井准倫黃雲三萬頃何人辦作陳瑩中
來與先生共炊餅陳先生貶官後谷京師人書云南州有何事今年好雪明年炊餅大耳

題商孟卿家明皇合曲圖

海棠一株春一國燕燕鶯鶯作寒食千古萬古開元日
三郎捌管仰面吹天公大笑嗔不得寧王天人玉不如
番綽樂句不可無宮腰不按羽衣譜疾舞底用牧豬奴
風聲水聲鬪清都夢中令人羨華胥何時却並宮墻聽

不恨將身作李蟇

過晉陽故城書事

惠遠祠前晉溪水翠葉銀花清見底水上西山如卧屏
鬱鬱蒼蒼三百里中原北門形勢雄想見城闕雲煙中
望川亭上閱今古但有麥浪搖春風君不見繫舟山頭
龍角禿白塔一摧城敗覆薛王出降民不降屋瓦亂飛
如箭鏃汾流決入大夏門府治移着唐明村只從巨屏
失光彩河洛幾度風煙昏東關蒼龍西玉虎金雀觚稜
上雲雨不論民居與官府仙佛所廬餘百所鬼役天財
千萬古爭教一炬成焦土至今父老哭向天死恨河南
往來苦南人鬼巫好禨祥萬夫舂鍾開連岡官街十字
改丁字釘去聲破并州渠亦亡幾時却到承平了重看官
家築晉陽

蟾池

老蟇食月飽復吐天公一目頻年瞽下界新增養蟾戶
玉斧誰憐修月苦郡國蟾池知幾所碧玉清流水仙府

小螯徐行腹如鼓大螯張顧怒於虎渠家眉間有黃乳
膏梁大丁正須汝何人敢與月復讎疾過池頭不容語
向來屬私今屬官從今見墓當好看爬沙即上青雲端

贈苔張教授仲文

秋燈搖搖風拂席夜聞嘆聲無處覓疑作金荃怨曲欄
畹辭元是寒螿月中泣世間刺綉多絕巧石竹殷紅上
花碧窮愁入骨死不銷誰與渠儂洗寒乞東坡胷次丹
青國天孫繰絲天女織倒圖鳳顛鸞金粟尺裁斷瓊綃三
萬疋辛郎偷發金錦箱飛浸海東星斗濕醉中握手一
長嗟樂府數來今幾家剩借春風染華髮筆頭留看五
雲花七言長詩於中獨一句九言章郎有此例長吉亦有此例

高門關

高門關頭霜樹老細路千山萬山繞亂餘村落不見人
霰雪霏霏暗清曉莘川百里如掌平閑田滿眼人得耕
山中樹藝亦不惡誰遣多田知姓名許李申揚竟何得
只今唯有石灘聲許致忠楊湯臣申伯勝李仲常名宦四家隱廬氏時以多田推之亂後俱不知所在矣

甲辰秋洛陽得黃棐子種之南庵明年夏六月作花佛經所謂閻浮檀金明靜柔軟令人愛樂者此花可以當之因為賦長韻子方以病止酒故卒章及之

芳韝浥露嬌黃濕五疊湘裙輕襞積晨粧午醉一日間
白白紅紅摠狼籍上陽宮女要頭冠摹寫雖工破的難
看來明淨復柔軟花中乃有閻浮檀千里移根洛陽陌
主人不飲誰看客乞與金盃自傾側明年為渠當舉白

馬嶺

仙人臺高鶴飛度錦綉堂傾去無路人言馬嶺差可行
比似黃榆猶坦步石門木落風颼颼僕夫衣單望南州
舉落東南三百里鬢毛衰壓兩年秋予去歲往河南還奉亦取黃榆嶺路

雲峽并序

君璋啟事西涼占對稱旨其還也行臺公以宣和寶石為貺奇秀溫潤信天壤間之尤物君璋

因之曰雲峽邀詞客賦詩予亦同作

石盆清冷貯秋水水面蒼煙飛不起一堆寒碧几研間
寶氣崢嶸插箕尾中山雪浪空影像長安鸚鵡猶幼綺
枉着奇章甲乙中槁項纔堪把耕耒不知天壤此尤物鬼
刻神劒通有幾薰蒸似欲出泉脉瑩滑定應凝石髓剥
裂雯華漬月秋辛苦詩儂費摹擬車箱箭筈連西東仇
池百穴牕玲瓏飛墮不嫌靈鷲小奇探已覺太湖空故
都喬木今如此夢想熙春百花裏膏血綢船拈九州七

國愁顏為誰洗主人天質粹以温天然與山作知聞退
食從容北窓卧今古起滅真浮雲仙人王子可賦石涼有石裂雯華漬月秋之句

雲巖并序

觀州倅武伯英峕縣人少日舉進士有詩名其
賦剪燭刀有啼殘瘦玉蘭心吐蹴落春紅燕尾
香之句甚為時輩所稱家故饒財第宅園亭為
河東之冠貯書有萬卷樓嘉花珍果悉自他州

移植為人多伎巧山水雜畫斲琴和墨皆極其
工嘗得宣和湖石一竅穿漏殆若神劒鬼鑿庭
香其下則煙氣四起散布槃水上濃澹霏拂有
煙江疊嶂之韻吾鄉衣冠家法書名畫及藏書
之多亦有伯英相上下者伯英獨恃寶石以擅
奇汾晉間耳與定末伯英殁於闌中楊戶部叔
玉購石得之壬辰圍城中以示予且命作詩危
急存亡之際不暇及也乙巳冬十一月來東平
過聖與張君之新軒而此石在焉聖與名之曰
雲巖予問石所從來聖與言夏津王帥得之汴
梁泥塗中而以見貽予因歎一物之微經歷世
變遷徙南北乃復為好事者之所寶玩似不偶
然乃為詩道其故聖與三世相家以文章名海
壺中九華玉扆顏紫煙著水往復還小窓虛明澹相對

不數漢宮銅博山會稽禹穴深無底寶石偷來定山鬼
一堆寒碧殊不凡滿谷春雲更堪喜阿欣秀發見眉宇
小杜才情淪骨髓摩挲不作几上看繚白紆青便千里
渾沌日鑿餘空嵌漏天蒸濕饒峰嵐世外元無種香國
海南真有補陁巖觀州愛玩頻湔祓民部平生幾薰沐
藏舟夜壑未厭深竟作新軒坐中物一天星月入金尊
翠射娉婷自有人只欠宣和鄭先覺為君留寫五湖真

劉遠筆

老魄力能舉玉杵文陣挽强猶百鈞惜哉變化太狡獪
嚮也褐衣今虎文宣城諸葛寂無聞前後兩劉新冊勳
謝郎神鋒恨太高雖然豈不超人羣三錢鷄毛吐皇墳
尖奴定能張吾軍何時酌我百壺酒為汝醉草垂天雲

狡獪變化事見麻姑傳

贈周良老

于公斷獄多平反高門大車在乃孫我居聊城欲二載
喜見周叟醇而温十年大理書上考宜有陽報如于門
大兒書來問安否兵饑不死天所存鄭孫毛骨殊秀發
寶氣欝欝含朝暾機聲嘔啞聒朝昏種秫五石當酒尊
是翁福祿知未艾昆弟和樂連株根白髮阿兄應念我
南雲寂寞賦招魂

鴻溝同欽叔賦

劉郎著手乾坤了未害與渠分九州奏兒衣綉自楚楚
作計豈復西鴻溝雌雄自決已無策尺寸必爭唯上流
韓生已死言猶在千載令人笑沐猴

雪中自洛陽還嵩山

道人薄有塵外緣迫入塵埃私自憐三十六峯一茅屋
夢裏西家掠社錢津津喜色見眉宇歲歲青城當眼前
蹇驢徑入風煙去恰是梅花欲雪天

祖唐臣愚庵

小智胠篋盜所羞大智移國鬼與讎浮生匹絹兩盂粥
心計擾擾知何求青州荆州兔三窟古人今人貉一丘
喚起羅池柳夫子與君同醉訾家洲

過井陘

北山亭亭如驛堠南山耽耽虎翹首土門東頭望井陘
漢家風雲自奔走市人豈識英雄材金鼓一朝天上來
此山行人萬萬古幾不磨滅隨蒿萊白鹿祠前一杯水
蒼顏聊為洗塵埃

北岳

太茂維嶽古帝孫大朴未散真巧存乾坤自有靈境在
地位豈合他山尊中原旌旗白日暗上階樓觀蒼煙屯
誰能借我兩黃鵠長袖一拂玄都門

天涯山

九州上游推大鹵獨恨山形頗椎魯天涯一峯今日看
快似昂頭出環堵何年氣母此融結鬼鑿神鑱未奇古
八窓玲瓏透朝日洞穴慘澹藏雷雨苔花錦石粲可喜
乞與雲烟相媚嫵半空擲下金芙蕖想得飛來自玄圃
傳聞絶頂更靈異云是清都羣玉府五雲飛步吾未能
風袂泠泠已輕舉東州死愛華不注向在陋邦何足數
敬亭不着謝宣城斷岸何緣比天姥酒船何時朝復暮
倒卷滹沱浣塵土喚起山靈搥石鼓漢女湘妃出歌舞
詩狂他日笑遺山飯顆不妨嘲杜甫 山有石鼓神祠

智仲可月下彈琴圖

莫春舞雩鼓瑟希琴語解吐胷中奇誰言手揮七絃易
大笑虎頭真絶癡北風瀟瀟路何永流波湯湯君自知
三尺絲桐儘堪老兒童休訝鵾書遲

常山妖生四十月能搦管作字筆意開廓有成

人之量喜為賦詩使洛誦之

大兒小兒舞商羊東家西家捉迷藏牙牙作羣鷹鴈行
是中乃有常山郎常山嬌嬌可憐蟲四歲未有三歲强
黑鷹破殼自神駿黃犢放脚須跳梁只知見紙即塗抹
誰謂轉腕能低昂渠家兩公破天荒劉煇夢靈果專場
榮鄉亭中詩版在岐山名字香山香此郎晚出西樞房
文星煌煌照燕南青青子衿滿恒陽教官連被鳳尾誥

瑞物多生金粟岡兒曹變化不作難何必二十始乘張
明年作字一丈大當有稜角垂光芒迴頭却看元叔綱
鼻涕過口尺許長 常山白窩齋第三子 叔綱遺山之季子也

贈利州倅神童生十四月識字予見時生二十一月識字無算

牙牙點粧杏蕾紅阿兄抱之來學宮今春學語語未正
已能見書識姓名隨指隨讀無數重多生想曾文字中
極知之無不足訝更恐洛誦難爲功土中松粒龍爪脫
萬牛丘山起豪末君不見黃金寶鼎翡翠青未要春官

許衣鉢人聞失却麻神童明星煌煌出蒼龍只知江陵
圖籍盡一火誰謂死草生華風遺山老子未老在見汝
吐焰如長虹 兒字金鼎

奚官牧馬圖息軒畫

曹韓畫樣出中秘燕市死骨空千金息軒筆底真龍出
凡馬一空無古今安閑自與人意熟蕭洒更覺天機深
奚官有知應解笑世無坡仙誰賞音

紫微劉丈山水為濟川賦

跋酒門限邵和卿醉歸圖 邵伯祿之父

邵翁頭白甫三十高吟大醉無虛日風流若似靖南湖
每恨聞名不相識太平村落自由身童稚扶携意更真
醉歸圖上見顏色喜溢眉宇猶津津好着蹇驢駄我去
與君同醉杏園春

題張彥寶陵川西溪圖

松林蕭蕭映靈宇爍石流金不知暑太平散人江表來
自訝清涼造仙府不到西溪四十年浮光林影想依然

當時膝上王文度五字詩成衆口傳忽見畫圖疑是夢
而今塵土浣華顛本送字今改作浣字陵川在太行之巓蓋天壤間清涼境界也江淮太平
散人題詩東廟自已造仙府恨居民不知其樂耳此縣
先君子舊治宴游西溪僕以童子侍焉實出此圖求
賦詩感今懷昔為之愴然故篇
中有及癸丑十一月二日題

汝州倅韓君德華其十祖二世相遼封魯公故
名其伯男子曰魯王父命氏古蓋有之予過其
家命魯出拜謂予言魯名矣而未有字敢以為
請予字之世公德華曰願終教之乃申之以辭

昌黎諸韓散廬龍魯公相遼開邑封鴈行先後六侍中
大參高文紀神功龜石穹窿與天終百年故家餘素風
汝州有子今成童考古制名龜筮從貴以道義飭汝躬
良璞不治凡石同貞而絶俗孰子容濟質以文介而通
碩雖宗起其起宗魯也不慚袁氏公

壬子冬至新軒張兄聖與求為兒子阿平制名
子名之曰琥以仲眈字之小字明復有善禱之義焉
詩不工當令阿眈灑落誦之

阿平玉雪絶可憐皎如鶴雛下青田呼來拜客挽不前
啼聲如聞過秦篇陳王人門漢韋賢新軒文筆尤翩翩
大弨掛壁誰使然我知一經會有傳玄默之冬客須城
問平之年纔五齡迺公為兒求制名兒名從虎玉與并
仲眈為字以字行佛書舊說無空青豈知空青今有形
紫公紫公還我明看兒着脚青雲平

世宗御書田不伐望月婆羅門引先得楚字韻
瑶光樓前按歌舞桂樹秋香月三五白頭誰解記開元
四海歡聲沸簫鼓兩都秋色皆喬木三月阿房已焦土
天上亦有別離情可是田郎心獨苦承平舊物寵棠譜
寶氣暉暉映千古銀橋望極竟不歸滅没燕鴻下平楚

送崔夢臣北上并序

子真抱關買臣負薪朝奏暮召名動縉紳此有
志之士所以自奮於昌辰者耶夢臣崔卿玉樹
清姿士門華冑成童授學與雞俱興肆筆成書
倚馬可待雖泌水之洋洋堪樂舜門之穆穆方

開惜歲月之虛捐欲雲霄之坐致遇順風而縱大壑其孰櫪之登金馬而上玉堂在此行矣詩以勸駕序寧闕乎癸丑二月望日新興元其序

并州書郎年少客細馬金鞭日三百生平意氣凌青雲未怕天山雪花白西園此日盛徐陳鳳閣鸞臺氣象新由來草創資潤色況復天造須經綸他日南歸吾未老與君同醉晉溪春

送王彦華

中朝名勝龍山冀喜色門闌得佳婿一朝天府効驅馳萬里青雲在平地金粟岡頭俊造多莫從人品問如何只憑月旦決巍科

送李成之王彦華趙孝先以提學命見餉佳酒且求制名輒以詩記

迂齋受學青衿日殷重遺山為拊摩東國人倫吾豈敢酒味自合清而醇雲腴俗士無風神紅珠女兒茜裙新一杯香絕韻亦絕只今唯有酴醾春

劉時舉節制雲南

雲南山高去天尺漢家弦聲雷破壁九州之外吏九州海色澄清映南極幽并豪俠意功名咄嗟顧盼風雲生今年肘後印如斗過眼已覺烏蠻平諭蜀相如今老矣不妨銅柱有新名

贈張潤之

許年不唱龍津第人物尤難到衰世明堂他日要梗楠造物也須論蚤計晉人稟賦例真淳兒能讀書知養親遺山門客富儒雅綠髮張郎名姓新莫道琴工有師法海山深絕解移人

潤之資甚美故就其可致者而勉之他日學業有成老夫當以此鑒自勗矣

許道寧寒溪古木圖

道人醉袖蟠蛟龍掃出古木牙須雄開卷飄飄來陰風翟卿論畫凡馬空能知畫與詩同宗解衣盤礴非衆工遺山筆頭有關仝意匠已在風雲中留待他日不忽忽

送張書記子益從嚴相北上 并序

子益省郎觀國之光從公於邁揚雄詞賦良借力於吹噓鄧禹功名本無心於祿仕詩以送別亦以趣其歸云

故家人物饒奇俊聳壑昂霄今已信康侯畫接拜寵光百里自應沾海潤六月貂裘風雪深天河天馬日駸駸莫把聲華動臺閣東方書檄要陳琳

贈別孫德謙

津橋垂楊雪花白挽斷春衫苦留客西湖一雨春意濃絶似銅駝洛陽陌湖亭夷輦醉卧春風到手金盃不放空鵲山一帶傷心碧羨殺孫郎馬首東

汾亭古意圖

堯民羲皇去未遠日作日息天機全杜侯袖裏姑汾筆辦與南華談窅然廢興知經幾今昔淳朴別有一山川白雲亭上秋風客不比倪翁甲子年

元裕以來郭熙明昌泰和間張公佐皆年過八十而以山水擅名今雲中杜大萃老與張郭年相若而畫品不下古人為侯廣道作汾亭古意橫披

漫然有塵外意為題四韻其後神仙張果生帝堯甲子年詩家亦傳習用之故末句有及

太原贈張彥遠

并州城邊十月未清霜稜稜風入骨因君夜話吳江春酒光瀲灩金杯滑閒閒騎驎去滅沒當年愛君俊於鶻平生我亦識翁人惆悵流年如電抹官家新築文昌臺蒼生不憂隋巔崖眼看東閣奇士滿如君豈得藏萬萊晨鷄未鳴子當發明星煌煌大於月野夫一笑冠纓絶

換得雲臺帖喜而賦詩

周宮武臣奉朝請劒佩柬縛非天真世間曾有華陀帖神物已化延平津米狂雄筆照萬古北宗華書纔九人今日雲臺見遺墨黃金牢鎖玉麒麟

鹿泉新居二十四韻

土門西邊井陘渡野日荒荒下汀樹榆闌石嶺都幾程客夢往往迷歸路塵埃風雨半生過儘着筋骸支世故寧州假館又兩年未保東來不西去山城百家家有山靚面呈山誰一顧賣書買得呂氏園不謂全山舉相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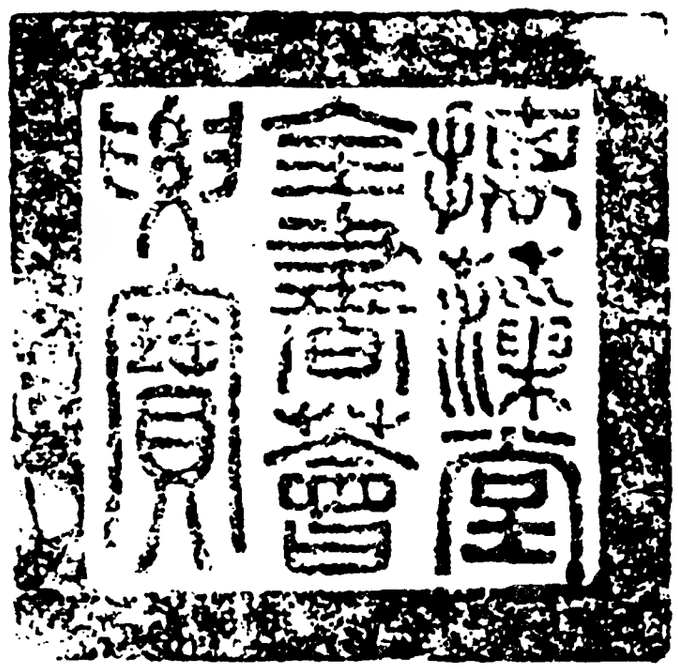
北崖老作土灰色擁腫形模一夸父娟娟正有小娥峭
却立不容親杖屨就中抱犢尤峭拔望見韓山即攀附
韓王砦頭四望門全趙米如纔數聚眼中麾蓋天上來
泜水鼓旗紛偃仆漢家威靈萬萬古石子連岡猶虎距
夏秋衆壑會鹿泉浩浩湍聲瀉餘怒西南諸峯不知數
蕩海鯢鱷尻背露霏煙空翠有無中百態陰晴變朝暮
靈巖龍泉曾一到獨欠封龍展衰步學儇不愛徐童花
李相書龕心所慕生平懷抱向山盡老氣崔嵬如有助
巖居枯寂朝市喧喧寂兩間差有趣得行固願留不惡
流坎且當隨所遇何曾萬錢何用許方丈有山容下筯
管城初無食肉相黃帽非供折腰具明年高築野史亭
天已安排看山處多慙不及謝宣城標出敬亭天一柱

一本尚慙不及謝宣城標出敬亭天一柱在方丈有山容下筯之下

過劉子中新居

鄆州城隅兩茅屋市聲喧喧自幽獨春風吹盡山杏花
只有青青一叢竹先生愛畫如惜玉練鵲翔鸞餘百軸

遺山集卷四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閔惇大
謄錄監生臣吳申嵐

欽定四庫全書卷

集部

遺山集卷五六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遺山集卷五

金 元好問 撰

雜言

去歲君遠遊送仲梁出山

去歲君遠遊今年客它州青天萬古一明月只與行人生暮愁問君游何許情多地遐兮偏處處金鞭斷折騏驥死萬里長鴻思一舉憶初識子汲梁王臺清風入座無纖埃華嶽峯尖見秋隼金眸玉爪不凡材西園日晴花滿煙五雲樓閣三山巔玉樹瑤林照春色青錢白璧買芳年三年一夢南陽道汴水迫迫入秋草拏雲心事人不知千首新詩怨枯槁破屋仰見星踈衾風露清匣中有長劒為君鳴不平泥途久辱思一濯去去舉足皆清冷鄧州大師材望雄愛客不減奇章公軍中宴酣笳鼓競銀燭吐焰如長虹幕中多士君又往談笑已覺南夷空東州春迴十月後梅華分香入春酒平生得意欽與

京青眼高歌望君久浙江南下青泠泠石門細路蒼煙屯五松平頭白日靜千山萬山如亂雲菊源不逐時事改芝嶺自與商顏鄰他日想思一迴首漁舟時問武陵人欽謂欽叔京即京父也樂天書以徵之為徵

此日不足惜

此日不足惜此酒不可無顏怪昌黎公亦復為世儒天生至神物與人作華胥一酌舌本彊二酌燥吻濡三酌動高興四酌色敷腴連綿五六酌枯腸潤如酥眼花耳熱後萬物寄一壺十酌未渠央百觚亦奚拘人生一世間忽若過隙駒有酒不解飲問君誰與娛君不見東家騎鯨李膽滿六尺軀萬言黃石策八陣夔州圖酒酣起舞不稱意長吁青雲指夷吾又不見西家紫髯郎老氣雄萬夫狂歌飲燕市擊筑聲嗚嗚倚天長劒揷少室顏欲四海皆東湖鷹揚虎視今焉如河山永隔黃公壚啣盃直待秋井塌青苔白骨憐君愚少年冕計生白須捫參歷井無危途榮不滿睫良區區就令一朝便得八州

督爭似高吟大醉窮朝晡餘名安得潤枯骨四十豈不知頭顱此日不足惜此酒不可無太虛為室月為燭醉倒不用春風扶

送希顏赴召西臺廉簡李汾長源

昨日游嵓丘今日西臺行勞生好夢亦大少枕中馬嘶車鐸鳴山林之樂無虧成胡為解簡縛塵纓蒼生望君須一起我知無地逃功名關中得君作金城氣象已覺西山平諸人誰出仲卿右一座想為相如傾風華浩蕩春冥冥馬頭仙掌遥相迎長安市上見李白為我一醉秦東亭

嵩山玉鏡

玉鏡見何許今旦東山陲積雨洗昏霾旭日發光輝光輝奪人目灩灩如動移初如秋月圓漸如曙星微曙星不能久併與晨露晞此鏡何從來造化秘莫窺山精或寶氣恍惚令人疑誰為問岳祇山川英秀會有歸不能生申與甫瑞王國萬丈光芒徒爾為

虎害

北山虎有穴南山虎為羣目光如電聲如雷倚蕩起伏山之垠百人一飽不留骨敗衣墜絮徒紛紛空谷絶樵聲長路無行塵吁吁垂涎口眈眈闕城闔天地豈不仁社公豈不神哀哀太山婦叫斷秋空雲可憐封使君生不治民死食民世上無復裴將軍北平太守今何人

飲酒

江南秋泉雲液濃遼東抹利玉汁鎔椰瓢朝傾荔支緑螺盃暮捲珍珠紅此酒誰所留今日乃汝逢仙人一九藥洗我芥蒂胷金沙一散風雨疾世事盡與浮雲空東家劉伯倫西家王無功醉鄉日月萬萬古眼中擾擾誰為雄人會有歸盡飲不飲所同所恨獨醒人百年枯槁中獨醒恨未通獨醉恨未公安得清江變醇酎盡迴天地入春風

送高信卿

高卿去歲山中居橡朝栗暮分猿狙今卜移家入城市

甑中生塵釜生魚文窮智亦窮五鬼更嘯呼迺翁延客著上座兩兒已復遭揶揄三冬兎園冊牧豎叶語麁濕薪烟滿眼破硯氷生須賣符與行藥不養堂堂軀無衣思南州千里走單車我嘗相夫君不是山澤臞十八學擊劒二十丁陰符平生結交王與李袖中頗有魚麗圖文武志膽誰不如不能拔劒斫蛟鱷亦當赤手降於菟胡為堅坐守寒饑坐令兒女悲窮途萬事糊塗酒一壺別時聊為鼓鼜胡中原麟鳳今如此莫道皇家結網踈

寄趙宜之 趙時在盧氏

大城滿豺虎小城空雀鼠可憐河朔州人掘草根官煮弩北人南來向何處共說莘川今樂土莘川三月春事忙布穀勸耕鳩喚雨舊聞抱犢山摩雲出蒼稜長林絶壑人迹所不到可以避世如武陵煮橡當果穀煎木甘飴餳此物足以度荒歲況有麋鹿可射魚可罾自我來萬前旱乾歲相仍耕田食不足又復違親朋三年西去心籠禽念飛騰一瓶一鉢百無累恨我不如雲水僧崧

山幾來層不畏登不得但畏不得登洛陽一昔秋風起
羨煞吳中張季鷹

段志堅畫龍為劉鄧州賦

豬龍可豢亦可屠世人畫蛇復畫魚天飛忽入阿堅筆
始覺衆史欺庸愚腥風萬里來白浪橫江湖一麾走海
若再顧失天吳浩蕩明河翻尾鬣慘不濡只愁紙上出
雷火搏控大千如此珠天生神物與化俱滅沒變見何
所無逆鱗自古不受觸乃今縮頭隨卷舒怪得堂堂髯

御史平生長有雨隨車

送詩人秦略簡夫歸蘇墳別業

三月不見君渴心欲生塵論文一樽酒雅道誰當陳昨
朝見君臨水句乃知抽青配白非詩人南山明月北山
雲恨君不作由東隣擊鮮為具非無好事者天隨杞菊
年年新石田茅屋連蘇墳兩兒力耕足養親君詩或者
昌晚節不應道路長返返白髮刀鑷一幅巾豐年鄉杜
樂問身塞驢驢入醉鄉去袖中知有眉山春

紀子正杏園燕集　甲午歲

紀翁種杏城西垠千株萬株紅艷新今年寒食好天色
曉氣鬱鬱含芳津天公自愛此花好朝薰暮染煩花神
融霞暈雪一傾倒非烟非霧非卿雲未開何所似乳兒
粉粧深絳唇能啼能笑癡復騃畫出百子元非真半開
何所似里中處女東家隣陽和入骨春思動欲語不語
時輕顰就中爛熳尤更好五家合隊號與秦曲江江頭
看車馬十里羅綺爭紅塵陽平一邑多詩豪主人買酒

邀衆賓花時有成約恨少楊子張吾軍落花着衣紅繽
紛四坐慘澹傷精魂花開花落十日耳對花不飲花應
嗔愛花常苦得花晚爭教行樂無閑身萬古一破不更
合且看錦樹烘殘春

送李參軍北上

五日過屈庸十日渡桑乾受降城北幾千里出塞入塞
沙漫漫古來丈夫淚不灑別離間今朝送君行清涕留
餘潛生女莫作王明君一去紫臺空珮環生男莫作班

定遠萬里馳書望玉關我知驥子墮地無齊燕我知鴻鵠意氣青雲端草間尺鷃亦自樂扶搖直上何勞搏一衣敝縕袍一飯苗藉盤歲時壽翁媼團欒有餘歡就令一朝便得八州督爭似綠衣起舞春斕斑去年雒陽人今年指天山地遠馬鞿破霜重貂裘寒朔風浩浩來客子慘在顏扼胡嶺上一迴首未必君心如石頑君不見桓山烏乳哺不得須臾閒衆鵰一朝散孤雌回顧聲悲酸寒鴈來時八九月白頭阿母望君還

王黃華墨竹為郭輔之賦

古來畫竹尊右丞東坡斂袂不敢評閒元石本出摹寫燕市駿骨留空名亦有文湖州畫意不畫形一為坡所賞四海知有篔簹谷幅巾老明經老死不敢言縱橫豈知遼江一汊最後出運斤成風刀發硎雪溪仙人詩骨清畫筆尚餘詩興刑月中看竹寫秋影清鏡平明白髮生娟娟略似萱草詠落落不減叢臺行千枝萬葉何許來但見醉帖字歌傾君不見忠恕火篆草書法趙

城渡水暗荷深若無路江妃不惜明水芝香狼籍秋風與秋露蘭襟鬱鬱散芳澤羅襪盈盈見微步晚晴一賦畫不成枉着風標誇白鷺我時驂鸞追散仙但見金支翠旄相後先眼花耳熱不稱意高唱吳歌叩兩舷喚取樊川搖醉筆風流聊與付他年

九月七日夢中作詩續以未後一句

桃花紅深李花白昨日成園今日折歌聲滿耳何處來楊柳青旗洛陽陌拘君背握君手朝鍾暮鼓無了期世

事於人竟何有青青鏡中髮忽忽成白首六國印何如
負郭二頃田千載名不及即時一盃酒

賦邢州鵲山

去時唐山道望望鵲山背今朝西北看（平聲）奇秀益可愛
蒼茫失層疊解駮見縈帶浮雲自來去盡巧寧變壞吳
粧入小筆隱隱拂殘黛城隅靜女人不知擁髮低鬟如
有待太行橫截九州半一掩一重俱有態只知天平六
峯天下稀此山東來亦間在烟埋雨沒今幾時殆天所
藏予發之郭熙未足語平遠摹寫惟有韋郎詩

送王亞夫舉家歸許昌

一日兩食蔡薨三冬一褐骭與齊監河貸粟困欲死
望望江水湔塵泥故書一束手自携汴兒跳梁翠女啼
出門疾走勿反顧正恐五鬼從之西馬中豈是無龍媒
世人徒知牝牡黃與驪只如黃金絡頭亦不惡誰謂茅
索能相羈天公醉着百不問汝偶而偶奇而奇前途兀
兀黑於漆昨日把笏今扶犁乃知世間倚伏不可料并
底容有青雲梯春風兩淮多鼓鼙軍中少年舞荒鷄因
君南望一大笑落日澹澹青山低

湧金亭示同游諸君

太行元氣老不死上與左界分山河有如巨鰲昂頭西
入海突兀已過餘坡陁我從汾晉來山之面目腹背皆
經過濟源盤谷非不佳烟景獨覺蘇門多湧金亭下百
泉水海眼萬古留山阿鬱沸潨洑水源淵淪晉溪波雲雷
涵鬼物窟宅深蛟黿水妃簸弄明月璣地藏發泄天不
訶平湖油油碧於酒雲錦十里翻風荷我來適與風雨
會世界三日漫塊羅山行不得山北望空長哦今朝一
掃衆峯出千鬟萬鬢高峩峩空青斷石壁微茫散烟蘿
山陽十月未搖落翠麨雲旆相過摩雲烟故為出濃淡
魚鳥似欲留婆娑石間仙人迹石爛迹不磨仙人去不
返六龍忽蹉跎江山如此不一醉拊掌笑煞孫公和長
安城頭烏尾訛并州少年夜枕戈舉杯為問謝安石蒼
生今亦如卿何元子樂矣君其歌

南冠行

南冠纍纍渡河關畢逋頭白乃得還荒城雨多秋氣重頹垣敗屋深茅菅漫漫長夜浩歌起清涕曉枕留餘潸曹侯少年出紈綺高門大屋垂楊裏諸房三十侍中郎獨守殘編北窓底王孫上客生光輝竹花不實鵷鶵飢絲桐切切解人語海雲喚得青鸞飛梁園三月花如霧臨錦芳華朝復暮阿京風調阿欽才暈碧裁紅須小杜長安張敞號眉嫵吳中周郎知曲誤香生春動一詩成瑞露靈芝滿窻戶魚龍吹浪三山沒萬里西風入華髮無人重典鸝鸝裘展轉空床卧秋月寶鏡埋寒厌鬱鬱萬古不可開龍劍出地底青天白日駈雲雷層冰千里不可留離魂楚些招歸來生不願朝入省暮入臺願與竹林猘阮同舉杯郎食猩猩唇妾食鯉魚尾不如孟光案頭一杯水黃河之水天上流何物可煑人間愁撐霆裂月不稱意更與倒鸕鷀鸂鶒洲安得酒船三萬斛與君轟醉太湖秋

醉後走筆

建茶三盌冰雪香離騷九歌日月光腰金更騎揚州鶴高永不羨大官羊短燈檠子移近床秋風吹簾月轉廊金支翠旌澹飛颺漁父話獨醒孺子歌滄浪山鬼獨一歌再歌魂魄動入眼渺渺橫沅湘湘妃漸遠望不及脚拍掌笑我旁湘纍歸來弔故國遺臺老樹山蒼蒼掩書一太息夜如何其夜未央東家女兒繡羅裳銀瓶瀉酒勸客嘗一酌均跖顏再酌齊彭殤宇宙不今古氣節無陰陽少年避酒不肯喫跬步乃有無何鄉愛茶愛書死不徹乃以冰炭貯我腸世間惟有麴生風味不可忘

南湖先生雪景乘驟圖 并引

南湖先生原武人年二十許時曾以鄉賦兩魁鄭州然其資倜儻所以自放望者甚高終不樂為舉子計即棄去學擊刺當正隆征南頗欲馳逐戎行間既而大定詔書下兵各罷歸先生抱利器而無所試乃浮湛里社以詩酒自娛買田南

湖之上築亭種樹徜徉乎其間盡置家事日與賓客酣飲歌管棊槩窮日夕不少休家故饒財又好施予其赴人之急猶疾痛之在已故人尤以此歸之所與游如臨沼王逸賓游宗之大定劉之昂其人皆天下名士至論人物必曰靖達卿今日之奇男子也先生生於天會初歷大定明昌泰和優游於太平和樂之世著五十年大安兵興乃下世平生喜作詩樂府尤有蘊藉觀取兩解魁隱隱何隆隆一旦拂衣去學劍事狹公正隆必豪右收入等佚封牧音去聲翁年十八九弄筆學雕蟲曇適南征足馬走從戎墨九磨楯鼻意與江流東紫微出東方淮海亦來同都將書與劍田間就春農仕宦不作郎曼容醉鄉自愛王無功鷁鷁從渠致鍾鼓野鶴豈合棲樊籠南湖煙景多魚鳥亦從容亦有兩小船綸竿插舡蓬高亭出秀撾窗戶連青紅清颸隨睡興暝色赴吟寒縮寧作書生窮當年我得奉談笑盡夜肯放清樽空

西子棄瓢詩可見也髮鬢蕭颯竿驛秋千古香溪水自流吳越兵爭竟何得風流輸與五湖舟嘗雲中騎青驟行京水道中作長詩卒章有安得西都畫史吮筆出新意寫作南湖老子雪景乘驟圖之句其子文煒北渡後來東平始以先生之意追畫此圖求僕賦詩文煒質直好義讀書作文有聲時輩中觀其子可以想見先生之為人故為道其事并以致懷賢之思大河茫茫白連空寒雲迫迫度南鴻汴梁高樓管絃裏

東家西家不相從南海北海不相逢風流耆舊今誰似
惆悵相看是畫中

癸卯歲杏花

南州景氣煖杏花見紅梅讀書山前二月尾向陽杏花
全未開待開竟不開怕寒貪睡嗔人催愛花被花惱不
徹一日遶樹空千回牙牙嬌語山櫻破稠閙成團稀作
顆小蕾從教絳蠙封繁枝未要晴雲裹兩月不舉酒半
歲不作詩更教古銅瓶子無一枝緑陰青子長相思今
年閏年好寒節花開不妨遲一月留和買魚作寒節家方舟先生李知幾語

題劉紫微堯民野醉圖

蒼苔濁酒同歌呼白鬚紅頰醉相扶堯時皇質未全散
不論朝野皆歡虞望雲雲非雲就日日非日先秦迂儒
強解事極口譽堯初未識堯民與酒同一天此外更誰
為帝力仙老曾經甲子年戲將陳迹畫中傳山川淳朴
忽當眼迴望康衢一慨然不見只今汾水上田翁鞭背
出租錢堯甲子年仙人張果事

贈答趙仁甫仁甫名復雲夢人江表奇士也

我友高御史愛君曠以真昨朝識君面所見勝所聞江
國辭客多玉骨無泥塵軒昂見野鶴過眼無鷄羣想君
夜醉潯陽時明月對影成三人散紫綺裘草裹烏沙
巾浩歌魚龍舞水伯不敢嗔何意醉夢間失脚墮燕秦
萬世一旦暮萬里猶比隣世無詹連子黑頭萬蟻徒紛
紛君居南海我北海握手一盃情更親老來詩筆不復
神因君兩詩發興新都門迴首一大笑袖中知有江南
春

下黃掄嶺

北厓玄武暮黝黑如積鐵東厓劫火餘絢爛開錦纈就
中嶺頭一峯凸樸奇剩費寒雲幾千疊摩圍可望不可
到青壁無梯猿叫絕林煙日射彩翠新蹊步疑有黃金
闕畫工曾次墨汁滿那得冰壺貯秋月直須潮陽老筆
迴萬牛露頂張顛揮醉帖石門細路無澗泉行人饑渴
龍不得辛苦黃掄三十里豈知却有看山緣

駈豬行 黃臺張氏莊作

公山蒔苗多費力辦與豪豬作糧食草庵架空尋丈高
擊柝搖鈴鬧終夕孤犬無猛噬長箭不暗射田夫睡中
時叫號不似駈豬似稱屈放教田鼠大於兔任使飛蝗
半天黑害田爭合到渠邊可是山中無橡朮長牙短喙
食不休過處一抹無禾頭天明壠畝見狼籍婦子相看
空淚流旱乾水溢年年日會計收成纔什一資身百備
粟豆中儻石都能幾錢直兒童食麋須愛惜此物羣豬
口中得縣吏即來銷稅籍

嘯臺感遇

裴回五巖上浩歌彌激烈望望蠨房翁倒影乍明滅地
古足靈異祠廢餘像設子規夜啼山竹裂老鶴亂踏枯
松折嘯臺音響杳不聞蕩蕩青天一明月荒山破瓦色
十步九窪疊水泉出沮洳一綫僅不絶翁乎何意留此
居可是他山無地穴大道既下衰日鑿聰明開玉從珪
璋毀木以青黃災天和散不留去浪無東迴咄咄此老

蒼骯髒仰怪魁克年生甲子含德如未孩標枝野鹿致
足樂火倉屋居良所哀史筆亦厚誣何曾校計識與材
纏身正有一丈髮直以何物觀形骸大笑黃冠師金丹
羽化之說何從來豈知大人先生獨立萬物表太古元氣
同胚胎不見今日孫公和橫絶四海隘九垓嵇康養生
安在哉

水簾記異 癸卯九月四日 同杜仲梁賦

黃華絶境探未窮道人曾約山櫻紅鏡臺懸流不易得

世俗名取香爐峯七年長路今一到刺鯁欲滿平生胷
豈知旱久泉脉絶快意一灌無由供神明自足還舊觀
湧浪爭敢徼靈通何因狡獪出變化賸勝緊轉盼增清雄
天孫機絲拂夜月佛界珠網搖秋風稱奇叫絶喜欲舞
恨不百繞青芙蓉銀橋清涼巔玉鏡崧丘東世外果無
物避逅乃一逢書生眼孔塞易破勺水已復誇神功東
坡拊掌應大笑不見蟄窟鞭魚龍

祺谷聖燈 九月五日作

金門寺前山突起并底實巖三十里舊聞聖燈在山上紫微侍郎宜不妄山空月黑無人聲林間宿鳥時一鳴游人燒香仰天立不覺紫烟峯頭一燈出一燈一燈續一燈山僧失喜見未曾金絛脫串珠散迸玉丸走枰光不定飛行起伏誰控搏華麗清圓自殊勝北荒燭龍開晦冥南極入地多異星豈知心光亳相有真遇物外恍惚終難憑腐儒心眽為動蕩再拜中庭謝靈貺何曾辨作劉更生下照乃辱青藜杖昨朝黃華瀑流神所憐今朝金門佛燈佛作緣紛紛世議何足道盡付馬耳春風前

食榆莢

露葵滑寒羊蕨羶春榆作莢絶可憐榆令人瞋何暇計田舍年例須濃煎簫聲吹暖賣餳天家人饋火分青烟長鉤矮籃走童稚頃刻綠萍堆滿前炊飯雲子白剪韭青玉圓一杯香美薦新味何必烹龍炮鳳誇肥鮮鼠肝蟲臂萬化途神奇腐朽相推還夢中鸛鵠亦大樂隨意飲啄真飛僊先生捫腹一笑然此日何功食萬錢

李峪園亭看雨

龍山右脇松十里細路蜿蜒繞龍尾松林迫塞悶煞渠北望玉泉疑井底玉泉元自別一天眼界廓廓無神川金城百里纔一俯半尖浮圖揷蒼烟行行下絶巘招提忽當眼未到僊不勝小憩遂忘返玉泉一杯甘以洌未須張陸誇氷雪主人不在客不留烈風崖下風颼颼石頭路滑馬路怯山雨未落雲先愁將軍林園永安下秋霽村墟絶瀟洒濃雲厭屋風打頭僅得羈御脫疲馬只知龍山之神神更神永安亦能撼詩人晦暝變化千萬態畫出風雨元非真山靈亦愁歸後夜半面時時見雲鎒天骕細洒供晚涼不似草堂迴俗駕層陰一掃羣峯出一洗深青徹山骨夕陽展放紫翠扉只欠松梢一輪月山中一石迴萬牛況是一壑復一丘不如一詩招將入南州先生輿來時卧遊

游龍山

曩予魏大梁得交此州雷與劉自聞兩公誇南山每恨
南海北海風馬牛老龍面目今日始一見更信造物工
雕鏤是時山雨晴平田綠油油並山涼氣多況得通深
覺藤蘿胥衣樹打頭惡木拉脞棲直幹比指猶石門無
幽山泉谷口出迎客石鏬戛擊琳琅球蜿蜒入微行漸
風白日靜自是林響寒颼颼一峯忽當眼仰看看不休
一峯一峯千百峯雖欲一一顧揖知無由金城偃蹇不
得上瑤甕回合如相留苔花萬錦石丹碧爛不收天閶
守虎豹武庫開戈矛小山隨起隨偃仆獨立千仞絶頂
縹渺之飛樓百花崗頭藉草坐瀟洒正值金蓮秋亭亭
妙高臺玉斧何年修登高攬元化快如鷹脫韝山靈故
爲作開闔巧與詩境供宴搜白雲何許來纖絲弄輕柔
蓬蓬作霧湧飄飄與烟浮玉衣仙人鞭素虯翕忽變化
令人愁須臾視六合浩蕩不可求初疑陶輪比運劈今
悟夜壑真藏舟劫石拂未窮杞國浪自憂斷鰲立極萬
萬古爭遣起滅如浮漚快哉萬里風一掃天四周誰言
太始再開闢曰馭本自無停輈舉手謝山靈就無清
毫相非神羞賤子貪名山客刺已屢投黃華挂鏡臺天
壇避秦溝太山神明觀二室汗漫游胷中隱然復有此
大物便可揮斥八極隘九州王峯有佳招絶唱須一酬
為君探囊擲下珊瑚鉤白雲相望空悠悠異時華表見
老鶴姓字莫忘元丹丘

醉中送陳季淵

寒食不數日天氣殊未佳翩翩金門客行行指龍沙朝
發忻城暮隴頭隴頭地寒無草芽拂雲堆邊春更晚雪
花茫茫楊白華紇干山高凍煞雀榆葉離離小蘗薄愛
君只欲苦死留不道南飛何所樂書生弓馬能幾何乃
今寶校金盤陁乳璋文筆妙天下敕勒不數陰山歌向
年賦奇雨擁海駈雲筆頭注快如懷素書布障狂笑劉
又寫水柱李汾王鬱俱厌塵天意乃在滻陽陳舌吐萬
里唾一世眼高四海空無人殘民假息仍瘡痏誰作東
山謝安起恨我不比長桑君一月觴君上池水眼中之

人不易忘誰作氷炭置我腸衰顏明鏡兩寂寞別意春江誰短長但願年年見顏色與君連日醉壺觴

送弋唐佐還平陽

我從商餘之山過庵羅聞君六經百家富研摩會最上指冠巍我豈肯俯首春官科覃懷夔生十載後我時避兵方北走通家弋宋共有無行輩許之為老友晉州一書君肯來握手大笑心顏開春風着人不覺醉快卷更須三百杯鶴骨鸞飛法當壽況是丹房藥鏡留心久崑崙神泉浸朮芝乞與餘膏潤衰朽天府學士登瀛洲松頂仙人垂直鉤愛君直欲抵死留自言世事非所求千古黃金鑛中淚不獨盧仝并馬異蘇州韋郎交分深香山白傅金玉音借渠兩詩寫我心相知非不多但苦心不同同心一人去坐覺長安空離愁何從生生從情愛中不見行路人拂袖自西東汾流滔滔兮日千里青眼高歌吾老矣寶豐山中有鹿羅寺唐佐嘗從程內翰天益問學於此

游泰山

泰山天壤間屹如夢蕭臺厥初造化手辦此何雄哉天門一何高天險若可階積蘇與累塊分明見九垓扶搖九萬里未可誣齊諸秦皇憚威靈茂陵亦雄材翠華行不歸石壇滿蒼苔古今一俯仰感極令人哀是時夏春交紅綠無邊涯奇探忘去羣登頓意愜自遲回惜無賞心人懽然盡餘杯夜宿玉女祠崩奔湧雲雷山靈見光怪似喜詩人來鷄鳴登日觀四望無氛霾六龍出扶桑翻動青霞堆平生華嵩遊茲山未忘懷十年望齊魯登臨負吟鞭狐雲拂層崖青壁落落雲間開眼前有句道不得但覺胷次高崔嵬徂徠山頭喚李白吾欲從此觀蓬萊

付阿耽誦

昨得商子書知有阿耽名今朝見阿耽驚喜喜復驚迺翁雅望傾漢庭仕才千石埋九京我知渠孫不虛生虎穴生虎子墮地骨骼成舉頭為城尾為旌幾人雄猛得寧馨繡衣青春佳御史路人望見行且止老夫從旁嘗

說似前日晦道堂前小兒子雷動風行自應耳黎藿不采今其始

遺山集卷五

遺山集卷六

金　元好問　撰

樂府

天門引

秦王深居不得近從破衡成欲誰信白頭游客困咸陽憔悴黃金百斤盡海中仙人黃鵠舉大笑人間爭腐鼠大夫何意作蘇秦六印才堪警兒女古來多為虛名老不見阿房淨如掃千年虎豹守天門一日牛羊臥秋草

蛟龍引

古劍咸陽墓中得抉開青雲見白日蛟龍地底氣如虹土花千年不敢蝕洪鑪烈焰初騰精橫海已覺無長鯨世上元無倚天手匣中誰解不平鳴割城恨不逢相如佐酒恨不逢朱虛尚方未入朱雲請盟槃合與毛生俱誰念田文坐中客只將彈鋏嘆無魚

湘夫人詠

木蘭芙蓉滿芳洲白雲飛來北渚遊千秋萬歲帝鄉遠
雲來雲去空悠悠秋風秋月沅江渡波上寒烟引輕素
九疑山高猿夜啼竹枝無聲墮殘露

湘中詠

楚山鶴鳴風雨秋楚岸猿啼送客舟江山萬古騷人國
猿鳥無情也解愁西北長安遠於日憑君休上岳陽樓

孤劍詠

鬱鬱重鬱鬱夜半長太息吟成孤劍詠門外山鬼泣清
霜稜稜風入骨殘月耿耿燈映壁君不見一飢縛壯士僵
卧時自惜黃鵠一舉摩蒼天誰念樊籠東脩翼

渚蓮怨

阿溪何許來素面浣風雨寂寞烟中魂依依欲誰語

芳華怨

娃兒十八嬌可憐亭亭臯春風前天上仙人玉為骨
人間畫工畫不出小小油壁車軋軋出東華金縷盤雙
帶雲裾踏鴈沙一片朝雲不成雨被風吹去落誰家少
年豈無恩澤佚金鞍綉帽亦風流不然典取鸛鸘裘四
壁相如堪白頭金谷樓臺悄無主燕子不來花著雨只
知環珮作離聲誰向琵琶得私語無情鸂鶒漵翡翠兒有
情蜂雄蛺蝶雌勸君滿酌金屈巵明日無花空折枝

後芳華怨

江南破鏡飛上天三五二八清光圓豈知汗梁破來一
千日寂寞菱花仍半邊白沙漫漫車轆轤鯉鷄絃中杜
鵑哭塞門憔悴人不知枉為珠娘怨金谷樂府杓唱娃
兒行彈棊局平心不平只今雄蜂雌蝶兩不死老眼天
公如有情白玉搔頭綠雲髮玫瑰面脂透肉滑春風着
人無氣力不必相思解銷骨洛花絶品姚家黃揚州銀
紅一國香千圍萬繞看不足雨打風吹空斷腸丹砂萬
年藥金印八州督不及秦宮一生花裏活長門曉夕壽
相如儘著千金買痟渴

結楊柳怨

長樂坡前一盃酒鄭重行人結楊柳可憐楊柳千萬枝

看看盡入行人手輕烟細雨緑相和惱亂春風態度多
路人愛是風流樹無奈朝攀暮折何朝攀暮折何時了
不道行人暗中老素衣今日洛陽塵白髮明朝塞城草
柳色年年歲歲青闕人何事管離情春風誰向丁寧道
折斷柔條莫再生

秋風怨

碧瓦高梧響踈雨坐倚蕭簫時獨語守宮一着死生休
狗走鷄飛莫為女雲間簫鼓夜厭厭禁漏誰將海水添
一春門外羊車過又見秋風拂翠簾摠把丹青怨延壽
不知猶有竹枝鹽

歸舟怨

渡頭楊柳青復青閨中少婦動離情只從問得狂夫處
夜夜夢到洛陽城南風吹櫓聲北鴈鳴嚶嚶江流望不
極相思春草生

征人怨

瀚海風烟掃易空玉關歸路幾時東塞垣可是秋寒早
一夜清霜滿鏡中

塞上曲

平沙細草散羊牛一簇征人在戍樓忽見隴頭新鴈過
一時迴首望南州

西樓曲

游絲落絮春漫漫西樓曉晴花作團樓中少婦弄瑶瑟
一曲未終坐長嘆去年與郎西入關春風蕩隨金鞍
今年疋馬妾東還零落芙蓉秋水寒并刀不剪東流水
湘竹年年露痕紫海枯石爛兩鴛鴦只合雙飛便雙死
重城車馬紅塵起乾鵲無端為誰喜鏡中容鬢欲摧殘
枝淚如洗

後平湖曲

越女顏如花吳兒潔於玉天教並墻居不着同被宿美
人一笑千黃金連城不博百年心樓上墻頭無一物暮
雙朝春一生足秋風拂羅裳秋水照紅粧舉頭見郎至
低頭采蓮房郎心只如菱刺短妾意未覺藕絲長與郎

期何許眼礙同舟女春波澹澹無盡情雙星盈盈不得語十里平湖艇子遲岸花汀草伴人歸鴛鴦驚起東西去唯有蜻蜓接翅飛

涓川行

涓川道邊日欲西誰家少婦掩面啼漫漫長路行不徹粉綿鏡衣手自携自言娼家女家在梁門東夫婿輕薄兒新人不相容憶初在家時只辦放嬌慵爺娘惜女如惜玉近前細看面發紅無端嫁作蕩子婦流落棄擲風埃中可憐桃李花顏色嬌蒙葺朝看花枝好暮看花枝空安得明珠三百斛重簾複幕圍春風

長安少年行

黃衫少年如玉筆生長侯門人不識道逢豪客問姓名袖把金鞭側身揖臥馳行橐錦帕蒙石榴壓漿銀作筒八月蒼鷹一片雪五花驕馬四蹄風日暮新豐原上獵三更歌舞灞橋東

黃金行

王郎少年詩境新氣象慘澹含古春筆頭仙語復鬼語只有温李無他人天公着詩貧子身子曾不知乃自补人間不買詩名用一片青衫衡霍重兒貧女富母兩心何論同袍不同夢入門喚婦不下機淚子垢面兒啼飢君詩只有貧女謠何曾夢見金縷衣外家翁媪日有語嫁女書生徒爾為昆陽城下三更酒醉膽輪囷揷星斗一昔詩腸老蛟吼十尺長人墮車走斫頭不屈三萬言欲向何門復低首何人壽我黃金千使君破鏡飛上天

渭川楊柳先得春二月鶯啼百囀新長春宮中千樹錦暖日晴雲思煞人君王半醉唱吳歌絳仙起舞嚬翠蛾吳兒謾說曾行樂三十六宮能幾多千秋萬古金銀闕海没三山一毫髮繁華夢覺人不知留得寒螿泣秋月

解劍行

古劍黑於漆鬱鬱動星文摩挲二十年今日持贈君長鯨鼓浪三山没知君不是泥中物袖間一卷白猿書未

分持刀買黃犢壯懷風雲鬱沈沈嫦娥漂母無千金長安侏儒飽欲死萬古不解天公心北風浩浩吹行客隴水無聲雪花白荊卿墓頭秋草乾擊筑行歌欲誰識君不見秦相五羖皮去時烹雞炊屐彑又不見敝裘蘇季子合從歸來印纍纍丈夫墮地自有萬里氣翕忽變化安能知大冠如箕望吾子富貴同生亦同死

征西壯士謠

三十未有二十強手肉如虬矛丈八長摠為官家金印大

不怕百死向沙場捉却賀蘭山下賊金鞍綉帽好還鄉

望雲謠

涉江采芙蓉芙蓉待秋風登山采蘭苕蘭苕霜早雕美人亭亭在雲霄鬱搖行歌不可招湘絃沈沈寫幽怨愁心歷亂如曳麻金支翠旌紛在眼春草迫迫春波遠

望歸吟

塞雲一抹平如截塞草離離卧榆葉長城窟深戰骨寒萬古牛羊飲冤血少年錦帶佩吳鉤獨騎足馬覓封侯

去時只道從軍樂不道關山空白頭北風吹沙雜飛雪弓絃有聲凍欲折寒衣昨夜洛陽來腸斷空閨搗秋月年年歲歲望還家皆歸期轉未涯誰與南州問消息幾時重拜李輕車

梁園春五首 車駕遷汴京後作

軍從南去三迴勝雪自東來二尺強今歲長春多樂事內家應舉萬年觴 長春德陵誕節名

暖入金溝細浪添津橋楊柳綠纖纖賣花聲動天街遠幾處春風揭綉簾

上苑春濃畫景閒綠雲紅雪擁三山宮墻不隔東風斷偷送天香到世間

樓觀沈沈細雨中出墻花木亂青紅朱門不解藏春色燕宿鶯喧處處通

雙鳳簫聲隔綠霞宮鶯催賞玉簪花誰憐麗澤門邊柳瘦倚東風望翠華 龍德宮有玉簪館麗澤燕都西門名

探花詞五首

禁裏蒼龍啟九閽殿前鸚鵡喚新班沈沈緑樹鞭聲遠
嫋嫋薰風扇影閑
浩蕩春風入綉鞍可憐東野一生寒皇州花好無人管
不用新郎走馬看
六十人中數少年風流誰占探花筵阿欽正使才情盡
猶欠張郎白玉鞭 李欽用二十七歲夢祥少一歲又未婚云
美酒清歌結勝游紅衣先為渚蓮愁曲江共說櫻桃宴
不見西園風露秋
人物風流見鵲然逼人佳筆已翩翩龍津春色年年在
莫着新銜惱必先

獵城南

翩翩游俠兒白馬如疋練朝出城南獵暮趁軍中宴北
平有真虎愛惜腰間箭

春風來

春風來時瑶草芳緑池珠樹宿鴛鴦春風去後瑶草歇
來鴻去燕遥相望鴛鴦不得雙燕鴻天一方娟娟愁眉
色靜與遥山長錦衾復羅薦夢語相思怨月明烏夜啼
空閨淚如霰

幽蘭

仙人來從舜九疑辛夷為車桂作旂疏麻導前杜若隨
披猖芙蓉散江蘺南山之陽草木腓澗崗重複人迹希
蒼崖出泉懸素霓脩然獨立風吹衣問何為來有所期
歲云暮矣胡不歸鈞天帝居清且夷瑶林玉樹生光輝
自棄中野誰當知霰雪慘慘清入肌寸根如山不可移

雙麋不返夷叔饑飲芳食菲尚庶幾西山高高空蕨薇
露槃無人薦湘累山鬼切切雲間悲空山月出夜景微
時有彩鳳來雙棲

梅華

去歲梅華晚今歲梅華早和羹要佳實春風莫草草

寶鏡

寶鏡掛秋水青娥紅粉粧春風不相識白地斷肝腸

續小娘歌十首

吳兒公路唱歌行十五五和歌聲喝得小娘相見曲
不解離鄉去國情
北來游騎日紛紛斷岸長堤是陣雲萬落千村藉不得
城池留着護官軍
山無洞穴水無船單騎驅人動數千直使今年留得在
更教何處過明年
青山高處望南州漫漫江水逶城流願得一身隨水去
直到海底不迴頭
風沙昨日又今朝踏碎鵝頭路更遥不似南橋騎馬日
生紅七尺繫郎嬌
鴈鴈相送過河來人歌人哭鴈聲哀鴈到秋來却南去
南人北渡幾時迴
竹溪梅塢靜無塵二月江南烟雨春傷心此日河平路
千里荆榛不見人
太平婚嫁不離鄉楚楚兒郎小小娘三百年來涵養出
却將沙漠換牛羊
饑烏坐守草間人青布猶存舊領巾六月南風一萬里
若為白骨便成塵
黄河千里扼兵衝虜號分明在眼中為向淮西諸將道
不須誇說蔡州功

遺山集卷六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閔惇大
謄錄監生臣吳申嵐

欽定四庫全書要 集部

遺山集卷七 七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遺山集卷七　五言律詩

金　元好問　撰

懷益之兄

世故伊川嘆鄉情越客音天宜他日定陸已向來沈冉
冉愁看老源源事益侵誰言易排遣自分不勝任鞭影
驚疲馬鍾聲急暮禽踽中無曠迹喧外有幽尋夢失名
家筆書存遺子金山田和石瘦茅屋過雲深春雨蔬成
圃秋霜柿滿林樹陰涼拂席花氣濕盈襟宿鷺窺晨汲
孤猿伴晝吟溪僧時問字野客或知琴抱璞休奇售臨
觴得緩斟阿兄團聚日曾話百年心

汴禪師自斲普照瓦為研以詩見餉為和二首

寺廢瓦不毀研奇功亦多已知良斲少更奈苦心何挺
挺剛無敵津津潤可呵羽陽陵谷變永井字書訛贈比
黃金璞辭慙紫石歌遥知玉音在洗耳俟研磨長吉有紫石硯

歌

點化鉏仍見堅凝鐵易穿何年埋朽壤此日睹青天古色秋烟重哀音夜雨懸有刀堪切玉是鏡不名塼佛塵淪空刼書林結後緣禪河一勺水更擬就師傳

惡雨

惡雨惡復惡龍公何遽然霆轟氷塔碎電掣玉繩連高岸皆深谷層霄一漏泉黑來疑擁海白散忽成烟市響千門合潮頭萬弩穿天飜休盡建上聲枯旱有他年

癸巳除夜

鼎定周元重薪安漢已然不隨南渡馬虛乏北歸船身並枯蜩化心爭脫兎先塵埃嗟落薄光景强留連往事青燈裏浮心白髮前更殘鍾未動猶屬出京年

病中　病因食猪動氣而作癸卯四月二十一日晨起書

戰勝頗自恃寧知徒外腴文章工作祟時運迫摧枯止酒嗟何及燒猪本不圖膏粱無急變山澤有真臞詩信藤條戲方遭鐵彈誣鹽去聲紅忘後顧黧黑見先驅眩入酒泊鴈野迴已攢鴉旅食秋看盡行吟日又斜千戈正飄忽不用苦思家

陽翟道中

長路伶俜裹鬻悽莽蒼中千山分落照萬籟入秋風頻
見參旌節虛傳朔幕空故園歸未得細問北來鴻

月觀追和鄧州相公席上韻

泛兵厨酒紅依幕府蓮無緣逐清景空羨飲中懷

太室同希顏賦

壯矣崧維岳盤盤上窈冥中天瞻巨鎮元氣有遺形雨
入秦川黑雲開楚岫青驀拄一柱在萬古壓坤靈

送登封張令西上

罷縣人稱屈悠悠復此行渭城秋鴈到秦嶺暮雲平道
路衣從典風塵劍已鳴山西多俠客莫說是書生

方城道中懷山中幽居

枝拙違時用年饑與食謀江山貧士嘆日月賈胡留楚
客頻招隱文園故倦游衡門有幽事還我北窓秋

孟州夾灘飲承之御史家同欽叔作

美酒禁愁得芳梅發興饒紛紜聊且置磈礧故須澆鷄
黍成前約千戈有此宵平生揚大理惜不預佳兵雲卿赴召
五日
宋

洪雅古南兼及兩甫

意氣羨君豪憐君屈騎曹安能事筆硯且復混弓刀風
雪貂裘暗關山馬骨高南飛見鴻鴈應為惜哀勞

勝槩三鄉作

勝槩烟塵外新詩杖履間偶隨流水去澹與暮雲還吾
道三緘口時情一解顏從今便高卧已負半生閒

少室南原

地僻人烟斷山深鳥語譁清溪鳴石齒暖日長藤芽綠
映高低樹紅迷遠近花林間見鷄犬直擬是仙家

寄贈龐漢茂弘

之子貧居久詩文日有功苦心唯我見高誼許誰同萬
里虎食肉一鳴鷄長雄皇天老眼在且莫怨丘中

洛陽古城曦陽門早出

乘月出曦陽黎明轉北岡荒村自鷄犬長路足豺狼天

地憐飄泊風霜憶閉藏徼吟許行役淒斷不成章

聞希顏得英府記室

近得髯叅信知從兎苑游文星映朱邸勝槩減黃樓進

退存中道功名接上流徙懷貢公喜塵土隔瀛洲

落魄

落魄宜多病艱危更百憂雨聲孤館夜草色故園秋行

役魚頹尾歸期鳥白頭中州遂南北殘息付悠悠

得姪搏信二首

今日鄜州姪知從虎穴還百年陰德在幾日鬢毛班隔

閣家仍遠羈棲食更艱誰憐西北夢依舊遶秦關

號驛傳家信坤牛玩吉占團圓知有望悲喜亦相兼過

眼書重展伸眉酒屢添闕河動高興百遶望清蟾

阿千始生

四十舉兒子提孩聊自誇夢驚松出笋兆應竹生花田

不求千畝書先備五車野夫詩有學他日看傳家

長壽新居三首 同仲經賦

地古村墟迴川迴縣郭斜蒲池餘老節菊水引聲新茅

卜築欣成趣歸耕覺有涯迎門顧兒女今日是山家

隱去初心在親朋復此偕荒田歸別業高樹表新齋泉

石深三逕風塵限兩崖青山坐終日無物寄幽懷

昔有姜夫子來家寂寞濱墓田耕已熟碑石字猶新詩

酒娛中歲山林有外臣三生可信否吾亦記前身 宣和中姜

夢得處士常隱于此墓碣在焉夢得曾上書仁宗既老以詩酒自娛碣文說地名白鹿原長壽村也

少林雨中

西堂三日雨氣節變蕭森偃卧復歌卧長吟時短吟鐘

魚四山靜松竹一燈深重羨禪棲客都無塵慮侵

十二月六日二首

倀鬼跳梁久羣雄結構牢天機不可料世網若為逃白

骨丁男盡黃金甲地高閭門隔九虎休績楚臣騷

海内兵猶滿天涯歲又新龍移失魚鱉日食鬬麒麟草

棘荒山雪烟花故國春聊城今夜月愁絶未歸人

得一飛姪安信

音問他鄉隔存亡此日知夢中憂凍餒意外脫艱危避地何嗟及還家敢恨遲哀年吾事了似有鹿門期

短日

短日碓聲急重雲鴈影深風霜侵晚節天地入歸心零落溝中斷酸嘶爨下音五年朝與夕清血幾沾襟

送母受益自潞府歸崧山

薄俗科名賤孤生志願違正須謀獨往何暇計羣飛沁水真堪樂荊州況可依青山吾舊隱此日羨君歸

寄程孫鐵安

御史陰功在孫兒玉不如已能騎竹馬想亦愛銀魚異縣關山闊衡門骨肉踈幾時隨阿舅盡讀外家書

贈汴禪師

道重疑高謇禪枯耐寂寥蓋頭茅一把繞腹篋三條趙子曾相問馮公每見招風波門外客無事且相饒

巳亥元日

五十未全老衰容新又新漸稀頭上髮別換鏡中人野

史纔張本山堂未買隣不成騎瘦馬還更入紅塵

送楊次公兼簡秦彥容李天成

海國山如染雲堆草易荒時危頻虎穴路絕更羊腸弔影雙蓬鬢携家一藥囊殷勤秦與李無惜借餘光

發濟源

旱暵今年劇他鄉底處歸羸驂失先具涉世本無機棄擲烏皮几裴回白版扉殷勤雙語燕嫗汝遠相依

倪庄中秋　己亥

強飯日逾瘦褊衣秋已寒兒童謾相憶行路豈知難露氣入茅屋溪聲喧石灘山中夜來月到曉不曾看

荅潞人李唐佐贈詩

聞道嗟予晚求師愧子賢泥途終自拔璞玉豈虛捐書破三千牘詩論二百年文章有聖處正脉要人傳

陽興砦

亂石通樵逕重崗擁戍城山川帶淳朴鷄犬見升平雨爛沙仍軟秋偏氣自清年年避營馬幾向此中行由州入府

避騎兵奪馬者多由此路

懷粹中

醉解不復寐吟君田舍詩從知石門老未比木庵師日月淹書尺江山入鬢絲何因重談笑却似少林時

同周帥夢卿崔振之遊七巖定襄七巖

客路頻年別僧居半日閒同遊盡親舊舉目是家山世事風塵外詩情水石間悠然一尊酒落景未知還

送崔振之迎家汴梁

老伴不易得殘年惟有閒桑麻一村落鷄犬兩柴關樊守能供酒周侯許買山從今釣溪上日日望君還

聚僊臺夜飲

永夜留懽席高懷遠市塵月涼衣有露風細酒生鱗鄉社情親舊僊臺姓字新殷勤詩卷在長記坐中人

續陽平十愛

我愛陽平酒兵厨釀法新百金難着價一琖即醺人色笑楢華重香兼竹葉醇為君留故事喚作杏園春杏園指紀

子正家園為言

送田益之從周帥西上二首

市近厨無肉書香蠹有魚深居誰不樂去聲几坐竟何功天日伸眉後江山洗眼中蓬萊如可到剩借玉川風有所謂

一室盆歌後供樵只短僮求凰可無日牧犢未成翁桂樹春風近楊萋煖律通明年孟德耀應與伯鸞東

九月晦日玉村道中

水涸沙仍濕霜餘草更幽烟光藏落景山色露清秋坐食知何益行吟只自愁隨陽見鴻鴈三嘆惜淹留

十月四日往關南二首

短日晨光澹高風宿霧澄山寒渾欲雪水涸少能冰振厲時何有躋攀倦不勝哦詩聊自遣松液已香凝醪當以今日熟故及之予方釀松

行路見新月獨行還獨謠勞生塵裘裘晚色鬢蕭蕭野曠無遺穗林疎有墮樵迴頭麥山嶺更覺馬蹄遥

寄王文德新二首 德新時在汝州

沙際春還去雲頭雨不成興來誰共醉事往獨含情紫邏留行客黃流隔戍城岸花何處在空憶擢歌聲 孟津時事

清汝風華地平生記此游酒能千日醉春必萬金酬攬鏡非遲暮逢花儘滯留只應歌笑處偏欠李鄜州 欽叔時赴鄜州幕官

舊國

舊國分崩久孤兒展省初客衣留手線驛傳失肩輿夢拜悲兼喜心飛疾亦徐殷勤南去鴈先為到商於

和仲梁

林影兼秋薄雲陰帶晚涼石潭魚近藻沙渚鴈留霜笑語無長路登臨豈異鄉一尊堪共醉惜不是重陽 鴈留霜作含霜

甲辰夏五月積雨十餘日不止遣悶二首

甲子霖霖雨巡簷悶不禁幻泡成實相水樂激哀音瘴海聞天漏尭年見陸沈鶩飛想雲表癡坐若為心 南史王景文傳人居貴要但問心若為耳

甲子霖霖雨農郊搏手空排牆寧有禮蟻侯王上鳴蛙意氣中掃晴應曉夕少忍待秋風 排牆事見王衍論云排牆之壓猶有禮也

陽泉樓雲道院

方外復方外翛然心迹清開窗納山影推枕得溪聲川路遠誰到石田平可耕霜林不嫌客留看錦崢嶸

劉子中夢菴

寤寐生與死幻歟為是真如何夢中境不屬覺時人朝徹從渠夜形開亦此神殷勤花上蝶分我漆園春

丙午九日詠菊二首

秋菊有何好秖緣風露清花中誰比數霜後獨鮮明九日惜虛過一尊還自傾今年病居士吟繞更關情

几案得新供小窻幽更宜風霜寧小怯根拔要深移黃素金行正芳甘藥品奇三薰復三沐歲晏與君期

感事

壯事本無取老謀何所成人皆傳已死吾亦厭餘生潦倒封侯骨淹留混俗情百年堪一笑辛苦惜虛名

酬中條李隱居郝彦

州路限南北相逢今白頭蟲沙非故國人物自名流學道慙高步留詩惜暗投歸秦如有便終伴竹林游郝彦自闕

中徙步省其季父於集寧故有竹林之句

送郝彦北行

比數推前輩陪從結後緣川塗即睽隔詩酒重留連白鶴歸華表青牛得老僊秦山好行脚倚杖待明年紫微劉丈

雅有游秦之興故篇中有及

同舆丈明秀山行

暮景披橫幅山間二老同雲如愁成苦雪亦笑詩窮古木凍欲折斷崖行復通從今胡谷夢時到水聲中

同姚公茂徐溝道中聯句

路轉川塗闊天低雨氣昏綿山連漢壘汾水入并門來往頻鞍馬登臨負酒樽聯詩强一笑淒絶恐銷魂

壬子月夕

明月復明月今年還遠遊闕河動歸興時節重離憂老眼耿無寐病身偏覺秋遥憐小兒女把酒望東州

庚子三月十日作

殘夢忘書帙餘寒殢酒杯青銅元懶照白紵更寬裁水際時獨往花邊知幾迴殷勤雙語燕應自謝家來

七月十六日送馮揚善提領闕中三教

為愛秦中好西遊日苦遲青雲動高興白首得新知道在貧何病官閑老更宜相思詩酒社無計與追隨

京兆漕司官居三首

符節推通貴江山入勝游名園隨地改高棟與雲浮簿領歸閒暇鶯花接獻酬不知秋夜月何似庾公樓

複嶺雲橫野孤峯玉柱天遥知開館日別破見山錢夢出紛華外詩來寂寞邊亭中誰舉酒高興相悠然

閒說梅軒好長吟有所思入簷看瘦影挂月見橫枝東園今千載風流彼一時西游曾有約到日更題詩

甲寅正月二十三日故關道中三首

雪磵不得過陽坡如見留林烟常暗澹木葉自颼颼齒髮悲行役鶯花惜舊游塵埃與風雨看待幾時休

千里不易到三冬須少留居情猶旨産去意已雕丘遠出每為苦雄夸還自羞君心未肯在應待肯時休

六十復半十年年添白頭秖知詩遣興未覺酒忘憂人七因循過元宵塊坐休殷勤行記上今日是東州

送閻子實焦和之北上

秦府賢初聚瀛州路不遥謀謨在廊廟物色到漁樵布褐豈終隱旌車匪見招春風兩黃鵠老眼看雲霄

庫城

浩浩庫城水岸高知幾尋疎林護懸險絶壁入清深蹋步無曠迹勞歌惟苦音年年一來此老我亦何心

妻生北土

并府虚荒久大城如廢村草茅知世故泉壤隔天閽六月甘霖浹一言陰理存明年佩符節知有奉春孫

遺興

几案滿書史欣然忘百憂一篇詩遣興三酹酒扶頭千載陶元亮平生馬少游但留强健在老矣復何求

八月并州鴈三卿時作

八月并州鴈清汾照旅羣一聲驚晚笛數點入秋雲滅沒樓中見哀勞枕畔聞南來還北去無計得隨君

示白誠甫

之子吟爆竹迺公欣樹萱崑山多美玉江水發初源名教有樂地詩書皆雅言通家吾未老倚杖望高軒

甲寅十二月四日出鎮陽寄宰魯伯

滹水曉光動驢橋詩境同衝寒騎瘦馬認影識衰翁長路風聲裏孤城雪意中迴頭歌笑處淒絶意何窮

送文生西行

今夜東山月隨人知幾程從軍少年事分守故鄉情渭水風露早秦川烟樹平相招有仙掌無計與君行

乙卯十一月往鎮州

村靜鳥聲樂山低鴈影遥野陰時滉朗冷雨只飄蕭涉
遠心先倦衝寒酒易消紅塵忘南北渺渺見長橋

遺山集卷八

七言律詩

秋懷 崧山中作

金 元好問 撰

涼葉蕭蕭散雨聲虛堂漸漸掩霜清黃華自與西風約
白髮先從遠客生吟似候蟲秋更苦夢和寒鵲夜頻驚
何時石嶺關頭路一望家山眼暫明

帝城二首 史院夜直作

帝城西下望孤雲半廢晨昏愧此身世俗但知從仕樂
書生只合在家貧悠悠未了三千牘碌碌翻隨十九人
預遣兒書報歸日安排雞黍約比鄰

羈懷鬱鬱歲駸駸擁褐南窗坐晚陰日月難淹京國久
雲山惟覺玉華深鄰村爛熳雞桑局野寺荒涼松竹林
半夜商聲入寥廓北風黃鵠起歸心

僕射陂醉歸即事

多生曽得江湖樂每見陂塘覺眼明詩酒共尋前日約風陰新自夜來晴春波澹澹沙鳥沒野色荒荒煙樹平醉踏扁舟浩歌起不須紅袖出重城是日招樂府不至

春日

里社春盤巧欲爭裁紅鬬碧助春情忽驚此日仍為客却想當年似隔生貧裏簪纓鹽憐節物亂來歌吹失歡聲南舟剩有還鄉伴戎馬何時道路清歐陽唐春盤賦戴紅鬬碧巧助春情

橫波亭為帥賦青口

孤亭突兀插飛流氣壓元龍百尺樓萬里風濤接瀛海千年豪傑壯山丘疎星澹月魚龍夜老木清霜鴻雁秋倚劍長歌一杯酒浮雲西北是神州

野菊座主閑閑公命作

柴桑人去已千年細菊班班也自圓共愛鮮明照秋色爭教狼籍臥疎煙荒畦斷壠新霜後瘦蝶寒螢晚景前只恐春藜笑遲暮題詩端為發幽妍

度太白嶺往昆陽

斷崖絶壁裂蒼頑竟日長林窈窕間悔隨塵土出青山飢蠶漸滅催人老野鶴昂昂羨汝閒畏景方隆路方永南風迴首暮雲還

寄希顏二首後一首希顏在徐州幕時作

僵臥崧丘七見春商餘歸計一屢新悠悠華屋高貲意兀兀田夫野老身動色雲山如有喜忘機鷗鳥亦相親麗疎潦倒今如此樓上元龍莫笑人

湖海故人仍騎曹彭門千里入憑高山頭杜甫長年瘦樓上元龍先日豪水落魚龍失歸宿天長鴻雁獨哀勞酒船早晚東行槳共舉一杯持兩螯

懷益之兄時在閿鄉

牢落關河雁一聲干戈滿眼若為情三年浪走空皮骨四海相望只弟兄黃耳定從秋後到白頭新自夜來生西樓日日西州道欲賦窮愁竟不成

昆陽二首

古木荒煙集暮鴉高城落日隱悲笳并州倦客初投迹
楚澤寒梅又過花滿眼旌旗驚世路閉門風雪羨山家
忘憂只有清樽在暫為紅塵拂鬢華
去日黃花半未開南來忽復見寒梅淹留歲月無餘物
料理塵埃有此杯老馬長途良憊矣白鷗春水亦悠哉
商餘說有滄州趣早晚乾坤入釣臺

寄西溪相禪師

青鏡流年易擲梭壯懷從此即蹉跎門堪羅雀仍未害
釜欲生魚當奈何萬事自知因嬾廢一官元不校貧多
拂衣明日西溪去且放雲山入浩歌

葉縣雨中時崧前旱尤甚

春旱連延入麥秋今朝一雨散千憂龍公有力迴枯槁
客子何心數滯留多稼即看連楚澤歸雲應亦到崧丘
兵塵浩蕩乾坤滿未厭明河拂地流

寄答趙宜之兼簡溪南詩老

窗影朧朧納暝陰風聲浩浩急霜砧秋鴻社燕飄零夢
別却楊侯又一年西風每至輒凄然酒官未得高安上
頹水崧山去住心黃菊有情留小飲青燈無語伴微吟
故人憔悴蓬芽晚料得老懷如我今

頹亭

頹上風煙天地迴頹亭孤賞亦悠哉春風碧水雙鷗靜
落日青山萬馬來勝概消沈幾今昔中年登覽足悲哀
遠遊擬續騷人賦所惜匆匆無酒杯

山中寒食

小雨班班浥曙煙平林簇簇點晴川清明寒食連三月

頹水崧山又一年樂事漸隨花共滅歸心長與鴈相先
平生最有登臨興百感中來只慨然

楚漢戰處同欽叔賦

虎擲龍拏不兩存當年曾此賭乾坤一時豪傑皆行陣
萬古河山自壁門原野猶應厭膏血風雲長遣動心魂
成名豎子知誰謂擬喚狂生與細論

懷叔能

別却楊侯又一年西風每至輒凄然酒官未得高安上

詩印空從吏部傳三沐三薰知有待一鳴一息定誰先
黃塵憔悴無人識今在長安若箇邊

留別仲澤

避俗無機日見侵逐貧不去巧相尋半生與世未嘗合
前日入山唯不深綠水紅蓮慚大府清泉白石識初心
相思命駕非君事能寄詩來或賞音

鄭州上致政賈右丞相公時欽命就公訪先朝逸事

黃閣歸來履舄輕天將五福畀康寧四朝人物推耆舊
萬古清風在典刑鄭圃亦能知有道漢庭久欲訪遺經
帝城北後瞻依近長傍弧南候極星

寄答景玄兄

故人相念不相忘頻著書來約對床甚喜樵夫與爭席
所憂簿吏復登堂春風和氣隨詩到洛水泰山引興長
奮袖高談夜窗白幾時危坐聽琅琅

為催科所困 簿吏復登堂李長吉語 景玄去歲大

寄卒老子

欽定四庫全書 遺山集 卷八 六

草堂西望渺煙霞夢寐西南一逕斜為羨鸞凰安枳棘
悔將猿鶴入京華百錢卜肆成都市萬古詩壇子美家
後日從翁問奇字可能通客待侯芭

後灣別業

薄雲晴日爛烘春高柳清風便可人一飽本無華屋念
百年今見老農身童童翠蓋桑初合灩灩蒼波麥已匀
便與溪塘作盟約不應重遣濯纓塵

劉丈仲通哀挽

拙宦深章遠業期無兒更結下泉悲溫純如此豈復見
報施言之尤可疑四葉名家今日盡百年潛德幾人知
元劉交分平生重才薄猶堪第二碑

會善寺

白塔沈沈插翠微魏家宮闕此餘基人生富貴有遺恨
世事廢興無了期勝概只今歸鷙嶺煙花從昔統龍墀
長松想是前朝物及見諸孫賦黍離

寄欽用

顧頴京華首宿盤南山歸興夜漫漫長門有賦人誰買
坐塌無璧客亦寒安臂偶然煩造物釐頭何者亦求官
故人東望應相笑世路羊腸乃爾難

揚之美尚書挽章

冠蓋龍門此日空人知麟出道將窮景星明月歸天上
和氣春風在眼中千古孫劉有餘責一時燕許更誰同
受恩知已無從報獨為斯文泣至公

李屏山挽章二首

世法拘人虱處褌忽驚龍跳九天門牧之宏放見文筆
白也風流餘酒尊落落久知難合在堂堂元有不亡存
中州豪傑今誰望擬喚巫陽起醉魂

談麈風流二十年空門名理孔門禪諸儒久已同堅白
博士真堪補太玄孫況小疵良未害莊周陰助恐當然
遺編自有名山在第一諸孤莫浪傳

內鄉縣齋書事

吏散公庭夜已分寸心牢落百憂薰催科無政堪書考
出粟何人與佐軍飢鼠遶床如欲語驚烏啼月不堪聞
扁舟未得滄浪去慚愧春陵老使君遠祖次山春陵行云思欲安符節引

自制船故子美有興舍滄浪清之句

菊潭丹水還寄崧前故人

臘雪春泥晚未乾馬迎殘照入荒寒初無鳧舄將安往
正有牛刀恐亦難傴客不知歸路遠孤城唯覺暮山攢
黃金鍊出相思句寄與同聲別後看

被檄夜赴鄧州幕府

幕府文書鳥羽輕敝裘羸馬月三更未能免俗私自笑
豈不懷歸官有程十里陂塘春鴨鬧一川桑柘晚煙平
此生只合田間老誰遣春官識姓名

馬鄧驛中大雨

萬壑千岩一雨齊先聲噴薄捲湍溪投林鳥雀不暇顧
移穴蛟龍應自迷便恐他山藏厚夜豈知高樹有晴霓
兩江合向西南鬬坐想風雲入鼓鼙

馬鄧西南兩浙水相合處也

除夜

一燈明暗夜如何夢寐衡門在澗阿物外煙霞玉華遠
花時車馬洛陽多折腰真有陶潛興扣角空傳窅戚歌
三十七年今日過可憐出處兩蹉跎

鄧州相公命賦喜雨

輕陰十日暮春前和氣朝來已沛然河澗定應連上國
雲來端合自中天帥從洛陽移鎮烽零帶濕閒幽障麥壠分青
入廢田共識使君霖雨手調元消息在今年

劉光甫內鄉新居

多冠平日凜秋霜老去聲名只閉藏父老漸來同保社
兒童久已愛文章疏隨隙地皆成圃竹放新梢欲過墻
為向長安舊遊道世間元有北窗涼

西齋夜宴

飄零無物慰天涯酒伴相逢飲倍加悞謬君當略彭澤
迴旋我亦笑長沙金釵醉罄迎春鬢銀燭光搖半夜花
只欠東山游錄事不來堅坐看紛譁叔能信之張杜諸人皆在而斟之獨不至

十月

十月長年見早梅今年二月未全開春寒春暖花如故
年去年來老漸催大藥誰傳軒后罷習仙虛築漢宮臺
憑君撥置人間事不負浮生只此杯

送吳子英之官東橋且為解嘲

柴車歷鹿送君東萬古書生蹭蹬中良醞暫留王績醉
新詩無補玉川窮駒陰去我如決驟蟻垤與誰爭長雄
快築糟丘便歸老世間馬耳過春風

張主簿草堂賦大雨

浙樹蛙鳴告雨期忽驚銀箭四山飛長江大浪欲橫潰
厚地高天如合圍萬里風雲開偉觀百年毛髮凜餘威
長虹一出林光動寂歷村墟空落暉橫去聲

丹霞下院同仲澤鼎玉賦時從商帥軍至南陽

鞍馬匆匆去復還霜鍾今得見豐山千年香火丹霞老
滿眼興亡白水間壯志自憐消客路深居誰得似禪關
只應頻有西來夢夜夜青林杳靄間

春日半山亭游眺

日照春山花滿煙獨攜尊酒此江邊江流袞袞望不極
世事悠悠私自憐小草不妨懷遠志芳蘭誰為發幽妍
千年石壁留詩在會有騷人一慨然

別程女

芸齋淅淅掩霜寒別酒青燈語夜闌生女便知聊寄託
中年尤覺感悲歡松間小草栽培穩掌上明珠棄擲難
明日緣山東畔路野夫懷抱若為寬

出山

松門石路靜無關布襪青鞋幾往還少日漫思為世用
中年直欲伴僧閒塵埃長路仍回首升斗微官亦強顏
休道西山不留客數峰如畫暮雲間

謝鄧州帥免從事之辟

憂端擾擾力難任世事駸駸日見臨三載素冠容有愧
一時墨絰果何心首丘自擬終殘喘陟屺誰當辨苦音
遥望朱門涕橫落相公恩德九泉深

新野先主廟 次鄧仲韻

一軍南北幾扶傷長坂安行氣已王豪傑盡思為漢用
江山初不假吳強兩朝元老心雖壯再世中興事可常
寂寞永安宮畔土爭教安樂似山陽

石門

兩崖橫絶倚山垠草逕低迷岁可分潭影乍從明處見
竹香偏向靜中聞石林萬古不知暑茅屋四鄰惟有雲
曳杖行歌羨樵叟此生何計得隨君

獨峰楊氏幽居

村墟瀟洒帶新晴落日千山一片青世外衣冠存大朴
雲間雞犬亦長生清江兩岸多古木平地數峰如畫屏
惆悵朝陽一茅屋酒船茶竈負生平

渡湍水 湍作專呼見水經

悠悠人事眼中新悄悄孤懷百慮紛伎倆本宜閒處著
姓名誰遣世間聞秋江澹沱如素練沙浦空明行暮雲
早晚扁舟載煙雨移家來就野鷗羣

十日登豐山

十日登高癸興新豐山孤秀出塵氛村墟帶晚鴉噪合林壑得霜煙景分芳臭百年隨變滅短長千古只紛紜詩成一歎無人會白水悠悠入暮雲

岐陽三首

突騎連營鳥不飛北風浩浩發陰機三秦形勝無今古千里傳聞果是非偃蹇鯨鯢人海涸分明蛇犬鐵山圍窮途老阮無奇策空望岐陽淚滿衣

百二關河草不橫十年戎馬暗秦京岐陽西望無來信隴水東流聞哭聲野蔓有情縈戰骨殘陽何意照空城從誰細向蒼蒼問爭遣蚩尤作五兵

耽耽九虎踞秦關懦楚孱齊机上看禹貢土田推陸海漢家封徼盡天山北風獵獵悲笳發渭水蕭蕭戰骨寒三十六峰長劍在倚天仙掌惜空閒

圍城病中文舉相過

擾擾長衢日往回病中聊得避喧埃愁多頻覺無詩思計拙惟思近酒杯潘岳鏡中渾白髮江淹門外即蒼苔生涯若被傍人問但說經年鼠不來

讀靖康僉言

浚郊沙海浩茫茫河廣纔堪一葦航顛沛且當懲景德規模何必罪朱梁滄溟不掩蛟龍窟大地同歸雀鼠鄉三百年間幾降虜長星無用出光芒

雨後丹鳳門登眺

絳闕遥天霽景開金明高樹晚風迴長虹下飲海欲竭老鴈叫羣秋更哀劫火有時歸變滅神嵩何計得飛來窮途自覺無多淚莫傍殘陽望吹臺

京居辛卯八月六日作

四壁秋蟲夜語低南窗孤客枕頻移野情自與軒裳隔旅食難堪日月遲平子歸田元有約魏舒樸被恐無期一莖白髮愁多少慚愧家人賦庾詩

浩然師出圍城賦鶴詩為送

夢寐西山飲鶴泉羨君歸興渺翩翩昂藏自有林壑態

飲啄暫隨塵土緣遼海故家人幾在華亭清唳世空憐
明年也作江鷗去水宿雲飛共一天

追用座主閑閑公韻上致政馮內翰二首

峻坂羊生幾疾驅歸休甫及引年初東門太傅多祖道
北關詩人休上書阜櫪老歸千里驥白雲閒釣五溪魚
非熊有兆公無恙會近君王六尺輿
草堂人物列仙臞萬壑松風酒一壺少日打門無俗客
老年爭席有樵夫巨源不入竹林選元亮偶成蓮社圖
野史他年傳耆舊風流一似公無

懷秋林別業

茅屋蕭蕭浙水濱豈知身屬洛陽塵一家風雪何年盡
二頃田園入夢頻高樹有巢鳩笑拙空墻無穴鼠嫌貧
西南遥望腸堪斷自古虛名只悞人

壬辰十二月車駕東狩後即事五首

翠被葱葱見執鞭戴盆鬱鬱夢瞻天只知河朔歸銅馬
又說臺城墮紙鳶血肉正應皇極數衣冠不及廣明年
何時真得攜家去萬里秋風一釣船
燦澹龍蛇日鬬爭干戈直欲盡生靈高原水出山河改
戰地風來草木腥精衛有冤填瀚海包胥無淚哭秦庭
并州豪傑今誰在莫擬分軍下井陘
鬱鬱園城度兩年愁腸飢火日相煎焦頭無客知移突
曳足何人與共船白骨又多兵死鬼青山元有地行仙
西南三月音書絶落日孤雲望眼穿
萬里荆襄入戰塵汴州門外即荆榛蛟龍豈是池中物
蟣虱空悲地上臣喬木他年懷故國野煙何處望行人
秋風不用吹華髮滄海橫流要此身
五雲宫闕露盤秋銀漢無聲桂樹稠複道漸看連上苑
戈船仍擬下揚州曲中青冢傳新怨夢裏華胥失舊遊
去去江南廋開府鳳凰樓畔莫迴頭

永寧南原秋望

浩浩西風入敝衣茫茫野色動清悲洗開塵漲雨纔定
老盡物華秋不知烽火苦教鄉信斷砧聲偏與客心期

百年人事登臨地落日飛鴻一線遲

中秋雨夕 商帥國器 莫中作

南樓高興在胡床十日秋陰負一觴庾老未應妨嘯詠
素娥多自怨昏黃此生此夜不長好行雨行雲有底忙
却恐哦詩太愁絶且燒銀燭看紅粧

癸巳四月二十九日出京

塞外初捐宴賜金當時南牧已駸駸只知灞上真兒戲
誰謂神州逐陸沈華表鶴來應有語銅槃人去亦何心
興亡誰識天公意留著青城閱古今 國初取宋於青城受降

喜李彦深過聊城

團城十月鬼為鄰異縣相逢白髮新恨我不如南去鴈
羨君獨是北歸人言詩匪鼎功名薄去國虞翻骨相屯
老眼天公只如此窮途無用説悲辛

與張杜飲

故人寥落曉天星異縣相逢覺眼明世事且休論向日
酒尊聊喜似承平山公倒載羣兒笑焦遂高談四座驚

轟醉春風一千日愁城從此不能兵

秋夕

小簟涼多睡思清一窗風雨送秋聲頻年但覺貂裘敝
萬古何曾馬角生寄食且依嚴尹幕附書誰往鄧州城
浇愁欲問東家酒恨殺寒雞不肯鳴

夢歸

顛頡南冠一楚囚歸心江漢日東流青山歷歷鄉國夢
黃葉瀟瀟風雨秋貧裏有詩工作祟亂來無淚可供愁

殘年兄弟相逢在隨分簪盥萬事休

白屋

白屋寒多愛夕曛靜中歸思益紛紛長門誰買千金賦
祖道虛陳五鬼文地盡更無錐可置竈閒惟覺井長勤
明年淮擬菜蕪住寄謝東鄰范史雲

淮右

淮右城池幾處存宋州新事不堪論輔車謾欲通吳會
突騎誰當擣劒門細水浮花歸別澗斷雲含雨入孤村

空餘韓渥傷時語留與羣臣一斷魂

徐威卿相過留二十許日將往高唐同李輔之

贈別二首

衣冠八座文昌府樸被三年同舍郎蕩蕩青天非向日
蕭蕭春色是他鄉傷時賈誼頻流涕臥病王章自激昂
保社追隨有成約不應關塞永相望

東南人物未彫零和氣春風四座傾但喜詩章多俊語
豈知談笑得新名二年阻絕干戈地百死相逢骨肉情
別後相思重迴首杏花尊酒記聊城

即事

逆豎終當鱠縷分揮刀今得快三軍燃臍易盡嗟何及
遺臭無窮古未聞京觀豈當誣翟義衰衣自合從高勳
秋風一掬孤臣淚叫斷蒼梧日暮雲

望玉李歸程

一褐霜寒腕恩孤眼中行李見歸途廣卿仲子死不朽
石父晏嬰今豈無義士龍沙元咫尺羣臣駒隙自舒徐
何時斗酒歡相勞驚看燕家頭白烏

秋夜

九死餘生氣息存蕭條門巷似荒村春雷謾說驚坯戶
皎日何曾入覆盆濟水有情添別淚吳雲無夢寄歸魂
百年世事蕪身事尊酒何人與細論

甲午除夜

暗中人事忽推遷坐守寒灰望復燃已恨大官餘麴餅
爭教漢水入膠船神功聖德三千牘大定明昌五十年
甲子兩周今日盡空將哀淚洒吳天

乙未正月九日立春

十度新正九處家今年癡坐轉堪嗟一冬殘雪不肯盡
連日苦寒殊未涯重碧總誇燕市酒小紅誰記上林花
殘魂零落今無幾乞與春風惱鬢華

杏花落後分韻得歸字

賴體能醫病頰肥鸞膠無那片紅飛殘陽淡淡不肯下
流水溶溶何處歸煮酒清林寒食過明粧高燭賞心違

寫生正有徐熙在漢苑招魂果是非

三仙祠

三仙祠下往來頻憔悴征衫滿路塵簫鼓未休寒食酒樵蘇時見舊鄰人吹殘芳樹紅仍在展破平田綠已勻西北并州隔千里幾時還我故鄉春

送輔之仲庸還大梁

驊騮爭道渺翩翩誰遣風塵失壯年四壁舊聞懸磬宅一囊今有賣書錢淋浪別酒青燈夜滅沒孤帆落照邊想得還家過春半故山喬木滿蒼煙

繡江泛舟有懷李郭二公

荷花如錦水如天狼籍秋香擁畫船長白風煙最蕭洒外臺賓主重留連勝遊每恨隔千里樂事便當論百年咫尺西州兩詩客不來同作飲中仙

送杜子

洛陽塵土化緇衣又見孤雲著處飛北渚曉晴山入座東原春好妓成圍來鴻去燕三年別深谷高陵萬事非

轟醉春風有成約可能容易話東歸

眼中

眼中時事益紛然擁被寒窗夜不眠骨肉他鄉各異縣衣冠今日是何年枯槐聚蟻無多地秋水鳴蛙自一天何處青山隔塵土一菴吾欲送華顛

送杜招撫歸西山 杜乱後為黃冠師

少日先聲懾虎貔只今騎馬欲雞棲邯鄲枕上人初覺秋水篇中物已齊父老樵漁知有社將軍桃李自成蹊因君喚起思鄉意君在西山我更西

寄欽止李兄

征車南北轉秋蓬關塞相望兩禿翁悠悠難復倚天公銅駝荊棘千年後金馬衣冠一夢中尊酒雲州古城下幾時攜手哭春風

有寄

飛鴻來處是營平喜向斜封見姓名千里呂安思叔夜五更殘月伴長庚關河秋興風景暮長路渴心塵土生

南渡詩人吾未老幾時同醉鳳凰城

鎮州與文舉百一飲

翁仲遺墟草棘秋蒼龍雙闕記神州只知終老歸唐土

忽漫相看是楚囚日月盡隨天北轉古今誰見海西流

眼中二老風流在一醉從教萬事休

別王使君丈從之

謝公每見皆名語白傅相看只故情尊酒風流有今夕

玉堂人物記昇平泰山北斗千年在和氣春風四座傾

別後殷勤更誰接只應偏憶老門生

寄汴禪師師舊隱濟源

白頭歲月坐詩窮止有相逢一笑同齏粥空疎想君瘦

冠巾收斂定誰公夢魂歷歷山間路世事悠悠耳外風

見說懸泉好薇蕨草堂知我是鄰翁時汰逐擇老家基急故有巾冠收斂之句

衛州感事二首

神龍失水困蜉蝣一舸倉皇入宋州紫氣已沈牛斗夜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閔惇大
謄錄監生臣吳申嵐
謄錄監生臣吳魯田

欽定四庫全書卷九

遺山集卷九

金 元好問 撰

七言律詩

望崧少二首

崧少飛來崑閬山山家茅屋翠微間雞豚鄉社相勞苦
花木禪房時往還結習尚餘三宿戀殘年多負半生閒
長河一葦人千里望斷西城碧玉環

欽定四庫全書 遺山集 卷九 二

飲鶴池邊萬木稠養龍崖上五峯秋藤垂絶壁雲添潤
澗落哀湍雪共流田父占年驚玉旆詩仙留迹歎崑丘
西風落日山陽道空對紅塵憶舊遊（飲鶴池在猴山養龍崖在五乳峯下）

懷州子城晚望少室

河外青山展卧屏并州孤客倚高城十年舊隱拋何處
一片傷心畫不成谷口暮雲知鄭重林梢殘照故分明
洛陽見説兵猶滿半夜悲歌意未平

別覃懷幕府諸君二首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王後盧前舊往還江東渭北此追攀百年人物存公論
四海虛名只汗顏詩酒聊堪慰華髮衡茅終擬共青山
相思後日并州夢常在瑤林照映間

羊腸坂

太行釀秀在山陽嵇阮經行舊有鄉林影池煙設清供
物華天寶借餘光承平故事嗟猶在雅詠風流豈易忘
稍待秋風入涼冷百壺吾欲醉籌堂 河内有七賢鄉

浩蕩雲山直北看凌兢羸馬不勝鞍老來行路先愁遠
貧裏辭家更覺難衣上風沙歎憔悴夢中燈火憶團圞
憑誰為報東州信今在羊腸百八盤

高平道中望陵川二首 此縣先隴城府君太和中舊治

列宿澄明墨綬尊中臺良選到名門來時珥筆誇健訟
去日攀車餘淚痕一片青山幾今昔百年華屋記生存
泰和遺老今誰在向道甘棠有子孫

鈴閣文書到酒巵諸曹小吏亦抄詩座中佳客無虛日
篆下歌童盡雅辭棠棣有花移舊巧櫻桃和露囀繁枝
書郎零落頭今白腸斷荷衣出拜時棠棣櫻桃皆當時事

野谷道中懷昭禪師

行行汾沁欲分疆漸喜人聲挾兩鄉野谷青山空自繞
金城白塔已相望湯翻豆餅銀絲滑油點茶心雪藥香
說向阿師應被笑人生生處果難忘

太原

夢裏鄉關春復秋眼明今得見并州古來全晉非無策
亂後清汾空自流南渡衣冠幾人在西山薇蕨此生休
十年弄筆文昌府爭信中朝有楚囚

外家南寺 在至孝社子兒時讀書處也

鬱鬱秋梧動晚煙一庭風露覺秋偏眼中高岸移深谷
愁裏殘陽更亂蟬去國衣冠有今日外家梨栗記當年
白頭來往人間徧依舊僧窗借榻眠

追賦定襄周帥夢卿家秋日壯丹

千古吳中富貴家秋風吹送洛陽花真妃鏡裏春難老
玉女車邊日易斜紀瑞定誰增舊譜換根元自有靈砂

來遲不及西堂宴猶想分香入棣華 周有棣華堂

桐川與仁卿飲

瀟瀟茅屋統清灣四面雲開碧玉環已分故人成死別寧知尊酒對生還風流豈落正始後詩卷長留天地間海内斯文君未老不須辛苦賦囚山

過濁鹿城與趙尚賓談山陽舊事

廢邑蕭條落照邊山陽遺迹世空傳肺腸未潰猶可活灰土已寒寧復然負鼎運來元有力考槃人去更堪憐因君憶得曹瞞事銅雀臺荒又幾年

官園探梅同康顯之賦

柳麥榆椒寂寞邊儘饒梅事得春偏留殘瘦骨猶堪畫未展幽香已可憐千里移根自何許數枝臨水記當年開時重約花前醉試手東風第一篇

十二月十六日還冠氏十八日夜雪

少日騫飛掣臂鷹只今癡鈍似秋蠅軟書葉力貧猶在涉世筋骸老不勝千里關河高骨馬四更風雪短檠燈

一餅一鉢平生了慚愧南窗打睡僧

別康顯之

玉川文字五千卷鄭監才名四十年誰謂華高吾豈敢聡居王後子當然河亭笑語歸陳迹里社追隨失後緣後夜并州月千里南窗尊酒且留連

寄楊飛卿

客夢悠悠信轉蓬蕤床殷殷動晨鐘西風白髮三千丈故國青山一萬重沙水有情留過鴈乾坤多事泣秋蟲三間老屋知何處慚愧雲間陸士龍

雨夜

夢裏孤蓬雨打秋茅齋元更小於舟無錢正坐詩作祟識字重為時所讎千里謾思黃鵠舉六年真作賈胡留并州北望山無數一夜砧聲人白頭

東平送張聖與北行

天山曾望使車還官柳青青此重攀去國衣冠元易感中年親友更相關簫雲自可無千里隱霧難教見一班

海内文章在公等不應空老道途間

別張御史特立字文舉

晚學天教及老成翰林詩裏羨鴻冥馮内翰父贈御史詩有鴻冥雅娣之句

篇瓢此日歸顏巷銅墨當時動漢庭華衮謾勞紆直筆御史見貽之行過有褒揚絳帷無復與横經祇應千里并州道常並虚危候德星

出東平

老馬凌兢引席車高城回首一長嗟市聲浩浩如欲沸

世路悠悠殊未涯潦倒本無明日計往來空置六年家

東園花柳西湖水剩著新詩到處誇

再到新衛

蝗旱相仍歲已荒伶俜十口值還鄉空令姓字喧時輩不救飢寒趨路傍行帳馬嘶塵頃洞空村人去雨淋浪河平千里筋骸盡更欲驅車上太行

別冠氏諸人戊戌秋八月初三日

東舍茶渾酒味新西城紅艷杏園春衣冠會集今為盛

里社追隨分更親分手共傷千里別低眉常愧六年貧

他時細數平原客看到還鄉第幾人

入濟源寓舍戊戌八月二十二日

未辦驅車上太行主人留此避風霜遺編墜簡文章爛攜食麋衣歲月長奮迅舊嫌扶老杖龍鍾今屬負暄墻睡中剌剌聞人語季子金多過洛陽

鎮平縣齋感懷

四十頭顱半白生靜中身世兩關情書空咄咄知誰解擊缶嗚嗚却自驚老計漸思乘款段壯懷空擬漫崢嶸西窗一夕無人語挑盡寒燈坐不明

野菊再奉座主閑閑公命作

晚景瀟疎畫不成晚花作意出繁英鮮明獨向霜露見爛熳却隨蒿艾生南國騷人知有待西風蝴蝶更多情南山正在悠然處安得芳樽與細傾

五月十二日座主閑閑公諱日作

厝火誰能救已然直教憂疾送華顛贈官不暇如平日

草詔空傳似奉天故壘至今埋恨骨遺宗何力起新阡
門生白首渾無補陸氏莊荒又一年

四哀詩

李欽叔

赤縣神州坐陸沈金湯非粟禍侵尋當官避事平生恥
視死如歸社稷心文采是人知子重交朋無我與君深
悲來不待山陽笛一憶同衾淚滿襟

冀京父

先公藻鑑識終童曾拔崑山玉一峯不見連城沽白璧
蚤聞烈火燎黃琮重圍急變紛紛口九地忠魂耿耿胸
欲弔南雲無覓處士林能不泣相逢

李長源

冀都事死東州禍李翰林亡陝府兵方為騷人箋楚些
更禁書客墮秦坑石笁本不容孫楚黃祖安能貸禰衡
同甲四人三橫賣此身雖在亦堪驚

王仲澤

太學聲華弱冠馳青雲岐路九霄飛上前論事龍顏喜
幕下籌邊犬吠稀壯志相如頭碎柱赤心嵇紹血沾衣
從來聖朝寵褒忠義誰為幽魂一發輝

過詩人李長源故居

楚些招魂自往年明珠真見抵深淵巨鰲有餌雖堪釣
怒虎無情可重編千丈氣豪天也妬七言詩好世空傳
傷心鸚鵡洲邊淚却望西山一泫然

己亥十一月十三日雪晴夜半讀書山東龕看月

四山寒雪夜深明未恨崔嵬失舊青青女有功加粉澤
素娥無意惜嫦娉微雲河漢非人世太古鴻荒見典刑
剩著新詩記今夕年年來醉半山亭

明日作

晴光晃漾入危闌萬象都歸一色看搖筆尚堪凌浩蕩
舉杯誰與慰荒寒化成銀界清涼近散盡氷花碧海乾
後夜霜空月輪滿可無秦女共驂鸞

王仲澤

杏花二首 庚子歲南庵賦

芳樹春融絳蠟凝春風寂寞掩柴荆畫眉盧女嬌無奈
鸚鵡孫娘笑不成已怕宿粧添蝶粉更堪煖藥鬧蜂聲
一般疎影黃昏月獨愛寒梅恐未平
一穗蘆鞭一穗塵西園紅艷眼中新帽簷分去家家喜
酒面飛來片片春梅柳幾曾同故事櫻桃纔得綴芳辰
荒城此日腸堪斷老却探花筵上人

醉後

早歲披書手不停中年所得是忘形天公不禁人間酒
崔瑗虛留座右銘身後山丘幾春草醉來日月兩秋螢
柴門老雨青苔滿一醉狂歌且自聽

賦南中楊生玉泉墨 墨不用松煙而用燈燼

萬竈玄珠一唾輕客卿新以玉泉名御園更覺香為累
冷劑休誇漆點成浣袖秦郎無藉在畫眉張遇可憐生
晴窗弄筆人今老孤負松風入硯聲 宮中以張遇麝香小團為畫眉墨

贈張文舉御史

安穩黎床坐欲穿合教絶學到真傳清貧自苦知何負
神理無憑恐未然廉乳尚憐孤竹餓龍頭誰識管寧賢
無窮白日青天在會有先生引鏡年 先生新失明

寄答飛卿

一首新詩一紙書喜於滄海得遺珠古來獻玉猶難售
此日聞韶本不圖白雪任教春事晚青天終放月輪孤
并州命駕纔千里猶呂風流未可無
留別龍興汴禪師普照鑑禪師

十年不見木庵師二老相從又一時俚曲只知無白雪
遺音誰謂有朱絲書難盡信何如默人各為家枉自私
三月春風滿桃李青青留看歲寒枝

赤石谷

林鏬陰崖霧杳冥石根寒溜玉玎玲雲來朔漠疑秋早
山近清涼覺地靈靜愛鳥聲存野調閒嫌人跡帶塵腥
南臺說有金銀氣可是并汾處士星 黎舟山僧徒謂之小五臺九月中時有景星如佛光云

贈楊君美之子新甫

書林頭白坐吟呻青佩橫經更幾人總角未逢韓吏部
伏膺先就楚靈均岳蓮盡發三峯秀玉樹初臨二月春
看取楊家伯男子今年天壤姓名新

憑亭同麻知幾賦

零落棲遲復此遊一尊聊得散羈愁天圍平野莽無際
水遶孤城閒不流元是深字知幾詩子改作閒字柳意漸迴淮浦暖鴈
聲仍帶塞門秋登高望遠令人起欲買煙波無釣舟

答公茂

文昌除目入驚看似覺規摹到漢官冀北已空天下馬
江東全倚謝家安黃圖赤縣風流在碧落銀河病眼寬
林下升平有他日草堂應許駐金鞍

過應州

平野風埃接戍樓邊城三月似窮秋人家土屋纔容膝
驛路旃車不斷頭隨俗未甘嘗馬湩敵寒直欲御羊裘
十年紫禁煙花夢此日雲山是應州

應州寶宮寺大殿

縹渺層簷鳳翼張南山相望鬱蒼蒼七重寶樹圍金界
十色雯華擁畫梁竭國想從遼盛日閱人真是魯靈光
請看孔釋誰消長林廟而今草又荒

懷安道中寄懷曹徵君子玉

赭水歡游事已非襄山回首重依依義熙留在陶元亮
華表來歸丁令威袖裏短書懷老筆夢中皤腹見褒衣
祝君飽喫殘年飯會有鄰墻白版扉

五月十一日槔軒老忌辰追懷

遺後交情老更傷每逢此日倍難忘神光何處埋泉壤
落月無言滿屋梁祕閣圖書疑外府謝家蘭玉記諸郎
靈均謾倚騷經在宗國河山半夕陽公墓今為亂塚所述故有上句

感事

富貴何曾潤髑髏直須漸米向矛頭血雖此日逢三怨
風鑒生平備九流瓢飲不甘顏巷樂市鉗真有楚人憂
世間安得如川酒力士鐺頭醉死休

玉溪坳氏

遊近詩翁得勝遊煙霞真欲盡松丘玉溪如此不一到
今日曠然消百慮林影蒼茫開霽曉岸容蕭洒帶新秋
酒材已辦須君領莫負西風入釣舟

華不注山　濟南作

元氣遺形老更頑孤峯直上玉屏顏龍頭突出海波沸
鰲足斷來天宇閒齊國霸圖殘照裏謫仙詩興冷雲間
乾坤一劒無人識夜夜光芒北斗寒

岳解元生日　邦獻

天日晴明見岳時只君消得謫仙詩鶯花到處供杯酒
霜雪何緣點鬢絲已辦紫雲新活計又添驥子好男兒
扶風里社他年看開簇靈椿桂五枝

感興　夜宿靖書山作

倚梯從昔望煙霄七葉何人竟珥貂道路常教車歷鹿
功名唯有鬢飄蕭勤如韓子初無補晚似馮公豈見招
五十三年等閒裏一窗風葉雨瀟瀟

晨起　壬寅正月九日

昨夜三更夢語夜闌柴荊寂寞掩春寒歡惊已向杯中滅
老境何堪鏡裏看多病所須唯藥物一錢不直是儒冠
掣鯨莫倚平生手只有東溪把釣竿　時欲經營神山別業故云

送周帥夢卿之關中二首

狼籍麻衣見酒痕憶君醉別柳邊村離愁擾擾理還亂
來事悠悠誰與論瘴海漸添春浪闊氷崖唯覺暮烟屯
人間底似三峯好箭筈通天有一門

風華漠漠水迢迢長記金鞍入灞橋鬢髮而今滿霜雪
羽毛此日是雲霄火餘函谷青猶峙春動長陵紫未消
射虎南山付公等可能仙掌不相招

感事

舐痔歸來位望尊駸駸雷李入平吞飢蚍不計撐腸裂
老虎爭教有齒存神理定須償宿債家猶足祷驚魂
且看含血曾誰嘆豬臂關頭是鬼門

十月二十日雪中過石嶺關

老天黯慘入平蕪朔吹崩奔萬竅呼雪意旋粧行路景
詩家新有入關圖地爐圍坐慚田父絮帽衝寒怨僕夫
故國煙花重迴首蜀橙山麝記金壺

將上書苹國幕府感懷呈賈明府

兵家世不乏小杜風鑒今誰如老龐自許奇謀傾幕府
不防幽夢落篷窗驚烏統月枝難穩羸騏嘶風氣未降
愛惜平生請纓手一養休憶弄秋江

春寒

草木荒城屋數椽春寒閭巷蓋蕭然僮奴樵爨頭如葆
稚女跳梁履又穿白石鯉魚空尺半朱門食客自三千
松枝麈尾山中滿去去南華有內篇

即事 商紳固五兄從軍

遁客而今不屬官住山盟在未應寒書生本自無燕頷
造物何嘗戲鼠肝會最指天容我懶鴟夷盛酒盡君歡
到家慈母應相問為說將軍禮數寬

示懷祖

憔悴經年臥澗阿囊中無物只詩多自驚白鬢先潘岳
人笑藍衫似采和狗盜雞鳴皆有用鶴長鳧短果如何
乘閒便作歸田賦付與牛童扣角歌

示崔雷詩社諸人

一寸名腸心已灰十年長路夢初迴江山似許供詩筆
糜粥猶能到酒杯賣劒買牛真得計腰金騎鶴恐非才
游從肯結雞豚社便約歲時相往來

弘州贈曹文子玉

丘園舊憶詢幽仄裘褐今聞識姓名故國衣冠有遺老
歲寒松柏見交情寄書千里空頭白握手一杯俱眼明
來往襄陰從此始剩將歌笑慰生平

和仁卿演太白詩意二首

蕭蕭窗竹動秋聲紫極深居稱野情靜坐且留觀衆妙
還丹無用說長生風流五鳳樓前客寂寞千秋身後名
解道田家酒應熟詩中只合愛淵明

蕭蕭窗竹動秋聲舊閣白雲濕以成白雲朝飛本無意

白雲暮歸如有情淵明太白醉復醉季主唐生鳴自鳴
四十九年堪一笑昨非今是可憐生

燕府白兔

仙顏迷離望莫攀爭教失脚下高寒吸殘灝露瑤窗曉
搗盡玄霜玉杵閒顧影乍疑雲外見寫生何似鏡中看
褐衣擾擾皆三窟幾在祥經咳唾間

梁都運亂後得故家所藏無盡藏詩卷見約題

詩同諸公賦

飛亭四望水雲寬亭上高人杳莫攀已就湖山攬奇秀
更教鄉社得安閒風流豈落正始後詩卷常留天地間
勝賞休言隔今昔肩吾新自會稽還

出都二首

漢宮曾動伯鸞歌事去英雄不奈何但見魚稜上金爵
豈知荊棘卧銅駝神仙不到秋風客富貴空悲春夢婆
行過盧溝重迴首鳳城平日五雲多

老樹遺臺秋更悲滄海忽驚龍穴露廣寒猶想鳳笙歸
從教盡刻瓊華了留在西山儘淚垂 壽寧宮有瓊華島絶頂廣寒殿近為黃冠輩所撤

癸卯望宿中霍道院

疊嶂沈沈轉素蟾長松棚拂高簷湖山已為新晴好
風露還疑此夜添身外作緣良自苦世間除睡更無甜
溪堂借宿從今始便約兒童具米鹽

甲辰三月旦日以後雜詩三首

應接紛紛又浹旬枉教虛負杏園春尋芳自分無閒日
載酒寧知有故人花柳得時俱作態川原經雨更無塵
憑君莫惜尊前醉看即青梅入座新

滅滅猩紅鬧曉晴攢頭真似與春爭舒開楊柳聊相映
瘦殺寒梅枉自清粉艷低回工作態絳唇寂寞獨含情
畫圖只愛殘粧好未信徐郎解寫生

密霧輕塵細洒勻綠雲紅雪一番新風光爛熳供歡席
酒味清醇似主人落落湖山如有喜欣欣魚鳥亦相親

新詩寫入奚奴錦從此他鄉不算春

紫牡丹三首

金粉輕粘蝶翅勻丹砂濃抹鶴翎新儘饒姚魏知名早未放黃徐下筆親映日定應珠有淚凌波長恐襪生塵如何借得司花手偏與人間作好春

夢裏華胥失玉京小闌春事自昇平只緣造物偏留意須信凡花浪得名蜀錦浪淘添色重御爐風細覺香清金刀一剪腸堪斷綠鬢劉郎半白生

天上真妃玉鏡臺醉中遺下紫霞杯已從香國偏薰染更惜花神巧剪裁微度麝薰時約畧驚移鸞影却低回洗粧正要春風句寄謝詩人莫漫來

與同年敬鼎臣宿順天天寧僧舍

蕭蕭風雨打僧窗耿耿青燈對客床每恨相望隔關塞豈知連日醉壺觴滓簷咪薄堪長久茅屋寒多且閉藏三十餘年老兄弟此回情話獨難忘

贈答樂大舜洛中京副留守

舟車何地得通津書疏相忘意更親但愛柏臺推峭直豈知梅賦更清新兩都秋色皆喬木耆舊風流有幾人詩酒陪從約他日雞川已許濯纓塵

都運李文哀挽有之

平日削稜觸禍機老年天遣故鄉歸登車攬轡名空在濯足臨流事已非白鶴會須尋舊約青蠅猶解避餘威後衣

李文殁於壬寅夏六月異香滿室三日蜚不近西州正有花千樹淚盡羊曇醉舉

贈答郝經伯常伯常之大父子少日從之學科

故家珠玉自成淵重覺英靈賦子偏文陣自憐吾已老名場誰與子爭先撑腸正有五千卷下筆須論二百年莫把青春等閒了蔡邕書籍待渠傳

呂國材家醉飲

世事悠悠殊未涯七年回首一長嗟虛傳庾信凌雲筆無復張騫犯斗槎去國衣冠有今日春風桃李是誰家

螺臺剩有如川酒暫為紅塵拂貴華

洛陽

千年河岳控喉襟一日神州見陸沈已為操琴感哀淚更須同輩夢秋衾城頭大匠論蒸土地底中郎待摸金擬就天公問翻復萬菜丹碧果何心

過三鄉望女几邨追懷溪南詩老卒敬之二首

雲際虛瞻處士星案頭多負讀書螢筆端有口傳三篋石上無禾養百齡從昔葛陂終變滅祇今韓嶽謾英靈因君重為前朝惜枉破青衫買一經

萬山青繞一川斜好句真堪字字誇棄擲泥塗豈天意折除時命是才華百錢卜肆成都市萬古詩壇子美家欲就溪南問遺事不禁哀涕落煙霞

為鄧人作詩

再見州人本不期相留相挽忍相違攜盤渭水堪流涕種柳金陵已合圍事去恍疑春夢過眼明還似故鄉歸題詩未要題名字今是中原一布衣

贈張主簿偉

江岸墳荒草棘秋朱陽南下重君憂弓刀近塞人煙少林壑經霜虎迹稠究竟長途知有漸激昂高義報無由從今第妖通家了莫向瓜田認故侯

望盧氏西南熊耳嶺

不到中鄉十五年忽驚行色是盧川已占介福歸王母未信羈魂似粤阡

柳文時為顧存慚吏報先夫人墓乳後故吏掌戚時致祭偶成期會殆天憐江聲裏坐想孤城一法然

寄劉繼先

清霜茅屋耿無眠坐憶分攜一慨然楚客登臨動歸興謝公哀樂感中年淒涼古驛人煙外迤邐荒山雪意邊千樹春風水楊柳待君同繫晉溪船

寄楊弟正卿

馬迹車塵漫白頭蒼生初不待君憂且從少傅論中隱儘要元規攄上流東閣官梅動詩興洞庭春色入新篘

歸程未覺西巷遠夜夜清溪繞石樓 正卿西巷以名酒甲洛中嘗賦觀派詩有狂瀾竟逐西風落依舊清溪繞石樓之句故兼及之

為鮮于彦魯賦十月菊 追録

清霜漸漸散銀沙驚見芳叢閱歲華借暖定誰留翠被
鍊顏應自有丹砂秋香舊入騷人賦晚節今傳好事家
不是西風苦留客哀遲久已避梅花

贈答同年敬鼎臣

四海屏山放一頭爭教塵土走東州長身奉米侏儒飽
束髮從軍妄尉侯千首新詩工作祟百壺清酒未消憂
悠悠世事今如此付與煙波著釣舟

寄英上人

世事都銷酒半醲已將度外置紛紜乍賢乍佞誰為我
同病同憂只有君白首共傷千里別青山真得幾時分
相思後夜并州月却為湯休賦碧雲

寄答仰山謙長老 梁仕招隱

木卷推出謙書記乞與雲林百自由想得驅驢入招隱

平定鵲山神應王廟

古柳輪囷欲十圍鵲山祠廟此遺基萬金良藥移造化
老眼天公誰耦畸已為養生誣單豹不應遭網廢元龜
半生磊塊澆仍在擬問靈君乞上池 生也

寄答商孟卿

窈渺朱絃寂寞心得詩何啻得南金冷猿挂夢山月暝
老鴈叫羣江渚深異縣五年仍隔澗荒城連日想登臨
書來且只平安了撥觸離愁恐不禁

答石子章因送其行

石梁詩好先知名尊酒相逢意自傾寶劒沈埋惜元振
鐵槧豪宕見胡銓藍田月出多重暈豐嶺霜餘即大鳴
後日天山望征騎燕鴻歸處是雲程

留別仲經

來時兒女拜燈前此日壺觴是別筵聚散共知陰有數
笑談爭遣病相先秋風古道將誰語殘月長庚更可憐
雞柵魚梁一村落若為還似浙江邊 仲經方病中故有上句

別周卿弟

晚歲論詩辱見收相從許久重相留苦心亦有孟東野
真賞誰如高蜀州萬疊寒雲度歸鴈孤洲春水澹沙鷗
荒城後日思君處風色蕭蕭人白頭

寄叔能兄

星斗龍門姓字新豈知書劒老風塵郎君未省曾開閣
王翰何緣得買鄰銀燭對談辭館夜雪梅同醉浙江春
祇應千里東州月處處相逢即故人

賀威卿徐弟得雄

遺山集卷十

金 元好問 撰

七言律詩

追録洛中舊作

樂府新聲緑綺裘梁州舊曲錦纏頭酒兵易壓愁城破
花影長隨日脚流萬里青雲休自負一莖白髮儘堪羞
人間只怨天公了未便天公得自由

陀羅峯二首

念念靈峯四十年一來真欲斷凡緣鑿開混沌露元氣
散布塵羅彌梵天雲卧無時不閒在樓居何處得超然
殊祥莫詫清涼傳會與茲山續後篇

每恨奇探負盛年松崖今喜入攀緣初驚靈鷲多飛石
更信金牛有漏天鄉國登臨乃如此名場馳逐亦徒然
留詩便與香泉約起本西遊第一篇 僧行平陽僧慧太原

追悽曹徵君

生死論交不易忘一回言別淚千行空勞結伴歸蓮社
無復題詩寄草堂楚國先賢宜有傳粤阡羈鬼謾思鄉
因君錯怨天公了且道今誰晚節昌

春日書悽呈劉濟川

鄉社荒殘任不成無端蓬蓽掩柴荆流年又見東風菜
樂土空懷北斗城父老只供留我醉兒童也喜從君行
周侯見說應相笑共隱三泉先有盟東風菜見本草菜部

晉溪

石磴雲松著色屏岸花汀草展江亭青瑶疊翠通懸甕
白玉雙龍掣迅霆地脈何嘗間今昔尾閭真解泄滄溟
乾坤一雨兵塵了好就川妃問乞靈

弔岳家千里駒

蜀客淒涼土一丘身亡還有化身愁靈椿丹桂偶相值
蕙草清霜寧久留掌中玉雪恩憐在筆底雲煙取次休
過眼空華只如此不如無子却無憂

七月十二日行狼牙嶺

狼牙路滑馬伶俜老鶴超超欲上征一曲松風寫幽致
九秋雲物愴離情天開員嶠方壺境澗落銀河月窟聲
覿面青山入渠手定誰胸次玉崢嶸

十三日度岳嶺

神岳規模亦壯哉上階絶境重徘徊丹青萬木秋風老
金翠千峯落照開川路漸分猶暗澹滿聲已遠更淒哀
石門剩比靈丘遠正坐登臨欠一來

玉泉二首

神岳提封入寺基上公宫秩見僧碑雲藏佛屋晴猶暗
樹近禪窗老更奇竹杖只供行險易藜床偏與望川宜
同時不及髯中令猶得泉名比鳳池
玉水泓澄古殿隅又新名第不關渠每因天日流金際
更憶風雷裂石初百里官壺分韻勝千人齋粥薦甘餘
八功德具休誇好玩景臺荒有破除寺東北有玩景臺盡得神川之勝導者候引之荒山一尖故有二句

玄都觀桃花

前度劉郎復阮郎玄都觀裏醉紅芳非關小雨能留客
自是桃花要洗粧人世難逢開口笑老夫聊發少年狂
一杯盡吸東風了明日新詩滿晉陽

贈張致遠

茅屋瀟瀟潁水濱兩山相望即比鄰禪房道院留連夜
酒榼詩囊浩蕩春老鶴千年見城郭徵君晚節旁風塵
相逢不盡平生意耆舊風流有幾人

夜宿秋香亭有懷本巷英上人

兄弟論交四十年相從旬日却無緣去程氷雪詩仍在
晚節風塵私自憐蓮社舊從元亮酒藤溪多負子猷船
茅齋一夕愁多少窗竹瀟瀟耿不眠

汴梁除夜追錄

六街歌鼓待晨鐘四壁寒齋只病翁鬢雪得年應更白
燈花何喜也能紅養生有論人空老祖道無詩鬼亦窮
數日西園看車馬一番桃李又春風

與馮吕飲秋香亭 二子皆吾友之純庸生

龐眉書客感秋蓬更在京塵湏洞中莫對青山談世事
且將遠目送歸鴻龍江文采今誰似謂之純鳳翼永寧地名年
光夢已空剩著新詩記今夕尊前四客一哀翁

哀武子告

別緯文兄

生氣曾思作九原遂塗爭得背南轅梁鴻故事要鄰墓
衛國孤兒祇樹園子今爲僧舊說布衣甘絶脛今傳史筆記
歸元知君祿仕無心在旌孝終當到李源

贈李眷卿

實十郎家指顧間因君我亦愛西山丹房藥鏡平生了
禪榻茶煙歲月閑春甕有情供白墮秋風無力損紅顏
重來已有明年約剩破都城幾往還

甲辰秋留別丹陽

疎疎哀柳映金溝祖道都門復此留千里關河動歸興
九秋雲物發詩愁嚴城鍾鼓月清曉老馬風沙人白頭
後夜相思渺何許西山西畔是并州

龍興寺閣

全趙堂堂入望寬九層飛觀儘高寒空閨赤幟疑軍壘
真見金人泣露槃桑海幾經塵劫壞江山獨恨酒腸乾
詩家總道登臨好試就遺臺老樹看

玉壘浮雲變古今燕城名酒足浮沈眼中誰復承平舊言外驚聞正始音異縣他鄉千里夢連枝同氣百年心行期幾日休相問觸撥羈愁恐不禁

寗掾端甫北上

馬頭風雪遠相迎颯沓弓刀四十程自是青雲動高興未甘白髮老諸生書來沙漠燈花喜夢到秦川煙樹平長句送君還自愧半山已有鴈飛行

答定齋李兄

小山桑桂姓名香舉世何人得鴈行滄海揚塵幾今昔長庚配月獨淒涼虛勞裴相求白傅正倚源明識漫郎十載相從未言晚城南泉石有雲莊

空山何巨川虛白巷二首

舊向韋編悟括囊肯隨文木被青黃吉祥止處無餘物知見薰來有底香空谷自能生地籟浮雲爭得翳天光只愁八月風濤壯夢裏江聲撼客床 何臨安人

露菊霜茱薦枕囊石泉崖蜜破松黃只緣山遠無來客

更覺心清聞妙香碁局儘堪消日晷吟毫真合染溪光劇談不盡江湖景重與青燈約對床

聽姨女喬夫人鼓風入松

白雪朱絃一再行春風纖指十三星雲窗霧閣有今夕寶鴈羅裙無此聲瀟洒寒松度虛籟悠颺飛絮攪青冥胎仙不比湘靈瑟五字錢郎莫漫驚

哭樊帥

自倚沈寃有舌存爭教無路叩天閽裝囊已竭千金賜絕幕誰招萬里魂東道漫悲梁苑客南園多負壽張孫春風花落歌聲在夢裏能來共酒尊

寒食 壬子清明後作

上苑春風盛物華天津雲錦赤城霞輕舟矮馬追隨遠翠幙青旗笑語譁化國樓臺隔瀛海吳兒洲渚記仙家山齋此日腸堪斷寂寞銅餅對杏花

送樊順之

弓刀十驛岳蓮州渭水秦山得意秋王粲從軍正年少

庾郎入幕更風流寒鄉況味真雞肋清鏡功名屬虎頭
寄謝溪風亭上月老夫乘興欲西游

蜀昭烈廟

合散扶傷老益堅荒祠重過為凄然君臣洒落知無恨
庸蜀崎嶇亦可憐一縣山陽堯故事三年章武魏長編
錦宮羽葆今何處半夜樓桑叫杜鵑

宿翠屏口

鬢鬚蒼白葛衣寬事外閒身也屬官授簡如聞數枚叔
乘車初不少馮驩沙城雨塌名空在石峽風來夏亦寒
兩飽三飢已旬日虛勞兒女勸加餐

王敦夫祥止庵

三樂人推二樂全有親可事子能傳舊時詩禮聞家學
此日丹砂見地仙蕩蕩天光虛室外融融和氣彩衣前
情知不羨燕山桂一樹雲椿歲八千

過寂通庵別陳丈 甲辰秋

陳丈未識其而愛其詩曾對高御史士美言我

他日見遺山當快飲百醉後見之而公已病乃
相約易百醉為百杯每見以酒籌計之至七八
十杯復有此別故詩中及之

梁移忠詩卷

一箭功成塞上歸迺翁垂白藉扶持燕雲義俠風流遠
里社陰功父老知龍種作駒原自異虎頭食肉未應遲
高門更與增華表丁令還家先有期 時都運丈已下世故詩中及之

喬千戶挽詩

高塚驚看石表新空將事業望麒麟燕遼部曲千夫長
楚漢風雲百戰身赤羽有神留絕藝素旗無誄記連姻
陰功未報天心在累將重侯又幾人 潘安仁楊使君林有表之素旗之句

贈王仙翁道成 喬與予皆毛氏之壻

覽照休驚白髮新爽棋翻覆見來頻燕南趙北留詩卷
王後盧前盡故人平地青雲一爐藥舊都喬木百年身
憑君剩醉浮香酒館名梁苑而今不算春

常仲明教授挽辭

雲際虛瞻處士星豈知談笑已忘形鎮州肥膩無毫髮
晉產真淳有典刑白帽枉教淹晚節綠囊元擬濟含靈
汝南後日先賢傳猶欠知幾為勒銘常代州崞縣人客鄆城與知幾游從

知靈臨終殊明了

追録舊詩二首

短褐單衣長路塵十年回首一吟呻孤居無著竟安往
宿債未償今更新相馬自甘齊客瘦食鮭誰顧庾郎貧
聞君話我才名在不道儒冠已悞身自用韻答張之純

療倒聊為隴畝民一犁分得雨聲春功名何物堪人老
天地無心誰我貧頼上雲煙隨處好洛陽桃李幾番新
悠悠世事休相問羊棗今年晚得卒用崔懷祖韻

丁未寒食歸自三泉

春山晴暖紫生煙山下分流百汊泉未放小桃裝野景
已看茅屋映秋千飢烏得食爭相喚醉叟行歌只自顛
寒食明年定何許故人尊酒且留連

即事呈邦瑞

鄭莊父子重相留似為良辰散客愁陋巷新成一茅屋
今年連醉兩中秋開尊便覺賢人近汙足寧論力士羞
明日燕臺傳盛事坐中賓客盡名流

和白樞判李定齋有詩寄白以因風何惜數行書為落句白酬答云欲捜春草池塘句藥裏閑心夢不成余平解之

金粟崗頭有髮僧遥知默坐對龕燈書郵但覺浮沈久
詩卷何緣唱和曾白日放歌須縱酒清朝有味是無能
相逢定有池塘句藥裏閑心恐未應

慶高評事八十之壽

圖畫堯民大樸存衣冠無得見高門種松千歲如種德
教子一經今教孫化日舒長留暮景秋風搖落變春温

聘君黑鴈休疑晚正及新年薦壽尊

趙然王翁哀挽

直擬期頤薦壽尊却從圖畫記生存百年喬木衣冠古
一夕西庵笑語温故事未露通德里素風多負讀書孫
吳陳諸老今誰在滅沒歸鴻是劒門

大名贈答張簡之

營平豪宕變温文所見今知勝所聞只道生涯無長物
爭教詩墨策奇勳伐薪未敢煩名士載酒能來過子雲
後日山陽養哀疾藥籠仙品正須君

燕都送馬郎中北上

功曹此日漢蕭何家世當年老伏波但愛紅蓮映芳渚
豈知寒谷變陽和珠囊不載模糊錦銀管先書茂異科
太史占天應有喜一星朝處五雲多

馬雲漢方鏡背有飛魚

劫火依然百鍊初護持元自有神魚影寒似覺雲屏透
光落應分玉斗餘開朗休嫌露圭角圓通寧復滯方隅

劉向為劉氏祭酒

獨愛中郎餘典刑東壁圖書欣有託南溟風浪駭初經少微見比吾何敢洗眼仙槎候客星

餘慶堂

五年霜戟照康莊萬里春風擁畫梁已覺并汾增勝氣更從王郝借餘光靈椿丹桂知難老玉節金符豈易量剩著牋毫授辭客南堂兼是棣華堂

寄答劉生

西州消息到東山懷袖新詩百過看白璧明珠驚照座朔雲寒雪入憑欄省郎共結交情厚野老還欣禮數寬

後日秋風一尊酒草堂應得駐金鞍

別董德卿

爛醉秋風四十場此回歌笑重難忘揚雄詞賦今誰識陶令田園先已荒同甲弟兄雖異姓宦游州郡即吾鄉懸知後日登高地剩為行人望太行

送端甫西行

瀛洲人物早知名車騎雍容一座傾美酒清歌良有味緑波春草若為情渭城朝雨三年別平地青雲萬里程老我秦游舊曾約夢中仙掌已相迎

讀李狀元朝宗禪林記 并序

李守齊州城破不屈節死贈鄉郡刺史

偶向禪林見舊文濟陽南望為沾巾張巡許遠古亦少烈日秋霜今更新千字豐碑誰國手百城降虜盡王臣知君不假科名重元是中朝第一人

同嚴公子大用東園賞梅

東閣官梅要洗粧青雲公子不相忘翰林風月三千首

樂府金釵十二行佳節屢從愁裏過老夫聊發少年狂花行更比梳行好誰道并州是故鄉

中庸先生垂示先大夫教子詩及裝內翰擇之所述家傳愛仰不足情見於辭

嚴訓常如天日照名家元自古今同只知楊秉餘清節爭信譙玄有素風 獨行傳第一人

通德里門傳故事安平韻語到兒童青青留在懷賢樹愛殺曹南一畝宮

賀中庸老再被恩綸

萬古千秋麗澤堂紫泥恩詔姓名香治朝例有高年敬神理終歸晚節昌東魯儒生傳舊學曹南方志蔡幽光季春羔鴈秋風酒准擬年年薦壽觴

趙汲古南園 分得軍字

林園近與六街鄰塵漲都歸一水分魚樂定從濠上得竹香偏向雨中聞接籬倒著容山簡老屋高眠稱陸雲尊酒相陪有今日却慚詩壘不能軍

柳亭雨夕與高御史夜話

闕塞無緣笑語同偶然情話此從容青天蜀道不得過
山色歸心空自濃九日茅叟藍澗酒十年朝馬景陽鐘
三間老屋知何處惆悵雲間陸士龍高曾自藍田令入
後謀遷保塞而因於無資者二十年矣　拜監察御史北波

玉峯魏文哀挽

風馭翩翩渺獨征幾人終始復哀榮祇緣大事存遺稿
重為斯文惜主盟北斗泰山初未減秋霜烈日凜如生
莫疑知已無從報直筆君看戮進明

清明日改葬阿辛

掌上青紅記點妝今朝哀感重難忘金環去作誰家夢
綵勝空期某氏郎一瞥風花纔過眼百年永藥若為腸
孟郊老作枯柴立可待吟詩哭杏殤

寄謝常君卿

百過新篇卷又披得君重恨十年遲文除嶺外初無例
詩學江西又一奇楊柳不隨春事老貞松惟有歲寒知
仙鄉白鳳瀛洲近洗眼雲霄看後期

送武誠之往漢陂太原酒政瑞甫之父此時為黃冠

行李中春發晉溪離筵辭客賦新題青雲有路人看老
秋水無言物自齊杜曲舊遊頻入夢兵厨佳釀惜分攜
因君為向蓮峯道不待移文我亦西

送劉子東遊

劉郎世舊出雄邊生長幽并氣質全陣馬風檣見豪舉
雪車氷柱得真傳書空咄咄知誰解擊缶鳴鳴頗自憐
後日東州飽歸載且休多送酒家錢

甲寅九日同臨漳提領王明之鹿泉令張奉先
賈千戶令春李進之冀衡甫遊龍泉寺僧顥求
詩二首

遠水寒煙接戍樓黃花白酒浣羈愁霜林染出雲錦爛
春色併歸風露秋鄉社歲時容客醉石墻名姓為僧留
登高舊說龍山好從此龍泉是勝遊

柿葉殷紅松葉青黃花霜後獨鮮明西風浩浩欲吹帽
石溜泠泠堪濯纓皇統貞元見題字良辰美景記升平

何人解得登臨意滅沒疎雲鴈一聲

十日作

闕樹蕭條返照明并陘西北算歸程青黃大似溝中斷
文字空傳海内名平地煙霄遽如許秋風茅屋可憐生
重陽擬作登高賦一片傷心畫不成

贈答普安師

入座臺山景趣新因君鄉國重情親金芝三秀詩壇瑞
寶樹千花佛界春聞道舊傳言外意忘年今得眼中人
種蓮結社風流在會向藍輿認後身

孝純宛丘遷奉張弟新卒第二雛聞其
玉雪可念因以字之

鬢毛哀颯面塵埃孝子牽車古所哀千里長河限南北
一丘寒土見蒿萊遼東華表何人在柳氏玄堂此日開
十月知君有新喜小雛先與喚迎來

曹壽之平水之行

闕塞相望首重搔相逢哀颯歎顛毛驪珠可忍輕彈雀
牸餌何緣得釣鰲從昔丘園昌晚節向來山岳總秋毫

西風先有龍門約共舉一杯持兩螯

追懷趙介叔

今古人門各一時燕南剩有桂林枝清風明月懷元度
緑水紅蓮見杲之善政傳歸遺愛頌陰功留在稱家兒
哀歌不盡平生意空想翛然瘦鶴姿

追懷友生石裕卿

人物休評第幾流依然豪俠數并州壯懷歌闋尊為破
連句才多筆不休金馬只教聊避世玉犀誰遣失封侯
酒酣握手今無復惆悵西園是舊游

挽鴈門劉克明

詩骨翛然野鶴孤兩年清坐記園廬金初宋季聞遺事
草靡波流見古儒已分幽人嗟古柏爭教孺子莫生芻
鳳山後日先賢傳再有劉宗祭酒無

贈答平陽仇舜臣

兩辱攜詩過草堂曹君師席有輝光飛騰自是功名具
潦倒何堪翰墨場滄海驪珠能幾見鄧城龍劒不終藏

太行殘雪春風近且趁梅花薦壽觴乃曾益大門生也

賈漕東城中隱堂

智水仁山德有鄰柳塘花塢靜無塵家僮解誦閑居賦
田父爭持社甕春安吉總輸中隱士典刑真見老成人
明年恰入非熊運共看青蒲裹畫輪

約嚴侯汎舟

風物當年小洞庭西湖此日展江亭詩貪勝概題難徧
酒怯清秋醉易醒白鳥無心自來去紅渠照影亦娉婷
仙舟共載平生事未分枯槎是客星

送李同年德之歸洛西二首

千佛名經有幾人樓遲零落轉情親承平盛集今無復
哀樂中年語最真衣上緇塵元自化鏡中白髮為誰新
水南水北相逢在剩醉餘醲十日春

亡奈流光冉冉何逢君聊得慰蹉跎飛黃老去空奇骨
拙燕歸來只舊窠舉世盡從愁裏過一尊獨愛醉時歌
洛中定有人相問休道今年白髮多

贈蕭漢傑 并序

蕭漢傑大興人金國初嘗賜姓鄂囉氏故時人
又謂之鄂囉漢傑父仲寬居之飛龍榜登科同
知青州軍州事致仕有子六人皆使宦學獨漢
傑不樂去聲遂作舉子為人慷慨有志膽好讀書
古兵法及陰陽孤虛祿命之術從軍二十年積
官從三品領虢州倅鬬陝總帥府提控佩金符
蓋自燕城圍解之後間鬬南渡出入行陣間瀕
於死者屢矣鐵嶺之潰復入陝州陝州亂羣不
逞輩繫漢傑獄中漢傑乘昏暮破械而出懼為
追者及駕浮壺亂黃流筋疲力涸僅達北岸為
失侯故將者又二十年流離頓踣人所不能而
意氣都不少衰以人情觀之豈碌碌者所可辦
耶壬子冬與予相值於東原問其世知其為故
人大鈞之同母也問其日事則曰止以唐生季
主之業游時貴間耳因與論余之行年而有契

於余心者私竊慨歎以為倚伏叵測哀與樂相尋生也有涯而局於憂畏浩浩乎如乘舟而遇風波非知其亡可奈何而安之其可以收利涉之功乎漢傑為有得矣其別也因為長句以贈

丙辰九月二十六日挈家游龍泉

風色澄鮮稱野情居僧聞客喜相迎藤垂石磴雲添潤泉激山根玉有聲庭樹老於臨濟寺霜林渾是漢家營明年此日知何處莫惜題詩記姓名

感寓

南楊北李閒中老樂丈張兄病且貧杖夜吕安誰命駕牧童田父實為鄰功名富貴知何物風雨塵埃惜此身歌酒逢場暫陶寫不應嫌我醉時真

存歿　卒老敬之　劉兄景元　李仁卿　楊正卿　崇舜谷　張峰文

和林音驛日懷思燕市歌歡有此時老我真成鐵爐步感君時送草堂貲黃楊舊厄三年閏赤驥非無萬里姿平地煙霄付公等不妨閑和鳳池詩

國醫王澤民詩卷

萬古君家父事兄豈知哀俗有王卿一篇華衮中書筆滿紙清風月旦評鴻鵠自分先後序鶺鴒兼有急難情閨門雍睦君須記方伎成名恐未平

祖唐臣母挽章

書來聊得慰懷思清鏡平明見白髭明月高樓燕市酒
梅花人日蓭堂詩風光流轉何多態兒女青紅又一時
澗底孤松二千尺殷勤留看歲寒枝

趙元德御史凡七秩之壽

富貴浮雲世態新典刑依舊老成人松身鶴骨詩千狀
玉潤氷清德有鄰已卜新居近泉石不應晚節傍風塵
平頭七十從頭數才是梅溪第一春

張村杏花 丁巳二月初二日

昨日櫻唇絳蠟痕今朝紅袖已迎門只應芳樹知人意
留著殘粧伴酒樽穠李尚須羞粉艷寒梅空自怨黃昏
詩家元白無今古從此張村即趙村

欽定四庫全書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閔惇大
謄錄監生臣吳魯田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集部 遺山集卷十一 二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遺山集卷十一

金 元好問 撰

五言絶句

洛陽高少府瀍陽後庵五首

溪上弄明月風露發新警心空無一塵萬竹掃秋影

一水隨人意蔬畦復芋溝風波河洛近莫放出山流

韭早春先緑菘肥秋未黄殷勤繞畦水終日為君忙

地僻境逾靜林疎秋已分清溪一片月修竹四山雲

方外人長樂山中物自幽百年梅福隱萬古謫仙游

内鄉雜詩

犬吠桃源近鶯聲柳巷深蒼苔留醉卧青竹伴幽尋

薛明府去思口號七首

能吏尋常見公廉第一難只從明府到人信有清官

畫諾由官長昂頭顧吏頻只從明府到判筆不傳神

麋鹿山中盡公厨破幾錢只從明府到獵戶得安眠

木索人何罪景景滿獄中只從明府到牢戶二年空

驛舍無歌酒清談了送迎即看明府去盡鼓有新聲

舊日逃亡屋鎌鉏色色新即看明府去還作賣牛人

疾惡看平日天然御史材豪姦休鼓舞驄馬即西來

山居雜詩六首

瘦竹藤斜挂幽花草亂生林高風有態岩滑水無聲

石潤雲先動橋平水漸過野陰添晚重山意向秋多

樹合秋聲滿村荒暮景間虹收仍白雨雲動忽青山

川迴楓林散山深竹港幽疎煙沈去鳥落日送歸牛

漲落沙痕出堤摧岸口斜斷橋堆聚沫高樹閣浮槎

鷺影兼秋靜蟬聲帶晚涼陂長留積水川澗盡斜陽

梁父吟扇頭孔明箕踞坐大石上望月作梁父吟

盤礴萬古心堪石入危坐青天一明月孤唱誰與和

南樓月夕望鳳山有懷武鍊師子和

相望不相見山中君得知南樓今夜月應照洗參池

辛亥寒食

寒食年年好今年迴不同秋千與花影併在月明中

山中晚春

雲光金碧聚林煙綠翠新山花發較晚今年兩見春

得緯文兄書

鵲語喜復喜山城誰與娛青燈一杯酒千里故人書

乙巳九月二十八日作

闕山小雪後絮帽北風前殘月如新月今年老去年

六言絶句

定齋兄寫真

朱黃筆底三箋白黑胷中兩碁畫作蕭然野服雲龍殿

日騑騑

巨然秋山為鄧州相公賦

筆端游戲三昧物外平生往還為問阿師何在白雲依

舊青山

德和墨竹扇頭

靜裏誰知新粉動時細細清香明月清風自在紅塵白

日何妨嫩香新粉墨離離李長吉竹詩

曹得一扇頭

機中秦女仙去月底梅花晚開只見一枝疎影不知何處香來

唐子達扇頭

溪光冷於氷山骨淨如玉白雲自老人自閒莫遣秋風破茅屋

七言絶句

論詩三十首　丁丑歲三鄉作

漢謡魏什久紛紜正體無人與細論誰是詩中疏鑿手暫教涇渭各清渾

曹劉坐嘯虎生風四海無人角兩雄可惜并州劉越石不教横槊建安中

鄴下風流在晉多壯懷猶見鐵壺歌風雲若恨張華少温李新聲奈爾何鍾嶸評張華詩恨其兒女情多風雲氣少

一語天然萬古新豪華落盡見真淳南窗白日羲皇上未害淵明是晉人柳子厚晉之謝靈運陶淵明唐之白樂天

縱横詩筆見高情何物能澆磈礧平老阮不狂誰會得出門一笑大江横

心畫心聲總失真文章仍復見為人高情千古閑居賦爭信安仁拜路塵

慷慨歌謡絶不傳穹廬一曲本天然中州萬古英雄氣也到陰山敕勒川

沈宋横馳翰墨場風流初不廢齊梁論功若准平吳例合著黄金鑄子昂

鬬靡誇多費覽觀陸文猶恨冗於潘心聲只要傳心了布穀瀾翻可是難陸蕝而潘淨語見世説

排比鋪張特一途藩籬如此亦區區少陵自有連城璧爭奈微之識碔砆事見元稹子美墓誌

眼處心生句自神暗中摸索總非真畫圖臨出秦川景親到長安有幾人

望帝春心託杜鵑佳人錦瑟怨華年詩家總愛西崑好

獨恨無人作鄭箋
萬古文章有坦途縱橫誰似玉川盧真書不入今人眼
兜輦從教鬼畫符
出處殊途聽所安山林何得賤衣冠華歆一擲金隨重
大是渠儂被眼謾
筆底銀河落九天何曾憔悴飯山前世間東抹西塗手
枉著書生待魯連
切切秋蟲萬古情燈前山鬼淚縱橫鑑湖春好無人賦
岸夾桃花錦浪生
切響浮聲發巧深研摩雖苦果何心浪翁水樂無宮徵
自是雲山韶濩音水樂次山事又其歎乃曲云停梳靜聽曲中意好是雲山韶濩音
東野窮愁死不休高天厚地一詩囚江山萬古潮陽筆
合在元龍百尺樓
萬古幽人在澗阿百年孤憤竟如何無人說與天隨子
春草輸贏校幾多天隨子詩無多集草在南榮合有新苗次第生稚子不知名品上恐隨春草闕輸贏

謝客風容映古今發源誰似柳州深朱絃一拂遺音在
却是當年寂寞心
窘步相仍死不前唱酬無復見前賢縱橫正有凌雲筆
俯仰隨人亦可憐
奇外無奇更出奇一波纔動萬波隨只知詩到蘇黃盡
滄海橫流却是誰
曲學虛荒小說欺俳諧怒罵豈詩宜今人合笑古人拙
除却雅言都不知
有情芍藥含春淚無力蓄薇臥晚枝拈出退之山石句
始知渠是女郎詩
亂後玄都失故基看花詩在只堪悲劉郎也是人間客
枉向春風怨兔葵
金入洪鑪不厭頻精真那計受纖塵蘇門果有忠臣在
百年纔覺古風迴元祐諸人次第來諱學金陵猶有說
竟將何罪廢歐梅

古雅難將子美親精純全失義山真論詩寧下浩翁拜
未作江西社裏人
池塘春草謝家春萬古千秋五字新傳語閉門陳正字
可憐無補費精神
撼樹蚍蜉自覺狂書生技癢愛論量老來留得詩千首
却被何人校短長

文湖州草蟲為劉使君賦

造物無心筆有神翩翩飛動百年新蟲魚瑣細君休笑
學會屠龍老却人

京都元夕

袨服華粧著處逢六街燈火鬧兒童長衫我亦何為者
也在游人笑語中

西園

百草千花雨氣新今朝陌上有游塵皇州春色濃於酒
醉殺西園歌舞人

藍采和像

長板高歌本不狂兒曹自為百錢忙幾時逢著藍衫老
同向春風舞一場

鴛鴦扇頭

雙宿雙飛百自由人間無物比風流若教解語終須問
有底愁來也白頭

杏花雜詩十三首

杏花墻外一枝橫半面宮粧出曉晴看盡春風不同首
寶兒原自太憨生
露華浥浥泛晴光睡足東風倚綠窗試遣紅粧映銀燭
猶要春風慰眼前
嫋嫋纖條映酒船綠嬌紅小不勝憐長年自笑情緣在
暖日園林可散愁每逢花處儘遲留青旗知是誰家酒
一片春風出樹頭
紛紛紅紫不勝稠爭得春光普及休競出頭却是染花高一著
隨宜梳洗儘風流

露泡清華粉自添隔溪遙見玉簾苫眼看桃李飄零盡
更揀繁枝插帽簷
小橋南北夢幽尋殘醉菁騰不易禁一樹杏花春寂寞
惡風吹折五更心
西山漠漠有無中幾日園林幾樹紅燕子銜將春色去
錯教人恨五更風
屈指殘春有別期春風爭忍片紅飛若為釀得千日酒
醉著東君不放歸
楚客離魂不易招野平碧水迢迢垂楊也被多情惱
瘦損春風十萬條
小雨班班曉未勻煙光水色畫難真西園春物知多少
一樹垂楊惱殺人
魏紫姚黃有重名洛陽車馬鬧清明吹殘桃李風纔定
可是東君別有情
紅粧羞蓋潛風源春意動春生不自由安向芸窗厭閒冷

小詩作錦纏頭

出京

巫峽歸雲底處尋高城渺渺暮煙沈春風不剪垂楊斷
繫盡行人北望心

惠崇蘆鴈三首

寒沙折葦靜相依故國春風早晚歸意外羈棲誰畫得
羽毛單薄稻粱微
鴈奴辛苦候寒更夢破黃蘆雪打聲休道畫工心獨苦
題詩人也白頭生

江湖牢落太愁人同是天涯萬里身不似畫屏金孔雀
離離花影淡生春

早起

北舍南鄰獨樂聲袂衣晨起覺秋清豆田欲熟朝朝雨
喚殺雙鳩不肯晴

書生

書生千古一蘧腸蓋世功名不自償更笑登封武明府
兩盂白粥半生忙

銅雀臺瓦硯

愛惜鉛花洗又看畫欄桂樹雨聲寒千年不作鴛鴦去喚得書生笑老瞞

步虛詞三首 俊二首鄉時作

閬苑仙人白錦袍海山宮闕醉蟠桃三更月底鸞聲急萬里風頭鶴背高萬神朝罷出通明和氣歡聲滿玉京見說人間有新異綠章封事謝升平

琪樹明霞碧落宮歌音嫋嫋度泠風人間聽得霓裳慣猶恐鈞天是夢中

拙庵為温甫賦

毫端棘末幾人爭愚智相懸賦分平畢竟世間誰是巧鬢毛愁白可憐生

風雨停舟圖

老木高風作意狂青山和雨入微茫畫圖喚起扁舟夢一夜江聲撼客床

納凉張氏庄二首

小橋深竹午風便一道垂楊帶亂蟬山下行人遮日去却從茅屋問瓜田

樹陰環合水縈回樹下行人坐緑苔絶似蘂蒙山下路眼中惟欠繫舟嵬 蘂蒙繫舟皆鄉中山鄉人謂之繫舟嵬

送窮

日吉時良利動遷可能顛巷卜終焉馬主人不倦星奴倦辛苦年年縛草船

楊柳

楊柳青青溝水流鶯兒調舌弄嬌柔桃花記得題詩客斜倚春風笑不休

梁縣道中

青山簇簇樹重重人在春雲浩蕩中也是杏花無意況一枝臨水卧殘紅

自題寫真二首

山林日月老潛夫骨入重泉未擬枯幽澗有氷含太古

無人和玉試洪鑪孫仲暘絳雖沒衆壞尸且不朽
一派春煙澹不收漁家已許借扁舟山林且漫蹉跎去
莫問人間第幾流

再題

高談世事真何者多竊時名亦偶然山鹿野麋君自看
擬從何地著貂蟬

吳子英家靈照圖二首

船入西江萬有空漉籬活計百錢功阿靈了却無生話
想得蕭然似卷中

劉鄧州家聚鴨圖

抱犢山高記洛川寸腸西去似繩牽而今恰羨麗家好
兒女生來只眼前時女屢在虛氏約歸寧未至

沙浦空明洲景微枯荷折葦澹相依若為化作江鷗去
拍拍隨君貼水飛

戊子正月晦日內鄉西城遊眺

雄蜂雌蝶為花狂陌上遊人醉幾場前日少年今白髮
却來閑處看春忙

長壽山居元夕

微茫燈火共荒村黃葉漫山雪擁門三十九年何限事
只留孤影伴黃昏

聞仲澤丁內艱

升堂未幾訃音聞凶服哀羸日念君昨夜東南雷雨惡
遙知號哭遶新墳

贈眼醫武濟川

世眼紛紛眯是非不應刮膜在金鎞知君聖處工夫到
且道心盲作麼醫

賦粹中師竹拂子

了却香嚴一繫緣滿梳華髮伴談玄誰知拂月披風意
已具鈴鎚未落前

題伊陽楊氏戲虎圖

大班哆笑口侵耳小班蓄縮如乞憐戲鬬真成兩勍敵
發機誰在卞莊前

王子端内翰山水同屏山賦二詩

鄭虔三絶舊知名付與時人分重輕遼海東南天一柱
胷中誰比玉崢嶸

萬里承平一夢間風流人物與江山眼明今日題詩處
却見明昌玉笋班

右司正之家渭川千畝圖二首

官街塵土霧中天入眼荒寒一灑然大似終南山下看
北風和雪捲蒼煙

老眼蕭郎筆有神岩姿洲景盡天真情知一段幽閒趣
不必清談著晉人

同希顔欽叔玉華谷分韻得軍華二字二首

並山一逕入秋雲草樹低迷步可分開道無煩謝康樂
挽彊須得李將軍時有虎害故戲云

深山水木湛清華興到窮探亦未涯轉石猶能起雷雨
題詩自合動煙霞轉石當日

同希顔欽叔玉華谷還會善寺即事二首

高風捲盡四山雲泉石煙霞得細分大是山靈設清供
惜無佳句答殷勤

詩翁徹骨愛煙霞別似劉君住玉華鐵笛不曾從二草
頭巾久已挂三花趙隱芝事所誕者遂隱居今年八十餘自言胎仙已成不久去世云

從鄧州相公覓酒時在鎮平

寒日山城雪四圍空齋孤坐意多違江洲未覺風流減
可使陶潛望白衣

鎮平寄姪孫伯安第安時在鎮平

隆顱犀角掌中珠不見經年日念渠領取阿翁郎管筆
試教學寫問安書

黄筌寫藏六圖為張左丞賦

無心舒卷付皇天不幸剖腸亦偶然世上疑謀待君決
可能藏六便安全

鎮平書事

勸農冠蓋已歸休了却道懸百不憂可是諸人哀老子

半窗紅日擁黃紬

自鎮平暫往秋林道中寄家

風雨塵埃了半生西山歸去眼增明浮雲夫壻今如此
莫遣迎門有歎聲

趙化

秋風嫋嫋入僧窗盡得諸山草木香却恨大梁三日醉
不來趙化作重陽 又云擬借扁舟弄秋水自嫌塵土浣沙鷗餘不記

山居二首

斜陽高樹挂晴虹肅肅微涼雨氣中一道鷺鷥花不斷
密香吹滿馬頭風

詩腸搜苦怯茶甌信手拈書却枕頭簷溜滴殘山院靜
碧花紅穗媚涼秋

寄女冠三首

鸛崖魚窟路悶悶旬月無由一往還寒食歸寧見鄰女
舉家迴首望西山 鸛崖魚窟在內鄉往盧氏道中

添丁學語巧於絃詩句無人為口傳竹馬幾時迎阿姊
五更教誦木蘭篇

眼前兒女最關情不見經年百感并聞道全家解禪理
擬從香火問無生

自鄧州幕府暫歸秋林

升斗微官不療飢中林春雨蕨芽肥歸來應被青山笑
可惜緇塵染素衣

無題二首

七十鴛鴦五十絃酒薰花柳動春煙人間只道黃金貴
不問天公買少年

春風也解惜多才嫁與桃花不用媒死恨天台老劉阮
人間何戀却歸來

題省掾劉德潤家驟鸞圖并為同舍郎劉長卿記異劉在方城先有碧簫之遇如芙蓉城事云

千劫情緣萬古期樓中蕭史姓名非洞天花落秋雲冷
腸斷青鸞獨自飛

希顏挽詩五首

官衙寥落在銘旌才命寧論重與輕不作漢家賢傳去
空勞明主識蕭生 溫嶠馮漢漢雄紀寂寞
魏書隱逸傳中語
山立揚休七尺身紫髯落落照青春從教不入麒麟畫
猶是中朝第一人
人間無路問天公自古才難更阨窮日月不為千載計
江山長惜萬夫雄
萬古文章有正傳騷騷爭道望君先傷心一入重泉後
再得斯人又幾年

一世龍門屬李膺待君提拂遂騰升千年荆棘龜趺在
會有人尋下馬陵

出鄧州

本無奇骨負功名取次誰教髀肉生未到白頭能幾日
六年留滯鄧州城

過希顏故居四首

缺壺聲裏短歌行星斗闌干醉膽橫虎視鷹揚何處在
道邊孤冢可憐生

鶴蓋成陰著處同一時人物酒杯中臣門如市心如水
世俗論平聲量恐未公
暮去朝來萬化途飛揚跋扈亦區區劇談不盡平生意
能有精微入夢無
把臂論交分最深三夫成虎古猶今百年惟有區區在
地下纔應識此心

雜著九首

萬期流轉不須史物物觀來定有無玉席紙衣同一盡

枉將白骨計榮枯
梟短何如鶴有餘非魚誰謂子知魚一枝莫作鷦鷯看
水擊三千不羨渠
太虛空裏一遊塵造物雖工未易貧藏獲古來多鼎食
可能夷叔是飢人
青蓋朝來帝座新豈知衛瓘是忠臣洛陽荆棘千年後
愁絶銅駝陌上人
六國孱王走下風神人鞭血海波紅無端一片云亭石

殺盡蒼生有底功

天上河源地上流黃金浮世等閑休埋愁不著重泉底

儘向人間種白頭

泗水龍歸海縣空朱三王八竟言功圍碁局上猪奴戲

可是乾坤鬬兩雄

昨日東周今日秦咸陽煙火洛陽塵百年蟻穴蜂衙裏

笑煞崑崙頂上人

半紙虛名百戰身轉頭高塚卧麒麟山間曾見漁樵説

辛苦凌煙閣上人

戚夫人

鴻鵠冥冥四海飛戚夫人舞淚霑衣無端恨殺商山老

剛出山來管是非

題山谷小艷詩

法秀無端會熱謾笑談真作勸淫看只消一句修修利

李下何妨也整冠

家山歸夢圖三首

別却并州已六年眼中歸路直於弦春晴門巷桑榆綠

猶記騎驢掠社錢

繫舟南北暮雲平落日滹河一線明萬里秋風吹布袖

清暉亭上倚新晴

游騎北來塵滿城月明空照漢家營卷中正有家山在

一片傷心畫不成

四皓圖

身墮安車辱幣中白頭塵土浣西風當時且不山間老

羽翼區區有底功

雜著

老優慣著沐猴冠却笑傍人被眼謾造物若留殘喘在

我儂試舞你儂看

遺山集卷十二

金 元好問 撰

七言絶句

俳體雪香亭雜詠十五首 亭在故汴宮仁安殿西

滄海橫流萬國魚莊莊神理竟何如六經管得書生下
濶劍長鎗不信渠
洛陽城闕變灰煙暮號朝虞只眼前為向杏園雙燕道
營巢何處過明年
落日青山一片愁大河東注不還流若為長得熙春在
時上高層望宋州
醇和旁近洞房環碧瓦參差竹木閒批奏內人輪上直
去年名姓在窓間 醇和殿名
天上三郎玉不如手中白雨趁花奴御屏零落宣和筆
留得華清按樂圖
詩仙詩鬼不謾欺時事先教夢裏知禁苑又經人物散
荒涼臺榭水流遲 十年前商帥國器方城夢中得後二句為言如此
金縷歌詞金曲尼百年人事鬢成絲重來未必春風在
更為梨花住少時
楊柳隋風散綠絲桃花臨水弄妍姿無端種下青青竹
恰到湘君淚盡時
琵琶心事曲中論曾笑明妃負漢恩明日天山山下路
不須回首望都門
爐薰浥浥帶輕陰翠竹高梧水殿深去去穠車雪三尺
畫羅休縷麝香金 泥金色如麝香宮中所尚
羅綺深宮二十年更持桃李向誰妍人生只合梁園死
金水河頭好墓田
苦才多思是春風偏近騷人悵望中啼盡杜鵑枝上血
暖日晴雲錦樹新風吹雨打旋成塵宮園深閉無人到
自在流鶯哭暮春
萬戶千門盡有名眼中歷歷記經行賦家正有蕪城筆

一段傷心畫不成

暮雲樓閣古今情地老天荒恨未平白髮纍臣幾人在

就中愁殺庾蘭成

春夕

數枝殘雪梅仍在幾日東風柳已嬌春酒價高無可典

小紅燈影莫相撩

梅花

一樹寒梅古寺邊荒山草木動春妍東家賴有詩人在

照影橫枝莫自憐

溪上

短布單衣一幅巾暫來閒處避紅塵低昂自看水中影

好箇山間林下人

息軒楊祕監雪行圖

長路單衣怨僕僮無人說向息軒翁長安多少貂裘客

偏畫書生著雪中

楊煥然生子四首

掌上明珠慰老懷愁顏我亦為君開異時載酒揚雄宅

知有迎門竹馬來

人家歡喜是生兒巷語街談總入詩我欲去為湯餅客

買羊沽酒約何時

半生辛苦坐耽書我笑先生老更迂生子但持門戶了

玄談何必似童烏

阿麟學語語牙牙七歲元郎髫已丫更醉使君湯餅局

兒童他日記通家 阿麟張君美兒子

記夢

天上材官老不材從教兀兀走塵埃夢中望拜通明殿

曾見金書兩字來 戊子七月二十四日內廂往廬氏宿走馬平夜夢拜天帝像遂覩法駕導引畫幢最前負弩三人中有金書小字題裕之者夢中不自知其為予也

啓母石

書載塗山世共知誰傳頑石使人疑可憐少室老突兀

也被人呼作阿姨

雜著四首

白髮劉郎老更痴人間那有後天期茂陵石馬專相待
種下蟠桃屬阿誰
白髮中官解道詩殷勤仍為惜花枝雪香亭上清明宴
貴女何曾換得來
記得君王去歲時
六朝瓊樹掌中春迴首胡粧一面新生羨石家金谷裏
千年獨有墜樓人
燕語鶯啼百囀新長廊寂寂不逢人東君去作誰家客
花柳無情各自春

內鄉雜詩

行吟溪北復溪南風日烘人酒易酣無限春愁與誰語
梅花嬌小杏花憨

眉二首

香墨燒殘水麝塵內家新樣入輕勻郭熙只為吳山老
爭信牕間有小顰
石綠香煤淺淡間多情長帶楚梅酸小詩擬寫春愁樣
憶著分明下筆難

送窮

煎餅虛拋塩撒堆滿城都道送窮迴不如留取窮新婦
貴女何曾換得來

三鄉時作

山林鐘鼎不相兼說著浮名夢亦嫌菽水盡歡吾豈敢
老親自愛薺羹甜

出都

春閨斜月曉聞鶯信馬都門半醉醒官柳青青莫回首
短長亭是斷腸亭

癸巳五月三日北渡三首

道傍僵卧滿纍囚過去旃車似水流紅粉哭隨回鶻馬
為誰一步一迴頭
隨營木佛賤於柴大樂編鐘滿市排虜掠幾何君莫問
大船渾載汴京來
白骨縱橫似亂麻幾年桑梓變龍沙只知河朔生靈盡
破屋疎烟却數家桑梓其剪為龍沙乎郭璞語

登珂山寺三首

澹澹長空白鳥迴江山都入妙高臺六鼇只解翻溟渤不駕東南日觀來太山在東南而此山不之見

悠悠誰了未生前一落泥塗又幾年堪笑長清郭明府再來仍被葛藤纏長清郭明府自省夙世是此寺比丘及作寺碑宛然筭沙語也

白日紅塵往復還深居那得似禪關出門應被山僧笑纔得雲林半日閒

夢中作夢人請賦四禽語其一泥滑滑也

春泥滑滑滿春山慚愧幽禽喚客還安得便乘雙翼去綠陰清晝伴君閒

奉訓子京禪師見贈之什三首

南風穩送北歸船留得虛名一指禪松少詩僧幾人在因君迴望一凄然

舊遊重憶故人詩一點青燈兩鬢絲不似戒壇明月夜杏花香裏唱歌時往在崧山時陪馮內翰雷御史游戒壇詩中所道蓋當時事也

兵塵千里邈相望亂後相逢話更長若見山堂憑借問幾時同宿贊公房

杏花

桃李前頭一樹春絳唇深注蠟猶新只嫌敷笑無人管

開簇枯枝不肯勻

聊城寒食

輕陰何負探花期白髮於春自不宜城外杏園人去盡煮茶聲裏獨支頤

姨母隴西君諱日作三首

竹馬青衫小小郎阿姨懷袖阿孃香一龕白骨黃河隔遙望梁門哭斷腸

病起拈針眼未花團欒兒女運司衙今年得在應猶健更好從頭說外家

寶鏡煌煌照九州埋藏曾及見諸劉豐城今日無雷煥紫氣誰當辨斗牛陽曲劉氏家大寶鏡能照天地四方以前知休咎其家埋地中人不得見也明昌泰和中北方兵動渠父子欲卜之一日先以葫幕障中庭乃扃閉門戶甚嚴及掘鏡出光燿爛然一室盡明如初日之照鏡中見北來兵騎穰穰無數餘三方都無所睹因大駭曰不可不可即埋之姨母時伏床下

御搦觀焉兵火後此家惟一兒子在焉每
能指觀處存否則不知也故予詩及之

宿神霄北菴夢中作

素月流空散紫烟座中人物半神仙麗川往事渾如夢
信手題詩一泫然

夜雪

三更殘醉未全醒夢裏嬌兒索乳聲茅屋不知門外雪
黃紬衾煖紙牕明

冠氏趙庄賦杏花四首

一樹生紅錦不如乳兒粉抹紫襜褕花中誰有張萱筆
畫作宮池百子圖

丈杏堂前千樹紅雲舒霞捲漲春風荒村此日腸堪斷
迴首梁園是夢中

錦樹烘春爛不收看花人自為花愁荒蹊明日知誰到
憑仗詩翁為少留

東風誰道太狂生次第開花却有情聞道紀園千樹錦
一尊猶及醉清明

自趙庄歸冠氏二首

春華澹澹曉寒輕野草搖風半有情舊曾家近麗川亭
杏園紅過雪披離楊柳無風綠線齊寒食人家在原野
乳鴉牆外盡情啼

戲贈白髮二首

鏡中昨日又明朝破屋春深雪未消摘下數莖聊自笑
貴人頭上不相饒

問愁何怨復何讐直要青春便白頭拔却鏡中渾似雪
且看渠待幾時休

戲題醉仙人圖

醉鄉初不限東西榮日湯年一理齊門外山禽喚沽酒
胡蘆今後大家提提胡蘆沽美酒禽語也

濟南雜詩十首

兒時曾過濟南城暗箏存亡只自驚四十二年彈指過
只疑行處是前生

匡山聞有讀書堂行過山前笑一場可惜世間無李白
今人多少賀知章
華山真是碧芙渠湖水湖光玉不如六月行人汗如雨
西城橋下見游魚
吳兒洲渚是神僊畫溪光碧玉泉別有洞天君不見
鵲山寒食泰和年
石刻燒殘讌集辭雄樓傑觀想當時只應畫戟清香地
多欠韋郎五字詩
斫來官樹午陰輕湖畔游人怕晚晴一夜靈泉菴上宿
四山風露覺秋生
白煙消盡凍雲凝山月飛來夜氣澄且向波間看玉塔
不須橋畔覓金繩
入秋雲物便淒迷一道湖光樹影齊詩在鵲山煙雨裏
王家圖上舊曾題王清卿家有鵲山烟雨圖
荷葉荷花爛熳秋鷺鷥飛近釣魚舟北城佳處經行徧
留著南山更一游

看山看水自由身著處題詩發興新日日扁舟鵜花裏
有心長作濟南人

題解飛卿山水卷

平生魚鳥最相親夢寐煙霞卜四鄰羨殺濟南山水好
幾時真作卷中人

趙士表山林暮雪圖為高良卿賦二首

颼颼林響四山風雪後人家閉戶中應被火爐頭上說
水邊清殺兩詩翁
黃塵遮斷山間夢白髮重尋畫裏詩好似玉溪溪上路
醉和王老喚船時

倫鎮道中見槐花

名場奔走競官榮一紙除書悞半生笑向槐花問前事
為君忙了竟何成

題劉才卿湖石扇頭

幽磵雲凝雨未乾曲池疎竹共荒寒扇頭喚起西園夢
好似熙春閣下看

聞歌懷京師舊游

樓前誰唱綠腰催千里梁園首重迴記得杜家亭子上
信之欽用共聽來

鄭先覺幽禽照水扇頭

臨水華枝淡淡春水光華影兩無塵風流一枕西園夢
惆悵幽禽是故人

龍泉寺四首

懸麻白雨映層崖過盡行雲晚照開可是登臨動高興
馬頭新自太行來

泉石煙霞自一家殘僧隨分了生涯雞鳴山下題詩客
曾到靈巖不用誇

河邊羖觫尚能飛無角無麟自一齊甲子紛紛更兒戲
壁間休笑阜昌題寺北齊時建又多劉豫阜昌中石刻并題名

繞渠寒溜夜潺湲說有蛟龍在石間可惜九天霖雨手
一泓泉水伴僧閒

李進之迂軒二首

白髮歸來世事新書生風味是清貧歌斜歷落從人笑
潦倒麤疎我自真

舉世營營共一途要來閒處費工夫入門且莫分賓主
不但君迂我更迂

出鎮州

汾水歸心日夜流孤雲飛處是松楸無端行近還鄉路
却傍西山入相州

過邯鄲四絕

富貴榮華一歎嗟依然夢裏說繁華千年幾度山河改
空指遺臺是趙家

人事存亡不易知及時娛樂恨君遲後人共指蓑臺笑
三尺堯堦竟屬誰

川原落落曙光開四顧河山亦壯哉前日少年今白髮
只應孤塔記曾來

死去生來不一身定知誰妄復誰真邯鄲今日題詩客
猶是黃粱夢裏人

楊秘監馬圖

大青小青天馬姿楊侯房星非畫師忽見奚官記前事
東華馳道晚涼時

竹溪夢遊圖

意外荒寒下筆親經營慘淡似詩人何時萬頃風煙裏
白髮刁騷一幅巾

藥正卿餉酒

宿醒未解渴生塵驚見王弘餉酒人獨恨文書困佳客
不來同醉五更春

王都尉山水

平林漠漠數峯閒詩在巖姿隱顯間自是秦樓畫眉手
不能辛苦作荆關

贈絶藝杜生

迢迢離思入哀絃非撥非彈有別傳解作江南斷腸曲
新聲休數李龜年

趙大年秋溪戲鴨二首

寒沙折葦浙江灣詩在波痕滅沒間前日扁舟人老矣
却從圖畫羨君閒

畫家朱粉不到處淡墨自覺天機深賣酒壚邊見崔白
王孫真有五湖心米元章畫史趙昌王友崔白但可為酒家遮牆壁耳

自題二首

共笑詩人太瘦生誰從慘淡得經營千秋萬古迴文錦
只許蘇娘讀得成

千首新詩百首文黎羹不糝日欣欣鏡中自照心語口
後世何須揚子雲

北歸經朝歌感寓三首

南來山勢漸坡陀蕩蕩川塗接大河馬上哦詩無好語
聊從白塔記朝歌

黄屋何曾土作階禍基休指九層臺書生不見千年後
枉為君王泣玉杯

墨翟區區不近情迴車曾此避虛名采薇惟有西山老
不逐時人信武成

內黃道中楚王廟荊公有誰合軍中稱亞父却
須推讓內黃兒之句因為范增解嘲
一怒屠城一說留書生剛為范增羞軍中老子關何事
付與兒曹調沐猴

題蘇氏寶章

二老風流有典刑諸郎蘭玉映階庭裁看寶氣千年在
未數陳家聚德星長公忠義似顏平原次公沖澹似林
西湖故字畫有不期而合者最後數帖所謂蘇氏三虎
叔黨為最怒耳

劉氏明遠庵三首

豪氣元龍百尺樓功名場上早抽頭路人不識閒居士
袖手雍容活兩州
世間無物礙虛空宴坐經行一體同老眼不應隨鏡轉
江山元只在胷中
落落雲間晚照開上方別有妙高臺栽花種柳明年了
拄杖敲門日日來

題李庭訓所藏雅集圖二首

萬古文章有至公百年奎壁照河東衣冠忽見明昌筆
更覺升平是夢中
景星丹鳳一千年合著丹青與世傳誰畫風流王李郝
大河南望淚如川王謂仲澤李謂長源郝謂仲純

南關二首

風裏秋蓬不自由一生幾度過隆州無情團拍關前水
流盡朱顏到白頭
路轉川迴失繫舟更教兩驛過徐溝多情團拍關前水
却共清汾一處流是日自徐溝宿南關

馬坊冷大師清真道院三首

水際茅齋星散居白雲閒伴五溪魚茂林脩竹山如畫
籬碧軒中恐不如
枯蒲折葦障清灣十里風荷指顧間安得西湖展江手
亂鋪雲錦浸青山
靜中人境兩脩然我亦因君有靜緣已約青山來枕上
水亭風榭看明年

惠崇獐猿圖

月嘯煙呼本不羣筆頭同是一溪雲野情山態令人羨
世路機關不似君

寄史同年二首

情話通宵慰別離殷勤釀酒趁花期沁南只道梅花早
猶較歸程十日遲

相君許送買山錢晚歲鄰居定有緣一樹梅花一尊酒
知君東望亦婆娑

宋周臣生子三首

試手君家助喜詩秋風丹桂長新枝昂霄聳壑他年見
水月同宮記此時水月同宮五星家謂人以此時生者長必貴

玉季金昆世共賢天將文筆付家傳清新未要梅花賦
射虎留看第二篇鄉先生宋濟川以射虎詩著名

雛鳳來時鸑卵成兩兒前後不多爭何寧解語應須道
猶是渠家百日兄

乞酒示皇甫季貞

醉頭慵舉睡昏昏夢裏青旗雪擁門枕上一杯風味好
糟床何處得茶渾

李白騎驢圖

八表神遊下筆難畫師胷次自酸寒風流五鳳樓前手
枉作襄陽雪裏看

許由擲瓢圖

不知黃屋不知堯喧寂何心計一瓢我是許由初不爾
只將盛酒杖頭挑

九月晦

松楸千里動悲哀說道迴家早晚迴九月忽驚今日盡
滿城風散紙錢灰

雜著

燒殘豺狗不能神一色貂裘繡帽新好箇路傍官堠子
經年端坐看行人

送窮

送君君去欲何之暫去還來也不辭但媿苦無相贈物

柳舡輕似去年時
即事
四長東州貢姓名阿茶能誦木蘭行元家近日添新喜
掌上寧兒玉刻成寧兒叔閑小字阿茶第四女字叔閑
侯相公所藏雲溪圖曾命賦詩三首但記其一
云祖道東門未有涯田君方駕入宮車祇應千
古狼溪路人說山中宰相家相公以體重不任
步趨詔許駕小車至朝殿外門故予詩及之北
渡後往東平路經雲溪因為之賦
黃山圖子翰林詩千里東州有所思前日相公門下客
國亡家破獨來時
陳德元竹石二首
一片春雲雨未乾兩枝新綠倚高寒瘦龍不見金書字
試就宣和石譜看
萬石綱舡出太湖九州膏血一時枯阿誰種下中原禍
猶自昂藏入畫圖
同漕司諸人賦紅梨花二首
梨花曾比太真妃別有風流一段奇白雪為肌玉為骨
淡粧濃抹總相宜
瓊枝玉蕊靜年芳知是何人與點粧可道海棠羞欲死
能紅能白更能香
吳子賢樓菴二首
人道樓形百醜全我知造物向君偏世間正有明堂柱
偃蹇風霜得幾年
廣莫初無匠石過一丘一壑奈君何世間正有明堂柱
春草輸贏校幾多
太乙蓮舟圖三首為濟源奉先老師賦老師吾宗盟
泠泠風外到仙臞琢玉羊欣定不如六合空明一蓮葉
更須遮眼要文書仙人在蓮葉卧看書
仙人寧得此婆娑亡奈丹青狡獪何我與太虛同一體
也無蓮葉也無波
太乙青藜出漢年明窓開卷一欣然憑君莫問題詩客

不是韓駒第二篇

遊天壇雜詩十三首

芳樹陰陰鳥語譁綠雲晴雪映紅霞青山可是堪人恨藏著中巖十里花

漫山白白與紅紅小樹低叢看不供總道楂花香氣好就中偏愛玉瓏鬆花名有玉瓏鬆

只願長城沒徹頭豈知蒸土更堪憂秦人若見千年後抱杵臨洮老死休避秦溝

溪童相對采椿芽指似陽坡說種瓜想是近山營馬少青林深處有人家

僊貓聲在洞中聞憑仗兒童一問君同向燕家舐丹鼎不隨雞犬上青雲仙貓洞是日兒子叔儀呼貓應者主人傳燕家雞犬升天貓獨不去

諸峯羅列擁朝臺落日行雲一望開絶似太山山上看分明齊嶺是徂徠

空翠霏煙海浪深鼇頭鴉背半浮沉不知脚底山多少還盡平生未足心

湍聲洶洶落懸崖見說蛟龍擘石開安得天瓢一翻倒躡雲平下看風雷時旱甚故云

僊壇倒影鳳麟洲一道雲光插素秋也是天公閒不得海東移著海西頭

道民終不忘天台姓氏依然在蜜崖為問松臺千歲鶴白雲何處不歸來近歲盧氏蜜崖人迹不及處有題字云道民天台司馬承禎過松臺即白雲老葬地

仙人龍蹻玉為鞭石穴留書世不傳弱水蓬萊三萬里青山今古幾何年近年人有得司馬先生石穴所藏丹經予獲觀于山陽

風期身後復身前一讀丹華似有緣八表神遊吾豈敢或能搖筆賦垂天

擬著茅齋北斗平殘年細讀洗心經詩成應被盧仝笑曾見青山養伯齡盧仝送伯齡出山云伯齡不敢山山北斗平在天壇之後不養伯齡予以旱當出山故自戲云

初發潞州

潞州住久似并州身去心留不自由白塔亭亭三十里

漳河東畔幾迴頭

雜詩六首道中作

鼠肝蟲臂復何辭坎止流行亦有時已被吳中喚傖父
却來河朔作炎兜
隆州兵騎往來衝客路灰郊更向東大似天教浣塵土
數程都在水聲中
懸崖飛瀑駭初經白玉雙龍擊迅霆却恨暑天行過速
不曾赤脚踏清泠
黃華北下馬陵南佛屋燒殘有石龕想是故鄉行欲近
粥糜渾覺水泉甘
莊休通蔽互相妨鄉社情親豈易忘司命果能還舊觀
髑髏端合羨侯王
鄉關白日照青天徒步歸來亦可憐袖裏新詩一千首
不愁錦繡裹山川

謹案卷十二十二頁前二行鄂囉舊作奧里今改後倣此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閔惇大
謄録監生臣吳魯田
謄録監生臣楊仁基

欽定四庫全書卷首 集部

遺山集卷十三 四

金 元好問 撰

七言絶句

初挈家還讀書山雜詩四首

并州一別三千里滄海橫流二十年休道不蒙稽古力幾家兒女得安全

天門筆勢到閑閑相國文章玉笋班從此晉陽方志上繫舟山是讀書山 繫舟先大夫讀書之所閑閑公改為元子讀書山又大參楊公叔玉譔先人墓銘

眼中華屋記生存舊事無人可共論老樹婆娑三百尺青衫還見讀書孫

乞得田園自在身不成還更入紅塵只愁六月河堤上高柳清風睡殺人

賦餅中雜花七首 予絶愛未開杏花故末篇自戲

老柳驚看節物新今年更與酒盃親東山一道花如繡

從此他鄉不是春

香中人道睡香濃誰信丁香臭味同一樹百枝千萬結
更應薰染貴春工

生紅點點弄嬌妍半折花房更可憐傳語春風好將護
莫教容易作銀錢

紅抹蘭膏綠染衣綠嬌紅小兩相宜花邊剩有清香在
木石癡兒自不知

素豔來從月姊家溫風淑氣發清華人間自有交枝玉
天上休開六出花

昨日桃華錦片新兎葵今日到殘春低枝留得稀疎朶
比似全開更惱人

古銅瓶子滿芳枝裁剪春風入小詩看看海棠如有語
杏花也到退房時

贈羅友卿三首

一般花木各榮枯莞庫區區亦仕途前日江東羅給事
只今城裏范萊蕪

不離城市得幽棲未要坊名改碧鷄種下五株桃樹子
本無心學浣花溪

閒中日月病中身寂寞相求有幾人莫怪門前可羅雀
詩家所得是清貧

又解嘲二首

鴈後花前日日閒頗思尊酒慰愁顏憑君細數東州客
誰在花花綠綠間

詩卷親來酒醆疎朝吟竹隱暮南湖袖中新句知多少
坡谷前頭敢道無

為衍聖孔公題張公佐湘江春早圖二首張自
書云涂水張公佐畫時年八十一先大夫嘗題
公佐畫有雲靜洞庭秋寺月雨昏湘浦夜舡燈
之句因及之

郭熙畫筆老益壯未比并州九十翁想是江南春夢裏
水村曾見酒旗風

黃陵祠下雨如繩老筆題詩想舊曾今日圖間見晴景

依然愁絶夜船燈

渾源望湖川見百葉杏花二首

四月山泉凍未開東君繞為挽春迴多情丹杏知人意留著雙華待我來

兒時憶向西溪廟丹杏曾看百葉花今日山中見雙朶自憐顦悴老天涯陵川西溪二仙廟有百葉杏兩株在殿前

代州門外南樓二首

東洛西秦往復迴幾番風雨與塵埃家山寂與南樓近三十三年恰再來

汀樹微茫岸草青滹河四月水泠泠鳳山可是生來巧堪與南樓作卧屏

杜生絶藝

杜生絶藝兩絃彈穆護砂詞不等閑莫怪曲終雙淚落數聲全似古陽關

以玉連環為呂仲賢壽

玉環何意兩相連環取無窮玉取堅願得主人如此物

呂翁他日作回僊

德華小女五歲能誦予詩數首以此詩為贈

牙牙嬌語總堪誇學念新詩似小茶好箇通家女兄弟海棠紅點紫蘭芽唐人以茶為小女美稱

劉壽之買南中山水畫障上有朱文公元晦淳熙甲辰中春所題五言得於太原酒家

蜀山青翠楚山蒼愛玩除教寶繪堂且道中州誰具眼晦菴詩挂酒家牆

溪橋獨步

納納溪橋迺晚風水村山閣往來通馬蹄踏遍黃塵路俗筆休將比郭熙

江亭會飲

瓦盆濁酒憶同傾鄉社豐年有笑聲世外華胥誰復夢

且從圖畫看昇平

秋江待渡

筆頭雲景性中天誰似僊舟有靜緣只合此間添此老
脫巾和月弄江煙

東山四首

半欲天陰半欲晴層巒疊嶂各分明去年風雪無多景
看盡東山是此行

自笑平生被眼謾看山只向畫中看天公老筆無今古
杜著千金買范寬

錦里春光風馬牛鳥飛不到太湖秋一丘一壑都堪老
且具神山煙景休

馬水橫陳聖皐前濤沱陂堰遠相連魚多只說牛家匯
何處秋風有釣船牛家滙在神山下

曉起

鬢毛衰颯病淒然暫入紅塵倦不勝學似玉山樵客了
八年流落醉騰騰予痛飲至是八年故用韓致堯此句

追録乙未八月十七日莘縣夢中所得

夢裏哦詩信口成分明濟水道中行夢迴真到哦詩處
滿馬西風雲月清

春歸

野杏溪桃三兩枝春歸也作送春詩東君自愛長安好
能住山城得幾時

感興四首

夢中驚見白頭新信口成篇却自神天上近來詩價重
一聯直欲換青春後二句夢中所得

詩印高提教外禪幾人針芥得心傳并州未是風流減
五百年中一樂天

廓達靈光見太初眼中無復野狐書詩家關捩知多少
一鑰拈來便有餘

好句端如緑綺琴靜中窺見古人心陽春不比黃華曲
未要千人作賞音

從孫顯卿覓平定小山

愛殺熙春萬玉峯綱船迴首太湖空一拳秀碧煙霞了
早晚東山入袖中

發南樓度鴈門關二首

鷄聲未動發南樓澗水隨人向北流欲望讀書山遠近
雁門關上懶迴頭

稜磴石磴倚高梯穹谷無人緑樹齊總為古來征戍苦
宿雲常傍塞垣低

墨竹扇頭

嫩香新粉玉交加小筆風流自一家只欠雪溪王處士
醉來肝肺出枯槎

王希古乞言

支幹空虚不拯貧素衣空染洛陽塵一龜早晚搘床了
袖手風簾閱市人

龍門公墨竹風煙夕翠二首

渭川東望水雲寬雨潤煙濃下筆難今日龍門圖上看
蕭郎只合老荒寒

煙梢露葉捲秋山揮灑縱横意自閒莫問筆頭龍未化
看看霖雨滿人間

從希顔覓篤耨香二首 追録

緑洋奇品賽濃梅永憶薰爐試淺灰尤物也知人愛惜
簾篩風動只縈回

自倚詩情合得消暮寒新火覺無聊懸知受用無多在
試往新詩乞斷猷

戲贈栁花

誰擘輕綿亂眼飄不教翠紐級長條只愁更作浮萍了
風轉波衝去轉遥

喬夫人墨竹二首

萬葉千梢下筆難一枝新緑儘高寒不知霧閣雲牕晚
幾就扶疎月影看

只待驚雷起蟄龍忽從女手散春風渭川雲水三千頃
悟在香嚴一擊中 夫人忝洞下禪有省

醉貓圖二首何尊師畫宣和内府物

窟邊痴坐費工夫側輒橫眠却自如料得仙師曾細看
牡丹花下日斜初
飲罷雞蘇樂有餘花陰真是小華胥但教殺鼠如丘了
四脚撩天一任渠
自題中州集後五首
鄴下曹劉氣儘豪江東諸謝韻尤高若從華實評詩品
未便吳儂得錦袍
陶謝風流到百家半山老眼淨無花北人不拾江西唾
未要曾郎借齒牙
萬古騷人嘔肺肝乾坤清氣得來難詩家亦有長沙帖
莫作宣和閣本看
文章得失寸心知千古朱絃屬子期愛殺溪南辛老子
相從何止十年遲
平世何曾有稗官亂來史筆亦燒殘百年遺藁天留在
抱向空山掩淚看
講武城
作計千年復萬年似嫌蒸土不能堅祇今講武人何在
哀柳殘楊有亂蟬
藥山道中二首
石岸人家玉一灣樹林水鳥靜中閒此中未是無佳句
只欠詩人一往還
西風砧杵日相催看破征衣整未迴白鴈已銜霜信過
青林閒送雨聲來
善應寺五首
平崗迴合盡菜麻百汊清泉兩岸花更得青山作重復
武陵何處覓仙家
石潭高樹映寒藤閒有沙鷗靜有僧總愛山陽竹林好
七賢來了更誰曾
夕陽人影卧平橋倦客登臨不自聊且放游魚覓歸宿
爭教白鷺逞風標
山中魚鳥夙相親問舍求田有主人自讀舊題還自笑
七年鞍馬只紅塵前題善應寺壁有紅塵鞍馬幾時休之句又七年矣

困不成眠百感生田家燈火夜深明無因洗耳風沙底
枉費潺潺落枕聲

摘瓜圖二首 樗軒家物

四摘空留抱蔓詩阿婆真作木腸兒履霜只說琴心苦
不見房陵道上時

高鳥長憂挂網羅如菴日月坐消磨憑君莫話前朝事
比似黃臺摘更多 如菴密國公所居

黃華峪十絕句

依崧王屋舊經過自倚胷中勝概多獨立太行高絕處
樹經凍雨半青黃山入高秋老更蒼且就同遊盡佳客
青天白日看山河

不妨五日未重陽
紅葉黃花風露清比來春色不多爭秋山却也堪人恨
白與高歡作錦城

空對山靈說到難 唐人到難篇有碧瀾之下十寸秋色之句見文粹
絕壁孤雲子細看雲間龍穴想高寒碧瀾寸寸橫秋色

玉立千峯畫不如天公自有范寬圖閻山要著黃華老
千尺珠簾得似無 前輩問山詩有向使早逢周處士子端應不號黃華處士指周先生德卿
團團石甕琢青瑤仰面看雲覺動搖誰著天瓢瀝飛雨
半空翻轉玉龍腰

萬石飛流瀉不供杜教噴薄困魚龍謫仙剩有銀河句
不道香爐更一峯

天漢何因有蚌胎無窮氷雹落懸崖只愁駘背模糊錦
翻倒龍宮復此來

落峽飛流散不收湍聲洶洶動高秋也應嫌被紅塵浣
才近山門便泯流

乞得三泉住不成風沙鞍馬負平生故山定已移文了
又被黃華識姓名

七賢堂

水上盤陀不見人煙中白露玉無塵竹林未恨風流減
負殺共城麴米春 是日有飽名酒獨酌水邊

峽口食鯿魚有感

無奈微雲疎雨何孟公詩律費研磨憑君莫愛襄陽好縮項鯿魚刺鯁多

太簡之畫松風圖為脩端卿賦二首

董元老筆欝盤盤萬壑蒼雲復此看絶似鳳皇山下路秋風無際海波寒

新亭相泣血沾襟一日神州見陸沈好就崆峒山叟問醉眠春晝果何心

秋江待渡橫披

物外琴尊合往還爭教俗駕點溪灣畫師果識閒中趣只作橫舟落照間

贈荅要襄叔二首

長洲連日遠相迎展讀新詩眼倍明鄧下舊人多念我感君兼有故鄉情

文擬邳侯下筆難韜春一讀不知寒名家未覺風流減洗眼青雲看阿端襄叔之先人擬下邳侯傳作實韜春以賦火焙又其兒子小字端平者方就學

贈脩端卿張去華韓君傑三人六首

姓字舊熟相知新三子皆我眼中人洛西荒山有此客酒光灩灩梅花春

去華手中倒樹槲亦要筆力挽千鈞知君辦作南山豹霧雨七日蔚成文

掃地焚香樂有餘情知快快米監書柱教棄擲泥塗了綠髮脩郎玉不如

古來馬隊非講肆韓生頗似周生勤舉家都無擔石粟老氣仍有垂天雲

中庸胡公隔天壤寶臣近日客死大木失望工師來明堂老手乳虎守穴子可採斫頭不屈貧所甘異時三客俱焆焆人倫東國吾無慙

秋江曉發圖

百轉羊腸挽不前旃車轆轤共流年畫圖羨殺扁舟好萬里清江萬里天

題山亭會飲圖二首

女几樵人塞上詞劉景玄號溪南老子坐中詩因君喚起山
亭夢好似三鄉共醉時

曾將心事許烟霞酒榼書囊便是家前日山亭亭上客
而今鞍馬老風沙

洛陽衛良臣以星圖見貺漫賦三詩為謝

敗筆成丘死不神侯門書卷欲誰親鯫鯫魚目漫漫夜
盼到明星老却人

參旗亦有遇災年橫被狐星射右肩牽牛只有擔機石
送與天公折聘錢

西虎東龍總伏雌老墓却是可憐兒星圖何物堪相報
借用盧仝月蝕詩

題鷺鷥敗荷扇頭

荷經凍雨綠全枯葦到窮秋影亦疎為問風標兩公子
此中能有幾多魚

西山樓為王仲理賦二首

天日晴明四望開樓中舒嘯亦悠哉闌干十萬人家裏
只有青山入眼來

杜笏西山老騎曹朝來爽氣與秋高休將人物輕題品
湖海元龍也未豪

樂天不能忘情圖二首

得便宜是落便宜木石癡兒自不知就使此情忘得了
可能長在老頭皮

芙蓉脂肉紫霞漿別是仙家煖老方只在枷枝撲下得
忘情一馬亦何妨

燕省掾屬張彥通舉釋菜之禮仁卿以詩美之亦賦二詩

一奠區區入詠歌請看文治竟如何李侯落筆非無意
告朔羊存得已多

一日新儀見泮宮共驚綿絕有遺風化州亦可燕中比
只杜今無百彥通

采菊圖二首

信口成篇底用才淵明此意亦悠哉枉教詩景分留在
百繞斜川覓不來
夢寐煙霞卜四鄰爭教晚節傍風塵詩成應被南山笑
誰是東籬采菊人

無塵亭二首

霧鬟雲開病未能波流草靡亦何曾胷中自有西風扇
身外休論有髮僧
日日門前車馬喧玉壺氷簟酒如川亭中剩有題詩客
獨欠雲間李謫仙 時仁卿尚未到燕

李廣道寫真二首

華髮蕭蕭玉鍊顏一篇秋水想高閒須知八表神遊客
不在披裘擁絮間
擁絮披裘動數千肉身那得盡飛仙玄門此老留教在
滄海橫流未必然

錢過庭煙溪獨釣圖二首

鞍馬風沙萬里身眼明驚見楚江春綠蓑衣底玄真子
神仙官府在瀛洲何意閑閑得此留莫笑山城小於斗
百年喬木欝蒼蒼耆老風流趙與楊為向榆關使君道
郡中合有二賢堂 楊吏部之美皐落人閑閑曾守此郡

三士醉樂圖

鄉郡雜詩五首 余家自五代以後自汝州遷平定宋末又自平定遷忻故丈字中以平定為鄉郡

他州誰有湧雲樓樓閣所建
一溝流水幾橋橫岸上人家種柳成來歲春風一千樹
綠煙和雨暗重城
新堂縹緲接飛樓雲錦周遭霜樹秋若道使君無妙思
冠山移得近城頭
故鄉飛鳥亦裴回更覓何鄉養不才見說陽泉好春色
野夫乘興欲東來

宗人明道老師澹軒二首

潞人澹社有來源濟水分流到澹軒莫問軒中賓與主
一家同是潞州元
澹中無地著醎酸老口年多不受謾流外已曾增一董
不妨傳法到黃冠

題商夢卿家晦道堂圖二首

松亭竹閣數家村道德仍餘舊里門喬木未須論巨室
青衫今有讀書孫一作青衫誰有讀書孫
東國人門幾百年素風纔到此公傳卷中甚欲題詩句
慚愧韋家祖德篇

商正叔隴山行役圖二首

隴坂經行十過春也隨風土變真淳吳山汧水不必畫
留在秦音已可人
夢中陳迹畫中詩前日行人鬢已絲我亦寒亭往來客
因君還寄出關詞

息軒秋江捕魚圖三首

擲網牽罾太俗生煙波名利不多爭綠蓑衣底玄真子
可是詩翁畫不成
擊觜喧天網截河得魚何啻一罾多漁郎不作明年計
奈此纖鱗細甲何
正始風流一百年竹谿衣鉢有真傳玉堂人物今安在
紙尾題詩一慨然

東平李漢卿草蟲卷二首

蟻穴蜂衙筆有靈就中秋蝶最關情知君夢到南華境
紅藕碧花風露清

過眼千金一唾輕畫家元有老書生草蟲莫道空形似
正欲爾曹鳴不平 李資高元視錢帛如糞土貴人求畫或大罵而去故不與世合

郭熙溪山秋晚二首

煙中草木水中山筆到天機意態閒九十仙翁自遊戲
不應辛苦作荊關

雲樹微茫石崦開吳兒洲渚不塵埃憑君記取題詩處
杖屨適從徙谷來

七賢寒林圖

萬古騷人有賞音畫家滿意與幽尋題詩記得崧前事
絶似馮雷入少林

右丞文獻公著色鹿圖

野鹿標枝氣象閒老皇頻歲赦秋山不妨右相丹青筆
時到霜林紫翠間

李仲華湍流高樹圖二首

細密功夫足自神經營慘澹欲誰親却應林影湍聲外
猶欠吳山小筆春

小景風流恰入時留題紙尾竟何辭不因脫兎投林了
又

益都宣撫田侯器之燕子圖詩傳本已亥秋七月之變逆黨中有欲謀害已者賴仲華力為營護得釋故篇末有

月子得於馮翊胡宋文通家會侯之子仲新自燕中來隨以歸之仲新謂子言兵間故物一失無所復望乃今從吾子得之煥若神明頓還舊觀似非偶然者方謁時賢以嗣前作幸吾子發其

端因賦三詩丙午春三月河東元某謹題

紅綫還驚掌上看十年音息海漫漫渠家王謝堂前慣
暗認曹劉可是難

古錦詩囊羊陸沈吳楓句好入江深世間妾婦爭相妬
禽鳥區區却賞音 首句謂怨家投李長吉詩厠中

才氣田侯絶世奇山丘零落更堪悲休驚燕子詩留在
化鶴歸來未可知

前高山雜詩七首

夢寐煙霞卜四隣眼明今日出紅塵山中景趣君休問
谷口泉聲已可人

山經地志總難憑鄉社流傳太俗生前後兩高從我改
合教松海作新名

蚊聚蛙喧香不聞已甘麋鹿與同羣宵中所得知多少
半是青松半白雲

天池一雨洗氛埃全晉堂四望開不上朝元峯北頂
真成不到此山來

世上初無物外緣人間却有洞中天如何長伴王居士
買盡青山不用錢

白驢前日鳳山迴為愛朝元復此來却憶廣陵劉老子
醉吟應在釣魚臺

白首同歸未省曾青山獨往竟誰能莫嫌麋鹿無情識
比似人間少愛憎

楚山清曉圖

雨潤煙濃十二峯雲間合有楚王宮遥知別後西州夢
一抹春愁淺淡中

題石裕卿郎中所居四詠

寓樂堂

此心安處是真歸念念今知故習非一首新詩一盃酒
五陵裘馬自輕肥

德恒齋

養心如虎亦良勤血戰紛華老册勲百草千花過春雨
白衣蒼狗看浮雲

雪巖

貞松勁柏四時春霽月光風一色新置屋懸崖儘堪老
層氷千里只愁人

聱齋

弓刀陌上未知還心寄漁郎答箬間名作聱齋疑未盡
峿山衣鉢在遺山

贈季子範家兒子

神理乘除不偶然只疑陽報向君偏試評掌上明珠價

幾倍諸家覓藥錢

跋文獻公張果老圖

耆舊能談相國賢功名欲占冷巖前清風萬古猶應在
未用仙公甲子年

三鄉雜詩三首

夢寐滄洲爛熳遊西風安得釣魚舟薄雲樓閣尤烘暑
細雨林塘已帶秋
尖新秋意晚晴中六尺笻枝滿袖風草合斷橋通暗緑
竹搖殘照漏疎紅
溪南老子坐詩窮窮到簞瓢更屢空五鳳樓頭無手段
碧鷄坊外有家風

釣州道中

野陰莽蒼日將夕歲律崢嶸風有聲從昔南山歌短褐
何時北闕請長纓

遺山集卷十四

金 元好問 撰

七言絶句

揄杜硤口村早發

瘦馬長途懶著鞭客懷牢落五更天幾時不屬雞聲管
睡徹東牕日影偏

十月二十日雪

和氣休論歲欲豐且甘蕪穢一時空臨高賞雪人何限
誰在瓊瑶世界中

同兒輩賦未開海棠二首

翠葉輕籠豆顆勻煙脂濃抹蠟痕新殷勤留著花梢露
滴下生紅可惜春
枝間新緑一重重小蕾深藏數點紅愛惜芳心莫輕吐
且教桃李鬧春風

哭曹徵君子玉二首

去歲流言到處疑聞君哭我不勝悲今年我在君先沒
淚盡荒城君得知

統墳三匝去無因千里氷霜半病身斗酒隻雞孤舊約
素車白馬屬何人

二十六日早發安生道中雨木氷

玉樹瑤林世界寬木氷真作雨花看青青也被糊塗盡
松柏何曾保歲寒

書貽第三女珍

珠圍翠繞三花樹李白桃紅一捻春看取元家第三女
他年真作魏夫人

隱秀君山水為范庭玉賦

萬壑風煙入座寒六銖仙帔想驂鸞多少金閨畫眉手
吳山纔得鏡中看

送子微二首

老年鞍馬不勝勞更問孤裘與緼袍到了龍門有何好
伊川清淺石樓高

古來何物是經綸一片青山了此身亂後洛陽花木盡
不妨閒作水南人

楊秘監馬圖

天閑誰省識真龍金粟堆前草色空忽見畫圖疑是夢
東華馳道麝香驄

岳山道中

野禾成穗石田黃山木無風雨氣涼流水平岡儘堪畫
數家村落更斜陽

雪行圖

太一仙舟雲錦重新郎走馬杏園紅騎驢殺吟詩客
到處相逢是雪中

寄杜莘老三首

夢裏雲山一卧屏先生畫筆果通靈不妨行藥長安市
纔是前生許道寧

一片青山共白雲春林烟景入晴曛祝君老眼明於鏡
豪末清妍仔細分

盃酒殷勤與不孤更教懷袖得新圖綠囊自是君家物
醫得煙霞痼疾無

己酉四月十七日度石嶺

四海虛名直幾錢世間何限好林泉無情石嶺關頭路
行去行來又十年

劉君用可菴二首

末節繁文費討論經生規矩是專門惡乎不可惡乎可
笑殺田家老瓦盆

著脚繩橋已足憂那堪鄧甸更堪羞惡乎不可惡乎可
大步寬行老死休

耀卿西山歸隱三首 馬卿為耀卿張君寫真未幾被召北上

靜裏簞瓢不厭空北窻元自有清風傳巖只道無人識
已落君王物色中

馬卿似與物為春難狀靈臺下筆親預拂青山一片石
異時真是卷中人

冠劒雲臺大縣侯富春漁釣一羊裘山林鐘鼎無心了
誰是人間第一流

雪岸鳴鶴

離離殘雪點荒蓼更看幽禽憐淡中笑殺畫簾雙燕子
秋千紅索海棠風

東丹騎射

意氣曾看小字詩畫圖今又識雄姿血毛不見南山虎
想得弦聲裂石時

虛名

虛名不直一錢輕喚得呶呶百謗生可惜客兒頭上髮
也隨春草鬬輸贏

投書圖二首

一束空書不療飢浮沈隨水恰相宜醬家藥楮輕拋却
却是洪喬見事遲

屈作書郵未肯心百函隨水聽浮沈虛名底用寒溫問
題劉威卿小字難素冊後二首

仗道精微得處難書林頭白一儒冠陰功厚薄君休問
只就蝸頭細字看

齒牙餘論足輝光東國人倫趙與楊曾是兩翁門下客
殘年袖手亦無妨

麗都運山水

門闌喜色到崔盧文賦聲名逼兩都重為溪山感疇昔
風流還有此翁無

歸義僧山水卷

嵩少經行二十春野麋山鹿盡情親而今身落京塵底
畫出林泉亦可人

武善夫桃溪圖二章

物外煙霞卜四鄰武陵不是避秦人軟紅香土君休羨
千樹桃花滿意春

金罽毯毯六月寒桃花春夢暗征鞍青山歸計何時辦
畫卷空留馬上看

巢雲曙雪圖武元直筆明昌名士題詠

風流人物見承平半向巢雲有姓名畫手休輕武元直
胷中誰比玉崢嶸

書扇贈李湛然

江楓搖落海門秋江水無風月半樓未要吳儂誇勝概
已從詩境得天游

普照范鍊師寫真三首

向日神仙看地行只今煙駕想雲程石梁畫出西流寺
無復鏗然曳杖聲

傾蓋論交了歲寒眼中人物似君難流波意在誰真識
未絕朱絃已廢彈

鶴骨松姿又一奇化身千億更無疑人間只說乘風了
覿面相呈却是誰

祖唐臣所藏樗軒畫冊二首

綠淨紅香夢已空草黃沙白思無窮波間野鴨渾無賴
長著詩人慘淡中 敗荷野鴨

牧笛無聲畫意工水村煙景綠楊風題詩憶得樗軒老

更覺升平是夢中風柳牧牛

客意

雪屋燈青客枕孤眼中了了見歸途山間兒女應相望
十月初旬得到無

走筆題十老會請疏

痛飲形骸百不成天教鄉社送餘生病夫近日添新喜
十老圖中有姓名

七夕

天街弈弈素光移雲錦機閒漏箭遲誰與乘槎問銀漢
可無風浪借佳期

避兵陽曲北山之羊谷題石龕

冥鴻正恐挂疑網脫兎不忘投茂林世故驅人真有力
天公困我豈無心

壬子寒食

兒女青紅笑語譁秋千環索響嘔啞今年好箇明寒食
五樹來禽恰放花

馬雲卿畫紙衣道者像

太古清風西地來紙衣長往亦悠哉鐵牛力負黃河岸
生被曹山挽鼻迴

過威州鎬厲王故居

天道循環只眼前果誰烈焰與寒煙種瓜四摘渾閒事
抱蔓無人更可憐

真味齋

麋飯寒蘆老此身高人那計甑生塵味無味處君知否
道著琴書已失真

歸義興侍者溪山蕭寺橫軸

石磴雲松百八盤東風日上海波寒老來丘壑風流減
却就禪房覓畫看雲漢此畫甚有泰山典型因記東峯看日出時故有上句

喬夫人彩繡仙人圖

綵服仙童畫不如直疑萊子戲庭除青紅未是春風巧
一頌根花更有餘

出山像

不見恠星莫漫驚日頭從此向西生只知大事因緣了
依舊雲門望太平

胡壽之待月軒三首

一幅清風竹寫生月華霜白紙如氷天公老筆無今古
杜却坡詩說右丞
愛竹驂忝發巧新能教一影具形神千門萬户清光裏
袖手東牕有幾人
形似何曾有定名每從游戲得天成墨君解語應須道
猶欠風琴一再行

論詩三首

坎井鳴蛙自一天江山放眼更超然情知春草池塘句
不到柴煙糞火邊
詩腸搜苦白頭生故紙塵昏枉乞靈不信驪珠不難得
試看金翅擘滄溟
暈碧裁紅點綴勻一回拈出一回新鴛鴦繡了從教看
莫把金針度與人

超禪師晦寂庵

無波古井靜中天三尺黎床坐欲穿一語調君君莫笑
妙高峯頂更超然

自題寫真

東塗西抹竊時名一線微官悞半生不畫幼輿巖穴裏
野麋山鹿欲何成

贈寫真田生三章

人物翩翩美少年書中頴悟亦天然燕南只道丹青好
棄擲泥塗自可憐
萬態千形畫裏看人人眉目與衣冠情知不是裴中令
一片靈臺狀亦難
市井公卿萬不同依然見解一兒童張顛草聖雄千古
却在孫娘劒器中

贈高君用君益從弟

杏苑仙郎合採花虛傳佳句滿京華丁寧王謝堂前燕
丈采風流有故家

周才卿拙庵

詩筆看君有悟門春風過水畧無痕菴名未便遮藏得
拙裏元來大巧存

郭大方自適軒

自適還曾自適無半生枯寂坐禪居馬卿若也知人意
只畫梁家舉案圖

風柳鳴蟬

輕明雙翼曉風前一曲哀箏續斷絃移向別枝誰畫得
只愁殘響客愁邊

晴景圖

白日青天下筆難要從明潤細尋看藏山只道雲煙好
畫史而今盡熟謾

僧寺阻雨

山氣森岑入葛衣砧聲偏與客心期僧窓連夜瀟瀟雨
又較歸程幾日遲

金山

攢青疊翠幾何般玉鏡脩眉十二環常著一峯煙雨裏
苦才多思是金山

王子文琴齋

天上秋風月底霜求凰一曲鬢絲長相如四壁消何物
直要文君典鸕鷀

覃彦清飛雨亭橫披

百道懸流注夜光畫中亭榭亦清涼何人與問長安客
赤日黃塵有底忙

讀漢書

室方隆棟非難構水到頹波豈易迴豐沛帝鄉多將相
莫從興運論人材

內相楊文獻公哀挽三章效白少傅體

征南諫疏無多語大度高皇有至仁留得青囊一丸藥
異時猶可活斯民

中臺啟事山吏部東閣詞臣何水曹松栢瀟瀟一丘土
龍門依舊泰山高

姓名三字金甌重事業千年片簡青試向雲間望光彩
看從何地現文星

石勒問道圖

輕比韓彭作李陽高僧久已笑君狂中原果有劉文叔
肯說鈴聲替戾岡

花光梅

草聖前頭一樹春豪華落盡只天真寫生今向君家見
疑是花光有兩身

舊與趙景温

浮雲流水易西東迴首梁園似夢中一別十年今又別
酒尊能得幾迴同

夏山風雨

慘澹經營有許功吳僧誰得嗣宗風情知一雨收晴了
更沒塵沙到坐中

春雲淡治

一抹平林素練橫數堆寒碧白煙生春雲可是多姿態
百篇吾不惜着毛

夜宿山中

五字韋郎畫不成

雪谷早行圖二章

雪擁雲橫下筆難爭教萬景入荒寒詩翁自有無聲句
畫裏憑君細覓看

畫到天機古亦難遺山詩境更高寒貞元朝士今誰在
莫厭明窗百過看

胡叟楚山清曉

剪得吳松一片秋江山小筆也風流卷中未有題詩客
留得才情趙倚樓

辛亥九月未見菊

紫菊霜華日日添也應有意醉陶潛鬢毛不屬秋風管
更揀繁枝插帽簷

荅俊書記學詩

詩為禪客添花錦禪是詩家切玉刀心地待渠明白了
夜宿山中

月華人影共徘徊未算歸程夢已迴澗水悲鳴易愁絶
長松休送雨聲來

臺山雜詠十六首 甲寅六月

登臨夙有故鄉緣試手清涼第一篇知被錢郎笑寒乞
不將錦繡裹山川
西北天低五頂高茫茫松海露靈鼇太行直上猶千里
井底殘山枉叫號
萬壑千巖位置雄偶從天巧見神功湍聲已作風雷惡
更在雲山氣象中
顛風作力掃陰霾白日青天四望開好箇臺山真面目
爭教坡老不曾來
山雲吞吐翠微中淡緑深青一萬重此景祇應天上有
豈知身在妙高峯
山上離宮魏故基黄金佛閣到今疑異時人讀清涼傳
應記諸孫賦黍離
一國春風帝子家緑雲晴雪間紅霞香綿穩藉僧溪草
珍重曼殊更一來
吐嗟檀施滿金田遠客游臺動數千大地嗷嗷困炎暑
山中多少地行仙
石鼓飛泉氷齒牙一盃龍焙雪生花車塵馬足長橋水
汲得中泠未要誇
凜凜長松卧澗阿提壺悲嘯撫寒柯萬牛不道丘山重
細路沿雲奈爾何
熱惱消除佛作緣山頭氷雪過尖天法王悲智無窮盡

更看清涼遍大千
靈蛇不與世相關時復蜿蜒水石間何處天黿待霖雨
一龕香火梵仙山

跨牛圖 才子唐人冠服作哦詩狀牛後帶琴書

畫出升平古意同江村渺渺綠楊風看來總是哦詩客
遠勝騎驢著雪中 隨駕張珪似是摹古人本

贈湛澄之四章

眼花看碧漸成朱兀兀陶陶樂有餘柳岸醉僧堪一笑
強教分別竟何如

兒女團欒龐行婆滅羅活計苦無多布囊歸去詩千首
猶欠庭珪墨一螺
十年不見山堂老賴有澄之在眼中總道木庵枯淡好
東風花柳各青紅
散聖風流有別傳漆瞳一照出人天石門故事君知否
好佐浩翁學刺舡

乙卯二月二十一日歸自汴梁二十五日夜久旱而雨偶記內鄉一詩追錄於此今三十年矣

杂條沾潤麥溝青軋軋耕車鬧曉晴老眼不隨花柳轉
一犁春事最關情

三門集津圖

南北爭教限大江吳家纔了又陳亡畫工只說三門險
不記茅津一葦航

乙卯端四日感懷

哀年那與世相關苦被詩魔不放閒好箇舊家長樂老
無才無德只癡頑

山村風雨扇頭

摠為詩翁發興新直教畫筆亦通神莫嫌風雨無多景
截斷黃塵亦可人

跋蕭帥鷺鷥敗荷扇頭 徐榮之畫

蕭蕭煙景帶霜華公子風標浪自誇可道浣花詩境好
鶺鴒鸂鶒滿晴沙

袁顯之扇頭

雙鷺聯拳只辨愁枯荷折葦更窮秋風流緑影紅香底
好箇鴛鴦百自由

贈司天王子正二首

慣見河邊織女機枯槎八月未成歸棲遲零落今如此
杜郤星翁比少微
天容海色本澄清萬古東方有啓明七十七年強健在
不妨林下看升平

工部趙侍郎下世日作

鶴骨脩然卧石床情知合眼即仙鄉安時處順吾儒事
杜郤南華説坐忘

跋耶律浩然山水卷

六月三泉松桂寒西風早晚送歸鞍無因料理黄塵了
只得青山紙上看

貞燕二首

杏梁雙宿復雙飛海國爭教隻影歸想得秋風漸涼冷
謝家兒女亦依依

汚潔難將一類推舊家紅綫可無疑豚魚自是詩家語
輕擬庭闈恐未宜

楊祕監雪谷早行圖

息軒畫筆老龍眠雪谷氷橋自一天六月高樓汗如雨
豈知方外有詩僊

杜莘老夏日汾亭横軸

杜侯老筆堯民意畫閣清風有故家庸俗紛紛小兒女
杜將塵土涴煙霞

武元直秋江罷釣

暮山明月曉溪雲今古仙凡此地分醉後狂歌問漁叟
殘年何計得隨君

張彦遠江行八詠圖 奉使時所見

楚江平浸楚山流放眼江山得意秋一寸霜毫九雲夢
合教轟醉岳陽樓

題馮漕緩之碩人在澗横軸 胡先生畫

見説雲霄意氣豪幾回攬鏡惜顦毛不爭畫得林泉好

轉使山人索價高

題邢公達寒梅凍雀圖

褐衣相媚不勝情只許乾暉畫得成却被詩人笑寒乞一枝風雪可憐生

秀隱君山水

烏鞾踏破軟紅塵未信溪山下筆親圖上風煙看瀟灑畫家亦有魏夫人

同梅溪賦秋日海棠二章

錦水休驚散彩霞換根元自有靈砂瓊枝不逐秋風老自是人間日易斜

翠袖紅妝又一新秋風秋露發清真丹青寫入梅溪筆桃李從今不算春

梁氏先人手書

玄蚪飛跳九天門秦火驚看片紙存耆舊風流知未滅青衫還見讀書孫

薊北杜國寶以真定教官李進之所譔大父中憲公及其先人帥府從事行狀見示用題三絕其後

拯道清流解致君白袍唐日已紛紛科名屈殺漁陽老章甫何人不惠文

兒戲將軍百不知杜將壁壘付安危論功纔得鹽山令堂上奇兵果是誰

堂掾談經見蚤成諸郎難弟復難兄長留北海文章在千古雲麾有姓名

贈訾子野高士三章

僊翁高弟獨君優胷次清明辨九流我是愚溪一愚叟不妨同醉訾家洲

月旦今誰許與陳乍賢乍佞日紛紜爲肩燕頷非吾事一片靈臺欲付君

虛名玉表或磨中薄命何堪與共功東國人倫要真識好將傳與黑頭公

戲相師

珥貂簪筆起鉏耨何必人人貫伏犀宵次九流君自了
看來惟少醉如泥

留贈丹陽王鍊師三章

信得人間北夢閒一卮芳酒且開顏當時笑伴今誰在
詩客淒涼飯顆山
爛醉玄都有舊期百年人事不勝悲桃花一簇開無主
留著東風與鬼葵
收盡貂裘白髮新京華旅食記前身仙翁相見休相笑
同是邯鄲枕上人

乾隆御覽之寶

欽定四庫全書

遺山文集卷十四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閔惇大
謄錄監生臣楊仁基

欽定四庫全書卷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遺山集卷十五

金　元好問　撰

宏詞

章宗皇帝鐵券行引

臣嘗考唐史所載鐵券之說有二其一則將相有社稷之功者賜之其一則許藩鎮以自新者也唐自安史之亂之後盜據河朔若魏博若幽燕若鎮冀根結盤互一寇死一寇生天子不問有司不訶者數十年其制御之術可考也温言善詞以開慰之高爵厚禄以尊寵之甚者又以待社稷臣之禮而禮之也辨理曲直洗滌怨惡質之於天地而示必信申之以丹鐵而圖不朽當是時武尅不剛君臣相與為一切之計幸賊之不吾梗雖所求有過於此者將奔走而奉之故所謂丹書之信特迮於不得已焉而與之耳道陵朝有以田氏所藏唐賜藩鎮鐵券來上者上為製七言長詩以破其說名曰鐵券行臣幸獲覩焉自聖人以書契代結繩之政大樸雖散

天理之真淳者猶在人也治稍下衰而誓詰興信不足有不信夏后作誓而民始叛殷人作誥而下益惑蓋自結繩而為書契自書契而為誓詰利害相摩機械相直君父而臣子也君有不得於其臣臣有不得於其君天理之存者曾不毫髮況又自誓詰而為鐵券其欲使人不叛且惑亦難矣故施之藩鎮不可也黃河泰山之盟不能抶韓彭於旋踵之頃赤心白日之語又安可保唐室於威令復振之後乎施於功臣亦不可也君不得於其臣而與之為不直臣不得於其君而受之為不義不直不義幾何其不以功臣為藩鎮也大哉孔子之言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知乎此則知聖人所以及豚魚者為不在彼也臣竊伏觀章宗皇帝以仁聖之姿淵懿之智緝熙光明之學正心誠意修身治天下二十年之間大信之所孚股肱大臣之貴輿臺皂隸之賤皆不言而喻不約而隨不契而合不謀而固其視前世誓詰之繁固已貿三光而洞九泉矣況於恃片鐵以為

固者乎宜其播之於號令發之於歌詩慨然自得於大道破裂之後祛千載之惑為萬世之戒也如此有詔下臣為作篇引謹昧死百拜而言曰聖人之公之信皆天也臣何足以知之若夫雲漢之昭回日星之炳曜編之詩書而無愧質之鬼神而不疑者臣愚不自度量尚庶幾自託於不腐云臣謹引

秦王擒竇建德降王世充露布

科程文餘二篇光武中興頌大司農箴亡不及録 已上二篇正大元年五月應辭

臣聞天地之大無不容王者所以悉臣而悉主雷霆之擊無不滅神兵所以萬舉而萬全其有怙姦自終同惡相濟雖合從連橫而自為得計而禁暴誅亂者理有固然輔車之勢未成連頸之刑已及陳餘之輔趙歇竟成泜水之亡公孫之得隗囂何救咸門之酷明鑒不遠覆轍相尋我國家統接軒符剗除秦跡斷鼇足以立四極射旄頭而靖八荒南征北怨而俱荷來蘇西被東漸而無思不服獨茲狂狡猶爾跳梁竇建德王世充者闇茸

下材昏迷小醜要領不足以膏斧鉞名姓不足以汚簡
書僭號位以自居意兵刑之莫及狐鼠不神於晝出鷹
鸇當化於陽和敢為犄角之謀自隅照臨之造魚肉兆
姓塗炭二方稔惡貫以既盈諒靈誅之莫逭五侯共憤
期分項羽之屍四塚既成待葬蚩尤之骨臣與諸將等
致行天討動稟睿謀謂虢既滅則虞自亡故燕可先而
齊當後肅將禁旅進次東都賊既身來義當面諭人有
請師之舉天開悔禍之期今不自歸後將無及計即從
於馴伏乃更肆於憑陵不虞當轍之難遽有背城之役
臣等先登進擊深入合攻戰聲騰洛水之波怒氣動邙
山之色紛投戈而蔽野殷流血之成川健將既殲餘衆
皆潰世充則堅壁自固恃求援之方來建德則掃境赴
期曾胥亡之不悟臣等鼓已捷之勇迎自送之師破竹
未比乎發機建瓴莫喻其乘勢武牢方啟突騎直前諸
將引陣以當其衝微臣卷甲以出其後鯨鯢自驚蟻虱
相悲以彼氣之既歸當我軍之方銳亂難復整徒誇軍
屬於鵲山勢不久存果見豆亡於牛谷臣以既擒夏賊
尋詣洛師示之已獲之俘縱其所遣之使世充外謀已
敗內勢又窮知無地而可逃乃詣軍而自縛一卒不損
二盜克平其東都吏民等虐政久罹王靈甫及金鼓動
發生之氣旌旗蔥蔚養之風莫不動地懽呼戴天感泣
廓妖氛而一掃混文軌而大同升平之期自今以始茲
蓋伏遇皇帝陛下沈幾先物神武應期從容高拱乎九
重之中纖悉周知於萬里之外日將旦而羣陰伏顧小
竊之何施天不言而四時行宜旌功之丕應臣某等謬
司戎律初乏將材仰憑折箠之神俯遂請纓之志七旬
來格微勞深愧於禹征萬壽無疆善頌敢忘於武拜

擬賀登寶位表　已下五篇正大元年奉都堂鈞旨作

中國之有至仁無思不服聖人之得大寶咸與維新凡
在照臨舉深慶忭中謝竊以社稷隆神器之重父子處
人倫之先付與既公衆庶斯定我國家光宅天下丕冒
海隅世祚承平古無倫擬先皇帝撫持權柄弘濟艱難

安强成道德之威信任得天人之助大功甫集明命有歸欽惟皇帝陛下孝悌通於神明忠厚及於草木聖神文武克享皇天之心獄訟謳歌皆曰吾君之子百年享國初得正傳三后在天更無遺恨大定明昌之治增光宜及於此時周宣夏后之功專美豈容於他日風雲嘉會日月中興臣等夙被生成重叨際會接千歲之統既欣歷數之有歸上萬年之觴行慶版圖之盡復

擬立東宮詔

惟王建國篤為長世之謀惟國立儲茂正萬邦之本位號定而莫不以為悦典禮崇而莫敢以為私眷予上嗣之良優有中興之略内則視膳問安之禮備外則尊道讓齒之義隆諐然仁孝之稱粹矣温文之表朕自紹休於大統猶虚位於東朝乃考蓍龜之占乃稽方冊之寶夏后與子天人之望攸歸周家尚親廟社之尊斯在載涓穀旦爰闢青宫下以副四海之心上以對兩宫之訓某可立為皇太子於戲文昭武穆夙貽燕翼之謀震長離明本有承華之象尚因主器之重嗣啟迓衡之期

擬除樞密使制

在天垂象璣衡通紫極之嚴稽古象賢宥密極洪樞之峻故非智辯無窮則不足以語成敗安危之要非威望素重則不足以馭梟獍强悍之臣敷求天下之奇才以屬國家之大計誕告於衆予得其人具官某沈鷙有謀矜嚴不撓達用兵之善志屬許國之精忠戎陣有年膚公屢奏出奇應變森然武庫之雄厭難折衝隱若長城之固屬機庭之虚職咨羣牧以擇賢才氣無雙士皆樂屬李廣策慮愊億時則有若陳湯是用假以本兵之權置諸右府之長於戲漢有汲長孺邪謀寢於淮南唐相李文饒威令行於河朔蓋屈人貴乎不戰而銷患在於亡形予將以中興而責成爾其以上策而自任尚恢遠畧無及近功

擬御史大夫讓樞密使表

憲府備員積有妨賢之畏樞庭謀帥遽膺制勝之求拊

陋質以何堪對寵光而知懼中謝臣聞受禄過量忠臣
恥其素餐因能任官明主不以私授蓋物勝於權則衡
為之殆馬竭其力則御速於顛臣雖至愚敢忘斯義伏
念臣智靈弗競器褊尤疎初無落落過人之材徒有區
區自信之志薦更中外無補事功竊憂大譴之方來敢
謂異恩之橫被而況樞極通帝位之紀宥府嚴師律之
謀周設六官司馬聯於冢宰漢分三府太尉列於中台
故必文武智能之臣乃付腹心爪牙之任人歌宣后豈
無吉甫之憲邦天啓高皇宜得留侯而籌幄顧以非才
而叨據在於公議而謂何伏望皇帝陛下大道曲全至
明博照察臣心之有愧憫臣力之弗勝追還誤恩妙棄
良輔退而勞力足昭名器之至公因是得人旋致朝廷
之增重

擬除司農卿制

田政維天下之大綱古有播百穀之命農臣分户曹之
外務今為治六府之官況假以部使者之權位於中執

遺山集卷十五

遺山集卷十六

碑碣

平章政事壽國張文貞公神道碑

金 元好問 撰

故相壽國張公之孫好退謂甚言先大夫之甍忝知政事高公子約為神道碑碑石已具遭貞祐之亂不克立好退南渡二十年乃還鄉里思卒前事而高公之文於時事有嫌不敢復議惟我先人以書生起家仕宦至宰相身存踐履之實國有經綸之業雖流風未遠而人代既遷徵良史則墜簡已亡懷舊俗則高年垂盡瞻言丘壠旌紀寂寥好退無所似肖不能奉揚徽烈負譽蒙累無以自處誠得吾子辱以第二碑賜之則瞑目為無憾矣敢百拜以請某竊自念言不腆之文頗無足以紀公之美且不能繼於高公之文之後固宜以不敏辭所以不敢終辭者蓋金朝官制大臣有上下四府之目自尚書令而下左右丞相平章政事二人為宰相尚書左右丞參知政事二人為執政官凡在此位者內屬外戚與國人有戰伐之功預腹心之謀者為多潢霤之人以門閥見推者次之參用進士則又次之其所謂進士者特以示公道繫人望焉爾軒輊之權既分疎密之情亦異孤立之迹處乎危疑之間難入之言奪於衆多之口以常情度之謂必以苟容為得計循默為知體矣然而持區區之忠以盡心於所事如石右丞琚董右丞師中胥莘公鼎之流慨然以名臣自任者亦時有之惟公歷仕四朝再秉鈞軸不難於他人之所難不徇於世俗之所徇忠信篤實足以自結人主名德雅望足以師表百僚敦龐耆艾足以填國家而撫百姓故百年以來談良相者莫不以公為稱首夫善化一鄉智効一官人且喜聞而樂道之不欲使之隨世磨滅有如我公乃不得以著金石傳永久秉筆之士將不有任其責者乎謹按儀同三司平章政事壽國文貞公諱萬公字良輔姓張氏唐

名臣公謹之後唐末有自東海徙汶上者後又徙東阿遂為東阿人曾祖諱晞行善好施鄉人歸之宣政末常出財佐軍二子得補國子助教用公貴贈銀青榮禄大夫清河郡侯妣劉氏清河郡太夫人祖諱詢孝弟力田家用不匱贈金紫光禄大夫清河郡公妣崔氏清河郡太夫人考諱彌學篤於學問以尚書為專門之業初應鄉試擢本經第一後罷經義科以詞賦取士復預薦書已而嘆曰丈夫寧老於章子彫蟲之技耶吾不復出矣常銘其左右云欲求子孫先當積孝欲求聰明先當積學世以為名言累贈崇進壽國公妣王氏壽國太夫人生四子公其第四子也崇進公嘗夢至一大官府署曰張萬相公之室已而公生因以名焉公幼頴悟號稱博聞強記弱冠登正隆二年詞賦進士第釋褐頴順軍新鄭縣主簿丁崇進公憂服除調沂州費縣主簿正隆政哀盜賊羣起公有策禦之盜為衰止邑人賴焉大定四年調遼陽府路辰渌鹽司判官課最超淄川長山令去

官之日百姓為之立祠十一年克尚書省令史考滿遷河北西路轉運司都勾判官歲餘改大理司直十九年遷武寧軍節度副使二十一年召為尚書省右司都事朝廷知公始將大用矣未幾攝同知登聞檢院事奏對稱旨乃真受焉再遷侍御史不數月改右司員外郎郎中敷奏詳明不為緣飾世宗嘉賞之顧謂侍臣曰張萬公純直人也俄遷刑部侍郎章宗即位詔以遺留使於宋使還會創設提刑司首命公為河南路提刑使不暮年御史臺奏課為九路之最擢拜御史中丞時明昌元年也元妃李氏有寵上欲立為后臺諫以為不可交攻之監察御史宗端脩右拾遺路鐸翰林修撰趙秉文皆得罪去一日上遣中使密訪公吾欲立后何所不可而臺諫乃不相容卿以為如何公言此大事明日當面奏及對因為上言國朝立后非貴種不預選擇元妃本出太府監戶細微之極豈得母天下上默不言明日出公為彰德軍節度使兼應州管內觀察使其後立后議寢上

思公言召為大興府尹二年九月拜參知政事以太夫人年過八十表乞就養不許未幾復申前請乃授山東西路兵馬都總管兼判東平府事以便親歲餘復以親老為言乃聽歸侍六年起為河中府尹時屬軍興調度百出公為之平物價寬民力比它州所費省者什六七承安三年正月上以太夫人之故移公濟南尹河中之人為建去思堂畫像事之九月丁內艱卒哭詔以明年正月朝京師起復授平章政事超資善大夫封壽國公

主兵者言比歲征伐多至敗衂凡以軍事所給之地不足自贍至有不免飢寒者所以無鬬志願括民田之冒稅者分給之則戰自倍矣朝臣議已定公獨上章極諫其不可者五大畧以為軍旅之後瘡痍未復百姓撫摩之不暇何可重擾一也通檢未久田有定籍括之必不能盡適足以增猾吏之敝長告訐之風二也浮費侈用不可勝計推之以養軍可斂不及民而足無待於奪民之田三也兵士失於選擇强弱不別而使之同田而共食振厲者無以盡其力而疲劣者得以容其姦四也奪民而與軍得軍心而失天下心其禍有不勝言者五也

西路兵馬都總管兼判東平府事以便親歲餘復以親老為言乃聽歸侍六年起為河中府尹時屬軍興調度百出公為之平物價寬民力比它州所費省者什六七承安三年正月上以太夫人之故移公濟南尹河中之人為建去思堂畫像事之九月丁內艱卒哭詔以明年正月朝京師起復授平章政事超資善大夫封壽國公

必不得已乞已冒地之已括者召民詩之以所入贍軍則軍有坐獲之利而民無被奪之怨矣不從即以衰病不任職乞罷賜告兩月且以光尚醫調護之泰和元年六月連章請老遷榮祿大夫且以公第四子某四赴廷試當同進士出身詔充閤門祇候又改筆硯局承應尋賜進士第所以優禮公者佗相莫與為比二年章再上有旨卿頻上章告老寧以言事不見從或與同列者有差別故耶何求去之數也公奏言臣誠衰老當避賢者路無佗意也三年正月章再上不允加銀青榮祿大夫三月歷舉朝賢之可代已者求去甚力上為感動中使宣旨朕初即位首命卿入政府繼遷相位以卿習於典故處事詳雅春秋雖高而神明未衰故且以機務相勞今去意既堅不得不屈朕以從卿耳明日入辭詔以金紫光祿大夫致仕公退居上所以待之者不少衰朝廷有大

利害則遣使者就訪之六年南鄙用兵上以山東重地須大臣鎮撫之手詔起公判濟南府山東東西路宣撫使便宜行事公為之布教條問民所疾苦貸逋賦以寬流亡假閒田以業單貧戍邊郡者戒之以守疆場毋敢妄動莅州郡者戒之以省符牒毋敢妄擾經畫既定即移文有司乞還鄉里上優詔許之仍加崇進以榮其歸七年冬十月寢疾一日令具湯沐澡掃庭內曰吾將逝矣命子益執筆書遺戒戒子孫以貴薄尚儉而已尋薨

春秋七十有四上聞之震悼輟視朝賻贈加等祭葬皆用詔書從事有司考行謚曰文貞仍贈開府儀同三司以八年二月舉公之柩葬於青太里北原之先塋壽國夫人劉氏祔焉大安元年詔繪公像於行慶宮配享章宗廟庭公資樸直不自表襮自少日便能以沈默自養平居不妄言笑事親孝待昆弟有禮與人交不苟合太庭下敬歎流涕而後發左右皆為感動夫人前歿童宗夫人喜家居留官下者未嘗久每一書示至公必望拜必報而後已一顧盼之頃皆狼狽於鋒鏑之下雖赤子不能免蓋立后之事在廷之臣皆以為不可獨上以為欲有所賜再拜謝不敢當潔居終身兩童子自隨侍婢不得至其前閒居鄉縣與父老游敦布衣之好初不以名位自居仕宦五十年在州縣則治化清淨不事科罰而人有畏愛之實在朝廷則切於論列有不便於民者必委曲道之雖理若訐直而辭氣容貌不失其為大臣之體大定之治近古所未有紀綱法度備具周密公在相位謹奉行而重改作得守文之體故能不動聲氣而天下陰受其賜古所謂日計不足月計有餘者於茲見之故嘗論公平生所言者不勝載而繫於廢興存亡者有二事焉一立后二括田立后難於從而章宗從之括田不難於從而竟不聽其後武夫悍卒倚國威以為重山東河朔上腴之田民有耕之數世者亦以冒占奪之兵日益驕民日益困養成瘢疽計日而潰貞祐之亂盜賊滿野向之倚國威以為重者人視之以為血讐骨怨必報而後已一顧盼之頃皆狼狽於鋒鏑之下雖赤子不能免蓋立后之事在廷之臣皆以為不可獨上以為

可故公之言易為力括田之事上下皆以為可而公獨以為不可故難為功以一言之不相入其禍果有不可勝言者是不獨在公為遺恨異世相望亦當有太息而流涕者嗚呼豈非天耶銘曰

留侯授書三往鷄鳴濟北有期迺祠嘉平神物不亡時出劾靈穀城之張帝傳載生帝傳維何文貞壽公木訥之剛樸魯之忠以靜而應以介而通悃幅無華安事勇功郎署擢長憲臺進貳相業之良興陵所試大定之治啟重嗟惜之如此公諱庭筠字子端姓王氏家牒載其三十二代祖烈太原祁人避漢末之亂徙居遼東曹公特徵不應隱居終身其後遼東亦亂子孫散處東夷十七代孫文林仕高麗為西部將歿於王事又八世曰樂德居渤海以孝聞遼太祖平渤海封其子為東丹王都遼陽樂德之曾孫繼遠仕為翰林學士因遷家遼陽繼遠孫中作使咸飭避大林延之難遷漁陽咸飭孫六宅使恩州刺史叔寧遷白霤六宅生永壽居韓州遼天慶中遷蓋州之熊岳縣遂占籍焉永壽之長子政事金朝

王黃華墓碑

泰和壬戌冬內翰王公卒於京師道陵雅知公家無餘財將無以為葬也詔有司賻錢八十萬以給襄事求平生詩文藏之秘閣未幾以御製詩賜其家其引云王遵古朕之故人也乃子庭筠復以才選直禁林者首尾十年今茲云亡玉堂東觀無復斯人矣其家以遺文來上尋繹之久良用愴然而其詩有天材超邁無軼琬琰之句蓋公門閥人品器識文藝一時名卿材大夫少有出其右者上意亦恨其得之晚而用之者百未一試也故啟重嗟惜之如此公諱庭筠字子端姓王氏家牒載其

官至金吾衛上將軍建州保靜軍節度使保靜之中子遵古字元仲正隆五年進士仕為中大夫翰林直學士文行兼備潛心伊洛之學言論皆可紀述明昌應詔有昔人君子之目子孫以昔人名所居之山而君子名其泉所為志也中大夫四子庭玉庭堅次即公太師南陽郡王張公浩之外孫生未暮視書識十七字六歲聞父兄誦書能通大義七歲學詩十一歲賦全題讀書五行俱下日記五千餘言涿郡王公翛然風岸孤峻少所許可一見公以國士許之弱冠擢大定十六年甲科釋褐承事郎恩州軍事判官臨政即有能官之譽郡民鄒四者謀為不軌事覺逮捕千餘人而鄒四者竄匿不能得朝廷遣大理司直王仲軻與公治其獄公以計獲鄒四分別註誤坐預謀者十二人而已再調館陶主簿公蚤有重名天下士夫想聞風采謂當一日九遷乃今碌碌常秩甫滿單車徑去卜居隆慮周覽山川以謂西山橫截

千里隱然如卧龍起砐谷天平黃華至魯般門龍之首脊肋尾皆具而黃華蔚然涵澴秀之氣山有慈明覺仁二寺上下相去不半里所西抵鏡臺直鷄翅洪之懸流幽林穹谷萬景坌集一水一石皆崑閒間物顧視塵世殆不可一日居也乃置家相下買田隆慮借二寺為栖息之地時往嘯詠若將終身焉為晉人庾袁隱居義陽僅見於傳記黃華雖勝絶而近代無所知名至於高賢題詠亦罕及之自公來居以黃華山主自號玆山因之槩出太行之上人境俱勝於公見之山居前後十年得恣力經史務為無所不闚旁及釋老家尤所精詣學益博志節益高而名益重明昌初用薦者以書畫局都監召俄授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遷翰林修撰坐為言事者所累出為鄭州防禦判官承安初繼丁內艱哀毀骨立幾至不起四年起復應奉翰林文字泰和元年復翰林修撰扈從秋山應制賦詩至三十餘首寵眷優異蓋將大用暮年罹此不幸春秋五十有二實二年十月之十

日也官止承務郎緋衣銀魚夫人張氏亦太師女孫子男三人萬安萬孫萬吉皆早卒女三人長曰從淨幼為女冠公沒後以能詩召見特加敬異次曰琳秀入侍掖庭季女幼在室公既無子以弟庭淡之次子萬慶為之後以蔭補官至行尚書省左右司郎中文章字畫能世其家孫某曾孫某尚幼公儀觀秀偉善談笑俯仰可觀外視若簡貴人初不敢與之接一見之後和氣津津溢於顏間殷勤慰籍如恐不及少有可取極口稱道他日雖百負之亦不恨也從之游者如韓溫甫路元亨張晉卿李公度所引見者如閻趙公內翰馮公屏山李公皆為文章鉅公下者猶不失為名士世以知人許之為文能道所欲言如文殊院斲琴飛來積雪賦及漢昭烈廟碑文等辭理兼備居然有臺閣體裁暮年詩律深嚴七言長篇尤以險韻為工方之少作如出兩手可為知者道也有藂辨十卷文集四十卷傳於世世之書法皆師二王魯直元章號為得法元章得其氣而魯直得其

韻氣之勝者失之奮迅韻之勝者流為柔媚而公則得於氣韻之間百年以來公與黃山閑閑兩趙公人俱以名家許之畫鑒既高又嘗被旨與舅氏宣徽公汝霖品第秘府書畫因集所見及士大夫家藏前賢墨蹟古法帖所無者摹刻之號雪溪堂帖一十卷至於筆墨游戲則山水有入品之妙墨竹殆天機所到文湖州以下不論也每作一幅必以千文為號不肯輕以予人閑閑有上公詩云李白一杯人影月鄭虔三絕畫詩書馮內翰挽章云詩名摩詰畫絕世人品右軍書入神人以為實錄云癸丑夏某客燕中萬慶為言先公之歿四十餘年矣南北喪亂初無歸顧之望衰年乃得灑掃墳墓丘木已老而旌紀寂寥某死不得瞑目矣今屬筆於子幸有以惠顧之某不敏自初學語先夫人教誦公五言志學以來知慕公名德蓋嘗夢寐見之雖不迨指授至於不腆之文亦從公沾丐得之已嘗不自揆度為先正壽國文貞張公閑閑趙公內相文獻楊公碑矣有如我公乃

不得著金石傳永久顧安所逃責乎乃勉為論次之而係以銘銘曰

山立兮揚休元精兮當中冠名士兮中朝何隱隱兮隆
隆明昌天開文治昭融婉孌龍姿孰雲之從望公脩門
劒珮從容行人會盟常伯秩宗閒燕論思衮職彌縫顧
曷任弗勝而鉛槧是供生材實難間氣所鍾有物妬之
隨以禍攻白駒忽其過隙乃欲歷九關而上通詩至夔
州而僊文以潮陽而雄假公歲千寧阨以窮研摩於韓
杜之後宜愈困而愈工養吾棟而先伐果奚貴乎楠松
謂公不遇耶獨簡在乎淵衷謂公為遇耶方積叅之為
功畀鉞基而奪之而無庸計夫乘逢馬驪兮萬蓬摧熊
嶽兮天之東望倒景兮不及抱明月兮長終澤畔行吟
俯水伯之幽宮裴回故都而不忍訣寫孤憤於迴風謫
傳長沙蠭賊內訌邈前席之不再俄占書之告凶貴大
患若身兮羌今昔之攸同我作銘詩并以慰公使不幸
而為屈賈其何以釋玄壤之遺恫

沁州刺史李君神道碑

君諱楫字濟川姓李氏系出隴西唐末其遠祖官汴梁
石晉之亂流寓遼之北京是為大定府金朝取遼有昭
信校尉諱福者避亂雲中生子彥直為汴京行臺令史
仕至明威將軍宛丘令即君之考也宛丘嘗尉淄川樂
其風土遂為淄川人路孟州宣叔撰墓碑述先世之德
備矣君年十六以蔭補轉運司押遞官時正隆南征所
在寇盜充斥及歲終受代間關還侍下人以其年甫成

童而能自樹立甚嗟惜之凡三歷酒官遷忠武校尉君
幼學頴悟雖已在仕籍所以為舉子計者不少輟三赴
省試皆入優等嘗以所業見鄭內翰景純景純大為獎
異謂君言吾子必名世吾鄉為不乏人矣俄登大定十
九年詞賦進士第換承務郎調歷城主簿改積石州軍
事判官積石邊郡羌渾雜居君撫治有方人甚安之遷
范陽令召補尚書省令史章宗以原王領省事愛君占
對詳明審當每啟事退目送者久之終更留再考未幾

除吏部主事陝右旱甚詔君乘傳問民所疾苦君至開
輔馳奏百姓苦饑當議有以賑貸之未報即開倉賑貧
所全活不勝計朝廷以為知權不罪也改太府監丞兼
職常四五朝譽既著蓋將大用矣明昌三年以歲歉流
亡者多故田野不闢詔君充山東東西路勸農副使君
遍歷郡縣勸課備至世官有墮窳者率真決之徭役害
農務者以便宜罷之是歲山東為之有秋使還授中都
路轉運副使京都承平日久經費十倍大定間一時府
庫充實君有力焉丞相軍北行轉運司例以正員督餽
饟同列方以從軍為憂而君自請焉掌相重君之行為
改撥他員五年召授沁州刺史兼知軍事陛見之日有
詔朕比欲以郡守命卿有司以卿資淺未當得郡朕識
卿舊故有此授卿宜悉力為民以稱朕意政成即召卿
矣朝貴重君材其行也祖道都門冠蓋塞路是夕太夫
人張氏無疾而歿乃扶護還鄉里君天性純至初赴積
石太夫人以六盤路險登頓殊甚山外高寒非老人所
堪故留居鄉里君在官一年即以長告歸侍年過五十
每違遠庭闈惻然有孺子之慕至是哀感過甚殆無以
自存食飲淡薄且不以時進比葬柴毀骨立竟用是得
疾以某年月日春秋五十有五終於服次隨以某日奉
之悽愴其誠孝之所感如此君自就學即以和雅自將
宛丘莅官剛嚴君從容諫止以故多從寬厚歷中外餘
十五年廉正敬慎超出倫等又其行已之所以移於官
者也其登科時御題易無體同年生六十人自甲選張
行簡至黃士表賦學家謂人人可以魁天下程卷皆鋟
木以傳凡仕宰相數人刺史節度殆過其半人以比前
世龍虎牓至論孝弟忠敬尚以君為稱首云先娶沂州
蒲氏再娶錦州張氏武安軍節度使臨海老人子雲之
女再娶宛平王氏忻州刺史子正之女皆封某郡君子
男二人長國瑞試補禮部令史再任南陽縣令以惠愛
見稱次子國維興定五年進士歷簽符離葉令淳正古雅

為時聞人女二人長適山東東路總管判官徒單喜僧次適南京廣盈倉副使趙思孫男女皆尚幼銘曰

處為儒先出曰吏師明昌名臣道陵所咨至性薰然既厚其資於濟事也權於及民也慈永錫爾類從古有辭人子養親易失者時令飴弄孫為樂不貲聖善所宜神豈我私誰為隙駒忽其崦嵫顧瞻玄堂泣涕漣洏及母下泉尚慰我思孰物之尸孰命之司曷畀之者全而不以究施伐石西山勒我銘詩是惟紀孝李君之墓過者式之

遺山集卷十六

遺山集卷十七

碑碣

閑閑公墓銘

金 元好問 撰

唐文三變至五季衰陋極矣由五季而為遼宋由遼宋而為國朝文之廢興可考也宋有古文有詞賦有明經柳穆歐蘇諸人斬伐俗學力百而功倍起天聖迄元祐而後唐文振然似是而非空虛而無用者又復見於宣政之季矣遼則以科舉為儒學之極致假貸剽竊牽合補綴視五季又下衰唐文奄奄如敗北之氣沒世不復亦無以議為也國初因遼宋之舊以詞賦經義取士預此選者選曹以為貴科榮路所在人爭走之傳注則金陵之餘波聲律則劉鄭之末光固已占高爵而釣厚祿至於經為通儒文為名家良未暇也及翰林蔡公正甫出於大學大丞相之世業接見宇文濟陽吳深州之風

流唐宋文派乃得正傳然後諸儒得而和之蓋自宋以後百年遼以來三百年若党承旨世傑王内翰子端周三司德卿楊禮部之美王延州從之李右司之純雷御史希顏不可不謂之豪傑之士若夫不溺於時俗不汩於利祿慨然以道德仁義性命禍福之學自任沈潛乎六經從容乎百家幼而壯壯而老怡然渙然之死而後已者惟我閑閑公一人公諱秉文字周臣姓趙氏閑閑其自號也世為磁州滏陽人祖諱某用公貴贈正議大夫上輕車都尉天水郡伯考諱某贈中奉大夫上護軍天水郡侯李右司誌其墓述先世以來詳矣公幼穎悟讀書若夙習弱冠登大定二十五年進士第調安塞簿以課最遷邯鄲令再遷唐山丁郡侯憂用薦者及提刑廉舉起復充南京路轉運司都句判官丁太夫人某氏憂又用薦者起復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上書論宰相胥持國當罷宗室守貞可大用又言刑獄征伐國之大政自古未有君以為可大臣以為不可而可行者坐譏訕免官未幾起為同知岢嵐軍州事轉北京轉運司度支判官承安五年冬十月陰晦連日宰相萬公入對上顧謂萬公言卿昨言天日晦冥亦猶人君用人邪正不分者極有理趙秉文曩以言事降授聞其人有才具又且敢言朕非棄不用直以北邊軍興姑試之耳泰和二年改戶部主事遷翰林脩撰考滿留再任衛紹王大安初北兵入邊召公與待制趙資道論邊備公言今大軍聚宣德宣德城小列營其外夏暑雨器械弛敗人且病迫秋敵至我不利矣可遣臨潢一軍檮其虛則山西之圍可解兵法所謂出其不意攻其所必救者也王不能用其秋宣德以敗聞十月出為寧邊州刺史二年改平定州前政苛以用刑盜賊無大小皆梏殺之聞赦將至先梏賊死乃拜赦而盜益繁公為政每從寬厚不旬月盜賊屏跡終任無犯者歲飢出俸粟為豪民倡以賑貧乏賴以全活者甚衆及受代老幼攀送戀戀不忍訣已出郭復遮留之再三乃得去入為兵部郎中兼翰林

脩撰俄提點司天臺崇慶二年春太白經天公上奏歲
八月當有人更王之變當國者以為妖言置章不通及
期王出居衛邸如公言俄轉翰林直學士貞祐初公言
時事三一遷都二導河三封建大畧謂中國無古北之
險則燕為近邊車駕幸山東為便山東天下富強處也
且有海道可通遼東接上京宋有國時河水常由曹濮
開淸大名東平滄景會獨流入于海今改而南由徐邳
水行處下視堤北二三丈有建瓴之便可使行視故堤
稍脩築之河復故道則山東河南合敵兵雖入可阻以
為固矣三代封建外裔不能得中國之利秦罷諸侯而
郡縣之無虜禍而有不及期之禍喻如秦銷鋒鏑令民
間不得藏弓矢是也墮名城今腹內州軍不置樓櫓是
也在承平日若無患及其弊則天下有土崩之勢秦之
勝廣漢之張魯唐之安史皆是也房琯因祿山之亂請
出諸王分置諸道祿山聞之曰天下不可得矣今就不
能復三代之故亦宜分王子弟置諸道節度則是山東
有大河之險有維城之固而無燕近塞之憂一舉而三
者得矣明年上書請為朝廷守殘破一州上以公宿儒
當在左右不宜補外不許四年除翰林侍講學士明年
轉侍讀與定中拜禮部尚書兼前職同脩國史知集賢
院事又明年知貢舉坐為同官所累奪一官致仕有旨
以卿嘗告老今遂之也公家居上所以禮遇公者不少
衰時遣中使問卿精神何如往年不數日復起為禮部
尚書兼官如故入謝上曰卿春秋雖高以文章故須復
用卿公亦以身受厚恩無以自効願為天子開忠言廣
聖慮每進見從容為上言人主當儉勤慎兵刑所以祈
天永命者上嘉納焉今天子即位公再以年乞身改翰
林學士脩國史公以上嗣德在初當日親經史以自裨
益進無逸直解貞觀政要申鑒各一通開興改元北兵
由漢中道襲荊襄京師戒嚴上命公為赦文以布宣悔
悟哀痛之意公指事陳義辭情俱盡城下之役國家所
以感人心作士氣者公與有力焉時公已老日以時事

為憂雖食息頃不能忘每聞一事可便民一士可擢用大則奏章小則為當路者言殷勤鄭重不能自已竟用是得疾以夏五月十有二日春秋七十有四終於私第之正寢時軍國多故賻祭不及大夫士相弔閭閻細民亦知有邦國殄瘁之歎越二日權殯開陽門外二百步有待也積官至資善大夫勳上護軍爵天水郡侯食邑一千戶實封一百戶先娶劉氏再娶郭氏並封天水郡侯夫人前公卒子男一人名似待闕御史臺掾女三人長劉出也嫁汝州推官高可約次衛州行部郎中石玠季嫁省知管差除令史張履三壻皆名進士也所著易藂說十卷中庸說一卷揚子發微一卷大玄箋贊六卷文中子類說一卷南華畧釋一卷列子補注一卷刪集論語孟子解各一十卷生平文章號滏水集者前後三十卷資暇錄十五卷公究觀佛老之說而皆極其指歸嘗著論以為害於世者其教耳又其徒樂從公游公亦嘗為之作文章若碑誌詩頌甚多晚年錄生平詩文凡涉於二家者不在也大槩公之文出於義理之學故長於辨析極所欲言而止不以繩墨自拘七言長詩筆勢縱放不拘一律律詩壯麗小詩精絶多以近體為之至五言則沈鬱頓挫似阮嗣宗真淳古淡似陶淵明以它文較之或不近也字畫則有魏晉以來風調而草書尤驚絶殆天機所到非學能至今宣徽舜卿使河湟夏人多問公及王子端起居狀朝廷因以公報聘已而輟不行其為當時所重如此公之葬也孤子似以好問公門下士來速銘因考公平生而竊有所歎焉道之傳可一人而足所以弘之則非一人之功也唐昌黎公宋歐陽公身為大儒繫道之廢興亦有皇甫張曾藴諸人輔翼之而後挾小辨者無異談公至誠樂易與人交不立崖岸主盟吾道將四十年未嘗以大名自居仕五朝官六卿自奉如寒士而不知富貴為何物生河朔鞍馬間不本於教育不階於講習紹聖學之絶業行世俗所背馳之域乃無一人推尊之此文章字畫在公為餘事自以徒費日力者人知

貴之而不知貴其道歟桓譚有言凡人賤近貴遠親見楊子雲故輕其書若使更閱賢善為所稱道其傳世無疑譚之言今信矣然則若公者其亦有所待乎銘曰

道統中絶力任權御一判藩籬倒置冠屨公起河朔天以經付挺身頹波為世砥柱優柔而求饜飫而趍春風舞雩如望趍步心與理叶默以言寓發道大全初莫我助大夜而旦大夢而寤乾端坤倪軒豁呈露致知力行開物成務在德為柄在治為具吾道非耶而以文遇足已無待恃義不懼憂國愛君華首彌固藏書名山京師其副後禮樂興當表公墓

朝散大夫同知東平府事胡公神道碑

公諱景崧字彥高姓胡氏其先威州人曾祖智避靖康之亂遷武安遂占籍焉祖益家累鉅萬其父課之讀書涉獵經史工於書翰輕財好施不責報償秋冬之交量以布絮散寒者仍作糜粥以食之歲以為常趙魏間稱積德者莫不以胡氏為稱首云正隆南征以良家子從

年詞賦甲科釋褐海州軍事判官用提刑司廉舉特旨陞即墨令縣治瀕海土墝而俗惡公清介自律人莫敢犯一新珥筆之舊縣界多世官侵愁細民累政以為苦及是有以牧馬傷民田者公深治而痛繩之強暴為之怙然初縣廨在古城之隅為妖狐所據狐晝伏夜出媚惑男女有迷亂至死者民無如之何反以香火奉之餘五十年矣公下車問知所以然顧謂同僚官舍所以

居賢今令不得居而狐得據之耶時屋空已久積妃殊甚即命完葺之明日即聽事理務抵暮張燭而坐夜參半狐鳴後圃中一唱百和少頃羣集周匝廷內中一大狐據地而吼如欲搏噬然卒伍散走投死無所公安坐不為動而狐亦不敢前良久稍稍引退如是者三日遂不復來後十餘日傳一女奴歌嘯跳躍狂若寐語公以朱書迫逐之置奴釵間奴即知人明日尉自巡邏還遭羣狐數百由縣東南而去狐禍遂絕縣民以公為神刻石頌德李右司之純之文也秩未滿用提刑司薦遷河南府推官偃師送強寇十數輩尹以下謂此寇為民害久亟欲除之公疑縣所送者皆平民為緩其獄尹怒強出囚於市且以稍緩讓公公執議之次忽有馳報偃師獲正賊者尹慚謝即日上書薦之就除大原推官未赴召為大興推官時道陵新即大位留意庶獄勅尚書省吾往判大興獄犴填滿推官雖小職尤難其人可選文臣公平審慎者充宰相以公為能故有此授公泣職不

三月以獄空聞詔錫宴以寵之俄改上京等路提刑司判官秩滿以稱職超授西京路轉運副使丁內艱服除為國子監丞兼戶部員外郎未幾改同知遼東路轉運使事本路稅額以牛頭徵者積數百萬石多有名無實無所從出而重為主典者之累公躬自閱實無有欺抑者凡椿配之數悉從蠲貸在所倉官坐傷耗而礙銓調者率以新官代之旬月入為刑部員外郎東平大名同時有告人謀反者朝廷以戶部員外郎蘇某鞫獄大名而東平則以公決之蘇法吏專事榜掠囚不勝慘毒皆自誣服株連者以千數公至東平有司供獄具至有蝎籠大匱之屬公歎曰斷獄以情奚以此為哉引告者諦審之十日而後其情得告者搏頰自恨言所以誣罔者獄既具止反坐此人而已東平尹率其屬勞公曰非使者忠愛三千人之命誰當續之百姓焚香拜送連延百餘里馬為不得前及奏上道陵喜曰胡景崧處置稱朕意矣大名之獄獨無冤乎隨以宂使者覆之蘇竟以罪

去而公之朝譽由是益隆泰和六年以選為上京東京等路按察司僉事陛辭以例言三事然皆天下之大計非例所當言者其一天子之職在擇相相得人則垂拱而治可也其二令皇嗣未立宜肅正六宮以廣繼嗣之路時元妃李氏專寵其宗有威福之漸外臣有黃緣至宰相者故公為上言如此不報改同知鎮西軍節度使事屬歲旱公禱而雨明年郡國蝗中使四出掩捕獨公所治近城三十里無有也樓煩報蝗入縣境公馳至禱於后土祠言罪在守令幸無毒平民顧盼之際蝗去無留者衛紹王大安初擢坊州刺史公老於吏事布宣教條恩威並著旬月之後但卧治而已俄改解州刺史坊人攀送垂泣而去踰年遷同知東平府路兵馬都總管事以崇慶二年五月日薨疾春秋五十有九卒於雒陽之傳舍積官朝散大夫上護軍安定郡開國伯食邑七百戶後幾日葬於某所之先塋娶馬氏封安定郡君婦德母儀中表以為法後公幾年卒子男三人長曰德珪

正大四年進士儒林郎富平縣主簿次德琚早卒次德琳以公廕為禮曹掾女二人長適邢臺焦日新封中山縣君次適洧川楊振文封弘農縣君孫男三人祇通祇承祇畏公美丰儀善談論臨事剛嚴人莫敢犯至於推誠接物則慈祥愷悌惟恐不及族屬餘百口同居迨公四世公卿睦之小大無間言從弟義幼孤賴公教督繼擢高第舊制文資官例提舉學校故公所在必課諸生學委曲周至終始如一前後三知貢舉凡置在優等者皆奇俊宏傑之士士論以得人許之歲丙午某過彰德德珪方為府從事謂某言先人棄養將三十年貞祐之亂倉皇南渡顧瞻先壟有旌紀寂寞之感迨今北歸先夫人之柩從祔有日誠得吾子銘而志之以俟百世之下不肖孤死不恨矣敢百拜以請某不敏嘗問公於曹徵君子玉子玉公鄉里知公為詳以為公無他過人但能充孝弟之性而已古有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又曰孝弟之至通於神明信斯言

也公可以無媿矣銘其可辭其銘曰

地天而人泰山微塵不以元氣綱維之奚取于眇焉之身元氣維何由孝而仁智効一官大或秉鈞民吾同胞忍弗愛其親惟悉聰明而致忠愛故所過者化而存者神上下同流何有乎獸伏而鳥馴問牛及馬不足以謂之能柱後惠文不足以謂之循我思胡公煖然而春欝彼佳城志以貞珉千年而見白日尚知為泰和之名臣

寄庵先生墓碑

道陵承安中賊臣呼沙呼尹大興先生為府推官呼沙呼方諂事中貴竊弄威柄内則以姦佞固主恩外則鼓動聲勢以劫制天下同列有一事不相叶一語不相入者不陷之死地則排諸遠方故時人視之猶蛇虎鬼魅疾走遠避之不暇先生直前徑行初不為死生禍福計每以公事相可否至絲髮不少貸又摘其陰事數十條將發之私謂所親言此人口無所不能言手無所不能為政恐寧我負人終成噬主之狗呼沙呼篡者也平居頤指氣使無不如意乃令為一書生所軒輊積不能平乃先以非罪誣染之凡可以中傷者無不至先生守之益堅抗之者愈力如是二年既無可撼搖乃表奏之上前謂先生於種人有奴視之傲賴上雅見知譖為不得行蓋自承安迄至寧之弒前後二十年朝臣非無剛稜疾惡不畏强禦之士然敢與此賊角者唯先生與尚書左丞張公行中二人而已先生諱某字平父姓李氏系出唐明皇帝歷五季宋末之亂譜牒散失無可攷案靖安初先生之祖玘自濟南齊河避亂鎮州僑寓一名醫家遂傳其學生子柽徙居欒城仍食先業資樂易多伎能所居置病寮過客及貧無以為資者來謁醫湯劑糜粥必躬親之病既平又量為道塗之費以給之賦詩飲酒談玄講道優游以壽終後用先生貴贈奉訓大夫先生即奉訓君之第二子也年十五奉訓君仍以家學授之學既成一日診一病者而心有所疑乃悔曰吾寧當以人命試吾術即於是改讀律已而又以法家少恩與前療病無異

也即盡棄故學一意讀六經學為文章二十得解住府庠移籍太學試補河北東路提刑司書史登明昌二年詞賦進士第釋褐稟城丞吏畏民愛雖老於從政者莫與為比縣舊多盜先生治之有方皆相率為平民以政迹陞遼東宜風令改薊州盧龍丁太夫人張氏憂起復潞州涉縣令縣乏水去城十五里所汲澗泉以供飲雖浣濯之餘不敢遺棄人用是多病先生行視西山得美泉度地之高卑將引致之先以便宜白於州然後籍丁為渠民樂於赴功不兩旬而成近郭數千家坐獲膏潤之利鄉大夫洎其父老相與立石用詫於他邦入為尚書省令史終更宰相議留再考先生力以疾辭授大興府推官轉河北東路轉運司都勾判官不一歲遷遼東路鹽使舊例使副判官分辦歲額而通比增虧考滿坐為同官所累降太常博士兼秘書省校書郎至寧元年春遷同知靜難軍節度使事時西北兵已動先生以邠城頽圮為憂謀之州將為沒築計不合欲聞之朝俄改同知許昌軍節度使事比到許下聞夏人入寇邠已陷官屬虜而西矣秋八月改山東西路兵馬副都總管東平府治中制下三日賊呼弒逆自署太師尚書令澤王專制除拜先生即日以疾告徑歸陽翟築屋潁水之上名之曰寄庵因以為號先生通悟多智學有原本明於析理而勇於赴義中值大變知世事無可為故一切以蒙晦自居浮湛里社將二十年興定元光之間先生益已老矣某歲某月日春秋六十有七終於隱所先生喜作詩律切精嚴似其為人雅為王內翰子端周員外德卿趙禮部周臣李右司之純之所激賞字畫得於蘇黃之間畫入神品賞識至到當世推為第一所在求謁者縑素填積隨日月先後償之謂之畫債至於星歷占卜釋部道流稗官雜家無不臻妙絃歌棊槊在它人以一技自名者皆其餘事也臨終預赴死期戒家人勿遽哭果如期而逝家人哭不禁良久開目云戒汝勿哭令我心識散亂言訖復瞑其明了又如此先娶里中郝氏再

娶稟城劉氏三娶河間王氏有道敏修之女未娶大興崔氏冀州倅曼卿之妹子男三人澈方山抽分窯治官劉出也次曰治自幼有文章重名正大中收世科徵事郎長陵主簿王出也次曰滋崔出也女二人皆嫁士族壬寅某月孤子治自陽翟護先生之柩歸葬於欒城某原之先塋葬有日再拜涕泗謂門下士元某言先人諸孤惟治僅存兵革流離不得以時歸祔獲罪神明無所於死唯先人不大用於世故事業無聞若夫才德之懿

問學之博志節之堅鑒裁之公則不可不白見於後今表墓有石吾子盍以所聞見者為我書之某竊自念言自南渡以來登先生之門者十年先生不鄙其愚幼不肖與之考論文藝商畧古昔人物之流品世務之終至問無不言言無不盡開示期許皆非愚幼不肖所當得者今得屬辭比事以相茲役顧以不獲為恨其何敢辭唯是駑劣老矣無聞其何以究闡精微信示久遠雖義不可辭而又有不敢不辭者因起拜謝不敢當治重以

大誼要責以為得先人所知者多矣孰若吾子之深與先人相從者多矣孰與吾子之厚治不謀若實治之尤謀之或違尤將誰在於是不得終辭謹論次其事如右又系之以銘銘曰

君子時中立不倚偏經緯萬方以心為權嗟維先生中學之傳得之無息之久守以不磨之堅承安玩威魚脫於淵虎守天門四顧垂涎擊伏主臣且百且千曾是下僚敢相周旋虎奮其須赤手往編恃義與存豈樂自捐禍逮至寧初服歸田憤請討之無所寧與賊而同天人卻也而我前人安也而我獨遷行無理違止不義寒嗟維先生其畀也全材不一能我則百焉量測則閎籌計則賢藥石可以活國舟楫可以濟川抱利器而莫之試竟匡坐而窮年一室圖書我歌我絃處順安常無憾下泉伐石西山表先生之阡孰能為世厎柱如是之卓然

朝列大夫同知河間府事張公墓表

泰和初元妃李氏干預時政凡弟同在禁近聲勢焰焰

鼓動海內臺諫多以為言公時為監察御史上書切諫至有妾上僭后夫人失位之語引援古今陳說成敗皆君臣之間所難言者朝議韙之他御史有與公齊名者其後畏禍不終名節掃地而公守河間得所以死而死身滅而名益著至今言泰和名臣者唯公可以當之公諱公著字庭俊姓張氏初名宁以夢兆改焉世為太原陽曲人曾大父某知宋將亂隱居不仕大父祐好讀書尤長於術數卜葬東山之大石谷自言却後三十年吾宗當有文達者已而果然考諱某資稟寬緩輕財好施以詩書基酒自適後用公貴封朝列大夫生三子公其季也初自童丱朝列君教之學長游府庠即有能賦聲尋擢明昌二年進士第釋褐平遥丞歷洛郊雲川二縣令補尚書省令史考滿留知管差除以親老不就授都轉運司戶籍判官無幾何拜監察御史元妃兄黃門喜兒嘗以水田事私請於公公以正義責之喜兒惶懼而退虎賊尹大興固寵負恃恣為不法朝臣無敢言者公倡諸御史發其姦章十餘上章宗言呼沙呼定何罪但跋扈耳卿等不相容乃如此耶公同中丞孟鑄言聖明之朝豈容有跋扈將軍乎上為之動容張仲淹以趙附宰相赴家不十年至大興尹公薄其為人眾辱之明日而仲淹死時人以為慚憤致卒云扈從秋山車駕所經居民為近侍所擾無所於訴公屏騎從著大帽行圍中杖大奴十數人權貴為之斂手或相警云大帽者至矣其威望如此泰和四年以稱職遷同知震武軍節度使事丁太夫人郭氏憂起復都轉運副使改僉南京路按察司事搏擊豪右發摘姦伏威惠並舉天下想聞風采遂有公輔之望衛紹王大安初授管州刺史期年改景州兼漕運使丁朝列君憂起復陝西西路按察轉運副使宣宗貞祐二年改同知河北東路兵馬都總管兼河間府事特詔馳驛赴鎮不踰月河間受攻總管不能軍城遂陷公方在應辦局聞之大駭率城中壯士近千人督戰歿於陣中實十一月二十六日也得年五十

有一夫人李氏再娶曹氏俱封清河縣君子男一人綽以廕補官女四人皆嫁士族男孫三人曰革曰責曰恒公天性孝友為宗族鄉黨所知歷三縣兩州當官剛果明於剖析吏畏民愛有古能吏之風太原民羅小七夜殺數人而考驗無迹三推不能決朝命委公鞫之一問得情人以為神明之政在所敦奬儒學留意風教舊俗為之一變起文廟於所居安生里社延致名儒課子弟授業二姪經緯皆有聲場屋間繼擢上第張氏遂為河東文章宗鄉人至今榮之孤子綽以某年月日葬公於某所之先塋禮也歲癸卯秋九月某容燕中緯以世舊之故徵銘於某曰自衣冠南渡二十年之間無復歸顧之望叔父墓木已拱而旌紀寂寥不肖負謗蒙累死無以自贖誠得吾子譔述以著金石傳永久則瞑目無恨矣敢百拜以請某復之曰先大夫履正奉公惟義所在死生禍福無所顧藉天下大夫士飽聞而厭道之果得挂名表誌自託不腐鄉里晚生與有榮焉敢不唯命是聽乃退而論次之而系之以銘銘曰

平易而仁卓魯之近民發姦擊強趙張三王之所以神此在公為一節固已無望於時之人若夫確固而不移質直而無文直前徑行惟義所存有言責則致其忠有官守則致其身名節凛然獨為不二心之臣聞公之風益知鄙夫之不可以事君

遺山集卷十七

謹案卷十七十四頁後一行呼沙呼舊作胡沙虎今改後倣此　二十頁後六行實勒舊作喜兒今改後倣此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脩臣嘗悖大
謄錄監生臣楊仁基
謄錄監生臣厳

欽定四庫全書要 集部 遺山集卷十八九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遺山集卷十八

碑碣

內相文獻楊公神道碑銘

金 元好問 撰

自孔子考四科及中人下上之次故孟軻氏於樂正子亦有二之中四之下之說蓋人之品不齊而論人之目亦不一有一鄉之士有一國之士有天下之士有一代之士分限所在不能以強人而人亦不能躐等而取之也維金朝大定已還文治既洽教育亦至名氏之舊與鄉里之彥率由科舉之選父兄之淵源師友之講習義理益明利祿益輕一變五代遼季衰陋之俗迄貞祐南渡名卿材大夫布滿臺閣若胥莘公和之之通明張左相信甫之樸直張太保敬甫兩趙禮部周臣庭玉馮叟州叔獻王延州從之李都司之純之儒學王尚書充之李都運有之兩楊戶部正夫叔玉李坊州執剛之吏能

張大理晉卿之平恕商右司平叔之雅量許司諫道真陳留副正叔之直言極諫康司農伯祿雷御史希賢之剛稜疾惡累葉得人於茲為盛若夫才量之充實道念之醇正政術之簡裁言論之詳盡粹之以天人之學富之以師表之業則我內相文獻楊公其人矣識者以為中國之大平治之久河嶽炳靈實生人傑非宏衍博大之器如公者曷足以當之降材爾殊取稱斯允商畧前後擬倫名勝惟其視千古而無媿是以首一代而絕出然則元光正大以來大夫士推公為中朝第一而不以百年計之者知公為未盡歟公諱雲翼字之美楊氏其先贊皇之檀山人六代祖忠客樂平遂占籍焉曾祖處士君青嗜讀書而不事科舉嘗誨其子孫言聖人之道無它至誠而已誠者何不自欺之謂也蓋誠之一物存諸己則忠加諸人則恕是道也出於人心誰則無之然今山野小人有能行而世之才智士大夫或有媿焉吾百不及人獨此事不敢不勉耳若等能從吾言真吾子孫也祖郁用公貴贈正議大夫祖妣宋氏追贈弘農郡太君考恒累贈中奉大夫妣李氏弘農郡太夫人公資穎悟初學語輒畫地作字殆能記他生之習者八歲知屬對日誦數千言弱冠登明昌五年經義第一甲第一人進士第詞賦亦中乙科特授承務郎應奉翰林文字考滿留再任承安四年出為陝西東路兵馬都總管判官決獄寬平大為總管賢宗室長壽所知泰和元年召為太學博士丁內艱服除授太常寺丞兼翰林修撰六年南鄙用兵以本官從左丞撻軍駐汴梁明年授上京東京等路按察司僉事初宰相奏是職章宗先已識公即可其奏曰得之矣召見咨以當世之務稱旨及陛辭諭之曰卿至官下有所建明當專達毋枉執事者又明年改上京臨潢等路按察司僉事兼本路轉運副使大安元年翰林學士承旨張行簡薦公才學優贍精於術數召授提點司天臺兼翰林修撰俄兼禮部郎中崇慶元年以病得請歸鄉里貞祐二年有司例上官簿宣

宗閱之記公姓名起授前職兼吏部郎中三年超禮部侍郎兼提點司天臺充賜宋國歲元國信副使四年西北兵由鄜延內侵潼關失守朝議以兵部尚書富察阿爾博遜為副元帥以禦之公奏阿爾博遜言浮於實必誤大事不聽兵交而敗卒如所料六年遷翰林侍讀學士同修國史禮部司天兼職如故有旨官制入三品者例外除以卿遇事敢言議論忠到故特留之以便諮訪卿宜悉吾意也時右丞相高琪當國昵信小人多變舊章權貨提舉王三錫奏請榷油高琪主之甚力詔集百官議其事權戶部尚書完顏天寵輩百餘人同聲贊可公獨引趙秉文時戩等三數人排其議謂果行此事是以天下通行之貨為權貨私家常用之物為禁物自古不行之法為良法竊為聖朝不取也議遂格高琪怒公書兼知集賢院事三年築京師子城役兵民數萬夏秋之交病者相枕藉公提舉醫藥飲食躬自調護多所全

濟城成進官一階四年改吏部尚書且有後命卿之聞望舊矣今以選曹授卿宜振肅綱紀盡革前弊朕之待卿當不止此耳公莅政裁畫有方凡軍興以來入粟補官及以戰功遷授者事定之後有司苛為程式或小有不合一切罷去公奏從寬收錄旬月政成不動聲氣而姦吏為之縮手朝譽歸焉九月上召戶部尚書高汝礪及翰林學士趙秉文於內殿皆賜之坐問以講和之策或以力戰為言上俯首不樂者久之公徐以孟子事大事小之說解之且曰今日奚計哉使生靈息肩則社稷之福也今日奚計哉上色乃和十一月改御史中丞宗室承立權參知政事行尚書省事於京兆事有不法者大臣以為言詔公就鞫之獄成廷奏曰承立所坐皆細事不足以累大臣然臣聞之向西北二敵合兵來侵平涼以西數州皆陷承立坐擁強兵瞻望不進鄜延帥臣完顏哈達者以孤城當敵衝且能敗其前鋒哈達之功如此承立之罪如彼願陛下明其功罪而賞罰之則天下

知所以勸懲矣自餘小失何足追咎承立由是免官而
哈達遂總機務五年以疾求解復為禮部尚書兼翰林
侍讀學士六年四月改翰林學士元光二年復申前請
宣宗不得已許焉哀宗即位圖任舊人首命公攝太常
卿正大元年復翰林學士某月詔集百官議所以省費
者公以為省費事小一戶部若司農官足以辦似不足
議樞密院專制軍政蔑視尚書省尚書出政之地政無
大小當摠其綱領付外施行今軍旅之事宰相或不得
預聞欲使軍民利病兩不相蔽得乎故獨以此應詔二
月復為禮部尚書兼侍讀明年設益政院於內廷取老
成宿德充院官極天下之選得六人而公為選首名為
經筵實內相也每召見公獨得賜坐且呼學士而不名
也初命講尚書公為言帝王之學不必如經生舉子分
章析句但知為國大綱足矣因舉任賢去邪與治同道
與亂同事有言逆於汝心有言遜於汝志等數條一以
正心誠意言之敷繹詳明上聽忘倦尋進萬年龜鏡錄

聖孝聖學之類凡二十篇公見朝士廷議之際多不盡
所欲言上下依違寖以成俗一日經筵畢因言人臣事
君之道有二有所謂事君之禮有所謂事君之義禮不
敢齒君之路馬蹴其芻者有罰入君門則趨見君之几
杖則起君命召不俟駕而行受命不宿於家是皆事君
之禮人臣所當盡者也然國家之利害生民之休戚一
在敷陳之間則向所謂禮者特虛器耳君曰可而有否
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曰否而有可獻其可以替其否危
言正論期於益國補民而已言有不從雖引裾折檻斷
鞅軔輪有不恤焉者當是時也若姑徇事君之虛禮而
不知事君之大義阿合取容國家何賴焉上變色曰非
卿朕不聞此矣公自興定元光間病風痺至是稍愈上
親問療之之術對曰無他但治心耳此心和平則邪氣
不干豈獨治身至於治國亦然人君必先正其心然後
可以正朝廷正百官遠近萬民無不一於正矣上矍然

李幷來議互市及振卮急者數事數往返不能決幷求
大臣面論之朝廷以公往議乃定四年知禮部貢舉以
考試勞心遘疾明年八月之七日薨於私第之正寢春
秋五十有九累官資善大夫勳上護軍爵弘農郡侯謚
曰文獻娶某郡吕氏封弘農郡夫人子男二人長曰樸
前公卒次曰恕擢正大四年經義進士第女一人適某
族初公娶胥氏左丞通敏公之孫平章政事惠簡公之
女以事姑嘗有後言即日棄去不以相家子為難待二
弟仲翼叔翼備極友愛家貲悉推與之至百負之而不
恨嘗語人言昆弟之間若以昆弟待之則容有不可堪
忍之事但當以父母待之耳或以為疑公曉之曰父母
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兄弟非父母而何此念一生雖
百世同居可也一姊適李氏既寡挈孤幼來歸公處之
官下在律疎屬及外親留任所滿百日則徙他郡避嫌
公言之朝獨得不從撫導二甥卒為名士其長庭簡者
登上第公天資雅重自律為甚嚴而其待人者寬以約

交分一定死生禍福不少變為天官為春官為翰長為
奉常文章與閑閑公齊名世號楊趙高文大冊多出其
手典貢舉三十年門生半天下而於奬借後進初不以儒
宗自居所以教誘之者率君子長者之事益其所未盡
而勉其所可致苦言至戒或寓於款曲周密之間異時
想望風采若龍門之峻朗出天外及一被接納則又恨
造之之晚也平居無事左右圖史澹默無所營及當
官而行或論列上前慨然以天下事自任知無不言言
無不盡確乎有不可奪之節古所謂君子有三變者於
公見之貞祐以後主兵者不能外禦大敵而取償於宋
故頻歲南伐有沮其兵者不謂之與宋為地則疑與之
有謀進士至宰相於他事無不言獨論南伐則一語不
敢及公為太學博士泰和初建言便謂宋不可伐國家
之慮不在於未得淮南之前而在於既得淮南之後蓋
淮南平則江之北盡為戰地進而爭利於舟楫之間我
之勁弓良馬有不得騁者矣彼若扼江為屯潛師於淮

以斷饟道或決水以潴淮南之地則我軍何以善其後乎及時全倡議南伐宣宗以問朝臣公言朝臣多諛辭天下有治有亂今但言治而不言亂國勢有強有弱今但言強而不言弱兵家有勝有負今但言勝而不言負此議論之所以偏也臣請兩言之庶幾見利害之全夫將有事於宋者非貪其土地然第恐西北有警而南又緩之則三面受敵耳故欲我師乘時勢先動圖宋人今冬不能來或不敢來此戰勝之利也就如所料其利猶未可必彼江之南其地尚遠且有巴蜀為之輔雖無淮南豈不能集數萬之衆伺西北有警而緩我耶戰而勝且如此有如不勝其害可勝言哉且我以騎當步理可萬全臣尚謂恐有不勝者今日之事勢與泰和不同故耳蓋泰和以冬征而今以夏此天時不同也冬則水脈涸而平陸多夏則水脈盛而泥淖多此地利不同也泰和舉天下全力至於糺軍亦驅之為前鋒今能之乎此人事不同也議者徒見泰和取勝之易而不知今日之難且以夏人觀之向日弓箭手之在西邊者一遇勍敵則搏而戰徂而射彼已喪氣奔北之不暇乃今陷吾城而虜其守臣敗吾軍而禽其主將曩則畏我如彼今則侮我如此夏人既非前日奈何待宋人獨如前日哉願陛下思其勝之利又思敗之害無悅甘言無貽後悔可也章奏不報是秋公主貢舉且取高帝以天下為度命題以諷焉李全一軍尋敗於淮上幾有隻輪不返之禍宣宗責諸將言當使我何面目見楊雲翼耶河朔民何涇等十有一人為遊騎所迫泅河而南有司論罪當死公上章營救之曰法所重私渡者防姦偽也今平民為敵所迫奔入於河為逭死之計耳豈有他哉使吾民不死於敵而死於法爾後唯有從敵而已宣宗悟盡釋之哀宗以河南雨雹詔公審理冤獄而不及陝西公言天地人通為一體今人一支受病則四體為之不安豈可專治受病之處而置其餘不問乎朝廷是之詔吏部郎中楊居仁審冤陝西公之重人命慎於兵刑

者類如此所著文集若干卷校大金禮儀若干卷續通鑑若干卷周禮辨一篇左氏莊列賦各一篇提點司天臺二十年雖老於其業積日累月不能了之事公一語破的衆無異詞有以太一新歷上進者尚書省檄公參訂摘其不合者二十餘條歷家稱焉德陵以庚寅日啟土司天生陳舜舉言國音屬商金在庚為絶宜用乙酉金王日吉詔公決之公言上行年辛卯乙酉雖為金王終與行年相戾諱名不諱姓姓所同也名所獨也且五行之說在漢人猶以為不經前世如呂才一行皆神於術數尚辨以為不可用本朝部姓焉可必其於五音何屬乎卒從公議有五星聚井辨一篇天象賦一篇句股機要象數雜說積年雜說皆藏於秘府公子恕奉公之柩將葬於某原之先塋涕泗百拜謂門下士元好問言先公孝弟忠信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兼善天下者翰林修撰王彪事狀具在墓當有碑敢質之以為請好問謝不敢當恕以大義見責曰先公平生以國士待吾子乃不得論次遺烈以見於後世乎好問度不可以終辭再拜曰謹受教乃為件右之且系之以銘其銘曰

天稟之厚百可施曾門之傳儼若思菁莪樂育併以資大器備具無磷緇山甫吉甫其庶而魯無君子焉取斯貞祐南駕傾朝支忿兵橫出紛僵尸丁男役苦輸膏脂公獨上前陳苦辭同仁一視父母慈越肥秦瘠小智私兩淮民命我所司忍令孑端舞嬰兒豈爺神泉覆术芝危國可活民不疵如公豈無匡復姿天廢商久實為之獪子可教猶帝師惜哉不遭隆準時東隅之日今崦嵫顧瞻喬木為齎咨峴山墮淚方在茲零落何必西州詩

嘉議大夫陝西東路轉運使剛敏王公神道碑銘

歲己酉冬十月故戶部尚書王公之子元慶涕泗謂某言先公棄諸孤養餘三十年矣惟是轉徙南北無歸祔之望乃今始克襄事墓當有碑碑例有銘令屬筆於子使不肖孤獲免於有不稱之罪則瞑目為無憾矣敢百

拜以請某以為先大夫有功吾晉鄉里晚生與受其賜令史冊散逸既無以傳信名卿鉅公立功立事之迹不隨世磨滅者緊金石是賴誠得屬辭比事以相茲役雖文字暗陋其敢不勉謹按御史張天綱所譔行事之狀而論次之公諱擴字充之族王氏世為定州永平人曾大父某大父某仕為縣功曹國初籍新附之民畀以符契使復舊業歸附後時或先服後叛者則別籍次第拘僇將及永平功曹輒焚其籍以滅迹所活無慮數千人令歎曰陰德在汝矣因改服儒業五子皆教之宦學三子繼登上第而仕亦達功曹得贈孺林郎妣兩高氏太原縣太君邦用公之父也仕至同知安國軍節度使事妣劉氏楊氏俱用公貴加贈太原郡太夫人公孩幼嗜學甫冠從鄉賦即有聲時輩無不推伏擢明昌五年甲科釋褐鄧州錄事朝廷更定律令留公不遣再調懷安令廉舉徐州觀察判官召補尚書省令史考滿授同知德州防禦使事以山東旱命馳驛赴官遂專賑貸東平諸郡公所至推次乏絕人受實惠豪滑不得貪緣為姦棣州饑尤甚公輒例外稟之平章政事壽國張公宣撫濟南以德博多盜檄公摠諸郡兵討捕羣盜悉平泰和五年吳曦納劍外五州內屬公以選為順化軍節度副使未至州反為宋陝西安撫使奏公為經歷官俄改真定府判官八年三月擢拜監察御史是夏旱甚詔出諸御史分理冤獄異時審讞者專以末減為事雖殺人者之罪亦貸出之公謂同官言生人之冤固所當審地下之冤將置不問乎因力革前弊時議皆稱其平使還言刱設三司不便大畧謂三司之設民間竊議當以刻剝為事臣愚以為刻剝固所無而浮動之言可畏耳大定間一曹望之為戶部天下倉廩府庫皆實百姓無愁歎之聲存乎其人不在改官稱也今三司所掌即戶部前日之事官屬又皆戶部舊員掾屬亦戶曹舊吏豈有愚於戶部而智於三司者唯當復戶部之舊無駭民聽可也西北路三司簽事張煒以規措陷沒縣官錢詔公

鞫之公比勘失濫錢幣草米例以百萬計皆權要假貸之數先以金幣諸物賂遺黃門李新喜至是并按之煒懼不免倚同舍之舊私有所請公麾之曰故舊義重朝綱當自我壞耶乃列奏煒内結閹豎外連權貴姦贓狼籍罪在不赦詔就委公徵理之他所糾彈凡十餘章大抵明綱紀正風俗之事優詔褒諭特遷兩階大安三年授同知横海軍節度使事貞祐初改簽河東北路按察司事二年太原受兵賴公保完宣撫司上其功進太中大夫本路按察副使兼同知轉運使事明年七月召為行宮尚書戶部侍郎尋權河南路都轉運使南渡以來庶務草創皆倚公而辦不數月綱紀大小截然一新朝譽歸焉河北苗道潤求封爵宰相高琪持不可議以他辭却之宣宗親問公當如何公奏曰帝王以天下為度何可逆詐我雖欲勿許彼恃威令不能及將何所不為不若因而封之此高祖所以將韓信也宣宗顧謂高琪曰王擴與我意合其亟行之太府監鄂勒博以御膳羊瘦瘠被詰問白跪奏御羊瘦瘠轉運使不加意而然上後問公卿先朝舊人號為知禮朕知之舊矣太府之言乃如是誠有之乎公進曰大駕初到人心未苦安宜省費以示儉德比以一羊肥瘠紛紛不已以至廷辨天下知者以為有司不職而不知者將以陛下日以自奉為急耳其於聖德將無少損乎上忻然曰卿言是矣細事再不必言公一日以事入省適高琪自閱御羊及校計鵝鴿水食公問之故高琪言聖上焦勞過甚全藉饍羞資養精力安敢不備肥好公折之曰膳夫之事何至宰相親臨高琪默然不能對心甚恨之是後每以事相可否而公都不降下冬十月潼關破高琪積不平奏公為刑部尚書領關陝軍儲軍至鄭州而還高琪奏公復行公方集官吏騎卒省符趣行急於星火踰月召還即付刑曹以受命不即行為罪有司希高琪旨當以軍法後至入絞刑奏上宣宗曰十日軍還十三方差王擴行何得如此定罪其審議之踰月高琪又執前奏上知公無

罪而重違宰相意止於磁一階未幾有旨特起公遥領隴州防禦使行六部侍郎規運秦鞏軍儲別詔慰撫良厚時興定元年之九月也公至軍中復奏疏云古者內政寓軍令周井田漢屯田唐租庸調皆其法也今之軍士見屯者無慮數十萬衆而家口又數倍於軍彼皆落薄失次無所營為唯有張口待哺而已歲入有限日給無窮久不改圖徒使農民重困而軍戶亦不得安帖臣愚以為不若計軍戶丁數口量給地畝使失業之人皆獲地著既有恒産孰不為自養之計深汰冗軍悉歸耕穫授田初年給口粮之半明年各有收斂可一切減罷畧以一百萬口計之歲省米三百六萬斛既豐委積又免轉輸之勞遇戰士出征或防秋之役量增升斗使餬口有餘如此則農民止輸正租餽饟自足此業已定中興之本正矣踰月宣權陝西西路轉運使二年五月遷陝西東路轉運使依前行六部尚書公自以時運不偶年六十三即以謝事為請尋遷嘉議大夫致仕先患疽發背至是增劇以閏三月十有五日薨於私第之正寢越三日權殯於長安南慈恩寺太常攷行謚曰剛敏兩娶濟陽丁氏皆前公卒贈太原郡夫人再娶趙氏封如所贈子男三人元慶其長仕為歸德行六部郎中次未名而卒次元亨業進士趙出也女五人長適鹽使司管勾何某次適監韓城酒賈仲源次適同知鎮戎軍州事富森薩喇拉次適同知鈞州軍州事兼滎澤令張泰亨次幼在室公學業富贍嘗四赴廷試每舉進士未嘗不為考官臨事有幹局雖在細務亦無不經意在京兆漕司前政喬公子實趙公子文號為稱職公表表自見舉動有法掾屬奔走從事無敢後者評者謂子實寬緩欲為不忍欺子文周密欲為不能欺皆未必能然獨王公之不敢欺為有徵云在太原日言時病有四一將不知兵二兵不素教三事不豫立四用人違所長又陳河東利害汰冗兵禁游情節浮費惜民力等二十事而守禦之策為多識者謂公策慮愊億洞見事機雖軍中老臣

宿將料敵制勝且不能纖悉周密如此在所皆可行不特河東而已為人體貌嚴正氣量宏博自然有公輔之望至今言名卿材大夫者公必一二及焉某既忭右公平生嘗試妄論之生材非難獲用為難獲用非難盡其材為尤難大定明昌間文治為盛教養既久人物輩出公生於其時稟賦之美固已絶人遠甚加之内承父兄之教而外漸師友之訓故能卓然成就如此至於為御史為外臺屬典財賦於危急存亡之際才力恢恢迎刃而解宣宗雅知公暫歷戶曹即擢三品蓋有意大用矣公亦慨然以天下大計自任期於不負所學誠使之垂紳正笏坐於廟堂之上設施之際必有大過人者直道不容竟為殭臣所摧折蓋敝賢之禍孫劉輩實當之非獨公為不幸也元慶元亨以某年某月奉公之柩祔於某原之先塋其銘曰

剛以作殭敏以赴功伊誰是名文武王公文武維何維間氣之雄揚於王庭靡職不供登使者車乘御史驄博擊所加姦究為空公寧經生儒雅從容外臺腸環入計租庸以給京師以饟河潼我從事獨賢一奮薄躬論列上前大計兵農毆游末而授田汰冗食而選鋒是謂元氣之殭而四體之充成周既東正塗既窮扼天閼以九虎失頗牧於禁中往在北門身為金墉有來梯轒不利仰攻孰曰傾朝復支而不於棟隆六卿地官位望維崇唯利器百而試者一故在公為不逢忠臣不和和臣不忠名譽寧失我豈彼同衣冠堂堂圭璋顒顒山立揚休頹岱嵩而不吾壓凜乎其有漢名卿之風

通奉大夫禮部尚書趙公神道碑

貞祐甲戌車駕遷南都武元立國至是百年矣自中州被兵朝廷大政雖以戰守為急而大綱小紀典則具在武備文事不容偏廢若禮樂若祠祭若歷象若宴饗若學校若選舉凡隸於春官氏者率奉行如故事故大宗伯之任尤難其人時則有若太子太保張公敬甫洎其仲尚書右丞信甫内翰閑閑趙公周臣内相楊公之美

迭膺是選四賢之後而公繼之二十年之間典章文物粲然可觀繄數公是賴竊謂養士之効猶種樹猶作室培植厚則庇蔭之利博堂構勤則維持之功固周家之食名氏之舊王室下衰而喬木故在僑札薨為時棟陳許坐鎮雅俗名德相望視全盛為無媿是知列國大夫流風善政固已發源於菁莪樂育之日三國人物高出近古者猶興廉舉孝餘波之所及也語有之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敢以是論公公諱思文字庭玉姓趙氏世為永平人曾大父諱通潛德弗耀妣李氏大父諱傑贈正議大夫天水郡伯妣張氏封天水郡君考蕃明法決科仕至乾州奉天縣令官奉直大夫用公貴超贈通奉大夫天水郡侯妣李氏追封天水郡太夫人初公名璜弟去非名珩奉天君夜夢道士書令名且云二南有不次之喜寤而解之曰二南云者吾兩男子之謂乎乃命改焉公天資穎悟弱冠有賦聲未幾偕去非擢明昌五年進士第鄉里榮之號雙飛趙家釋褐德順州軍事判官俄丁外艱服除調鳳翔府錄事判官權虢略縣事縣近邊歲儲粟數萬斛農人轉輸苦於停滯公區處有方纔旬月而畢再調虢州司候轉萊州觀察判官泰和八年召補尚書省令史留再考陞安化軍節度副使兼密州觀察副使屬中夏被兵河朔州郡相次陷沒危疑之際新節度到軍士閔傳敵人遣間者來白公欲殺之公訶之曰信如所疑殺之亦無益儻出於朝命他日公輩何以自解耶衆悟皆惶遽而退既而兵及城下公率壯士數千赴之力盡而陷公自謂徒死無益乃易衣服變姓名挈二子贄克剛北走時燕都受圍惟順州堅守公冒險入焉順州守王晦薦於朝詔授禮部員外郎兼大理司直仍進官兩階朝廷知公始於此矣二年都城不守公潛跡隘巷以課童子學為業明年冬路稍通徒步還鄉里西山經畧使苗道潤永平主將李琛同受恢復之寄而內實相圖琛一日謂公言公朝臣能為我持表改焉公天資穎悟弱冠有賦聲未幾偕去非擢明昌五

奏辨曲直乎公遭離喪亂心在宗國恨無路可達聞琛言忻然諾之以三年二月達汴梁丞相高琪當國素不喜文士循常例擬公寶昌軍節度副使宣宗不悅曰思文再歸國忠孝可尚例授之何以示勸特授太府監丞興定二年三月陞同知西安軍節度使事兼行六部郎中皇太子控制樞密院以公知登聞鼓院充經歷官通安北堡陷經畧使石虎罪應死公以事在赦前不宜失信為請皇太子曰已遣人殺之矣已而悔之用是待公加厚四年三月除右司諫兼治書侍御史公在樞府久熟知時弊乃拜章言四事大槩謂當豐委積汰冗兵減軍士家口之妄費者樞密副使駙馬都尉阿海怒公言兵事公不卹也無幾被誣下吏天子知其冤有詔勿問五年正月出知虢州軍州事虢州刺史虢屯戍所在刺史領軍馬例不注文資上知公材特命焉及赴官父老郊迎歡呼動地公賦詩有昔日參軍今刺史當時健卒亦衰翁之句州人刻石州宅值歲旱公步禱山神祠應

期而雨歲以大熟陝右兵交州近鬬有訛言鬬失守者居民不知所謂狼狽散走公止之曰鬬至陝敵越之則必有先聲何得遽至於此乃械言者於市果如公言民賴以安六年五月召為吏部郎中用薦者兼翰林修撰陝西旱甚詔公審理冤獄布宣上意多所平反澍雨為之霑浹初河朔擾攘之際餽餉不給官募人出粟佐軍補監當官彰德民孫其姓者嘗輸白米三千斛以路梗未經赴選南巡之後執文書訴於吏曹法家例以日月曠久無從考按報罷公獨曰國家用兵之時以調度不足業已許人進納特從權耳乃令各一官不之畀是誣人也他日或有鬻爵之命誰當信之孫竟用公言得補朝議稱焉元光改元陞同知南京路都轉運使事十二月宣廟升遐以公為鹵簿儀仗使正大元年移同知中京留守事四年正月改同知開封府事甲戌以來河禁嚴密遂有彼疆此界之限郡人王義者家貧無以自養嘗往林州耕稼林州陷久矣義書與家人比舍竊見之

遂以義家謀叛告義家人被繫知府莽吉蕘至以化內外議刑罪當死公持不可乃上奏云大河南北皆吾境也民吾民也車駕南渡暫為巡幸之計廟堂日圖興復初無疆界之分南北之限此人果以不幸滅族是使南避之民舉無歸顧之望矣臣竊以為不可上省奏大悅即命赦之且以義為定例有醉人倡言歸十八謀反歸京師富民麻斤出資苛刻胥吏輩承其意諷使鞫之公曰醉者語於何不有此必為富家厭其丐貸先被麾斥因酒以泄其憤耳明日詰之果然止以非所宜言杖醉者時人以明恕稱之五年八月改汝州防禦使司候趙王貪冒無厭百姓苦之公繫之獄郡人狀其罪者日以十數例是枉法罪應死以官故仍減為庶人闔境稱快狂子李生不知何從來去州西南十許里擅自立祠鑿大池祠前紿云濟瀆清源王行廟惑衆售利愚民賽香紙供土木者擔負塞路城中為之罷市公察其姦撤梁縣令張節往問之李伏罪廟未畢而毀之七年正月擢授金安軍節度使未赴改集慶軍節度使兼亳州管內觀察使亳大郡重兵所宿軍士陵轢居民前政不能制公以靜鎮之軍中私相謂言節度今上控制樞府時首領官也我曹不可輕犯迄赴召無一人恣橫者公凡三領郡在所以寬厚為化裁決訴訟不事苛細理有不可耐者時亦窮治之然終不以得情而為喜也故吏畏而愛民愛而畏藹然有古良民吏之風報政之後庭宇清閒日延賓客論文把酒與相娛樂間作詩樂府傳達京師羣公為之屬和文采風流照映一時至有神仙官府之目前世江西道院蓋不足道也八年三月入拜禮部尚書十月慈聖皇太后上仙公奭充園陵使一時儀禮多所刊定天興改元京師戒嚴兼攝戶部尚書夏四月望隆德殿起居秋八月上下舍菜皆公發之不幸遘疾以其年九月之四日春秋六十有八薨於某里第越三日權窆某所官通奉大夫勳某封天水郡侯食邑一千戶實封一百戶先娶賈氏尚書左丞亨甫之女姪再

娶王氏行六部尚書充之女弟再娶李氏中京推官華國之女弟皆追封天水郡侯夫人再娶孫氏太子太師振之之女封如三夫人子男三人賈所出贊尚書省令史克剛奉職克基行中書省左右司員外郎女一人孫出也適監察御史劉公雲卿之子郁早以文筆知名男孫四人贊之子繼祖克剛之子通祖顯祖克基之子紹祖皆未仕女孫三人克剛一適戶部曹公景蕭之孫懷諒二幼在室公孝弟忠信出於天性推其餘以及宗族友朋無不得其懽心揚歷中外將三十年屢以課最聞而未嘗有笞牘之玷宰相進除目及公名宣宗必曰趙思文君子人也其見知如此屢典貢舉所得多名士被黜者亦無怨言為文不事雕飾詩律精深而氣質渾厚讀者謂其宜至大用有耐辱居士集二十卷傳於時後公歿十有二年孤子贊偕夫人孫氏扶護北歸以二月丙申祔於永平縣某鄉里先塋之次禮也諸孤以王內翰百一所撰誌銘見示且以神道碑銘為請好問甫從官學即聞高誼南宮獻賦誤為楊浚所賞桓府參軍重辱稽裒之問輒敘東國人倫之舊以寓西州華屋之感恨知之者未盡推之者未至何媿辭之有焉其銘曰高門之仁舞雩之春儒雅以飾吏事奚智數之足云貞松後彫良玉不焚忠信而結主知允矣貞良之臣君子謙謙恭人溫溫完名始終世所見聞異代而得良史尚有攷於金石之遺文

遺山集卷十八

遺山集卷十九

金 元好問 撰

碑碣

內翰王公墓表

歲癸卯夏四月辛未內翰王公遷化於泰山初公以汴梁破歸鎮陽間居無事每欲一登泰山為神明之觀然因循未暇也今年春渾源劉郁文季當以事如東平乃言於公之子恕請御公而東公始命駕焉東平嚴侯榮公之來率賓客參佐置酒高會公亦喜此州衣冠禮樂有齊魯之舊為留十餘日乃至奉符府從事上谷劉翊子忠以嚴侯命從公游偕郡諸生五六人以行公春秋雖高而濟勝之具故在及迴馬嶺寨就道顧揖岩岫欣然忘倦迤邐至黃峴峯憩於萃美亭之左顧謂同游言汩沒塵土中一生不意晚年乃造仙府誠得終老此山志願畢矣乃約子忠先歸而遣其子恕前行視夷險因就大石上垂足而坐良久瞑目若假寐然從者怪其移時不寤迫視之而公已逝矣支體柔輭顏色不少變子忠諸人且悲且駭以為黃冠衲子終世修靜業其坐脫立化未必能爾謂公非仙去可乎即馳報州將扶舁而還安置於郡北之岱嶽觀又明日公子恕奉喪西歸嚴侯特以參議張澄仲經護送焉議者謂泰山為天壤間一巨物其神之尊且雄有不可誣者齊景公伐宋夢有隨而詬之者當時以為師過山下不祭而然秦始皇帝鞭笞六合志得而意滿欲以封禪夸萬世乃為大風雨之所匿薄萬乘且然況其下者乎若夫天門日觀邈若世外雲景靈異水木清潤宜有閎衍博大之真人往來乎其間前人謂草堂之靈迴俗駕而謝通客者非寓言也惟公名德雅望為天下大老板蕩之後大夫士求活草間往往倚公以為重至於鄙樸固陋挾兔園策而授童子學者亦皆想聞風采爭先睹之為快謂不為山之靈所貪慕吾不信也夫人以境適境亦用人勝故古

今以人境相值為難謝安之海道東還李白之匡山歸老雅志未遂零落中途杜陵見於感詠而羊曇為之慟哭以今較之公可以無恨矣恕既還鄉里以六月辛未舉公之柩葬於新興里之某原祔先塋也冬十月好問拜公墓下恕持門生某人撰公行事之狀以銘為請乃泣下而銘之公諱若虛字從之姓王氏棗城人自先世以農為業考諱靖質直尚義樂於周急鄉人有訟多就決之後用公貴贈朝散大夫妣石氏太原縣太君考妣俱以上壽終公即朝散君之第二子也幼穎悟若夙昔在文字間者鎮人以文章德行稱者褚公茂先而後有周先生德卿德卿公舅行自齠齔間識公為偉器教督周至盡傳所學及官四方又託之名士劉正甫使卒業焉弱冠擢承安二年經義進士甲科俄丁朝散君憂服除調鄜州録事治化清靜有老成之風歷管城門山二縣令門山之政尤為縣民所安秩滿老幼攀送數日乃得行用薦者入為國史院編修官稍遷應奉翰林文字

同知制誥奉使夏國還授同知泗州軍州事留為著作佐郎哀宗正大初章宗宣宗實録成遷平涼府判官未幾召為左司諫正大末以資歷轉延州刺史不拜超翰林待制遂為直學士天興初冬十二月車駕東狩明年春正月京城西面元帥崔立劫殺宰相送欽行營群小獻諂請為立建功德碑以都堂命召公為文喋血之際翟奕輩恃勢作威頤指如意人或少忤則橫遭讒搆立見屠滅公自問必死私謂好問言令召我作碑不從則死作之則名節掃地貽笑將來不若死之為愈也雖然我姑以理諭之乃謂奕輩言丞相功德碑當指何事為言奕輩怒曰丞相以京城降城中人百萬皆有生路非功德乎公又言學士代王言功德碑謂之代王言可乎且丞相既以城降則朝官皆出丞相之門自古豈有門下人為主帥誦功德而為後人所信者問答之次辭情間暇奕輩不能奪竟脅太學生託以京城父老意而為之公之執義不回者蓋如此京城大掠之後微服北歸以

至游泰山浮湛里社者十餘年得壽七十娶某郡趙氏封太原郡夫人子男一人即恕也女一人嫁為士人妻所著文編稱慵夫者若干卷滹南遺者若干卷傳於世公資稟醇正且有師承之素故於事親待昆弟及與朋友交者無不盡學無不通而不為章句所困頗識宋儒經學以旁牽遠引為夸而史學以探賾幽隱為功謂天下自有公是言破即足何必呶呶若是其論道之行與否云戰國諸子之雜說寓言漢儒之繁文末節近世士大夫參之以禪機玄學欲聖賢之實不隱難矣經解不善張九成史例不取宋子京詩不愛黃魯直著論評之凡數百條世以劉子玄史通比之為人強記默識誦古詩至萬餘首他文稱是文以歐蘇為正脈詩學白樂天作雖不多而頗能似之秉史筆十五年新進入館日有記錄之課書吏以呈宰相必問王學士曾默寫否又善持論李右司之純以辨博名天下杯酒淋漓談辭鋒起公能三數語窒之惟有歎服而已高琪當國崇奬吏道從政者承望風旨以榜掠立威門人張仲傑為縣公書喻之曰民之憔悴久矣既不能拯又忍加暴乎君子有德政而無異政史傳循吏而不傳能吏寧得罪於人無穫罪於天可也此書傳世多有懽公者朝臣論列所見不能一公從容決之處置穩愜至楊吏部之美楊大參叔玉亦推服焉雅負人倫之學黑白善惡皆了然於胷中值真識者始一二言之朝議以公於中外繁劇至於坐廟堂進退百官者無不堪任特以投閒置散不自銜鬱故百不一試耳典貢舉二十年門生半天下而不立崖岸雖小書生登其門亦殷重之滑稽無窮談笑尤有味而以雅重自持朋會間春風和氣周浹四坐使人愛之而不忘也自公沒文章人物公論遂絕人哭之者云却後幾何時當復有如公者乎嗚呼哀哉其銘曰

其秉心也磨而不磷其及民也靜而無譁慕樂天之高而不禪逃俠東方之雄而不辭夸老儒便便留書五車我知天下之至理寧當貴其多小廉拘拘規以匿瑕而不知

用其和翕集羣賢從我嘯歌春風時雨之沾浹枯枿為
華嗟惟公乎孰當測其涯飄然而來其必於瀚海而鯨
波汎然而游亦何計乎東觀之與鑾坡太山天門有物
禁訶蓋仙聖之所廬而今得以為家然則為端人神士
者其翕忽變化固如是耶

內翰馮公神道碑銘

所貴於君子者三曰氣曰量曰品有所充之謂氣有所
受之謂量氣與量備材行不與存焉本乎材行氣量而
絕出乎材行氣量之上之謂品品之所在不風岸而峻
不表祿而著不名位而重不耆艾而尊是故為天地之
美器造物者靳固之不輕以予人閱百千萬人之衆歷
數十百年之久乃一二見之同乎其時非無孤雋偉傑
之士從容於禮文之域角逐乎功名之會惟其俗不可
以為雅而為不可以為勝故自視缺然陳太丘事業無
聞而名重天下房次律坐鎮雅俗而舉世以王佐許之
施之當時未必適用然千載而下有為之斂衽者非品

何以得之元光正大以來天下大夫士論公平生者蓋
如此公姓馮氏諱璧字叔獻別字天粹其先定州中山
人也曾大父居泗贈承務郎大父仲尹天眷初以進士
起家仕為中議大夫同知山東西路轉運使事考之奠
正隆初進士中順大夫同知臨海軍節度使事歿葬真
定縣三橋里之南原子孫遂為縣人鄭內翰景純路孟
州宣叔述世德之舊備矣公幼穎悟不凡始解語中議
君置之膝上戲問未嘗見之物而能以近似者名之中
議君喜曰吾孫文性見之於此矣弱冠補太學生賦聲
籍甚諸人無能出其右者承安二年中經義乙科制策
復入優等調莒州軍事判官宰相以公學問該洽奏留
校秘書丁繼母張夫人憂去官服闋再調遼濱主簿縣
有和糴粟之未給價者餘十萬斛散貯民居而以富戶
掌之中有腐敗者則責償於民歲既久官吏囊橐為姦
民殊以為苦公白於漕司即日還之民一境稱快丁臨
海君真宗四年調鄜州錄事明年王師伐蜀刑部檄充軍

前檢察帥府以書檄委之章廟欲招降吳曦詔先以文告曉之然後用兵公檄蜀既以上意諭之矣蜀人守散關不下我軍得奇道突出關背殺獲甚衆公為參佐言彼軍拒守而幷禍其民無乃與詔書相戾乎主帥聞而憾之擠公招兩當貴卒公即日率鳳州已降官屬淡剛李果偕行道逢軍士所得子女金帛牛馬皆奪付剛使歸之其家軍則以違制決遣之比到兩當軍民三萬餘衆鼓舞迎勞公以朝旨慰遣之其還也帥始以公為賢奏遷一官五年借注東阿丞召補尚書省令史用宰相宗室承暉薦授應奉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兼韓王府記室參軍俄以太學博士兼前職至寧初賊臣弒逆隨以子渭婚假去官貞祐初宣宗幸汴梁公時避兵東方從單父渡河詣行在所宰相奏復前職被樞密院檄行視河防條上津渡屯戍之策二年同知貢舉事竟詔公乘傳講究陝西守禦方畧三年遷翰林修撰山東河朔軍六十餘萬口率不逞輩竄名其間詔公攝監察御史汰逐之公與同官立式軍戶僑寓民家者主人具丁口上之官冒增僞代主客同坐總領薩古美冒券四百餘口勿案以聞詔杖殺之故使節所至爭自首減幾及於半復進一官初監察御史本温被命汰宗室穠爾垣軍於孟州軍謀為變本温懼不知所為尋有旨北軍沈思忠以下四將屯衛州餘衆果叛入太行本温益懼宿留孟州樞密院奏公代本温竟其事公至衛召四將喻以上意思忠等挾叛者請公還奏之公責以大義辭直氣壯將士慚服不半日就汰者三千人六月改大理丞詔與臺官行關中劾奏姦贓之尤者商州防禦使宗室重福諫議大夫希扎而下十數人陝西行臺以夏寇之警奏事定理問詔公還朝貴自是側目矣興定初京畿春旱詔禮部尚書楊雲翼暨公審理在京刑獄事竟而雨人以為無冤民之應七月遷南京路轉運副使三年春上以宋人利吾北難歲幣不入者累年假公安遠大將軍兵部侍郎充國信副使副呂子羽詳問宋人拒於淮上使者不得

行明年行臺兵南伐當由壽春涉淮抵滁揚詔京東總帥赫舍哩志攻盱眙仍繫浮梁以備臺兵之還志小字要赫德強臣之尤難制者也臺兵且南志以盱眙不易攻旋領精騎由滁州畧宣化縱兵大掠故臺兵所至悉為志軍所殘原野蕭條無復人迹宋人堅壁不戰遂迤邐而東擬取道泗州宋復屯重兵盱眙沿淮戰艦如櫛我軍乃沂淮西上僅由壽春而歸行臺奏志故違元授節度以故無功詔公佩金符鞫之公馳入志軍奪金符易以他帥攝志入獄獄之外軍士譁譟以吾帥無罪為言公怒責志曰元帥欲以兵抗制使耶帥臣待罪之禮恐不如此使者當還奏之獄不必竟也志伏地請死公言兵法進退自專有失機會以致覆敗者斬即用所擬聞時議壯之再授翰林修撰十月改禮部員外郎權右司諫治書侍御史詔問時務所當先者公上六事大率言減冗食備選鋒緩疑似以慎刑擇公廉以檢吏屯戍革胺削之弊權貴嚴請託之科又言山東地方數千里齊魏燕趙皆在其中士馬強富豪傑輩出耕蠶足以衣食天下形勢足以控制四方彼疆此界且在所必爭況本吾版圖中物迺置之度外乎國家所以無東意者不過謂財力單屈有所不暇或謂前日已嘗出兵而事竟不成故置而不論耳臣以為不然兵出無功固不可因噎而廢食生聚教育蓋有馴致之道必先富強而後進取陛下亦安能鬱鬱久居於此乎又條自治之策四謂別賢佞信賞罰聽覽以通下情貶損以謹天戒又論賢不肖渾穀曰崇慶初西南路招討使糾堅請先事用兵仍乞詔夏人為犄角計執政者沮撓之策為不行不旋踵而有縱敵之禍太丞相承暉正色立朝凜然社稷之鎮而姦人忌之擠守都城人臣而死社稷在承暉為無恨然宗室賢相安危之所繫焉者而以姦人之謀使之無益而死天下為國家惜之耳臣嘗謂賢不肖之不分久矣夫惡惡著則賢不肖別則天下可運之掌於恢復乎何有詔以東方飢饉盜賊並起以御史中

丞百家為宣慰使監察御史道遠從行道遠發永城令簿臧賦百家與令有連付令有司而釋簿不之問燕語之際又許參佐克忠等臺官公皆劾之百家竟得罪去初諜者告歸德行樞密院言河朔叛軍有竊謀南渡者行院事知府呼圖克瑪勒都水監使摩和納易其言不為備一日紅衲數百聯筏逕渡殘夏邑而去朝廷命公鞫之公以二將托疾營私聞寇而弛備且來不戰去不追在法皆當斬或以為言二將皆寵臣而都水者貲累巨萬若求援禁近必從輕典公徒結怨權貴果何益耶公歎曰睢陽行關東藩重兵所宿門庭之寇且不能禦有大於此者復何望乎有法而已吾不知其他即以所擬者聞四年遷刑部郎中關中旱詔公與吏部侍郎察忻審理冤獄時河中帥阿固岱及僚屬十數人皆以棄城罪當死繫同州獄待報同州官承望風旨問公何以處之公為言故相賈公益讞判河中聞絳陽受兵悉軍捄之鉦鼓旗幟連延數十里敵聞捄至解圍去僚屬請於公不守河中而捄絳陽設兵至城下何以待之公言諸君未之思耳吾捄絳陽所以守河中也諸人皆謝不及河中在今日尤為重地朝議擬為駐蹕處也本根不固則河南陜右有脣亡之憂以渠宗室勳貴故使鎮之平居無事以預備為言竭民膏血為淺築計剽騎纔及解梁乃以金城之險為不足守遽焚蕩而去驅迫老幼填塞枕藉爭舟而上者千百而一哭聲竟天流尸蔽川而下煩冤之民無所於訴此而不誅三尺法無所用矣喜帶恨南渡倉卒賈公之功不蒙顯異然則不經之戰可使復見於今乎竟以無冤上之冬十月出為歸德治中未幾改同知保靜軍節度使事又改同知集慶軍節度使事於是公之年甲子周矣自衛紹王專尚吏道繼以高琪當國朝士鮮有不被其折辱者公憂畏敬慎不忽遺細微故自釋褐至今將三十年而公私無咎譽之玷然其撫四方者亦倦矣到官不踰月即上章請老進通議大夫一官致仕徑歸崧山愛龍潭山水有終焉之志結茅

並玉峯下旁有長松十餘名之曰松菴因以為號自少
日留意攝生俛仰詘信通昔不少倦是以神明不衰飲
食起居處豐儉之間臺閣蓋游門生故吏問遺山中者
不絕非若一節之士逃匿於空虛之境以憔悴枯槁而
為高也明牕棐几危坐終日琴尊硯席翛然無塵埃客
至廢書清談雅論俗事不挂口或與之徜徉泉石間飲
酒賦詩悠然自得嘗畫管幼安濯足圖以寄意其趣尚
畧可見也所釀酒名松醪東坡所謂歎幽姿之獨高者
惟公能盡之客有以京國名酒來與之校者味殊不可
近正如與深山草衣木食人語覺儜兒販夫塵土氣為
不可嚮也山多蘭每中春作華山僧野客人持數本詣
公以香韻高絕者為勝少劣則有罰謂之鬬蘭鬬蘭松
醪遂為山中故事壬正大壬辰河南破乃北歸以庚子七
月十有四日終於家春秋七十有九某日孤子渭奉公
之柩祔於臨海君墓之側若干步夫人趙氏汝州刺史
周卿之孫兵亂中暨三女俱失之渭南京右廂機察孫

運安尚幼公資高朗儀觀峻整燕居未嘗有惰容子弟
化之童幼皆以孝謹稱母李氏為臨海所絕公奉之於
外家而事張夫人惟謹嫌疑之地能使內外無間言公
歿悉以圖書第宅讓諸弟獨護養小弱弟填與同甘苦
族弟理七歲失怙恃而貲產殊厚公慮為奴輩所侵藉
於有司攜理之官下及長乃付之理迄於有成其與人
交也先難而後固似疎而實親雖幼同硯席者亦皆嚴
憚之左丞董公紹祖奉使江左得公詩餞行喜見顏間
詩四韻每誦一句輒為一舉觴李右司之純談笑此世
為不足玩見公必為之懷然王延州從之公於鑒裁為
海內稱首敬公名德至不敢以同年生數之學長於春
秋詩筆清峻似其為人字畫楚楚有魏晉間風氣雅為
禮部閑閑公所激賞制誥典麗當代少見其比尺牘又
其專門之學風流醞藉不減前世宋景文往在京師渾
源雷淵太原王渥河中李獻能龍山冀禹錫從公問學
其人皆天下之選而好問與焉甸辛卯壬辰以來不三

四年而吾五人惟不肖在耳故渭以譔述墓碑莫好問為宜尚憶公還鎮陽過好問冠氏時方為中暍所苦然語及舊事則往往色揚而神躍以公初挂冠時較之其神情故未減也意天錫公難老使後生望見眉宇以知百年以來文章鉅公歛衽者艾故家遺俗蓋如此私竊慨歎使公得時行道裒衣大冠坐於廟堂託六尺之孤寄百里之命招之不來麾之不去何必減古人朝廷用違其長顧每以城旦書見役卒使之不遇而去雖淮陽非公所簿孫劉輩有不得不任其責者耳嗚呼公已矣渭所以屬筆者其可辭哉乃為論次之銘曰

維公之生厚有基陽剛在中鯁自持巖巖青峙峻以奇塵表朗出莫可梯白筆一奮風雷馳眈眈虎視毛髮威奔走魑魅號狐狸元精降材匪一機三光九泉絶等夷大君裁成相所宜望公廟堂佩安危聲氣不動山四維冠之惠文其敢卑九鼎大呂棄若遺負而趍者先所窺鳳兮德衰天實為正有來者吾何追並玉之麓草木腓兩崖出泉

歲壬辰夏四月辛丑京城受兵刑部君逃難倉猝遂與家人相失明日事定君之子源吉輩求訪百至幸其微服而北也乃渡河物色之於大名於東平於平陽於太原大興大定閱三數年之久歷萬餘里之遠間關險阻飢凍困踣瀕於死者屢矣然亦竟無所見乙巳冬好問過大名始以所聞告君之季子亨蓋君既為騎兵所得欲擁而北行人有見之者謂君辭情慨慷義不受辱竟自投城旁近井中亨乃發喪行服又將以故事奉君衣冠葬於某所以好問嘗得幸於君涕泗百拜以碑銘見請謹為次第之君諱延登字子駿姓馮氏世為吉州吉鄉人曾大父世安以醫名河東鄉里推其陰德及物謂子孫當有起其家者大父成易醫而農父時頗知讀書

且好與羽人禪客遊後用君貴贈資善大夫始平郡侯
妣柳氏始平郡太夫人生二子君其仲也幼穎悟不凡
初入小學輒云吾家生我將不復耕鉏矣少長從鄉先
生作舉子即有聲場屋間年二十三登章宗承安二年詞
賦進士第解褐臨真主簿再調德順州軍事判官泰和
元年知懷寧寨事部使舉廉能轉寧邊縣令衛紹王大
安元年秋七月霜害稼民無所於雜官為發粟賑貧君
躬自區處全活不勝計刺史淦陽趙公周臣慨然以良

民吏許之三年丁內艱宣宗貞祐二年起復補尚書省
令史知管差除五年授河中府判官兼行尚書省左右
司員外郎興定五年充國史院編修官考試開封進士
改太常博士未幾出為平涼路行尚書省左右司員外
郎元光初遷鞏昌軍節度副使員外郎如故明年十月
召為吏部郎中兼翰林修撰俄以知登聞鼓院兼修撰
奉使夏國就充接送伴使哀宗即位正大元年超翰林
待制同修國史兼鼓院事三年考試宏詞科尋被詔審

理寃滯七月出為京兆行尚書省左右司員外郎五年
授睢州刺史兼行大名府治中尋改京兆府路司農少
卿七年復翰林待制充御前讀卷官仍試宏詞十二月
遷國子祭酒借注翰林學士承旨榮祿大夫充國信使
以八年春奉國書見於虢縣之御營有旨問汝識鳳翔
帥否對曰識之又問何若人曰能辦事者也又問汝能
招之使降即賞汝死不則殺汝矣曰臣奉書請和招降
豈使者事乎招降亦死還朝亦死不若今日即死之為愈

也明日復問昨所問汝曾思之否對如前問至再三君
執義不回又明日乃諭旨云汝罪應死但古無殺使者
理耳君鬚髯甚偉乃雖去遷之豐州壬辰河南破車駕
駐鄭州有旨發還三月入京哀宗撫慰久之復祭酒歷
禮吏二部侍郎權刑部尚書明年遭變得年五十有八
積官資善大夫勳上護軍封始平郡侯食邑千戶食實
封一百戶娶同郡樊氏同官縣令邦憲之女封始平郡
侯夫人後君兩月卒子男三人皆用蔭補源廣威將軍

嵩州軍資庫監吉廣威將軍睢州軍事判官亨忠顯校尉遥授靈寶縣尉二女長嫁盱眙元帥府經歷官張愷次嫁監湖城稅蘭公輔男孫三人曰魏孫衆奴千奴女孫二人長適進士徐升其幼在室君資謹厚寡於言笑外若平易而臨事有執持死生禍福不少變初入官遂有能名懷寧先無廟學君為伐縣中長生柳取以為材庸甫成有芝十八莖生大成殿梁間時人異焉在寧邊日學詩於閑閑公從是詩律大進緻密工巧在時輩少見其比及入翰苑一日直宮省殿上急召草官誥三篇君援筆立就文不加點壽國高公大加賞異曰學士才藻如此而汝礪不能盡知憾負多矣因命錄所業以獻君諾之而不之奉也或以為言丞相求君文甚懃何自閉之深也君曰仕宦窮達在我而已何至假人邪吉鄉別業有溪水當其門故君以橫溪翁自號有橫溪集若干卷行於世平生以易為業及安置豐州止以易一編自隨日夕研究大有所得既歸集前人章句為一書目曰學易記藏於家竊謂君於生死之際剛決如此殆有得於易之所謂知命者非耶系之以銘曰

日吉兮時良欝佳城兮君所藏仁者之勇兮決以剛身已滅兮名益光何以命之兮北方之強天厚之報兮復且昌世侯伯兮歲蒸嘗橫溪兮洋洋植豐碑兮墓虔魂歸來兮安故鄉滯涇盜墟兮亦何望

欽定四庫全書 遺山集卷十九 三十

遺山文集卷十九

謹案卷十八四頁前三行富察舊作蒲察今改後
倣此　前四行阿爾博遜舊作阿里不孫今改
後倣此　五頁後七行哈達舊作合達今改後
倣此　十六頁後八行鄂勒博舊作歐里白今
改後倣此　十九頁前七行富森薩喇拉舊作
蒲鮮石魯剌今改　二十六頁前一行莽吉蘇
舊作麻斤出今改後倣此

卷十九十頁前二行薩吉莫舊作撒各門今改
前四行蘇爾坦舊作祝坦今改　後三行希扎
舊作齊古太今改後倣此　十二頁後一行紐堅舊作
九斤今改　十三頁前二行赫舍哩舊作
胡土門庫和納舊作毛花輦今並改　後四行
察忻舊作長忻今改　後五行阿固岱舊作阿
虎帶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脩臣閔惇大
謄錄監生臣嚴　儀

欽定四庫全書卷首要 集部

遺山集卷二十至二十二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遺山集卷二十

金 元好問 撰

碑碣

順安縣令趙公墓碑

公諱雄飛字真卿姓趙氏世為博之高唐人曾大父某大父極皆潛德不耀鄉里以善人稱之父忠信資稟通悟喜接近儒士及公生愛其風骨有起家之望正隆末寇盜蠭起公方在襁褓舉家藏匿林莽間懼為盜所迹祝兒勿啼啼則累我竟以不啼免難宗黨異焉童丱入學記誦出他兒上稍從鄉先生受賦業未三十四赴殿廷擢承安二年乙科釋褐長垣主簿縣瀕大河時新被水害廬舍漂沒城壁頹圮公日以捄災為事公廨已毀僑寓編民家上漏下濕若不可一日居者公泰然安之而不以煩民也初水壞廟學先聖十哲塑像遷開封縣之青岡安集稍定首建新學躬率吏民迎奉以歸其審

於先後緩急類如此縣民佃鎮防軍田既淤墊有未嘗
投種者營卒恃勢徵租不少貸民無所於訴任其凌轢
有奪之牛者公捕繫之白按察司嚴督主兵者視實種
畝如干收入幾何輸之詔租者不得逞佃戶以安流散
來歸者十倍其初士子即廟學植碑頌之再任南樂簿
適令闕公攝縣務南樂劇邑民頑事殷號為難理署事
之初有惡子號舍五十者以公書生易之詣縣庭自陳
云民以受杖自拌敢以獻公諭之曰國法加有罪者汝
無罪杖之何名惡子又謂公為懦也乃公為橫恣無所
顧籍不數日以故毆被訟公械之市三日切責之科決
無所增而其受痛至移晷之久惡子慚恨自斂迄終更
境內兇狡無復犯者躬教諸子學不聽外出每患經史
不備妨於指授或言文士李夏卿家文籍甚富假借用
之宜無不從公曰夏卿藏書我寧不知然其家闔縣首
戶子雖曾同場屋今部民矣與之交通可乎是後邑子
有來請益者亦謝遣之識者以為治官有業與農功亡
異農夫噬牛曝背寒耕熱耘知有盡地利而已終不以
逢年為幸也惟其治田不鹵莽故田亦不鹵莽報之公
早有時譽聞老師宿學論議為多纔佐二縣仕之初筮
乃能以任重道遠自力若將死而後已者其弘毅為可
見矣卒之吏畏而愛民愛而畏謁然有良吏之風猶之
於農其不以逢年為幸者歟秩滿遷懿州順安令挈家
北赴過廣寧愛其山水清美且去瓜時尚早也姑留寓
焉不幸遘疾以泰和四年十二月之八日春秋四十有
七終於寓舍積官至某郎娶解氏習於儒素之訓二女
姪思過所生拊孤者以為難能後公二年卒子男四人
長曰安上初應進士舉晚乃學道次安常早卒次安世
貞祐二年詞賦進士無愧先達而能謙嘿自將正大中
臺省交薦拜監察御史時論以剛柔適中歸之北渡後
被召授參議京兆宣撫使司事改佐河平軍儲次安國
以蔭補監涇陽稅司卒女三人長適鄜陵醋務監馮鵬
舉次未笄而夭男孫四人曰適餘早卒安世既通貴得

贈公中大夫輕車都尉天水郡開國伯夫人天水郡太
君初廣寧受兵安上等崎嶇百死中扶護東遷蔓葬於
縣北大李莊之某原是後伯仲季偕沒獨安世流寓河
南汴梁既下猶稷旅食異縣蓋四十年後始用令弟文
月日改卜舉公洎夫人之柩祔於先塋之次禮也安世
既襄事訪某於鎮陽涕泗百拜請曰先大夫之葬棺椁
衣衾不能無悔顧已無及矣今墓已樹木寂無旌紀其
何以贖有而不彰之罪乎高聘君哀安世不天既銘誌
傳不朽不勝區區之情敢以墓碑為託某再拜曰固所
願也乃為之銘曰

受質堅白無磷緇持心權衡平設施古難其人公如斯
石矣聞之諸公謂吾子紀述國來名卿賢大夫言行以
傳不朽不勝區區之情敢以墓碑為託某再拜曰固所
願也乃為之銘曰

資善大夫吏部尚書張公神道碑銘 并引

歲乙巳二月十有九日甲申葬我吏部尚書張公於輔
行可士矩政吏師百未一試遽奪之彼賢耆耋老誰所資碑
石有銘無媿辭網羅放失會有時幽光發越兮神匪私
岩縣將相鄉新安里東南原之新塋禮也孤子知剛涕
泗請狀言先公之葬永年王磐狀其行東明王鶚誌其
墓以卒事矣神道有碑碑當有銘州里大夫士屬筆於
子敢百拜以請某以為自貞祐南駕初設大司農分領
地官之政而假之以部使者之任以勸耕稼以平賦役
以督墮窳以糾姦慝內振外肅百廢具舉傾朝復支公
以碩材雅望首膺是選始貳其長終摠其務剛稜之所
摧折深識之所獎拔材量之所興造利澤之所惠養閭

閻細民亦皆飽聞而厭道之至於論列上前謂國家兵
力非前日之比以守則有餘以戰則不足大敵在北何
暇遠事江淮又五代以來都汴梁非用武之國特恃大
河為固耳然唐取梁遼取晉國朝取宋河其果足恃乎
關中有金城天府之險按秦之舊進可以圖恢復而退
不失其為自強不都關中則猶當駐蹕河朔繫海內之
心故莫若都河中河中中夏腹心負背全秦摠制三鎮
屯軍中條之麓建行臺河南根本既彊國勢乃張今不

都關中而又棄河中不知他日汴梁孰為國家守者凡此三者我天下大計繫於危急存亡者為甚切公發先事之機篤詭辭之義故雖同列或不得與知史筆散亡故垂盡不著之金石以示永久後世徵廢興論成敗殆將有泰無人之嘆竊為宗國羞之是以慨然論次之而不敢辭公諱某字公理世為湯陰邑里人曾大父某妣石氏大父某贈正奉大夫清河郡伯妣尚氏追封清河郡太君考某累贈資善大夫清河郡侯妣李氏清河郡太夫人公幼穎悟六歲知讀書十二能背誦五經二十八登泰和二年詞賦進士第釋褐徐州錄事判官丁資善君憂服除調許州鄢城主簿縣有遠賦二十萬配之平民公白按察司悉除之民力以紓再調壽張主簿時北鄙用兵科役無適從公差次物力為鼠尾簿按而用之保社有號引散戶有由帖揭榜於通衢喻民以所當出交舉互見同出一手吏不得因緣為姦自是為縣者皆取法焉縣境多營屯世襲官主兵挾勢橫恣令

佐莫敢與之抗兵人毆縣民民訴之縣縣不決申送軍中謂之就被論官司民大苦之一日閭者告百夫長夜破門綸挾兩伎以出公謂夜破門綸盜也遣吏捕還搒掠至百數且械繫之明日千夫長與其屬哀請不已約此後不復犯平民乃釋之訖公任終更無一人敢橫者調林慮令貞祐初辟舉法行除穀熟令未幾改丞豪右斂迹御史行縣吏抱官文書候檢覆御史先知公廉吏去曰張君治縣尚有未盡耶召為尚書省令史穀熟民千數詣闕乞留平章政事濮王以聞德陵欲賜可宰相高琪以朝省尤須得人為泰詔以旨喻民民乃歸轉知管差除房俄提控吏部銓選法積弊公為之更定周密備具迄正大末仍遵用之興定三年超陝西東路轉運副使宰相革公行臺關中辟公為左右司郎中時臺務填委日不暇給公所以處之者常若有餘朝譽歸焉汾晉陷沒公建言河東郡縣業已為敵有誠能就所存官屬選有才望如郭文振胡天作張開之等畧依古制

封建之使自為戰守計亦國家禦敵之大計也是後益
封九公蓋自公發之尋以母老丐歸養卜居渭南五年
關中受兵公避地華州之南山行臺檄公為沿山軍馬
都提控不給一卒聽自招募公移檄諸縣得民兵五千
他州盜賊徧野惟公號令所及帖然如平時路有遺物
亦無敢拾也明年敵退辭軍務京兆取公所練卒隸帳
下皆倚為選鋒是秋兵復至行臺檄公以前職保箭谷
砦兵仗器用取具倉卒敵人來攻公獎厲士衆親當矢
石比歲終潼關迄鳳翔山六十餘柵相繼陷沒獨箭谷
保完老幼賴公以全者三十萬人元光二年詔復河中
行臺驛召公詣軍前行尚書省六部事兵亂之後百姓
逃匿山谷無以供餽饟公躬歷山谷延見父老喻以朝
廷用兵之意勸出所有以佐軍辭情感激人樂為用迄
河中之復軍食不乏公之力為多行臺以樊澤籍阿爾威
留屯阿爾威土人取城日嘗為內應恃其功輕客軍軍分
兩黨故二帥亦不相能行臺憂之奏公為帥府經歷官
公至曉樊籍以大義且告之廉簡之事二帥佩服公言
更為輯睦城久陷而復帥府以威刑劫之用法殊慘新
民重足而立公為言國有常憲何至如此凡科禁過甚
者悉除去之民大感悅如受更生之賜正大元年公被
召兵民惜公之去戀戀不忍訣老幼遮道馬為之不前
至流涕相唁云張使君去吾屬能久於此乎及入見授
京東路司農少卿總二路事都水使者冒河禁貿易曹
單間致貲鉅萬且虛增兵籍盜取縣官錢米賂遺權貴
公為不道連章發其姦卒廢為民士論快之伊陽民楊
鐸鄙城猾吏韓祖謙舞陽捕盜提控劉汝楫以殺人繫
獄法官納賂宿留不為決以俟末減公廉得之嘆曰若
輩漏網則千金之子果不死於市矣乃奏其罪竟致法
右司郎中平陽公府騎兵十餘人以事至葛伯砦兇卒
高敏輩利其鞍馬衣仗掩殺之誑招撫使高倫謂是敵
兵之偵伺者倫不知其詐以殺聞官後事敗指倫為首
謀倫迫於箠楚自誣伏家人訟其冤尚書省付有司諦

審之倫無異辭家人復柩登聞院鼓以訴有司再評倫自伏如初獄將決公終以為疑及奏上問公公奏言倫雖自欵伏而其家訴敏輩殺人之日倫適飲酒河南迨報至始北歸以次第推倫何得為首惡罪疑惟輕忠厚之至且歲旱已久願緩倫死以察天意上亦以為然遣中使赦倫省中械破而雨大作中使還奏容服霑濕上為之喜見顏間同判睦親府事殿前都點檢薩哈廉上所倚信聲勢焰焰權過將相其姊妙淵為女冠依託營建浹勢斂財以侵愁州縣至役衛士為前導而以皇姑自名為有司所劾上以弟故欲勿問公力辨以為不可竟勒妙淵返初服出薩哈廉中京貞祐以後武臣以戰功往往至將帥置員既多而不相統攝公建言乞以都尉易將帥之號上從其計為置建威折衝寧遠安平等十都尉各以勝兵萬人配之超戶部侍郎提控軍前行六部事四年丁太夫人憂甫卒哭特旨起復宰相奏擬公京南路司農卿上曰吾欲得張某朝夕相見勿令外補宰相以三路調度京南當什六司農寄託尤重欲暫輟之以往耳上從之故有此授及陛辭上喻之曰久知卿可大用所以授此者以卿能鎮靜故耳公為政內寬而外嚴雖急於督責官吏有犯未嘗輕肆斥逐如上意焉五年暨同官朝京師上奬諭良厚且詔劉大有輩當以張某矜式尋授戶部侍郎踰月改刑部侍郎不十日又改陝西西路司農卿七年上念公久外疊遣中使驛召之仍詔邠州帥護送諭以道路所從出六月至京師授以右諫議大夫兼戶部侍郎遂赴潼關軍明年正月軍潰於陽翟公間關至閿下為上言平章政事布色奸邪誤國雖已遠逐而典刑未正無以服中外心樞密副使喀齊喀將軍中牟垂與恒山軍合而瞻望不進恒山用是失利喀齊喀狠狽中盡失軍士乞斬之以謝天下上悟旋廢喀齊喀為民十二月授吏部尚書車駕東狩慷慨請從行不許未幾汴京送欵公柴車北歸結廬逼水之上不以世務縈懷左右圖書以亂思遺老而已癸卯正

月十有九日春秋六十有八終於所居累官資善大夫勳上誥　平爵清河郡開國侯食邑千戶實封一戶娶同郡齊氏封清河郡夫人前公五月卒子男二人長知剛舉進士次知柔早卒孫一人延祖尚幼公臨事有幹局自歷州縣即能敷風化立公道定契券以睦兵民布恩信以息寇攻發奸脏以械府吏募彊悍以輟丁男此他人之所難能在公特小者耳既為朝廷所知為郎官為大農當官而行無毫末顧望義之所在必至而後已其於憂國愛君蓋不食息頃忘也居農司十年事以苟且為恥所立條畫力省功倍無有能變易者在京南日課民區種栽地桑歲視成否若父兄之於子弟慰以農里之言而勉之公上之奉軍興之際簿領填委米鹽之瑣而有素官之風從容儒雅而有應敵之畧此言論事業之所以出人意表與平生事親孝事長敬與人交死生禍福不少變冀高錫孝大節足知於公年少入仕疎於自檢坐為文吏所陷并不復用人知其冤而莫有為辨之者公獨曰驥不以一蹶而廢千里況美士乎言之宰相乞為昭雪不報乃上書申理之二子竟得復叙後為中朝名勝士論以公為知人所著詩文箋奏簡重典雅稱其為人為集若干卷藏於家嘗論公大夫士仕於中國全盛時立功立事易於取稱故大定明昌間多名臣天下士固不可盡誣設使易全盛而為季末起坐嘯而應急遽是猶拯溺以規行之雅而料敵以清談之誤吾恐黃相國之功名減於頼川治最之日矣古有之亂則智士馳驅而不足治則中材高枕而有餘信斯言也茲世之士其無幸歟銘曰

農政名卿臺務望郎職思其憂公極所長南駕而都百壘為防乃積乃倉暨彼裹糧百冗坌來倚公設張嗷嗷創罷望我小康捄寒袴襦療飢膏粱愛育本基繫公慈

祥孰求豫章公材明堂孰濟巨川公任舟航盜賊黥劓龍起雲驤何儻景同翻而不於興王相古先民繫於苞桑豈無輿邦之言天久矣其廢商屹頹波之砥柱又安得遡横潰而獨障文武備具之謂成夙夜匪懈之謂莊克勤小物之謂敏不畏彊禦之謂剛公是所存奚必太古耿故國兮難忘

通奉大夫鈞州刺史行尚書省參議張君神道碑銘 并引

保靜一軍北當沂海滕兖濟單之衝南控淮楚重兵之所宿大河而南最為重鎮興定二年詔以元帥右都監赫舍哩志開府此州不終歲復有總統東道諸帥之命志由覲衛起身以小字要赫德行宋人訛傳又以盧國瑞目之其所統兵屯戍之外隸帳下者步五千騎二千而已為人强悍鷙猛操縱叵測用兵知變化往往闇與古合自二年泗州乘勝席卷之後靈壁土山龜山蒙城五河九岡前後殺獲莫可勝計先聲所及宋人為之膽落兩淮之間名姓可以止啼署字可以怖瘧動伐既高知朝議倚以為重乃高自標置日有跋扈之漸朝廷亦無如之何使者銜王命或被省檄計事東方凜凜危懼如遇大敵應對之際横被陵轢殆一食頃不可與居而君乃以幕屬與之從事者十有三年計舉世敢與之抗者唯君一人君始以諸生仕臺閣衣冠言貌見者以為懦而不武志初亦甚易之及與之議軍務凡獨任胷臆妄有執持君必為之委曲開諭不動聲氣獷悍化而柔良既久乃更親愛外有手足之託而內有骨肉之義志雖高亢偃蹇卒能免於顛滅之禍者君之力為多遽伯玉為頗關說養虎人以為莊周氏之寓言以君之事觀之世乃真有養虎者至於時其飢飽達其怒心虎之與人異類而媚信斯言也君其有道者歟君諱汝翼字季雲族張氏世為河内人曾王父甲王父琳皆隱德弗耀父郁字文甫章宗明昌初詔州里舉才能德行之士自

河中教授曲沃主簿遷狄道令後用君貴累贈通奉大夫清河郡侯母馬氏清河郡太夫人君其第四子也天資穎悟童丱中以善屬句稱弱冠擢泰和三年經義進士第釋褐河陽簿丁外艱服除調厥次丞復以內艱去職衛紹王崇慶二年任西寧主簿西寧近接夏境頻被侵劫君問民所疾苦政從寬簡民甚安之宣宗貞祐二年夏寇來攻縣中兵力單寡城為所陷君乘亂而出有司以不守議罪父老詣州稱枉遂獲申明四年召為尚書省令史興定二年考滿授同知泗州防禦使事軍前行戶工部事俄改行部為規措所就充規措使州將伊喇英格以宋兵脫弱不足為慮日與將佐燕飲君獨不預五年正月宋人乘不備取西城遂據之時君與英格在東城英格聞變計無所出謀棄城而遁君戒廐吏毋敢給州將馬且躬自巡城衆賴以安已而保靜軍來援碭山從宜張惠出奔宋兵乃棄城而遁州人德君為立生祠尋改靈壁軍前規措使充便宜摠帥府經歷官元光元年改充唐鄧裕帥府經歷官保靜失君軍事廢不治志凡七上奏乃聽君還且擢拜秘書少監兼行戶部郎中二年邳州從宜納哈塔陸格劫殺行省事蒙固勒網以州降宋詔摠府率東方兵攻取之檄城中兵民有能誅陸格反正者官賞有差脅從之人一切勿問攻數十日軍士死傷甚衆而城中無應者又數日宋裨將高顯梟

陸格首來降而餘黨堅守如故志與朝官之在軍中者怒曰此州從賊叛國賊既死自當開門納軍然且旅拒如此不盡阬之何以示威君進曰平民從叛本非獲已竟有何罪況嘗許首惡之外不戮一人必欲阬之朝廷將不以為失信乎若重以恩詔開示出三日不降某請身任其責志以下皆是其言射書敦諭州人知禍福所在相繼出降爾後竟無一人被註誤者詔書褒美遷同知保靜軍節度使事哀宗正大五年志移鎮鄜陝時鄜中游騎充斥老幼扣關者亡慮數十萬志以鄜東人心易搖重為避兵者所警則或有意外之變欲稟命於朝

然後納之君進曰陝西老幼投死無所獨以關東為生路今坐視不救任為兵人所魚肉豈朝廷倚公存活生靈之意乎志曰不然敵人百計窺關無從而入間有挾詐雜老幼而東者誰當任之吾所以待朝命者不過三二日命即下稟而後行蓋未晚也君復進曰帥府設經歷官主帥所行得預商畧帥若專輒而參佐曲意從之設此官焉用假有挾詐而東為意外之變者某以百口保之志不能奪即命開關西民由是免禍中使者以聞詔諭之云要赫德資性素剛非卿不能勸導卿為參佐而主張大事如此朕甚嘉之當益盡乃心勉建功業朕不汝忘也摠府軍還鎮改遥領同知鎮南軍節度使事七年志行尚書省事於陝西君以目疾求解留居歸德天興元年歸德受兵摠帥持嘉元凱起為經歷官明年春正月車駕幸歸德改吏部郎中經歷如故未幾徐州帥樂安郡王王德全不稟朝命授君戶工部侍郎充徐州帥府參議官且諭之曰卿昔佐要赫德甚有能名今

知王德全與卿有連屈卿往佐之德全雖鄙野亦當從卿言無貽朕東顧之憂也及尚書左丞完顏仲德以策誅德全乃用便宜授君行省參議兼同知武寧軍節度使事遥領鈞州刺史進階通奉大夫冬十月州為沛縣人鹿琮所破擁官吏北渡君用憂憤感疾以明年甲午春二月之十七日春秋六十卒於沛之旅舍翼日藁殯於歌風臺之下後十有三年孤子翔等舉君旅櫬歸祔於山陽南徐澗之先塋禮也君娶朱氏河北西路鹽鐵判官汴梁名進士文伯之女弟封清河郡夫人前公七年卒子男二人長曰翔武義將軍遥領鄭州防禦判官次曰浚武義將軍遥領河内縣令女一人適汴梁東水門副使邊汝礪男孫二人長曰奉世次曰延世女孫一人幼在室壬子冬十月翔浚奉京東行省員外郎王君禧伯所譔家傳以神道碑銘為請三請益堅某不得以不敏辭乃為論次之君尚多可稱弗著著所以活萬人者其銘曰

柏松青青風水攸寧張君之阡樂石有銘侃侃惟君仁信篤誠一說解紛千室更生舞雩之春風潤物無聲有簫韶之克諧無水火之必爭彼舉頭而城颺尾而旌方弭耳而帖伏何磔裂之敢萌有方無方孰為權衡使存諸己者而未之定奚暇及於暴人之所行惟天下之至柔馳騁天下之至剛吾然後知黃老家之言為有徵

資善大夫集慶軍節度使富察公神道碑銘　并引

公諱元衡字君平姓富察氏以小字某行世為某路貴族國初遷種人屯戍中州遂為真定人祖諱實固納贈鎮國上將軍考諱福山親衛出身官鎮國上將軍臨洮路康樂知寨公則康樂之弟子也康樂愛公風骨不凡度能起家使應童子舉年十一登科移籍太學弱冠擢泰和三年策論進士第釋褐永年縣丞繼歷三縣佐皆有能名召為左三部檢法司正公資稟仁厚臨政本於惠養不以鞭箠立威及居議獄之地忠愛欵曲末減者為多法家稱焉貞祐初從狩汴都拜監察御史累遷左司諫朝廷知公蓋將大用矣未幾授慶陽府治中權府事部民妻有與外人私者民捕獲之手刃其妻詣官自陳公釋而弗問一時能官者以知義許之入為刑部郎中正大二年被詔審理冤獄時所在獄犴填滿官吏習於柄臣弄威之後知有無辜而被繫者亦莫敢言公遍歷郡邑躬自臨問非情有不可耐者一切以詔旨出之所活不啻千人四年遷戶部侍郎詔以鄭州軍卒謀反命與防禦使臨淄郡王張惠鞫之辭連二偏將一遥領陳州防禦使王一息州刺史李公以理諭卒言汝以小怨置人造逆之地就使人註誤而死能代汝否神理不可誣冤報何時而已耶卒感悟盡吐情實公以聞二人得不坐五年授京西路大司農卿兼采訪提舉刑獄事公老於從政仁信愈篤不動聲氣而威惠並舉公議藹然有公輔之望七年改集慶軍節度使亳州管內觀察使未赴遘疾以某年月日春秋五十有二薨於私第之正寢去河南破不一年耳積官資善大夫彭城郡開國

侯夫人王氏燕郡大族封彭城郡侯夫人家致整潔有
内助之功中表歸之年七十二後公二十年而卒子男
一人桓端護衛懷遠大將軍男孫二人榮祖慶祖皆尚
幼桓端以某年月日舉公之柩葬於某所之先塋夫人
祔焉既葬之幾年某過東平桓端以碑銘為請平時以
公恂恂退讓不為鍛鍊之風所移嘗嚮慕之故不復以
固陋辭乃為銘曰

延平之于大理之徐議獄濶疎至可以漏吞舟之魚于
嗟公乎其斯人之徒歟太安權移變亂維初傅翼虎臣
恣為誅鉏一羽死而一虎出封豕與俱公適其時職司
刑書乘御史驄登使者車悃幅無華閑雅甚都周旋於
柱後惠文之間温其禍寛之儒平反幾何月計有餘方
血肉狼籍而有治古之騶虞禍慘河陰或僇或俘不為
國殤即亡國之大夫天獨厚公得歸公於黄壚湯旱焚
如一溉者後枯孰乘孰除吾知神理之不誣于嗟公乎

資善大夫武寧軍節度使瓜爾佳公神道碑銘

貞祐初大駕南巡公以省掾扈行事出倉猝乃留幼子
今先鋒使色埒於平州之撫寧朔南分裂父子相失者
餘二十年先鋒既長立能自奮發立功名仕宦貴顯歲
癸巳汴梁下乃奉朝命迎公北歸公已老而身見代謝
恰焉有去國之感顧瞻徘徊不能自已生平植節堅苦
食蔬糲不厭既居民間倍自貶損先鋒有至性夫人殷
氏尤盡婦道日具甘脆百方奉公而公所以自持者不
少變一室蕭然使日夕裁足而已人事餽餉瓜果菜茹
之細亦峻拒而疾麾之如御史執法之在前後惟恐其
污己也時貴慕公名有謁見者敕外白不得通曰我亡
國之大夫耳尚何言哉初自聊城居宣德惟渾源魏内
翰邦彦以簡重得登公門與之考論文藝自餘雖鄰舍
有不得見其面者蓋嘗論公君臣之義於名教為尤重

名教者天地之大經而古今之恒典惟天下之至誠為
能守故人臣之於君者有天道焉有父道焉大分一正
義均同體吉凶禍福不以回其慮廢興存亡不以奪其

節任重道遠死而後已猶之父有罔極之慕而天無可
逃之理微子之過舊都包胥之哭秦廷王蠋布衣義不
北面於燕樂毅終其身不敢謀趙之徒隸非誠何以當
之是故誠之所在即名教之所在有不期合而合焉者
語有之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得見有恒者斯可矣居
今之時行古之道若公者吾不知其去古人為遠近然
則不以名教處之其可乎公諱圖喇字大用姓瓜爾佳氏
世為海蘭路人曾大父實固濟天會初嘗以王爵握兵
柄史牒載其功詳矣大父布爾噶驃騎尉上將軍娶完顏
氏父阿海驃騎尉上將軍澄州刺史娶珠勒根氏贈金
源郡夫人生五子公其第二子也弱冠始知讀書三舉
策論進士以泰和三年登科歷撫寧海濱簿貞祐初被
召道出平州平州適被兵州將請公克軍中彈壓以功
陞一階入補省掾終更除武寧軍節度副使五年用樞
密院薦克京東總帥府終歷司主帥要赫德資鷙狠恃
功自高奴視參佐往往置之死地從事輩畏之惟意所

嚮噤不出一語公直前徑行無所顧藉論事之際極所
欲言者而止少不見聽則移疾不為出帥悔悟或詰公
謝之其秉志抗直如此興定初宋人步騎數萬侵泗州
聲勢甚張公為畫策潛軍趍靈壁出其不意殺獲甚衆
以功遷兩階四年召為戶部員外郎轉刑部尋遷郎中
元光初設三路司農分治戶部以公剛稜疾惡材任刺
舉授京南路少卿兼郎中未幾以稱職聞是後公雖改
他官言政者猶以少卿名之正大初擢裕州刺史改睢
州是歲大蝗公境獨無有秋旱甚禱之而雨識者以為
善政之報三年召為戶部郎中初置申州轂公為刺史
明年城洛陽授同知中京留守兼同知金昌府事留守
伊喇瑗雅敬公事無巨細諮之而後行俄改汝州防禦
使洛陽之民惜公之行祖道填咽度旬日不得發公以
形迹自嫌竟由他路而去未經歲改陳州公老於從政
先聲所暨有識相賀州有東平宣銳軍餘百輩率以戰
功得官有至四品者恃勢作威備極凶悍前後不能制

一葛知府者尤不法公捕得之檄送本管一郡帖然考城胥史所聚結黨為社有大刀之目把持令佐連起詔獄細民雖被侵愁而無所於訴公籍其姓名置之廳事自是無一人敢犯者尋上章請老御史張特立樂夔上書言陳州防禦使圖喇剛直廉介有古良吏之風今雖年及其黽勉王事強仕之人有不能及者比聞以例告老而有司亦以例許之貪賢之道誠有所未盡特望重加拔擢以觀自竭之效書奏落致仕超授同知開封府事明昌以來鎬厲王衛紹王族屬皆終身禁錮男女幽閉絶婚嫁之望公建言二宅僇辱既久賤同匹庶就有說謀誰與同惡宜釋其宿怨弘以大度使之各就人道遂生化之性夫國君不可以讐匹夫讐之則通國皆懼匹夫且然況骨肉乎語雖不即從其後天興初元之赦皆聽自便蓋自公發之云六年授武寧軍節度使徐州管內觀察使兼提舉河防使詔旨褒諭道所以遷擢之故且命乘傳赴鎮桃園行樞密院事斡魯倉官王邦昌

囊橐為姦盜官糧二萬斛公按問得實悉從徵理轉漕為之少寬踰年竟以衰病不任得請北渡後五年以戊戌年二月晦春秋七十有三終於家積官資善大夫金源郡開國侯歿後三日權殯宣德州東南天王寺壬寅三月壬申奉公之柩葬於永興縣王家堡之西北原從弟平章政事華國公巴喇珠及其子奉職六十一皆葬墓次蓋子孫去先塋久不能歸祔故改卜於此前夫人鄂屯氏贈金源郡夫人繼室富珠哩氏亦封金源郡夫人子男三人德興輔國上將軍早卒次色埒闕宣授先鋒使佩金符總統質子軍次烏遜女一人嫁為世襲官妻早卒男孫三人拉珠巴圖七十二女孫二人秦奴元奴皆尚幼姝二人永喜輔國上將軍次中山皆弟明威將軍老格之子姝孫二人阿林碩通從孫一人八十二奉職之子從姝女一人平章公之女蓋公收養之者將葬五路萬户郝楚華善以行狀來請曰吾子往在省寺宜知武寧之詳先鋒與我結弟昆之葬猶葬吾父也幸

辱以神道碑賜之子素善郝侯義不可辭乃用所以知公者著之篇而系之以銘銘曰

清慎以自持介特而不詭隨相彼築室天實厚其基溫乎名杜之慈凜乎趙張之威民不忍忘吏不敢欺真識幾希顧以能官為見知風雨如晦雞鳴有期滄海橫流鼈足不欹幅巾布衣陋巷棲遲吾寧汩濁流之泥吾寧啜餔餘之醨周粟京坻采薇以療饑尚友千載匪義迹其焉追燕雲之郊丘壠纍纍使九原而可作非公吾誰與歸

遺山集卷二十一

金　元好問　撰

碑碣

御史張君墓表

東平幕府從事張昉持文士李周卿所譔先御史君行事之狀請於僕言先御史在典定元光間於州縣為良民吏於臺閣為材大夫朝謇謁然吾子所知喪亂之後幾希顧以能官為見知風雨如晦雞鳴有期滄海橫流鼈足不欹幅巾布衣陋巷棲遲吾寧汩濁流之泥吾寧啜餔餘之醨周粟京坻采薇以療饑尚友千載匪義迹其焉追燕雲之郊丘壠纍纍使九原而可作非公吾誰與歸

挈家還鄉社春秋雖高而神明未衰乃一意與世絕泰然以閉户讀書為業者餘十五年凡向之所以為良民吏材大夫者未嘗一語及之沈默退讓齊魯大夫士翕然稱道之亦吾子所知者棄養以來三見霜露而不肖孤以斗食之役汩沒簿領間不得灑掃墳墓列樹碑表使先子名德懿範闇焉而不彰誠懼一旦先狗馬填溝壑其何以瞑目乎今屬筆於子幸為論次之以俟百世之下僕嘗謂聖人澤後世深矣今虞芮有閒田豐鎬之

間男女異路孔子近文王六七百歲故言衣冠禮樂則莫齊魯為盛宜矣百年以來東平劉萃老斯立宣叔之祖孫文元賈公昌朝之家世滕陽張丞相永錫日照清獻張公父子東阿壽國張公蕭國侯公參政高公奉高公承旨党公黃山內翰趙公嵓陽內翰閻公敦厖耆艾海內取以為法其餘經明行修由晦道商公醇德王先生而下何可一二數至於人代變革才智勇皆廢守道之士慷慨先王之舊俗區區不能自已者往往有之如御史君者皆是也古有之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其澤及後世之謂乎謹按中奉大夫故治書侍御史守申州刺史張君諱汝明字子玉世家汶上曾大父靖大父彥皆潛德弗耀父恕用君貴贈中議大夫母程氏清河郡太君三歲喪父程母故衣冠家而有賢行力課君學君亦能自樹立如成人弱冠擢大安元年經義進士第釋褐將仕郎調潁州泰和縣主簿崇慶元年換懷州武陟簿丁內艱服除貞祐四年由鹿邑簿入為尚書省掾正大元年終更擢同知嵩州軍州事盜入軍資庫而無迹可尋官繫主者獄凡十餘人不住訊掠皆自誣服君時以檄出及還繫者稱屈君諦審知其冤即縱遣之不數月諸縣卒以贓敗郡人以為神明三年八月辟許州長葛令未幾政成農司以稱職聞及罷縣父老上臚禮一無所受乃相率立祠以致去思之心焉六年二月召為太常博士權監察御史不半歲遷戶部員外郎七年八月授治書侍御史八年七月遷禮部員外郎兼修起居注俄陞歸德治中兼提舉河防學校常平漕司事不赴天興元年遙領嵩州刺史二年二月改授申州以庚戌七月二十有二日遘疾春秋七十有六終於東平遵化坊私第之正寢娶魏氏封清河縣君子男三人長即昉也今為東平萬戶府經歷官遙領同知單州防禦使事次曄次煦皆早卒男孫二人女孫一人尚幼孤子某以庚戌年八月之三日奉君之柩祔於汶上由村里某原之先塋禮也君資稟厚重與人交敦信義平居恂恂似不

能言及當官而行剛介有守論議純正人不能奪仕宦三十年家無餘資其他尚多可稱弗著著不為窮達易節者銘曰

汶之洋洋思聖有堂禮樂衣冠此為之鄉維御史君尤魯士之良沈潛而剛耆艾而敦厖可以為公卿大臣訓于四方昔往矣秉筆帝旁謁然粹温如珪如璋今來斯微服裹粮衡門棲遲詠歌虞唐謂其達也耶荏乎及夜舟之藏其不逢也耶泰焉如晚節之昌抱明月而長終懷舊俗而不忘在君為樂天而識者涕滂林深而蘭芳風雨如晦而雞鳴有常世無良史久矣孰為發幽潛之光

御史程君墓表

君諱震字威卿先世居雒陽元魏遷兩河豪右實雲中三州遂為東勝人魯大父總質直尚氣節鄉人有訟多就決之至于婚嫁喪葬不能給者亦借力焉父德元自少日用俠聞嘗與羣從分財多所推讓州里

偃師主簿宣宗幸汴梁入為尚書省令史時相知其可用不半歲特授南京警巡副使秩滿例為廣盈倉監支納官典定初辟舉法行用薦者除陳留令將之官白府尹言縣務不治令自任其責丞簿佐史輩無預焉幸無擾之使令得盡力尹諾之既到官事無大小率自負荷次官奉行而已時秋大旱冬十月乃雨歸德行樞密院發民牛運粮徐邳君為使者言吾麥乘雨將入種牛役興則無來歲計矣使者不能寬十日程耶民事棄集雖

乏軍興吾不辭也使者怒而去君力畢農種粮運亦如期而辦行院仍奏君要譽小民不以軍食為急朝廷不罪也既受代大司農奏課為天下第一御史臺察能吏亦為奏首且言可充臺諫京東總帥府奏辟經歷官不許乃拜監察御史君益職慨然有理輸之志即劾奏平章政事荆王以陛下之子任天下之重不能上贊君父同濟艱難顧乃專特權勢減棄典禮開納貨賂妄進退官吏從臾奴隸侵漁細民名為和市其實脅取諸所不法不可一二數陛下不能正家而正天下難矣書奏宣諭御史臺程某敢言如此佗御史不當如是耶且有旨切責荆王出内府銀使償物直勑司馬杖大奴尤不法者數人於是權貴皆為斂手東方頻歲飢饉盜賊蠭起特旨以君攝治書侍御史兼户部員外郎運京師粮八万石賑徐邳君經畫饟道十里一置驛羅弓刀以防寇攻具斧斤以完器用備醫藥以起病疾勸助藉以通留滯蠭運相仍如出衽席之上飢民踵來凡所以為貸為

願留我程御史以福殘民帥府奏君行為部官詔再往徐宿邳荆王積不平密遣諸奴誘姦民徐璋造飛語訟君於臺諸相不為奏而王獨奏之宣宗顧直君欲勿問王執奏再三乃從之哀宗時在春宮遣醫藥官王子玉諭旨推問官程御史為縣治行第一監察又稱職有罪無罪勿為留難已而璋伏誅告君當還臺在律官人與部民對訟無罪猶解職王風大理寺御史言天下事在所皆部民竟用是罷官君泰然自處都無已仕之慍聚書深讀蓋將終身焉天不假年以正大元年三月二十有一日春秋四十有四終於京師嘉善里之私第積官大中大夫夫人史氏封安定郡君先君三年歿子一人思温舉進士以某年月日舉君之柩祔於金昌府芝田縣某里太中君之新塋禮也嗚呼生才實難盡其才重為難使君得時行道坐於廟堂分別賢否其功烈可量也哉方行万里而車折其軸有才無命古人所共嘆雖

然地遠而位卑身微而言輕乃以一御史犯彊王之怒
卒使權貴落膽縉紳增氣雖不遇而去伸眉高談亦可
以無愧天下矣尚何恨耶乃為銘曰

曲士賣直見豺而慄鄙夫媕婀與鳧同波犯父子之至
難孰紘訐而上劘橫潰我障剛癉我阿鍊心成補天之
石奮筆為却日之戈古有之和臣不忠忠臣不和彼容
容者之所得奚後福之能多有山維嵩有水維河程君
之名永世不磨

平叔墓銘

河間許古道真以直諫見稱德陵朝正大初詣闕拜章
言八座率非其材省寺小臣有可任宰相者不大升黜
之則無以致中興章奏詔道真赴都堂問孰可為相道
真以尚書省令史商衡對當是時上新即大位經略四
方思所以弘濟艱難者為甚力道真已得請居伊川即
命驛召之落致仕復右司諫天下想望風采道真亦慷
慨願以人所不敢言者為天子言之及論天下事乃首
以公為可相則公之材為可知矣公字平叔商氏系出
陳繼遷鄜七世祖南華府君諱懷欽官于曹遂占籍焉
曾祖諱岡以武弁入官宋末奏補從事換忠勇校尉祖
諱駒兩廷試教授鄉里考諱錫用公貴及封朝請大夫
妣王氏濮陽縣太君公朝請君之長子也初從鄉先生
李昉方平學貧無以為資方平愛其才每賙恤之使得
卒業年二十五登崇慶二年詞賦進士第釋褐洛郊簿
以廉能換鄜縣尋辟威戎令時歲飢民無所於雜公白
之行臺得開倉賑貸賴以全活者甚衆縣民為之立祠
再辟原武令以例罷入為尚書省令史歷粮草邊關知
管差除三房考再滿授戶部主事兩月擢監察御史又
充右司都事於是朝廷知公蓋將大用矣改同知河平
軍節度使事不赴奏充樞密院經歷官遥領昌武軍同
知節度使事丞相莘公領陝西行臺奏公階行充左右
司員外郎密院表留有旨行臺地重急於用人可從丞
相奏自是臺事一決於公矣明年召還行臺再上奏留

之又明年丁内艱乃得還時正大八年也十月起服中
充秦藍總帥府經歷官正月河潼失守召主帥入援二
月九日軍至陝將由間道之商州十一日抵盧氏山與
北軍遇相拒大雪中士卒飢不能戰是夜遂潰公為北
軍所得欲降之令去巾不從將害公有止之者曰此忠
孝人也姑留之其夜公解佩刀自剄時年四十七積官
至少中大夫濮陽縣伯食邑七百戶賜紫金魚袋初娶
鄧氏再娶鄭氏並封濮陽縣君子男二人長曰挺次曰
隴安女一人適泗州司候安邑劉懋公事長上以禮接
下以誠與人交有終始家居亦未嘗有慍容性嗜學藏
書數千卷古今金石遺文人所不能致者往往有之南
渡以來士大夫以抹世之學自名高者闊略而無統紀
下者或屑屑於簿書米鹽之間公資雅重遇事不碌碌
有衣冠龍門之目衛紹王時公卿大臣多言獻臣可任
大事者紹王方重吏員輕進士至謂高廷玉人材非不
佳恨其出身不正耳大安末自左右司郎官出為河南
府治中卒以高材為尹所忌瘐死雒陽獄中之純以薊

等以某年月日奉公衣冠葬於某原好問辱公知為厚
敢述梗槩而為之銘以寄招魂之詞詞曰
唐虞之世麟鳳游出非其時聖為憂黃琮禮天帝所休
毀之櫝中孰汝仇海内茂異君上流生之廟堂衆職修
天路阻長往莫由維兕有角不我投人以死誖我則求
衣冠李衛汙褐裹氣息奄奄藏畏幽禽息鳥視天為囚
枯龜千年一蜉蝣畀君完節乃所酬不然報施神其尤
河濟之水無千秋若孫若子公且侯豆籩奔走物潔羞
魂兮歸居安此丘北陰莽墟不可留

希顏墓銘

南渡以來天下稱宏傑之士三人曰高廷玉獻臣李純
甫之純雷淵希顏獻臣雅以奇節自負名士喜從之游
有衣冠龍門之目衛紹王時公卿大臣多言獻臣可任
大事者紹王方重吏員輕進士至謂高廷玉人材非不
佳恨其出身不正耳大安末自左右司郎官出為河南
府治中卒以高材為尹所忌瘐死雒陽獄中之純以薊

州軍事判官上書論天下事道陵奇之詔參淮上軍仍
驛遣之泰和中朝廷無事士大夫以宴飲為常之純於
朋會中或堅坐深念咄咄嗟嗟惜若有旦夕憂者或問之
故之純曰中原以一部族待朔方兵然竟不知其牙帳
所在吾見華人為所魚肉去矣聞者訕笑之曰四方承
平餘五六十年百歲無狗吠之警渠不以時自娛樂乃
妖言耶未幾北方兵動之純從軍還知大事已去無復
仕進意蕩然一放於酒未嘗一日不飲亦未嘗一飲不
醉談笑此世若不足玩者貞祐末嘗召為右司都事已
而擯不用希顏正大初拜監察御史時主上新即大位
宵衣旰食思所以弘濟艱難者為甚力希顏以為天子
富於春秋有能致之資乃拜章言五事大略謂精神為
可養初心為可保人君以進賢退不肖為職不宜妄費
日力以親有司之事上嘉納焉庚寅之冬朔方兵突入
倒迴谷勢甚張平章苪公逆擊之突騎退走填壓谿谷
間不可勝算乘勢席卷則當有謝玄淝水之勝諸將相

異同欲釋勿追奏至廷議亦以為勿追便希顏上書以
破朝臣孤注之論謂機不可失小勝不足保天所予不
得不取引援深切灼然易見而主兵者沮之策為不行
後京兆鳳翔報北兵狼狽而西馬多不暇入銜數日後
知無追兵乃聚而攻鳳翔朝廷始悔之至今以一日縱
敵為當國者之恨凡此三人者行輩相及交甚歡氣質
亦略相同而希顏以名義自檢彊行而必致之則與二
子為絶異也蓋自近朝士大夫始知有經濟之學一時
有重名者非不多而獨以獻臣為稱首獻臣之後士論
在之純純之後在希顏希顏死遂有人物渺然之嘆三
人者皆無所遇合獨於希顏尤嗟惜之云希顏別字季
默渾源人考諱思大定末仕為同知北京路轉運使事
希顏其暮子也崇慶二年中黃裳榜進士乙科釋褐涇
州錄事不赴換東平府錄事以勞績遥領東阿縣令調
徐州觀察判官召為荆王府文學兼記室參軍轉應奉
翰林文字同知制誥兼國史院編修官考滿再任俄拜

監察御史以公事免用宰相侯莘卿薦除太學博士還應奉終于翰林修撰累官太中大夫娶侯氏子男二人公孫八歲宜翁四歲女二人長嫁進士陳某其幼在室初希顏在東平東平河朔重兵處也驕將悍卒倚外冦為重自行臺以下皆務為摩拊之希顏莅官所以自律者甚嚴出入軍中偃然不為屈故頗有喧嘩者不數月閭巷間家有希顏畫像雖大將亦不敢以新進書生遇之嘗為户部高尚書唐卿所辟權遂平縣事時年少氣銳擊豪右發奸伏一縣畏之稱為神明及以御史巡行河南得賍吏尤不法者榜掠之有至四五百者道出遂平百姓相傳雷御史至豪猾望風遁去蔡下一兵與權貴有連脫役遁田間時以藥毒殺民家馬牛而以小直脅取之希顏捕得數以前後罪立杖殺之老幼聚觀萬口稱快馬為不得行然亦坐是失官希顏三歲喪父七歲養於諸兄年十四五貧無以為資乃以冑子入國學便能自樹立如成人不二十游公卿間太學諸人莫敢與之齒渡河後學益博文益奇名益重為人軀幹雄偉髯張口哆顏渥丹眼如望羊遇不平則疾惡之氣見於顏間或嚼齒大罵不休雖痛自摧折猝亦不能變也食兼三四人飲至數斗不亂杯酒淋漓談謔間作辭氣縱橫如戰國游士歌詠慷慨如開中豪傑料事成敗如宿將能得小人根株窟穴如古能吏其操心危慮患深則又似夫所謂孤臣孽子者平生慕孔融田疇陳元龍之為人而人亦以古人期之故雖其文章號一代不數人而在希顏仍為餘事耳希顏年四十六以八年辛卯八月二十有三日暴卒後二日葬戴樓門外三王寺之西若干步好問與太原王仲澤哭之因謂仲澤言星殞有古山石崩有古水斷流有古斯人已矣瞻烏爰止不知於誰之屋耳其十月北兵由漢中道襲荆襄京師戒嚴銘曰

維季默父起營平弱齡飛騫振厥聲備具文武任公卿百出其一世已驚紫髯八尺傾漢庭前有趙張恥自名

目中之敵無遁情太息流涕請進兵擒聽不及馳迅雷
一日可復齊百城天網四面開鯤鯨砥柱不揉洪濤傾
望君佐王正邦經或當著言垂日星一債不起誰使令
如秦而帝亨勿生不然亦當蹈東溟元精炯炯賦子形
溫烏寧與一物并千年紫氣夢上征知有龍劒留泉扃
何以驗之石有銘

大司農丞康君墓表

君諱錫字伯祿姓康氏世為寧晉人大父諱咸嘗與昆
弟分財他田宅定無所問止取南中生口十餘人縱為
民而已以故家獨貧考諱溢少為里胥資純剛篤縣令
者倚之以納賄及令為御史所劾溢自念言直則令被
罪終世不齒渠官長而我以事證之何以立於世乃自
縊而死令竟以無跡可尋獲免伯祿既孤養於外祖田
氏田見伯祿骨骼異他兒謂當有望使之應童子舉飲
食卧起躬自調護備極勞苦得解赴都一日暮行芟葦
中懼為同行者所遺至眉之而超及長師柏鄉王翰周
輔東脩不能簡周輔與諸生共賙給之中崇慶二年進
士第釋褐樂陽簿警巡判官辟彭原令入為尚書省掾
考滿遷開封府判官俄拜監察御史言宰相侯摯師安
石非相材提黜近侍局宗室安之聲勢焰焰公門請托
不可使久在禁近朝議偉之選授右司都事遷京南路
大司農丞破上蔡諸縣羣不逞把持之黨彈種人以賦
汙尤狼籍者五六輩宰相有不說者云康錫不欲吾種
人在仕路耶因以飛語中之出為河中府治中充行尚
書六部郎中城陷投水死時年四十八伯祿孝於母友
于其弟有恩義於朋友從仕則死心奉公以為民古所
謂公家之利知無不為者唯伯祿為然同年生如雷御
史希顏冀都司京父宋內翰飛卿之等名士數十人世
以比唐曰龍虎牓至論公輔大器尚以伯祿為稱首云
歲戊申秋九月予過寧晉伯祿之從弟銳招魂葬伯祿
於唐城鄉東南五里之先塋以其第三子阿千為之後
伯祿先娶劉州游氏再娶魯山張氏皆封京兆縣君一

子彭原張出殁於京師之兵銘曰

仕以義行死與義俱義存義亡葬何計乎江魚嚶晉之墟維君之居眷焉顧之泣涕連如豈無蚊蚤之波以投畀乎讒夫百歲而下有歷九關為上訴者其有說歟

聶元吉墓誌銘

元吉諱天驥姓聶氏代之五臺人元吉其字也父諱明自先世雄於財而以陰德聞里中用元吉貴封太中大夫元吉其長子也弱冠登進士第釋褐汝陰簿轉睢州司候廉舉封丘令入為尚書省遷關粮草房今史考滿授吏部主事權監察御史夏人請和使者互市於會同館外戚有身自貿易于其間者元吉以大官近利失朝廷體且取輕外夷彈之遂忤太后旨除同知汝州防禦使事未赴為陝西行臺所辟仍用薦書遥領金安軍節度副使兼行尚書省都事不半歲入為右司員外郎例授京兆府治中衛州行尚書六部事慶陽圍急朝議以宿州總帥往捄之奏充經歷官圍解從別將守邠將欲

棄州而東元吉陳說利害力止之不從將坐是被繫辭連元吉降授京兆治中尋有訟其冤者即召為開封府僉事旬月還右司員外郎丁太夫人憂未百日而奪哀復職車駕東遷公在留中賊殺二相兵及元吉卧創二十許日醫言可治公誓之以死死之二日權厝某所娶王氏子男二人長黃童次玄童女三人長嫁進士張伯豪孝友有父風夫歿歸在室元吉既葬之明日女不勝哀慕絶脰而死時亂已極凌奪烝報無復人紀女獨以大義自完士大夫賢之有為泣下者其二尚幼初元吉以衛紹王崇慶二年登科時雷希顔淵宋飛卿九嘉商平叔衛張正卿天綱冀京父禹錫康伯禄錫皆在選中朝野以為得人而元吉起田畝能以雅道自將踐歷臺閣若素宦然諸人多以為不及也予與元吉同鄉里年相若仕相及然元吉重遲予資十急元吉耿耿自信未嘗以言下人予則矯枉過直率屈已以徇物道不同不相為謀故雖與之同鄉里年相若仕相及而交未嘗合

也今元吉已矣予惜其有志於世世亦望焉而卒之無所就也乃為之銘以哀之辭曰

巖牆之死匪曰正命義存義亡何適非正天奪予衆力獨奚競多壽辱隨瞑目為竟善乎子程子之言曰今世之士其無幸歟展布其四體未有以為容也而得桎梏萌意於方寸未有毫末也而觸機穽吾於吾元吉誠愛其得所以死而死然亦悲夫抱一槩之操汲汲默默少不能俟天之定也

遺山集卷二十二

碑碣

太中大夫劉公墓碑銘 并序

金 元好問 撰

公諱汝翼字舜卿姓劉氏世為淄川鄒平人曾大父諱昇政和末擢進士第釋褐隆平主簿時西山劇賊千餘人據險為柵旁近多被刼掠朝廷責州將擒捕之州將謀于官屬諸人恇怯不敢應公毅然曰兵力單弱恐不能勝賊獨當以氣攝之耳乃常服詣賊柵自通姓名且言所以來辭情慷慨羣盜慙服相與宴飲明日與其酋把臂俱下而無亡鏃之費詔遷白馬令以賞其功大父諱伸不樂仕進以財雄鄉里周急繼困為多父諱時昌太定初律學出身歷孟州軍事判官終於左三部檢法用法詳慎多所平反後用公貴累贈太中大夫公其第四子也幼穎悟日誦數百言師事鄉先生單雄飛張元

造初治書改授易卒業於詩山東諸儒間聲名籍甚貞祐四年經義第一人擢第特授儒林郎賜緋衣銀魚調兗州錄事未赴丁母彭城郡太君邵氏憂服除借注盧氏主簿入為尚書省掾終更遷同知嵩州軍州事兼陽翟縣令縣戶籍餘三萬豪猾所聚令丞少不自檢為所把持莫有得善代者公下車差次貧富一一籍記之一夫之役斗粟之斂均賦而平及之大豪以苞苴私見欲相誣染公發其奸并以所賄者曉于衆至於宗室大家聲勢焰焰人莫敢與之抗一為平民所訴必深治而痛繩之黠賊褚二養丐者為子羅富民鬬毆有勸解者即逡巡而退乃於隱處以大梧擊兒胷背腫青隨以藥殺之明日就富家索命公知其奸計械褚送獄褚咆哮不即承公召尉司宿賊與褚同繫以計覘之數日言意相得乃肯吐露事既白竟償丐者命一縣稱為神明考滿換洛陽令陽翟父老百餘人詣都堂請留不聽縣中為立生祠以致去思之心焉洛陽政成召為戶部主事正大八年超同知汝州防禦使事留為戶部員外郎官太中大夫輕車都尉彭城郡開國伯食邑七百戶賜紫金魚袋河南受兵中令君聞公名以朝旨理索北歸僑居鎮陽辟萬戶史侯幕府行部郎中歲庚子辟尚書省參佐癸卯朝命擢授行六部侍郎廉訪使者佩金符公春秋已高力求引退往來燕齊之間以壬子冬遘疾春秋六十有六終於燕京開陽坊私第之正寢實十一月之六日也娶袁氏封彭城郡君子男五人長曰衍奏差清

滄鹽司都提舉次曰衍真定河間路都提舉次曰衡清鹽司提舉次曰復次曰元諸子皆傳家學女二人一適進士謝芝一適士族張簡男孫四人尚幼女孫七人二及笄者適士族餘幼在室諸孤等以年月日奉公之柩歸葬於邳平梁鄒鄉孫鎮東原之先塋禮也公幼有至性生六歲太中公下世藁葬燕城南僧舍既冠問知旅櫬所在將往迎之太夫人鍾愛于公不欲使之遠去膝下公因東平鄉賦徑至燕城寺既久丘壠蕪沒哀慕

訪求十數日乃獲刻覽為識官號宛然扶護東遷州里
嘉嘆公之立志已見于此矣百年以來御題魁選以趙
内翰承元賦周德莫若文王超出倫等有司目為金字
品及公經義第一詩傳三題絶去科舉蹊徑以古文取
之亦當在優等故繼有金字之褒連牢二大縣以經術
飾吏事雖擊伏強梗人不能欺至于仁心為質亦要其
終而後見也南渡以來士子潛心文律視師弟子之傳
為重從公講學者如羅鼎臣賈庭揚李浩輩往往甲乙
擢第其有功後進蓋如此甚早以詩文受知于公千慮
一得極口稱道諸孤以碑銘為請輒為銘詩以表公墓
而不敢一言私焉其銘曰

風雅三百正而葩何以發之思無邪詁訓瑣細春官科
莅政弗達奚取多公昔治詩始萌芽真積力久無復加
石磨玉琢絶類瑕内美信厚外柔嘉百里之命令所荷
銅墨卑品責望奢是時軍聲振三河星火飛饟供荷戈
筋疲力涸方薦瘥獨以砥柱當頹波翁歸記籍列等差
守以安靜無敢譁庶疫剛瘴公禁訶流離顛頓公拊摩
三月報政民氣和昔也厥屎今笑歌望公長劍冠巍峩
百末一試老涧阿不龍不蛇賢人嗟人言公材如命何
公家嘉樹蔚以華會與毛鄭俱名家墓碑有銘豈浮夸
劉宗淄川其未涯

中順大夫鎮南軍節度副使張君墓碑

癸巳之兵既破河南景賢微服返鄉里予每過寧晉景
賢必以杯酒相勞苦予問君閒居何以自娛景賢為言
吾平生嗜讀書喪亂以來典籍散落獨有通鑑及柯山
書解日得專志如此隨寫隨讀頗若有所得異時汨没
科舉鞅掌簿書殆於學業無暇尚書省令史考滿擢黄
河漕運副使提舉丁外艱服除辟淸川令前政有籍愈
子姓名揭之通衢者景賢到官遽命撤去使渠輩知自
新之路迄終更果無一犯者有司以稱職聞壬辰二月
遷南京左警巡院副使屬歲飢縣官作糜粥以食餓者
日費數米數拾斛景賢區處有法鼠雀無敢耗人受實

惠多所全活六月以淸川課寘陞一階改開封令九月復以左警巡院副使借注之大縣景賢為人有幹局而以學術濟之為政不務表襮人久而信故所去見思其年積前後勞遥領鎮南軍節度副使兼蔡州管內觀察副使官中順大夫上騎都尉淸河郡開國伯食邑七百戶以丁未九月之七日春秋六十有七遘疾終於家越四日葬於縣西北唐城鄉內王里之先塋禮也配淸河郡君王氏同有縣處士成之女後景賢十年卒子男一人即世英也女二人長適平晉進士李銳次適安肅進士陳惟良男孫四人女孫二人皆幼銘曰

近民慈祥其馭吏也靜以莊悃愊無華愈久不忘晚節而昌幅巾故鄉神理昭然飲食壽康聖謨洋洋詠歌虞唐殆天錫之以為善之樂歸老閑

陽曲令周君墓表

令權河東北路轉運司戶籍判官帥府檢察君嚴於自律滴水不交部民兵來耕稼既廢軍食為重一府

倚辨於君君悉力經畫取於民者均而給於軍者無所
枉內外翕然以公平贊之府經歷官輸米入倉數不盈
斛而倉官以盈斛受之君發其奸杖經歷八十德升賞
君之直以上尊餉之又明年雁門破兵勢駸駸而南鄉
曲以太原不可保趣君弟獻臣就謀去就君為獻臣言
城不保必矣我臣子也尚欲逃死乎獻臣欲挈君妻子
以出君又不可曰吾守官於此而不以妻子自隨是懷
二也吾弟往吾死於此矣乃與之泣別於北門之外是
歲城陷沒於兵實興定二年九月六日也得壽三十有
七官奉直大夫娶武氏子男一人鐵和女一人方幼獻
臣既通貴佩金符以年月日奉公衣冠葬於五村里西
原之先塋禮也好問辱從君游獻臣以墓表見屬尚憶
在汴梁結夏課時君日酣飲於世事略不介懷予亦笑
其迂緩及入官其風力乃如此始恨交游半生知君不
盡耳乃為述其故且系以招魂之辭其辭曰

若有人兮洵且都城復于隍兮徇以軀羈魂倀兮冥索
途巫陽下招兮宜可呼天厚予兮內美俱綰銅墨兮握
瑾瑜處脂膏兮不自濡植節苦兮甘糈蔬護念所牧兮
劇髮膚鉏治強梗兮惠惇孤宜貴而壽兮與德符其孰
乘之兮又孰除蒙山之丘兮鬱枌榆復子之鄉里兮返
厥初攄蓬之言兮直厚誣舍我祖禰兮將焉如汾沮洳
兮參之墟猰貐猶羣走兮雄牙須俱腐草木兮孰別區魂
兮歸來兮安汝居

奉直趙君墓碣銘

子嘗愛子同年進士通許趙君仕不近名隱不違俗謁
然有古人之風故嘗求其淵源得汴人之賢者四人焉
曰王磵逸賓王世賞彥功游摠宗之學易高先生仲震
正之明昌中故相馬吉甫判開封逸賓彥功宗之俱以
德行才能薦於朝逸賓鹿邑簿就請致仕彥功以親老
在汴梁結夏課時君日酣飲於世事略不介懷予亦笑
其迂緩及入官其風力乃如此始恨交游半生知君不
盡耳乃為述其故且系以招魂之辭其辭曰

若有人兮洵且都城復于隍兮徇以軀羈魂倀兮冥索
藝之學隱居嵩山二十年人望之以為神仙蓋逸賓則

君之所師尊而高則其交久而敬者也惟汴梁聖賢所宅典章法度之所在流風善政之所從出興廉舉孝養士太學薰釀涵浸作成人物之日久矣雖其細民猶於宣政侈靡之習而不能返至於學士大夫通經學古安貧樂道懷先王之澤而不為風俗之所奪移者故未絕也語有之魯無君子者斯焉取斯殆君之謂歟君諱端卿字正之其先浙人遠祖某以商販留東京因而家焉嘗仕漢鐵騎營指揮使與宋宣祖有里巷之舊及太祖取柴氏有旨訪求隱居不為出故終宋之世為民家其居通許以教讀為業者君之曾大父諱弼者也大父諱昱父諱渥居通許者四世矣君幼孤養於叔父澤資簡重薄於世味少日父教以科舉之業而於經學有所得雖有聲場屋間非其好也興定五年春省試魁多士遂登乙科釋褐徵事郎守解州安邑丞即閉戶讀書無復仕進意教誨子弟以孝弟忠信為根本身自表率使知踐履之實不徒事章句而已辟舉法行當路有知君之賢欲以一縣相屈者君為書以絕之正大初修宣宗實錄揚禮部之美趙內翰周臣連章奏君為編修官召至史館力辭而去執政聞君名有欲求見之者君深自閉匿不使見也天興壬辰避亂京居車駕東狩崔立叔殺宰相都人聞變求死無所君方與正之對食顏色不少變投箸而起嘆曰知有今日久矣尚何言哉其七月二十八日以病終於寓舍春秋五十有四用覃恩積官至奉直大夫夫人同縣李氏子男二人長曰晉次曰益女一人適許州倉副使穆鑑男孫一人六九尚幼晉等以某年月日舉君之柩歸葬於縣東原之先塋禮也自利祿之學盛且百年間有以經術自拔者私欲既勝強為採治之往往齟齬而不相入君天資既高且恬於進取其學也優柔饜飫久與俱化眉宇津津然望之知其為善人君子力省而功倍蓋有不可誣者晉來速銘用所以知君者著于篇而不敢一言私焉銘曰

天之通求人而得之何計乎逢環堵蕭然微薆不供商
歌之聲天地滿中萬物並流至君而止司南聖涂發軔
伊始黃裳元吉無庸青紫華髮元龜望君百年君逝不
留道將孰傳松栢之丘石表其前是唯子趙子之墓過
者式焉

史邦直墓表

邦直諱元姓史氏世為武陟人某年遷河內乃占籍焉
曾祖良祖萬父選三世在野母常氏出士族知邦直可
以起家力課之學邦直亦能自樹立從鄉先生王國光
游不數年學業大進遂擢興定五年詞賦乙科釋褐武
陟簿懷孟被兵已久邦直安集有方鄉人賴之秩滿以
材選管句三白渠入為尚書省令史宰相李公適之聞
其名問以三白渠利害邦直以書對細字滿三十紙推
究源委凡公私所以為弊者無不備按而用之強有力
者將無所容奸適之大稱異之遷管句黃河漕運未幾
河南破右丞仲德行臺徐州檄邦直守禦注授彭城令

尋轉充觀察判官危急存亡之際多所建白仲德甚倚
重之喪亂後間關東歸歲戊戌十二月二十有六日春
秋五十有七以疾終於州之私第邦直為人軀幹雄偉
望之如羽人劍客而處事詳雅倉猝無失辭事母孝待
故舊有終始身歿之日識者多嗟惜之初娶某氏再娶
遼東高氏某官之女邦直無子以姪為之後以某年月
日葬於河內王封里之東南原初邦直歿之七日而慄
州亂老幼奔潰城為之空高夫人暮夜挈家人避於州
西南五十里之別墅事定而歸家蕩然無一物蝗旱連
歲道殣相望人謂從此無史氏矣夫人攻苦食淡存拊
愚幼入門應接不減邦直生平比營大葬凡舉十餘喪
安厝如禮生死受獲雖健男子有不能辦者邦直可無
恨矣邦直子同年進士又交分殊欵其孤請為墓碣銘
乃論次之其銘曰

能者人不能者天得配而賢獨為始終之全我銘詔之
以慰下泉

御史孫公墓表

正大中內帑被盜所失皆慈聖宮珠具上怒甚公時為監察御史被詔按其事而無迹可尋法官讞疑欲棄守者市公執奏緩之會赦得原汴民李氏女有姿色已許嫁矣首相布色之姪恃勢奪婚且欲以為妾夫家訴於官官畏徇不為理遂訴於公公為奏聞詔還已許八年親享太廟祔國夫人溫騰氏過廟門而不偃蓋公劾奏以為失臣妾禮上不忍加姨母罪勅有司杖御者百仍罰俸以愧之舊制承天門非犒軍不登一日上無故登焉公奏人主不可示民不信上即日為公犒軍庚寅卒卯以來雖軍出屢勝而亡徵已具危急存亡之際大夫士以自保為幸或高蹈遠引脫屣世務或酣歌縱酒苟延歲月公獨正色立朝耿耿自信言事數十條諤然有承平之風詩所謂風雨如晦雞鳴不已者唯公有焉公諱德秀字伯華其先涇州長武人大父奉遭靖康之亂流寓大原之文水因家焉父楫資稟淳直樂於為善時與羽人禪客游尤喜瞷邸貧乏或養之終其身且葬祭之用公貴贈朝列大夫有子五人公其長也幼穎悟有學性及長游太學有聲場屋間至寧元年以三赴廷試試補御史掾興定六年中開封府解試魁臺掾考成升尚書省掾數月以母樂安縣太君成氏春秋高乞歸侍俄辟權國史院編修官元光初以選充豐備倉監支納官正大元年擢詞賦進士第授奉直大夫三年辟京兆雲陽令行省以長安劇邑而令非其人用便宜以公易之雲陽之人相率請留詞旨懇切宰相不能奪遷公雲陽六年權行省左右司員外郎七年拜監察御史終更授太府監丞遷領同知鎮南軍節度使事壬辰之變微服出汴京客居大名鬻鬻不樂竟以成疾以明年冬十有二月朔春秋五十終於寓居權葬某所娶婁氏吉州馮內翰子駿之子享皆習儒業女二人長適祭酒吉州馮內翰子駿之子享次適進士太原王楫孫男五人崇仁崇義崇禮崇智崇

信皆習儒業女孫五人尚幼公美須眉容服甚都家居整肅遇物以誠臨官事官有法絲髮不少徇其憂國愛君出於天性惜其遭罹季末抱利器而無所試見於行事者止此而已季子学以王内翰百一所譔家傳來乞銘僕於公為鄉人敢用所以知公者為之銘以致懷賢之思其銘曰

和臣不忠忠臣不和碑石有銘百世不磨公起太原儒素為家以貌言而觀卜其柔嘉怫然聞義而起勇莫我加創罷我扶剛癉我訶不量寸鐵之微訴九閽而磔妖蓑白筆風生朝著無譁宗周不綱蕩而頹波亦有不二心之臣哀喪亂之弘多幸大福之可再憤却日而麾戈念君平生慨然長嗟委蛇委蛇冕裁裁蓬蒿一立窘此澗阿天之廢商久矣公其如命何公其如命何

謹案卷二十八頁後七行阿爾威舊作阿外今改十頁前七行薩哈廉舊作撒合輦今改　十一頁後二行布色舊作百撒今改後倣此　後四行喀齊喀舊作合喜今改後倣此　十六頁後二行伊喇舊作移剌今改後倣此　後三行英格舊作羊哥今改後倣此　十七頁前三行納哈塔陸格舊作納合六哥蒙古勒綱舊作忙古剛今並改　前五行陸格舊作六哥今改後倣此　十八頁後五行持喜舊作赤盞今改　二十頁後一行實固納舊作昔兀乃今改　二十二頁後八行瓜爾佳舊作合懶實固濟舊作息虎起今並改　後一行布爾噶舊作僕干今改　二十三頁前二行色埒舊作斜烈今改後倣此　二十四頁前七行圖喇舊作土剌今改後倣此　前八行海蘭舊作阿勒根今改　二十七頁後二行珠勒根舊作阿勒根今改

前六行巴喇珠舊作畢蘭出今改　前八行鄂屯舊作奧敦富珠哩舊作蒲速烈今並改　後二行烏遜舊作萬僧今改　後三行拉珠舊作留住巴圖舊作拔突今並改　後五行老格舊作阿憐碩通舊作壽通今並改　後七行楚華善舊作丑和尚今改

卷二十二十四頁前七行温騰舊作温敦今改後倣此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對官編脩臣閔惇大
謄録監生臣嚴儀
謄録監生臣楊星乙

欽定四庫全書要 集部 遺山集卷二十三至五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遺山集卷二十三　金　元好問　撰

碑碣

故河南路課稅所長官兼廉訪使楊公神道之碑

君諱奐字煥然姓楊氏乾之奉天人唐鄜國公之二十世孫也譜系之詳見君自敘載之先大夫墓銘茲得而畧之曾大父揪大父超道父振是為蕭軒翁及上二世皆在野母程嘗夢東南日光射其身旁一神人以筆授之已而君生蕭軒以為文明之象就為制名君甫勝衣嘗信口唱歌有紫陽閣之語扣之不能答也未冠夢游紫陽閣景趣甚異後因以自號年十一丁內艱哀毀如成人日蔬食誦孝經為課人以天至稱焉又五年州倅宗室永元謂翁曰若老矣守佐重以案牘相煩聞若有佳兒姑欲試之即檄君為倉興書時調度方殷君掌出

納朱墨詳整訖歲終無圭撮之誤倅愛之謂他日當有
望勸之宦學師鄉先生吳榮叔指授未幾迴出倫輩賦
業成即有聲場屋間不三十三赴廷試興定辛巳以遺
誤下第同舍盧長卿李欽若欽用昆季惜君連蹇勸試
補臺掾臺掾要津仕子慕羨而不能得者君答書曰先
夫人每以作掾為諱僕無所似肖不能顯親揚名敢貽
下泉之憂乎正大初朝廷一新厥政求所以改弦更張
者君慨然草萬言策詣闕將上之所親謂其指陳時病
辭旨剴切皆人所不敢言保為當國者所沮忠信獲罪
君何得焉君知直道不容浩然有歸志即日出國門而
西教授鄉里者五年歲己丑乾州請為講議安撫司辟
經歷官京兆行尚書省以便宜署君隴州經歷皆辭不
就再以參乾恒二州軍事親旨為言世議迫隘不宜高
蹇自便始一應之庚寅京師春試授館左丞張公信甫
之門張公嘗謂人曰諸孫得君主善老夫沾丐抑多矣
癸巳汴梁陷徽服北渡羈孤流落人所不能堪君處之
自若也冠氏帥趙侯壽之延致君待之師友間會門生
朱極自京師華書至君得聚而讀之東平嚴公喜接寒
素士子有不遠千里來見者嚴公久聞君名數以行藏
為問而君終不一詣或問之故曰不招而往禮歟且業
已主趙侯矣將無以我為二三乎戊戌天朝開舉選特
詔宣德課稅使劉公用之試諸道進士君試東平兩中
賦論第一劉公因委君考試雲燕俄從監試官北上謁
領中書省耶律公一見大器蒙賞異力奏薦之宣授河南
路徵收課稅所長官兼廉訪使陞辭之日言於中令公
曰僕不敏誤蒙不次之用以書生而理財賦已非所長
又河南兵荒之後遺黎無幾烹鮮之喻正在今日急而
擾之糜爛必矣願公假以歲月使得拊摩創罷以為朝
廷愛養基本萬一之助中令甚善之君初莅政招致名
勝如蒲陰楊正卿武功張君美華陰王元禮下邽薛微
之滹池翟致忠太原劉繼先之等日與商略條畫約束
一以簡易為事按行境內親問監務月課如干難易若

何有循習舊例以增額為言者君訶之曰剥下罔上若欲我為之耶即減元額四之一公私便之官長所臨率有餽餉君一切拒絶亦有被刑責没財物于官者不踰月政成官民以為前乎此蓋未有漕司惠吾屬之如是也在官十年乃請老于燕之行臺以猶子元楨襲職壬子九月王府驛召入閟尋被教參議京兆宣撫司事累上書乃得請閒居鄉郡築堂曰歸來為佚老之所雖在病卧猶召子弟秀民與之酒諭之曰吾鄉密邇豐鎬民俗敦朴兒輩皆當孝弟力田以廉慎自保毋習珥筆之陋以玷傷風化及病革處置後事明了如平時勑家人吾且死勿以二家齋醮貽識者笑遂引觴大嚏望東南注香命門生員擇執筆留詩三章恬然而逝春秋七十實乙卯歲九月之一日也後五十七日葬於郡東南十里小劉里先塋之次夫人陳氏劉氏祔焉禮也君三娶吳氏子男四人保烜萬駒嵩山縠山皆早夭駒郎者在孕有異風骨不凡齠齔知讀書八九歲聞君講授即通大義尋為人講說十二以喜臞疾至于不幸君喪之盡然有童烏之感女四人長嫁郡人張篤次華陰王亨二幼者在室初泰和大安間入仕者惟舉選為貴科榮路所在人爭走之程文之外翰墨雜體悉指為無用之技尤諱作詩謂其害賦律尤甚至於經為通儒文為名家不過翰苑六七公而已君授學之後其自望者不碌碌舉業既成乃以餘力作為詩文下筆即有可觀嘗撰扶風福嚴院碑宋內翰飛卿時寧高陵見之奇其才期君以遠大與之書曰吾子資稟如此宜有以自愛得于彼而失于此非僕所敢知也君復之曰辱公特達之遇敢不以古道自期飛卿喜曰若如君言吾知韓歐之門世不乏人矣興定末闕中地震乾守呂君子成徧禱祠廟請中秋燕集一寓士忌君名諷諸生作詩請君屬和君被酒謂客曰欲觀詩者舉酒欲和以次唱韻意氣閒逸筆不停綴長韻短章終夕成三十九首長安中目為鄠郊

即席倡和詩傳之性嗜讀書博覽强記務為無所不閱真積力久猶恐不及寒暑飢渴不以累其業也中歲之後日力差減猶能燈下閱蠅頭細字夜分不罷作文劄刮塵爛創為裁製以蹈襲剽竊為恥其持論亦然觀刪集韓文及所著書為可見矣禮部閑閑趙公平章政事蕭國侯公內翰馮公屏山李公皆折行位與相問遺御史劉公光輔編修張公子中諸人與之年相若而敬君加等河朔士夫舊熟君名想聞風采又被三接文衡有在所過求見者應接不暇其為世所重如此暮年還秦中秦中百年以來號稱多士較其聲聞赫奕聳動一世蓋未有出其右者前世關西夫子之目今以歸君矣有還山集一百二十卷槩言十卷紀正大以來朝政號近鑑者三十卷正統六十卷其自敘曰正統之說所以禍天下後世者凡以不出於孔孟之前故也且夫湯武之應天順人後世莫可企及猶曰予有慙德武未盡善後世辟王乃復賴前哲槩以正統之傳非私言乎今立八例曰得曰傳曰襄曰復曰與曰陷曰絕曰歸始皇十年貶絕陷者何懲任相之失也太宗傳之而曰得者何志奪宗之惡也責景帝者何短通喪也與周世宗者何世宗端也與明宗者何有君人之言也與明宗者何君人之言也與周世宗者何世宗而在禮樂可興也如是八例其說累數十萬言以謂不如是則是非不白治亂不分勸戒不明雖綿歷百千萬世正統之為正統昭昭矣此書往往人間見之有詰難者則曰吾書具在豈復以口舌為辨後世有賞音者君不治生產不取非義仕宦十年而家無十金之業然其周困急邮孤遺扶病疾助葬祭習以為常力雖不贍猶强勉為之與人言每以名教為言有片善則委曲奬藉唯恐其名之不著或有小過失必以苦語勸止之怨怨不計也評者謂君志立而學富器博而用遠使之官奉常歷臺諫掌辭命治賓客必有大過人者白首見招日暮途遠有才無命可為酸鼻丙辰冬十月予聞居西山之鹿泉員生自奉天東來持京兆宣撫使商挺孟卿所

撰行狀以墓碑為請且道君睨終念念不相置留語殷重以譔述為顏惟不腆之文曷足為君重窮念風俗之壞久矣冰雪沍寒往復四千里為其師為不朽計門弟子風誼如生者幾人此已不可辭況於平生之言乃勉為論次之而系以銘其銘曰

劉景玄墓銘

景玄年十六七許時其先人朝請君官四方景玄留學陵川已能自樹立如成人老師宿學多稱道之而朝請君獨未知也及罷官歸行視景玄所舍見其架上書散亂無部帙意不懌因問讀書有後先汝寧亂讀耶漫取一書試之則隨問隨答無所忘失朝請君始大驚拊其背曰及吾未老當見汝賢顯昂霄時耳乃名之昂霄字景玄別字季房泰和中予初識景玄於太原人有為予言是家讀廣記半月而初無所遺忘者予未之許也杯酒間戲取市人日歷鱗雜米鹽者約過目則讀之已而果然大率景玄之學無所不闚六經百氏外世譜官制地理與兵家所以成敗者為最詳作為文章淵綿致密之見疑維鼎之為器也雖小而重屹神寶而弗移孰謂漢唐甚盛之際亦不免於窮運之攸歸我車司南爾轍背馳傳者嗟誰異時有如君家子雲者出邈千載兮求知

視之若平易而態度橫生自有奇趣他人極力追之有不能到者為人細瘦似不能勝衣好橫策危坐掉頭吟諷幅巾奮袖談辭如雲人有發其端者徹難開示初不置慮窮探源委解析絡脉漫者知所以統窒者知所以通旁貫徑出不可窺測要之不出天下之至理四座聳聽喋不得語故評者以為承安泰和以來王湯臣論人物李之純玄談號為獨步景玄則兼衆人之所獨愈叩而愈無窮詩與文則或有之其辨博則不知去古談士為近遠餘者不論也其與人交也不立崖岸洞見心肺世間機械皆不知有之河東梁仲經潭源雷希顏王官麻信之皆海内名士交久而無間言人以此多之至其善惡太明黑白太分則亦坐是而窮也初舉進士不中以廕補官調監慶陽軍器庫非其好也諸公期以明年薦試辭科而景玄病不起矣正大乙酉夏予自京師來哭其墓太夫人謂好問言吾兒有當世志今攣攣以死矣子與之游最為知已當為作銘無使埋沒也好問泣且拜曰銘吾兄者莫好問為宜乃作銘景玄陵川人自言系出楚元王交祖諱溥不仕朝請君諱俞第進士官至管勾承發司太夫人上黨宋氏封彭城縣君妻永寧李氏子男一人名庸女一人尚幼以元光一年六月十三日春秋三十有八終于永寧之寓居權窆郭西南一里所庸將以某年月日舉二世之柩歸葬陵川之先塋銘曰

深心而文洩人天和聲光一流有物禁訶君起太行學自為家元精當中散為雯華有發其談瀉江傾河坦其正途不涉誕夸有喙三尺有書五車喋不得（一本作時施萬）古長嗟望君天門奉璋我從蓬萬一丘窘此澗阿天如命也柰何

文儒武君墓銘

銘曰真積力久積久而博其所立也卓百家浩浩未害其說之約故雖涉於紅女之纂組其破而圜斲而朴者固自若也博士三年誨誘循循子弟秀民自我作新投

之萬金良劑以湔浣滌易形而鍊神朱墨進為文儒鈞距化而真純庚桑豐羽山之年鄒律發寒鄉之春是之謂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教育之廢久矣安得敦龐者艾仁信篤誠如先生者以復三代兩漢風土完厚之泰乎河東人元某銘

郝先生墓銘

泰和初先人調官中都某甫成童學舉業先人思所以引而致之者謀諸親舊閒閒皆曰濩澤風土完厚人質直而尚義在宋有國時俊造輩出見於黃魯直季父廉行縣之詩風俗既成益久益盛迄今帶經而鉏者四野相望雖閭巷細民亦能道古今曉文理為子求師莫此州為宜於是先人乃就陵川令之選時鄉先生郝君方聚子弟秀民教授縣庠先生習於禮義之俗出於賢父兄教養之舊且嘗以太學生游公卿間閱人既多慮事亦審故其容止可觀而話言皆可傳州里老成宿德多自以為不及也某既從之學先生嘗教之曰學者貴其有受學之器器者何慈與孝也今汝有志矣器如之何又曰今人學詞賦以速售為功六經百氏分裂補綴外或篇題句讀之不知幸而得之且不免為庸人況一敗塗地者乎又曰讀書不為文藝選官不為利養唯知義者能之今世仕宦多用貪墨敗官皆苦於飢凍不能自堅者耳丈夫子處世不能飢寒雖一小事亦不可立況名節乎汝試以吾言求之先生工於詩嘗命某屬和或言令之子欲就舉詩非所急得無徒費日力乎先生曰君自不知所以教之作詩正欲渠不為舉子耳蓋先生惠後學者類如此不特於某然也先人既罷官某留事先生又二年然後歸先生歿於成皋其子思温歸葬鄉里以書抵某言吾子往年赴弔成皋曾以墓銘為請今卒事矣願有以慰不肖孤之心某謝不敢當六七年之間思温之請益堅辛丑之秋又屬其外兄牛元偉來致辭曰先子生無一命之爵歿無十金之產賚志下泉有識興嘆授業得如吾子者且不能一言半辭以見於後世

其命之矣某再拜曰僕有罪乃叙而銘之先生諱天挺字晉卿先世有自太原遷上黨者宋末又遷陵川遂為陵川人曾祖諱璋考諱昇以選擇為縣功曹至先生之伯父東軒先生始官學蔚為聞人先生少日舉進士頒春官氏薦書便能出諸公之右多疾早衰厭於名場遂不就選貞祐之兵避於河南往來淇衛之間為人有崖岸歌哦自信寧落薄而死終不傍貴人之門故時無料理者以某年月日遘疾春秋五十有七終於寓舍臨終浩歌自得若不以生死為意者其平生自處為可見矣前娶同縣張氏繼室高平司氏子男一人即思温也女一人嫁進士侯公佐男孫三人曰經曰恒曰舋經最知名女孫一人弟天禔從弟天祐猶子思忠皆有聲場屋間銘曰

篤於其資識於其思行可以士矩政可以吏師奉璋戴冕綰曳履商謳長與世辭寧以一寒暑往

來之蹔槩細人而怨咨良璞含光平價不貲棄擲泥塗識者涕洏孰物之尸孰命之司吾欲問之有如先生者而至於斯有如先生者而止於斯

曹徵君墓表

歲丙午秋九月日曹徵君子玉以疾終於襄陰之寓舍春秋七十有四嗚呼哀哉世豈復有敦龐耆艾之士如君者乎始予在京師登君鄉先生禮部閑閑公之門公每論人物及君姓名必極口稱道謂今人少見其比其後見君於方城介於太原王右司仲澤乃定交焉君長予十七歲予以兄事之壬辰之兵君流寓弘州癸卯冬予自新興將之燕中乃枉道過之死生契闊始一見顏色握手而語恍如隔世不覺流涕之覆面也又五年予閒居鄉里與君相望六百里而近耳妄人有傳予下世者君聞之寢食俱廢至問之卜筮及就日者王希道推予禄命以自開釋已而知其妄也又為之喜見顏間居未幾聞君九月之訃予為位而哭且為文以哀之孤子

汝弼徒步至雲州求予銘先人之墓不及見而去君之孫孝待於鎮州者又三數月矣追念平生之言乃泣而銘之君諱珏姓曹氏子玉其字也世為磁州滏陽人曾大父圓大父莘父濬皆潛德弗耀君生數月而孤養於祖母史氏少長教之讀書學性頴悟有成人之量及就舉選即有聲場屋間以兩赴廷試移籍太學時輩翕然推重之君資稟厚重接物識實世俗機械舉不知有之居方城二十年教授為業僅有中人之産長子國器力於幹蠱故君得優游自便賓客過門厚相接納為具豐潔不類寒士家不獨公卿達官愛敬之至於軍府悍卒閭巷細民望君褒衣皤腹言笑和雅亦皆訢訢焉嘗再娶未幾婦卒其父哀悼成疾君往候之問之所親云公初不病痛女嫁未幾而徒捐奩具耳君盡其所得者直百金并兩女使悉歸之方城人有倉猝避吏留一簏而去者君勅家人毋敢窺視事定其人復來發篋驗之貯金滿中而封識宛然如手未嘗觸者君之廉類如此正

大末京南太司農楊公叔玉丞康公伯祿薦君及猗氏薛曼卿武陟宋子之武清張仲升汴梁高振之大名王大用等六人文章德行乞加官使以厲風俗事聞徵聘有期會兵動而罷里中郭提控者喪亂中聚老幼數千守一砦自保人有誣郭嘯聚為亂者州將捕繫之將至不測時立州治大乘山君就為申理之郭以無罪而君幾為道梗不得還避兵之民無所逃死君擇貧病之尤者留養之賴以全活者甚衆羣不逞乘亂欲以兵相加父老有曉之者云而曹麤暴如此獨不愧曹先生父子耶居襄陰又十年依尚書李仲臣仲臣為之起廟學以師席奉君州人化君之德文風為之一變君既老自號質嗇老人有卷瀾集三卷藏於家君凡六娶曰陳氏徐氏張氏陳氏顏氏前君卒曰姑氏今無恙子男二人曰國器字大用陳出也端愿而信有君之風不幸沒於京師之兵士論惜之汝弼顏出孫一人即孝也魯孫二人幼未名女孫一人尚幼銘曰

仁信而篤誠寬博而和平以儒行縣之衆善具并何負於人而不能百齡豈無百齡孰愈君之名城郭千年貞石有銘曰是維子曹子之墓尚可以為鄉人之榮

遺山集卷二十三

欽定四庫全書　遺山集　卷二十四　十九

遺山集卷二十四

碑碣

真定府學教授常君墓銘　金　元好問　撰

元光癸未予過鄜城見麻徵君知幾問所與周旋者知幾以鎮人常仲明中山趙君玉對及仲明來館客因得接杯酒之雖然未款也北渡後來鎮陽仲明在焉予首以知幾存沒訪之仲明言辛卯秋邊報已急以內鄉深固可以避兵且有吾子在吾三人議南下知幾卜之不吉乃止不行及被兵知幾病困中尚以前日猶豫不行為恨也予初謂知幾少許可而獨於仲明有端人之取固已慕鬱之及知幾將遷內鄉託於予者為甚厚仲明之先世又出于代雁門用是交遂款如是六七年歲辛亥九月晦自太原東來過仲明之門而仲明之下世十許日矣孤子德雅知予敬其先人涕泗以墓銘為請予

復之曰此吾之志也奚以請為乃作銘并論次之君諱用晦姓常氏仲明其字也上世家嵊縣大木張家里而墓於泉福鄉之石跋原者不知其幾昭穆矣見於元祐中進士趙子良所譔墓銘云常氏世豪於財以孝弟力田見稱宋初世有諱素者娶皇甫氏生子慶慶娶康氏生子玘玘娶檀氏生子五人長曰俊次曰善俊材幹宏博殖產益豐取予之際已薄而厚於人家近雲朔塞羣從率以武藝相尚有捉虎常氏之目娶王氏生四子二子起家善以膽勇推擇為鄉兵指揮使俊之長子曰宗亮慷慨多氣節中武舉官修武郎鄜延路第四將仕至知文水縣事宗彥以騎射應募官保義郎河東路第四部將文水即君之曾祖也金朝初避漢陽質子之役族屬散居有從建炎南渡而貴官者有留居東門廬利者有析居栢仁坊鹿者文水居遷河朔寓居平山遂占籍焉生九子其一為叱丘餘八子娶兩族先後無間言時人為之語曰三劉五李和義無比是則文水之家政可見矣君之祖諱大安初東來時道卒於黎城父諱振孝悌忠信不學而能好交結文士自以不習儒業為愧一意課二子學君之弟鼎字仲華甫成童能屬文鄉長者以偉器期之未冠而卒故君強學自立以成父志自少日有聲場屋間遊梁之後交文士益衆賦業外宅書亦能研究國醫宛丘張子和推明岐黃之學為說累數十萬言求知幾為之潤文君頗能探微旨親識間有謁醫者助為發藥多所全濟病家賴焉積為資稟淳質言行有法遭值亂離知時命不偶安貧守分不為風俗所移旅食僅足而繼困之義無廢年德俱茂而卑牧之心愈篤評者謂先世之義俠閨門之嫻睦傳至于君故家遺俗有自來矣真定幕府以君承平學舍舊人文行兼備任師賓之位辟本路府學教授在職數年士論歸之不幸遭疾臨終二三日執筆紀先世事迹垂示來裔飲酒談笑與家人訣怡然而逝春秋七十有四實辛亥之九月十九日也夫人劉氏前君二十七年卒繼室李氏子德彰

德府宣課使男孫小字舉孫尚幼德以某年月舉君之柩祔於滹河西岸班家里之先塋禮也銘亡

善人白公墓表

歲辛亥冬十有二月河曲白某持雁門李某所撰先大夫行事之狀請於某曰先大夫棄諸孤之養內翰王君從之實表其墓禮部閑閑趙公為之書并以善人白公墓表篆其額某時階止六秩未及贈官之制故王君弗克載遭離板蕩閑閑手筆亦復失之某惟先大夫積德累行躬不受祉子男之爵僅見於告弟之書而使之旌紀寂寥隨世磨滅孤奉義方之訓不肖孤死不瞑矣敢以通家之舊屬筆於吾子幸為論次之謹按公諱某字全道姓白氏其家於河曲者不知其幾昭穆矣曾大父諱重信大父諱玉父諱仲温皆潛德弗耀公生十二歲而孤姚李氏弱無所依舅氏僧法澄為經紀其家拊育訓導恩義備至及長乃能自樹立營度生理日就豐厚其後澄沒公不忘外氏之故喪祭之禮有加又為建貳塋於白氏丘壟之側一以祔外祖氏一以葬澄初僧舅既奉浮圖慇其家世不傳為李氏置後意甚專初不以異姓為嫌已而事不果行公承舅氏之意摯此子養於家以昆弟待之大定初通撿因附屬籍舅已亡又歷三推之久弟為妄人所教遽求異財公欣然以美田宅之半分之人謂同胞而至別籍往往起訟白公乃無絲毫顧籍意是難能也太原趙進規從其子文卿在官下尤相歎異云古人以陰德見稱如白全道非但陰德乃顯德也司戶王伯常嘗都督部民之不率者云汝獨不能效白君以禮治身以義教子耶其為名流所重如此崇慶壬申避地太谷不幸遘疾春秋六十有九終於寓舍實八月十九日也越七日諸孤護喪歸祔於河曲王家里西原之先塋禮也初娶王氏再娶李氏皆前公卒子男五人長曰彥升留心典籍而不就舉選次曰賁廣覽強記尤精於左氏至於禪學道書岐黃之說無不精詣弱冠中泰和三年詞賦進士第歷慶寧主簿岐山令遷

業未究而成疽謝士論惜之次曰華貞祐三年進士歷省掾入翰林仕至樞密院判官右司郎中次曰僧寶瑩以詩筆見推文士間有集行於世次曰麟蚤卒女四人長適州吏目楊桂次適大族張訪次適進士賈鐸次未嫁而卒彥升女楊女張王出也男孫五人曰嗣隆以蔭監滎澤酒曰忱曰恒皆習進士曰常山曰中山皆尚幼女孫二人皆適士族曾孫三人中和泰和安和女一人尚幼公資稟聰悟而謹厚自持略通經史精究歷筭中

千金不易家人化之皆以賢行稱焉正大中累贈中大夫輕車都尉南陽郡伯兩夫人南陽郡太君維火山自太平興國中升為軍雖有學校而肄業者無幾宣和末僅有上舍宋生歷大定明昌官學之盛然後公之二子擢魏科取美仕邦人築亭以榮鄉名之屏山李君之純為作記辭與事稱相為不朽故公雖躬不受社所以起其家與善化一鄉者其利豈有既耶銘曰

齒以德尊師以道存習俗以教遷惟仁人君子之所居若時雨然羽山之顛疵厲為蟨媿心發之彥方學業復於譙玄禮所以祠鄉長者而傳書先賢在昔兵屯河曲雄邊爰及公家乃誦乃紲身為義方奉之周旋兩息踦踦起為儒先炎彼榮臺大伏在泉振而鼓之有光屬天仲也銅章惠浹岐岍叔也奉璋入侍禁垣謁兮芝蘭之庭烱兮珠玉之淵州里趨風媚學躋躋至於餘波所及且孝弟而力田古有之種德欲深望歲百年有相之道理無空捐祿匪我榮殆以為黨塾亡窮之傳樂石有銘表公之阡異時配縣社之食尚有致焉

南峯先生墓表

先生諱豫字彥先姓呂氏懷州修武人祖道父琰皆力田為業先生自成童知讀書既冠游學東州以易為專門經明行修高出倫輩醇德先生王王廣道特器重焉一時名士如秀容折安上濟陽王善長安陽苗景藩館陶段彥昌冠氏孫希賢田子發從之學者甚衆故家近太

行五峯山因以為號示不忘本也有易說若干卷傳于時宗室復興鎮大名聞先生之名延致門下以師禮禮之初娶館陶汲氏繼室清平丁氏先生往來兩縣之間為人廉介沈默為里人所尊貞祐之兵謂所親言吾年八十有四天數當盡癸酉唯有坐待歸盡而已是冬在所殘破吾民老幼相與逃亡先生喟然嘆曰癸酉之期至矣明日有乘白馬衣皂衣挾弓矢馳逐於杜原桑林之下者吾死此人手矣詰旦果有邏騎到物色惡如所言先生欣然就戮實十二月之二十三日也兵退孤子天民收葬於館陶大張里之東原壬子之冬距先生之歿四十年矣天民與好問有通家之好以墓表見屬余亦懼先生之潛德將隨世而磨滅也乃為之銘天民嘗任冠氏主簿孫二人長曰長慶次曰公孫其銘曰

被髮銜刀禍孰與遽彈琴視景命何可延誠使之禽息鳥視而終白首固已無貴於期頤之年老聃玄虛莊周氏之自然死以為真元以為全寧新火之可續直土梗之自捐若夫鴻毛權重輕所宜熊掌定從違之先有巖牆之疾趨有白刃之徑前唯其知命而安於命此深於易者之所以賢

臨海弋公阡表

公諱潤字天澤姓弋氏系出臨海占籍汝州之梁縣者不知其幾昭穆矣大父整生二子長曰洪次曰海洪娶張氏二子曰祐曰福海娶酒氏公其所生子也弋氏自先世不異財公蚤孤能自樹立如成人事從兄祐殊恭遜祐嘗以事客內鄉者二十年比還公殖產倍於舊祐歸求分居公謂祐言家所有皆父兄所積潤但謹守僅無損耗耳兄幸歸請悉主之潤得供指使足矣祐悔悟曰吾弟忠敬如此我乃為讒口所間慚恨無所及尚欲言分異耶乃更相交愛官以公家貲雄一鄉且膽勇過人選之督捕盜賊所至以恕心為質盜亦不敢犯由是名聲籍甚縣豪傑多畏服之鄉之惡少以犯法為常每以理訓諭之遂有嚮善者貞祐丙子潼關破汝洛被兵

居民保險多以私怨相刼殺官不能制公杖策往來山間為之開諭辭情懇到鬬者感悦各平分而退多所全活公出大家舉措不碌碌振贍貧乏婚嫁孤幼有古豪士之風手力絶人而資稟謙退有相犯者未始與之校喜為人解怨嫌鄉隣訴訟往往不於官而於公長吏亦時以委之嘗曰縣外有弋某橫逆無從生矣其為人所倚信如此中年喜儒學折節下士以實豐多文士結夏課者多故久居之以便諸子之學士子不能自給者為之經理日事使得卒業同郡張翥雄飛資穎悟日誦萬言公得之童丱中妻以甥且招致其家遂登進士第及將莅官復殷重教督翥卒為良民吏河陽人至畫像事之壬辰河南破公挈家避於西山山柵破公家亦被驅逐一卒見公稠人中請於主帥云此吾鄉善士其縱遣之帥遣公舉家去是夜所俘悉阬之里社為空公家獨全親舊嘆曰為善之報見之今日矣明年春鄉郡游騎遍滿公自度不能受辱乃自投水中得年若干實某年月日也娶田氏子男三人長彀英師事程內翰天益未冠為鄉府所薦再赴簾試文學行義高出時輩兵間以功授本州防禦副使次世英亦業進士信厚如其兄次庭英七歲應童子舉年十八義俠有父風州被圍率壯士三十輩潰圍而出與千騎遇且行且鬬從旦至暮有被數十創而戰不衰者騎兵解去遠近莫不歎伏北渡後歿於某所女一人適張氏仁讓有女士之目孫二人惟敬惟友皆習儒業彀英等以某年月日奉公衣冠葬於同德里西南原之先塋彀英子交游中寔可保任者以墓表為請義不可辭乃為論次之而系以銘其辭曰

汝水兮洋洋山木兮蒼蒼有墓其旁是惟弋公衣冠之藏子孫亘篤歲時蒸嘗魂兮來歸安此故鄉于嗟公兮百夫之防惟其勇而進於學所以為自勝之殭沈潛可以屈獷頑直諒可以扶善良禁訶癉剛莫我敢當徼巡周廬而辱在抱關為王前驅而棄之戎行孰侯伯之禾如僅斗食之見儐惟祿不計庸兮知賦分之靡常賴波

天來一柱獨障彼囚虜之自甘此慨然而國殤志士不忘在溝壑寧以假息而為長使奪志而皆可在立懦其何望自古皆有死惟義亡與亡者為不亡銘其表之尚以發幽潛之光

蘧然子墓碣銘

泰和以來天下以能書稱者禮部閑閑趙公學者多倣之而但得其形似而已南渡後始有蘧然子已蘧然筆勢飛動得公不傳之妙故一時學公者皆不及而公亦有咄咄逼人之歎宗室胙國公文采風流照映一時而蘧然子乃得以布衣從之遊與之商畧法書名畫筆虛筆實之論獨得於任南麓王黃華之後君若真贋則望而知之胙公亦以真賞稱焉子官京師始用二公意交之而未款也亂後子客冠氏蘧然子亦來東州每見之必連日竟夕而不忍去也大榮蘧然子少日出閭里間其曉音律善談笑得之宣政故家遺俗者為多及長厭於游蕩乃更折節取古人書讀之久而學書學畫學詩學論文立志既堅力到便能有所得為人彊記默識不遺微隱唐以來名家者之詩文往往成誦如目前考論文藝解析脉絡殆若夙昔在文字間者畫入能品詩學江西派至於黃石廟等作今代秉筆者或亦未可輕議東京大內隆德太一故宮樓觀臺沼門户道路華木水石悉能歷數之聽之者曉然如親到其處至於宋名賢所居第宅坊曲與其家行輩羣從孫息姻婭排比前後雖生長隣里者不加詳也嘗往長清一禪寺中與僧談僧言五派傳授圖大不易作蘧然子笑曰易與耳因索筆作圖坐中他日以舊本證之不毫末差也子居東州久將還太原行有日蘧然子聞之誦子詩文恨相見之晚而相從之不得久也為之泣數行下丁酉冬復來東州而蘧然子下世已數月矣其婿商挺孟卿為子言子已北歸蘧然子為之飲食不美者數日家人輩問言元子得歸在渠為可喜事而公為之捐眠食何也蘧然子曰是豈兒輩所能知也哉他日孟卿示予蘧然子故

書凡予所談往往記之紙墨間亦詩文則間亦記之也因竊為慨歎蘧然子平生交不苟合人與之言一不相入挾杖逕去不返顧其所以愛我者乃如此予愚謬不足比數何以得蘧然子如此哉天下愛予者三人李汾長源辛愿敬之李獻甫欽用是三人者皆有天下重名然長源瘐死西山獄中敬之則被掠而北為非類所困折死於山陽欽用從死淮西時年未四十也予常以三人者之後當無有收聚人之所棄曲相奬借如渠輩者

晚節末路乃復有一蘧然子思欲與之隣屋相往來杯酒相樂就渠所談如東京故事者悉記録之曾不五六年而又若有物奪之而去者豈予賦分單薄善於招殃致亦所與遊者皆為所延及邪不然何奪吾蘧然子之遽也蘧然子諱滋字濟甫姓趙氏本出馮翊其大父天會貞元間來為汴梁户籍判官卒官下妻子不能歸遂為汴人父諱青字漢卿蘧然子三男長某次某兵亂中所失小子尚幼二女次即孟卿所娶者蘧然子春秋五十有九以病終權葬於東平沂州門之外若干步庚子歲除日予實銘之其銘曰

積之深守之堅傳人之所不傳兼人之所獨專自拔泥塗如蜕而僊文以表之貽慰彼下泉顏雖愛我豈以一言而敢私焉

蘇彦遠墓銘

彦遠諱車姓蘇氏世為真定人彦遠其字也高祖中大夫通判成都府子贊以父蔭補官中遭大亂不能歸贅金國初由換授至朝散大夫祖仲文胡內翰礪牓登科終於朝奉大夫潞州黎城令父世脩以蔭補官宣武將軍宿州靈壁主簿彦遠靈壁君之長子也初以父任為河北西路轉運司押遞監平輿陽步店商酒再監曲陽之龍泉俱以課最聞陞真定酒使司監羨及百分貞祐二年八月朔當滿替明日府官吏以兵至棄城而彦遠守職如故事定以羨餘進四階城守三階循資一階授歸德下邑主簿未赴丁太夫人王氏憂服除新制行當

再歷諸司授蔡州稅務使義及二分有奇握衛州獲嘉縣令召為南京廣貯倉監支納除蔡州觀察判官留為豐衍東庫副使官鎮國上將軍北渡之後閒居州里以壬子年二月晦日春秋六十有四終於家後三日葬於元氏縣趙同里之先塋先娶馬氏前卒再娶鄧氏子一人名慶藍田尉官宣武將軍年三十二歿於王事弟信武將軍陳州項城主簿卒猶子四人德謙德普德恒德履彥遠資稟仁厚自幼重惜物命有不忍之愛及登仕版喜於結納周急繼困不為明日計力或未足亦強勉為之故人人得其懽心至於當世名士嘗與彥遠周旋者亦皆稱道之子識之汴梁汴梁破見於夏津於鎮陽凡二十年每歎其安貧自樂不肯一傍時貴之門雖士夫之守死善道者不能過而或者乃以任子緊之可乎蓋予於是鄉得兩人焉常先生仲明而彥遠其一也仲明之沒子既表其墓矣若彥遠者可獨使之隨世磨滅與乃作銘授其弟彥和使刻之銘曰

盧太醫墓誌銘

盧尚藥諱祖世家霸州文安今為大名人以方伎有名河朔政和二年補太醫奉御被旨校正和劑局方刪補治法累遷尚藥局使自幼傳家學課誦勤讀老不知倦岐黃雷扁而下其書數百家其說累數百萬言閎衍浩博繼悉碎雜無不通究而於孫氏千金尤致力焉故其診治之驗頗能侔之春秋雖高神觀精明望之知為有道之士年壽八十有七自尅死期留頌坐逝著醫鏡五十篇傷寒片玉集三卷今其書故在方伎之外復達治

心養性之妙如云人生天地中一動一息皆合陰陽自然之數即非漠然無關涉者所為善惡宜有神明照察之又曰人為陽善人自報之人為陰善鬼神報之人為陽惡人自治之人為陰惡鬼神治之又曰養氣莫若息心養身莫若戒慎又曰冥心一觀勝負俱捐此雖前賢所已道至於表而出之既以治己又以及人非仁者之用心乎其康寧壽考五福俱備非偶然也祖與予有姻戚之舊因其子孫歸葬書以貽之欲其鄉人知此家出

于門久而予亦知其人之深也銘曰

岐黃聖學炳如日星苟非其人道不虛行惟尚藥公有得內經探病之源起死而生為醫作鏡底裏洞明道風既扇取重漢庭陽報昔來壽考康寧翛然坐逝歸神太清大河安流扶衛厥靈扁鵲湯陰實魏大名遥遥華冑復起魏京古今世業前後家聲遺書具在永為世程

張遵古墓碣銘

南宮張伯全將以某年月日舉其先人之藁窆祔於縣西南張平里之先塋伯全雅從予游因以碣銘為請曰維張氏上世自太原來居南宮以醫為業者八世矣先人資稟仁恕切於利生貧家來謁率欣然為診治或資之糜粥之費不特不責報謝而已州里醫流無慮百輩先人之學號為該洽恂恂退讓不自街鬻文士過門接其餘論以自裨益故時譽獨著先人歿於太安庚午不肖孤纔二十許耳遭罹兵亂轉徙南北僅有歸顧之望今當勉卒大事勒銘墓道誠得吾子論次使不隨世磨滅瞑目不恨矣伯全往在鄜城洎麻徵君知幾張尚醫子和推明河間劉守真之學所以通其塞而救其偏者用力為甚博嘗謂人言不肖於世業不敢不勉至於以醫為治生之具則死不敢也予謂伯全斯言可以攷見其先人平生矣乃為之銘伯全之先人諱師文字遵古

茫茫之原纍纍之阡行人而歸何千萬年有子而傳孰不欲揚其先今君獨然修德則人而死而不亡則天吾

是以知其人之賢

張君墓誌銘

洺水張澄仲經狀其先人博平君行事謂好問言澄不
天生四歲先君捐館舍愚幼貌然不克當大事至有旌
紀寂寥之歎二十年之間蒙賴先德得俎豆於士夫之
末念欲追誌墓穴以俟百世試得吾子辱以銘賜之不
肖孤死不朽矣好問不敏然以不腆之文得幸於仲經
側聞先大夫之字有年矣其可辭哉乃述而銘之按張
氏本出於遼東烏若族國朝併烏若遷之隆安以世官
統之至公之考黃縣府君諱某字某正隆間官洺水遂
為洺水人公即黃縣之仲子也諱某字子厚資穎悟略
通經史工書翰醫學亦過人黃縣初令藥城召趙萬德
新授館德新名士仕亦達公與兄睥昧道從之學德新
愛公有千里駒之目年十七黃縣下世太夫人吳氏出
介休衣冠家治家嚴肅人莫敢犯知公有成人之量即
以家事付之公內事母兄外睦宗族鄉人稱焉凡有新

衣必先其兄之子貲財不以入其室御童僕有恩信不
妄笞罵而人人敬畏之味道娶婦不諧日致惡語嘗欲
絕之公辭釋百至味道為感動乃歎曰負此嫗易而違
吾賢弟難嫂用是得不棄太夫人疾病公盛暑不解帶
藥必嘗而後進及居喪以孝聞明昌初歲艱以飢死者
十室而五公日設糜粥以贍旁近病者親詣護之賴以
全活者甚衆及公沒人多為感泣公以承安四年八月
某日春秋三十有五終於洺州之寓居葬城安呂彪從
太夫人之塋娶東鹿劉氏同知睢州軍州事德温之女
子男三人長曰文次曰慶皆早卒仲經其季也女二人
長適成安温氏次適雲中谷氏公嘗用黃縣廕仕為監
博平酒稅然非其好也嘗謂士之有立於世必藉國家
教育父兄淵源師友講習三者備然後可杜牧之論唐
虞以來下迨列國之賢大夫皆出於公侯之世傳記所
載有不可誣者承安泰和間文治燀然勃興士生於其
時蒙被其父兄之業由子弟之學而為名卿材大夫者

嘗十分天下寒士之九要不必盡為公卿大夫而公卿大夫之具故在也古有之力田不如逢年仕宦不如遇合又曰秖繫其逢不繫巧愚如公者皆是也今仲經學精而行修聲光爛然高出時輩隆安張氏遂為海內文章家推究源委公可以無恨矣銘曰

履潔修體柔嘉內美充福不遐哀哀蒼天孰使然耶天耶人耶其父母耶從容以思其得之耶茁其芽蘩其華其實孔多父播而子穫穰穰滿家故曰其源濫觴其流江河淵兮其未涯不有以浚之其末奈何然則古所謂不於其躬必於其子孫者尚信然耶尚信然耶

遺山集卷二十四

遺山集卷二十五

金　元好問　撰

碑碣

族祖處士墓銘

公諱滋新字仲美弱冠就科舉一不中即以力田為業年五十有七終于家距今天子開興壬辰四十年矣初病革沐浴具衣冠子壻郭生者就諸婦取一物將奉公公惡其非禮也而切責之其平生自處為可見矣為人寡言言則微雜詼諧所居韓嚴五社聚落千餘家里中人日有聚話者公時詣焉山夫谷民性既鄙朴語又無根蒂每及一事則麤氣叫吼攘臂紛競移時不罷公不能忍必為解之已而曰人言田舍翁不通曉果然其人慙而去日久慙者多公至則稍稍引去至無一人留語者噗曰鄉人惡我耶我不復出矣乃勑其子之規之矩凡家之服食器用必取諸左右而足吾寧假人不能假

於人也自是人罕見其面婦班氏事公如事長每問公今日欲何所食鼓腹良久曰此腹欲何食乎此腹旦欲某食午欲某食晡欲某食家人如言而辦如是三十餘年乃終世衰道喪是非好惡無有當其實其處是非好惡之間者又不能以理自固聞譽而喜聞謗而怒為一人所軒輕者多矣況一鄉之人乎故嘗論公不合於一鄉將不合於一邑不合於一邑將不合於一州不合於一州又將不合於天下四方不合於天下四方其耿耿自信者當猶一鄉也羣衆不能易其介一物不能屈其志生而知所以養歿而知所以順古之特立獨行輕世肆志隱居放言之君子如是而止矣沒而不書族黨之過乃追為之銘嗚呼此先君子之志吾敏之兄欲成之而不及者也銘曰

志必於同同則詭隨且欲異焉是謂自欺理有固然蕩如通達先之以司南無容背馳人取而已遺百從而一違匪直里閭世所罵譏吾寧汩濁流之泥吾寧醊餔餘之醨吾寧反關樂我所知來不為所招去不為所麾不屈之高無貴可幾孰能自信於毀譽失真之後如是之不疑

承奉河南元公墓銘

公諱升字德清少不羈喜從事鞍馬間欲復以武弁取官及長乃更謹飭舉措不碌碌明昌泰和入仕路非有梯級不得進公閒居鄉里欝欝不得志然日課家人力田治生厚自奉養祿食者不及也貞祐丙子自秀容避亂河南客居崧山時公已哀無復仕宦意親舊競勸之乃始以兄隴城府君蔭奏補得係承奉班明年當調官而以疾終於登封寺莊之寓居春秋五十有五曾祖諲宋忻州神虎軍將領祖春不仕考滋善柔服巫夫人同郡史氏無子以從孫好謙之子摶奉其後權厝金店東北一里所道路阻絕未卜歸葬遂為南遷第一祖矣銘曰

豪俠則鄉土之蕃幹局則父兄之傳武可以材選能可

以吏遷一命不霑而老於編齊之間鑽辭幽石以慰下泉

敏之兄墓銘

兄字敏之諱好古性穎悟讀書能强記務為無所不閱年二十就科舉時東岩已歿太夫人年在喜懼望其立門户為甚切及再試不中意殊不自得又娶婦不諧日致惡語遂以捐介得疾嘗作望月詩有莫倦夜深仍坐待密雲或有暫開時之句或言詩境不開廓非佳語也曰吾得年不能三十境趣能開廓乎未幾沒於貞祐二年三月北兵屠城之禍年二十九矣嗚呼悲哉銘曰

夫人姓梁氏廣寧人曾大父忭遼秘書監弟援某朝宰相其後秘書之孫某大定中户部尚書相國之孫彬明昌中濟南尹故梁氏世為閭山甲族大父慶璋定遠大將軍相州酒使父鎌宣武將軍鼓城尉夫人在父母家已知讀書作字有楷法年十有七嫁為河中李侯諱某之夫人李侯自王父龍虎以來占籍河中以貲雄鄉里侯資稟豪邁好賓客復嗜讀書不切切於家功簿書會計至於鱗雜米鹽無不經夫人之手夫人天性孝友姻睦族屬内外無間言侯於諸弟妹皆審於擇配夫人彌縫贊助咸得其稱侯之季弟彥實娶龍山劉致君之女於夫人為婊妹議往内幣時次子獻誠生始暮月暑涂二千里不以跋涉為辭振貧乏撫孤幼僮僕之無依怙者聚之一室躬自存養有父母之愛侯官蘇門大奴弋通長慟之逢萬轍一窮斯前人所不免顧獨欲亢吾宗耶

贊皇郡太君墓銘

信妻執偽券訴有司云是陝右饑民為侯家強要法當為良眾謂宜辨其妄夫人曰奴而良之美事也奚以辨為聽其去者餘二十輩侯有姬侍某先有子矣以嘗失

意於侯侯不顧省夫人以為言侯亦莫之從也夫人知侯意不可回竟為入粟縣官度為女官并割上田衣食之晝哭之後益以教子為事其後獻卿中泰和三年進士第獻誠獻甫同以興定五年登科鄉人榮之獻卿釋褐華陰簿夫人在官下每以廉慎愛民為戒南征之役朝廷修馬政井牧之馬似涉羸瘠官有被真決者獻卿方攝縣務殊為憂夫人言馬遞至難遽肥立法雖嚴可身任之使一縣之民少蘇不亦可乎夫人之兄思忠在中山得風痺不良於行且諸子皆幼弱顧謂獻卿言若能為舅氏覓一官得近河中使吾事老兄一日可無憾獻卿如所教為求河東高公酒正因迎事之逮其下世送終附孤禮無違者獻卿佐坊州幕官嘗與同官騎踘夫人戒之曰從仕之暇宜讀書養性鞍馬間乘危蹈險非書生之事正使能之且為識者笑況必不能耶其慈怒有禮類如此不幸遘疾以貞祐元年八月二十有八日享年五十有一終於坊州之官舍諸孤銜恤襄事以某年月日祔葬於某原之先塋禮也夫人知長今為正議大夫宣差規措解鹽司充鹽部郎中行部事以故事請於朝贈夫人贊皇郡太君獻誠汝州郟城令獻甫京兆長安令南京右警巡使鎮南軍節度副使尚書戶部員外郎女二人長適夫人之從姪梁璵次適經義省元興平令趙宇正大辛卯冬獻卿持夫人行事之狀涕泗百拜謂某言先夫人弃諸孤之養亦已久矣獻卿承乏天官民曹日不暇給孤奉慈訓尚有旌紀寂寥之恨惟先夫人為淑女為良婦為賢母者當世士君子皆耳目所接見諸孤雖無所似肖安敢自例流俗附先夫人於碑誌之末乎獻卿昆季及從弟獻能得幸吾子者有年吾母猶君之母也銘其可辭某再拜言先夫人之德之教無愧古人顧非不腆之文所能譔述然得其槩焉其敢不策厲駑鈍以少慰凱風寒泉之思乎乃為銘曰

主饋有儀作室有基秩驥問塗司南通達鼎於華肤動與禮違在生長見聞者而非所望寧闔壺之可幾嗟維夫人女宗婦師匪直宗師母儀百之油燈煌煌誦書琅琅兒不敢嬉母也在旁維龍虎公北方之殭武庫再傳化而文房欝塔庭之佳樹乃異質而齊芳版輿委蛇子祿孫飴上壽期願夫人則宜事親之日兮不可追去何速兮來何遲瞻昊天而靡及泣風雨其安歸防墓兮有碑勒銘詩兮告無期有親如是而不得終百年之養信人子之同悲

南陽縣太君墓誌銘

夫人姓李氏世家平定父琮宋末來火山遂為隩州人母刑生四子一女以夫人天性孝友特鍾愛焉年二十嫁為贈朝列大夫同郡白君諱某之妻夫人事姑孝拊前夫人子如所生姑老且病飲食醫藥必躬親之而後進及持喪哀毀過禮鄉人稱焉性嚴重不妄喜怒白氏大家也夫人處之不侈不陋服食居處皆有法度可觀以大安辛未三月丙辰春秋五十有六終於私第之正寢子男四人長曰貴擢泰和三年進士第官至岐山令次曰華擢貞祐三年進士第今為樞密院判官次曰塋弃家為佛子有詩筆聞于時次曰麟女二人長嫁進士同郡賈鐸貴塋麟及次女皆早卒男孫二人曰汴陽鐵山女孫一人尚幼初華既冠從兄貴官學輩流中號楚楚者鄉先生謂當就科舉不可以家事役之朝列君以為然謀之夫人夫人曰彦升以長子持門户勞苦為甚貴舉進士塋與麟皆幼可代彦升者獨華耳今又使之從學是逸者常逸而勞者常勞矣執議者再三語雖不從識者謂夫人有鴒鳩均一之義焉夫人自幼事西方香火之具未嘗去其手病且革沐浴易衣趣男女誦佛名怡然而逝生平待中表有恩尤闊恤貧者其歿也哭者皆為之盡哀諸孤以是月戊午奉夫人之喪殯於河曲王家里之西原明年朝列君歿乃合葬焉文舉既參機務而贈夫人南陽縣太君因請其銘其墓某自韶亂

識文舉於太原與之游為弟昆之友今三十年矣知夫人之德與文舉念其親者為詳且久乃為之銘曰

祿不於豐惟祿之時三釜迫親萬石不貲母氏劬勞無報可施樹靜而風霜露涕洏悠悠蒼天孰命之尸舍飴弄孫彼何人斯嗟唯夫人女宗婦師德宜而家物不薦疵玉樹階庭且蘭且芝一善不可能我則百之見於管形永世有辭重之以五福之養神則我私列銘墓石尚以慰凱風寒泉之思

聶孝女墓銘

五臺聶天驥元吉為尚書左右司員外郎壬辰之冬車駕東狩元吉留汴梁明年正月二十有三日崔立舉兵反殺二相省中元吉被兵創甚女日夜悲泣謁醫者療之百方至封其股雜他肉以進而元吉竟不可捄時京城圍久食且盡閭巷間有嫁妻以易一飽者重以喋血之變剽奪陵暴無復人紀女資孝弟讀書知義理思以大義自完葬其父之明日乃絕脰而死士大夫賢之有為泣下者女字舜英年二十二嘗嫁為進士張伯豪妻伯豪死歸父母家嗚呼壬辰之亂好人之德與文舉念其親者為詳且久乃為之銘曰

之久其亡也死而可書者權參知政事翰林學士承旨子政右丞大用御史大夫仲寧户部尚書仲平大理德輝黜檢阿撒郎中道遠省講議仁卿奉御忙哥宰相子伯祥宿直將軍樂妻明秀參知政事伯陽之夫人與孝女十數人而已且有婦人焉夫一脉存不可謂之絶一目張不可謂之亂一夫有立志不可謂之土崩痛乎風俗之移人也孝女合葬張氏墓在某所銘曰

嫈政之妹哭徇其季千祀有傳猶聶之世嗟唯孝女之死自遂死而有知及父於隧以子則孝以婦則義以斷則勇以守則智於今之人麟鳳之瑞莫覩者名天曰美器不於士夫一女之畀銘以表之并志子娓

孝女阿秀墓銘

孝女阿秀奉直大夫尚書省令史秀容元好問第三女也興定乙卯生於登封年十三寻為南陽令其母張病

歿孝女日夜哭泣哀痛之聲人不忍聞明年得疾於汴梁病已急哭且不止或以為言親一也母亡而父存汝不幸而死為棄父矣曰女從母為順寧從母死耳竟以開興壬辰三月朔死死之二日權厝報恩寺殿階之東南十五步銘曰

失乳而啼襁褓之常知所以悲非乳可忘木病本根枝葉乃傷愛生於心血出肺腸母在與在母亡與亡孝女之哀千載滂滂白水南東維母之藏羈魂搖搖望女大梁會以汝歸以慰所望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閔惇大
謄錄監生臣楊星乙

欽定四庫全書提要 集部 遺山集卷二十六 七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遺山集卷二十六

金 元好問 撰

碑碣

東平行臺嚴公神道碑

歲庚辰秋七月東平嚴公籍彰德大名磁洺恩博滑濬等州戶三十萬歸於有司竊嘗考於前世興王之迹蓋帝王之興天將舉全所覆者而畀之時則有魁偉宏傑之士為之倡大義建大事一六合之同畀定羣心之去就猶之天造草昧龍見而躍雲雷合勢為之先後然後騰百川而雨天下者易為力臣主之感遇天人之參會無不然者初貞祐南渡豪傑乘亂而起四方之人無所歸命公據上流之便握勁鋒之選威望之著隱若敵國人心所以為楚為漢者皆倚之以為重至是曉然知天命所在莫敢有異志國家亦藉之以成包舉之勢故自開創以來功定天下之半而聲馳四海之表者唯公一

人而已非天使之倡大義建大事以應興王之迹其能若是乎公諱某字武叔其先博之博平人後遷長清遂占籍焉曾大父啓大父祺父珪皆以農為業妣同里楊氏生二子長彬字才叔次即公公幼警悟畧知讀書及長志節豪宕若以生產為不足治者為人美儀觀喜交結好施予落魄里社間不自顧藉屢以事被繫俠小輩愛慕之多為之出死力以故得脫去癸酉之秋國兵破中夏已而北歸東平行臺調民為兵以公為衆所伏署百夫長明年春泰安人張汝揖據靈岩遣別將攻長清公破走之以功授長清尉東阿平陰長清三縣提控捕盜官戊寅六月攝長清令八月宋人取益都乘勝而西行臺檄公備芻粮為守禦計公出督租比還而長清陷尋以兵復之有譖於行臺者謂公與宋有謀行臺疑公以兵圍之公挈老幼壁青崖固依益都主將以避臺兵之鋒宋因以公為濟南治中分兵四出所至無不下於是太行之東皆公所節度矣庚辰三月河南軍攻彰德守將單仲力不支數求公救公為請於主將主將退留不行公獨以兵赴之比至而仲被擒公知來不足恃首謁先太師於軍門挈所部以獻太師時以王爵統諸道兵承制封拜乃授公金紫光禄大夫行尚書省事其年進攻曹濮單三州皆下之偏將李信留鎮青崖嘗有罪懼誅乘公出征叛降於宋公凡及夫人杜氏皆遇害明年公以太師兵復青崖擒信誅之進攻東平守將何立剛棄城而奔公始入居之又明年軍上黨宋將彭義斌說青崖梟海叛公公之家人復被畧去義斌軍西下郡縣多為所脅乙酉四月遂圍東平公間遣人會大將布埒軍軍久不至城中食且盡乃與義斌連和義斌亦欲藉公取河朔而後圖之請以凡事公時麾下衆尚數千義斌不之奪而青崖所掠則留不遣也其七月義斌下真定道西山與布埒等軍相望分公以帳下兵陽助而陰伺之公知勢已迫即連趣布埒軍而與之合戰始交宋兵崩潰乃擒義斌不旬月先所失部分盡復

之是冬郡王戴孫取彰德明年取濮東平又明年大師攻益都凡公之功所在皆為諸道之冠庚寅四月朝於牛心之帳殿天子賜之坐宴享終日上歡甚錫公金虎符寵以不名又數數目公顧謂侍臣言若嚴公者真福人矣又四年朝於和林城授東平路行軍萬戶偏裨賜金符者八人初公之所統有全魏有十分齊之三魯之九及是畫境之制行公之地於魏則別大名又別為彰德齊與魯則復以德兗濟單歸於我丁酉九月詔書命公毋出征伐當是時公以百城長東諸侯者十五年矣始於披荊棘扞豺虎散衣糲食暴露風日挈溝壑轉徙之民而置之衽席之上以勸耕稼以豐委積公帑所積盡於交聘燕享祭祀賓客之奉而未嘗私貯之辟置俊良汰逐貪墨頤指所及竭蹶奉命不三四年由武城而南新泰而西行於野則知其為樂歲出於塗則知其為善俗觀於政則知其為太平官府而公之心力亦已盡矣上亦雅知公不便鞍馬念其功而憫其勞視之猶家

人父子欲使之坐享康寧壽考之福故聖意優卹如此公病風痺久人有勸迎良醫者笑曰人豈不死耶得無疾痛以沒足矣以庚子四月已亥春秋五十有九薨於私第之正寢是夕大星殞於縣界人以為公歿之應五月壬申舉公之柩葬於鵲里之新塋禮也公既握兵柄專生殺時年已長經涉世故久乃更折節自厲閒亦延致儒士通古今成敗至前人良法美意所以仁民愛物者輒欣然慕之故雖起行伍間嚴厲不可犯至於仁心為質者亦要其終而後見也彰德既下又破水柵郡王怒其反復驅老幼數萬欲屠之公解之曰此國家舊民吾兵力不能支為所脅從果何罪耶王從公言釋不誅繼破濮州復有水柵之議公為言百姓未嘗敵我豈可與兵人併戮之不若留之農種以給芻秣濮人免者又數萬其後於曹於定陶於楚丘於上黨蓋未有不然者大兵由武休出襄鄧公時在徐邳間以為河南破屠戮必多我當載金繒往贖之且約束諸將毋敢妄殺有所

鹵獲必使之骨肉完保靈壁一縣當廢者五萬人公所以救之者百方兵人既素服公言重為資幣所誘故皆全濟中有求還鄉里者悉縱遣之是冬大饑生口之北渡者多餓死又藏亡法嚴有犯者保社皆從坐之逋亡纍纍無所於託僵尸為之蔽野公命作糜粥盛置道旁人得恣食之所活又不知幾何人矣初公之部曲有亡歸益都者數十人益都破皆獲之人以為必殺而公一切不問王義深義斌之別將聞義斌敗將奔河南凡公族屬之在東平者皆為所害河南破公獲義深妻子厚為賜卹之且護送還鄉里終不以舊事為嫌其能人之所難能者又如此東州既為樂土四外之人託公以為命者相踵也公為之合散亡業單貧舉喪葬助婚嫁多求而不靳屢至而不厭肉骨之賜卵翼之惠日積而月累之益有不可勝書者矣故聞訃之日遠近悲悼境內之人野哭巷祭旬月不能罷古之所謂愛如父母敬如神明者於公見之子男七人長忠貞金紫光祿大夫前

公卒次忠濟襲公職次忠嗣忠範忠傑忠裕忠祐姪一人忠輔女七人孫一人忠貞之子朗既葬之三月孤子忠濟等狀公之行以神道碑為請敢以智愚之所共知者論次之而繫之以銘銘曰

岱宗巖巖清濟洋洋乾維大國齊維魯所荒大安衰微元元遘凶鋤耰棘矜迭為長雄遺黎惘然擿埴斯窮公乘其時奮從兵戎心為著龜往迓大同挾右太行以入王封人瞻者烏我龍之從儷景同翻鬱為雷風乾端坤倪一廓屯蒙奔走先後莫予敢侮莫予敢侮惟公之武乃錫金虎民汝予撫民惟天民惟公受之有內之溝職公捄之大布我衣大帛我冠斜傾我扶罅漏我完爾有瘡罷我遑我安金革之威肅於凜秋化而陽春悴槁和柔祥風愉愉協氣油油河潤之溥暨於他州民拜公賜有憂斯禱祝公壽考為國元老如山如河受福本緊公是戴巨室喬木式瞻誰在相彼邦民古無遺愛

有開必先惟公之功寵以不名公名之崇巍巍堂堂哀榮始終誰其配之錢氏孝忠莊平之原龜石穹窿勒我銘詩以對景鍾

東平行臺嚴公祠堂碑銘 有序

山東重地所在天下莫與為比杜牧以為王者不得之則不可以王伯者不得之則不可以伯古之山東今河朔燕趙魏是以就三鎮較之魏嘗制燕趙之生死而懸河南之重輕故又重焉方天兵南下海宇震蕩雷霆迅擊無不糜滅燕城既開朔南分裂瞻烏爰止不知于誰之屋公擁上流握勁鋒審大命之去就一羣疑之同異乃以庚辰奉籍所統彰德大名磁洺恩博滑濬等州戶三十萬獻之大師之行臺形勢既強基本斯固國家所以無傳檄之勞亡鏃之費而成包舉六合之功者公之力為多昔淮陰襲歷下軍盡有齊地高祖因之以成帝業耿弇攻祝阿實融合五郡兵光武因之以集大統以公方之尚無愧焉好問客公幕下久故能知公所以得民者益公資稟沉毅威望素著且嚴於軍律少所寬貸見者流汗奪氣莫敢仰視中歲之後乃能以仁民愛物為懷郡王兵破相下之水柵繼破曹濮怒其翻覆莫可保全欲盡坑之公百方營救得請而後已兵出荊襄公自邳徐赴之謂所親言河南受兵殺戮必多當載金帛以贖之靈壁降民方假息待命公餽主兵者下逆卒伍亦霑膏潤一縣老幼皆被更生之賜且縱遣之計前後所活無慮十數萬人生口北渡無從得食糜粥所救者尚不論也畫境之後創罷之人新去湯火獨恃公為司命公為之闢田野完保聚所至延見父老訊飢子弟教以農里之言而勉之孝弟之本懇切至到如家人父子初不以佚牧自居官使善良汰逐貪墨貸逋賦以寬流亡假閒田以業單貧節浮費以豐委積抑游末以厚風俗至於排難解紛周急繼困收恤孤嫠飲助葬祭菽粟易於水火冰霜化而紈袴人出強勉我則樂為故薨謝之日境內之人號泣相弔自謂一日不可復活非策慮

愊億洞見物情權剛柔之中持操縱之術始以重典立威終以仁心為質者能如是乎壬子孟冬公之嗣子某走書幣及好問於鎮陽書謂好問言先公功著興王之初名出勳臣之右虎符龍節長魏齊魯五十城者踰二十年官有善政政有遺愛敬者比之神明報之欲其長久某猥嗣世爵大懼弗克奉揚先德輒與叅佐部曲士庶耆壽同力一志作為新廟以致杓祠烝嘗之敬宜有文辭昭示永久惟吾子惠顧之好問以為祠祭之為大事尚矣以勞以功三代不易之道若樂布之立社甄子然宋登之配食後世亦有以義起之者蜀人祭忠武侯於道陌而博士拜章王珪通貴不營私廟而法官劾奏禮固不可以變古而亦貴於沿人之情況乎時則綿蕝未遑人則烹葛將見如公之廟貌獨不可以義起乎杞公其詩曰

天造草昧福有幾風雲感會神與期乾龍用九方奮飛潛蛟豈得留汙池王伯之柄魏所持金城千里山四維公籍盈數數有畸燕趙廊廊無藩籬六合遂入天戈麾猶之歷下開漢基楚破竹耳將安歸天官葵功絕等夷介三大藩畫郊圻大帛之冠大布衣煌煌德星出虛危扶傷合散傾復支民恃保障輕簡絲年穀屢豐物不疵諸侯代興公維師誰謂華嵩可齊而武公司徒屈於斯眉壽保魯止於斯昔歌且舞今涕洟人疇依乎遽奪之甘棠之蔭公之祠麗牲有碑碑有詩戰功曰多民政慈尸而祝之寧我私公福我兮無已時子孫衆民其世思

順天萬戶張公勳德第二碑

歲辛亥冬行軍千戶賈侯輔持順天路軍民萬戶張公勳德碑見示謂僕言此內翰溥南王君從之辭也蓋自板蕩以來我公為吾州披荆棘立城市完保聚闢田野復官府舉典制摧伏彊梗拊存單弱使暴骸之場重為樂國其有德於州之人為甚厚如輔不敏亦得稟授

成算自竭微效猥先參佐紆佩金紫圖所以報謝者不
忘食息頃而迄無萬分之補姑取境內士庶耆壽偏裨
部曲之意就公所以成顯顯焉在人耳目者著之金石
以昭示永久王君儔公之功而有取於吾屬之誠且一
故樂為道之凡我公率族屬保壁障由西山之東流堨
以功令興定至節度雄州從經畧使苗公道潤及賈瑀
賊殺道潤公殺瑀復讎散其餘黨戊寅之秋策名天朝
以功加榮祿大夫帥河北東西路以寶書錫命自千戶
陞萬户佩金虎符順天別為一道者亦既載之矣惟是

碑之立將二十年而公之勳伐積累日盛而皆王君不
之見者區區之意大為慊然考之古人初令一邑進而
守一州始將千人終至於統百萬衆若惠政若戰多其
見之褒述者不一而足故有大書特書屢書之語朝論
以為美談史臣資其實録珪爵旂常鉶鐘竹帛於是乎
張本有如我公炳河山之靈會龍興之運開拓疆宇為
國虎臣治民蒞官威惠並舉而英聲茂實百不宣一其

於褒讚之義得無未盡乎今屬筆於子幸以第二碑實
之僕以不腆之文不足以揄詛豆於王君之後辭不敢當
而賈侯請益堅度不可以終辭乃勉為次第之初公之
下東流軍蒲城也蒲城小而缺且無禦備帳下纔數百
人恒山公武仙會鎮定深冀步卒一萬騎五百來攻公
以老幼婦女乘城率壯士出戰敵不能勝然未退也後
數日公策其老且怠遣人假為輜重聲言救兵至自西
山曳柴揚塵鼓譟其後仙軍果驚潰公追擊之遺尸數

十里是歲六月軍市川帥牛顯結高陽公張甫河間公
中格等軍數萬來攻公登城拒戰為流矢所中敵大呼
曰射中張某矣公不為動開門出戰甫中格皆敗走由
是祁陽曲陽皮城諸將帥降者二十餘城易州守盧應
御下卞急吏卒每欲為變畏公不敢發公北覲次於宣
德羣不逞乃環應第攻之應挺身而逸妻子皆為所鹵
復大掠於州遂據西山之馬頭砦公聞之即棄輜重而
南問之路人得賊要害曰六門堂者遣部曲任德等潛

執守者而反據之故賊不之覺公先約德軍曰我砦下舉火爾即發聲乃率卒至砦下數賊以叛逆且諭之曰能以盧應家屬來降者當貸爾命不然無遺類矣賊且笑且罵曰盧應妻子非白金三千兩不可得乃欲降我乎公怒呼之曰吾問爾三不從則攻爾矣問之者三竟不應乃舉火攻之德等如約轉石擊砦中賊大驚以為從天而下窘無所逃束手就縛公歸應妻子諸賊悉臠殺之緣山反側鹿兕和和美女擔車堵牆百鋒東西五峯死家西水姑姑塢紅花谷閃堂水谷白虹白家野貍諸砦望風降附及武仙以兵來犯公與之戰一月凡十七勝每勝必斬馘千餘級於是公之威名震河朔矣丁亥之春以浦城隘狹移軍順天順天焚毀之後為空城者十五年矣公置行幕荒穢中日以營建為事繼得計議官毛居節共為經度民居官府截然一新遂引鷄距一畝二泉穴城而入為亭樹為池臺方山陽則無蒸鬱之酷比歷下則無卑濕之患此州遂為燕南一大都會無復塞垣之舊矣京城之役守者屢出接戰我軍不能前一日公被重鎧躍馬橫戈而出大呼謂諸帥言公輩平時陵轢同列以驍果自名乃今蓄縮不進虧喪聲實氣岸果安在能從我即同入陣不然爾後當尊事我勿復故態為也諸帥無應者公即馳入陣中呼聲所及無不披靡出入數四而氣益壯歸德之役城中兵夜斫營並堤而進其鋒甚銳北面守者不戰而走多溺水死西北一軍俄亦奔潰公命軍士繫舟南岸示無還意因諭之曰我輩得舟亦不得濟濟亦不能免惟有決死而已衆心乃定命一卒執幟立堤上諸軍隱堤自蔽待敵下舟即力棹之敵果不敢下公命軍士先渡將校次之公殿其後竟不失一卒而還汝南之役宋人聽節制我欲決紫潭城中兵陣於南門外決死戰宋兵瞻望不進公率步卒二十餘涉水入陣左右溢決莫有當其鋒者諸軍壯之徐州之役攻久不下宋人出戰大帥岱齊令曰田四帥先入不能則張公繼之又不能則我當往既而

田不克入公帥死士五十人逆擊之戰於分水樓下敵退走公追及于門俘獲數人明日急攻西南隅城既隳缺敵以重扉覆之攻者不能上公募死士乘城擁一卒起推置扉之上城隨陷論功第一邳州之役諸軍築壘環其外城中危迫潰圍而出望見公旗幟即犯別帥軍公率兵救之敵不能出又犯別一軍公復救之敵竟敗而諸軍亦賴之以全棗陽之役公奪傅城軍壘二又奪外城據之城中人啓南門出諸軍為木柵禦之公繞出其後敵大潰衆十餘萬多溺濠水餘軍西走復為史侯所襲而公橫盪之皇太子壯其勇而惜其材傳呼止之而公戰愈力迫宋兵盡乃已郢州之役城陷州人奪西門出走前即漢水公乘勝擁之溺水者如山崗然曹武之役公將度九里關或言關路險惡宋必設伏不若候大軍與之偕進公曰出其不意可以得志若止而不進為彼所先建瓴之下吾得其便乎乃率二十騎直前果得闕宋兵覺由西山之間翼而下我軍方休息不虞敵至士皆輕衣無鎧仗猝為所圍皆倉皇失措公單騎馳突潰圍而出宋軍不敢迫遂屯曹武北之長封嶺結陣而居戰守不易緣山保聚皆攻下之連破瀕江諸二十餘所秋八月攻洪山與宋大軍遇自旦至暮宋軍潰斬統制官十三人脫走者纔一人耳光州之役大帥令公取敵壘以公喜深入戒勿親往而公輒親往壘既下明日而城降黃州之役道出三山寨寨高險不可上公率衆攻戰方交公引數卒潛視要害處即引還夜四鼓起黎明至寨下會天大霧咫尺不相辨公曰此天也即取昨所視路發石伐木橫戈而先之敵殊死鬬公奮擊之酣虜數萬自相踐躒墜崖谷而死者不勝計遂攻黃州州之西有大湖曰張大與江通流公攻下之得戰艦萬艘選什之一順流而下循江接戰十日乃至城下營於西北隅有乘小舟來覘公策之曰此必欲伺吾隙來攻耳乃分軍為三一並江路為偵伺一伏亦壁下公自將一軍陣而待是夜宋果水陸並進公遮擊之宋軍不得

前會我軍合並攻之不戰而潰往往溺水死生獲者尚數百人州東門禦備甚堅矢石如雨諸軍為之少却大帥命公取之公被重鎧率死士三十餘輩奮戈而入守者為之奪氣宋人請和乃班師還及淮水南岸有保聚曰張家砦軍民十萬餘請帥議立砲攻之公曰不必爾獨率一軍攻之顧盼之頃守卒崩潰諸將懾伏皆自謂不及也滁州之役公至自北觀從二百人而南時廬泗肝眙安豐濠州之間皆宋重兵所宿斥候旁午屯戍相望有以四千騎欲退者或勸公無行公不之顧且戰且前一日獨騎入一保聚值敵兵二千餘人環射之矢著鎧如蝟公馳突回旋每射輒中敵不能近良久從兵至合擊之敵人殲焉遂會滁之兵時大帥以城久不拔議解圍公前請曰某起身細微猥蒙寵遇擢任非次顧何功以堪之況新被異恩圖報無所知大軍在此故轉戰來會誠不能奮力於諸君之後遽爾北歸將不與初心相違背乎請身率士卒以決一戰雖死不恨也帥義而從之公馳入圍中激石中其鼻大帥謂公不能戰合軍繼之公累創躍馬而出帥止之不顧率銳卒先登城遂拔自大河放而南杞為中渾東連淮海浩瀚無際國朝方有事南鄙彼爭利舟楫間殆無寧歲朝議以杞為上流不以大將鎮守之則一蒂所航河不能廣矣公以甲辰歲被朝命節制河南路軍馬因地之形殺水之勢築為連城分戍戰卒衝要既固姦謀坐屈艨艟有橫截之阻而走舸無奔軼之便北安濮鄆西固梁豫公之力為多初大軍還自滁宋境連歲被兵民物蕭條耕稼俱廢我軍為因糧之計初不以餽饟自資比軍還間闕千里道殣狼籍公一軍先事為備故獨無饑色許鄭之間亦有儲蓄雖他帥軍亦被贍給焉軍興以來賈人出子錢致求贏餘歲有倍稱之積如羊出羔今年而二明年而四又明年而八至十年則累而千調度之來急於星火必假貸以輸之債家執券日夕取償至於賣田業鬻妻子有不能給者公哀而憐之與真定史侯論列上前乞

債家取贏一本息而止聖度寛明隨賜開允德音四布海隅欣幸初伊喇中格張甫牛顯皆嘗與公為敵既歿其妻子流離無所於託公求得之皆厚為存卹顯長子國祥以材具署為郡守次黑子為大官所俘公賂以金繒僅乃得歸仍歳有白金之輸自餘完復離散婚嫁孤幼周急繼困扶病助喪者日月不絶益不可以十百計也人徒知公席百勝之功以取顯面之貴威望崇重見者起立拜揖或周章失次而不知寇敵畧平之後日與文儒考論今古見仁民愛物之事輒欣然慕之恩拊吏民恒若不及雖笞罰之細亦未嘗妄加所謂仁心為質要其終而後見者也僕老經生耳何足以知兵以公之故嘗妄論之天地一氣也萬物一體也同仁一視宜莫三代聖人者若也今見之於書則曰天吏逸德火炎崑崗又曰前逕倒戈血流漂杵信斯言也謂不戰而屈人之兵也而可乎三代以來將兵者何啻千萬人孰不欲不鼓不成列不禽二毛曠然為仁義之舉然而百姓按堵獨稱忠武侯市不易肆獨稱李良器其餘豈皆樂戰嗜殺執凶器而履危道得已而不已乎抑所遭之時有同有不同也僕既件右公之事且系之以詩使并刻之其詩曰

朔方幽都燕曰北門土風厚完海山雄吞戰國荊高義烈言言鬱推行歌風流猶存維清河公殆車騎諸孫軀幹中人勇則孟賁大安失邦南渡崩奔公乘其時萬夫褰鞬乾龍天飛霆裂厚坤有盤者螭儼景同翻天子倚公宣力四方虎節麟符以長戎行太行西東在所寇攘盜賊黥髡自為侯王妖狐夜號平民晝藏千里蕭條道殣相望翩翩一軍誅鋤暴彊指以神鋒孰敢當扇靈風之威訶禁不祥曾是冰天化而春陽王旅嘽嘽頻歳江濆於光於黃棘陽壽春公不以大帥自居而矢石必親出入行間勇氣益振每戰而輒得志古難其人公殿南藩淮海與隣中渾新城矗若長雲吴兜艟艨暮夜潛軍有扼其吭去如驚麕望見旌旗謂公江神徐方既平

荊楚既同覲於王庭三接日隆何以錫之珂戈彤弓何以命之侯國世封臣拜稽首天子之功臣力方剛臣報未終教子若孫惟孝與忠布宣王靈地天無窮伐石西山刻詩頌公千年此碑當配景鍾

龍虎衛上將軍耶律公墓誌銘

公諱思忠字天祐以小字善才行遼太祖長子東丹王之八世孫曾大父納喇贈定遠大將軍大父裕嚕隱德不仕考履章宗明昌初拜尚書右丞生三子公其仲也弱冠以宰相子引見補東上閤門祗候泰和四年終更調衛水令蘭州軍士判官入為西山閤門簽事大安二年改太子典儀轉裁造署令扈從宣宗南渡以勞授儀鸞局使俄遷太府少監兼直西上閤門尚食局使貞祐三年出為同知昌武軍節度使事改章化軍歷嵩裕息延四州刺史同知鳳翔府事中京副留守同知歸德府事北兵襲荊襄京師戒嚴詔公以都水監使充鎮撫軍民都彈壓壬辰二月公之季弟今中書令楚才奉旨理索公北歸召見隆德殿公再拜乞留死汴梁哀宗幸和議可成贈金幣固遣之君臣相視泣下竟以某月十有七日自投於內東城濠中水而歿時年六十有一上聞之震悼贈工部尚書龍虎衛上將軍夫人郭氏先公卒子男一人曰鈞仕為尚書省譯史女二人嫁士族男孫三人寧壽昌壽德壽女孫一人皆尚幼公資雅重讀書知義理遇事明敏雖老姦不能遁其情從仕四十年未嘗有笞贖之玷其畏慎如此死之日朝賢多嗟惜之孤子鈞以某年月日奉公之柩葬於義州弘政縣東南鄉之先塋以好問於公有一日之雅百拜請銘故略為次第之其銘曰

其賦材也博以通其植志也敬以恭安靜以養民敏給以赴功斯是以為賢或生長見聞者之所同至於憂國愛君存亡始終裴回故鄉而不忍訣則藹然有古人之風

遺山集卷二十六

遺山集卷二十七

碑碣

金 元好問 撰

龍虎衛上將軍珠赫公神道碑

生而靜之謂性靜而應之謂材材與性出於天其初則通而中有大不同者蓋性者材之體而材者性之用體喻則璞也用喻則璞之雕也然性不害為不及而材每患於有餘惟其不及故勉於成惟其有餘故趨於壞人知椎鈍樸魯拙於變通艱於鐫鑿之為無所取而不知聰悟敏給敢於負荷安於墮窳為大可哀也古有之博學雖愚必明況賢者乎困而學之又其次也況不至於困者乎以是論公則學之力為可見矣公諱筠壽字堅夫姓珠赫氏世為上京人五世祖珠卜從武元下寧江王業漸隆論功第一一命銀青榮祿大夫節度寧江開國之後一門世封明安五人穆琲十七人尚縣主者三人子孫以世官故移戍西北

路桃山之陽因占籍撫州勳貴之盛國史家牒詳焉曾大父布古德襲明安積官鎮國上將軍妣完顏氏金源郡夫人大父察喇明威將軍比部詳衮官妣温騰氏金源縣君考額森懷遠大將軍霸州益津縣主簿後用公貴贈鎮國上將軍妣金源郡君圖們氏進封太夫人公即益津府君之長子也初名雲壽道陵特旨改焉大定二十九年以人門選充親衛軍騎射驍捷時輩無能出其右初著籍即衛直黠撿司泰和中元妃李氏兄弟貴寵方盛內外諂附大奴文童者以事陵轢平民市人聚觀無敢為救止者公見之唾掌大數曰若人奴耳何敢爾耶直前擊之馬箠亂下奴流血被面號訴於都黠撿實勒人為公危之公泰然自若謂同列言黠撿公官闈之長果解事當加重我或以一奴故而害正人豈久於富貴者我何懼為實勒召公入善言慰之曰外人見吾家鷹犬且知愛之君乃能辦此可謂不畏彊禦矣奴輩倘復恣横無惜教督之公用是知名嘗問一策論老生曰世謂親衛軍舉不能官

其病安在生言公薨年二十許隸籍又二十年乃出官四十而學從政益已晚矣況衛士之職尊君之外無復餘事平日唯知威制彊脅積習既久豈復有平易近民者乎公復問然則如何而可生曰公試取律令讀之公退而讀律不二三年條例及注釋問無不知他日又問生我讀律知大綱矣竊謂刑法但能治罪惡之有迹者耳假有情不可耐而迹無可尋者何以治之生曰聖人作春秋不誅其人身子能讀春秋則治心與跡兩俱不困矣公復從人授春秋泰和中行臺駙馬都尉揆南征詔給親衛軍二百五十人以從而公為之長破羅山得經生曹鼎從之講授從是言論開廓又非吳下阿蒙矣嘗言吾初讀律繼而授春秋因之涉獵史傳粗見成敗比死者須一見天子不有所建明可乎復取劉顏輔弼名對陸宣公奏議成誦之其彊學堅志類如此八年軍還用行臺薦收充奉職宣諭良厚大安初奉詔使高麗立節清介不聽以館伎給使令互市之利僅不廢故事

而已御史上之即日授中宮護衛尋遷之御前至寧初右承網軍居庸詔公為參謀數與網議不合網積不能平撥公從縉山高琪軍時大朝兵已薄居庸游騎旁午道路阻絕公從僮僕二三輩夜出闕無一卒與俱會高琪移軍合河公馳赴之比至而軍已潰單騎南還且戰且走僅入南山與都統興格收潰卒四千騎二千拒險而陣軍中遣譯人好謂公言我無他求止欲得馬耳公報言渠欲得馬我欲得吾人之被掠耳果以吾人見歸馬非所惜也約既定相與結盟與馬十得老幼千餘以歸以功加鎮國上將軍賜馬十疋貞祐二年扈從南遷公憤懣欲有所言而無自發之行及新樂為上言妃后車乘綵畫鮮明徒事外飾而適用之具或不足任重而致遠設有意外之變非臣子所敢言益積弊之極以致今日非獨此一事而已宣宗感悟詔公以便宜提控尚輦局七月以扈從勞授器物局副使一日內出鞚仗命料理之工部下開封市白牯牛取皮公以衆所有鞚仗進且

言車駕以都城食盡遠棄陵廟正陛下坐薪嘗膽之日奈何以毬鞠細物動搖民間使屠宰耕牛以供不急之用仇敵在邇非所以示新政也上不懌擲仗籠中明日出公為橋西都提控是歲臨秋公度遠近設候望河朔無警則聽河防民丁整歸省薪糧以贍軍公私便之四年冬十一月潼關失守樞密院檄公守虎牢虎牢陵谷遷變無險可扼倉卒中作大橋以拒西師橋甫成而敵至相去百舉武長兵已相接矣公橫槊橋上獨當之西師十六輩棄馬潛由澗中路傴僂而上欲出公軍士之後軍為小却公策馬大呼後騎隨進聲勢甚張十六人者皆倉皇失措展轉澗底公下馬立視指麾後騎乘高而下顧盼之頃梟六首而還汜水東數城西師雖不侵突而羣不逞有因亂相剽竊者獨公所鎮軍民按堵如故諸縣就河陰為立生祠樞密院別帥軍二萬戍虎牢此軍至自河朔剽掠成俗且主帥馭之無紀律變在旦夕民謂公可恃自陳苦急公言之帥帥言我軍皆盜賊

彊梗之餘當以漸柔服急則生變咎將誰執公知帥不能軍縛暴橫尤甚者三人斬之以徇軍中肅然俄改武器署令五年除同知定國軍節度使事自夏陽抵潼闕上下千里戍卒五萬公兼領之因上奏闕輔被兵之後殘民疲於供給在所城塹之役乞以農隙為之奏民賴焉興定二年改同知隴安軍節度使事三年改環州刺史夏人大舉入寇城中軍不能二千公以老幼婦女乘城度寇至木波地狹道險利用設伏自將步騎五百乘夜襲之寇果驚潰南走追斬千人奪老幼數千獲將領一人寇奔往西道公復邀擊之斬首數百獲牛羊萬餘慶陽總管子容以巡檢幕客再能有名馬二欲取之倚公同局之舊私遣掾屬趙以情告公公恥以求索見污為趙言彼部落族以馬為死生凡馬且不可得況名馬乎於是總管者怨且慙乃誣再能有叛計遣趙掾勒公捕送趙復得以此脅再能再能率所部千人州署前望闕泣拜曰我曹受恩百年何嘗有一人萌

異志者幸太守申明之趙掾在我亦不為寃死鬼矣公欲兩解之總管愈怒馳奏再能有叛計刺史不奉府檄擁護罪人可并按之有詔京兆行臺窮治其事參知政事把公延安帥完顏公保公無他詔勿問猶以州府不相能兩罷之平涼行臺奏公為馬步軍都總領公自以無罪橫被廢棄鬱鬱不自聊雖擢置亞帥非其好也居無幾何偕同官遊崆峒遂有終焉之志不三數日遘疾疾遂革所親問後事公强起應之曰我武人不死疆場而死床簀獨是為介介爾此外何必言言終而逝享年五十有一實五年七月之十一日也元光改元冬十月之五十有一實五年七月之十一日也元光改元冬十月諸孤扶護東還權殯汝陽積官龍虎衛上將軍金源郡侯先娶瓜爾佳氏雲陽令阿哈瑪特之女前公卒再娶圖克坦氏祕書監鄂勒博之女後公十有八年而卒並封金源郡夫人子男五人長仲道次仲貞櫟陽監酒次仲坦閿鄉令次彭孫次冊孫俱孚卒女二人皆適士族男女皆前夫人出也男孫二人祖安老安女孫一人尚幼公儀幹

秀偉資稟沉毅清儉公勤為人寡言笑不妄取即事親孝友愛諸季恩禮備至及弟兄析居公悉有以處之曰季弟通貴無俟分財其弟戰歿其孤當卹小弱弟早失怙恃尤可哀者孰多孰寡咸適其當公所取唯白玉帽環一雙而已曰此大門時物也在軍中餘十年與士卒同甘苦至於盛夏不操扇或問之故曰古名將類如此吾願學焉且身歷艱苦亦從儉入奢之義也或言軍士近年例無戰志殆不堪用耶公謂不然猶之鷹隼往往在田間悉能自取食人得而畜之豈遽忘博擊耶婦人女子為氣所激尚能持刃而鬬況男子乎吾謂兵士無不可用亦猶鷹隼養之未至耳公既躭嗜書史故親授三子者學夜參半猶課誦不已三子服教悉能自樹立有聞於時某歲仲坦舉公柩北歸卜塋於輝州蘇門北之某原枉道過好問新興授公行事之狀涕泗百拜以神道碑銘為請仲坦從好問遊有昆弟之義義不可辭乃為件右之惟公故大家生長燕雲間州閭貴游華靡相

尚公家累鉅萬僮僕千人帷帳軒車琴筑綦槃可取諸左右而足能被服儉素攻苦食淡不變老人大父國俗真淳之舊此一難也帶刀宿衛從事獨賢而於番宿更休之餘為幼學壯行之計心樂性熟寢食不廢乃如寒苦一書生雖明昌右文海內向化家存纂金之諺士有橋門之盛至於以衛士而治儒術者唯公一人是又一難也流品既高朝譽既著高墉射隼足致要津公則剛近乎仁義形於色未信不虞於謗已而奉公寧至於失名蹭蹬一麾有識興嘆使之得時行道持衆美而效之君文武志膽用無不可徒以一言忤旨不得久居中何泰和封殖之難而貞祐摧折之暴也彼以假儒衣冠生死利祿碌碌無補蘇而復上六經掃地沒世不復反以武弁待公自今觀之其賢不肖果何如也銘曰

恒州刺史馬君神道碑

北山諫書乃在筆公使公不學無術猶當有古人之風大冠如箕鉅儒宗工徵巡周廬實命不同乃如之人兮祿不計庸我銘墓石鬱孤憤兮何窮

勇則以之害仁然自召忽管仲折衷於聖人之手斯不必置論至於忠臣之於國義士之於知已均為一死而中有大不相侔者蓋不可不辨也嘗謂意氣感激衆人之所同妖壽不貳君子之所獨令夫傳記所載猝然就一死以取千載名者多矣及就其平素效之果嘗以千載自望乎夫惟志士仁人知所以自守也不汩於義利之辨不乖於去就之理端本既立確乎不拔靜以養勇剛以作彊其視橫逆之來曾虛舟飄瓦之不若控搏之變如寒暑旦暮之有常心為權衡自量輕重知有泰山之義而不知有鴻毛之生結纓之禮不至無取於海隅之伏劍漆身之志既篤不屑於瞽亢之獻圖孰先孰後

必有能次第之者語有之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信斯言也匹夫為諒自經於溝瀆其可與求仁而得仁者一概論乎君諱慶祥字瑞寧姓馬氏以小字實勒濟藴行出於花門貴種宣政之季與種人居臨洮之狄道蓋已莫知所從來矣金兵畧地陝右盡室遷遼東因家焉太宗嘗出獵恍惚間見金人挾日而行心悸不定莫敢仰視因罷獵而還勅以所見者物色訪求或言上所見殆佛陀變現而遼東無塔廟尊像不可得唯旧鶻人梵唄之所有之因取畫像進之真與上所見者合上歡喜讃嘆為作福田以應之凡種人之在臧獲者貰為平民賜錢幣縱遣之君之祖諱特穆爾伊克父博索美伊呼珠又遷靜州之天山天山占籍今四世矣此地近接邊堡互市所在於殖產為易君家勤儉自力耕懇畜牧所入遂為富人君之父生三子其二早卒獨君資稟聰悟氣量宏博儕輩無出其右年未二十已能通六國語併與其字書識之泰和中試補尚書省譯史使者報聘麗夏君率在行中大安初衛紹王始通問大朝國信使副倚君往復傳報皇帝賞君談吐辨捷欲留不遣君百計自解竟獲復命其年伊拉齊持譯書多所徵索君白於有司諸所徵物皆畫一供進自以身在名取之目睫而不言伊拉齊見衛王自陳所以名取君者王召問君面奏不願行之意辭情懇到王為感動連賜之酒出內帑重幣并所酌金鍾賞之宣宗遷汴梁伊拉齊再至復斥名索君朝廷幸和事可成諭以敦遣之旨君以死自誓行議遂寢於是君相以腹心倚君頻歲遷擢乃自常調中特恩授開封府判官進官昭武大將軍內城之役奏充應辦使城成以勞遷鳳翔府路都總管判官元光二年秋大兵有深入之耗行臺檄君與治中胥某分道清野去城不三四里猝為游騎所馳君與其子薩達俱為所執兵人欲降君擁迫而行言語相往復竟不屈而死得年四十有六實十一月之二十二日也薩達以是夜亡還主帥惡於坐視而不能捄

也出騎兵千人輿尸而歸三軍之士為之慟哭官吏士庶旦夕臨者三日葬之尋具君死節驛奏之詔贈恒州刺史輔國上將軍立像褒忠廟歲時致祭且徵一子入侍皆異恩也君娶馬氏子男三人長即薩達次多蘭次福海女一人適楊氏君嚴於教子動有成法必使知遠大者三子亦能自樹立有君之風女弟適安氏甥天合父没後躬自教督踰於所生習諸國語洎字書授之為他日起家之地其後馬氏宅相果有成之者已酉秋九月晦薩達涕泗再拜以君墓銘見請予謂南渡以來死節之士皆耳目所接見恒州之事固已飽聞而饜道之矣蓋君平生時每謂所親言君父之恩大矣在狄道則捕為生口而全活之在遼東則衣食之衣食之矣又縱遣之在大興則開仕進之路而官使之官使之矣危急之際又以腹心倚之顧以盡此身以答萬分耳是則忠義奮發不謂之素定於胸中可乎是可銘也乃為論次之君尚多可稱弗著著所以興享於褒忠者銘曰

墓木栢松碑石蛟蛇君得所以歸而行路齎嗟莫啻者才賦君則多沉潛而剛悃愊而無華曽是豪奢孰從漸摩主恩岱崧我乃負荷何以矢之死靡它參乎吾前不磷於磨寧以四方之彊偕妾婦而娉婀河源九天放為頽波砥柱中流終古不頗彼美人兮何直去畜而即華匪我前知神理不遐漢貂七葉其必爾家

贈鎮南軍節度使良佐碑

天興元年六月乙亥尚書左丞臣蹊上故禦侮中郎將陳華善死節事且言臣以使事至朔方有為臣言者中國百餘年唯養得一陳華善耳乞褒贈如故事以勸天下事聞詔贈鎮南軍節度使尚書省擇文臣與相往來而知其生平者為褒忠廟碑宰相以東曹掾吏部主事臣某應詔臣嘗考於朋友之際漢李陵以力盡降匈奴武帝族其家隴西士大夫至以李氏為媿而司馬遷亦以陵故而下蠶室蓋天倫之重美有以相成惡有以相及所繫之大如此惟鎮南之事壯矣以聖朝丞學之臣

之多而猥用下臣縈之古人所以為辱者臣與有榮焉謹百拜稽首而論次之按蕭王諸孫曰奇格者於國姓為疎屬其上世以上京軍戍天德因而家焉泰和南征有功授同知階州軍州事及階州反為宋戰於嘉陵江之上死之是生鎮南鎮南諱彝字良佐以小字陳華善行貞祐中年二十餘北兵破豐州執之而北時從兄安平都尉鼎亦以力戰没入北中二人者名為羣從而義均同父故鎮南之母留豐州而安平母事之鎮南居帳下歲餘託以省母乞南還北人以一卒監之至豐乃與安平殺監卒奪十餘馬奉太夫人而南北軍覺合騎追之得由他道以免既而失馬載太夫人以鹿角車而兄弟共挽之南渡河朝廷官之安平得以世爵為都統鎮南試護衛中選宣宗知其材未幾轉奉御安平行帥府事奏鎮南自隨詔以提控從軍安平敬賢下士有古賢將之風辟太原王渥仲澤為經歷官仲澤文章論議與雷淵李獻能相上下故鎮南得師友之天資高明雅好文史自居侍衛日已有秀才之目至是授孝經論語春秋左氏傳盡通其義軍中無事則窓下作牛毛細字如寒苦一書生仲澤愛其有可進之資示之新安朱氏小學書使知踐履之實識者知其非吳下阿蒙矣三年安平罷帥職例為總領屯方城軍中有太和者與鎮防千戶葛宜翁鬬訟訴於鎮南鎮南在其凡軍中一軍之事皆與知之非特於其部曲然葛之事不直即量笞之葛素凶悍恥以理屈受杖竟懷鬱鬱以死留語其妻必報鎮南妻乃以侵官訟於朝且有挾私讎之憾積薪龍津橋之南約不得報則自焚朝廷乃繫鎮南方城獄國家百餘年累聖相承一以人命為重凡殺人者之罪雖在宗室而與閭巷細民無二律南渡以後郡縣吏以榜掠過差輒得罪去者相踵也議者疑鎮南狎於禁近之習倚兵閘以為重不能如奉法之吏橫恣之犯容或有之使者承望風旨即當以大辟奏上久之不能決鎮南聚書獄中而讀之益亦以死自處矣安平病久而愈明年詔

提兵而西因朝京師上怪其瘦問卿寧以方城獄未決故耶卿第行吾令赦之矣明日臺諫復有言後數月安平以物故聞始馳赦之有旨有司奏汝以私忿殺人私忿未必有至於非所得笞而彊之非故而何汝兄死矣失吾一名將今以汝凡故曲法赦汝計天下必有議我者他日汝奮發立功名國家有所賴人始當以我為非妄赦矣鎮南泣且拜悲動左右竟不得以一言為之謝乃以白衣領紫微軍都統再遷忠孝軍提控五年北兵犯大昌原勢甚張平章尚國公問誰可為前鋒者鎮南出應命先已沐浴易衣若將就木然者擐甲上馬不反顧是日以四百騎破勝兵八千乘勝逐北營帳悉遷而西三軍之士為之振奮思戰有必前之勇蓋用兵以來二十年始有此勝奏功第一手詔褒諭一日名動天下忠孝一軍皆回紇奈曼羌渾部落及中原人被掠避罪而來歸者驁狠陵突號難制之甚鎮南御之有方俯首聽命弭耳帖伏束而東西而西易若驅羊豕而逐狐兔所過州邑常例所給之外一毫不犯每戰則先登臨陣疾

故耶卿第行吾令赦之矣明日臺諫復有言後數月安平以物故聞始馳赦之有旨有司奏汝以私忿殺人私忿未必有至於非所得笞而彊之非故而何汝兄死矣失吾一名將今以汝凡故曲法赦汝計天下必有議我者他日汝奮發立功名國家有所賴人始當以我為非妄赦矣鎮南泣且拜悲動左右竟不得以一言為之謝乃以白衣領紫微軍都統再遷忠孝軍提控五年北兵犯大昌原勢甚張平章尚國公問誰可為前鋒者鎮南出應命先已沐浴易衣若將就木然者擐甲上馬不反顧是日以四百騎破勝兵八千乘勝逐北營帳悉遷而西三軍之士為之振奮思戰有必前之勇蓋用兵以來二十年始有此勝奏功第一手詔褒諭一日名動天下忠孝一軍皆回紇奈曼羌渾部落及中原人被掠避罪而來歸者驁狠陵突號難制之甚鎮南御之有方俯首聽命弭耳帖伏束而東西而西易若驅羊豕而逐狐兔所過州邑常例所給之外一毫不犯每戰則先登臨陣疾若風雨諸軍倚以為重六年有衛州之勝八年有倒迴谷之勝始自弛刑不四五遷為中郎將官世襲於是四方內外知方城之獄聖天子所以定國是結民心厲士氣以弘濟於艱難者至矣其當之也不以一人之私而廢萬世之法其貸之也不以匹夫之細而傷天下之功不然則生殺與奪廷尉平一言之頃而決何至歷十有八月之久耶陛下之所以御將鎮南之所以報國君臣之間可以無媿千古矣副樞密使頗斡無持重之畧嘗一日夜馳二百里而趨小利諸將莫敢諫鎮南私為同列言副樞以大將而為剽劫之事今日得生口三百明日得牛羊一二千而士卒以喘死者不復計國家所積必為是家破除盡去矣人以告頗斡頗斡一日置酒手勸諸將及鎮南頗斡曰汝嘗短長我又謂國家兵力當由我而盡至以比刑人時德全誠有之以不鎮南飲酒竟徐曰有之頗斡見其無懼容漫為好語云有過當面

論無後言也元年鈞州陷北軍下城即縱兵以防巷戰者鎮南避隱處殺掠稍定即出而自言我金國大將欲見杭愛白事北兵以數騎夾之詣牙帳前問姓名曰我忠孝軍總領陳華善大昌原之勝亦我衛州之勝亦我倒回谷之勝亦我死於亂軍則人將以我為負國家今日明白死天下必有知我者矣北人欲降之斫其脛不為屈膝折畫地大數語忿不可聞窮口吻至兩耳噴血而呼至死不絕北人義之有以馬酒酹之者云好男子他日再生當令我得之時年四十一銘七

輔國上將軍京兆府推官康公神道碑銘

維金朝入仕之路在近代為最廣而出於任子者十之四國初監州縣酒稅亦以文資參之故任子多至大官其不達者猶得俎豆於大夫士之列大定以後雜用遼制罷文資之注酒使副者純用任子且增內廷供奉臺僚直之目凡歷監當久及課最者得他遷謂之出職如唐人入流之比是後權酤日增風俗隨壞六七十年之

間遂有愚賢同滯之嘆論者以為此誠選曹泥法之弊至於廉恥道喪自同商販亦為任子者有以來之然且以國家舊人觀之使人人有士君子之清清慎自守不為利惑有如吾輔國康公者其敢以今日任子法待之乎公諱某字德璋康氏世為遼陽人曾祖某遼澄州刺史祖斌天會中進士仕為咸平路轉運副使考道安不慕榮利優游鄉里以讀書講道為業臨終救諸子言凡人在仕籍豈有憂饑凍者事當從王貨利不得闕諸心後用公貴累贈輔國上將軍京兆郡侯公即侯之長子也大定中以咸平君蔭歷邯鄲沂州酒官明昌五年積遷樂安鹽使司管勾資廉介動以繩墨自檢佩服遺訓無敢失墜及莅是職至家所食亦就市買之鹽司所轄竈戶舊出分利錢以資司官管勾歷三周歲乃成考所得不下萬緡公皆讓之同官黃思忠不毫末取也諸管有司視之以為例而不禁也及公當受代悉籍所餘上

之官使范文淵大為驚異嘆曰康君奉公乃至此耶用課最當遷且本道提刑司薦公材可臨民七年得陞陳留令時旱已久公下車而雨明年復旱民大艱食而無從賑貸之公出俸粟為之倡縣豪傑共贊之所得至三萬斛全活不可勝計雖旁縣亦有受其賜者承安二年冬朝旨更定戶籍異時郡縣通檢名為聚訟豪民猾吏囊橐為姦若新增若舊乏往往不得其實徒長告訐而已公精敏有幹局縣人之肥瘠先已黙識之差次高下一出其手籍既定無一人有言不平者秩滿赴常調吏工部連辟為曹甸河防都提舉都水使者言於朝馬蹄歸河從東北流害田為多閉之則由徐州東南入海所經皆陂窪荒穢之地河壖腴田可利東明諸縣乃檄公董其役而河水湍駛土木不能勝水面高出堤上危欲奔潰已報都水而督之愈急公具香火禱河伯一昔水落丈餘時人以正直感通許之尋被按察司薦泰和三年遷河北東路轉運司戶籍判官五年遷授襄陵令平陽縣十此為難治公發姦擊彊尤致力旬月之頃治效卓然明年秋在所蝗害稼已及縣境公率士庶齋沐致禱其日蝗徑過無留者復為按察司所保八年授京兆府推官公仁心為質加吏事之久故決獄之際多所平反京兆大府公使庫例有所給官屬月酒常費之餘率賣之民間公獨以為不可嘗謂所親言酒果有定額吾屬侵縣官而益私藏非害公乎三白渠紫戶每以爭水為訟或至殺人浚渠京兆檄幕官行視幕官奉故事往不加意公受檄為親至渠上求致訟之故果得石刻記渠以青石為之地益渠路歲久為泥滓填塞受水纔半分溉不能給因鬬起而爭之公率役夫浚渠以石地為限渠深常歲丈餘自是無致訟者俄致仕愛林慮山食實封一百戶兩娶高氏俱封京兆郡侯夫人子男一人瑭興定五年推詞賦進士第官正奉大夫鈞州刺史

權沁南軍節度使兼懷州招撫使孫男二人天英世英孫女三人曾孫女一人俱尚幼瑭以癸卯十月十有二日奉公之柩葬於林慮縣三陽里東南原禮也既卒事以公事狀來謂某言劉內翰極之誌先府君墓已納之壙中矣神道有碑碑當有銘敢質之以為請某於瑭為同年生義不得辭乃為之銘并敘其平生如此其銘曰

秩侯其腴山澤其癯身處腯膏不以自濡執法與遊御史與居退食自公飲水飯蔬清白所遺吾以觀發源之水初士不於材相彼潔汙百藝不足一節有餘趙張三王之治聲非不謁如使九徵至焉而有所愧君子盜諸貪夫我愚曲士我迂我愚我迂不與義俱無碑有銘大書特書是維古廉吏之墓可勿表歟

奉國上將軍武廟署令耶律公墓誌銘

公諱辨才遼太祖長子東丹王之八世孫曾祖諱納喇贈定遠大將軍祖諱裕嚕考諱查成賜金幣固遣之公歸留寓真定以丁酉歲十一月十有一日春秋六十有七遘疾終夫人靖氏前公卒子男

一人曰鏞男孫二人曰智恭努謝嘉努皆尚幼鏞以癸卯秋九月奉公之柩葬於義州弘政縣東南鄉之先塋鏞弱冠而有老成之風以嘗從子學來請銘故畧為次第之其銘曰

以射則絶傳以戰則無當前虎視鷹揚而風義凜然材則人耦奇則天賚志一棺埋辭九淵千年而見白日尚有望於攀蓬之賢

謹案卷二十六三頁後二行布坪舊作孛里海今改後倣此　十三頁後二行中格舊作衆哥今改後倣此　十五頁後七行岱齊舊作大赤今改　二十二頁前七行納喇舊作內剌裕嚕舊作卷二十七一頁前五行珠赫舊作朮虎今改後倣此　後六行珠卜舊作朮不今改　後七行明安舊作猛安今改後倣此　後八行穆琨舊作謀克今改　二頁前二行布古德舊作布苦德今改　前三行察喇舊作查剌詳哀舊作詳穩今並改　前四行額森舊作阿散今改　前五行圖們舊作陁滿今改　後三行實勒舊作喜兒今改後倣此　四頁前六行興格舊作興哥今改　七頁後四行阿哈瑪特舊作阿合門圖濟蘇舊作習里吉斯今改　十一頁前四行實勒克坦舊作徒單今並改　後三行特穆爾伊

克舊作迭木兒越哥今改　後四行博索美伊呼珠舊作把騷馬也里黜今改　十二頁前三行行伊拉齊舊作乙里只今改後倣此　十三頁前四行薩達達舊作三達今改後倣此　十四頁後一行陳華善多蘭舊作鐸剌今改　十五頁前二行奇舊作陳和尚今改後倣此　十七頁後六行奈曼舊作格舊作乞哥今改　十八頁後一行頗斡舊作蒲元今乃滿今改　十九頁前三行杭愛舊作合按今改後倣此　二十五頁前一行智恭努舊作誌公奴謝嘉努舊作謝家奴今並改後倣此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閔惇大
謄錄監生臣任益春

臣董誥詳校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遺山集卷二十八

碑碣

大丞相劉氏先塋神道碑

金 元好問 撰

天兵南下經畧中土歲甲戌秋師次燕西今行臺龍門公年甫十二隨其家人避兵德興之禪房山既而盡室被俘公在一大首領麾下一日避役御營犒宴之人什伍為偶公輒入座共食意態自如上舉目見之親問姓名及所以來者公跪自陳主帥不見邮無以自存願留止營中上召主帥名索公得之隸中宮帳下不三四年諸部譯語無不閑習稍得供奉上前公資稟聰悟異於常人進退應對無不曲中聖意未幾擢之奉御之列出入帷幄寒暑旦暮斯須不少離千載之會實始於此其

事使諸道所至以稱旨聞車駕征契丹餘族是為西

徐兗國頵葉圖等城戰哈濟破之遂征松丹之

賽瑪爾堪布哈爾拒印度扎穆嚕破其軍二十餘萬公
皆在焉五六年之久艱難險阻備嘗之矣上試公已久
熟其材量而閔其勞苦隨以西域工技戶四分二千之
一立局燕京燕提舉燕京路徵收課稅潛運鹽場及僧
道司天等事山東十路山西五路工技所出軍立二總
管公皆授之銀印金虎符公上奏臣有舌在不煩
符節意以為聖訓諄復孰不畏服臣口能宣布之因固
讓金符於佐官宋元高逢辰列請銀章而歸是後立行

宮改新帳殿城和林起萬安之閣宮闈司局皆公發之
明聖繼統萬國連紹勳舊大臣行尚書省事於漢境節
制所及凡二十餘道分陝之命公實膺之以公前後而
言益勝衣而入侍燕閑未冠而尉將使指帶刀宿衛從
事獨賢周廬徼巡靡國不到經涉萬里出入三朝仁信
篤誠自結知遇至於成白門之婚媾辨讒夫之媒蘗新
宮落成則以有功遍諭中州撫治則以無過見知合侍
御而為家人父子之親由爪牙而得股肱心膂之寄眷

顧殷重賜賚稠疊開國舊臣莫與為比古所謂攀龍鱗
附鳳翼依日月之末光挹雲雨之餘潤者益不足道也
公每以國恩天大不勝臣子區區之情丙午冬詣闕拜
章既以鄉郡所創大清安寺為僧衆祝釐之所矣恭惟
河潤九里澤及三族姑姊羣從仁鄙嫻睦率從大慶得
之而於揚名顯親尚或闕如人子之心其何以自處乎
乃命家老件右積累之舊命文士譔述銘諸麗牲之碑
謹按劉氏世居宣德縣北鄉之青魯里孝弟力田益有

年矣魯大父雲自遼日為大家有子四人曰璋曰瓊曰
珏曰瓚珏之子四人顯仁字仲明祖仁字仲昌用仁字
仲至體仁字仲康仲至府君即公之考也公家故大族
又以賢雄其鄉委積豐實蓄牧蕃息北山之奚家閥西
鄉之土厚皆有別業與世官榮祿家同里閈出入遊觀
裘馬相尚輕財好施少不靳固求者多所全濟故州里
以陰德稱焉府君娶同鄉李氏生三子長敦字德厚季
效字德信皆無祿早世公其第二子也自大父以來不

常厥居而其先塋止於青磨西北原而已竊嘗考於陽報之說天造草昧利用建侯豪傑之士乘時奮興以取功名富貴者抑多矣虎或鬲化蛇非龍諦亦奚必以憑藉積累而為言然質之古人袁氏之四世五公高密之重侯累將一得於平反楚王英之獄一得之統百萬之衆未嘗妄戮一人遠則傳記所傳近則耳目所接見若此者衆殆不可勝舉惟天愛民甚一物暴陵則天氣為之舛錯故愛人者必有天報報施所不及者特十百而矣公家出燕遼之大姓席曾高之世業華腴之奉鬱為一切以訣辭折之則神理或幾乎熄

耳使憑藉積累一切以訣辭折之則神理或幾乎熄素侯至於排難解紛周急繼困任俠尚氣與時貴並名源深流長槩見於此惟公資風土之厚炳川岳之靈威德沉潛寬慮愊億坐鎮衰薄含納垢汚獨見幾微之先審度剛柔之際人不能一我則百之若夫武臣宿將專制方隅交搆既興怨嫌斯在公折之以正理示之以赤心智勇既殫重為輯睦又若失意盃酒意氣妄加人以兵憂我惟誠往和氣甫浹而宿怨已平又若論列御前皆天下大計辭情激烈上為動容一言興邦古無與讓至於賓禮故老崇尚儒雅古今治亂了然胸中慕高賢之歸休師道家之知止無心富貴而富貴如見逼畏遠權寵而權寵常自至年甫知命福祿方來其深器遠圖忠良明智上以尊王中以庇民下以為劉氏無窮之傳當大書特書屢書之不特一書而已也夫忠以報國孝以起家立身行道之義彰慎終追遠之德厚不有金石後裔何觀乃為之銘公名某字德柔以小字某行八子某其長已襲世爵云其銘曰

有佳者城武寧其原是為龍門劉氏之阡劉為大家出用武國從公曾門孔武且碩孔武且碩唯幽燕之習曾是義俠而多潛德斤斤我公有見於幾年甫勝衣知大龍姿躍而天飛股肱心膂成體而一穆陵無棣賜履而福所歸唯左右是奉而不違閨門風雲出入範圍婉孌十命以南伯方國是式于蕃于宣汝明汝翼丘山其崇

川谷其容望之巍然允矣鉅公紀有旆常勒有鼎鍾何以配之錢氏表忠衮冕巍哉奮無所階世尋丕祚公有自來宗起起宗疇宗之德公沂其流謂必有開公侯之世其終必復家食舊德史遺往躅獄有平反將無妄戛神理不遐敢專其福岷山導江小川三千發源濫觴其必不然我作銘詩述劉宗之先祝公眉壽而保魯為忠孝無窮之傳

歸德府總管范陽張公先德碑

范陽張公漢臣遣其參佐陳玠李侃侯玠自曹南走書幣及予於順天書謂予曰子良不敏爰自束髮以良家子隸軍籍轉戰南北將四十年碣籍先世積善之舊生還鄉國乃辛丑某月得用侯伯之服之禮展省墳墓考之令甲諸仕及通貴廟與墓俱有碑應用螭首龜趺之制竊不自揆度思得文士之見信於人者譔述之以侈光寵以昭前人以俟百世之下維吾子惠顧之曩予在大梁承乏左曹之都司壬辰之圖外援阻絕危急存亡朝不及夕或有言宿州節度宗室衆僧努之幕客張子良由間道賫奏牘至者都堂趨召問所以來公為言國用安自連水來歸糾合義徒刑牲軟血誓為勤王之舉以游騎旁午跬步千里無敢進奏者子良感激自奮獨與裨將張平夜行晝伏間關百死乃今瞻拜京闕幸疾得歸報無失事機即日召對便座勞賜殷重凡奏牘所請眷倚用安者無不開允符節印綬衣帶弓矢書詔誥命凡繫之左曹者予得與聞之朝議多公機警絕出占對詳盡雖素官無以過嘖嘖稱歎率以遠業期之及公將使指還都人日望東師之至而用安天奪之魄心計蹉跌進退狼狽迄無所成公信義昭著獨為時論所保任故繼有鷹揚騎都尉涂宿節鉞之命予亦備聞之公初北歸介於東明商君孟卿父子及崔君君佐王君安仁兩君以此碑為言蓋公頗知予而予亦嘗望見眉宇於衆人之中願交之日久矣誠得秉筆以相茲役使孝子之情盡諸侯之禮備固所願也其敢以固陋辭維張

民族出范陽其家於縣東仇家里者不知其幾昭穆矣自公曾大父甲而下皆隱德不耀大父臣甫資稟高亮不親細務恤貧乏樂施予又謹於事佛日誦般若為課重惜物命未嘗烹割行及庖湢聞家人茹葷則睨而不食至於丘壠亦為湮沒珪與長女李乘船筏百計訪求僅得祖考遺骸於泥淖之下其瀕於死者屢矣妣宋氏季詩珪純質有父風明昌壬子之夏三水汎溢漂壞廬舍公與宿州帥赫舍哩阿古劾之遮老幼數萬靈壁之園瘟發背死於揚州公在兩淮初非本策重以地土卑濕風俗不相一感念先壟遂有歸鴻高翔之志以戊戌冬遂解全不勝憤會邳徐軍來復警公復與宿帥衆僧努斫全營於蘄縣全憚以身免至遺其金虎符而去未幾公之門排難解紛逐以功名顯者往往而在蓋不至於未能也壬辰正月全劫州民出屯雞口州隨為李敏所據公棄家屬暴死士數十單徑入敏營敏一夕三召公公辭情慷慨感動左右三欲害公而不能也夏全北行

擁麾下數萬衆自泗州北歸大帥以聞隨拜顓制方面之命嘗謂全燕疆界廣闊風土完厚自秦滅六國而郡縣之迄唐中葉盧龍一軍雄視趙魏鬱為大鎮以棗栗之利車騎之盛言之則為用武之國以太行恒山夾右碣石入於海言之則為天地之藏海山沉雄通貫斗極人稟其氣而生或容於其鄉或仕於其國率多魁傑之士至於游談劍俠倔起閭巷間而掉臂於王麗宏傑之士至於游談劍俠倔起閭巷間而掉臂於王遷都統時耕稼既廢道殣相望乃率涿州定興新城戶數千就食東平甲申秋摳衣院檄公遷壽春充防城都提控州將夏全反覆變詐動與公不相合公謀舍去之

人物渺然絶無而僅有也漢車騎將軍之子孫散居汲易間雖譜諜散亡無從考按其風聲習氣歌謡慷慨風流猶存耳公策慮愊憶氣節豪宕其走夏寇使大梁特虧有所試已足以信眉高談無愧天下況乎旅力方剛委任伊始側聞下車睢陽首以增築學舍為事幕府省靜日得近見文儒考論今古衣冠之整潔車騎之閑雅駸駸乎承平禮法之舊他日極其所至宣特長一道將軍而已耶故予既論次先德并以公出處附之欲人知張氏所以起其宗者益如此其銘曰

立木拍松文石龍蛇鬱彼新阡鄉國之華千騎來歸大轟高牙展墓而入州人驚嗟緊張世之先秉心柔嘉播而穫之猶上農之禾月計之則有餘理無僭差西周既東兵連兩河詛耬棘矜奮而橫戈矯矯維公矻立不頗維軍律是從戰功曰多夏寇黠鬃劍佩巍哉食飽而颺誕為盜夸公斫其營壯士無譁慙憤亡幾時化而蝨沙有來同盟脣齒輔車詣闕拜章喪逐衰衰孰為田疇而克負荷公之義聲金石不磨大邦維翰淮海無波公力方剛公壽亦遐相彼發源淵其未涯我卜行營之原當置萬家

臨淄縣令完顏公神道碑

公諱懷德字輔之以小字德遜行族完顏氏隸上京路司屬司武元文烈之從弟克酬封國於趙子希卜襲降國而郡封於金源子阿嚕熙宗朝平章政事子錫訥驃騎尉上將軍義州節度副使即公之考也母曰金源郡夫人郭氏公其子也甫成童以宗子第五從承應走馬局俄遷內承奉班三歷監務用課最調密州倉使衛紹王至寧元年選注臨淄令公生長華腴而能以法度自檢初到官吏民畏公修整謂其中有不可測者及見其不飲酒不畏怒不事苛細不以搒掠立威不三數日上下歡然猶一堂之上矣貞祐二年受代有期而中夏被兵盜賊充斥互為支黨衆至數十萬攻下郡邑官軍不能制渠帥岸然以名號自居讐撥地之酷睚眦種人期

必殺而後已若營壘若散居若僑寓託宿羣不逞鬨起
而攻之尋蹤捕影不遺餘力不二三日屠戮淨盡無復
噍類至於發掘墳墓蕩棄骸骨在所悉然獨臨淄之民
感令君之仁視猶血屬百方藏匿有以合家父子甘就
死地者人心既定確然不移其掩蔽愈更深固如是數
月之久大帥駙馬都尉布薩公統兵而東乃詣軍自陳
都尉知公仁愛所感脫身於萬死不一生之地承制拜
官公南歸之計已決再四退讓乃聽自便是後僑居亳
州無復宦情以宣宗興定五年十二月之三日遘疾春
秋六十終於私第之正寢越三日權厝某所夫人郭氏
亦功臣樂師之女孫封號如其姑子男一人曰從政男
孫三人阿海早卒曰守傑女孫一人嫁須城令
信某早卒曾孫女二人尚幼天興壬辰河南破從政率
老幼千人歸行臺特進公於東平給使帳前承事既久
委之筦庫之任稍遷工匠副官今年閏月今相君度其
付委未盡改本道課稅所副使未幾進副為長且授以
提領之職提領永念先世積累之厚兵亂流離猥蒙特
進公父子特達之遇思所以顯親揚名者唯金源陪葬
大房平章出鎮錦州而薨於鎮葬此州之某山副節度
葬弘政之弘山下臨淄邈在河外誠懼陵谷變遷墓失
其處則遺孤投死無後矣乃遣長子阿海護輀車而北
卜安厝之宅惟須城東金谷鄉之盧泉為吉定為新阡
我先府君是為北遷之祖竊謂私門之事無此為大乃
於省介叅某人以墓碑為請蓋提領君之子壻世昌子
門弟子也故予於君之平生頗知其崖畧君嘗以族屬
授官而不樂仕宦宗室諸老怒其閑放自棄欲強致之
京師君百計求免久乃得遂然亦以覃恩從進義校尉
至昭勇大將軍矣亳下多世官恣縱不法良民或被侵
愁者往往以氣使訶護之識者稱焉亳被兵而軍亂軍
中有挾宿怨謀相圖者主者私以情告君得先事為備
竟免於難迄今身領漕政守英官胡魯女孫適某人循
流測源豈偶然哉銘曰

殷士藺哼厥作裸將亦唯我周王德而不彊遼江汴流
王諜散亡獨金源有傳見於東方見於東方朱芾斯皇
維先世所歸陪燕大房再遷而南邈如投荒喪亂弘多
曠於丞嘗溫序思歸睠言涕滂輒車北轅金谷其藏鬱
鬱佳城松檟有光惟彼臨淄銅墨之良梁肉疲羸紈袴
冰霜惠利所漸愛於桐鄉殆天以慈衛之俾壽而康何
血肉之場而有萬夫之防侃侃嗣侯福艾奇龐對於前
人祇懼弗忘八世相唐本仁壽之梁天道靡常福善其
當我卜廬泉之原萬家其傍

費縣令郭明府墓碑

公諱嶠字子崇族郭氏世家臨潢之長泰曾大父英潛
德弗耀大父願誠遼日進士擢第由左班殿直仕至侍
御史生二子長曰元徽金朝詞賦甲科未仕而終次曰
元弼換遼官亢尚書省譯史遷儀鸞局副使遂占籍大
興左警巡院興陵朝詔舉內外官三十年無過犯者宰
相以儀鸞姓名對且薦其清慎有幹局特旨進階五品
授遼東路轉運副使生二子長曰岐大定十九年進士
釋褐薊州軍事判官車駕東獵聽萬姓縱觀上親問薊
州孰為好官父老合辭以軍事判官對問之他所對如
前上欲擢為朝官以避親換宛平令累遷監察御史戶
部員外郎歷解深單三州刺史終於大名等路按察副
使次則公也公早習舉業知詩文律度以父任試補尚
書吏部掾屬終更調禹城南宮丞再調沂州防禦判官
以廉能升無費縣令資稟孝友臨政仁信篤誠不事表
暴既久吏民安之懽然有父母之愛使者復以廉幹聞
貞祐之亂河朔郡邑在所陷沒費亦受兵公能以計自
脫家四十口逃難解散無復歸顧之望兵退縣治復立
不旬日農民護送公族屬皆獲完聚下迨狗馬無所棄
失同官諸人均被殺掠有不遺嘯類者識者謂公之仁
政驗於此矣公春秋已高無復宦情長子令永寧洛西
山水佳勝衣冠之士多寓於此公與賈吏部損之趙邠
州慶之劉文學元鼎李澤州溫甫劉內翰光甫名流陳

壽卿薛曼卿申伯勝和獻之諸人倘徉泉石間日有詩酒之樂天興元年三月日年七十有六先洛陽臨一日以病終於寓舍官懷遠大將軍上騎都尉汾陽郡開國伯食邑七百戶娶高氏上林署令某之女封汾陽郡君子男四人適祖繼伯氏按察副使房以廕仕為太原交鈔庫使歷陽曲令終於府治中嗣祖以祖廕試補刑部掾自同州録事永寧中升陜縣令入為吏部主事員外郎京西大司農丞天興初授本路安撫使無行大司農分治戶部事今為行尚書省左右司郎中興祖以公廕試補戶部掾今為燕京總府參佐顯祖未仕男孫九人曰崇曰履曰泰曰謙曰豫曰隨曰臨曰觀曰賁女孫五人長適士族涿州王氏次適燕中王氏餘幼在室夫人前公三十年卒祔宛平魯郭里東原之先塋孤子等以壬寅三月日奉公衣冠合葬於汾陽郡君之墓禮也好問往在洛西辱公以篇什見賞且於二子有通家之好見屬墓碑不敢以固陋辭因為論次而系以銘其辭曰

析木天街碣石海壖唐風具存不為遼遷公生其間氣質渾然人門其華詩禮其傳可以登三老賢能之書而屈於吏銓有來銅章仁信藹然淪浹之深人合而天崑岡火炎之日襭貝不捐孝於親而賢友於弟昆而賢孝友而施於政又其賢愷悌君子胡不百年我知岷江之濫觴三百維川大書豐碑識公之阡是維良民吏之墓過者式焉

廣威將軍郭君墓表

貞祐初中夏被兵二年之春兵北歸既破平陽取道大原分軍西六州時岢嵐無主將同知軍州事完顏昭武以城守計訪於君君為言城守固善然自北兵長驅而南燕趙齊魏蕩無完城公獨欲以掌許地抗掃境之兵強弱衆寡無乃不敵乎且守禦有具非倉猝所能辦就使可辦客軍皆有去心驅市人而使之戰果何恃乎兵家有戰有守不能戰不能守唯有避其鋒耳今游騎已入境不早為計則悔無及矣昭武者從君言乘夜以軍

夾老幼走西南龍門茫北兵隨至汾石嵐管無不屠滅
唯岢嵐無所得而還宣撫司録軍功以便宜授嵐谷簿
攝録事至今鄉里皆以一州之命自君得之君諱瑁字
子玉姓郭氏世為岢嵐人唐以來忠武王之子孫散居
汾晉間不見於譜系而得之承傳君益其苗裔也曾大
父晏大父興父詡三世在野然自大父以來以貲雄鄉
曲任俠尚氣樂於周急嘗日出緡錢一千以給丐者如
是數十年故人以陰德歸之君弱冠以律學應選再上
不中議罷舉會明昌官制行乃用良家子明法理慎動
止推擇為吏歷仕州縣久叙年勞授忠勇校尉自嵐谷
簿調隰州知法改平陽知法河東南路行元帥府檢法
無提領猶賞興定元年入為尚書左三部檢法改嵩州
知法遂克行尚書六部主事累官廣威將軍汾陽縣開
國子食邑五百戸以正大二年歲在乙酉正月元日春
秋五十有八終於嵩州之寓舍君天禀渾厚有晉人淳
篤之風自持者甚廉而施予無少厭議獄餘二十年仁
心為質所以致忠愛者無不盡在隰州明劉狗兒者無
罪積年之冤不數語而決閿郡為之稱快寧化頻年荒
歉時疫流行君躬自調護多獲全濟最後主部事危急
之際調度百出君區處餽饟視民力為緩急上官以吏
平陽首被奬拔宣慰使李公仲修亦以恩門之舊時以
書問及焉居伊川既久先以酒交於屏山李先生之純
許司諫道真歸老此州與焉倅之良趙宰壽卿日相追
從徜徉山水間雲屏泛舟見於圖畫其為名流所重如
此身歿之日送葬之人傾動州里行路為之悲愴則君
之生平誠於接物不以貧賤為輕重者於此見之夫人
同郡李氏閨門整肅有婦師之目封汾陽縣君後公八
年歿於襄陽子男五人長曰蛻用丞相高壽公薦試補
隨朝掾屬充平陽孟州兩帥經歷官嵩州刺史次曰仲
彧舉進士次曰擇善棄家為黄冠次曰仲文以君蔭補
遥領西安軍節度副使次曰仲器亦用蔭祇侯承奉班

早卒女一人曰妙延為女官孫五人曰汝霖曰棟曰同寅曰協恭曰和衷曾孫三人皆幼某等將以某年月日奉公之柩祔於郡北天澗南原之先塋歲甲辰冬予過洛西仲文方從事鄧州之行幕介於教授吳子賢溯泗百拜以幕表為請仲文溫淳有縕藉一府之事皆所倚辦擇善操履能正博於玄學道價重一時而竊歎郭氏世業淳雅晉人少見其比推究源委知廣威君之後方興而未艾也乃為論次之而系以銘銘曰

敦兮其純良有自勝之剛溫兮其慈祥無寡恩之傷橫流湯湯身為舟航拯溺於其鄉再世而昌神理孔彰吾文表之尚以發其幽光

潞州録事毛君墓表

君諱景字伯朋族毛氏世家臨清靖康之亂遷大名遂占籍焉曾大父瑜宋成忠郎大父詢金朝初洎弟評同登進士第仕為泗水令官至朝散大夫父大壯廣威將軍永年縣主簿內翰東明王公百一述先德備矣永年

名受攻君方計餽糧而城已陷兵人有君夜斬越兵懼不敢出欲其君盛氣憤激義不受辱大叫觸檻致頭絕得年二十有二日也兵退葬之府城北三里[illegible]原之先塋積官廣威將軍勳騎都尉封滎陽縣男食邑三百戶夫人涿郡王氏泰和名臣大尹脩然之女孫封滎陽縣君畧通書傳事舅姑孝謹訓飭二女動有禮法中表以婦德母儀歸之稟命不融與君同日遇害子男四人居謙明威將軍臨淮簿居政忠顯校尉魏縣五星鎮酒官居仁修武校尉通許酤監喜喜早卒女二人長適千戶喬惟忠次適順天路軍民萬戶張德剛男孫三人漸業進士渙澄皆尚幼初君欲就蔭補而弟廣威將軍敬之年未及君待之數年竟與同解而仕敬之仕宦連蹇累坐課殿被拘君每加營護事過之後慮其不自安不復一語及之兵興以來良家子多從軍君昆弟未嘗別籍丁壯六七輩軍帖下敬之房一子被選其母以征人往往陷沒行坐涕泣君聞而

[illegible]之年以已之子代行女弟嫁上谷畢氏游宦隔闊無上歲時燕樂復見大門之舊雖出侯恩義而德義之力為多順天盛衣冠德義從先生長者授諸經章句駸駸乎性理之學君之世蓋未易量也曩予婦翁提舉君以宗盟之故洎君伯仲通譜牒恩文備至有骨肉之愛奉公夫人之命德義以墓表為請因為論次之君尚多可義如泰山力莫勝唯其舉之孝也能受親髮膚敬所承一許之國刃可陵我思古人得伯朋任重道遠毅以弘

大河無梁豈樂馮以孝則勇信有徵千年華袞取美稱禽息鳥視奚足矜忠臣之門後必興天何言哉理則應

遺山集卷二十九

金　元好問　撰

碑碣

顯武將軍吳君阡表

君諱璋字器玉姓吳氏石晉末有官獻州從少帝北行者又自遼陽遷泰州其子孫遂為長春人六世祖匡嗣遼開府儀同三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陳國公五世祖吳咸雍十年劉霄牓登科仕未達而歿四世祖敬良潛德不耀子讓東頭供奉官贈安遠大將軍即君之曾祖也祖鐸閤門祇候金朝天會中左班殿直考德元貞元中監埻縣烟火公事贈明威將軍妣傅氏濮陽縣太君

君即明威之元子也生七歲而孤養於其姑樂亭齊氏稍長即能自樹立大定十年以廕補官歷遂城滿城四務酒官明昌四年調保州軍器庫使改太原大備倉副使泰和初以六品諸司差監歷城稅課最遷濟南軍資

庫副使轉鄧州草場副使會録事缺員父老狀於州請君攝司事不期月政成郡人以吏能稱焉衛紹王即位用大安霈恩官顯武將軍騎都尉濮陽縣男食邑三百戶因為所親言吾猥以賞延入仕將四十年得不償勞寧不自知徒以先君子蚤世不及通顯故強顏末秩耳今品及列爵當預追錫之典生平之志畢矣今不自止欲何求耶乃投牒請老武勝節度高侯雅知君勤止之曰選法廕子五品例入一差隨有超擢君淹瓮庫久能少忍之且當被百里之命何求去之決耶君不得已起調得監方城稅到官不數日以崇慶元年五月二十五日春秋六十有五終於官舍君資孝友姑氏歿哀過所生識者以為生長見聞宜有加於人者為人誠實樂易重然諾輕施予有以急難來歸者必極力營贍之以故家屢貧然不邮也少日酒不能亂中歲以止飲自誓賓客過門歡宴彌日不見惰容人尤以此多之身歿之日識與不識皆為之嗟惜名士赴吊者數十人其得人心又如此夫人某郡張氏閨門肅睦有內助之効封濮陽縣君後君二十年而歿子男二人長仲侃忠顯校尉次仲傑鄧州教授孫七人曰綱曰維既冠而卒曰綽曰緝曰級皆早卒繼僧未名仲傑將以某年月日奉公之柩歸祔於大興府宛平縣玉河鄉黃村里之先塋歲甲辰冬予過洛西仲傑涕泗百拜以墓碣銘為請仲傑學為通儒德為善人殆維其有之是以似之者乃為論次之并用予之所感為作銘其銘曰

我足天衢彼責守閭我器函牛彼求柱車論族膏腴卒不能以自濡莞庫之須仕無他途選部一拘同滯賢愚然則前日之所謂任子者非敝法也與

忠武任君墓碣銘

前泌陽令任嘉言亨甫狀其考忠武君之行涕泗百拜謂某言先君子棄養十年惟是轉徙南北不得以時安厝今北還矣期以明年春勉卒大事墓當有碣碣當有銘敢以誤述為請某於亨甫有州里通家之舊不可以

不敏辭乃為論次之并著予之所感焉按任氏世為汾陽人有諱才珍者登天會六年進士第由洪洞令入為尚書省令史皇統中坐吏部田侍郎穀之黨歿於貶所田初為朝廷所倚用慨然以分別流品慎惜名器自任羣小積不能平造作飛語構成大獄鍛鍊田以下伏首惡者八人以敢為朋黨誰昧上下擅行爵賞之權皆置極刑自餘除名為民杖決徙遠方者又二十八人明昌初始蒙昭雪洪洞預贈典復朝散大夫生子微以廕補官監惠民司君即惠民之元子也諱德懋字君範資稟醇雅有受學之質弱冠就舉屢為鄉府所薦惠民蚤世事繼母無間言泰和南征以良家子被推擇署軍中千夫長積官忠武校尉已而罷歸閒居鄉里愈更樂易雖在愚幼皆知其為善人君子嘗為人言先大夫以直道立朝橫被羅織自明昌昭雪之後右丞蘇公而下凡二十有六家往往將絕而復續稍微而更盛吾知吾子孫必不獨為神理所遺也乃力課亨甫學其後果以正大

庚寅收世科闕鄉里榮之中歲之後即置家事不問惟日誦般若而已積習既久靈應昭著休咎多前知之避貞祐之亂於鄜於京兆以天興壬辰五月十有六日春秋六十有七終於鄧州之寓舍臨終遺命以所誦經內懷中續息定家人發哀良久復開目云經安在家如言奉之怡然而逝其明了如此先娶柳氏再娶劉氏子男三人長即亨甫次震亨鼎亨皆早亡女一人適士子白季昌皆柳出也亨甫以某年奉君之柩祔於郡西南洪哲里之東原嗚呼朋黨之禍何其易起而屢作也宣政之季蔡京呂惠卿輩至指司馬丞相為元祐姦黨題列其姓名著之金石自謂彰善癉惡可為萬世臣子不忠不孝者之戒碑石甫立隨為雷火所擊惠卿等懼大禍將及乃赦黨人死者復官流徙者復還自今觀之元祐黨禁不過追削竄逐禁其子弟不得至京師而已曾不若皇統之禍之慘也余嘗深求讒夫之心而後知讒之所以為病者益心晦既喪猝為謾疾所乘嘗糞為甘嗅

為香山鼻耳目皆失所守而不自知謾疾不已矯亢
悉嫉俗而為聖瀾始於天地一我舉之古今一我歌為
大山居之不疑也大勞也大獄祖止人端士若不知如
嘗怨期必報而後已苟可以售其術雖殺身滅親亡人
之國有不恤焉者余觀於成敗之變多矣自有天地以
來未有食人而不為人所食者凡為讒夫者其才智類
出於人遠甚寧不知事有必至理有固然乃今至於殺
身滅親亡人之國而莫之卹焉者獨何歟殆受病既深
至於中風狂走雖和扁操萬金良劑亦無如之何耳古
語有之憂心悄悄慍於羣小又曰朕堲讒說殄行震驚
朕師又曰惡利口之覆邦家者蓋聖人之所惡又其所
甚畏者也人無所不至惟天不容僞姦人敗類交亂四
國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不有人禍必有天刑生為天下
所咀嚼死為海內所痛快唯遺臭無窮是所得耳蔡吕
諸人欲以黨議誣天下士而天下反以不預溫公黨為
恥又欲以黨禍絕士大夫之世而後之名卿才大夫賢

宰相皆出於黨人之門然則為朋黨之論者亦未之
悉樂銘曰
善為書者不為而成有才而貴至之是以似之古得推其源王於人
破人者盡當以家為知言

信武曹君阡表

己酉秋九月予以事來燕都行臺參佐曹侯椿年持其
先人信武君事狀再拜涕泗為予言往者過太原嘗以
宗人益甫咫尺之書之故得見顏色時先人始就安厝
欲求阡表以昭示永久而未敢也側聞從者在燕將往
拜之而邂逅於此今願竊有請焉案事狀益甫所譔益
甫字同舍郎其言可信不妄且曹侯之意甚賢故為次
論之君諱元字長卿曹氏世為隰州隰州之以貲雄鄉
里者累十數代矣曾大父秀妣張氏大父繼純賢而有
文以善人獲稱妣郭氏朱氏何氏宋朝散大人某
之女父鎮資仁厚有士風妣靳氏張氏生子五人君其

第五子也韶齠受學年十二孤初父病革獨念君未有所立殊以為憂及父沒君持喪如成人未幾母卒勺水不入口者累日廬墓側至終喪鄉黨稱焉其後兄弟析居君力學自奮不數年博通經傳以至陰陽醫藥法理之學無不精至為人謹厚舉動不碌碌喜賓客好施予周急繼困不責報謝郡長吏而下皆推重焉兄楨既老君事之惟謹疾則躬侍湯藥存拊諸孤更為睠贍有閒之者君不聽曰鄉人不能自存者且當救之況兄之子乎

粟佐軍仕為綏德令階五品得贈君信武將軍某縣男夫人縣太君松年大年俱以兄廕祇候承奉班諸孫皆尚幼孤子等實以己亥十一月十有九日葬君某里某原之先塋夫人祔焉銘曰

孝子之志慈且祥仁者之勇直且剛衣冠堂堂百夫之防無移官之階而有為政之方施於閨門義存義亡凜凜喧喧崑玉秋霜墓石有銘德潛而光我卜曹宗偕隰川其未央

千戶喬公神道碑銘

乎貞祐之兵隰州破羣不逞之徒乘亂剽掠君具牛酒集壯士得千人約曰吾州被兵惟州倖獨存今逆匿他境吾欲與公等立州事迎倖以歸可乎衆曰諾乃安集境內還倖於州羣黨破散遺民賴之以安有欲推君為官長者君義而却之明年大飢民無所於糴君出所餘以救餓者全活不勝計而初不一錢取也興定己卯秋八月二十四日將適終陽遘疾終於途春秋四十四夫人霍氏同郡檢法某之女閨門肅睦內助之力為多君

公諱惟忠字孝先涿州定興人大父恩父順世為農家而以義俠見稱公資稟沉默見於童幼及長驍勇善騎射志膽堅決輩流中少見其比衛紹王大安初北鄙用兵良家子有以戰功取階級奔示鄉閭者公慷慨奮發不甘落其後乃棄家事不問俠游燕趙間貞祐南渡河朔板蕩豪傑競起公從令萬户張公聚族屬鄉曲保西山之東流堝別自為一軍及張君副經畧苗公道潤承制封拜公亦受定遠大將軍恒州刺史居無幾何國兵由紫荊而南張公以馬跌被執而公不知其守東流者如故也大帥以張公至堝下諭公使降公盛為禦備日戰數十合力盡乃降張公先以公為爪牙且嘉其忠憤不撓力為保全益以腹心倚之宋將彭義斌既破東平隨據大名聲勢甚張南北軍待為勍敵無敢試之者一日義斌提銳卒數千北向猝與公遇於真定之南公以騎數百直前挫其鋒義斌懾焉武仙劫殺主帥並山郡縣反為金張公會諸道兵擊之公時攝帥府事將騎五百步卒三千鼓行而西聞敵將保郎山行列方整殆不可犯公謂部曲言歸師而遏之兵家所禁不若設伏山下開其歸路彼得路則無鬬志吾邀擊之取獸於穴得志必矣已而敵兵過公出其不意大敗之如公所料時別將有陷陣中者公以單騎出之不旬日諸叛者日繼降附進逼真定仙懼南奔轉戰逐北遂攻彰德彰德下畧地齊魯駐軍滕州之牙山紅衲軍夜至公獨搏戰奮戈大呼營中驚奮皆殊死鬬衲軍敗走填壑山谷間無慮數百人益都之役宋援兵數萬將及城下公逆戰走之獲軍資甚衆城中軍突出將為掎角公隨以短兵遮擊敵退保不復出大帥會諸將特稱公之勇以褒異之先是張公開幕府滿城公為元帥都監以功遷左副元帥及師還兗行兩安州帥府事移軍唐縣鎮遏西山者累年辛卯冬南渡河戰於陽翟之三峰山明年圍汴梁汴梁圍解公北渡天興軍北渡平章布色攻圍衛州公力戰郤之河南平張公入覲公復攝府事從征淮右

歲甲午朝廷第功張公因陛奏臣之副喬惟忠出入百戰功最多乞加寵擢於是特恩以寶書金符授公行軍千户自是愈自奮勵其破棗陽攻光黃率以先登被賞張公勇而有謀能得士死力每以方畧授公使戰公亦稟而後行故所至克捷幕府統城三十遭離喪亂人物憔悴而能生聚教育使之去愁嘆而就妥安出于翼贊者為多計公之功益不特攻城戰野而已也公生而孤事太夫人某氏孝敬純至問安視膳躬侍湯藥士大夫以為知禮壬寅秋丁内艱適在病中比襄事哀毀骨立用是病增劇竟以丙午年五月二十有七日春秋五十有五終于正寢越某日權厝順天城東之某原娶大名毛氏廣威將軍潞州録事之女閨門肅睦中表以為法子男五人長珪襲公職出屯河南次曰琚順天路人匠總管雄州新城等處長官次琇皆毛出也次璋次琳女五人長適千户賈某早卒次女繼焉亦毛出也次適冦氏餘在室男孫三人女孫一人皆尚幼公美須髯舉止詳雅有素官之風恬於喜怒未嘗見於色每戰勝將佐共為欣快而公初不以功伐自高其攻黃州也宋兵乘昏莫奄至公率鋭卒與戰主帥命舉火視之見青甲而黃馬者戰甚力而不知為公也明日懸賞求之公竟不自言其推讓又如此太夫人素慈仁事佛老惟謹教公毋妄殺重惜物命公亦視母意所在以寬厚從事所捕生口多縱遣之冠氏李君玉先在俘中問知為士人即館之門下令授諸子學古人北面降虜者今真見之常以時俗侈靡相尚中歲以來尤尚純素出入會計見之朱墨者率無浮費之妄然人以緩急來赴者必重為賙給負責則往往折券以貸之識者謂公孝以安親忠以立節義以扞難仁以濟物視履考祥必當敷龐耆艾五福具備令禄不酬庸壽不符德者乃如此天之量報施可易量耶孤子某等以某年月日祔公於東王里之先塋以僕辱在葭莩之末以神道碑為請乃為件右之其銘曰

沈鷙其姿角逐其時鬱無所施豪傑以為資成周既東日薄崦嵫志橫逮之獨障勢一木之弗支義釋嚴顏殆天使之大邦維藩虎臣桓桓爪牙方張而傅之羽翰蛇矛突前奮力如湍堅陳枯株名城殫丸有來創罷疾剛癉孰我敢干北方之強碣石盤盤戰功曰多公與不刊勒銘豐碑以永後觀重侯劬累將戛戛乎厥初之難

千户趙侯神道碑銘

河朔用武之國自金朝南駕文事掃地後生所習見唯馳逐射獵之事莅官政者或不能執筆記名姓風俗既成恬不知恠惟侯在軍旅中日以文史自隨延致名儒考論今古窮日夕不少厭時或投壺雜詠揮麈清坐倡優雜戲不得至其前又子弟之可教者薄其徭役使得肄業而邑文人亦隨而化之行臺所統百城比年以來將佐令長皆興學養士駸駸乎齊魯禮義之舊推究源委益自侯發之侯諱天錫字受之姓趙氏世為冠氏人曾祖諱存金國初官保義校尉祖諱誠明昌中歲飢發粟賑貧為鄉曲所歸考諱林貞祐之亂以鄉豪保冠氏有功大名主帥用便宜授縣令階忠顯校尉歿于王事事見先塋碑此不具載侯即忠顯君之次子也趙為大族大安末侯始弱冠即入粟佐軍補修武校尉監洺水縣酒罷官歸遂為縣防城提控屬大朝兵勢浸盛避於洺水洺州防禦使蘇政召幕下擬克冠氏令耕稼既廢城邑無所恃乃挈縣人壁桃源天平諸山以辛巳春歸大行臺特進公于青崖固行臺聞侯之名隸帳下從征上嘗以功授冠氏令俄遷元帥左都監仍兼前職甲申宋將彭義斌據大名屢以兵來侵人心頗搖侯謂業已事行臺公不可以貳兵勢雖不振姑少避其鋒以圖後舉耳乃率將佐往依大將布堺軍未幾破義斌于真定授右副元帥同知大名府路兵馬都總管事階鎮國上將軍乙酉八月復還冠氏先是故帥李泉為義斌所

攻既降之矣大軍至怒其反復有屠城之議侯救護百
至老幼數萬竟得全活時泉已在大名不數月又結蘇
椿輩納河南軍從宜鄭倜主兵柄日以取冠氏為計侯
每戰每勝氣不少衰某月倜自將萬人來攻侯率死士
乘城力戰三晝夜倜度不能下乘大風晦冥而遁已丑
五月朝于北庭所上便民事皆優詔從之行臺公亦以
其論列且當尤加重焉壬辰正月黃龍璟失利將佐千
餘人被俘侯皆以計活之又明年用行臺公薦宣授行

軍千戶仍賜金符戊戌南征駐兵蘄黃間被病還以庚
子夏五月二十有四日春秋五十終于縣治之正寢娶
杜氏封某郡夫人子男六人長復亨次泰亨貢亨柔亨
萬亨幼未名女二人長嫁東平路鎮撫軍民都彈壓吳
答里甲幼在室侯資重厚造次必以禮事太夫人孝意
所嚮必奉之惟恐不及撫存幼孤皆使有所立孤女亦
擇時貴嫁之在軍中二十年未嘗妄笞一人誅殺不論
也人有以急難來歸者力為賙卹之脫之于奴虜活之

于屠戮者前後不勝算他日有負之者亦不以為意也
初縣經喪亂之後荊棘滿野敝衣糲食與士卒同甘苦
立城市完保聚合散亡業單貧備禦盜賊勸課耕嫁所
以安集之者心力俱盡經畫既定上下如一四境之內
獨為樂土賓客至者燕享慇懃勞問然如太平官府禮成
而退皆相與稱嘆以為侯所長者甚多所以自待者殊不薄又其所與游皆天
下名士氣節之所感激論議之所薰習鷹揚虎視自當
有萬里之望百未一出竟齎志以歿此有識之士所以
深悼而屢嘆也孤子復亨等以某年十二月庚寅朔舉
侯之柩葬於保義里之先塋禮也既已事以子嘗得幸
于其先人辱以神道碑為請予往客平陽者六年歲戊
戌七月以叔父之命將就養于太原侯留連鄭重數月
不能別軍行河平子與之偕分道新鄉置酒行營中夜
參半把燭相視不覺流涕之覆面也明日使人留語云
欲與吾子別而情所不忍唯有毋相忘而已於是疾馳

而去不反顧嗚呼此意其可忘哉乃為之碑而系之以銘銘曰

趙侯翩翩蚤有稱乘時雲風志騫騰伯府選勞迺進登樹之旗旌冠汝懲大縣萬家既分崩疲癃之民侯所矜摩拊不給矧暴陵通亡日耒月有增田野載闢歲載登昔無粗麻今纊纊賓禮師儒講顏曾奕葉子弟前伏膺絃歌洋洋通薛滕東州百城文治興緊誰弘之侯所弘仁心為質莫我能躬不受祉豈所應歟

為除之又孰乘我侯種德既有徵趙方亢宗理可憑咨爾嗣人其敬承

故帥閻侯墓表

辛丑元日予方客東平載之盛為具召予及大興張聖予祁人宋文卿東光句龍英孺鎮人劉子新大原崔君卿渾源劉文季壽春田仲德輩飲於家之養素齋載之先病於酒醫者戒勿飲然其所致客皆名士樂籍又京國之舊飲既洽談謔間作坐客無不滿引舉白者載之懽甚不自顧藉亦復大醉明日疾暴作一仆地遂不起載之資樂易不近貨利與人交無大小能得其懽心以故來哭者皆為之盡哀將葬孤子德榮請于予曰先人得幸吾子前日之飲亦惟子之故今大故矣忍使之隨世磨滅耶予即為叙其平生使刻之石載之姓閻氏先諱輪後有所避改名珍上世有自太原官于上黨者因而家焉考諱謹鄉人以孝直稱娶邢氏生四子載之其第三子也少頴悟知讀書及長仕州縣累至公府掾上黨公開壁馬武砦遣別將李松守潞州壬午三月東平行臺嚴公偕國兵畧地上黨公異懦不能軍乘夜潰圍而遁載之醉不及從明日父老請載之主州事遂以城降行臺授宣武將軍潞州招撫使當是時州人數萬八縣又以千百計非載之知權變則其禍有不可勝言者矣尋有詣于行臺者以為載之多斂部民金而私貯之行臺按籍問之其出入皆有朱墨可尋行臺直之加懷遠大將軍元帥左監軍兼同知昭義軍節度使事先太師

承制封拜載之用行臺薦授輔國上將軍左副元帥貽
義軍節度使佩金虎符且命載之積糧數萬選壯士數
千守潞州馬武軍頻出攻北兵大帥懼守者不能堅乃
命遷州人真定散處滹水之上恒山公仙既降復謀南
歸乃劫載之送馬武上黨公開頗知載之叅佐諸人又
為之出力乃釋不誅放之河南河南破載之復歸行臺
公留之東平載之雖失侯故將而公以賓從處之凡燕
犒賞賜無不預浮沉酒間者十年卒以樂死時年五十
七娶常氏有子二人長即德榮次義榮女一人嫁為進
士王得臣妻卒後三十日權葬府五里之某原銘曰

不崖岸而孤不邊幅而拘不數澤而枯不木石而愚身
為鴟夷日與酒俱憒則以舒燥則以濡虛舟悠然聽其
所如六合蘧廬八荒庭除蝸左區區化而大庭之居亦
何知須臾之非萬期而萬期之不須臾彼有衣而弗婁
有車而弗驅溘死中涂他人是娛顧雖不死殆暴骸露
骼鬼籍而強行者歟

遺山集卷二十九

謹案卷二十八一頁後八行額葉圖舊作訛夷朶
哈濟舊作合只松丹舊作遜丹今並改　二頁
前一行賽瑪爾堪舊作斜迷思干布哈爾舊作
普花兒扎穆噜舊作嗔木連今並改　七頁前
一行衆僧努舊作衆僧奴今改後倣此　九頁
前四行赫舍哩阿古舊作尅石烈阿虎今改
十一頁前五行德遜舊作得孫今改　前六行
克酬舊作劾徹希卜蘇舊作斜不出今並改
前七行阿噜舊作阿魯錫訥舊作習揑今並改
十二頁前六行布薩舊作僕散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脩臣閔惇大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謄錄監生臣任益春
謄錄監生臣李士勳

欽定四庫全書要 集部

遺山集卷三十 三十一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遺山集卷三十

金 元好問 撰

碑碣

濮州刺史畢侯神道碑銘

乙卯秋八月予來自鎮陽東平叅佐王君璋以畢侯叔賢之子之子婿來請曰侯之葬久矣墓當有銘以吾子於侯有一日之雅敢以屬筆使不隨世磨滅為幸也按畢氏本易人其遷永清者不知其幾昭穆矣侯諱某叔賢其字也大父某父某皆以農為業貞祐之亂侯年甫十一從其親避兵至濟南之章丘猝為游騎所馳因逃難散走濟南總管成侯江得侯草間愛其風骨不凡子養之時宰相蕭國侯公摯行尚書省事於東平成侯隸焉侯因被蕭公指使少長知讀書且習於省寺衣冠文物之盛故能自樹立如成人興定戊寅宋軍出漣水益都宣撫使田公琢會兵進擊侯從成侯而東以功補昭

信校尉遥授章丘尉田公知侯姓名署軍中都統張林反山東王崩宋保寧節度李全入據益都用為帳前都統換承信郎遷統制丁亥國兵圍益都城中食盡保寧計無所出閉戶將自經侯排戶直前曰公死城即破大兵一縱城中無噍類矣太師日望公降公降必不死何惜屈一身而不為數十萬生聚之地乎保寧悔悟隨詣軍前太師受其降悉以全境付之而不戮一人竟如侯所料者先相崇進以太師命召成侯成侯從之而西自是奉公周旋戮力一心不間夙夜公信倚之如家人父子佗部曲莫能比也凡畧地于澶淵于淮楚于徐亳于歸德侯無不在亦皆以功遷先相資剛嚴威望素重人有往愬者率以不測為憂侯曲為營護使得自安至於決重刑亦時得與議賞貸未減前後不勝數侯不自言亦無能知者妖人李佛子之獄註誤萬人已會諸鎮兵守之長清三日不與食將盡誅之矣侯言之先相愚民自陷於死尚有可哀其老幼何罪垂死之命恃公如父母一言之重人獲更生之賜何忍坐視而不拯乎先相惻然感動為之別白故候剖決生殺力所不及且以金繒贖之故被僇者不能什三四侯與有力焉事先相首尾十五年行臺得承制封拜自行軍總領遥授鄒平齊河兩縣令衷翼總領提領本路僧道累官宣武將軍癸巳先相命侯復畢氏之姓時其父及妣王氏亂後病歿於章丘邑人以侯故收瘞之至是始備展省之禮立新塋於魯城之東原追贈如故事庚子嗣相莅事以總府都提領出為臨清令丙午復克左總領遷懷遠大將軍遥授濮州刺史求解軍職改營屯都總領以便之甲寅選充本路課稅所長官幹局既優歷練亦久不事苛細而曹務畢舉時議稱焉是歲十二月之二十七日不幸遇暴疾卒於崇仁坊之私第得年五十有五娶納合氏鎮國上將軍鎮西軍節度使思列之女封河南縣君子男一人曰守約業進士女二人長嫁府學生張守謙其幼在室孤子守約以今年正月二十一日舉侯之柩祔

於新塋之次禮也侯性忠厚敬老慈幼出於自然家所有臧獲得於南中之生口者多放之自便一毫無所取與人交有終始終身不言短長皆人所難能然予獨取鬱鬱佳城東澗之阿畢氏有子姬姓故家維侯之初童子執戈童子執戈而大事克荷青社食殫九虎磨牙非排户直前噍類奈何鄭公堂堂高山大河不怒而威有物禁訶侯承事之子職有加敏給赴功而秉心柔嘉從容一言陰慘化而陽和合散扶傷疫拊瘡摩曽是殿屎載笑載歌功歸所天不以自夸若夫興哀無知之場援手高懸之羅計長清之所全活竝青社為尤多不龍不蛇而有賢人之嗟積厚而報不豐神理為差汶耶濟耶其未涯耶公侯之世必復其始者尚信然耶

宣武將軍孫君墓碑

君諱慶字伯善姓孫氏世為濟南人曽大父某大父某

考榮皆隱德不仕君資稟信厚蚤有成人之量鄉父兄以起宗期之貞祐之亂先相光禄公壁青崖山君挈家往依焉以對問當公意得隸帳下公所戰攻降下餘五十城君皆從焉指使既久為所倚信部曲諸人少與為比大名彭義斌乘濟鄆耕稼廢倉無見糧悉衆守之公審度事勢與之連和義斌拜公為長强之而西公密遣騎卒告難于國兵大帥大帥聞報率數千騎來援與義斌遇於贊皇之西山兵刀甫接君獻計於公曰援兵既至我當入北軍以張其勢成敗在此舉幾不可失也公即馳赴之將士氣倍皆殊死鬬大名軍遂潰義斌投死無所尋即授首不數日故地盡復公時承制封拜乃授君忠武校尉濟南府軍資庫使改行尚書省應辦使壬辰遷武畧將軍威捷軍都指揮使兼巡捕事公猶以贊皇之功為未報也再加宣武將軍已亥遷本路鎮撫軍民副彈壓兼行東平府録事君莅事嚴明有能吏稱然性剛直與時多忤卒見罷去今行臺公念君先相舊人

不宜久在退閒復都指揮使及巡捕事未幾以疾告公又惻然憫之且謂君長子天益鄉學知義理氣節不凡命代父仕而君之疾竟不治以某年月日春秋五十有七終於私第之正寢娶薛氏封富春縣君後君八年卒于男三人天益天瑞天寵女一人嫁金鄉縣丞樂珍男孫五人德安翁安壽安世安永安孤子等以某年月日舉公之柩葬於長清縣黃山之新阡遵治命也癸丑之冬予以行臺之召東來天益謂予頗知其先人持府學教授康侯顯之誌文見示涕泗再拜以墓碑之銘為請按康侯所載君所善二人其一兗人劉德潤其一潞人閻載之德潤仕行臺詳議官二十年家無餘財病且歿泣為君言遭離喪亂無歸顧之望曾大父以來皆在白殯身後獨一老嫗在渠安能辦此吾死不瞑目矣君慨然曰吾子無慮我當任其事及德潤歿君為之送終并葬三世一如平生之言此予所親見者載之失侯故將落魄嗜酒身沒之後家貧子幼無以為葬君感念疇昔

營護喪事威儀繁盛祖祭填塞與時貴無異亦予所親見者維君事長如此與人交又如此又得康侯誤述其不朽也必矣尚何俟於不腆之文因辭不敢當天益三請益堅度不可以終辭乃強為論次之其銘曰

冠來攻孰擣其堅君於其間知掎角之權材官蹶張發機其先齊五十城之復與有勞焉馬迄今贊皇之謀弦聲鼕然鬱鬱佳城樂石千年誌以康侯之文貢彼下泉顧雖志節之所自致其亦出於有子而可傳

龍山趙氏新塋之碑

歲癸酉冬十月先太師以王爵統諸道兵長驅而南兵及永清都元帥金紫光禄大夫史公首倡大義建開國之功太師承制封拜命公開幕府駐軍高州又明年春正月破北京龍山降今真定路工匠都總管趙侯振玉在籍中遂隸金紫公幕下侯雅以幹局為公所知選署龍安府庫使改永安令遷軍中都提控乙酉春公遭變

侯及從兄真定府判官真玉脱身走滿城衆推金紫公
季弟玉路萬户帥本軍其六月復真定八月命侯招降
臨城杏樹等砦遂下邢趙兩州州民之在保聚者不啻
數千百家悉復故居幕府啟太師復趙州慶源軍之號
以侯為節度使兼趙州管内觀察使己丑十月改河北
西路按察使兼帥府參謀辛卯秋復授慶源丁酉秋幕
府以侯前後功上於朝宣授今職癸卯冬十月侯介於
同官李稚川周才卿為予言吾趙氏世居保塞以仕遷
大梁五代末有諱匡頴者官至静江軍節度使兼桂州
管内觀察使弟匡衡及八世孫襄疊仕於宋皆至通顯
金朝兵破大梁吾宗例為兵所驅盡室北行至龍山遂
占籍焉雖譜諜散亡而其見於祖塋石誌者葢如此振
玉之曽大父伸隱田間致貲鉅萬娶王氏生大父憲資
倜儻好施予人多以急難歸之娶馬氏生子八人吾父
琳其第四子也幼出大家頗以裘馬自憙為人知義理
排難釋紛有豪俠之風由大父而上皆葬鄉里振玉之

考妣兵亂中權厝縣西佛寺比避兵還而寺屋被焚遂
失藁窆所在振玉去鄉餘二十年歸顧之理既絶感愴
霜露殞身無及向辱我公悞知承乏大郡安習既久眷
焉有桐鄉之戀乃用故事卜於平棘縣西北鄉蘇村里
之南原為顯考衣冠之藏曰者室人冀氏物故因從祔
焉維遠祖自保塞遷大梁既無歲月可考自大梁遷龍
山則僅能志之今南原卜宅亦吾趙宗之大舉不勒之
金石以昭示永久後世其謂我何誠得吾子辱以文賜
之為幸多矣敢再拜以請自予北渡河時過慶源聞廟
學之盛佗州郡莫與為比嘗往觀焉堂廡齋除像儀禮
器遭離喪亂初若未嘗毀而又加飾焉問之諸生葢一
本於侯之經度出貲於家雇庸於民躬自督視寒暑不
少懈數年而後乃克有成固以為賢於時之人遠矣范
蕭兩煉師及衆佐諸人亦皆稱侯滿城之舉竭事君之
節奮復讐之義奬勵士卒輯穆同異裨益之力為多初
莊慶源户不能百為之披荆棘拾瓦礫招散亡立廬舍

勸課耕稼流通貿易西山羣盜時出剽畧侯深入搜討州境晏然及入為參佐豪猾無所顧忌有白晝殺人於市者侯受命再至郡民鼓舞迎勞歌謠載路下車未幾即按殺人者之罪赦怨家婦手刃以報之闔郡稱快故言治郡之効者率以侯為稱首予竊嘆焉嗚呼兵禍慘矣自五季以來明德雅望之後重侯衆將之族糜滅所存曾不能十之一然且狼狽於道路汨沒於奴隸寒飢不能自存者不可勝數也趙氏固名族然先之以靖康之兵繼之以貞祐之亂將絶而復續稍微而更熾暮功報施言之非先世有以開之耶趙侯羣從布列伯府以幹蠱起遂有良民吏之目雖其材幹足以自致推究源委益知世德之自矣夫忠以事上敬以涖官孝以顯親揚名義以慎終追遠是可書也乃為書之且告之曰降福非難所以致之者為難致福非難所以養之者為尤難予閱人多矣長劒拄頤大冠如箕以揖讓人主之前可謂極矣其變也至一簪不得著身河潤九里澤及三族名園甲第布滿州郡可謂盛矣其衰也子孫或不得聚廬而託處是天道特未定也夫端正者必以正其末善始者必以令其終古有之父作室厥子乃弗肯搆蓋有任其責者矣為山九仞功虧一簣亦必有任其責者矣夫江之發源也微至於放而與洞庭彭蠡同波沛而與北溟南海同味特大川三百小川三千有以廣之耳侯年運而往矣更事既多植節亦固誠能廣興學之志充治郡之善進進而不已新新而不既他日冢置萬家室祭三世當有鴻儒碩士如燕公昌黎公者演招魂之辭而紀麗牲之碑至於不腆之文所以記新塋者乃其濫觴耳趙侯其勉諸

冠氏趙侯先塋碑

冠氏帥趙侯錄其世次見屬曰貞祐之季中原受兵先人忠顯君起田間有功於鄉里鄉里推為邑丞太中解公以便宜行諸道升黜縣長佐謂先人統率有方莫有犯之者言之招撫使宗室惟宪乃自丞遷而令大名所

統三州十一縣義軍吾兄顯署軍中都提控弟顒軍民都彈壓仍佩銀符天錫亦以恩例補官於是吾趙宗固以雄視於齊魏之間矣及六龍南駕豪傑並起大名東平皆為大有力者所割據先人介於彊敵之間率創罷之民而為城守計百誘而不變百戰而不沮人事既窮與城俱陷縶之當世孰與倫比天錫既隸令行臺特進公出入行陣頗著微効及再受父任而縣民人力又憊於往時軋於他盜困於凶荒弱而振離而合立官府於攘狄之際闢田疇於榛莽之域重為公所録假之旌節歲丁亥五月乃用故事上於臺承制之命榮及祖禰梁君用之記贈官之事已備之矣惟是數世之殯昭穆具舉松檟百年而有旌紀寂寥之嘆天錫無所似肖蒙賴先世以武弁起身大懼前人之隱德無所發見將遂湮滅宜有文辭以昭示來裔敢再拜以請按趙氏世為縣人宋靖康初侯之曾大父諱存從高宗南渡以騎射得召見數年後北歸換保義校尉鄉人至今以保義名其

居大父諱誠明昌中歲饑民無所於糴以活旁近忠顯君諱林喜賓客好施予負欠之家有貧不能償者率折券以貸之喪亂之後富商往往被掠乞丐道路無歸顧之望君悉資遣之風義所激州里稱嘆故有令丞之舉嗚呼兵興三十年河朔之禍慘矣盛業大德名卿鉅公之後遭罹元元遂絶其世者多矣僅得存者亦顛沛之不暇也趙侯居則食萬家之邑出則為千夫之長年未五十孫息滿前羣從自生齒而上餘七十輩侯之姊氏乘時奮興所握萬夫如臂之使揩錦衣繡帽角逐於草昧之日東西數千里識與不識皆以女王目之益先之以靖康後之以貞祐再涉大變嚮絶而復續稍微而更熾不曰先世之所開則無以考天人之際矣故予樂為之書雖然此予聞而知之者然也侯之太夫人董資善良夙尚內典忠顯君之時中饋之位乃為上僭者所奪於夫人也撝斥如勝侍淩轢如囚虜井臼之事率躬親之如是積三十年夫人推之以夙業堅

之以苦行怡然委順惡言未嘗出諸口晝哭之後僭奪者故在反以其老寡而憐之時往慰藉且敕諸子事之惟謹既沒之後葬祭過禮無降殺之貶夫妬為婦之常而怨亦人之所必報不妬不報直千萬人而一耳況乎其奪也不以怨而以恩其報也不以直而以德不出於強勉不由於沽激傳記所載如是者幾人女有健婦之稱男有時豪之選期願甫及福祿方來乃今野服蕭然脫屣世事躬不受祉其安歸乎予見而知之趙宗之所積在此毋矣因述侯之世并以夫人之事附之侯字受之今為東平左副元帥兼分治大名府路同知兵馬都總管事宣授行軍千戶官鎮國云戊戌歲七月初吉記

西寧州同知張公之碑

公諱榮祖字孝先姓張氏世為獲鹿人曾王父明王父顯父丙三世在野叔父帥府監軍昇少日以良家子充南征軍士貞祐改元之明年六飛南狩真定幕府得用便宜拜官取鄉曲之譽辟監軍為本縣尉及縣改西寧州遷縣令未幾改代為今經畧使史侯所倚信累功至

仙壁雙門遣別將屯抱犢山宣權萬戶親以軍守之隘狹可上者十有八所而山上皆有備禦不便仰攻公期以三日破之乃潛軍由鳥道攀援而上出其不意山軍震蕩謂從天而下投死無所問知公名皆束手自歸黨與未盡者依太行為巢穴在所有之根結盤互時出剽掠旁近之民陰為齎助以紓焚劫之禍嘗乘隙入吾境公測其來設伏擊之軍卒踴躍而戰戮首領一人而擒其副餘衆悉降郡邑倚公為重亦得少安甲午歲大旱

百姓飢窘軍賦減於平時而終亦不辦公出粟代輸之縣當闕輔汾晉驛傳之衝供億倍於他邑公時以財給之歛於民者什纔二三而已不幸遘疾以庚戌夏五月日春秋四十有七終於私第之正寢先期自刻云吾明日日中逝矣已而果然其明了如此夫人同邑戎氏子男二人長曰伋次曰某孤子伋等以某年月日奉公之柩葬於某鄉某原禮也公幼出大家以施于為常事故其周急繼困不計有無賓客過門供給承事一出誠款惟公不出於生長見聞之素而不階於教育講習之益為能自拔於流俗如此雖曰未學君子謂之學矣是可書乃為之銘云

重甲兩韝馳突翩翩唯勍敵是求而與相周旋蛇矛之所溢決莫當其前破骨出鏃不廢笑言一死鴻毛效之所天劒服短後殆先趙之淵刀斗嚴更通曙不眠我軍之所撫臨人為息肩大縣萬家意氣盛年敞屣千金食容四筵弟昆之交嘗有留連者凡所區處吏民奔走從事無敢墮厥言政事裁決訴訟以情為斷不三數語而是非曲直立判未有不敢以武人輕之者公沒其子伋祖繼千歲公葬

其後二十年於今伋輩既冠婚矣公念為叔父所保養

墨而自捐戎行區區乃有士夫之賢惟不學而至於學知氣質之渾全鬱鬱佳城海山之原我銘表之尚以信無窮之傳

兗州同知五翼總領王公墓銘

東平軍民彈壓段遷狀其友王公生平屬予為墓銘曰始遷與王同行伍年相若志相得故嘗約為兄弟王之歿今十年遺女孤弱藁殯不克舉遷將以今年三月十六日遷其柩於憲王陵之東幸吾子為誌之予謂朋友之廢久矣自退之時大夫士以古人自期者不為不多士之相與者宜若無愧然子厚請以柳易播事未嘗行退之極口稱道若將曠世而不復見當時且然尚何望於今之世耶古有之朋友死無所歸曰於我殯又曰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亦可以為成人矣段武人也而能學者所難能之事銘其可辭哉按總領諱德禄北京興中府人世為農家貞祐癸酉以騎兵從錦州將王守玉屯東平辛巳夏東平不守歸令行臺嚴公隸五翼軍以功轉總領凡行臺畧地所在必以之從積六七年遷同知兗州軍州事為人資善柔而戰陣勇捷人少有可敵者甲申五月十五日與宋將彭義斌軍戰被創年三十二以歿一女許嫁日照張左相之孫濆壽其葬也公感念平昔贈以信武將軍云銘曰

宴如其馳湯如其麾馬革自隨非壯夫之悲魂兮來歸汝友是依

五翼都總領豪士信公之碑 并引

大行臺特進公當朔南分裂之際合散亡一同異挈全魏齊魯歸命有司乃得承制封拜麾下諸將剖符錫壤懷黃佩紫者不可悉數今四十年矣凡公與之共功名者往往取奇龍福文之士然乘時偪起徼倖萬一舍短取長為公所録用翕忽變化由鼠而虎者抑多矣公亡悉時拊罷瘵之民恒若不及繭絲所入務以給公上周困亟業單貧奉賓客而已身服補紉之衣家無肉食之奉故一時化之上而偏裨參佐下而閭巷細民莫不畏

公之威而効公之倫弓刀舊習為之一新蓋德風之所偃有不得不然者若夫覆轍知戒迷途隨復嫉貪冒而廉介斂雄夸而信厚捄饑推食臨深援手心之所安非出於矯揉者猶以光祖為稱首云光祖諱亨祚姓信氏光祖其字也魏公子無忌號信陵君子孫因以為氏北史信氏有名都芳字玉琳者以藝術著稱後遂無顯人光祖家上谷葬縣之榆河者不知其幾昭穆矣大父懷陽父慶壽以貲雄鄉里有萬千之目好結交樂施予知名燕雲間光祖幼有志膽不甘落人後貞祐兵興以良家子係軍籍從平章政事蕭國侯公鎮天平蕭公還朝不一二年國世淪敗屯帥不能軍軍遂亂軍中有欲圖光祖者光祖偕鄉曲千餘人壁梁山提控鄭倜來攻前後三數月出入百戰未嘗挂衂聞光祖姓名者皆恐怖毛豎倜敗走自是歸光祖者益衆矣宋將彭義斌據大名聲勢甚張頻以官賞誘降光祖策其坐談終無所成不從以辛巳春歸特進公於青崖公知其可用署五翼都總領佩金符奉檄招降石城為屯田經久之計濟南軍來襲一戰敗之殺獲甚衆壬午守曹州不解甲踰三年事定還帳下公破黃山取恩州先登陷陳光祖之功為多東平食盡公與義斌連和光祖知事勢所在提孤軍涉太行及太師於火炎義斌誅死光祖復從公東還時劉慶福者猶為義斌城守太師進軍慶福敗第功遷同知曹州軍州事官宣武將軍畫疆既定官府粗立且無戰攻之事光祖給使左右特見保任公以兒子畜之公治軍嚴動以軍法從事光祖從容救止多所全活徂徠山司仙統户萬餘因光祖自歸光祖受之秋毫無所犯五翼號為難馭光祖統之久能得其歡心少有被笞罰者軍之族屬萬家散處梁山徂徠之間光祖未嘗輒至所部使有供張之勞生平不治生産至婢無完裘人有以急難告者百方賙卹不計有無生口北渡道殣相望作糜粥以救餓者思欲徧及之其仁心為質多此類也幕府暇日日與文士歌酒相燕樂談笑謔浪不為小

廉曲謹人亦以此多之河南破家所購法書名畫無慮數十百種客至時出展玩欣然忘倦如畜未名之寶聞人談閑閑趙公書法愛而學之落筆即有可觀兒子入小學逾漸買書經史完備雖儒素家少有及者時譽既盛今相君方議擢用不幸遘疾以庚子夏六月二十有三日春秋四十九終於私第之正寢以其年九月十有四日舉公之柩葬於須城縣盧泉鄉金谷山東原之新阡禮也夫人實氏真定甲族婦道母儀中表以為法子男一人世昌須城令女二人長適某氏次適某氏男孫三人曰同寅曰協恭曰和衷皆學舉業女孫一人幼在室世昌受學於予以墓碑為請予謂光祖能教其子學而世昌果以諸生躡戎務今十年大縣萬家調度百出他人筋疲力涸有不能辦者世昌常有餘暇吏曹求代者而不可得生子如此光祖為不亡矣黃金滿籯何足遺哉銘曰

排難解紛朱家俠聞百戰冊勳衛子冠軍收之亲榆

遂有濁涇清渭之分燕趙固多奇士尚有考於斯文

遺山集卷三十一

金 元好問 撰

碑碣

清涼相禪師墓銘

清涼唐慶寺大定中第一代琇公開荆棘立之在兩山間初無所知名琇歿後遂虛席久之西岩德來居德輩流中號為楚楚者又屏山李公為之護持苟可以用力則無不至而亦竟無所成益又一再傳而得吾西溪師西溪道行清實臨濟一枝以北向上諸人至推其餘以接物則又以為大士之賢而文者也山中人舊熟師名及受請無賢不肖皆喜曰相禪師來清涼不寂寞矣當是時諸禪方以貴雄相夸齋鼓粥魚之聲殷然山谷間清涼儉狹僻左僅庇風雨石田不能百畝師一顧盼而雲山為之改色向考者皆自是缺然矣師諱弘

祖照年十九以誦經通得僧服乃恣讀內外書凡十年多所究觀聞虛明亨和尚住普照道價重一時乃盡棄所學而學焉虛明知其不凡欣然納之又十年仍佩其印出世住鄭州之大覺嵩山之少林沂州之普照最後住清涼師勤於接納有諮決之者為之徵詰開示傾囷倒廩無復餘地故雖退居謝事而學者益親之以某年月日示疾終於寢室閱世六十有四夏坐四十有六所度十人曰義曰詰而為上首所證三人曰顯今嗣師席曰靜曰雋所著文集三曰歸樂曰退休曰清涼并錄一卷傳諸方顯等以某年月日奉師遺骨塔於西溪之上以狀來乞銘凡此皆狀所言也初予未識師有傳其詩與文來者予愛其文頗能道所欲言詩則清而圓有晚唐以來風調其深入理窟七縱八橫則又於近世詩僧不多見也及登其堂香火間有程沂州戩名愔問之侍者云師與程遊甚歎歿後歲時祀之予用是與之交嘗同遊蘭若峰道中談避寇時事師以為凡出身以對世

者能外生死然後能有所立生死雖大事視之要如翻覆手然則玅止流行無不可者此須從靜功中來念念不置境當自熟耳時小雪後路峻而石滑師已老力不能自持足一跌翻折而墜同行者失聲而莫能救直下數十尺僅礙大樹而止予驚問寧有所損否師神色自若徐云學禪四十年脚跟乃為石頭所勘聞者皆大笑然亦歎境熟之言果其日用事而不妄也予嘗論師之為人欵曲周密而疾惡太甚人有不合理者必大數之佛然之氣不能自掩平居教學者禪道微矣非專一而靜則決不可入世間學謾廢日力耳及自為詩則言語動作一切以寓之至食息頃不能忘此為不可曉者今年西堂成約予來習靜度此夏比京師歸而師歿矣惜乎欲叩其所知而不及也乃為之銘曰

溪楫層峰萬景前陳而白塔屹乎其中悠然而雲冷然而風頹然而石鬱然而松彼上人者且未泯其音容孰亡孰存孰異孰同招歸來而不可待耿月出兮山空

華嚴寂大士墓銘

師諱惠寂姓王氏西河陽城里人為童子時白其父求出家父定以一子故難之及長於佛書無不讀授華嚴法界觀於汾州天寧寶和尚父歿乃祝髮居孝義之壽聖時年已五十有一矣崇慶初以恩例得僧服俄賜紫遂主信公講席學者日盈其門避兵南來居汝州之普照又遷南陽之鄧城師以華嚴為業手抄全經日誦四帙為課既客居徒衆解散獨處土室中而不廢講說人有問之者云吾為龍天說耳龕前叢竹既枯而華隨采隨生人以為道念堅固之感正大丙戌九月五日夜說世界成就品明日以偈示衆告以寂滅之意且曰何從而來何從而去於是右脇而化壽七十有九會葬萬人

所得舍利及宅靈異甚多此不具錄起塔於普照華嚴
廣陽之大聖舞陽之弘教傳法界觀四人祖登法昌福
柔尼了遇落髮三人幸卯夏四月昌等因比丘尼淨蓮
求予銘其墓蓮即道學郝葉縣之甥父尉南陽秩滿棄
官翁媼及諸弟如漢上龐禪家說師平生於禪那有所
得故不與他義學僧同其言不妄也乃為之銘銘曰
大方無隅涉述則偏攝一切法歸須漸圓究竟云何且
實且權彼上人者言外之傳於華嚴海為大法船一龕
宴居幽祇滿前曾是枯株秀頴鬱然靈塔相望有光燭
天鈴音演法普為大千

墳雲墓銘

南陽靈山僧法雲住在鄉里時已棄家為佛子遭歲飢
乃能為父母輒車就食千里母亡廬墓旁三年號哭無
時父歿亦然山之人謂之墳雲旌其孝也元光二年冬
十二月夜中僧給請師求講法界觀明旦出門見庵旁
近雨雪皆成花大如杯盌狀居民聞之老幼畢集其在

瑇瑁上者皆持去文士為賦詩道其事又山之東水泉
不給用講學者患之一日寺西岩石間出一泉衆謂純
孝之報也世之桑門以割愛為本至視其骨肉如路人
亡師孝其親者乃如此然則學佛者亦何必皆棄父而
逃之然後為出家耶師臨汾人姓劉氏七歲不茹葷十
一出家于洪洞之圓明師僧智真二十五且戒受義學
於廣化僧慧學禪於韶山義公來南陽主崇勝之觀音
院住靈山為之起報恩寺以正大三年冬十二月十五
日壽六十四示疾而化弟子四人覺懿行思行了為上
首明年起塔於山前劉鄧州光父師鄉曲也知師為詳
托予銘其墓予以劉為不妄許可者乃為之銘銘曰

孫伯英墓銘

伯英在太學時所與遊皆一時名士故相程公日新判
河南伯英居門下甚愛重之貞祐初中原受兵朝廷隔

絶府治中高庭玉獻臣接納奇士號為衣冠龍門大尹復興基之會有為非語者云治中結客將據河以反遂為尹所構凡所與往來者如雷淵希顏王之奇士衡辛愿敬之俱陷大獄危有一網之禍伯英出入府寺人為出死力者多故得先事遁去依殷輔之商州變姓名從外家稱道人王守素會赦乃歸貞祐丙子予自太原南渡故人劉昂霄景玄愛伯英介予與之交因得過其家登壽樂堂飲酒賦詩尊俎間談笑有味使人久而不厭伯英時年四十許困名場已久重為世故之所摧折稍取莊周列禦寇之書讀之視世味益漠然矣予意其本出將家氣甚高已折節為書生束以詩禮優柔饜飫偶以縕籍見名其鬱鬱不能平者時一發見如縛虎之急一怒故在世已亂天下事無可為思得毀裂冠冕投窮山海以高蹇自便日暮途遠倒行而逆施之古人或為抱關或仕執鞚或妄從博徒賣漿者游其盡皆出於無聊賴之至耳非本志也又明年客有來崧山者云伯英真為黃冠師矣正大庚寅十月十九日歿于亳之太清宮春秋五十有一因即其地葬之始祖堅國初以軍功贈龍虎衛上將軍隴州刺史祖汝楫武畧將軍魯山令父鈞武義將軍昌州鹽使司判官室劉氏前歿于璋壻同郡王好禮伯英初名邦傑後改天和孫氏雄州容城人居雒陽四世矣銘曰

馬逸要駕犢健破車霸畧所貪世議之拘我足天衢彼責守閭我材明堂彼求侏儒蚩蚩之與曹而昧昧之與居俱腐草木孰別以區千百載而下或有攖蓬而問者又焉知其輕世肆志自放於方之外以耗壯心而老歲月歟

紫虛大師于公墓碑

有為全真之言者衛致夷狀其師離峰子之行請予為墓道碑曰始言離峰子事長生劉君年未二十便能以苦行自立丐食齊魯間雖腐敗委棄蠅蚋之餘食之不少厭不置廬舍為定居計城市道塗遇昏莫即止風雨

寒暑不郵也吾全真家禁睡眠謂之煉陰魔向上諸人有脇不沾席數十年者吾離峰子行丐至許昌寄止岳祠通夕疾走環城數周日以為常其堅忍類如此嘗立城門之側有大車載棗秸而過者棗觸其鼻忽若有所省懽喜踴躍不能自禁為一老師鎖閉空室中三日乃止初不知書自是日誦數百言示之老莊隨讀隨講如迎刃而解不數年徧通內外學作為歌詩伸紙引筆初若不經意皆切於事而合於理學者至今傳之為人偉儀觀器量寬博世俗毀譽不以關諸心獨於周急繼困解衣輟食恒若不及也南渡後道價重一時京師貴游提黥亳州太清宮賜紫虛大師離峰子之平生大畧如此致夷將以某年月日葬師於洛陽長生觀吾子嘗許以銘幸卒成之予在三鄉時嘗嘗望見離峰子於衆人之中及官東南離峰子亦嘗寓書求予為錄章封事予雅知若人樂與吾屬游思欲叩其所知而未果也且致夷求予文有年矣今年復自聊城走數百里及子於濟上待之者又累月予病懶於筆墨若謂有疑於其師不然予於離峰子何疑哉子聞之今之人全真道有取於佛老之間故其憔悴寒餓痛自黥劓若枯寂頭陀然及其有得也樹林水鳥竹木瓦石之所感觸則能事顧脫關律自解心光燄然普照六合亦與頭陀得道者無異故嘗論之夫事與理偕有是理則有是事三尺童子以為然然而無是理而有是事載於書接見於耳目往往有之是三尺童子不以為然而老師宿學有不敢不以為然者予誤夷堅志有平居未嘗知黥晝一旦作偈頌肆口成文深入理窟者三數人黥卒販夫且然況念念在道者乎張內翰敏之離峰子舊也敘其歌詩曰師自以其言為道之棄物今所以傳者欲知此老林下百胝塵中幾蛻耳又曰悠然而風鳴汎然而谷應彼區區者或以律度求我是投天籟以宮商而責渾沌之斲丹青也吾友孫伯英河洛名士在太學日出高河南獻臣之

門若雷希顏淵辛敬之愿劉景玄昂霄其人皆天下選伯英與之游頭角嶄然不甘落其後一見師即北面事之竟為黃冠以歿張子所敬而孫子所愛也二君子且然予於離峰子何疑哉乃為之銘離峰子諱道顯出於文登于氏初隱觀津女几之桃花坪過洛陽得劉君蒼廬葺居之是為長生觀住太清宮三年避壬辰之兵於盧氏漆水公迎致鄧下饑以疾終春秋六十有五離峰其自號云

分食雞豚託處鼉蛇視身冠警自干罝羅樂有加耶年可遐耶所持者狹而所獲奢耶豈無考槃在澗之阿木苽草衣召來天和急而張之弦絶奈何學道之難成使人咨嗟曰婦姑勃磎交喪則多千日之功或棄於毫末之差彼避險而就夷背實而趍華拱璧以先駟馬不免於道夸若人者不潰於流不磷於磨始於同氣闕弓終以大方為家顧雖有墓於此安知其不冠青雲而佩飛霞也耶

天慶王尊師墓表

尊師諱志常姓王氏恒心道人其自號也世為秀容西山水馬里人年十六七許時牧牛羊田間一道人曰來相就既與之熟問汝肯隨我往天壇否天壇神仙洞府勝似此間師雖幼聞之頗亦愛樂道人者即挈之而西是日薄暮至一城忽失道人所在問其地乃濟源也又問去天壇遠近人云百餘里耳師自度無所歸明日徑往入陽臺宮道衆問所以來師具言道衆駭其為異人挈之能一日千里是夙有仙分留為香火童子八年乃歸父母謂其死已久悲喜交集因送之天慶觀事王大用佐材尊師資稟重厚不妄言笑冠服朴素若不以世累為懷而內敏殊甚間讀史傳略知古今成敗留意醫藥必以先所驗者告之天慶唐以來福地廢於貞祐之兵及官府立尊師率其屬力為崇建規制峻整遂為一州之冠兵間暴骨狼藉無復收瘞宣撫使劉公易假師緣契為哀丘而祭之州里尤歸重焉尊師生大定壬午

又再閱二十九年顏渥丹須眉皓白飲食如少壯人容至與談承平故事歷歷可聽識者謂異人得師童丱中必謂他日為受道之器故置之仙聖所廬敦勵者又今既效矣以庚戌冬十一月十有八日沐浴易衣召弟子告以後事留頌而逝某日寧神於州西北原守冲等為植碑于用所知者為之銘銘曰

至人翩翩坐凌八遐惟其識初平於芻牧故不以長房縮地而為夸道之所存不於泰奢必有敦厲耆艾之士乃克負荷彼浮偽而淫采我悃愊而無華道如自擇當孰舍耶使大方之家而無若人亦奚貴於大方之家

冲虛大師李君墓銘

其畀也全其守也專以人合天以極乎自然若人者吾不知其寂滅為樂如佛子之順世緣耶抑將乘泠泠之風化栩栩之蝶與至人而仙也

通真子墓碣銘

通真子諱志安字彥容出於陵川秦氏大父諱事軻通經博古工作大字為州里所推重父諱畧字簡夫中歲困於名場即以詩為專門之學自號西溪道人詩殊有古意苦於琱斲而無迹可尋當代文士極稱道之生二子通真其長也自蚤歲趣尚高雅三舉進士而於得喪澹如也避亂南渡西溪年在喜懼親舊以禄養為言不獲已復一試有司至御簾罷歸正大中西溪下世通真子已四十遂致家事不問放浪嵩少間取方外書讀之以求治心養性之實於二家之學有所疑質諸禪子久之厭其推墮混漾中而無可徵詰也去從道士游河南破北歸遇披雲老師宋公於上黨畧數語即有契嘆曰吾得歸宿之所矣因執弟子禮事之受上清大洞紫虛等籙且求道藏書縱觀之披雲為言喪亂之後圖籍散落無幾獨晉州者僅存吾欲力紹絶業鋟木宣布有可成之資第未有任其責者耳獨善一身曷若與天下共之通真子再拜曰受教乃立局二十有七役工五百有

奇通校書平陽之都以編之其於三洞四輔萬入千餘
篇補完訂正出於其手者為多乃增入金蓮正宗記烟
霞錄繹仙錄仙鑒傳附焉起于酉盡甲辰中間奉祝朝
旨借力貴近尊合補綴百萬並進卒至於能事頽脫真
風遐布而通真子之道價益重於一時矣通真子記誦
該洽篇什敏捷樂於提誨不立崖岸居玄都垂十稔雖
日課校讐其參玄學受章句自遠方至者源源不絕他
主師席者皆竊有望洋之嘆實藏既成之五月為徒衆
言寶藏成壞事關幽顯宴宴之間當有陰相者今大緣
已竟吾其行乎越二十有五日夜參半天無陰翳忽震
電風烈大木隨拔遽沐浴易衣蛻形于所居之樗櫟堂
得年五十有七高弟李志實等以某月日奉其衣冠寧
神於天壇之麓披雲之命也所著林泉集二十卷行於
代往予先君子令陵川予始成童及識通真子之大父
閑居崧山與西溪翁為詩酒之友者十五年通真子以
世契之故與予道相合而意相得也故志實輩百拜求

稱年未三十考妣俱喪因棄家入道師事玉峰周君伐

圓明李先生墓表

先生諱志源姓李氏邠之三水人幼有至性宗黨以孝

薪供水執役不少倦積三數年周君憫其勞使之游歷諸方至醴泉與同業者結茅以居全真家樂與過客餌道院所往至者如歸嘗歲飢資用乏絶先生辟穀數旬以供給來者其先人後已類此又十有八年乃築園堵於三水李氏家三年人莫見其面周君知其有所得也召之還遂主玉峯觀并以法席付之號曰圓明子先生資稟醇正寡於言論行已接物始終如一時人以其仁鄙周至故有慈孝之目周君亦以為無愧其名也正大末闕中受兵先生避地雒陽及河南破僑寓東阿者數年初周君以重陽煉化之地號活死人墓者蕪廢已久每欲葺居之歲甲午闕輔畧定先生乃緣其師雅意率法兄弟諸人分遣徒衆力為經度之是為重陽成道觀營建未幾即命駕西還先生既老道價益重學者嚮慕過於玉峰時以丙午秋八月之五日春秋七十有一反真於成道之中堂以故即其地葬之明年夏四月先生之同業潘志元周志靜門弟子陳志清來新興踵門致謁以先生墓表為請曰吾圓明老師營成道訖功將就太原謁文吾子期以秋七月即途而以事不果行遺命吾屬使必成夙志其眷眷于吾子者如是聞吾子亦以普照范君幕府正之王君之故知其名能不以文字使少見於後乎予因問三子者圓明既以名取我以文託我意其臭味必有相同者其言句可得聞乎三子者曰圓明臨終沐浴易衣會法屬與之訣有求遺教者第告之以清淨無為不染不著而已已而復求詩頌圓明麾之曰吾平生未嘗弄筆墨設強作一語非留病人間乎且近世諸師文編達者猶將以為筌蹄況萬萬不相侔者乎言終怡然而逝圓明平實如此何言句之有哉予止之曰子休矣圓明所得吾得之矣乃為之銘其銘曰

舌吐而吞馳馬追奔孰愈於目擊而道存夫惟不闕鍵而閉是謂玄玄之門終南之原若人復其元始於補劓息黥乃今拔本而塞源蓋予許之以忘言之契故以其

不言者而為知言

通玄大師李君墓碑

明昌承安間文治已極天子思所以敦本抑末厚天下之俗既以經明行修舉王礪逸賓張建吉甫文商伯起輩三數公官使之矣至於道家者流潔已求志有可以贊清淨之化者亦特徵焉最後得通玄李君天下翕然以得人歸之益君天質冲遠蟬蛻俗外出入世典而無專門獨擅之蔽從容雅道而無山林高蹇之陋一時名士如竹谿党公世傑黄山趙公文孺黄華王公子端皆以道義締交於君大丞相苹國胥公於人物慎許可及為君作贊至有百世清規之語則君之流品為可見矣

君諱大方字廣道世為汾西人父以醫為業母管氏妊十二月夢神人捧日照其室已而君生弱不好弄言語動作率非嬰兒所當有者家人異焉七歲入道師冲佑觀道士郭師禮學有夙昔能日記千言年十二以誦經通得度即辭師往趙城讀書天寧道院積力既久遂窮藏史之祕至於六經百氏之學亦稱淹通大定初遊閩中道風謖然有騫飛不羣之目講師郝君道本名重一時一見君即以大器許之及郝被召君佩上清三洞祕籙主盟泰雍者餘二十年泰和七年春詔以君提點中都太極宮事賜號體玄大師俄被旨以祈嗣設大醮君嚴恭科禁方士誕幻之語未嘗一出諸口徒以精誠感通遂有萬鶴下臨之應百官表賀文士亦多贊詠召對稱旨又召入禁中訪道君儀觀秀偉占對詳雅玄談疊

疊聽者忘倦章宗特敬異之衛紹王大安初召君馳驛詣嶽瀆投金龍玉冊為民求福賜雲錦羽衣仍佩金符加號通玄大師所至靈應昭著此不具載貞祐南渡君還居鄉邑因自號北山退翁苹公鎮平陽以歲旱請君致禱車轍未旋而澍雨霑足時人以神人許之壬午秋避兵清凉山一日布卦得剥之上九噗曰吾行矣明日游騎至擁老幼萬人下山君為門弟子元慶言吾將安歸乎朝家以我為有道者猥以徵書見及寧當負之耶

而輩第往毋念我為也乃策杖入深谷卧大龕下怡然而逝春秋六十有四實元光元年九月二十二日也兵退元慶等奉公衣冠葬於某所癸卯冬子自燕都還太原道出范陽君之族孫閻持蕭鍊師公弼所録事跡以墓表見屬曰吾祖墓木已拱而旌紀寂寥誠得吾子誤述以著金石傳永久死不恨矣敢百拜以請某謝曰自予為舉子時熟君名欲造其門然以愚幼未敢也幸當以不腆之文託君以傳其何敢辭乃為論次之其銘曰

處士素隱方士誕荒天厚遁玄畀之玄網相彼少微出此蓂方姑射之山草木有光可陽可陰以柔以剛千仞壁立屹乎堂堂雖有拱璧駟馬不失其燕處之常已浸稽天一簣莫障所謂伊人柴立中央自古皆有死獨有道者為不亡望君蓬萊海日蒼涼千年一歸裴回故鄉勒銘墓石維以志衣冠之藏

藏雲先生表君墓表

先生諱從義字用之族袁氏世為廣鄉著姓母娠十二月而生且有神光照室之異幼沉默不好為童子劇及長儀觀秀偉音聲如鐘識者知其不凡年十九入道師事玉峯胡先生于金玉峯道風儒業名動京師年八十章宗特徵授禮官先生盡傳其學通經史百家旁及釋典亦稱該洽而於易學蓋終身焉初親舊以先生龍蟠鳳翥有雲漢之望勸之就舉選先生薄於世味不之屑也中條靈峯觀唐賢羅通舊隱歲久頹圮不庇風雨先生率同志麻長官平甫共葺之命高弟喬知先象之居馬結茅此山之王官谷近司空表聖休休亭故基是為藏雲道院先生因以藏雲自號種竹餘三十畝山田二頃足充賓客之奉先生道價既重州郡長吏到者率詣山門致謁禮部閻閻趙公周臣內翰屏山李公之純每見必厚相慰藉玄以詩什為贈中朝名勝如史季克王隆吉羅鳴道李欽止吉仲器馬元章王可道許德臣元禮昆季皆就傳易道自餘成業于先生之門者又不知幾何人矣先生資樂易行已接物得於吾孔孟書者為

如禮外里稱焉里中孤幼不能自存者先生收養之躬自教督使有受學之漸既長又為之婚娶如是十餘輩其後俱有所成雅好醫術病者來以藥請賴以全濟者甚衆兵後歲飢民無所於糴盡出餘粟以贍貧者或時出鄉人爭延致之談經誦道言笑彌日凡今世道家祭醮章奏皆鄙而不為嘗獨行山間遇異人自稱衡岳主者蕭正之謂先生三世學道乃今有成吾於蓬山仙註院見吾子名氏却後當為孝廉貞淨仙人代鄭雲叟為少室伯主司真洞天言記失所在然先生自以為不敢當也正大甲申朔方兵再畧蒲解先生避亂山陽史華國家已而保聚被攻先生義不受辱顧謂弟子言吾往矣乃閉息土室中怡然而逝年六十六時二月十有四日也猶子致中等葬之山麓之南所著易畧釋列子章句莊子畧解雲巷妙選方傳於世始予罷內鄉致中介於劉鄧州光甫丐予文以表先生之墓及官京師見閘公亦以為言并以挽詩見示明南喪亂因循未暇而予心未始忘也丁未春為城事所以為天下所高可得聞乎邦彥言藏雲隱節可以配古人而器量可以奉至尊吾不知其他予捧手曰有是哉乃為次第之其銘曰

山澤與之臞道味與之腴翩翩獨征遊物之初謂當風岸絶出而莫可接乃温乎其玉如以君為黄冠師耶合煉之刀圭穰禬之綿絶又非句漏令寇謙之之徒況乞靈於緑囊進技於黄襦勸義人倫之先盡雖救水之餘洗心有經先天有圖絶學我傳宿惑爾祛以君為縫掖生耶胡不繁文以拘而膩膏以濡嗒焉尸居奮而亨衢塞為缻壺震驚八區其卷其舒其知其愚之人也吾無以命之殆方内之外而方外之内者歟

告山贊禪師塔銘

龍興汴禪師為予言汴落髮於告山贊公承事五六年始避兵而南北歸贊公去世已久師生於正隆初而歿於興定之末年年過六十但以喪亂之後時輩凋喪師之行事無從攷按至於卒葬時日亦不能知今所知者特某甲未南渡時事耳吾子嘗試聽之師諱法賛出於兗州侯氏自幼出家事磁陽明首座大定間以誦經通得僧服即以義理之學從事根性頴利同學者少所及游叅扣詰洞見深祕得法於告山明和尚嗣法靈岩才師即大名魯孫也出世住告山方世路清夷禪林軌則未改師道風韻然為諸方所重再住兗州之普照州僚信都路公宣叔文翰之外兼涉內典與師為淵法之友師開堂宣叔具文疏朝服施敬繼為先大夫薦冥福禮有加焉其為中朝名勝所推服如此汴老矣尚能記師沉嘿自守不以文字言語驚流俗為門户計住持不務營造學者雖多迄無授記者行義如是而使之隨世磨滅門人弟子實任其責竊不自揆度敢以誤述為請幸

吾子惠顧之不宵交於汴公者三十餘年矣汴南遷後嗣法虛明亨公在法兄弟最後嘗印可於臨濟一枝亭直上不為震風凌雨之所摧偃龍興焚蕩之餘破屋數椽日與殘僧三四輩灌園自給不肯輕傍時貴之門予嘗以五言贈之有大道疑高謇禪枯耐寂寥益頭茅一把繞腹蔑三條之句意其孤峻自拔如此必有所從來循流測源乃今知所自矣因畧記贊公遺事故叅及之歲丁巳夏五月二十有五日河東人元某書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謄錄監生臣李士勳

欽定四庫全書卷三十二

集部

遺山集卷三十二

金 元好問 撰

記

令旨重脩真定廟學記

王以丁未之五月召真定總府參佐張德輝北上德輝既進見王從容問及鎮府廟學今廢興何如德輝為言廟學廢於兵久矣徵收官奉行故事嘗議完復僅立一門而已今正位雖存日以傾圮本路工匠總管趙振玉方營葺之惟不取於官不歛於民故難為功耳於是令旨以振玉德輝合力辦集所不足者具以狀聞德輝奉命而南連率史天澤而下曉然知上意所嚮罔不奔走從事以貲以力迭為佽助實以己酉春二月庀徒蕆事龜勉朝夕鏝漏者補之邪傾者壯之腐敗者新之湫隘者飾之裁正方隅崇峻堂陛廟則為禮殿為賢廡為經籍祭器之庫為齋居之所為牲鼏之厨而先聖先師七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十于二十四大儒像設在焉學則為師資講授之堂為
諸生結課之室為藏庶庖湢者次焉高明堅整營建合
制起敬起慕于是乎在乃八月落成弦誦洋洋日就問
學胄子漸禮讓之訓人士脩舉選之業文統紹開天意
為可見矣既丁酉釋菜禮成教官李謙暨諸生合辭屬
好問為記以謹歲月竊不自揆度以為仁義禮知出於
天性其為德也四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著於人倫
其為典也五惟其不能自達必待學政振飾而開牖之
使率其典之當然而充其德之所固有者耳三代皆有
學而周為備其見之經者始於井天下之田井田之法
立而後黨庠遂之教行若鄉射鄉飲酒若春秋合樂勞
農養老尊賢使能攷藝選言之政受成獻馘訊囚之事
無不在又養鄉之俊造者為之士取鄉大夫之嘗見於
施設而去焉者為之師德則異之以知仁聖義忠和行
則同之以孝友睦婣任恤藝則盡之以禮樂射御書數
洼言詖行凡不足以輔世者無所容也故學成則登之

王朝敢陷畔逃不可與有言者則捷之識之慧則棄之
為匪民不得齒於天下民生於其時出入有教動靜有
養優柔饜飫於聖賢之化日加益而不自知所謂人人
有士君子之行者非過論也或者以為井田自戰國以
來掃地矣學之制不可得而見之矣天下之民既無以
教之將待其自化歟竊謂不然天佑下民作之君師夫
豈不欲使之正人心承王道以平治天下其獨厚於周
而薄於世乎由周而為秦秦又盡壞周制燒詩書以愚
黔首而黔首亦皆從之而愚借耰鋤而德色取箕箒而
詐語抵冒殊扞熟爛之極宜莫秦民若也高帝復以馬
上得天下其於變狂秦之餘習復隆周之美化亦不暇
給矣然而叔孫典禮僅出綿蕞之陋陸賈詩書又皆煨
燼之末孰謂斲琱為璞者乃於不旋踵之頃而得之寬
厚化行曠然大變興廉舉孝周暨郡國長吏勸為之駕
者項背相望是則前日所以厚周者今易地而為漢矣
況乎周制雖亡而出於人心者固在惟厭亂所以思治

惟順流易於更始始於草創而終之以潤色本末先後遞相為用為周為漢同歸於治何詳畧遲速之計耶洪惟大朝受天景命薄海内外罔不臣屬武克剛矣且以文治為永圖方夏甫定垂思選舉念孤生之不能自存也通經之士悉優復之應儒業之無以善繼也老成宿德使以次傳之深計遠覽所以貽丕顯之謨而啟丕承之烈者蓋如此王府忠國撫民一出聖學比年實禮故老延見儒生謂六經不可不尚邪説不可不絀王教不得不立而舊染不得不新順考古道講明政術樂育人材儲蓄治具修大樂之絶業舉太常之墜典其見於恒府廟學者特尊師重道之一耳夫風俗國家之元氣學校王政之大本不塞不流不行不止癰老扶杖思見德化之成漢來美談見之今日益兵興四十年俎豆之事不絶如綫獨吾賢王為天下倡是可為天下賀也故樂

公長言之子孫故在生長見聞不替問學尊師重道習以成俗泰和以來平章政事壽國張公萬公蕭國侯公摯參知政事高公霖同出於東阿故郡學視他郡國為最盛如是將百年貞祐之兵始廢焉先相崇進開府之日首以設學為事行視故基有興復之漸今嗣侯蒞政以為國家守成尚文有司當振飭文事以贊久安長治之盛敢不黽勉朝夕以效萬一方經度之始或言阜昌所遷乃在左獄故地且逼近闌闇湫隘殊甚非絃誦所

東平府新學記

宜乃卜府東北隅爽塏之地而增築之既以事聞之朝庀徒蔵事工力偕作首祀禮殿堅整高朗視大邦君之居夫子正南面垂旒被衮鄒兗兩公及十哲列坐而侍章施足徵像設如在次為賢廊七十子及二十四大儒繪像具焉至于棲書之閣豆籩之庫堂宇齋館庖湢庭廡故事畢舉而崇飾倍之子弟秀民脩舉選而食廩餼者餘六十人在東序肄教官梁棟孔氏族姓之授章句者十有五人在西序肄教官王磐署鄉先生康曄儒林祭酒以主之蓋經始于壬子之六月而落成于乙卯六月初五十一代孫衍聖公元措嘗仕為太常卿癸巳之變失爵北歸尋被詔搜索禮器之散逸者仍訪太常所肄禮直官歌工之屬備鐘磬之縣歲時閱習以宿儒府參議宋子貞領之故鄆學視他郡固為獨異乃八月丁卯侯率寮屬諸生舍菜于新宮玄弁朱衣佩玉舒徐畔落之禮成而饗獻之儀具八音洋洋復盈于東人之耳四方來觀者皆失喜稱嘆以為衣冠禮樂盡在是矣越翌日學之師生合辭謂僕言嚴侯父子崇飾儒館以布宣聖化承平文物頓還舊觀學必有記以謹歲月幸吾子文之石垂示永久僕謝曰老生常談何足以陳之齊魯諸君之前顧以客東諸侯者久猥當投簡之末俎豆之事固喜聞而樂道之何敢以不敏辭興造之蹟已辱件右之矣竊不自度量輒以有所感焉者著于篇嗚呼治國治天下者有二教與刑而已刑所以禁民教所以作新民二者相為用廢一不可然而有國則有刑教則有廢有興不能與刑並理有不可曉者故刑之屬不勝數而賢愚皆知其不可犯教則學政而已矣去古既遠人不經見知所以為教者亦鮮矣況能從政之所導以率于教乎何謂政古者井天下之田黨庠遂序國學之法立乎其中射鄉飲酒春秋合鄉樂養老勞農尊賢使能致藝選賢之政皆在聚士于其中以鄉大夫嘗見于設施而去焉為之師教以德以行而盡之以藝淫言詖行而盡之以藝淫言詖行詭慝之術不足以輔世者無所容也士生于斯時揖讓

酔酢升降出入于禮文之間學成則為卿為大夫以佐王經邦國雖未成而不害其能至焉者猶為士猶作室者之養吾棟也所以承之庸之者如此庶頑讒說若不在時侯以明之撻以記之記之而又不從是敝陷畔逃終不可與有言然後弃之為匪民不得齒于天下所以威之者又如此學政之壞久矣人情苦于羈檢而樂于縱恣中道而廢從惡若崩時則為揣摩為押闔為鉤距為牙角為城府為穿窬為攫為盖藏為較固為乾沒為面諛為力詆為貶駁為譏彈為姍笑為凌轢為瘢瘢為睚眦為構作為操縱為麾斥為劫制為把持為絞訐為妾婦妬為形聲吠為厓岸為階級為高亢為湛靜為張互為結納為勢交為死黨為囊橐為淵藪為陽擠為陰害為竊發為公行為毒螫為蠱惑為狐媚為狙詐為鬼幽為怍魁為心失位心失位不已合謾疾而為聖癲敢為大言居之不疑始則天地一我既而古今一我小疵在人縮頸為危怨讀薰天泰山四維吾術可售惡惡不可寧我負人無人負我從則斯朋違則斯攻我必汝異汝必我同自我作古孰為周孔人以伏膺我以發冢凡此皆殺身之學而未若自附于異端雜家者為尤甚也居山林木食澗飲以德言之則雖為人天師可也以之治世則亂九方皐之相馬得天機于滅沒存亡之間可以為有道之士而不可以為天子之有司今夫緩步闊視以儒自名至于徐行後長者亦易為耳乃羞之而不為竊無根源之言為不近人情之事索隱行怪欺世盜名曰此曾顏子思子之學也不識曾顏子思子之學固如是乎夫動靜交相養是為弛張之道一張一弛游息存焉而乃強自矯揉以靜自囚未嘗學而曰絶學不知所以言而曰忘言靜生忍忍生敢敢生狂縛虎之急一怒故在宜其流入于申韓而不自知也古有之桀紂之惡止于一時浮虛之禍烈于洪水夫以小人之中庸欲為魏晉之易與崇觀之周禮又何止殺其軀而已乎道統開矣文治興矣若人者必

當戒覆車之轍以適改新之路特私憂過計有不能自已者耳故備述之既以自省且為無忌憚者之勸侯名澄七歲入小學師名士龍江張某證自讀誦至剖析義理者餘拾年行聖必其為特達之器以其子妻之迄今為名諸侯二君子有力焉是年九月朔旦河東元某記

博州重修學記

博之廟學當泰和中州倅遼東王遵古元仲之所建元仲有文行道陵謂之昔人君子者也甲申之兵民居被焚州將閻侯義以廟學州宅龍興寺殿土木之麗甲于一州特以兵守之其後廟學獨廢不存今行臺特進公凡四境之內仙佛之所廬及祠廟以五十城長東諸侯之無文者率完復之故學舍亦與焉防禦使莊平石侯青彰德總管兼州事趙侯德用乃以行臺之命葺舊基之餘而新之大其正位又為從祀之室于其旁至于講誦之堂休宿之廬齋廚庫廐無不脩具經始于某年之某月落成于某年之某月文石既具趙侯請予記之予竊有所感焉博自唐以來為雄鎮風化則齊魯禮義之

舊人物則魯連子華歌駱賓王之所從出在承平時登版籍者餘三十萬家其民號為良善而易教特喪亂之後不能自還耳雖然豈獨此州然哉先王之時治國治天下以風俗為元氣庠序黨術無非教太子至于庶人無不學天下之人幼而壯壯而老耳目之所接見思慮之所安習優柔于弦誦之域而饜飫于禮文之地一語之過差一跬步之失容即赧然自以為小人之歸若犯上若作亂雖驅逼之從臾之誘引之有不可得者矣故以之為俗則美以之為政則治以之為國則安且久理之固然而事之必至者蓋如此嗚呼王政掃地之日久矣戰國吾不得而見之得見兩漢斯可矣兩漢吾不得而見之得見唐以還斯可矣唐以還且不可望況于為血為肉之後乎喪亂既多生聚者無幾蚩蚩之與居倀倀之為徒亦有教焉不過破梁碎金胡書記詠史而已前世所謂急就章免園冊者或篇題句讀之不知矣後

生所習見者非白晝攫金則穿人于國門之外取其篇帶而誶語借耰鉏而德色奏人之抵冒殊扞賈子之所為太息而流涕者益無足訝由是觀之父子夫婦人倫之大節亦由冠屨上下之定分冠而屨之屨而冠之非正名百物則倒置之敝無所正父不父子不子夫不夫婦不婦必肇修人紀者出而後有攸叙之望矣況草昧之後道統方開明經者例有復身之賜而此州將佐首以興起學官為事士之有志于此道者其喜聞而樂道之宜如何哉故為記其興造之始末且以學校之本告之曰有天地有中國其人則堯舜禹湯文武周孔其書則詩書易春秋論語孟子其民則士農工賈其教則君令臣行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婦睦朋友信其治則禮樂刑政紀綱法度生聚教育冠婚喪祭養生送死而無憾庠序黨塾者道之所自出也士者推庠序黨塾所自出之道而致之天下四方者也由是而之焉正名百物肇修人紀者尚庶幾焉如曰不然則爾愛其羊我愛其禮以是學為告朔之餼可也

趙州學記

趙州廟學初廢于靖康之兵天會以來郡守趙公其始立廟殿而任公其增築學舍泰和名臣陵川路公元為門為廊廡為講堂土木之功乃備自貞祐南渡河朔喪亂者餘二十年趙為兵衝焚毀尤甚民居官寺百不存一學生三數輩逃難狼狽不轉徙山谷則流離于道路廟學之存亡亦付之無可奈何而已戶牖既壞瓦木隨撤當路者多武弁漫不加省上雨旁風日就頹壓識者惜之歲癸卯真定路工匠總管趙侯慨然以修復為事發貲于家顧工于民躬自督視不廢寒暑裁正方隅崇峻堂陛斜傾者起之腐敗者易之破缺者完之漫漶者飾之曾不期年截然一新若初未嘗毀而又有加焉者乃八月上丁諸生釋菜如禮衣冠俎豆駿駿乎承平之舊予過慶源嘗往觀焉問所以經度者郡人高德茂等合辭道其然且請予記之予以為學宮之廢久矣儒學

之士雖有任其責者亦以為不急之務矣比歲郡縣稍有以興學為事者率有由而然力致勢劼劇甚調度僅能有成怨讟盈路所謂可為美觀而不可以夷考也趙侯不出于強率不入于承望崇儒嚮道自拔于流俗者如此則在于學古之士其喜聞而樂道之宜何如哉故為記之且告之曰吾道之在天下未嘗古今亦未嘗廢興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際百姓日用而不知大業廣明五季之亂綿絶不施而道固自若也雖然庠序學塾先王之所以教後世雖有作者既不能復有所加亦豈容少有所損羊存禮存此告朔之餼所以不可廢也夫興學儒者事也用武之世而責人以儒者之事不可也異時時可為力可致而使學官有輸為園蔬之嘆不必以前世趙任路三使君為言視今趙侯能不少媿乎侯名振玉龍山人先節度慶源有良民吏之風其與文士游益其素尚云

壽陽縣學記

近代皇統正隆以來學校之制京師有太學國子學縣官餼廩生徒常不下數百人而以祭酒博士助教之等教楶之外及陪京總管大尹府節度使鎮防禦州亦置教官生徒多寡則視州鎮大小為限員幕屬之由左選在外縣則令長司學之成壞與公廨相掖受故往往以增築為功若仕進之路則以詞賦明經取士預此選者多至公卿達官捷徑所在人爭走之丈治既洽鄉校家塾弦誦之音相聞上黨高平之間士或帶經而鋤有不待風厲而樂為之者化民成俗槩見于此自大安失馭中夏板蕩民居官寺燬為焦土天造草昧方以弧矢威天下俎豆之事宜有所待也甲辰之春予歸自燕雲道壽陽知有新學往觀焉見其堂廟齋廡若初未嘗毀而又加飾焉者問所以然諸生合辭曰吾邑舊有廟學元祐中知縣事張不渝實更新之既乃廢于貞祐甲戌之兵大變之後民無百家之聚縣從事李通李天民者竊

有修學之議而病未能也會臺牒下于壬寅之冬課所在舉上丁釋菜之典乃得偕令佐暨縣豪傑諸人經度之益三年而後有成久欲謁文吾子以紀歲月顧以斗食之役之故而無以自達也子謂二三君言公輩寧不知學校為大政乎夫風俗國家之元氣而禮義由賢者出學校所在風俗之所在也吾欲塗民耳目尚何事于學如曰如之何使吾民君臣有義而父子有親也夫婦有別而長幼有序也則天下豈有不學而能之者乎古有之有教無類雖在小人尤不可不學也使小人果可以不學則武城之絃歌當不以割雞為戲言矣子行天下多矣吏姦而漁吏酷而屠假尺寸之權朘民膏血以自腴者多矣崇祠宇佞佛老捐所甚愛以求非道之福頓呻顧盼化瓦礫之場為金碧者又不知幾何人也能自拔于流俗崇儒重道如若人者乎且子所言無以自達者亦過矣興學之事賢相當任之良民吏當為之賢相不任良民吏不為曾謂斗食吏不得執鞭于其後乎

代冠氏學生修廟學壁記

冠氏廟學貞祐初知縣事魯仔所增建泰和中主簿折元禮畫七十二子像喪亂以來民居皆被焚燬而廟學獨存歲乙未右副元帥趙侯憫其頹圮復為完補之學之制初亦儉狹侯就為料理而作新之意益未已也侯崇儒重道出于天性在軍旅中亦常以文史自隨一府之人若偏裨若府吏皆隨而化之興學之事特其濫觴耳嗚呼吾邑為大縣久矣在承平時登版籍者餘三萬家僑寓之民又倍而三之學校大事也前後歷數十政非無賢令佐而乃因甲習陋漫不加省百年以來能崇起之者唯吾侯與魯折三人而已可勝嘆哉某月日縣學生黃逸民記

葉縣中嶽廟記

河南中鎮所在在所率有祠廟以奉嶽祇葉距嵩三百里而近獨無有也邑門之南百舉武少折而西有地焉直居民之衝顧望崇顯父老規為嶽祠舊矣泰和末太原祈人樊道真始以邑人之意而經度焉地本故堤廢圮已久荆棘瓦礫蛇鼯所舍樊身執畚鍤剗治蕪穢實以板築百日而廟基成邑之人知其堅固可恃也乃羣起而助之實鄉豪張祐猱寧秦商人党珪為之倡廟既成祁人有以白石為中嶽像欲輦而止者道真請而事之而有不懲獨於事神若有所儆焉何耶儆福于方來迹罪于已然百求而百不可得然終不以百不可得而廢其所以求也富貴光榮壽考繁昌人既有以求諸神忠信孝弟庶讓篤實神亦有以望于人吾嘗見夫世俗之所事神者矣崇祠宇嚴像設刲羊豕具儀衛巫覡倡優雜然而前拜跪甚勞迎送甚勤求神之所以望于人者無有也陰害賊詐刮利次骨利之所在無復天理公噬潛搏難得是期內人于溝不恤也血人于牙不饜也志得而意滿則曰我求于神神報我者如是也故搏噬愈獲報謝愈豐禱求愈奢香火未收而陰害賊詐之心已沸然于胸中矣此百虵神牛鬼之所不忍臨而謂岳祇之聰明正直者而臨之乎記有之雖有惡人齋戒沐浴可以事上帝謂小人之不可以事神不可也豈弟君子求福不回好是正直介以景福謂神之可欺尤不可也嗚呼神有固然三尺童子所能知而人有不能知者特溺于貪而不能自還耳惜乎莫有以三尺童子之所知者而告之也癸未之夏予過昆陽進士韋仲安道樊之意欲得吾文以記其經營之始故為書之且告以福不可徼禍不可逃也如是庶幾來者有所儆焉

扁鵲廟記

扁鵲隨俗為變過咸陽為無辜醫邯鄲為帶下醫洛陽為耳目痺醫益嘗至周其有廟于此則不可考也廟再

以元豐八年成里之人事之惟謹病者必來以藥請杯
校間有得香灺埃煤若丸劑然者吞之病良愈閭里間
相傳以為神斗酒塊肩禱謝日豐積習既久莫有能正
之者鄉豪張乙居其旁葺而新之土木有加焉正大元
年之八月也自扁鵲飲上池水三十日而知物其事固以
秘怪而不常故虛荒誕幻被于末流千百年後而未止
也雖然耳目之所不接故常理之所不拘神膏傳創靈
丸起廢見于傳記者多矣又安可必其果無有哉故嘗
謂扁鵲至人也自言其方可以解肌裂皮決脉結筋湔
浣腸胃澈滌五臟練精而易形矣至於世之陰忌賊詐
貪饕攫拾心魂斲喪若醉若狂懵然而不能自還者百
千為羣日相過乎前為扁鵲者獨不能隨俗為變練精
而易形使之為平直安舒廉讓潔清之人乎若夫疾病
則禱聖人所不廢誠以感神祭則受福冥冥之間當有
陰相者盍亦無以靈丸神膏為也此之不為區區之香
灺埃煤自夸于閭巷細民之間以為神嗚呼其亦兒童

劇而已矣豈世之所望于扁鵲而扁鵲之所以為扁鵲
者哉

長慶泉新廟記

鄧之西百里而遠是為內鄉之東鄙有山焉岡巒起伏
與淅鄂諸山絡脉相屬而為之殿其麓二泉灌田千畝
有奇泉之上有龍祠耆舊以為禱之有雨暘之應旁近
之民有以飲羊牛浣裙裾者泉輒匿而遷焉考之辨方
無所知名俚俗所稱訛繆失實且不雅馴今以其地名
之長慶泉正大丁亥予承乏是邑夏五月赤旱近百日
凡縣境之名湫無慮數十所奔走禱祠卒無感通道路
嗷嗷無望來秋有此泉為言者予率父老詣焉幣祝甫
登雲氣四合車轍未旋而澍雨浹明年里之民作新廟

之于禱祠不幸而不見答自咎而已幸而應焉則亦不
敢以為功今也不德其何以致然將適與雨會歟影響
之報益不如是之捷也天之恩與威令龍實尸之油然

而雲殷然而雷不崇朝而雨天下利于物者豐則享諸
已者厚道家所言恍惚之外神龍之所居瑶宮璿室萬
舞在庭金支翠旄紛敫輝映雖首出萬物奉以四海九
州有不足進焉者山夫谷民乃以一畝之宮牲不揜豆
而祠之豈度德審功報稱之道哉聞之天即神神即人
人即天名三而誠則一東鄰之牛不如西隣之禴祭實
受其福凡以恃吾誠而已不然所持者狹所求者奢彼
乘雲氣而游天地之間是區區者寧足以留其一盼耶

正大己丑九月日

三皇堂記

老子職柱下史閱人代之久其述伏羲神農黃帝氏以
來有太上下知有之其次親之譽之論郤康節因之
亦謂皇與帝為千萬世之人其次第蓋如此自三墳為
吾夫子所刪三聖人者與天同功乃無德業可攷見醫
家者流謂神農一日嘗七十毒與岐黃至真大要三墳
書特止于此今其論故在本于大道之說而究乎生死

之際然於三聖人所以仁後世者纔土苴耳太原醫師
趙國器謂吾業當有所本也即其家起大屋立三聖八
像事之以歷代名醫岐伯而下凡十人侑其坐棟宇既
備像設既嚴介於太谷李進之請予為記始予甚難之
以謂天地不仁芻狗萬物聖人躋民仁壽之域民物安
逸若道自然雖莫知所謝可也或曰有萬世之利者享
萬世之報亢倉楚所居年穀豐穰物無疵癘其鄉之人
且相與尸而祝之社而稷之況與天地同功者乎雖報
本反始非閭巷所得專而泝流窮源或旦暮如有遇祖
而祀之其誰曰不然夫趙子世於方伎餘百有五十年
矣守之以恒業用之以戒心謂一毒妄攻五兵莫慘耿
耿自信臨之以神明吾知是家於人之命為甚重矣是
可記也於是乎書之國器名天用今為惠民局直長壎
工張天秀國器之子履道知讀書異時當以儒素自拔
于流俗云己酉初吉新興元某記

崔府君廟記

唐崔子玉府君祠在所有之或謂之亞岳或謂之顯應王者皆莫知其所從來府君定平太宗時為長子令有惠愛之風本道採訪使與長子尉劉內行弗備且有贓賄之鄙時縣有名虎府君謂二人者宜當之已而果然及一孝子為所食乃以牒攝虎至使服罪一縣以為神而廟事之世所傳蓋如此廟之在陽平者有年矣貞祐之兵燒毀幾盡東平副元帥趙侯以其父之志為完復之其成也侯命予以歲月記故為書之傳曰有功於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此不為小德小善者言漢丞相忠武侯之歿蜀人求為立廟朝議以禮秩不聽百姓遂因時節祭之道陌上言事者或謂可聽于成都立之安樂公不從習隆向充拜章言巷祭野祀非所以存德念功若盡順人心則瀆而無典建之京師又偪宗廟止可令其近墓為之所親以時設祭故吏欲奉祀者皆限至廟斷其私祀以從正禮於是始從之為廟於沔陽從是觀之漢人於忠武侯其難之也如是況其下者乎且夫郡縣之良吏血食一方見于今者多矣然卓茂則止於密魯仲康則止於中牟朱邑則止於桐鄉召父杜母則止於南陽蓋未有由百里之邑達之天下四方如府君之祠之侈者也高門之蕩然廣殿之渠然衮冕之巍然侍衛之肅然雖五帝之尊且雄無以進使其止於為土木偶焉斯可矣或有物焉則將疾走遠引逃避之不暇矧敢馮几負扆以當天下四方臣僕之敬乎嗚呼祀典之壞久矣惟祀典壞而後撤淫祠之政舉喪亂以來天綱弛而地維絕人心所存唯有逃禍徼福者在耳惟逃禍徼福者在故兇悍毒詐有時而熄若曰淫祀無福非其鬼而祭之為諂爾所敬非吾之所當懼彼將蕩然無所畏忌血囊仰射又何難焉使梁公而在吾知前日江淮之舉有不暇施于今日者矣故併及之使人知侯之意有在

遺山集卷三十二

遺山集卷三十三

記

鄧州新倉記

金 元好問 撰

觀察判官曹君德甫以書抵某云武勝一軍雄殿南服重兵所宿無倍諸道故廩庾之積尤為吾州之大政今漆水公之鎮是邦也至之日即以新倉為事度材于山賦庸于兵心計手授百堵皆作蓋經始于正大六年之八月而斷手于八年之四月文石既具子為我記之某以為天下之為食者莫勞于農而莫不害于農農之力至于今極矣噓牛而耕曝背而耘十人之勞不能給一人之食水旱霜雹螟蝗蟲蠹凡害于稼者不論也用兵以來調度百出常賦所輸皆創夷之民終歲勤動不得以養其父母妻子而以之佐軍興者兵則恃農而戰農則恃戰而耕朝廷旰食宵衣惟穀之恤勸農冠蓋相望于道廩人之制非不具備而有司或不能奉承精粗之不齊陳腐之不知度量之不同簿領之不一收貯之不謹啓閉之不時訶禁之不嚴檢察之不恒冒濫之不究請託之不絕一隙所開百姦乘之百家之所斂不足以給雀鼠之所耗一邑之所入不足以補風雨之所敗四方承平粒米狼戾時然且不可況道殣相望之後乎然則有能為國家重民食而謹軍賦者業文之士宜喜聞而樂道之也唯公為徐為陝為鳳翔為京兆為洛陽盡力民事二十年于茲知民之所難知戰之所資知廢政之不可不舉知積弊之不可不去是役也易腐敗為堅整廣狹陋為宏敞增卑濕為爽塏葺道壅為開廓環以復垣鍵以重扃撮有經新陳有次暵曝有所檢視有具出入有籍巡衛有卒條畫周密裁截若畫一萬箱踵來千倉日盈陳陳相因如岡如陵望之巍然有以增金城湯池之重京師仰給于是乎張本其屬吏也知公為詳故并著其設施如此四月二十三日儒林郎南陽縣令

武騎尉賜緋魚袋元某記

南陽縣令題名記

為縣難為南陽尤難由漢以來千百年居是邦者不知其幾何人獨名杜有父母之稱其餘則有問姓名而不知者可謂尤難矣自功利之說行王伯之辨興墮窳者得以容其姦而振厲者無以盡其力蓋嘗疑焉仁人君子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與夫安靜之吏恫愒無華日計不足月計有餘者理誠有之然唐虞之時有之古人以為吏猶賈然賈有賢有愚賢賈之取廉

際司空則平水土后稷教民稼穡徒則敬敷五教在寬士明于五刑虞則若予上下草木鳥獸伯典禮夔典樂龍納言三載考績三考黜陟幽明君臣相勑率作興事必于成而後已謂之不計其功也而可乎漢宣帝之治樞機密而品式具上下相安莫敢苟且政平訟理固出于良二千石德讓之風至于摘奸伏擊豪右敢悍精敏者焉快如刃之發于硎者亦多矣三代之民治漢之民亦治孰王孰伯必有能辨之者嗚呼道喪久矣名杜之政豈人人能之唯稍自振厲不入于墮窳斯可矣若夫碌碌自保寂寥而無所聞去之日使人問姓名而不能知雖居是邦謂之未嘗居是邦可也年月日某記

吏部掾屬題名記

吏部為六曹之冠自前世號為前行官屬府史由中後行而進者皆以為榮焉國朝故事掾屬之分有左右選右選之在吏曹者往往至公卿達官然不能終更者亦時有之古人以為吏猶賈然賈有賢有愚賢賈之取廉

日計不足月計有餘愚賈之求無紀極舉身以徇貨反為所累者多矣此最善喻者自風俗之壞上之人以徒隸遇佐史甚者先以機詐待之廉恥之節廢苟且之心生頑鈍之習成實坐于此夫以天下銓綜之係與夫公卿達官之所自出乃今以徒隸自居身辱而不辭名敗而不悔甚矣人之不自重也乃錄南幸以來名姓凡若干人刻之石孰善孰惡孰由此而達孰由此而敗觀者當自知之得以監焉正大二年五月日儒林郎權國史

院編修官元某記

警巡院廨署記

汴京官府寺舍百年以來無復其舊車駕南渡百司之治往往以民居為之如兩警院之繁劇緊要者亦無定所焉夏津宋侯之領右院也以為吾之職有前世長安洛陽令之重其權則又右內史之所分乃今僑寓于編戶細民之間余也不敏就得以倥傯為辭後之君子奚賴焉陛級之不崇何以示民寢處之不飾何以待賢貴賤無章上下混淆則又非所以謹官常而彰上命也乃以故事請于縣官久之得故教授位于樂善坊之東教官廢久屋為民居疇漏邪傾風雨弗庇侯以暇時易而新之治有廳事寢有堂奧廚庫井廐以次成列外周以垣內鍵以門不私困不公滯益百日而後成即以其事屬余記之竊嘗謂治人者食于人勞其心者逸其身于此有人焉朝夕從事使斯民也皆得其所欲安民安矣至于吾身之所以安則謂之私而不敢為夫豈人情也哉履屐之間可以用材鼓鐘之末可以觀政若曰此猶傳舍耳不足用心于其間君子以為不智可也故予樂為書之侯名九嘉字飛卿權進士甲科文采風流照映一時歷高陵三水藍田扶風四縣令皆有能聲云正大二年五月日儒林郎權國史院編修官元某記

創開濤水渠堰記

州倅定襄李侯介于教官劉浚明之深以濤水新渠記為請曰濤水之源出于雁門東山之三泉過繁畤遂為大川放而出忻口並北山而東去僕所居橫山為不遠上世以來知水利可興故嘗興之由宋爾朱氏而下凡三人焉尔朱丘村人家有賜田百頃因以雄吾鄉役家之僮奴欲從忻口分支流為渠鄉之人以是家公為較固之計莫有助之者且姍笑之因自沮而罷大定戊子無畏莊信武喬公號稱十萬喬氏者度其財力易于興造復以渠為事開及日陽里農民以盜水致訟有避罪而就死者事出于曖昧甲乙鈎連無從開釋役夫散歸

至以水田為諱承安中吾里齊全義率鄉曲大家按喬公故迹欲終成之而竟亦不成僕不自度量以先廣威嘗與鄉共事思卒前業賴縣豪傑鄉父兄子弟欣助之歷二年之久僅有所立蓋經始於壬寅之八月起湯頭嶺西之白村上下逾六十里經建安口乃合流又明年之三月既望合鄉人預議洎執役者置酒張樂以落之老幼忻快驩呼動地出乎昔所望之外宜有文辭以垂示永久幸吾子留意焉余以謂立功立事必天時人事合而後可然繫于人事者為尤多曩余官西南鄙之屬邑多水田業户餘三萬家長溝大堰率因故蹟而增築之而其用力有不可勝言者試一二考之夫水在天壤間為至平且善利萬物而不爭有餘者損之不足者補之時乃天之道無并之家力足以制單貧而賄足以侮文法身私九里之潤人無一溉之益者多矣以至平為不平不爭為必爭補有餘損不足傷水之性逆天之道覆車之轍前後相接田野細民有敢復與大豪共公者

乎矧夫非大變之後無不爭之田非屢豐之年無供役衆力一善而無萬夫鼛勞而有亡窮之利若李侯者其

可謂有志之士矣雖然水利之在吾州者非特滹河而已也出東門一舍少折而南由三霍而東盡南邢之西其間無井邑無聚落無丘壟特沮洳之藥而已誠能引以山林為小隱能定能應不為物誘出處一致喧寂兩忘故以朝市為大隱耳以予觀之小隱於山林則容或有之而在朝市者未必皆大隱也自山人索高價之後欺松桂而誇雲壑者多矣況朝市乎今夫乾沒氏之屬脅肩以入市疊足以登壟斷利嗜長距爭捷求售以與傭兒販夫血戰於錐刀之下懸羊頭賣狗脯盜跖行伯夷語曰我隱者也而可乎敢問晝之所以隱奈何曰鬻書以為食取足而已不害其為廉以詩酒遊諸公間取和而已不害其為高夫廉與高固古人所以隱也子何疑焉予曰予得之矣予為子記之雖然予於此猶有未滿焉者請以韓伯休之事終其說伯休賣藥都市藥不二賈一女子買藥伯休執價不移女子怒曰子韓伯休邪何乃不二價乃歎曰我本逃名乃今為兒女子所知

市隱齋記

吾友李生為予言予游長安舍于婁公所婁隱者也居長安市三十年矣家有小齋號曰市隱往來大夫士多為之賦詩予欲得君作記君其以我故為之予曰若知隱乎夫隱自閉之義也古之人隱于農于工于商于醫

棄藥竟去終身不返夫婁公固隱者也而自閉之義無
乃與伯休異乎言身之文也身將隱焉用文之是求顯
也奚以此為哉予意大夫士之愛公者強為之名耳非
公意也君歸試以吾言問之貞祐丙子十二月日河東
元某記

惠遠廟新建外門記

晉溪神曰昭濟祠曰惠遠自宋以來云然然晉祠本以
祠唐侯乃今以昭濟主之名實之紊久矣不必置論蓋
魏齊而下晉陽有北門之重山川盤結士馬強盛天下
名藩巨鎮無有出其右者此水去城纔跬步間耳山之
麓出兩大泉噴薄湍駛流不數步遂可以載舟檝滙為
巨陂派為通渠稻塍蓮蕩延袤百餘里望之令人渺焉
有吳兒洲渚之想若濟源之清曠蘇門之古澹濟南之
秀潤以知水者言之皆吾餘波之所及也太平興國初
漢入於宋城闕雖毀而風物故在旁近之民擅灌溉之
利春祈秋報惟神之為歸割牲醲酒日月不絕宮庭靖
深丹碧紛耀遺臺老樹朱樓畫舫承平游覽之盛子兒
時尚及見之廟舊有殿有別殿有廊廡有門貞祐之兵
迄今三十年雖不盡廢而腐敗故暗極矣創罷之人迫
於調度故未暇補葺父老過之有潸然出涕者南北路
驛使賓抵高侯天輔憫外門之頹毀也力為新之起于
辛丑之正月而成于其年之七月請予記之予謂昭濟
廟之在吾晉有決不能廢者然其廢而興之則存乎人
焉爾夫一門之役固不可謂之全功異時有以全功自
任者安知其不自高侯發之是可紀也故樂為之書明
年五月吉日新興元某記

順天府營建記

清苑置于隋開皇末歷唐五代為鄭州屬縣宋境與遼
接故改為保塞重兵所宿常倍高陽諸戍金朝既都燕
陞縣為州州仍以保名縣則復清苑之號且置順天節
度一軍太行諸山東走遼碣盤礴偃蹇挾大川以入于
海而州居襟抱之下壁壘崇峻民物繁夥鞏轂而南最

為雄鎮貞祐初中夏受兵遂例有覆隍之變今萬戶張侯德剛之起定興也初保西山之東流堨肆經畧苗公累功至永定軍節度使權元帥右都監及苗公為其副賈瑀所害侯慷慨憤發期必報瑀會麾下何伯祥獻苗公符節即推侯為長事聞興定戊寅五月以侯留守中都行元帥府事國兵由紫荊而下侯率所部陳于狼牙嶺馬跌為所執大帥以侯骯髒無所屈義而釋之且復舊職矣招降零郡威信並著遂下雄易安保諸州留戍滿城西山豪傑皆授印號為部曲兵勢大振滿城隘狹有不能容者歲丁亥乃移軍順天以遏信安行劃之黨時順天為燕城者十五年矣侯起堂使宅之故基將留居之隨為水軍所焚侯曰盜所以來揣我無固志耳堂復成吾且不歸矣于是立前鋒左右中翼四營以安戰士置行幕荒穢中披荊棘拾瓦礫力以營建為事適衣冠北渡得大名毛居節正卿知其材幹強敏足任倚辦署為幕府計議官無領衆役侯心計手授俱有成算正卿悅于見知勞不言倦底蘊既展百廢具興承平時州民以井泉鹹鹵不可飲食為病滿城之東有南北泉南源于此二泉合流由城外濠出為減水口侯顧而嘆曰水限吾州跬步間耳奇貨可居乃棄之空虛無用之地吾能指使之則井泉有甘冽之變溝澮流惡又餘波之所及也乃度地之勢作為新渠鑿西城以入水水循市東行由古清苑幾百舉武而北此別為東流垂及東城又折而西雙流交貫由北水門而出水之占城中者什之四淵綿紆徐青綠彌望為柳塘為西溪為南湖為北潭為雲錦每當夏秋之交荷芰如繡水禽容與飛鳴下上若與遊人共樂而不能去舟行其中投網可以得魚風雨鞍馬間令人渺焉有吳兒洲渚之想由是營守備以甲乙次第之則為北衙為南宅宅侯所居工材皆不資于官役夫則以南征生口為之至別第悉然為南樓因保塞故堞而為之位置高敞可以盡一州之勝西望郎

山如見吳嶽于沂水之上青壁千仞顏行而前肩騈指比歷歷可數濃淡霞露變態百出信為燕趙之奇觀也為驛舍為將佐諸第為經歷司為倉庫為芻草場為商稅務為祇供所為藥局為傳舍煖屋為馬院市陌紆曲者侯所甚惡必裁正之為坊十增於舊者七曰雞泉吳澤懋遷歸厚循理遷善由義富民歸義興文為橋十而起樓者四西曰來青北曰朝宗為譙樓四北曰拱極南曰水門二西曰逼津北曰浮空南曰薰風東曰分潮為蠡吾西曰常山東曰碣石為廟學一增築堂廡三倍其初為佛宇十五曰棲隱鴻福天寧興國志法洪濟報恩普濟大雲崇巖天王興福清安淨土永寧大悲閣一由栖隱而下創者四而十一復其舊規制宏麗初若不經毀者獨大悲出侯新意尤為殊勝金碧爛然高出空際唯燕中仁王佛壇成于國力可等而上之耳為道院十一曰神霄天慶清寧洞元玄武全真朝元玄真清朝

武安城隍為酒館二曰浮香金臺亭榭皆水中為樂棚二為園囿者四西曰種香北曰芳潤南曰雪香東曰壽春城內外為水碭者四水既出朝宗門又將引蒲水為稻田于西南波乃合九龍之末流患其淺漫而不能載舟也為之十里一起閘以便往來每閘所在亦皆有灌溉之利焉城居既有定屬即聽民築屋四隅以復州制近而四郊周洎千里完保聚植桑棗樹藝之事人有定數歲有成課屬吏實任其責攬轡問涂駸駸乎齊魏之富矣庚戌秋七月予過順天左副元帥賈翰良佐授侯經度之事請記之于石曰始吾城無寸鬥尺掘之舊而吾侯決意立之民則新造而未立寇則釁潰而復合以戰以守日不暇給自常情度之不牽於道旁築舍之惑則必安于聚廬託處之陋矣侯仁以繼絕義以立懦信以一異智以乘時技合力并故能事之頡脫如此夫立城市營居室前人良政見於經於史於歌詠於金石者多今屬筆於予其有意乎予因為言自予來河朔雅聞

侯名人謂其文武志膽可為當代侯伯之冠起行陣間不十五年取萬户侯金虎符如探囊中物純城三十缺制詔以州為府別自為一道并控關陝汴洛淮泗之重將佐喬惟忠孝先而下賜金銀符者十數人光大震耀當世莫及夫佩金紫秉節鉞書於常著鍾鼎古人之所重奔馳角逐筋疲力涸有不敢望者侯則顧盼嘯呻而得之況乎土木之計力有可成者豈不游刃恢恢有餘地哉古有之強可以作氣堅可以立志惟強也故能舉天下之巳廢惟堅也故能成天下之至難非侯何以當之是可書也巳雖然端本者必以正其末謹始者必以善其後侯人豪也願豈以城垣山池滹沱空大茂之林以為楹盡抱陽之石以為礎然後為快歟吾意其必以行水之志移之于利物作室之志充之以立政寬庸調以資墾闢薄征斂以業單貧黜功利以厚基本尊文儒以變風俗率經典以致忠愛崇儉素以養後福蓋公清淨之化寛君愛利之實于是乎張本予雖老矣如獲見其成尚能為侯屢書之

邢州新石橋記

州北郭有三水焉其一遼水其一曰達活泉父老傳為佛圖澄卓錫而出達活不知何義非訛傳則武鄉羯人之遺語也其一曰野狐泉亦傳有妖狐穴於此滾水由枯港行並城二三里所稍折而東去為滏水喪亂以來水散流得村墟往來取疾之道濟隄口而出突入北郭泥淖彌望冬且不涸二泉與滹水舊由三橋而行中橋古石梁也淤墊既久無跡可尋數年以來常架木以過二泉規制儉狹隨作隨壞行者病涉久矣兩安撫張君耘夫劉君才卿思欲為經久計詢訪耆舊行視地脈久乃得之經度既定言於宣使宣使亦以為然乃命里人郭生立準計工鎮撫李質董其事分畫溝渠三水各有歸宿果得故石梁于埋沒之下矼石堅整與始構無異堤口既完滾水不得騁附南橋而行石梁引二泉分流東注合于柳公泉之右達路平直往來憧憧無褰裳

濡足之患凡役工四百有畸纔四旬而成擇可勞而勞因所利而利是可紀也嘗謂古人以慮始為難改作為重重以惡勞而好逸安畢而習陋此天下之能事無所望於後世也歟且以二君之事言之有一國之政有一邑之政大綱小紀無非政也夏官之屬曰司險山林之阻則開鑿之川澤之阻則橋梁之僖公春新作南門傳謂啓塞有時門戶道橋謂之啓城郭墻塹謂之塞開閉不可一日而闕特隨其壞而治之脩飾南門非閉塞之急故以土功之制譏之是則道橋之為政不亦甚重矣乎子路治蒲溝洫深治孔子以恭敬而信許之子產以所乘輿濟人溱洧之上孟軻氏至以為惠而不知為政若二君者謂不知啓閉之急與不知為政可乎雖然此邦之無政有年矣禁民政也作新民亦政也禁民所以使之遷善而遠罪作新民所以使之移風而易俗故賢王付畀者如此二君之奉承者亦如此猶之陋巷有歌屋焉得善居室者居之必將正方隅謹位置脩治杞梓

崇峻堂構以為子孫無窮之傳豈止補苴罅漏支柱斜傾而已乎僕知石梁之役特此邦百廢之一耳異時過高明之壤當舉酒落之二君勉哉

臨錦堂記

燕城自唐季及遼為名都金朝貞元迄大安又以天下之力培植之風土為人氣所移物產豐潤與趙魏無異六飛既南幸鑾隨廢比焦土之變其物華天寶所以濟宮掖之勝者固以散落於人間矣御苑之西有地焉深寂古澹有人外之趣稍增築之則可以坐得西山之起伏幕府從事劉公子裁其西北隅為小圃引金溝之水渠而沼之竹樹葱蒨行布綦列嘉花珍菓靈峰湖玉往往而在焉堂于其中名之曰臨錦癸卯八月公子觴予此堂坐客皆天下之選酒半公子請予為堂作記并志雅集予亦聞去秋堂之南來禽再華騷人詞客多為作樂府歌詩以記其異名章雋語傳播海內夫營建之盛游觀之美以今日較之十倍于臨錦者抑多矣而臨錦

獨以名天下何耶蓋劉公子出貴家春秋鼎盛志得意滿時輩莫敢與抗乃能折節下士敦布衣之好以相期於文字間境用人勝果不虛語河朔板蕩以來公宮侯第曲室便房止以貯管絃列姬侍深閉固拒勅外內不得通其不為風俗所移者纔一二見耳異時有鶖儒徘通賓客置鄭莊之驛授相如之簡以復承平故事者予知其自臨錦主人發之故樂為之書

馬侯孝思堂記

天地立人聖人立名教天大地大而孝亦大孔子作經師弟子之問荅必以因心為言謂孝與生俱生生則嬰兒慕壯則五十而慕者則終終身而慕不幸而至大故荅蔚悽愴發義所述始於鞠育顧復卒至於昊天罔極吾知頃步而忘其親者直無父之人耳天山馬侯作孝思堂請予為記予以為孝子之念其親無乎不在君獨以名其堂者其必有說歟馬侯滌洒言曰吾先人恒州府君以習諸部譯語且通其字書仕為都省掾屬凡使者聘報麗夏吾先人率在行中忠信為寶人所保任積十數年之久乃為朝廷所知自常調中特思授開封幕職內城之役被命經度復以勞遷鳳翔路都總管判官平日教語諸子以為吾家始于狄道被俘則有全活之賜遼東占籍則有拊存之賜象胥之任銓選有常又不次遷擢之主恩天大無從報稱唯有盡此身以荅萬分耳精誠激烈有如白日造次顛沛無念不在果能以千載事自任持忠入地與古烈丈夫並游諸孤無所似肖其以孝思名所居者欲吾子孫不忘先人之故為無窮之傳耳予太息曰有是哉古人有言不孝則事君不忠蒞官不敬朋友不信戰陣無勇是故為百行之本先恒州忠義奮發無媿千古賜典之追崇褒忠之預享其必有以得之聞諸朝著舊人公之教子也嚴以法其撫育孤甥也恩以備今諸子布列府寺悉有事功之望其甥則材量宏博庶幾能成外家之宅相者蓋恒州純孝天至以父事君就諸子及其甥觀其身

教之實既有成效矣諸孫雖不逆事王父母其生長見聞寧不以忠臣孝子之門高自表見乎經有之孝子不匱永錫爾類登斯堂也雖在於塗之人聞恒州之風亦必有興起者又豈特馬氏孫息而已哉于是乎書年月日河東人元某記

致樂堂記

癸丑之夏余以事來故都進士新城王惇甫温陽張無咎謂余言武川賈仲德仲温貧慕高誼久欲奉杖屨致師賓之敬日者以守義輩為介吾子既惠顧之矣仲德故家世淳厚兄弟力供子職所以事其母者滫瀡脂膏醪醴乳藥無不給昏定晨省寒温燥濕無不戒故賈氏以謹厚稱燕中比年以來仲温者又能歲授一經孝經語孟以次卒業駸駸乎行已之學非但涉獵之而已事母既孝而事其兄惟謹友愛弟者甚篤閨門雍睦中表以為法母氏春秋高而神明未衰弄孫之外尚能眡諸婦補紉歲時獻壽言笑晏晏諸福備具方來而未艾也與之共學者因以致樂名其堂取養則致其樂者堂未有記幸吾子終教之余謝曰僕也衰謬顧何以荅盛意雖然嘗聞之師致樂云者所以卜孝者之淺深懼其下出乍入若存若亡使之時自省察焉耳蓋親之於其子子之於其親一體而分也違遠相通也憂患相感也猶草之有實木之有根心也天地間大順至和之氣自然之理與生俱生于襁褓于膝下于成童至于終身焉雖僻居四無人聲之鄉疾痛苦困必呼親而訴之不謂之根于心成於性而可乎故有深愛者斯有和氣氣和矣斯有愉色色愉矣斯有婉容怙恃之下託二天以為庇日為無聲之樂之所感發鼓舞動蕩喜不自任老萊子衣斕褊之衣弄烏雀于親側非矯飾也唯聖人有因心之教然亦不能教人以性之所無有者要必就其材而封殖之使有日新之功省察之說其憂天下後世不既懇切至到矣乎余行天下四方惟燕析木之分風土完厚有唐三百年雅俗之舊而不為遼習之所變遷是

以敦龐耆艾之士視他郡國為尤多至於子弟秀民往往以橫經問道為事若之子者皆是也是家不階于儒素之業不漸于教育之化乃能自樹立如此所謂行有餘力則以學大者尚庶幾焉然則名堂之意豈惕甫無咎愛人以德而然耳故子樂為記之嗚呼昊天罔極父母之德也白駒過隙父母之年也人子之情曷維其已言不稱老禮別自尊之嫌我獨何害詩存終養之慕故壯牢不加于敖水三釜無羨乎萬鍾古人所以願為兒

之日長而惜報劉之日短也子盍子有言曰君子有三樂有天下不與存焉其一曰有親可事是則有親可事者何其幸歟樂哉斯堂吾於是乎有感五月望日河東人元某記

李參軍友山亭記

由龍門而東其北為轅轅南為頼谷轅轅崧高在焉頼谷頼水在焉南北道合為告成告成維天地之中測景臺在焉又東為陽翟連延二百里間少室大冀大陘大熊大茂具茨在焉為山者九而崧高以峻極為嶽嶽有鎮有輔輔與鎮大率皆崧高絡脈之所分去也近代以

高曠豫州諸郡莫與為比自昔號為東望唐人陳寬記頼亭所見以為雲烟草樹濃淡霞露望之使人意遠超超然如萬里之鵬唯此地可以當之市南之西有宅一區竹木瀟洒迫若塵外鎮人李參軍麟居之築亭其中以攬九山之勝心之所存目之所見唯山之為歸故以友山名之庚戌之夏自汴梁來請記於予疑而問焉參軍者復於予曰麟故大家由王父以來以好事名鄉里家鎮之闌闉中而庭宇高厦如素封之侯居有竹里有堂曰清閟党承旨世杰張都漕仲淹李都司之純李治中彥明禮部閑閑趙公翰墨故在一時名勝若公卿達官每車騎過門吾先人必盛為具館之或苛留至旬浹管絃絲竹雜以碁槊之戲窮日竟夕而後已客亦愛主人之賢而不能去也貞祐初麟避兵南渡河僑寓此州

樂其風土遂有終焉之志未幾州廢二十年之間雖城郭粗立財有殘民數百家而已麟老矣遭離喪亂轉徙半天下僅得復來時移物換資深華表之感其特用自慰者賴吾九山在耳古有之厭於動者趨靜困於智者歸仁夫仁與智固聖人示愚者以養福之域也吾九山之志一水一石皆嵐閒閒物顧揖所不暇稱喻所不能盡愚獨以為岩岩青峙壁立千仞如端人神士朗出天外雲興霞蔚光彩溢目如文章鉅公金玉淵海漠焉而無情默焉而意已傳又似夫木食礪飲隱几而坐忘者極古今取之豈復加于此媿珠玉在側無以稱副之耳麟無所以業無可致寶客清閟之業掃地而盡惟人將拒我是懼其敢以三損速戾五交賈豎自附于王丹朱穆劉孝標之後褰裳足遠引高蹈以與麋鹿同羣而游乎予笑之曰有是哉予向所疑釋然矣子歸幸多問草堂之靈烝軍固佳士而封彭丘方移文以謝遁客君乃與之進初不以歎松桂誘雲壑而為嫌紫雲仙季能

無少望乎何金衣招隱之書之來之暮也年月日記

遺山集卷三十三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謄錄監生臣李士勳
謄錄監生臣朱懷玉

欽定四庫全書卷三十四

集部

遺山集卷二十四

金 元好問 撰

記

王無競題名記

安陽王尚書無競天眷中以文章顯於吳蔡諸公間凡燕遼汴梁宮殿題牓如大安大慶應天承天之等皆其筆也興定中閑閑趙公為禮部下蔡州取顏魯公逍遙樓額入京師予因問公無競大字何如逍遙閑閑言字有真行大小之不一人鮮能無之無競他書未必便過前人至于尋丈大字盤之筆勢如作小楷自當為古今第一殆天機所到非學能也乙巳秋予與梁辨疑李輔之武伯佐游嵓山祠因得無競嵓山神三字聞之伯佐南中王氏國初以好客名河東朱少章姚仲純滕秀穎趙光道宇文叔通皆游其門叔通後歷臺閣高氏子姪名行中者不遠數千里走書幣求為其父潦叔晦墓

碣銘殆無競以叔通故為書之耶不然邊鄙荒陋時無責仕者何以致此哉自明昌已後縣多名進士如劉洗馬子安樂少尹仲容屠莘公和之張大與信之楊大參叔玉王監使正之皆嘗于祠下何獨無一言及無競此書使州里知之為希代之寶在吾河東祠廟為第一手耶予恐多故之際神筆寶墨有意外不測之變雖百悔不可及乃託好事者使刻之石以傳不朽八月十有一日新興元某題記

東平賈氏千秋録後記

東平賈氏自真定三祖始見譜諜始祖曰鎮州都督法曹諒再世為大理少卿瑾次為司封員外郎贈尚書右丞初次為給事中史館修撰中書舍人緯累贈尚書令太師魯國公葬龍鹿西北三十里之牛山翰林學士陶穀碑銘在焉次為左正諫議大夫樞密直學士贈尚書令即緯之第五子也次為殿中丞贈工部侍郎汾汾之昆弟六歲神童十六擢進士第衆知政事致仕黃中次為太常少卿直昭文館知廣州昌齡弟魏國文元公判都省昌朝即工部汾之凡而著作郎贈太師注之子也次為宣奉大夫知饒州蕃蕃即太常昌齡之第三子而朝散大夫常之兄也常行第四左丞益謙出此房次為光祿大夫知鄆州公直知饒州蕃之子范丞相希文之外孫致仕於鄆因而家焉次為知滄州君文大觀中武舉第一人策問選將以仁智勇對其說累二千言次為顯謨閣直學士尚書戶部侍郎偉節嘗著勸弟姪修進書與滄州君文皆鄆州公直之子也次為都水內監使者洵滄州之長子宋末奏補金朝初出官次為僉補贈明威將軍棣次為山東東路按察司知事炤明昌五年經義進士嗜古學尚友嚴子陵陶淵明白樂天邵堯夫號四友居士故詩有高風希四友古學守三玄之句即今東平河倉提領起之父也自法曹而下有言行文筆見於紀錄者魏國文元公戒子猻文二首仁宗朝議裁減浮費文元建言將相戚里之家多占六

軍耗縣官衣糧而為私門奴隸在京不啻數千人浮費可減孰此為急朝議是之仁宗朝戚里之家兄弟補邊多不聽許仁宗以語文元文元對曰母后之家自昔固多蒙恩今陛下重惜爵賞不肯輕授非惟示天下以公抑亦保全外家之福也太平興國寺災文元以易春秋進戒因言近歲屢災寺觀天意蓋有所在可勿繕治以稱陛下畏天威重民力之意上從之康定間劉平為元昊所得邊吏告以降敵議收其族文元時為御史建言漢殺李陵母妻陵不能歸而漢有後悔真宗撫王繼忠家而其後竟賴其力事固未可知今收其族恐貽後日之悔上從其言而止慶歷四年元昊歸石元孫議賜死文元言自古將帥被執而歸多貰其死上從之都水君知邵州州新去湯火殺僚之餘盡為俘虜故州有戶曹而無籍民君建白都統府願出金帛贖生口由臧獲而良者凡七百三十餘人州有籍民始於此皇統中改陝西轉運使適歲饑民無所於糴君拜章乞

賑貸未報而民益急君輒開倉拯餓者坐專擅奪四官降刺石州既而改內監督燕都十三門之役郡衆聚居病疫所起君出已俸市醫藥有物故者又為買棺以葬之某不敏常被省檄登左丞公之門公嘗由諫議大夫出刺寧化不半歲政成州人為立生祠祠喪亂後故在也大安初知河中有旨宣諭河東南北百姓艱食而絳解尤甚朕以卿朝廷舊臣夙著德望可無南北路安撫勾當朕以便宜許之公至鎮移他州餘粟以活飢民汾晉受兵游騎已及晉安公命老幼婦女乘城悉兵東下鉦鼓之聲聞數十里游騎為之宵遁晉安獻牛酒犒師而還官吏請曰吾州兵力單寡自救不暇公乃往援晉安設吾州有警何以備之公笑曰君未之思耳吾救晉安所以守河中正大初公致政閒居鄭下哀宗即位史官乞因宣宗實錄遂及衛紹王初虎賊弒逆乃立宣宗有推戴之功獨張左相信甫言虎賊大逆不道當用宋

文帝誅傅亮謝晦故事章奏不報嗣後舉朝以大安崇慶為諱及是朝議謂公大安中叅知政事宜知衛王事乃遣編修官一人就訪之公知其旨謂某言我聞海陵被弒大定三十年禁近能暴海陵虐惡者得美仕史臣因誣其淫毒驁狠遺笑無窮自今觀之百可一信耶衛王勤儉重惜名器較其行事中材不能及者多矣吾知此而已設欲飾吾言以實其罪吾亦何惜餘年朝論偉之某初及公門三往而後見及見頗賜顏色問及時事輒一二言之若有當於公之心者公移坐就之以至接膝留連二十許日某獻詩云黃閣歸來履舄輕天將五福畀康寧四朝人物推耆舊萬古清風在典刑鄭圃亦能知有道漢庭久欲訪遺經帝城百里瞻依近長傍弧南候極星公荅云見說才名自妙年多慙政府舊妨賢物華天寶無今古鳳閣鸞臺孰後先鄭圃道尊何敢望漢庭書在子當傳莫言老眼昏花滿及見風鵬上九天公又勑諸子賢卿臺掾翔卿閭門凡某

京師用物月為供給之其曲相奬借如此某北渡後獲從公從孫河倉提領起游起字顯之少日為名進士資稟信厚生長見聞謦欬有名門之舊仕東平行臺歷平陰簿提領堂邑歲課提黜河倉惠養疲民歡謀載路某嘗以三口號紀之云今年堂邑有清官三尺兒童也喜歡縣帖追來不驚擾丁絲納去得餘殘休言清慎少人知三十年來更數誰令代取魚須密網東州新有放生池三歲終更舊有期吏民安習枉遷移平陰奪得來堂邑却是行臺未盡知壬子冬十月自真定來東原顧之以此本見示且徵後記某以賈宗名德相望爽業公輔宋以來文士極口稱道如蔡內翰君謨王臨川學易劉先生之哀挽屏山李君之純故人外傳過賈侯故居及上賈明府求易說等二詩具在尚何待不腆之文雖然某以晚進小生辱大賢特達之遇且於顧之有通家之舊使公家名德懿範不白于後世槩之門生故吏之義不亦甚闕乎謹述家傳所未載者三數條如右冬至日

河東人元某斂衽書

校笠澤叢書後記

右叢書予家舊有二本一本是唐人竹紙蕃複寫元光間應辭科時買於相國寺販肆中宋人曾校定塗抹稠疊殆不可讀此本得于閻內翰子秀家比唐本有春寒賦拾遺詩天隨子傳而無顏羙後引其閒脫遺有至數十字者二本相訂正乃為完書向在內鄉信之仲經嘗約予合二本為一因循至今蓋八年而後卒業然所費日力纔一旦暮耳嗚呼學之不自力如此哉惜一日之功為積年之負不獨此一事也此學之所以不至歟按龜蒙詩文如叢書與松陵集予俱曾熟讀龜蒙高士也學既博贍而才亦峻潔故其成就卓然為一家然識者尚恨其多憤激之辭而少敦厚之義若自憐賦江湖散人歌之類不可一二數標置太高分別太甚鏤刻太苦譏罵太過唯其無所遇合至窮悴無聊賴以死故鬱鬱之氣不能自掩推是道也使之有君有民有政有位不

畫記二

朱繻三官

天官冠服具大人相神思淵默憲几而坐二天女侍雙鳳扶輦輦有輪月輪在上獨畫桂樹而已左右官抱文書而立武衛負劍夾侍貌比從官有威武之狀二天女持杖侍雙鳳之前

地官王者服旒面威重乘白馬隊仗在山林間大怪樹之下兩力士提馬銜施絳繖兩團扇障之扇前一衛士輕行一皂衣使者前導右一武士執鉞左一功曹挾書從官騎虎從後一介冑胯弓刀一功曹抱案牘拱揖於

重崖之下一鬼卒橫刀而拜三人皆不見其面獨鬼卒肘間露一目耳一樹魁赤體倒拔一樹根見而未出也水官亦王者服面目嚴毅鬚髯長碟又非地官之比乘班龍在海濤雲氣中一力士以鐵繩挽龍怒目迴視如捉一馬然龍不能神矣一女童前導一使者恭揖白事鬼卒獰惡殊甚肉袒髮上指颺大錦旗洎一力士負劍者挾龍而行一掾史挾簿書騎犀牛從水府大門出一力士於大樹下昂面視水官不見其額珊瑚大珠浮行水面旋轉如活犀牛甫出水府雲氣隨之真天下之絶藝也

張萱四景宮女

一轉角亭欄檻盤渥丹為飾綠琉璃塼為地女學士三皆素錦帕首南向者綠衣紅裳隱几而坐一手柱頰凝然有所思其一東北坐素衣紅裳按筆作字西坐者紅衣素裳袖手凭几昂面諦想如作文而未就者亭後來禽盛開一內人不裹頭倚欄仰看凡裳者皆有雙帶下垂幾與裳等但色別於裳耳亭左湖石右木芍藥一素肘間露一目耳一樹魁赤體倒拔一樹根見而未出也水官亦王者服面目嚴毅鬚髯長碟又非地官之比乘班龍在海濤雲氣中一力士以鐵繩挽龍怒目迴視如捉一馬然龍不能神矣一女童前導一使者恭揖白事鬼卒獰惡殊甚肉袒髮上指颺大錦旗洎一力士負劍者挾龍而行一掾史挾簿書騎犀牛從水府大門出一力士於大樹下昂面視水官不見其額珊瑚大珠浮行水面旋轉如活犀牛甫出水府雲氣隨之真天下之絶藝也

張萱四景宮女

一湖石芭蕉竹樹紫薇花繁盛花下二女憑檻仰看團花藍紗映生衣紅綃為裙並立者白花籠紅綃中單三人環永盤坐一紅衣者顧憑檻看花者二白衣相對女侍二一挈秘壺一捧茗器四人臨池觀芙蕖鸂鶒一坐砌上一女童欲掬水弄操便面者十一人便面皆以青綠為之琵琶一笙一簫笛三板一聚之按工二籐杌在旁為一幅

一大桐樹下有井井有銀床樹下落葉四五一內人冠

髻著淡黃半臂金紅衣青花綾裙坐方牀牀加褥而無
裙一擣練杵倚牀下一女使植杵立牀前二女使對立
擣練練有花今之文綾也畫譜謂萱取金井梧桐秋葉
黃之句為圖名長門怨者殆謂此耶芭蕉葉微變不為
無意樹下一內人花錦冠綠背褡紅繡為裙坐方牀繒
平錦滿箱一女使展紅褥托量之此下秋芙蓉滿藂湖
石旁一女童持扇熾炭備熨帛之用二內人坐大方牀
一戴花冠正面九分紅繡窄衣藍半臂桃花裙雙紅帶
下垂尤顯然一膝跋牀角以就縫衣之便一桃花錦窄
衣綠繡襜裁秀緞二女使掙素衣女使及一內人平熨
之一女童白錦衣低首熨帛之下以為戲中二人雙綾
帶胸腹間繫之亦有不與裙齊者此上為一幅

有所待然女使五人二在簾揔間一抱孩子孩子花帽
綠錦衣女使抱之褰簾入堂中真態宛然二棒湯液器
一尊四內人外階衣著青紅各異三人所戴如今人蠻
笠而有璎珞珊珰不知何物為之一內人擁花帽與前所
畫同一女使從後砌下池水凍結枯蒲匹其中凍鴨並
卧有意外荒寒之趣已上為一幅人物每幅十四共五
十六人

濟南行記

予兒時從先隴城府君官掖縣嘗過濟南然但能憶其
大城府而已長大來聞人談此州風物之美游觀之富
每以不得一遊為恨歲乙未秋七月予來河朔者三
年矣始以故人李君輔之之故而得一至焉因次第二
十日間所遊歷為行記一篇傳之好事者初至齊河約
杜仲梁俱東並道諸山南與太山接是日以陰晦不克
見至濟南輔之與同官權國器置酒歷下亭故基此亭
在府宅之後自周齊以來有之考近有亭曰環波鵲山

北渚嵐漪水香水西凝波狎鷗臺與橋同曰百花芙蓉
堂曰靜化軒曰名士水西亭之下湖曰大明其源出於
舜泉其大占城府三之一秋荷方盛紅綠如繡令人渺
然有吳兒洲渚之想大槩承平時濟南樓觀天下莫與
為比喪亂二十年唯有荊榛瓦礫而已正如南都隆德
故宮頹圮百年澗谿草樹有荒寒古澹之趣雖高甍畫
棟無復其舊而天巧具在不待外飾而後奇也凡北渚
亭所見西北孤峯五曰匡山齊河路出其下世傳李白
嘗讀書於此曰栗山曰藥山以陽起石得名曰鵲山山
之民有云每歲七八月烏鵲羣集其上亦有一山皆曰
鵲時此山之所以得名歟曰華不注太白詩云昔歲游
歷下登華不注峯茲山何峻秀青翠如芙蓉此真華峯
寫照詩也大明湖由北水門出與濟水合瀰漫無際遙
望此山如在水中蓋歷下城絕勝處也華峰之東有臥
牛山正東百五十里鄒平之南有長白山范文正公學
舍在焉故又謂之讀堂前東十里有南北兩妙山兩山

之間有閔子騫墓西南大佛頭嶺下有寺千佛山之西
有巫山長二十里所山有九十谷太山之北麓也太山
去城百里而近特為巫山所碍天晴登北渚則隱隱見
之歷山去城四五里許山有碑云其山脩廣出材不匱
今但兀然一丘耳西南少斷有蠟山由南山而東則連
亘千里與海山通矣爆流泉在城之西南泉樂水源也
山水滙於渴馬崖狀而不流近城出而為此泉好事者
曾以穀糠驗之信然往時漫流纔沒脛故泉上湧高三
尺許今漫流為草木所壅深及尋丈故泉出水面纔二
三寸而已近世有太守改泉名檻泉又立檻泉坊取詩
義而言然土人呼爆流如故爆流字又作趵突曾南豐
云然金線泉有紋若金線夷猶池面泉今為靈泉庵道
士高生妙琴事人目為琴高留予宿者再進士解飛卿
好賢樂善款曲周密從予游者凡十許日少日曾見所
謂金線者尚書安丈國寶亦云以竹竿約水使不流尚
或見之予與解裴回泉上者三四日然竟不見也杜康

泉今湮沒土人能指其處泉在舜祠西廡下云杜康曾以此泉釀酒有取江中冷水與之較者中冷每升重二十四銖此泉減中冷一銖以之淪茗不減陸羽所第諸水云舜井二有歐公詩大字石刻甘露圌紀歷下泉云夫濟遠矣初出河東王屋曰沇水注秦澤潛行地中復出共山始曰濟故禹書曰道沇水東之逾溫逾墳城入於河溢於滎狀於曹濮之間乃出于陶丘北會於汶過歷下濼水之北遂東流且濟之為瀆與江淮河等大而均尊獨濟水所行道陣於太行限於大河終能獨達於海不然則無以謂之瀆矣江淮河行地上水性之常者也濟或狀於地中水性之變者也予愛其論水之變與常有當於予心者故并錄之珍珠泉今為張舍人園亭二十年前吾希顏兄嘗有詩至泉上則知詩為工矣凡濟南名泉七十有二爆流為上金線次之珍珠又次之若玉環金虎黑虎柳絮皇華無憂洗缽及水晶簾非不佳然亦不能與三泉侔矣此游至爆流者六七宿靈

泉庵者三汎大明湖者再遂東入水柵柵之水名繡江發源長白山下周圌三四十里府參佐張子鈞張飛卿觴予繡江亭漾舟荷花中十餘里樂府皆京國之舊劇談豪飲抵暮乃罷留五日而還道出王舍人莊道旁一石刻云隋開皇丙午十二月鉅珍墓誌珍巴郡武昌人學通三家優游田里以壽卒誌文鄙陋字以巴為己蓋周隋以來俗書傳習之弊其云葬岮山之西者知西南小丘為岮山也以歲計之隋開皇六年丙午至今甲午碑石出壙中蓋十周天餘一大衍數也道南有仁宗時侍從龍圖張侍郎棨讀書堂讀書堂三字東坡所書并范純粹律詩俱有石刻棨叔文自題仕宦之後每以王事至某家則必會鄉鄰甥姪盡醉極歡而罷各以歲月為識叔文有文譽仕亦達然以榮利之故終身至其家三而已名宦之役人如此可為一嘆也至濟南又留二日汎大明待杜子不至明日行齊河道中小雨後太山峯嶺歷歷可數兩旁小山間見層出雲烟出沒顧揖

不暇恨無佳句為摹寫之耳前後所得詩凡十五首并諸公唱酬附於左

東游畧記

丙申三月二十有一日冠氏趙侯將會行臺公于泰安侯以予宿尚游觀拉之偕行凡三十日往復千里而在鞍馬者八日故所歷不能從容然亦愈于未嘗至焉者因畧記之以備遺忘郭巨廟在長清西南四十里所路傍小山之上齊武平中齊州胡僕射所造石室在焉所刻人物舟車馬象三壁皆滿衣冠之制絶與今世不同有如沈存中所記幞頭但不展脚耳西壁外胡僕射刻頌規制如磨崖狀字作隸書文辭梁體而不苦佳後題云居士慧朗侍從至朗能草隸書世謂朗公書者是也予意此頌必朗公所書故題字云然又有開元二十一年題字并長清尉李皐祭文隔馬祠在長清馬山之南距縣八九十里所大觀三年東平陳彦元廟記云盧城圮澗中得唐中和二年義昌軍節度押衙國子祭酒無

御史大夫李公瞻作廟縣中時石刻載齊師為晉所敗敎馬隘道晉師不得過謂以是得名字當為格而今為隔馬疑與左氏不合又謂里俗相傳景德中契丹寇兗鄆山之神陰陣戎馬使不得南以是得名以予觀之古今祠廟不能考其所從來而妄為立名號者多矣殺馬隘道神何預馬而祠之至於陰陣戎馬則又齊東野人語也記又云知縣事晁端肅遂得所請鄆霊石寺亦朝今勝云豐施侯廟者豈端肅遂得所請耶霊石寺亦長清東南百里所寺旁近有山曰鵾鳴曰明孔寺後有方山泉曰雙鶴曰錫杖寺先有宋日御書今亡矣絶景亭在方山之下絶類嵩山法王党承旨世傑為記云寺本希有如來出世道場後魏正光初梵僧法定撥土立之定之來青蛇導前雙虎負經景德中賜今名予按大觀中石橋記云寺是正光初重建然則党承旨亦未嘗徧考耶梁縣香山寺記說寺初建時一胡僧自西域來云此地山川甚似彼方香山今人遂謂梁縣香山真是

大悲化現之所予意前所云希有道場者豈亦此類者抑党有所據而言也寺壁石刻甚多有張狄叔文蘇轍子由吳栻顧道詩餘人不能悉記太山舊說高四十三里今云四十五里又有言二十五里者出州北門經水簾馬棚迴馬嶺御帳護駕泉而上遂登天門岳頂四峯曰泰觀日觀越觀周觀秦觀有封禪壇壇之下有秦李斯唐宋磨崖太史公謂太山鷄一鳴日出三丈而予登日觀平明見日出疑是太史公奪辭問之州人云嘗有抱鷄宿山上者鷄鳴而日始出蓋岱宗高出天半昏曉與平地異故山上平明而四十里之下纔昧爽間耳此語似亦有理故録之岳祠在城中大定十九年被焚二十一年新廟成又三十年毀於貞祐之兵今惟客省及誠享殿在耳此殿是貯御香及御署祝版之所四周有岱岳青帝乾元升元四觀青帝觀有唐大中歲金龍石刻大聖祖無上大道金闕玄元天皇大帝之號見於此岱岳觀有漢栢柯葉甚茂東有嵓嵓亭山水自溪磵而下就兩崖為壁如香山石樓上以亭壓之北望天門吃然如立屏而濁流出几席之下真太山絶勝處也州門南道左有宋封祀壇合祀五方帝及九宮貴神壇壇南有碑碑陰載獻官姓名尉馬都尉二人攝司徒司空亢黑帝青帝獻官九宮貴神合祀官右諫議大夫种放其餘知名如魏庠輩又三四人近城有真宗御製御書并篆登太山謝天書述二聖功德銘碑石堅整若三山慚風然道右有宋封禪朝覲壇壇亦有頌壇西南四五里所有萬里山山坡陀地中如大冢墓石壇在其上宋禪杜首碑在山下祠中宋以大中祥符元年十月二十七日封太山碑刻皆王欽若陳堯叟史錢惟演楊億譔述然字畫多剥落不能完讀矣太山上書院元是周朴所居宋太山孫先生明復居之州學有魯兩先生祠堂党承旨作記兩先生者明復與徂徠先生石守道也龍泉寺在平陰東南四十里齊天統中建下寺有石刻劉豫阜昌三年皇子皇弟符改甲乙院亦有碑又阜昌中題名最

多佛像古雅皆數百年物上方大佛與龍泉觀音非晚唐人不能造也此行游太山者五日靈岩龍泉皆一宿而去得詩凡十首云

兩山行記

甲辰夏五月八日予以事當至埻縣初約定襄李之和偕往適幕府從事宣德劉惠之平陽李幹臣還軍官山過吾州遂與同行是日行八十里野宿天涯山前明旦入縣劉李別去予獨游神清觀舊聞行臺員外廣寧王純甫棄官學道築環堵而居甚欲見之乃屬其徒潞人和志种道姓名純甫聞予來欣然出迎予謂先生方晏坐不肖之來將無妨靜業乎曰習靜固道人事然亦有不應靜時因相與大笑已而之和至同郡莊煉師過玄時住此縣之天慶觀攜酒見過乃聚話於西齋純甫先隱前高予問前高景趣凡鴈門鳳凰山為何如純甫言自念言先東岩君生平愛鳳山然竟不一到故詩有鳳凰聞說似天壇北去南來馬上看想得松聲滿嵓谷秋風無際海波寒之句予二十許時自燕都試乃與容登南樓亡友蘇莘老閻德潤張九成王仲容輩說山中道人所居有松風軒層簷高棟半出空際長松滿澗谷如雲幢烟蓋植立欄楯之下山空夜寂石上聞墜露聲使人耿耿不寐曩時聞此固嘗以不一游為恨矣北渡又十年每過鴈門壽寧武尊師予和圓果慶上人鍾秀李文必以此山為言是則風志為不可負而前高之游當次第及之也即日與純甫之和並山而東出鴈門之南夜宿王仲童道正瑞雲庵庵在鳳山之麓山中來儀觀仲童主之道士孫守正年八十童丱入道其家為此觀黃冠者至渠十五世矣亂後無圖志可考山之故事多從此翁得之十一日仲童步送入山由真人谷行夾道雜花盛開水聲激激自澗壑而下且行且止不知登頓之為勞也半山一峯為釣魚臺其上為十八盤為青龍嶺為風門由風門而下繞佩劍峰之右為來儀觀觀在

山腹峯迴路轉臺殿突起雲林悄然別有天地信靈境之絶異也觀有天寶四載石記是道學士董思珍所造思珍殆學究之粗能秉筆者耳文鄙而義隱讀之或不能句故雖鄉人少有知來儀之始末者予為之反復數過始見崖畧蓋後魏太武嘗都於此師事寇謙之授秘籙自崧高迎謙之來居此山時有鳳凰見太武為立觀且以鳳凰名之觀歷周隋至唐而廢真人谷本以謙之為言而訛為質兒鳳游池以鳳凰來游為言亦轉而為伏牛開元初北岳先生諫議胡山隱案圖誌求故實嘗為辨之天寶元載敕天下玄元廟有頹毀者在所長官量事脩建又古今得道昇仙之地代遠跡存者皆虔加禮醮此山應焉北京居士高談幽辟穀煉師高敬臣乃共補葺之碑丈剡云天寶五載改鳳凰山為嘉瑞山八載置天長觀益唐以玄元為祖天長者以肩祚而言之也觀度道士七人高悟真董參玄馮遁玄朱自然孫冷然餘二人石閭供養童子尉遲如玉朱自然姓字下別

刻云自然以天寶十三年七月十五日昇天其日未時至京陳謝唐天子天子異焉敕中使覆勘如玉以後十日亦上昇孫守真言朱仙翁上昇事觀曾有勑書碑唐以後荐經喪亂焚毀畧盡獨董記僅存耳來儀觀額政和七年九月兵馬鈐轄知代州王機建權發遣河東沿邊安撫司公事王誨書觀之東有養虎峰飲虎及五斗二泉南有天柱峯峯之南有神山與五臺境接西南有玉案峯西北有煉丹峯洗藥池次有玉女峯峯南有會仙峯傍有五瀆樹北有王母池佩劍峯有白虎池谷中有水簾朱砂白雲三洞青龍嶺旁有桃花洞觀北少西有洗瀺池瀺與參同又名青龍池門之下有鳳游池中殿曰太霄太霄前石壇上有大松名昇仙樹門右有松高與壇樹等名望仙佩劍之下有燒藥爐疊石故在白虎池之下有鳳栖樹立石為識凡洗瀺漫望仙昇仙藥竈悉朱自然遺跡也自餘葛洪煉丹爐孫真人養虎峯四子峰有莊列六合丈子祠土人便謂向上諸人皆嘗隱於

此殆齊東語也予恐識者或并其可信者而疑之故不
錄守真又言神仙劉海蟾以天聖九年游歷名山所至
並有留跡代州壽寧有詩十韻云醉走白驢來倒提銅
尾秉引箇碧眼奴擔著獨壺瓌自言秦世事家住葛洪
井不讀黃庭經豈燒龍虎鼎獨立都市中不受俗人請
欲攜霹靂琴去上芙蓉頂吳牛買十角溪田耕半頃種
秫釀白醪便是仙家景醉卧古松陰閒立白雲嶺要去
即便去直入秋霞影仍自寫真其旁撮葉書題鶴麈壽
四字題云廣寧閑民劉操書此詩宋白皞子西曾次韻
子西於詩號為專門極力追之曾不能彷佛仙材凡筆
固自不同世俗所傳劉翁入道詩所謂予因太歲生燕
地十六早登科甲第者吾知翁碧眼奴亦當蓋道之矣
今全真家推翁為祖翁之姓名鄉里且不能知況其道
乎是又可為一嘆也來儀亦自寫真飛白清安福壽四
字所畫五星惟土宿獨存已上皆在太霄殿外壁土宿
閉目倚一幡坐下一牛四字清安在東福壽在西說者
以為心清而安則福壽從之翁此書不為無意也寫真
在西南一幅巾黃衣右肩挑酒瓢左肩提布囊破處綻
補之氣韻古雅瞻望之知為有道者年歲既久將就湮滅
惜無名手為臨摹之耳守真住山五十年不省有為猛
獸毒螫所傷害者山中靈異甚多佩劍峰劍聲錚然陰
晦中時有光怪照山谷皆明靜夜或聞音樂雜作琴笙
箏笛歷歷可辨仙犬時吠今年上元村落來燒燈者及
聞之和持莊煉師所餉酒來約月中飲之是晚雷雨
大作遂不果山氣蒸鬱可喜可愕雨從林際來謖謖有
聲雲烟草樹濃淫霢霂不兩時頃而極陰晴晦明之變
夜參半星月清潤中庭散步森然魄動惜清景之不可
久留也之和賦詩予亦漫作樂府一首欲為純甫醉後
歌之明日期城中諸公不至留題殿壁而去下山宿張
道院又明日為前高之游

毛氏宗支石記

毛氏上世出於汝州遷耀州之三原三原迄今有毛氏

村其後又遷徐州房從中有留之大名者今大名機察房是已本房既來彭城遂為彭城人祖諱珍自宋日雄於財有十萬毛氏之號生一子諱允金朝初允以戶計推擇為吏一郡以吏能稱之生子曰矩曰矰矩字仲方承安元年由州掾屬保隨朝吏員試秋場中甲首二年補吏部覃科令史轉貼黃科房長太和二年考滿授忠勇校尉博州防禦判官四年改永豐庫使六年轉遼陽縣丞吏民畏愛有廉能之譽大安二年用宰相薦特授桓州軍事判官三年北兵攻桓州刺史以力不支議降公不從城陷自縊于軍資庫壽五十八崇慶元年以殁桓州軍州事詰敕有篤堅忠節之語先娶靳氏生子一人曰端卿女一人嫁閿中龔君玉名宦甚顯再娶鄭氏同殁于桓州矰不仕生二子曰傑曰翼兵亂不知所終端卿字飛卿少日有志節宣武欲蔭以官不就去學進士自父祖以廉介自持家甚貧年二十餘負書來濟南從名士劉蟠于章丘備歷艱苦蟠知其有成傾意教之初試東平中經義解魁再試益都第五遂登泰和三年進士第調嶧縣簿摧折豪右姦民斂手官委排比戶計貧富適當甚有遺愛貞祐三年入為尚書省令史雖賜多流亡當官者不善撫治君以風力選注河南府錄事判官果以政績聞召為戶部勾當官復用薦書授同提舉南京路榷貨兼戶部員外郎馳驛襄葉值監察御史以私怨被誣時宣宗用法急凡臺察被推例皆誣伏下降外路七品借鄭州司候再調孟津縣丞竟以寃憤感疾終于官下壽六十官至少中大夫娶同郡秦氏生一子曰思遜再娶遼陽高氏西京路轉運使曼卿之女生女三人思遜以蔭再仕酒官娶孟氏生二子一女曰從曰復女尚幼維毛氏祖考積累如此躬不受祉後當有興者子孫其永念之

尚藥吳辨夫壽冢記

丁巳秋七月予將西歸尚藥吳辨夫有請曰思問不佞侍先生湯液有年矣日者不自揆度輒預作冢墓以寄

終焉之志而州里不經見頗有言敢贅之先生以祉二三之惑余謂辨夫言古有之裸葬何必惡人當解其表死生之際非我所敢知亦自毋庸知試以常理為之說夫形器之域古今同盡至于太上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三者於人道為極致無以加矣然亦有能出形器之外壯而不老老而不死者乎生死之在人萬世更相送猶夜之必旦寒之必暑雖甚愚無知亦知其必至世乃有烹金煉石合駐景之劑衒刀被髮為厭勝之術戀嫪殘喘僥倖萬一甚者至聞凶禍滅亡之語必向之而唾可不大哀耶唐高士司空表聖自作冢棺時或引客坐壙中飲酒賦詩裴回終日客或難之表聖笑曰君何不廣死生一致吾寧暫游此中哉此語載之史策作範來裔其視漢魯相孔耽之神祠趙岐之墓石晉陶徵士之自祭唐王無功杜牧之墓銘宋米元章坐棺木黃堂上表聖之言尤為啟重吾意子穎業方仗頻值喪亂閱世變也熟超然遠覽闔與古合悠悠者何足恤哉辨夫

再拜曰願終教之乃為作壽冢記吳氏世為東平人祖璋字文寶金朝初用良家子推擇為吏仕為郡功曹以廉平見稱考子昭字進叔讀書知義理資稟靜默容服修潔閭里或旬月不見其面與党承吉世傑同研席試本道常取解魁今賈文顯之及見之道其性行如此辨夫童仆失怙恃年十七尚醫王繼先以子妻之憫其惸獨并小弱弟思義養於家而教之貞祐初南渡河以婦翁醫術精博之故被令旨收充侍藥局藥童東宮即大位用隨龍思澤掌藥太醫院尋被旨充皇太后醫正局掌藥累官懷遠大將軍汴梁下北歸復以婦翁舊業行總府署醫工都管勾婦翁無子年八十以壽終辨夫篤於卵翼之報喪祭葬紀皆無悔焉中年後欲置家事不問乃為其弟姪殖產畢兒女婚娶最後營此家以某年月成而余以某年月日記辨夫時年六十八云

樊侯壽家記

知郡定襄樊侯天勝以武功積官服民政者垂二十年

思所以昭積厚於祖考修寵榮於鄉國今年冬十月修治先塋列松檟樹碑表以吉日壬辰合祭三世牲幣來助者傾動州里諸侯之禮備而孝子之情盡且欲作壽冢以為他日迎神之地謀於葬家師鄉之父兄皆以為往在丙戌之春吾侯方從征淮海常山軍取太原及吾州行省大帥恕其二三聚境中之民而守之將盡戮而後已吾侯奉郡王命至自益都以吾民被脅之故不當妄有屠滅者嘿於帥辭旨哀切有足感動且自與山軍鬬轉戰逐北不旬日而東山平帥知侯之忠即日弁所守者縱遣之又三年常山復取平定孟五臺阜平軍東山先鋒大帥已廢州民三十餘聚落且命侯入滹沱原侯設方罟鬬山軍擣其巢穴殺獲甚衆主帥知侯無他則引兵去州之民再被更生之賜皆從吾侯得之侯之福祿如川之方增何遠以身後為計乎又謀於州之士僕僭為侯言生而養死而葬中國之大政而聖人之中道自佛老家之說勝誕者遂以形骸為外物天地為棺槨日月為含襚甚者至有狐狸亦可螻蟻亦可之說雖呑鈆後遂以曠達自名者猶見笑於大方之家雖然彼自有方內外之辨矣吾處方之內聖人之中道舍而不由尚何從乎漢以來太宗指走霸陵道武帝治茂陵五十年至尊且不以陵寢為諱況其下者乎漢相孔光高士趙岐吳人范慎皆作壽冢唐司空表聖預作家墓圖先賢其中時往醉飲人有難之者表聖曰吾寧暫游此中耶宋元章知淮陽自剋死期作棺槨置黃堂上飲食坐卧對之彼皆名世大賢顧豈為驚世詭俗之行以取崖異耶吾侯雖未之學而識趣自遠悟代謝之必至要歸藏之有所終焉之志有不期合而合者雖不謀於人可也侯喜而飲予酒再拜謝曰有是哉請刻予之文於石以曉來者於是乎書

遺山集卷三十四

遺山集卷三十五

記

威德院功德記

金　元好問　撰

并州唐以來圖經所載佛塔廟處睨他郡為尤多宣政之季廢于兵者凡十之七曾不百年瓦礫之場金碧相望初若未嘗毀者浮屠氏之力為可見矣威德院在晉陽白馬川之清寧社治平二年賜名國朝皇統初里耆及其徒真果主之寺之廢久老殿元命梵嚴寺僧善信為之重建其稍葺堂屋以居大定中真之矣柱礎之外無復餘物真果迫隘為嫌行視寺後平崖其徒明玘嗣院事頗以寺基迫隘為嫌行視寺後平崖其上可剗治乃乞地于韓順家而得之凡役工五千有奇而寺加廣實偏于韓厚而僧因為之動也玘初刺華嚴經本數年迨是而成因大作水陸以新經千部施且燒二指為供誠意堅苦為人感動韓厚者與其屬更為起東西堂繪像備焉寺外直汾流為木石橋以便往來然後寺事成玘為予言如此且殫予記之玘今老矣予嘗見其持律嚴入理深護念所業如楫頭目蓋人有不可及者每竊嘆焉浮屠氏之入中國千百年其間纔廢而漸興稍微而更熾者豈無由而然天下凡幾寺寺凡幾僧以鄉觀鄉未必皆超然可以為人天師也唯其生死一節殫不可奪小大一志牢不可破故無幽而不窮無高而不登無堅而不攻雖時有齟齬要其終則莫不沛然如湍流之破隄防一放而莫之禦也道則異術也教則異習也梯空接虛入神出天與吾姬孔氏至列為三家儒衣冠之子孫有奔走而從之者況乎誘庸俗而役之以為區區之塔廟豈不褻嗛嗛呻呻之頃而得之噫使吾聖人之門有若信若果若因若把者旦旦如是世世又如是就不能推明大道卓如日月之明至於一啟之宮亦何遽有鞠為園蔬之嘆乎吾于是乎有感

竹林禪院記

竹林寺在永寧之白馬原其初為佛屋居人以修香火之供既廢矣鄉豪麻昌及其族弟岳稍完葺之以龍門僧廣居焉廣解梁人自言白雲杲之徒居而安之即以興造自任興定中請于縣官得今名乃為殿為堂為門為齋厨為庫廐凡三年而寺事備南原當大川之陰壤地衍沃分流交貫嘉木高蔭良穀美稷號稱河南韋社而寺居其上游東望女几地位尊大居然有岳鎮之舊偃蹇劫立莫可梯接仙人諸峯顏行而前如進而侍如退而聽如敬而慕如畏而服重岡復嶺脈絡下屬至白馬則千仞突起朗出天外儼然一敵國之不可犯金門烏啄奔走來會小山纍纍如祖龍之石隨鞭而東雲烟杳靄濃淡覆露朝窻夕扉萬景並入廣一攬而洛西之勝盡荟嘗嘆焉佛法之入中國至梁而后大至唐而后固寺無定區僧無限員四方萬里根結盤互地窮天下多矣之選寺當民居之半而其傳特未空也予行天下多矣自承平時通都大州若民居若官寺初未有閎麗偉絶

之觀至于公宮侯第世俗所謂動心而駭目者校之傳記所傳曾不能前世十分之一南渡以來尤以營建為重百司之治或僑寓於編户細民之間佛之徒則不然以為佛功德海大矣非盡大地為塔廟則不足以報稱意有所嚮羣起而赴之富者以貲工者以巧壯者以力咄嗟顧盼化草菜為金碧撞鐘擊鼓列坐而食見于百家之聚者乃如此其說曰以力言者佛為大國次之吁可諒哉正大庚辰予閒居空空廣因進士康國仲寧以記請仲寧為予言廣業而專心通且喜從吾屬游其進也有足與之者因為記其事并著予之所以感四月望日前内鄉縣令元某記

少林藥局記

少林英禪師為余言昔青州辯公初開堂仰山自山下十五里負米以給大衆其後得知醫者新公度為僧俾主藥局仍不許出入錢致贏餘恐以利心而妨道業新

歿繼以其子能二十年間齋厨仰給而病者亦安之故百年以來諸禪刹之有藥局自青州始興定末東林隆住少林檀施有以白金為百年齋者自冠彦温而下百家圖為悠久計乃復用青州故事取世所必用療疾之功博者百餘方以為樂使病者自擇焉僧德僧浹靖深而周密又廉于財衆請主之故少林之有藥局自東林隆始局事之備迨于三年矣子幸以文記之予以為醫難事也自岐黄盧扁之書而下其說累數十萬言皆典雅淵奥本于大道之說究乎死生之際儒者不暇讀庸人不解讀世之學者非不藝專而業恒至終其身有不免為粗工者其可為難矣佛之徒方以禪定為習于世間法皆以為害道而不敢為間有言醫者特儒者之談禪爾有能了知味因斷除病本如子之書所為大醫王者乎謂之專則不可也勞則辭久則厭不合則離泛然而來悠然而往其視粥魚齏果如傳舍中物而不留顧其肯老歲月于參术間乎謂之恒則亦不可也不恒不專取未必甚解而付之司命之事病者何賴焉故廉者取之付一而有餘治藥不得不良十愈一人千愈百人蓋猶有所望也貪者為之乾沒而不定治藥不必皆良蛇床而當蘼蕪蘑菇而亂人參昌陽而進薤苓飛廉而用焉劑佐使之異用畏惡之相攻其禍可勝言哉古語有之良醫之不能以無藥愈疾猶良將之不能以無兵而制敵也兵有形有形則易見善用之者能以殺人者生人藥之性難窮難窮則不善用之者反以生人者殺人可不懼哉今子則不然若德若浹之實與廉皆選之十百輩有不可得者子固得所任矣時節州土無不適其當炮炙生熟無不極其性德與浹固亦盡其伎矣雖然吾恐他日有不善其後者出人將曰藥局之壞自某人始未必不以予為知言也故備述之使來者監觀焉

壽聖禪寺功德記

萬壽長老僧洪倪暨予皆河東人今年夏予來燕城知師主壽聖也將往過之師遣侍者致參承云三四年以

來常欲走書幣太原有請于吾子幸今至矣稅駕于我可乎予欣然從之他日問所求師曰無他惟丐文以記寺事耳請具道所以然蓋此寺即崇孝道場之佛位崇孝在大定明昌間堂宇百楹食指以千記義學諸師迭主講席神州天府非無聞刹擬量人境或自視缺然自遭離兵燹城邑廢毀僊佛所廬僅有存者崇孝佛位掃地而盡獨曹王所建舍利塔巋然而已荆棘瓦礫蚯蹶來舍如是十數年無留眄者有大檀越劉師彰之夫人鄭氏篤于奉佛憫福地之久廢也願為興起之且其伯男子有慶狹幼喪明誓徒佛陀以為歸宿乃捐奩中物直百千金者令報心寺提點僧潤共為營度潤資性堅忍有立事之望初起大殿築室其旁以為釋子棲息之地此寺之初基也歲丙午禪律諸人猥以第一代見請倪不敏洒掃于此者十寒暑矣今廊廡齋厨下迨庫廐粗有處所而其大較出於鄭之喜捨潤之力贊者為多初慶事寂休大士聰聰為授記有根塵有礙僧寶可依挽迴佛日暗室生輝之語以倪觀之豈寂休以鄭哀其子之廢不暇他及願力雖堅法施未溥故就其聲聞狹劣而言之耶所以者何我以大堅固力起妙莊嚴聚化朽壞而金碧奮藝戶而騫飛嶼若神明頓還舊觀于我法中塔廟所在即為有佛望之而塵勞破即之而智慧生耳目見聞方有是理夫刼濁諸生積為黑暗叢林之所障翳如今以百千日熾盛光而照臨之顧豈以一室生白而為究竟哉況乎天雲借潤展庭三請普而崇孝今別為壽聖矣鳳詔錫之美稱龍光廊其徧照上資神壇之護中寓華封之祝金輪四照與天無極豈惟佛子之所贊嘆乃至齋鼓粥魚亦皆以一音演說固可以著金石垂永久時節因緣緊吾字是待幸有以贊就之予捧手曰有是哉興建本末當如師所請若佛法則師當為予說而予不當為師說異時有大居士文章翰墨如竹谿党公者出必能以華嚴倡重宣此義云師道行清實臨事詳雅初受具王山參枝足清和尚聞萬松道價

裹糧千里以巾侍自誓松一見即以座元處之承事十五年備極勞苦他人無與比者出世住萬壽荒廢以久無幾何為之一新之戒大會雖出于國力所以成勝緣者師有力焉年月日元某記

興福禪院功德記

興福禪院在登封醴泉鄉之西保其初檀越郜智進買地于蔣整家築佛屋其上請少室清凉僧淨文居之正大中以恩例得今名自是土木有加焉予居崧前往來通西溪相與相之徒顧靖篤諸人皆有道行可紀故嘗稱述之予赴召京師通與顧偕智進來謁文以記此寺經度之始予諾之然以趣裝未暇也是後得官東南迄開興之兵不三四年諸師皆已下世至于興福之事則未嘗不往來于心也丁酉之秋見淨文于山陽盍自河南歷大名東平訪予而及之謂予言喪亂後兩寺幸存千里之來尚欲成諸師之志以無忘郜氏耳予欣焉為記之且告之曰清凉在兩山間初無所知名特以名德五年備極勞苦他人無與比者出世住萬壽荒廢以久無幾何為之一新之戒大會雖出于國力所以成勝緣者師有力焉年月日元某記

興福禪院功德記

興福禪院在登封醴泉鄉之西保其初檀越郜智進買地于蔣整家築佛屋其上請少室清凉僧淨文居之正大中以恩例得今名自是土木有加焉予居崧前往來通西溪相與相之徒顧靖篤諸人皆有道行可紀故嘗稱述之予赴召京師通與顧偕智進來謁文以記此寺經度之始予諾之然以趣裝未暇也是後得官東南迄開興之兵不三四年諸師皆已下世至于興福之事則未嘗不往來于心也丁酉之秋見淨文于山陽盍自河南歷大名東平訪予而及之謂予言喪亂後兩寺幸存千里之來尚欲成諸師之志以無忘郜氏耳予欣焉為記之且告之曰清凉在兩山間初無所知名特以名德

所在故齎鼓粥魚之聲殷然山谷間至今為崧前名刹境用人勝真不虛語今興福與子俱脫兵刼予文雖不足傳乃得之十五年之後而二千里之遠以子之書言之似不偶然者子勉之又安知他日子之所成就不及向上諸人而興福之壯且麗不為清凉之殷然乎子勉之九月晦日河東元某記

龍門川大清安禪寺碑

皇帝新即大位大行臺龍門公首膺分陝之命思所以修光寵廣膺澤以祈天永命者乃詣闕拜章請以鄉郡武川之清安寺為僧衆祝嚴之所事聞制書賜可且命蠲復以優之先是公之娣壻宣差提領郭侯秀從軍而南得釋氏繪像二十餘幅於宛丘相好備具有顧陸之妙郭侯晨夕香火奉於家庭公亦嘗瞻禮焉顧謂郭言國恩天大物無以稱惟有歸命佛乘仰求慈蔭異時當特建精舍承事此像以致臣子區區之情亦以伸昊天

罔極之報歲丙申秋偕大覺長老僧志輿歷武川之安都郭侯時在行中申理前說安都實公別墅旁近二三里所有寺曰正覺頹敝已久無從補葺且岡阜散走將非安集之地西北數百舉武三松在焉陽崦回合面勢平遠泉流交貫林木蔽映層巒複嶺奔走來赴萬象森然與意匹俱會一顧盼之頃而天趣頓新公欣然樂之營建之意遂定以郭侯之發其端也就命董其役基構所擬

畦步之地率從後直得之中命漆水公具疏請大覺住持共為經度乃以丁酉秋庀徒蔵事土木皆作公首捐萬金以供凡百之費起佛祖大殿即松為寺庭法堂丈室丹碧相望乃至安禪有寮會食有筵齋廚庫厩以次而具蓋規撫仰山而差減殺焉漆水公慕說勝緣復以為題牓龍跳虎卧雲烟動色後五年大覺退席復以禪師德善繼之提點相秀曰有什一之助鄉縣借力竭慮從事故衆務安遂為燕北名刹恩綸褒異實權輿于此竊唯達人大觀通天地人為一體人於天地間又同之同者也元首股肱古有成說若民吾同胞則至道學家乃發之是故君有輔相裁成之道臣有幹蠱用譽之責而民亦有職焉特張顧待哺而求飽爾古之任天下之重者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内之溝中譬之羣飲一人向隅而泣滿堂為之不樂此特為名教言至於曇氏之說又有甚焉者一人之身以三世之身為身一心所念以萬生所念為念至於沙河法界雖仇敵怨惡品彙殊絶悉以大悲智而饒益之道量宏闊願力堅固力雖不足而心則百之有為煩惱賊所嬈者我願為法城塹有為險惡道所梗者我願為光明炬有為生死海所溺者我願為大法船若大導師大醫王微利可施無念不在在世諦中而閡者我願為光明炬有為生死海所溺者我願為大容有同異其惻隱之實亦不可誣也惟公歷事三朝再秉鈞軸本諸仁以内養發於誠而外見吾儒之兼善内教之利宅皆得之性分自然廓而充之有不期合而合

者衆事業之既敍極材量之所至必有深畧遠圖尊主庇民躋之仁壽之域又何直莊嚴佛土一端而已哉行臺衆佐諸公以寺記見屬故樂為之書若夫有開必先千載而一臣能歸美而報其上君能下下以成其志炳耀乎典册揄揚乎雅頌當有鴻儒碩生秉筆以竢豈草茅賤士所得而議之故令所述直以謹歲月云耳

忻州天慶觀重建功德記

吾州跨西岡而城而岡占城之半是為九龍之原檀弓志晉大夫之葬直謂之九原水經說濤沱經九原城北流此其地也岡勢突起下瞰井邑民居官府率無以稱故作州者以廟學道院佛寺鎮之道院舊傳為唐七聖觀蓋天寶八年玄宗親謁大清宮上聖祖玄元皇帝尊號為聖祖大道玄元皇帝高祖太宗高宗中宗睿宗五帝皆加大聖皇帝之號州郡立紫微宮畫玄元像事之五帝則列侍左右杜工部冬日洛城北謁玄元廟詩有畫手看前輩吳生遠擅場五聖聯龍袞千官列鴈行之句為可考也七聖云者必增入玄宗肅宗父子乃得為七是則此觀其起于代宗朝乎玄元大殿規制宏敞而古意猶在知其為數百年物至以靈光比之玄元像則摶土剡木所成巍然尊大極天人之相耆舊謂出于神人之手宜不妄也按玄宗起紫微宮天下所同而此州不得獨有七聖觀果嘗以七聖為額是斥名矣是以七聖為斷矣有國者率用萬世自期尚肯以七為斷乎意其本名紫微流俗以七聖尊像所在輒改名之耳舊門題曰紫微為可見矣其後觀有白鶴之異復改白鶴觀圖經無所見惟石晉天福二年木土慕容增葺之書于版記者如此大中祥符二年詔郡國立天慶觀故白鶴又改焉天水氏以軒轅為祖起祠殿于玄元之左撒太倉而立之號曰明慶堂宇亭榭齋廚廊廡過唐舊之半見于都官員外郎知州事冉宗閔明慶殿記及著作郎知平遙縣事權通判杜岐公行列仙亭題詠者如此宣和末金兵入郡境並東城而南觀以不廢承平之久道

化大行土木之役歲月不絕迨貞祐之亂遂掃地矣宣撫使劉公易起殿于明慶之故基而州將樊侯天勝力復玄元之舊此興復之大凡也歲庚戌春二月予還自鎮州管内道士王守冲謂予言兵荒之後吾所居無尺木寸覺之餘先師撥土立之計所成不能前世百分之一而吾師弟子之心力盡矣先師留語以觀記屬吾子幸吾子不讓予私竊慨嘆于年運而往矣其所經見亦已多矣曩予嬰年先大夫挈之四方十八乃一歸始聞鄉里談天慶異事每歲二月望道家以為真元節云是玄元誕彌之日及其期有鶴降此殿多至十數少不下三二州人習以為常皆先期延望刺史約先見者有朋樽之賜鶴既至翔舞階庭了不驚異黃冠千里來會者項背相望如是三日乃罷從是予兩見之特亂後鶴乃不至耳此觀既經累朝崇飾他道院莫與為比位置爽塏曠若人表高齋坐嘯可以盡山川之勝古木翳映窓戶幽邃屏障几席剪焉無埃塵岐公白子西之詩高司戶

勝志常出農家十六七許時牧牛田間遇異人挈之而行一日至天壇之陽臺宮後八年來歸父母驚喜疑其死而復活遂度為道士氣質渾厚真受道之器年近九十以去冬留頌而逝皆予所接見者也因為守冲言子之居人境俱勝異事又多垂示永久宜無不可今紫微劉君歷六百甲子道行淳篤神觀開朗予方質以所聞誤新興方志子之師不以屬筆且當志之況于平生之言乃為記其事且為長謠以招鶴命篇使弁冕之以

為真元故事其辭曰

胎仙之來兮馭者誰金枝翠葆光陸離來幾時兮倏上馳渺翩翩兮烟景微藐姑射兮玉雪肌物不疵癘兮年不饑幡然棄我兮我疇依去家千年兮丁令威去何速兮今來何遲予鄉里分今是非玄元之祠兮松十圍蒼蓬金碧兮更換移南枝越鳥兮安故棲子獨無情兮憺忘歸趣雲裝兮莫予違明年真元兮與子期

太古觀記

全真師郝君初自寧海來趙州坐州南石梁下六年姪壻郭長倩為真定少尹過州問知師處率家人致謁師瞑目不為荅長倩夫婦流涕而去州人始知敬之請師住真定之太古觀不之許及長倩赴召乃往居之師燕坐既久心光內映大易之學恍惚有神受之其教督嚴揮斥公人以為玄門之臨濟閒一二言休荅如期而驗道價重聞達京師衛紹王崇慶初賜號廣寧全道太古真人自是四方皆以郝太古目之師東歸不五六年而觀廢于貞祐之兵歲丁酉師之高弟范鍊師自東原來裴回遺址有復修之意而未暇也暮府忽佐趙侯國寶之夫人龔氏出奩中物直百金起中殿堂廡齋厨下及用器無所不備堂衆歲費亦時給之癸卯冬予自燕都南歸鍊師館予于慶源道院為予言龔今殁矣致力於吾門者宜不可忘子幸以文記之往予小功兄寂然亦為全真道子嘗問子之道奈何寂然舉女几野人辛愿敬之之言曰全真家其謙遜似儒其堅苦似墨其修習似禪其塊然無營又似夫為渾沌氏之術者予北渡後從鍊師游既久益以敬之之言為然是家自皇統以來起于丘劉譚馬諸師而郝君于諸師為方外眷屬今太古集所載言詞往往深入理窟其以古道自任有不可誣者世人知君之道蓋寡龔特女士乃能知之至捐所甚愛為起庭宇治場圃若營其居室然者豈以名取之乎龔氏龍山大族女士京甫之伯姨鍊師訖其誠實知義理中歲授道書即有所得其尊師重道蓋有所本云

紫微觀記

東平左副元帥趙侯之太夫人既老矣即棄家為全真師師鄆人普惠大師張志剛居冠氏之洞清庵庵之制初亦甚陋乞名于丘尊師改號紫微觀趙侯為之起殿閣立堂宇至于齋厨庫厩所以奉其親于家者無不備歲乙巳九月落成請予記其事予為之說云古之隱君子學道之士為多居山林木食澗飲槁項黃馘自放于方之外若涪翁河上丈人之流後世或附之黃老家數以為列仙陶隱居冤謙之以來此風故在也杜光庭在蜀以周靈王太子晉為王建鼻祖乃踵開元故事追崇玉晨君以配混元上德之號置階品立範儀號稱神仙官府虛荒誕幻莫可致詰二三百年之間至宣政之季而其敝極黃冠之流官給命書以散郎與大夫之目循歷資級無別省寺凡冥報之所警後福之所開則視桑門所前有者而例舉之始欲為高而終為高所畧始欲為怪而卒為怪所溺其徒有高舉遠引者亦厭而去之故自故于方之外者猶一二見焉貞元正隆以來又有全真家之教咸陽人王中孚倡之譚馬丘劉諸人[illegible]之本于淵靜之說而無黃冠禳禱之妄然以禪定之習而無頭陁縛律之苦畊田鑿井從身以自養推有餘以及之人視世間擾擾者差若省便然故墮窾之人翕然從之南際淮北至朔漠西向秦東向海山林城市廬舍相望什百為偶甲乙授受牢不可破上之人亦嘗懼其有張角斗米之變著令以止絕之當時將相大臣有為主張者故已絕而復存稍微而更熾五七十年以來益不可復動矣貞祐喪亂之後蕩然無紀綱文章蕞蕞之民靡所趣向為之教者獨是家而已今河朔之人什二為所陷沒無淵靜之習無禪定之業所謂舉桑門以自例者則兼有之望宣政之季厭而去之之事且不可見況附于黃老家數以為列僊者其可得乎嗚呼先哲王之道中邦之正掃地之日久矣是家何為者乃人敬而家事之殆攻劫爭奪之際天以神道設教以踞勇鬬嗜殺

者之心耶抑三綱五常將遂湮滅顛倒錯亂人與物胥而為一也不然則盛衰消長有數存焉于其間亦難于為言也已侯名天錫字受之崇儒重道出于天性雖在軍旅而文史未嘗去手常與奉天楊煥然讀徂徠石君唐鑑至論釋老家慨然以為知言決非漫為風俗所移者是觀之作特以養志云年月日河東人元某記

朝元觀記

歲丁未春二月梁鍊師辦疑過新興踵門為予言初國兵以庚辰冬攻破絳陽及解梁屬邑思問僑寓雲朔間當是時嶠山軍節度閻侯德剛經畫恪定境內休息頗與方外士周旋所居衛邨里白水出焉侯愛其景氣古澹有終焉之志因以清溪自號幅巾便服香火晨夕有薦思問于侯若謂有所取焉者侯即走書幣禮見招握手而驩如平生為之闢旁近西園規作廬舍以為談經講道之所顧謂所親云他日道院成與吾松檟相直遠不能一里所沒而有知得神游於此足致樂也然未幾侯下世纔畢垣墉而已今師歸自朔庭悼先志未究而尚冥福之可徼也庀徒僦事土木皆作蓋經始于庚寅之七月而斷手于明年之六月像設有殿禳禡有壇講授有堂賓御有次下迨門廡庫廐截然一新又參佐部曲諸人請為侯立祠以致甘棠之思衆議思問先住安邑之朝元乃以此觀仍朝元之舊文石既具幸吾子以先友溪南辛敬之劉鄧州光甫之故而為之記予諾之曰侯之事固樂為道之矣予聞黃老家點聰明去健羨之說前賢以為大槩與易道何思何慮者合自年少氣銳者觀之往往以墮窳不振為嫌及其更事既多閱得喪休戚者益熟乃稍以淡泊之言為有味迴視世好若芻豢之悅其口者或厭而唾之矣況乎執兵凶器行戰危道奮迅于風塵之際而角逐于功名之會伏尸流血僅乃得之大方之家方以拱璧駟馬不如坐進此道彼功定天下之半聲馳四海之表且不能滿渠一笑其下者當置之何地哉故雖文成君之豪傑一旦自

視訣然願棄人間事絶粒輕舉以從赤松子游非自苦也惟侯知物之不可太盛知名之不可久處知權之不可畏而退之不可不勇故慨然自拔于流俗思欲高舉遠引也如此其所乏者呼吸煉化俛仰詘信以適神而養壽耳雖然上方飛鳥之鳧葛坡杖杖之龍世徒以神僊為疑而物化亦自有不可窮者矣異時羽衣翩躚過朝元之上俯華表而語留望五雲而翱翔者汝庸安知其不為清溪翁耶今師名鎮字國安始以父任作州

既而領兵千人隸征西幕府累以戰多為大將軍所知凡萬夫長出師則命留攝軍務于太原禹都漪仲陽道風孤峻時人有玄門臨濟之目與吾辛劉交甚款辨疑其高弟云望日遺山真隱元某記

清真觀記

修武清真觀在縣北馬坊全真諸人為丘尊師之所建者太定初丘自東萊西入關隱于磻溪十數年不出天下以為有道者興陵召赴闕取道山陽愛其風土之美

裴回久之且謂其徒言在所道院武官為之冠濱都次之聖水又次之若輩得居于此則與濱都聖水相甲乙矣諸人乃乞地于鄉豪馬子安家而得之積以歲月廬舍乃具舍旁近出大泉溉千畝稻塍蓮蕩東與蘇門接茂林修竹往往而在太行諸峯壁立千仞雲烟朝暮使人顧揖不暇考之地志蓋魏晉諸賢之所樂而忘返處也大安初以恩例賜今名貞祐丙子丘命劉志敏來居劉縣人丘高弟也故聚徒至百人興定庚辰之兵�tt廢正大辛卯志敏之徒泠德明者復葺居之今所食又千指矣歲甲午予自大梁驅管鄣城德明之法兄弟房志起自覃懷來介于幕府諸君請予為記房外朴而內敏質直而尚義有似夫墨名而儒實者因為次第之并著于所感焉嗚呼自神州陸沈之禍之後生聚已久而未復其半蚩蚩之與居泯泯之與徒為之教者獨全真道而已嘗試言之聖人之憂天下後世深矣百姓不可以逸居而無教故為之立四民建三綱五常士農工賈各有

業父慈子孝兄友弟敬君臣嚴夫婦順各有守尤言而有司徒仁義禮智典章法度與為士者共守之天下之人耕而食蠶而衣養生送死而無憾粲然而有文驊然而有思于聖人之教也若飢者之必食寒者之必衣由身而家由家而達之天下四方由不可斯須離至百世千世萬世而不可變其是之謂教而道存焉于其間傳有之天祐下民作之君作之師道之行與否皆歸之天今師徒之官與士之業廢者將三十年寒者不必衣而飢者不必食蓋理有不可曉者豈非天耶如經世書所言皇極之數王伯而降至於為兵火為血肉陽九百六適當斯時苻堅石勒大業廣明五季之亂不如是之極也人情甚不美重為風俗所移幸亂樂禍勇鬬嗜殺其勢不自相魚肉舉六合而墟之不止也丘往赴龍庭之召億兆之命懸于好生惡死之一言誠有之則雖馮瀛王聲焰隆盛鼓動海岳雖兇暴孰鴈悍甚愚無聞知之徒之對遼主不是過從是而後黃冠之人十分天下之二皆與之俱化仙翁鋒茹毒遲迴顧盼若有物掣之而不得逞人不能召其子兄不能克其弟況乎能制其本刑罰其末以禁亂未所謂全真家者乃能抹之蕩然大壞不收之後救心熾然如大火聚力為撲滅之嗚呼豈非天耶六月十六日前進士河東元某記

遁仙觀記

直王屋縣治之北八里所其地名八仙岡丘阜連屬於華蓋峯為近而紫谿之水所從出仙人燕君舊井在焉開元中敕置陽臺宮以居司馬鍊師近世乃于宮之左別為遁仙觀遁仙觀者初為泰和道院郝志朴實居之崇慶癸酉以恩例得今名始大為崇建堂宇廊廡齋厨庫廐以次而具歷兵亂得不廢今其徒袁守素主之郝平陽人淳素有守披荆棘拾瓦礫不階一簣之助積數客之所食息幾與陽臺等皆驩喜承事無虛過者而十寒暑而後有所就承平時朝上方者率取道於此賓未嘗丐貸于富人之門人用是重之郝之後有李存道

義之義之曲沃人童幼入道逼莊周列禦寇之學五經諸子亦所涉獵妙於琴事以自娛而已或謂其於異書有所得而不以傳也戊戌之秋予客濟上守素為予言逼仙之所度勤亦至矣不有以記之則他日莫知所從來吾二師者亦將湮滅而無聞敢再拜以請袁徃年從予小功兄寂然授老子童句且以吾宗奉仙老師明道為介故為記之予嘗究於神仙之說蓋人稟天地之氣氣之清者為賢至於仙則又人之賢而清者也黃老莊列而上不必置論如抱朴子陶貞白司馬鍊師之屬其事可考其人故在其人可想而見不謂之踔宇宙而遺俗渺翩翩而獨征者其可乎使仙果不可成彼稱材智絕出事物變故皆了然于胸中寧若世之昧者蔽於一曲之論徼倖萬一徒以耗壯心而老歲月乎壬辰之變人有得鍊師所藏丹訣於此山石穴中者曰真元君周覽八極天老相風后侍方明力牧常界先昌宇從六宮宮主卷以天衆會於天壇雲臺論三洞秘文普明法要

問荅已竟太一現深明輪閒雲軒羽蓋滿空界山川雲日黯無晶光元真拜跪于齋壇之上晻暧之際太一與無央仙悠隱於玄中其始末大畧如此其後記云余留於王屋清虛洞側獲真篆仙經二品一曰元精二曰丹華玩其真跡味其經旨乃知龍章鳳篆與世筆殊絕聖法仙經暨凡文異軫徒懷悵望深恨不覩其人然精習彌久探賾淵微希髣髴而已又睹真皇寶籙及知上古帝王丹寶並傳莫不遐年逮及夏禹以丹寶授益事禹日淺民不歸益而歸啟自是帝王丹道遂止劉君而下又七繼之者可勝悼痛維玉匱秘文流運道氣而有昇沈之期故遭遇之者誠萬世之一耳余今不敢泄漫天寶復藏之名山以俟其人此記以歲月考之知其往中巖時所藏也夫玄學之廢久矣惟玄學廢故人以學仙為疑今夫居山林棄妻子而以黃冠自名者宜若可望也然叩其中則世間事人所共知者且不能知況出世間乎倀倀之與游憒憒之為曹未嘗學而曰絕學不知

所以言而曰忘言因首喪面敗絮自裹而曰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前所謂以俟其人者果何所俟耶抑有之而予不之見耶嗚呼靈都真境自昔閟衍博大真人之所往來乃今求自拔於流俗者而不可得於此可以觀世變矣因併及之以為素隱行怪欺世盜名者之勸十二月初吉太原人元某記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恕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謄錄監生臣朱懷玉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遺山集卷三十六 六七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焉

遺山集卷三十六

金 元好問 撰

序引

陸氏通鑑詳節序

中州文明百年有經學有史漢之學通典之學而通鑑則不能如江左之盛唯蔡內翰伯正甫珪蕭户部真卿貢宗室寀國公子瑜璹之等十數公號稱專門而已近歲此學頗行河朔武臣宿將講說記誦有為日課者故時人稍稍效之卷帙既多艱於傳寫通都大邑好事家所藏不過三五本而止其餘願見而不可得者多矣温公修此書十五餘年雖相業未究而能成百代不刊之典以與左丘明氏並傳立功立言皆聖哲之能事在公為無憾特其傳與否繫學者幸不幸耳歷亭州將張侯晉亨知好此書取陸氏詳節且以外記及諸儒精義附益之公所載大政事大善惡備見於此益有不可勝學

者矣以為得之易則學者衆因循不以傳從是而往一邑之令一州之守千人君之長若見而有所得愛而知所慕舉而措之施為之間免於面墻之嗟張侯與有力焉使何至就楮墨工營什一耶予惜其私淑之意不白故為道其所以然乙卯秋九月望日太原元某裕之書

杜詩學引

杜詩注六七十家發明隱奧不可謂無功至於鑿空架虛旁引曲證鱗雜米鹽反為蕪累者亦多矣要之蜀人趙次公作證誤所得頗多託名於東坡者為最妄非託名者之過傳之者過也竊嘗謂子美之妙釋氏所謂學至於無學者耳今觀其詩如元氣淋漓隨物賦形如三江五湖合而為海浩浩瀚瀚無有涯涘如祥光慶雲千變萬化不可名狀固學者之所以動心而駭目及讀之熟求之深含咀之久則九經百氏古人之精華所以膏潤其筆端者猶可髣髴其餘韻也夫金屑丹砂芝术參桂識者例能指名之至於合而為劑其君臣佐使之互用甘苦酸鹹之相入有不可復以金石草木名之者矣故謂杜詩為無一字無來處亦可也謂不從古人中來亦可也前人論子美用故事有著鹽水中之喻固善矣但未知九方皐之相馬得天機於滅沒存亡之間物色牝牡人所共知者為可畧耳先東巖君有言近世唯山谷最知子美以為今人讀杜詩至謂草木蟲魚皆有比興如試世間商度隱語然者此最學者之病山谷之不注杜詩試取大雅堂記讀之則知此公注杜詩已竟可為知者道難為俗人言也乙酉之夏自京師還閒居崧山因錄先君子所教與閩之師友之間者為一書名曰杜詩學子美之傳誌年譜及唐以來論子美者在焉侯兒子輩可與言當以告之而不敢以示人也

六月十一日河南元某引

東坡詩雅引

五言以來六朝之謝陶唐之陳子昂韋應物柳子厚最

為近風雅自餘多以雜體為之詩之亡久矣雜體愈備則去風雅愈遠其理然也近世蘇子瞻絕愛陶柳二家極其詩之所至誠亦陶柳之亞然評者尚以其能似陶柳而不能不為風俗所移為可恨耳夫詩至於子瞻而且有不能近古之恨後人無所望矣乃作東坡詩雅目錄一篇正大已丑河南元某書於內鄉劉鄧州光父之東齋

東坡樂府集選引

絳人孫安常注坡詞參以汝南文伯起小雪堂詩話刪去他人所作無愁可解之類五十六首其所是正亦無慮數十百處坡詞遂為完本不可謂無功然尚有可論者如古岸開青葑南柯子以末後二句倒入前篇此等猶為未盡然特其小小者耳就中野店鷄號一篇極害義理不知誰所作世人誤為東坡而小說家又以神宗之言實之云神宗聞此詞不能平乃貶坡黃州且言教蘇某閒處袖手看朕與王安石治天下安常不能辨復收之集中如當時共客長安似二陸初來俱妙年有胸中萬卷筆頭千字致君堯舜此書何難用舍由時行藏在我袖手何妨閒處看之句其鄙俚淺近叫呼衒鬻殆市駔之雄醉飽而後發之雖魯直家婢僕且羞道而謂東坡作者悞矣又前人詩文有一句或一二字異同者蓋傳寫之久不無訛謬或是落筆之後隨有改定而安常一切以別本為是是亦好奇尚異之蔽也就孫集錄取七十五首遇語句兩出者擇而從之自餘玉龜山一篇予謂非東坡不能作孫以為古詞刪去之當自別有所據姑存卷末以俟更考丙申九月朔書于陽平寓居之東齋元某引

錦機引

文章天下之難事其法度雜見于百家之書學者不徧考之則無以知古人之淵源予初學屬文敏之兄為予言如此興定丁丑閒居汜南始集前人議論為一編以便觀覽蓋就李嗣榮衛昌叔家所有書而錄之故未備

也山谷與黃直方書云欲作楚辭須熟讀楚辭觀古人用意曲折處然後下筆喻如世之巧女文繡妙一世誠欲織錦必得錦機乃能成錦因以錦機名之十一月日河東元某自題

集諸家通鑑節要序

汝下弋唐佐集諸家通鑑成一書以東萊呂氏節要為斷增入外紀甲子譜年目録考意舉要歷法及與道原史事問荅古輿地圖帝王世系釋音温公以後諸儒論辨若事類若史傳終始括要又皆科舉家附益之者為卷百有二十凡二百餘萬言唐佐學有源委讀書論文精玩旨意隨疑訂正必理順而後已故其所編次部居條流截然不亂時授館平陽張存惠魏卿家張精于星歷之學州里以好事見稱請為唐佐鋟木以傳唐佐過開學者涉獵之漸乎唐佐真積之力久必能得其微旨幸為講明之以曉我曹之未知者年月日河東人元某謹序

十七史蒙求序

不謂之不負所學可乎承平時明經詞賦取士主文衡者尚以科目為未廣謂杜氏通典司馬氏通鑑皆可增置學官為士子專門之業宰相以為然而未暇也此書編帙浩繁傳寫不易辨寒鄉之士有願見而不可得者張氏此本減完書紙墨之半見得之易則流布必廣户牖既開他日當有由堂而及奥者幸為我道所以然雖然某切有所憾焉公與二劉氏范氏紀千三百年治亂廢興成敗之跡蓋用春秋左氏傳荀悦袁宏漢紀例為之以便觀覽故於中秘外邸之書芟夷翦截舉宏綱而撮機要其所取纔十一耳而公既為成書上之復自為通鑑詳節傳于世者獨何歟其後呂陳王陸諸人亦皆以公例為之豈數公者于編年本末故使之不相綴屬

安平李瀚撰蒙求二千餘言李華作序李良薦於朝益在當時已甚重之迄今數百年之間孩幼入學人挾此册少長則遂講授之宋王逢原復有十七史蒙求與瀚並傳及詩家以次韻相夸尚以蒙求韻語也故姑汾王琢又有次韻蒙求出焉評者謂次韻是近世人之敝以志之所之而求合他人律度遷就傅會何所不有唯施之賦物詠史舉古人徵之事例遷就傅會或當聽其然是則韻語次韻為有據矣始于年二十餘住太原學舍交城吳君庭俊與予結夏課於由義西齋嘗以所撰蒙求見示且言逢原既以十七史命篇矣而間用呂氏春秋三輔決録華陽國志江南野録謂之史可乎今所撰止於史書中取之諸所偶儷必事類相附其次強韻亦力為搜討自意可以廣異聞子為我序之可乎予欣然諾之而未暇也後三十七年予過鎮陽見張參議耀卿耀卿受學於吳君之門者也問以此書之存亡乃云板蕩之後得於田家故箱中因得而序之

按李瀚自嫌文碎此特自抑之辭華謂可以不出卷而知天下是亦許與大過唯李良薦童謂其錯綜經史隨便訓釋童子固多弘益而老成頗覺起予此為切當耳載籍之在天下有棟宇所不能容而牛馬所不能舉者精力有限記誦無窮果使漫而無統廣心浩大將不有遺亡之謬乎如曰記事者必提其要吾知蒙求之外不復有加矣古有之積絲成寸積寸成尺尺寸不已遂成丈尺信斯言也雖推廣三千言為十萬其孰曰不可哉吳君博覽强記九經傳註率首自抄寫且諷誦不去口史書又其專門之學文賦華贍有聲場屋間教授生徒必使知已之所知能已之所能時議以此歸之貞祐兵亂負母入山道中遇害年甫四十云庚戌五月晦日新興元某叙

拙軒銘引

左轄公以拙軒自號徵文于某謹述而銘之去古既遠天質日喪人偽日勝機械之士以拙為諱天下萬事一

以巧為之矜長出奇爭捷求售其心汩汩焉如弄丸如運斤如刻猴之工如賈豎之籌絳侯之訥石建之醇謹卓茂之迂緩班超平平之策陽城下下之攻咸共嗤黜以為不智事業之鄙陋風俗之薄惡實坐于此惟公以清白傳世德以忠信結人主出入四朝再秉鈞軸危言高論聳動天下發幽燭未形之謀則先識者以為明犯強臣不測之怒則疾惡者以為高視千載無所於讓其以拙為號者非欲賢於斯世而已也瀟溪先生論拙之極致有天下拙刑政徹上安下順風清弊絶之語夫能至於上安下順風清弊絶則天下之能事畢矣然則公之所以自名者乃所以自任耶

如庵詩文敘

密國公諱璹字子瑜越王長子而興陵之諸孫也明昌初錫厲等二王得罪後諸王皆置傅與司馬府尉文學名為王府官屬而實監守之府門啓閉有時王子若孫及外人不得輒出入出入皆有籍訶問嚴甚金紫若國公雖大官無所事事止於奉朝請而已密公班朝著者如是四十年初燕都遷而南危急存亡之際凡車駱宮懸寶玉秘器所以資丕天之奉者舟車輦運國力不贍至汴者千之一耳而諸王公貴主至有脫身而去者公家法書名畫連箱累篋寶惜固護與身存亡故他貨一錢不得著身方遷革倉卒朝廷止以乏軍興為憂百官俸給減削幾盡歲日所入大官不能贍百指而密公又宗室之貧無以為資者其落薄失次為可見矣元光以後王薨門禁緩文士稍遂款謁然亦不過三數人而止矣公資稟簡重而至誠接物不知名爵為何物少日師三川朱巨觀學詩龍品任君謀學書真積之久遂擅出藍之譽於書無所不讀而以資治通鑑為專門馳騁上下千有三百餘年之事其善惡是非得失成敗

道之如日前穿貫他書考證同異雖老於史學者不加詳也名勝過門明窓棐几展玩圖籍商畧品第顧陸朱吳筆虛筆實之論極幽眇及論二王筆墨推明草書學究之說窮高妙而一言半辭皆可紀錄典衣置酒或終日不聽客去爐薰茗椀或燈窗一杯有承平時王家故態使人愛之而不能忘也字畫得於蘇黃之間參禪於善西堂名曰祖敬自題寫真有枯木寒灰亦自神應緣來現胖公身只緣苦愛東坡老人道前身趙德麟之句舊制國公祭山陵則佩虎符乘傳號曰嚴祭若上清儲祥宮若太一宮五岳觀設醮上方相藍大道場則國公代行香公多預焉又有詩自戲云借來羸馬鈍於墻馬上官人病且徂無用老臣還有用一年三五度燒香蓋實錄云公詩五卷號如庵小藁者汴梁舊書家有之樂府云夢到鳳凰臺上山圍故國週遭又云咫尺天還秋也不成長似雲閒識者聞而悲之予竊謂古今愛作詩者特晉人之自放於酒耳吟詠情性留連光景自當為

緩憂之一物在公則又以之遯世無悶獨立而不懼者歟

也使公得時行所學以文武之材當顧面正朝之任長轡遠馭何必減古人顧與槁項黃馘之士爭一日之長於筆硯間哉朝家疎近族而倚疏屬其敝乃至於此可為浩歎也天興壬辰曹王出質公求見於隆德殿上問叔父欲何言公奏聞伯特雖議和伯特不苦語練恐不能辦大事者臣請副之或代其行上慰之曰南渡後國家比承平時有何奉養然叔父亦未嘗沾丐無事則置之冷地無所顧籍緩急則置於不測叔父盡忠固可天下其謂我何叔父休矣於是君臣相顧泣下未幾公感疾以其夏五月十有二日薨春秋六十一後二十有六年此集再刻於大名門下士河東人元某為之引

琴辨引

彥實苗君平陽人童丱中為鄉先生喬孟州辰君章所器命其子河東按察轉運使宇德容與同研席君章文學深博兼通音律教彥實與德容琴事初授指法累錢

手指以輕肆為禁至一聲不敢妄增損彦實後以雅重見稱有自來矣弱冠應明經舉選三赴廷試至論知琴亦與德容相後先當熙宗守成之際惟弄琴為樂而已琴工衛宗儒者一日鼓琴不成聲問之故曰山後苦寒手拮据耳即賜之貂鼠帳熾炭其前使鼓之世宗好此藝殊有父風寢殿外設琴工幕次鼓至夜分乃罷嘗言吾非好琴人主心無所住則營建征伐田獵寵嬖何所不有吾以琴繫著吾心耳一侍從鼓琴東宮衣著華麗上以輕浮勑不得入宮至顯宗又妙于琴事者也三四十年之間此道大行而彦實出于其時近臣有薦於章廟者因得待朝翰林居京師未久而聲譽籍甚至廢舉業不就南渡後日從楊趙游閑閑嘗有詩推敬故詩人止以高士目之公藝既專又漸於敦朴之化習與性成其分別古今操弄孰雅孰鄭猶數一二而辨黑白也常選古人所傳操弄百餘篇有古意者纂集之將傳於世危急存亡之秋良未暇也長子名某字君瑞當仕為省

郎閒居燕中悼雅道之將廢而先意之不究將鋟木以傳請予題端且以卜當傳與否也予謂君瑞言子弟傳之山谷有云枯木嵌空微暗淡古器雖在無古弦袖中正有南風手誰為聽之誰為傳東坡有云琴裏若能知賀若詩中定合愛陶潛漢大司空宋弘薦桓譚文學可比前世揚雄劉向父子光武拜為議郎帝每讌輒令鼓琴好其繁聲弘聞之不悅悔於薦舉伺譚內出正朝服坐府上遣吏召之譚至不與席而讓之曰吾所以薦子者願令輔國家以道德也而今數進鄭聲以亂雅頌非忠正者也能自改耶會相舉以法乎譚頓首謝良久乃遣之後大會羣臣帝使譚鼓琴譚見弘失其常度帝怪而問之弘乃離席免冠謝曰臣所以薦桓譚者謂能以忠正導主而今朝廷耽悅鄭聲臣之罪也帝改容謝之譚遂不得給事中予切謂南風手不可得而今世愛陶詩者幾人果如坡谷所言唯當破此琴為烹鶴之具耳光武好繁聲舉朝亦好之乃有宋司空謂宋弘之後遂

無宋弘則彥實此書何從出哉夫八音與政通為難審音以知政居今而行古又為難合是二難始有此書乃欲藏之名山以待其人乎司空表聖最為通論云四海之廣豈無賞音固應不待五百年耳請以此為之引歲丁巳秋八月初吉遺山詩老引

雙溪集序

燕中文士張顯卿趙昌齡為予言省寺實容集今中令詩傳於時欲吾子為作序引其有意乎予復之曰詩與文同源而別派文固難詩為尤難李長吉母以賀苦於詩謂嘔出肝肺乃已耳又有論詩者云乾坤有清氣散入詩人脾千人萬人中一人兩人知其可謂尤難矣前世詩人凡有所作遇事輒變化別不一其體裁乃欲與造物者爭柄因鎖怪異破碎陣敵凌轢波濤穿穴險固者尤未盡也槁項黃馘一節寒餓之士以是物為顓門有白首不能道劉長卿一字者青雲貴公子乃咳唾嘲呻而得之是可貴也學道者有神遇有懸解如以無礙辨才游戲翰墨龍拿虎擲動心駭目不可致詰彼區區者方纓冠被髮流汗而追之九萬里風斯在下矣中令天資高於詩風骨故落筆有過人者不足訝也近時燕中兩詩人擅名一時當其得意時視北征南山反有以為不足長轡遠馭進進而不已如欲睥宇宙而遺俗渺翩翩而獨征者尚奚以序引為哉顯卿昌齡為我謝中令君朝議以四世五公待閤下天下大夫士以太平宰輔望閣下李文饒一品集鄭亞有序陸宣公奏議蘇東坡有劄子大書特書而屢書之韓筆有例予欲我叙雙溪小集而遂已乎年月日門下士河東元某題

鳩水集引

德安鄭夢開以所編宋君周臣鳩水集見示云宋君以文章名海內久矣世以不見全集為恨今欲鋟木流布子厚於宋者請為題端某不敏不足以知詩文正脈嘗

試妄論之文章雖出於真積之力然非父兄淵源師友講習國家教養能卓然自立者鮮矣自隋唐以來以科舉取士學校養賢俊逸所聚名卿才大夫為之宗匠琢磨日就作新之功以德言之則士君子之所為也以文言之則鴻儒碩生之所出也以人物言之則公卿大臣之所由選也不必皆鴻儒碩生公卿大臣而其材具故在是矣宋君起太行其經明行修蓋故家遺俗然且得鄉先生李承旨致美按察使簡之宗盟內翰濟川書績文動為有用之學使之得時行道其所成就顧豈出名卿才大夫之下哉易代以來佐東平幕二十年當潞倅祐之父子王孟州大用之所沾丐住太學十年讀賢侯擁篲之敬不動聲氣酧酢臺務皆迎刃而解有用之學僕既言之矣嗚呼文章聖心之正傳達則為經綸之業窮則為載道之器顧所遭何如耳他日人讀鳩水集或以文人之文求之渠特徼巑子耳非吾心相科中人也癸丑清明日河東元某引

楊叔能小亨集引

貞祐南渡後詩學大行初亦未知適從溪南辛敬之淄川楊叔能以唐人為指歸敬之舊有聲河南叔能則未有知之者興定末叔能與予會于京師遂見禮部閑閑公及楊吏部之美二公見其幽懷久不寫及甘羅廟詩嘖嘖稱嘆以為今世少見其比及將往鬬中張左相信甫李右司之純馮內翰子駿皆以長詩贈別閑閑作引謂其詩學退之此日足可惜頗能似之至北之金膏水碧物外自然奇寶景星丹鳳承平不時見之嘉瑞叔能用是名重天下今三十年然其容于楚于漢汚于燕趙魏齊魯之閒行天下四方多矣而其窮亦極矣叔能天資澹泊寡于言笑儉素自守詩文似其為人其窮雖極其以詩為業者不變也其以唐人為指歸者亦不變也今年其所誤小亨集成其子復見予于鎮州裒引為請予亦愛唐詩者唯愛之篤而求之深故似有所得嘗試妄論之詩與文特語言之別稱耳有所記述之謂文吟

咏情性之謂詩其為言語則一也唐詩所以絶出於三百篇之後者知本焉爾矣何謂本誠是也古聖賢道德言語布在方冊者多矣且以弗慮胡獲弗為胡成無有作好無有作惡樸雖小天下莫敢臣較之與祈年孔夙方社不莫敢共明神宜無悔怒何異但篇題句讀不同而已故由心而成由誠而言由言而詩也三者相為一情動於中而形于言言發乎邇而見乎遠同聲相應同氣相求雖小夫賤婦孤臣孽子之感諷皆可以厚人倫美教化無他道也故曰不誠無物夫惟不誠故言無所主心口別為二物物我邈其千里漠然而往悠然而來人之聽之若春風之過焉耳其欲動天地感神鬼難矣其是之謂本唐人之詩其知本乎何温柔敦厚藹然仁義之言之多也幽憂憔悴寒饑困憊一寓於詩而其阨窮而不憫遺佚而不怨者故在也至於傷讒疾惡不平之氣不能自禁責之愈深其旨愈婉怨之愈深其辭愈緩優柔饜飫使人涵泳於先王之澤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幸矣學者之得唐人為指歸也初予學詩以十數條自警云無怨懟無詬浪無驁狠無崖異無狡訐無婾惕阿無傅會無籠絡無衒鬻無矯飾無為堅白辨無為賢聖癲無為妾婦妒無為仇敵謗傷無為聾俗闕傳無為瞽師皮相無為黠卒醉橫無為黠兒白捻無為田舍翁木强無為法家醜詆無為牙郎轉販無為市倡怨恩無為琵琶娘人魂韻詞無為村夫子兒園策無為算沙僧困義學無為稠梗治禁詞無為天地一我今古一我無為薄惡所移無為正人端士所不道信斯言也于詩其庶幾乎惟其守之不固竟為有志者之所先今日讀所謂小亭集者祇以增媿汗耳于既以如上語為集引又申之以種松之詩因為復言歸而語乃翁吾老矣自為瓠壺之日久矣非夫子亦何以發于之狂言已酉秋八月初吉河東元某序

新軒樂府引

唐歌詞多宫體又皆極力為之自東坡一出情性之外

不知有文字真有一洗萬古凡馬空氣象雖時作宮體槩之人有言樂府本不難作從東坡放筆後便難作此殆以工拙論非知坡者所以然者詩三百所載小夫賤婦幽憂無聊賴之語特猝為外物感觸滿心而發肆口而成者爾其初果欲被管絃諧金石經聖人手以與六經並傳乎小夫賤婦且然而謂東坡翰墨游戲乃求與前人角勝負誤矣自今觀之東坡聖處麟角鬬畹尊前花間等集傳播里巷子婦毋女交口款授娃言媟語深入骨髓牢不可去久而與之俱化浮屠家謂筆墨勸淫當下犁舌之獄自知是巧不知是業陳後山追悔少作至以語業命題吾子不知耶離騷之悲回風惜往日評者且以露才揚已怨懟沈江少之若狐憤四愁七哀九悼絕命之辭窮愁志自憐賦使樂天知命者見之又當置之何地耶治亂時也遇不遇命也衡門之下自有成樂而長歌之哀甚於痛哭安知憤而吐之者非呼天稱屈耶世方以此病吾子子又以及新軒其何以自解予謂屋梁子言子頗記謝東山對石軍哀雖或別之久而去之遠取其歌詞讀之未嘗不灑然而笑慨焉以嘆沈思而遠望搴衿而行歌以為玉川子嘗孟諫議貢餘新茶至四盆發輕汗時平生不平事盡向毛孔散真有此理退之聽頡師彈琴云記記兒女語恩怨相爾汝忽然變軒昂勇士赴敵場吾恐頡師不足以當之予既以此論新軒因說向屋梁子屋梁子不悅曰麟角鬬畹尊前花間等集傳播里巷子婦毋女交口款授娃言媟語深入骨髓牢不可去久而與之俱化浮屠家謂筆墨勸淫當下犁舌之獄自知是巧不知是業陳後山追悔少作至以語業命題吾子不知耶離騷之悲回風惜往日評者且以露才揚已怨懟沈江少之若狐憤四愁七哀九悼絕命之辭窮愁志自憐賦使樂天知命者見之又當置之何地耶治亂時也遇不遇命也衡門之下自有成樂而長歌之哀甚於痛哭安知憤而吐之者非呼天稱屈耶世方以此病吾子子又以及新軒其何以自解予謂屋梁子言子頗記謝東山對石軍哀南狩已久日薄西山民風國勢有可為太息而流涕者辭及隨計兩都作霸諸彥時命不偶僅得補掾中臺時兩坡二棗所謂入其室而啖其炙者故多喜而謔之之東坡發之者與新軒三世遼宰相家從少日滑稽玩世性留連光景清壯頻挫能起人妙思亦有語意拙直不自緣飾因病成妍者皆自坡發之近歲新軒張勝予亦谷晁無咎陳去非幸幼安諸公俱以歌詞取稱吟詠情

樂語乎年在桑榆正賴絲竹陶寫但恐兒輩覺損此歡樂趣耳東山似不應道此語果使兒輩覺老子樂趣遂少減耶君且道如詩仙王南雲所說大業年賣珠樓前風物彼打硬頭陀與長三者三禮何嘗夢見在歲甲寅十月望日河東元某題

逃空絲竹集引

南渡後李長源七言律詩清壯頓挫能動搖人心高處往往不減唐人麻知幾七言長韻天隨子所謂陵轢波濤穿穴險固囚鎖怪異破碎陳敵者皆畧有之然長源失在無穰茹知幾病在少持擇詩家亦以此為恨仲梁材地有餘而持擇功夫勝其餘或亦有不迨二子者絶長補短大槩一流人也今二子亡矣仲梁氣銳而筆健業專而心精極他日所至當於古人中求之不特如退之之於李元賓耶河東人元某書

遺山集卷三十七

金 元好問 撰

序引

張仲經詩集序

仲經出龍山貴族少日隨宦濟南從名士劉少宣問學客居永寧永寧有趙宜之辛敬之劉景玄其人皆天下之選而仲經師友之故蚤以詩文見稱及予官西南仲經偕杜仲梁麻信之高信卿庾仲寧挈家就予內鄉時劉內翰光甫方解鄧州倅日得相從文字間仲經之所成就又非洛西時比矣北渡後薄游東平謁先行臺嚴公一見即被賞識待以師賓之禮授館于長清之別墅積十餘年得致力文史以詩為專門之學此其出處之大畧也今觀其詩永寧王趙幽居云寒盡陰崖草有芽竹梢殘雪墮氷花號空老木風纔定倒影荒山日又斜天地悠悠常作客干戈擾擾漫思家烟村寂寞無人語

獨倚寒藤數莫鴉其落筆不凡類如此及來内鄉嘗阻雨扳橋張主簿草堂同賦浙江觀漲詩仲經云一雨天地來濤聲破清曉光甫大加賞嘆以為有前人風調是年出居縣西南白鹿原名所居為行齋取素貧賤行貧賤之義行齋之南有菊水湍流噴薄景氣古澹陽崖回抱緑莎盈尺鵑月紅梅盛開諸公藉草而坐嘉肴旨酒嘯咏彌日仲經有詩云寒客遠峰猶帶雪煖私幽圃已多花仲梁雖有煖散春泉百汲流之句亦自以為不及也其餘如次韻見及云長松偃蹇千年物病鶴摧頹萬里心春思云一春常作客連日苦多風野樹凄迷緑簷花暗濺紅愁隨詩卷積囊與酒撙空巢燕如相識頻來草舍中書事云故國三年夢新愁兩鬢逢淚從南望盡塗自北來窮破牖蠅烘日枯梢鵲愛風悵然搔白首遠目過歸鴻贈員善卿云詩材雖滿腹家具少於車珍珠泉感舊云紅槿有情依壞砌緑莎隨意上寒廳秋興云壞壁粘蝸鼎國步荒池漂蟻失軍容秋日云寒花矜晚色病葉怯秋聲憶水寧舊游寄魏内翰云上閣寺高迎晚翠游家樓小篴春紅獨脚云洛岸瀟瀟雨送春老愛青山悟靜緣問路前村犬吠人病枕偏宜夜雨聲林深鹿近人年衰與杖宜雲出祇園雨亦香又如風琴一首同軍話四首清明日陪諸公讌集東園一首病中一首移居學東坡八首再到方山絶句書陶詩後集句往往傳在人口内相文獻楊公有言文章天地中和之氣太過為荒唐不及為臧裂仲經所得雍容和緩道所欲言者而止其亦得中和之氣者歟為人資稟樂易恬于進取進退容止皆有蘊藉可觀與人交重然諾敦分義終始可以保任使之束帶立朝當言責之重豈得輕貳所學忘禮諫之義乎憂世既切惠養是其所長趙張三王鈞距之吏奮髯抵几若若俊快保其羞而不為至于德讓君子之風良有望焉自丙午以後參幕府軍事當賢侯擁節之敬得寸行寸謂當見之一日未一試而病不起矣其孤夢符持橘軒詩集求予編次感念平昔不覺

出涕因題其後嗚呼有言可述學者之能事有子可傳人道之大本吾仲經言可述矣子可傳矣顧雖貴志下泉其亦可以少慰矣夫甲寅冬至日詩友河東元某裕之題

陶然集詩序

貞祐南渡後詩學爲盛洛西辛敬之淄川楊叔能太原李長源龍坊雷伯威北平王子正之等不啻十數人稱號專門就諸人中其死生於詩者汝海楊飛卿一人而已李內翰欽叔工篇翰而飛卿從之游初得樹古葉黃早僧閒頭白遲之句大爲欽叔所推激從是游道日廣而學亦大進客居東平將二十年有詩近二千首號陶然集所賦青梅瑞蓮餅聲雪意或多至十餘首其立之之卓鑽之之堅得之之難積之之多乃如此此其所以爲貴也歟歲庚戌東平好事者求此集刊布之飛卿每作詩必以示予相去千餘里亦以見寄其所得予亦頗能知之飛卿於海內詩人獨以予爲知己故以集引見託或病吾飛卿追琢功夫太過者予釋之曰詩之極致可以動天地感鬼神故傳之師本之經真積之力久而有不能復古者自匪我愆期子無良媒自伯之東首如飛蓬愛而不見搔首踟躕既見復關載笑載言之什觀之皆以小夫賤婦滿心而發肆口而成見取於采詩之官而聖人刪詩亦不敢盡廢後世雖傳之師本之經真積力久而不能止焉者何古今難易不相侔之如是耶蓋秦以前民俗醇厚去先王之澤未遠質勝則野故肆口成文不害爲合理使今世小夫賤婦滿心而發肆口而成適足以汚簡牘尚可辱采詩官之求取耶故文字以來詩爲難魏晉以來合規矩準繩尤難夫因事以陳辭辭不迫切而意獨至初不爲難後世以不得不難爲難耳古律歌行篇章操引吟詠謳謠詞調怨嘆詩之目既廣而詩評詩品詩說詩式亦不可勝讀大概以脫棄凡近澡雪塵翳驅駕聲勢破碎陣敵囚鎖怵變軒豁幽秘籠絡今古移奪造化爲工鈍滯僻

澁淺露浮躁狂縱淫靡詭誕瑣碎陳腐爲病毫髮無遺恨老去漸於詩律細佳句法如何新詩改罷自長吟語不驚人死不休杜少陵語也好句似仙堪換骨陳言如賊莫經心薛許昌語也乾坤有清氣散入詩人脾千人萬人中一人兩人知貫休師語也看似尋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艱難半山翁語也詩律傷嚴近寡恩唐子西語也子西又言吾於它文不至蹇澁惟作詩極難苦悲吟累日僅自成篇初讀時未見可羞處姑置之後數日取讀便覺瑕纍百出輒復悲吟累日反復改定比之前作稍有加焉後數日復取讀疵病復出凡如此數四乃敢示人然終不能工李賀母謂賀必欲嘔出心乃已非過論也今就子美而下論之後世果以詩爲專門之學求追配古人欲不死生於詩其可已乎雖然方外之學有爲道日損之說又有學至於無學之說詩家亦有之子美夔州以後樂天香山以後東坡海南以後皆不煩繩削而自合非技進於道者能之乎詩家所以異於方外者渠輩談道不在文字不離文字詩家聖處不離文字不在文字唐賢所爲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云耳以吾飛卿立之之卓鑽之之堅得之之難異時霜降水落自見涯涘吾見其斤石樓歷雪堂問津斜川之上萬慮洗然深入空寂盪元氣於筆端寄妙理於言外彼悠悠者可復以昔之隱几者見待耶陶然後編請取此序證之必有以子爲不妄許者重九日遺山真隱序

木庵詩集序

東坡讀參寥子詩愛其無蔬筍氣參寥用是得名宣政以來無復異議予獨謂此特坡一時語非定論也詩僧之詩所以自別於詩人者正以蔬筍氣在耳假使參寥子能作柳州超師院晨起讀禪經五言深入理窟高出言外坡又當以蔬筍氣少之耶木庵英上人弱冠作舉子從外家遼東與高博州仲常游得其論議爲多且因仲常得僧服貞祐初南渡河居洛西之華蓋時人固以詩僧目之矣三卿有辛敬之趙宜之劉景玄子亦在焉

三君子皆詩人上人與相往還故詩道益進出世住實應有山堂夜岑寂及梅花等篇傳之京師閑閑趙公內相楊公屏山李公及雷李劉王諸公相與推激至以不見顏色爲恨予嘗以詩寄之云愛君山堂句深靖如幽蘭愛君梅花詠入手如彈丸詩僧第一代無媿百年間會說向閑閑公亦不以予言爲過也近年七夕感興有輕河如練月如舟花滿人間乞巧樓野老家風依舊拙蒲團又度一年秋之句予爲之擊節稱嘆恨楊趙諸公不及見之乙酉冬十月將歸太原侍者出木庵集求予爲序引試爲商略之上人才品高真積力久住龍門嵓少二十年仰山又五六年境用人勝思與神遇故能游戲翰墨道場而透脫叢林科臼於疏笨中別爲無味之味皎然所謂情性之外不知有文字者蓋有望焉正大中閑閑公侍祠太室會上人住少林久倦於應接思欲退席閑閑公作疏留之云書如東晉名流詩有晚唐風骨予謂閑閑雖不序木庵集以如上語觀之知閑閑作序已竟然則向所許百年以來爲詩僧家第一代者良未盡歟

南冠錄引

予以始生之七月出繼叔氏隴城府君迨大安庚午府君卒官扶護還鄉里時予年二十有一矣元氏之老人大父彭寀殆盡問之先世之事諸叔皆晚生止能道其梗槩予亦以家諜具存碑表相望他日論次之蓋未晚也因循二三年中原受兵避寇陽曲秀容之間歲無寧

居貞祐丙子南渡河家所有物經亂而盡舊所傳譜諜乃于河南諸房得之故宋以後事爲詳而宋前事皆不得而考也益之兄嘗命予修千秋錄雖畧具次第他所欲記者尚多而未暇也歲甲午羈管聊城益之兄邈在襄漢遂有彼疆此界之限姪搏俘縶之平陽存亡未可知伯男子叔儀姪孫伯安皆尚幼未可告語予年已四十有五殘息奄奄朝夕待盡使一日顛仆于道路則世豈復知有河南元氏哉維祖考承王公餘烈賢傷輩出

文章行業皆可稱述不幸而與皂隸之室混爲一區泯泯默默無所發見可不大哀耶乃手寫千秋錄一篇付女嚴以備遺忘又自爲講說之嗚呼前世功名之士人有愛慕之者必問其形質顏貌言語動作之狀史家亦往往爲記之在他人且然吾先人形質顏貌言語動作之狀乃不欲知之豈人之情也哉故以先世雜事附焉子孫自四歲讀書八歲學作詩至於今四十年矣十八先府君教之民政從仕十年出死以爲民自少日有志于世雅以氣節自許不甘落人後四十五年之間與世合者不能一二數得名爲多而謗亦不少舉天下四方知己之交唯吾益之兄一人人生一世閒業已不爲世所知又將不爲吾子孫所知何負于天地鬼神而至然耶故以行年雜事附焉先祖銅山府君正隆二年賜出身訖正大之末吾家食先朝祿七十餘年矣京城之圍予爲東曹都事知舟師將有東狩之役言于諸相請小字書國史一本隨車駕所在以一馬負之時相雖以爲然而不及行也崔子之變歷朝實錄皆滿城帥所取百年以來明君賢相可傳後世之事甚多不三二十年則世人不復知之矣子所不知者亡可柰何其所知者忍棄之而不記耶故以先朝雜事附焉合而一之名曰南冠錄叔儀伯安而下乃至傳數十世當家置一通有不解者就他人訓釋之遠吾此言非元氏子孫

興定庚辰太原貢士南京狀元樓宴集題名引

晉北號稱多士太平文物繁盛時發策決科者率十分天下之二可謂富矣喪亂以來僵仆於原野流離於道路計其所存百不能一今年預秋試者乃有百人焉從是而往所以榮吾晉者在吾百人而已爲吾晉羞者亦吾百人而已然則爲吾百人者其何以自處耶將僥倖一第以苟活妻子耶將靳固一命踽踽廉謹死心於米鹽簿書之間以取美食大官耶抑將爲奇士爲名臣慨然自拔於流俗以千載自任也使其欲爲名臣奇士以千載自任則百人之少亦未害如曰不然雖克賦之多

至十分天下之九亦何貴乎十分天下之九哉嗚呼往者已矣來者未可期所以榮辱吾昔者既有任其責者矣凡我同盟其可不勉

送秦中諸人引

關中風土完厚人質直而尚義風聲習氣歌謠慷慨且有秦漢之舊至於山川之勝遊觀之富天下莫與爲比故有四方之志者多樂居焉予年二十許時侍先人官略陽以秋試留長安中八九月時紈綺氣未除沉湎酒間知有遊觀之美而不暇也長大來與秦人游益多知秦中事益熟每聞談周漢都邑及藍田鄠杜間風物則喜色津津然動于顏間二三君多秦人與余遊道相合而意相得也常約近南山尋一牛田營五畝之宅如舉子結夏課時聚書深讀時時釀酒爲具從賓客游仲眉高談脫屣徙世事覽山川之勝槩考前世之遺蹟庶乎不負古人者然予以家在嵩前暑途千里不若二三君之便于歸也清秋揚鞭先我就道矯首西望長吁青雲

送高雄飛序

恒府天壤間大都會在今爲長樂宮之湯沐邑且乾龍潛躍之淵也自文統紹開俊造駢集七八年之間鶚書特徵與鳳尾詔之所招致眙他郡國爲尤多乃七月甲申漕司從事河東高鳴雄飛被賢王之教當乘傳北上聲光四馳懽動州里僉謂高子春秋鳥盛卓然以問學爲業眞積力久故胷中之言多六經百氏史漢陳范之書司馬氏范氏通鑑唐鑑之學六朝唐以來之篇什馳騁上下累百數萬言往往見於成誦文章翰墨宜在茂選之科古所謂立談可以致雙璧一日可以至九遷者在此行矣高晉產也僕以犬馬之齒之故謬爲之一言天家包舉六合臣屬萬國立武事以兼文備由草創而爲潤色延見故老網羅豪雋必當攷古昔之理亂論治道之先後察生民之休戚觀風俗之媺惡以成長治之業以建久安之勢金城千里太山而四維之顧豈汲汲於文章翰墨之用縻羔鴈而敝玄纁乎且夫人臣以納忠爲難人君以寬聽盡下爲尤難蓋義則古今之體同

而情則天淵之路絶逢干之游未遠伊管之辨易窮諛臣嫉立仗之鳴說家懼攖鱗之怒況乎畏糧三月披裘九閽事重而言輕威尊而命賤雖復憤泉秋沸寃霜天零愚欲片辭自明胡可得已乃今首登瀛之選接曳裾之遊使者牽車太官penetrate酒主好善而忘勢士見義而得爲陸太中之詩書叔孫奉常之典禮賈長沙之經濟魏相國之謀謨有懷不攄生才奚用是則爲吾高子者亦豈輕負所學棄以爲雙璧之甘餌九遷之捷逕乎諺有之見卵而求時夜謂之蚤計推牛餐客會其已食謂之後期智無後期亦無蚤計行矣吾子今正是時請賦南山有臺勸爲之駕云壬子秋二十有七日新興元某引

寒食靈泉宴集序

出天平北門三十里而近是爲鳳山之東麓有寺曰靈泉阻以絶磵陰以深樾重崗複嶺回合蔽映夏秋之交湍流噴薄殿勤谿谷寺已廢於兵而石樓之典刑故在僧扉禪室間見層出南望坡陀小山如儿桉間物品花

錯綉羣鶯下上雲光金碧林煙彩翠陰晴朝暮萬景盆
集蓋輞川之鄉社而桃源氏之別業也昭陽薦歲維莫
之春諸君以僕燕路言歸東藩應聘困鞍馬風沙之役
渝樹林水鳥之盟千里相思一杯爲壽揚雄獻賦自詫
雕蟲之工許汜求田乃爲元龍所諦尊前見在身外何
窮釋塵累而玩物華厭囂溷而樂閑曠印須我友天與
之時兵厨之良醞踵來京洛之名謳自獻談謔間作磈
磊一空倒蔗有佳境之餘食革無此時之美一之爲甚
覺今是而昨非四者難并苦夜長而晝短謫仙所謂醉
盡花柳賞窮江山者於是乎張本不有蘭亭絶唱留故
事以傳之其在白雲老兄負古人者多矣五言古詩任
用韻共九首以寒食靈泉宴集命篇而某爲之序諸公可
共和之

德華　周卿　德昭　英孺　文伯　元某

期而不至者　聖與　子中

不期而至者　德謙　夢符

太原昭禪師語錄引

慈明與瑯瑯覺皆法兄弟其扶臨濟一枝慈明而下十
餘世得玄冥顛禪師瑯瑯而下亦十餘世得虛明亭禪
師玄冥風岸孤峻無所許可寧絶嗣而不傳虛明急于
接納故子孫滿天下又皆稱其家如慈雲海清涼相羅
漢汴與法王昭公皆是也屏山爲虛明作墓誌以爲二
公傳與不傳雖異而其道並行而不相悖也正大初予
在史館昭公屬予求書屏山所作銘于禮部閑閑公公
初以目疾爲辭予請之堅公因問法王皆來有何言句
時昭公方爲虛明作塔于法王之朝臺有偈云以塔爲
身以鈴爲舌萬仞岡頭橫說豎說予爲公舉似公欣然
曰銘安在我當爲書之蓋師家父子爲時賢所稱如此
歲丁酉八月予自大名還太原師之徒蔚某出師語錄
求作序引吾家微之有言若佛法師當爲子說而子不
當爲師說故畧以數語遺之太原元某引

曷和尚頌序

歲甲寅秋七月余自清涼還太原會乾明志公出其法兄弟萬壽嵩和尚頌古百則語委余題端余往在南都侍閑閑趙公禮部楊公屏山李先生燕談每及青州以來諸禪老皆爲萬松老人號稱辨材無礙當世無有能當之者承平時已有染衣學亡之目故凡出其門者望而知其爲名父之子雖東林隆高出十百輩而嵩於是中猶爲上首其語言三昧蓋不必置論余獨記屏山語云東坡山谷俱嘗以翰墨作佛事而山谷爲祖師禪東坡爲文字禪且道嵩和尚百則語附之東坡歟山谷歟余亦嘗贈嵩山儁侍者學詩云詩爲禪客添花錦禪是詩家切玉刀嵩和尚添花錦歟切玉刀歟余皆不能知所可知者讀一則語未竟覺水壺先生風味津津然出齒頰間當是此老少年作舉子時結習未盡爾志公試以此語問阿師當發一笑中元日遺山居士元某引

傷寒會要引

往予在京師聞鎮人李杲明之有國醫之目而未之識也壬辰之兵明之與予同出汴梁於聊城於東平與之游者六年於今然後得其所以爲國醫者爲詳蓋明之世以貲雄鄉里諸父讀書喜賓客所居竹里名士日造其門明之幼歲好醫藥時易州人張元素以醫名燕趙間明之捐千金從之學不數年盡傳其業家既富厚無事於技操有餘以自重人不敢以醫名之大夫士或病其資高謇少所降屈非危急之疾有不得已焉者則亦未始謁之也大槩其學如傷寒癰疽眼目病爲尤長傷寒則著會要三十餘萬言其說曰傷寒家有經禁時禁病禁此三禁者學醫者人知之然亦顧所以用之爲何如耳會要推明仲景朱奉議張元素以來備矣見證得藥見藥識證以類相從指掌皆在倉猝之際雖使粗工用之蕩然如載指南以適四方而無問津之惑其用心博矣於他病也以古方爲膠柱本乎七方十劑之說所取之學特以意增損之一劑之出愈於託密友而役孝子他人蓋不能也北京人王善甫爲京兆酒官病小便

不利目睛凸出腹脹如鼓膝以上堅硬欲裂飲食且不下甘淡滲泄之藥皆不効明之來謂衆醫言疾深矣非精思不能處我歸而思之夜參半忽攬衣而起曰吾得之矣内經有之膀胱者津液之府必氣化乃出焉巢氏病已用滲泄之藥矣而病益甚是氣不化也故玄子云無陽者陽無以生無陰者陽無以化甘澹滲泄皆陽藥獨陽無陰欲化得乎明日以羣陰之劑投不再服而愈西臺掾蕭君瑞二月中病傷寒發熱醫以白虎投之病者面黑如墨本證遂不復見脉沉細小便不禁明之初不知用何藥也及診之曰此立夏以前誤用白虎之過得無以救白虎耶白虎大寒非行經之藥止能寒腑臟不善用之則傷寒本病隱曲於經絡之間或更以大熱之藥抹之以苦陰邪則它證必起非所以抹白虎也有溫藥之升陽行經者吾用之有難者云白虎大寒非大熱何以抹君之治余何明之曰病隱於經絡間陽大升則以熱因寒用法處之藥未就而病者爪甲變頃服者八兩汗尋出而愈陝帥郭巨濟病偏枯二指著足底不能

伸迎明之京師明之至以長鍼刺委中深至骨而不知痛出血二三升其色如墨又且謬刺之如是者六七服藥三月病良愈裴擇之夫人病寒熱月事不至者數年以喘嗽矣醫者率以蛤蚧桂附之等投之明之曰不然夫病陰為陽所搏温劑太過故無益反害投以寒血之藥則經行矣已而果然宣德侯經歷之家人病崩漏醫莫能効明之切脉且以紙疏其證多至四十餘種為藥療之明日而二十四證減前後五六日良愈侯厚謝而去明之設施皆此類也戊戌之夏子將還太原其子執中持所謂會要者來求為序引迺以如上事冠諸篇使學者知明之之筆於書其已試之効蓋如此云閏月望日河東元某書於范尊師之正一宫

元氏集驗方序

予家舊所藏多醫書往往出於先世手澤喪亂以來實惜固護與身存亡故卷帙獨存壬寅冬閒居州里因録予所親驗者為一編目之曰集驗方付搏附葦使傳之且告之曰吾元氏由靖康迄今父祖昆弟仕宦南北者又且百年官無一麾之寄而室乏百金之業其所得者此數十方而已可不貴哉十二月吉日書于讀書山之東龕

周氏衛生方序

定襄周侯夢卿弱冠從其兄户籍判官器之作舉子遭罹兵亂投迹戎行屢以戰多取千户封佩金符然其舉子習氣故在也中年以來頗以醫藥卜筮為事孤虚壬遁風角鳥占俱號精備軍旅間病患倉猝為之投劑救療既廣遂為專門之業以夏課緻葺之勤而務之芝术復桂之下好事者有秘方可責目前之効者必來告之歲月既久浸成卷帙凡若干卷若干首以周氏衛生方目之予以世契之故得傳録焉竊謂醫藥大事也古人以為藥猶兵然兵殺人之器善用之者能以殺人者生人不善用之則反以生人者殺人世之君子留意于性命之學者良有旨哉予於周侯不獨美其已試之功與

兼愛之心又以見其角逐風塵之際雖有獨掃千軍之勇果非樂于戰鬭以人命爲輕者故爲道所以然者冠諸篇遺山元某引

遺山集卷三十七

謹案卷三十六十三頁前六行伯特舊作孛德今改後倣此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謄錄監生臣甄輔廷

欽定四庫全書卷三十八 集部

遺山集卷三十八至四十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遺山集卷三十八　金　元好問　撰

銘

孔道輔擊蛇笏銘

龍圖孔公原魯擊蛇笏閿里傳寶儻矣汴梁既下入宣撫王公家公之子以傳彥遠張君彥遠屬某作銘敢以無辭贊於徂徠石先生之末以俟後之君子己酉十月日書

大横庚庚色棗漆殷血一線著惟迹殷士膚敏世載德天以原魯配秀實文楷指佞亮屈軼屈之版持氣不屈衣冠堂堂立如植寸鐵指月月不蝕指作碌碁妖蛇區區辱吾擊正以痛快與此一徂徠之銘董狐筆神物當為吾道惜屬君金匱秘石室一日龍化雷破壁一日一作不然良佐鏡銘

郿城張氏蓄古鏡以百數其一識云見日之光天下大

明予用是知古人雖作細小物而閑衍博大之義寓焉
丙戌夏四月予過汜南良佐請銘其鏡因取往所見八言之義衍之以爲銘良佐忠於愛君篤於事長嚴於治軍旅又謙謙折節下士從諸公授論語春秋讀新安朱氏小學以爲治心之要故就其可致者而勉之

繁畤之金金城之工刻畫之制鍛鍊之功自其細者而觀之不過爲櫛縰巾帨几杖盤盂閒之一物自其大者而言之則乃有日月大明天地之至公且夫昭曠粹精自天降衷惟不能取諸身而取諸物此偏暗之所以揜其聰顯眉之不燭妍媸之不別與亡鏡同善惡之不明白黑之不分與亡視同豈有衣冠堂堂百夫之雄挾昭曠粹精之固有而不得比一物巾帨盤盂之中古有之見爾前慮爾後吾願君子之擴而充

默庵銘爲劉司正光甫作

時然後言真默者存理然後默至言之實予欲無言惟聖人能餘皆數窮以默自懲有喙三尺而學喑啞規以

自藏物不我假智如掣鉼靜如持城其中鏗鉉萬物震驚酒見於面病見於脉眼有否臧口無青白欲息子言當息子機一庵虛白天地同歸

布衾銘

百世温公布衾終身服公之服嗟予何人以貪爲辱我以貧爲福人以儉爲詐我以儉爲德惟福惟德服之無斁

無絃琴銘

厥初制琴意寓於器器如可忘聖則徒制如陶所言奚貴於琴羊存禮存大中之心我琴無絃絃會當具尚因正聲以識真趣

最樂堂銘

工部高平趙公德宇冲粹與物無競揚歷中外餘三十年朝廷自公宰士皆以爲君子長者晚節末路浮湛里社乃無失侯故將幽憂憔悴之態詩所謂風雨如晦鷄鳴不已者於公見之新居有堂服古人爲善自得之義

名之曰最樂以公平生攷之可謂無媿其名矣新興元
某爲作銘
樂外有終樂內莫窮惟樂焉有外內之別斯君子小人
之不同大本在中至和與融涵浸薰釀四體以充孰不
秉彝而天獨以厚公醪醴腐腸鼓鐘閟聰誠有置鼻者
存洵憂畏其誰攻相彼力田秖繫於逢就七遇之皆北
要萬折而必東途海管寧鹿門龐翁幽蘭深林穆如清
風雖心逸日休人知作德之所自至於身康彊而子孫
吉者將非爲善之功乎

超然堂銘

眼空四海自聖顧舌唾一時無眼禪匡床几坐差獨賢
恩澤小侯佳少年威儀秩秩實初筵榮觀燕處防未然
小學之書聖所傳祝君持心靜而天青雲驊騮渺翩翩
仲寧提領年甫弱冠顯襲世爵蓋嘗從吾友輔之敘
授張君學故時譽甚著日者燕諸老於所居之超然
堂問以超然之義且以銘爲請因就其所可致者而
勉之

太古堂銘

廣寧全道太古真人寧海郝君初入道習所謂以苦爲
樂者堀坐趙州南石梁之下六年羽化之後高弟范鍊
師復來趙州築環堵而居之官吏士民請住州之天寧
觀後十年真定幕府叅議趙振玉起堂於天寧名之曰
太古左司郎中賈道成因立真人像於中使其徒事之
真人平生篤於大易之學其以古道自期者蓋天性然
余嘗讀太古集見其論超詣非今日披裘擁絮因首喪
面者之所可萬一癸卯冬過慶源館鍊師所居乃爲作
太古堂銘其銘曰
宇宙一途萬物並馳至人深心砥柱不移一念萬年後
天爲期虛室生白嗒焉自遺故曰存乎人不繫其時居
今而行古豈季末之能漓玄學希夷大易精微致身羲
皇野鹿摽枝穴居野處旦暮見之彼傒隱行惟小智自私
泯泯默默至老死而不自復者殆昨暮兒耶

皇極道院
虛白處士趙君已入全真道而能以服膺儒教爲業發
源語孟漸於伊洛之學方且探三聖書而問津焉訓其
真積之力雖古侯醫卜猜詣絶出猶爲餘事道風既
扇旌車時徵屯裾王門大蒙寵遇三年以母老得請歸
在鎮陽行臺奉被恩旨發泉公帑築館迎祥觀之故基
是爲皇極道院年月日某實叙而銘之處士名素字才
卿河中人虛白其賜號云

聖學心傳惟精惟一作新斯民下土是式相爾東夔有
物有則厥惟背馳固有而失有淫其朋有比其德匪伊
司南倀其擿埴于帝其訓王道正直福自爾永如欽而
錫咨爾虛白慮然後得言以道教中由權執賢王好善
而康而色相叶厥居方穀之實善頌善禱香火晨夕恭
惟君師永建皇極

長真庵銘

淮安張澤之爲予言福昌之東韓城長真諱公舊隱之

蹟在焉其道士王志明者葺居之土木之功略具矣用諱
公之好名之曰長真庵志明初隸唐州營卒在諸黥中
獨以性行見稱其主獄囚有矜憫之實饑飽寒暑每爲
調護之既久轉將領貲產亦寧一旦與道人語慨然有
高舉遠引之意即棄家入道其子追及于襄城泣拜請
還志明確然不移遂入崧山師事紫虛于大師及即僊
翁積年避壬辰之兵東之海濱亂定還洛陽築環堵于
韓城而居之道俗歸向以爲堅坐六年非世人所能堪
乃即譚所居而奉之今年過八十神觀殊未衰目光炯
然人望之知爲有所養者長真爲得人矣幸吾子爲之
銘澤之予舊交其言可信不妄乃忝用溪南詩老辛敬
之之語爲作銘銘曰

其兼愛也楊其苦節也墨有許行之樹藝有頭陀之縛
律其澹然無營又似夫修混沌氏之術者也若夫腐朽
之可神糟粕之可醇即色而實相即空而法身孰妄而
孰真吾知有存乎其人而已

天硯銘

楊子得片石於馬山之前方廣一尺厚減寸之半從長衡短狀若展掌底平而不頗坎可以貯水而面可以受墨杜仲梁曰此天硯也煥然乃請余為之銘

義則方智則圓動也人靜也天在物強名在我自然爾目惟鸜爾咮惟鳳篝火繅絰求中產之售漆室緹衣致賓筵之奉彼金掇而石奏泉生而雲滃者亦惟硯之用割烹是謂食費琢刻不加玉重吾知一日而浸百畦恣於漢陰之抱甕

小紫玉池硯銘

蒼龍太一玉版之次維寶硯三幷此而四出中秘歸元氏得非所宜治天賜子孫保之他日知野史之所自

贊

手植檜聖像贊

乙巳冬十二月拜林廟還得手植檜把握許就刻之為宣聖顏孟十哲像且以文楷為龕像出于手檜為難其得於煨燼之餘又為難合是二難宜為儒家世寶迺百拜而為之贊云

體則微理則全望之儼然即之溫然見其參於前手所植烏形所寓烏欲之管窺浩浩其天是將以為甘棠之賢耶抑與夏鼎殷盤而傳也

老人星贊

維南有星與弧直其名老人天一極或見或隱代不一光猜何年貫此石非丹非青非瑑刻玄龜導前鶴後翼飄然而來莫從詰祝翁少留觀世德尚為斯民開壽域

宣政間忻州天慶觀道士能知推命其宗人堅畫老人星像紫府竹璟為之贊石刻有二一在吾州一在濟源貞祐甲戌之兵天慶廢石刻之存亡未可必在濟源者畫像雖存而贊文漫滅不可讀已亥正月予見之濟瀆祠歎州里舊物兒時所常見者將遂湮滅而不傳因為贊以補之且使三人者姓名復見於此

紫府今五臺二十七日謹記

范文正公真贊

文正范公在布衣爲名士在州縣爲能吏在邊境爲名將在朝廷則又孔子之所謂大臣者求之千百年之間蓋不一二見非但爲一代宗臣而已丁酉四月獲拜公像於其七世孫道士圓曦乃爲之贊云

以將則視管樂爲不泰以相則方韓富爲有餘其忠可以支傾朝而寄末命其量可以際圓蓋而蟠方與朱衣玄冠珮玉舒徐見于丹青英風凛如古之所謂垂紳正笏不動聲氣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者其表固如是歟

趙閑閑真贊二首

周旋於正廣道宗平叔之間而獨能紹聖學之絶業欽避於蔡無可党竹溪之後而竟推爲斯文之主盟不立崖岸之謂和不置町畦之謂誠不變燥濕之謂定不汙泥滓之謂清謁然粹温見于丹青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鳳衰無周龍移啟魏殄瘁攸屬古爲悲欵人知爲五朝之老臣不知其爲中國百年之元氣

公之篤于自信蓋如此壬辰冬某以東曹掾知雜擢都司取行止卷觀之見公獨銜及揚雷猥相薦引者十七章竊自念言公起布衣仕五朝官六卿自奉養如寒士不知富貴爲何物其自待如此顧雖愛我寧欲爲利禄計欲使之亟進得以斗升活妻子耶惟是愚陋不足以當大賢特達之遇凡凡近五十而迄無所成用是爲媿負耳北渡後求汴人趙濟甫爲公寫真因題贊其上嗚呼公道德文章師表一世如我乃得而事之公初不以

利禄期我然則今所以事公者雖出于門弟子之私亦豈獨以門弟子之私也哉

公無恙時辱公陶甄攜之提之且挽且前萬馬之所馳不足以北公之轅萬折之所礙不足以迴公之川將私其私耶抑以爲文字之傳匠石斲斤子牙絶絃千載一人猶以旦莫萬里一士且謂比肩念公生平使我涕連顏如渥丹雙瞳炯馬彼粹而温既與不可傳者死矣觀乎此則猶可以髣髴其足音之跫然

范鍊師真贊

戊戌之夏予過東平留宿正一宮時范鍊師已東遷門弟子王仲徽出其寫真求予爲贊鍊師初事崑崙郝公號之曰玄同子後從棲霞丘公復有玄通之目故兼及之贊曰

異欲其同介欲其通惟天與之形而道與之貌者不可變故無地以受運斤之風三山微茫貝闕珠宮野服蕭然與雲俱東橫絶四海者亦何慕宴宴之鴻耶

寫真自贊　崧山中作

短小精悍大有孟浪勃窣槃跚捐自振厲豪爽不足以爲德秀之兄蕭散不足以爲元卿之弟至於欽叔之雅重希顏之高氣京甫之蘊藉仲澤之明銳人豈不自知蓋天稟有限不可以強而至若夫立心於毀譽失真之後而無所卹橫身於利害相磨之場而莫之避以此而擬諸君亦庶幾有措足之地

介山馬卿雲漢爲仲晦甫寫真燕坐蕭然六藉

在旁目曰讀經圖欣然有會於予心者爲作贊云

聖謨洋洋善誨循循散則新勻司南通涂及門而堂自致身今致身維何山立揚休叶經綸今所學所知效之所天遂及民兮河潤九里海潤百里煦如春兮大方無隅孰墨孰儒孰淄磷兮緇衣好賢佩之飛霞冠青雲兮方內之外方外之內有若人兮

張幾道鍊師真贊

玄學爲家平實中和靜焉而不淆龍田已其書五車吾知爲盜奪苦夫自後而先絶素憲之累方外而內無多歧之差語有之人之生也直然則若人之所以敦龐耆艾者其未涯也哉

頌

登封令薛侯去思頌

興定二年冬十月二日詔以王屋令薛侯益登封侯之來前政適爲飛語所被羣小焰焰如梦絲如沸糜殆若不復能措手者侯曰內之不治不可以言外於是退悍卒併冗吏決留務釋滯獄不旬日縣中廓廓無事即召里胥鄉三老之屬凡民之貧富丁之衆寡里社之小大輸送之近遠諦問詳審纖悉具備著爲成籍按其次而用之貸通賦以寬流亡假閒田以業單貧一粟之歛一夫之役均配周及權衡之必平錙銖之必分也寬以期日不復強責計以追胥之費之半而公上給矣方春勸耕遺田父野叟於途慰以農里之言而勉之孝弟之訓懇切至到人爲感動以爲前乎此蓋未嘗有令惠吾屬之如此也大梁侯之治仁心以爲質干胥屬於法禁人有犯簿示之辱教以改過而已至於老姦宿惡不可以情用者深治而痛繩之終不以爲考也故吏畏而愛民愛而畏上官不敢撓以事賓客不敢干以私教化興行頌聲流聞四外之人莫不以崧前爲樂土焉明年邑之民有借寇之舉會官以辟舉令法有不便者一切罷之民即相與言曰吾侯如是而不得終惠茲邑侯往矣吾屬能久於此乎雖然侯之政不可以無述也於是刻石

頌德以致其去思之心焉侯名居中字鼎臣泰和中進士乙科釋褐淦陽簿即有聲其辭曰

吏姦而漁吏酷而屠軒裳賄階章綬盜符魚肉視人以膏自濡百螣踵來惠而不鉏饑喙既饜督之公輸嗟嗟遺黎寒餓而劬欲孳幾何日腊以枯孰當膏之俾還敷腴佩佩薛侯仁信篤誠優爲趙張詎以自名我靖我民而不震驚涵浸薰釀千室更生侯勸于郊民爾良苦治

爾耒邦安而田畝輕家而逋孰為汝所不奪汝時不急
汝租無墮不勤游末是趍辨爾穜穜稚相爾黍爾畬區爾欲
深苗爾欲疏稂莠既茂蟊賊既除穰穰滿家貢以美餘
民拜侯敎我敬我事迨其有秋維侯之賜有來督郵責
賦失期侯惠我民吏不叩扉丁男有言趣輸無遲及此
暇時從侯于嬉有嘉肴禾將獻而失民謂我侯豈當移
秩蕭蕭馬鳴我侯于征侯無慍容民有嘆聲吏昔屏氣
今當誰畏盜昔知義今當誰媿子渴未濡敬其泉流子
暍未蘇徹其庇麻侯去不留云如何憂中天之雲是陰
下邑出而為雨崇朝萬國我思我侯與雲偕來引領南
東顧瞻褰回嵩丘盤盤頮水滑滑我侯之思其有既哉

遺山集卷三十九

金 元好問 撰

書

癸巳歲寄中書耶律公書

四月二十有二日門下士太原元某謹齋沐獻書中書
相公閤下易有之天造草昧君子以經綸伏惟閤下輔
佐王室奄有四方當天造草昧之時極君子經綸之道
凡所以經造功業考定制度者本末次第宜有成策非
門下賤士所敢與聞獨有一事系斯文為甚重故不得
不為閤下言之自漢唐以來言良相者在漢則有蕭曹
丙魏在唐則有房杜姚宋數公者固有致太平之功而
當時百執事之人毗助贊益者亦不為不多傳記具在
蓋可考也夫天下大器非一人之力可舉而國家所以
成就人材者亦非一日之事也從古以來士之有立於
世必籍學校教育父兄淵源師友之講習三者備而後

可喻如修明堂總章必得樑摘豫章節目碟砧萬牛挽致之材豫爲儲蓄數十年之間乃能備一旦之用非若起尋丈之屋撐櫨攲斲樊撝找爨捆雜出於揄抶捃拍可以朝求而暮足也竊見南中大夫士歸河朔者所在有之聖者之後如衍聖孔公耆舊如馮內翰叔獻梁都運斗南高户部唐卿王延州從之時輩如平陽王狀元綱東明王狀元鶚濱人王貢臨淄人李浩秦人張徽楊煥然李庭訓河中李獻卿武安樂夔固安李天翼沛縣劉汝翼齊人謝良弼鄭人吕大鵬山西魏璠澤人李恒簡李禹翼燕人張聖俞太原張緯李謙冀致君張耀卿高鳴孟津李蔚真定李治相人胡德珪易州敬鉉雲中李微中山楊果東平李彦西華徐世隆濟陽張輔之燕人曹居一王鑄渾源劉祁及其弟郁李仝平定賈庭揚楊恕濟南杜仁傑洺水張仲經虞鄉麻革東明商挺漁陽趙著平陽趙維道汝南楊鴻河中張肅河朔勾龍瀛東勝程思温及其從弟思忠凡此諸人雖其學業操行參差不齊要之皆天民之秀有用於世者也百年以來教育講習非不至而其所成就者無幾喪亂以來三四十人而止矣夫生之難成之又難乃今不死於兵不死於寒餓造物者挈而授之維新之朝其亦有意乎無意乎誠以閣下之力使脱指使之辱息奔走之役聚養之分處之學館之奉不必盡具饘粥足以糊口布絮足以蔽體無甚大費悉施之諸家固以骨而月之矣他日閣下求百執事之人隨左右而取之衣冠禮樂紀綱文章盡在於是將不能少助閣下萧曹丙魏房杜姚宋之功乎假而不爲世用此諸人者可以立言可以立節不能泯泯默默以與草木同腐其所以報閣下終始生成之賜者宜如何哉閣下主盟吾道且樂得賢才而教育之一言之利一引手之勞宜不爲諸生惜也冒瀆台嚴不勝惶恐之至某再拜

與樞判白兄書

某頓首自乙巳歲往河南舉先夫人旅殯首尾閱十月

之久幾落賊手者屢矣狼狽北來復以葬事往東平連三年不寧居坐是不得奉起居之問吾兄亦便一字不相及何也如聞曾定襄人處寄書然至今不曾見但近得仲庸書報鐵山已娶婦吾兄飲啖如平時差用爲慰耳去秋七月二十三日忽得足疾證類腎者急掣之僅免偏廢今臂痛全減但左右指麻木仍在也比來數處傳某下世已有作祭文挽辭者此雖出於妬者之口亦恐是殘喘無幾神先告之耳向前八月大葬之後惟有朝終始及大政事大善惡係廢興存亡者爲一書大安及正大事則略補之此書成雖溘死道邊無恨矣更看向去時事稍得放鬆否也王先生碑今送去中間有過當處吾兄細爲商略之碑石想亦未便立得他日改定亦無害也所欲言者甚多聊疏三二事欲吾兄知之有便望一書爲報也時暑自愛不宣

答仲書令成仲書

張子敬處備悉盛意未幾張伯寧來招致殷重甚非衰謬之所堪任其還也不得不以書通癸卯之冬蓋嘗從來使一到燕中承命作先相公碑初不敢少有所望又不敢假借聲勢悠悠者若謂鳳池被奪百謗百罵嬉笑姍侮上累祖禰下辱子孫與渠輩無血讎無骨恨而乃樹立黨與撰造事端欲使之即日灰滅固知有神理在然亦何苦以不賢之軀蹈覆車之轍而試不測之淵乎君侯材量閎博謂有時望士大夫出於門下者有何限量朝夕接納足以廣見聞益智慮而就事業顧僕何人敢當特達之遇乎復有來命斷不敢往孤奉恩禮死罪死罪某再拜

答聰上人書

某頓首啟四月末自太原來鎮州得春後手書副以寶刀新什反復熟讀且喜且嘆又媿衰謬無以稱副好賢樂善之心耳僕自真佑甲戌南渡河時夫馬之齒二十有五遂登楊趙之門所與交如辛敬之雷希顏王仲澤

李欽叔麻知幾諸人其材量文雅皆天下之選僕自以
起寒鄉小邑未嘗接先生長者餘論内省缺然故痛自
鞭策以攀逸駕後學時文五七年之後頗有所省進而
學古詩一言半辭傳在人口遂以為專門之業今四十
年矣見之多積之久揮毫落筆自鑄偉詞以驚動
海内則未能至于量體裁審音節摧利病證真贋攷古
今詩人之變有戇直而無姑息雖古人復生未敢多讓
常記平生知己如辛敬之李欽叔李長源輩數人每示
之一篇便能得人殁致力處自諸賢彫喪將謂無復真賞
乃今得方外三四友如上人者其自幸宜如何哉上人
天資高内學富其筆勢縱横固已出時人畦畛之外唯
前輩諸公議論或未飽聞而餐道之耳古人有言不見
異人必得異書可為萬世學者指南可終身守之此僕
平生所得者敢以相告錦機已成第無人寫潔本年間
得斷手即當相付亦倚公等成此志耳人行遠書不盡
言時暑萬萬以道自護不宣

荅大用萬戶書二

某頓首啟東原宿留幾半歲之久辱公家賢弟昆慰藉
之厚内省衰謬媿無以當之耳即日伏惟起居萬福孫
德謙張夢符津送至魏京今東歸矣雷氏霜鍾亦名器
也胥門儲物果有所歸到日公自知之臨行聊此為候
向暄千萬自愛不悉某再拜啟

某頓首厚書知賢昆季推意媿衰謬無以當之即日伏
惟侍奉萬福自西歸鹿泉值仲女病劇奔詣太原留
百許日僅得勿藥即欲東行繼聞相君北上且留待他
日諸餘張婿能言之所需横笛侍女圖今奉去樹萱堂
記相見下筆未晚敲器賦全文并跋語千萬錄寄欲入
見聞録中時暑彊學為親加愛不一一某再拜

疏

忻州修學疏代郝侯作

始定終綏守文之期式遵有教無類作人之効可徵言
念吾州久崇廟學傳侯完復於天德小康之際傅守名
愼徵字

撫先要公增築於大定承平之時要字伯升名介極地位之高明副師儒之嚴重華表俯窺於雙鶴廟學下有雙鶴觀連岡雄鎮於九龍學在九龍岡最上弦歌絶井邑之譁章甫易弓刀之舊孫內翰之科名相踵孫名九鼎字周鎮國初狀元邳州人姚隱君之文石具存學記醉軒先生所作名李錫字仲純徐州人不圖劫火之餘遽有園蔬之嘆顧慙小己猥守大藩方舉廢之是圖亦少文之當變昔魯僖以泮宮發頌齊宣由稷下垂聲不能廣廈以庇賢良媿萬夫之觀政況乃玄壇竝峙佛屋載新開擅施於奔馳戰敬之場化金碧於顧盼嘖呻之頃何私有百神之秩而公無二仲之祠既責任之有歸豈經營之敢後下車修庠序之教猶竊恨其遲扶杖思德化之成夫何遠之有孰相茲役我懷其人

清真道院營建疏

奉爲本庵欲創聖位以爲焚誦祝延之所其於工費有賴弘持謹投諸方上善共締清緣者竊以像設嚴真儀之奉齋廚維淨侶所安祝贊有歸功緣爲大方經營之軌轍交馳塵勞先起皮毛盡落真實具存星河同是一天淮濟更無別水談空說有何妨捩轉話頭指東畫西究竟不離當處眷茲興國初議安禪誰堪選佛道場來舉開山公案集公清風匝地滿月當秋不甘北覲之鈴鍾自得壽寧之衣鉢僧嗣壽寧月光明既露難擬蓋藏寶主

相諳共爲推挽雲山改色鐘鼓同聲蹔從華表之游盡
華青鳧之舊法筵龍象同歸佛祖之權大地山河永祝
南山之壽善哉行矣今正是時
福慧兼全萬爲希有人境相值一變從新載惟父祖之
田園遠歷隋唐之歲月透龕仍在露塔相望雖齋鼓粥
魚粗供朝夕而樹林水鳥未極幽閒幸我賢侯特紆深
眷謂打地之清風未遠而開門之勝槩空孤變遷既異
於古今授受寧論於甲乙誰其作古自有當仁固知不
出當家終亦難逃公議月輪桂樹斬新別出一枝佛國
旃檀何暇更求他木某公清標孤峻道照虛明袖裏圜
繩穿透向上諸人鼻孔林間几席坐斷天下衲僧舌頭
既爲大事因緣化身合與末法衆生援手自教自禪之
已竟誰賓誰主以何言勿云鶴戀舊巢自是龍行故道
高提正令行十三八棓之權永爲皇家延百億萬年之
壽無勞擬議便可承當

曹子歸葬疏

松柏歲寒莫重死生之託金蘭天屬亦有急難之求久
要不忘交情乃見通甫曹君牧之風調張祐才名誰謂
雍容閑暇之平生而有零落棲遲之暮景風霜十月身
去國而不歸蓬藋一丘事蓋棺而未了且行路有匍匐
之救豈徒哀無賄賻之文凡我同盟忍忘斯義城旁家
地何和溫序之鄉閭汴上麥舡會有范家之父子

雜體

麻杜張諸人詩評

麻信之杜仲梁張仲經正大中同隱內鄉山中以作詩
爲業人謂東南之美盡在是矣予嘗竊評之仲梁詩如
偏將軍將突騎利在速戰屈於遲久故不大勝則大敗
仲經守有餘而攻戰不足故勝負略相當信之如六國
合從利在同盟而敵於不相統一有連鷄不俱棲之勢
雖人自爲戰而號令無適從故勝負未可知光弼代子
儀軍舊營壘也舊旗幟也光弼一號令而精彩皆變第
恐三子者不爲光弼耳

射說

晉侯觴客於柳溪命其子婿馳射婿佳少年也跨躡柳行中勝氣軒然舞於顏間萬首聚觀若果能命中而又搏取之者已而樂作一射而矢墮再而貫馬耳之左馬負痛而軼人與弓矢俱墜左右奔救雖支體不廢而內若有損焉晉侯不樂謝客客有自下座進者曰射技也而有道焉不得於心而至焉者無有也何謂得之於心馬也弓矢也身也的也四者相為一的雖虱之微將若車輪焉求為不中不可得也不得於心則不然身一馬一弓矢一而的又為一身不暇騎騎不暇轂轂不暇的以是求中於奔馳之下其不碎首折支也幸矣何中之望哉走非有得於射也顧嘗學焉敢請外廄之下馳以卒賢主人之歡何如晉侯不許顧謂所私曰一馬百金一放足百里衒策在汝手吾安所追汝矣竟罷酒元子聞之曰天下事可見矣為之者無所知知之者無以為一以之敗一以之廢是可嘆也作射說

酒裏五言說

去古日已遠百僞無一真獨惟醉鄉地中有羲黃醇聖教難為功乃見酒力神誰能釀滄海盡醉區中民此余二十六七時詩也壬辰北渡順天毛正卿楊德秀與一傅生祈仙山寺中蘇晉降筆寫詩數十首一詩有百僞無一真中有羲黃醇之句餘詩除酒裏神仙我五言外多不成語正卿德秀初不知蘇晉為何代人不論此詩何人作也而晉所批乃有此十字晉豈余前身歟抑嘗見余詩竊以為已有者歟將近時鬼物之不昧者記余詩以託名於晉以自神也是皆不可知晉既以余詩為渠所作故余亦就酒裏神仙我五言取償於晉作樂府一篇繡佛長齋半生枉伴蒲團過酒壚橫臥一蹴虛空破頗笑張顛自謂無人和還知麴醉鄉天大少箇神仙我

靖德昭兒子高戶字說

古今俗忌以五月為惡月端午為惡日赴官者頓不敢

發生子者棄不敢舉不幸而與禍會故一切以俗忌爲
當然赴官後期蓋不足計生子而不之舉其禍可勝言
哉原武靖德昭以此月舉兒子靖氏蓋靖郭君之裔乃
取田文故事名之曰高户而乞字於余余以爲五月生
子往往富貴而壽如漢大將軍王鳳相國胡廣晉王鎮
惡之等其事見於史漢魏晉之書爲甚詳秉筆者亦欲
明已定之分祛雷同之惑故諄復言之德昭之先人南
湖翁垂歲以文武材傑出時輩浮湛里社四五十年之
間抱利器而莫之試其所得者君子長者好賢樂善之
名耳德昭問學甚篤行義甚修遭離世故又抑不能舉
宜爲造物者之所乘除以起家之子遺之也高户今六
歲青衿繡襦温然如舍玉之璞琢而文之將爲萬乘之
器吾知惡月之說殆田家媼火爐頭語耳因字之伯起
書以貽之

曹南商氏千秋録

曹南商氏族姓所起見於遠孫正奉大夫贈昌武軍節

度使衙所著千秋録備矣蓋自少典而降得姓者十四
契始封商以子命氏十三世而至湯十七世而微子代
殷後爲偃王又二十六世於秦於兩漢於曹魏六朝隋
唐詳見於家諜者以節度君推世次系出陳之長平長
平殷高宗家在焉遠祖司空侑唐史有傳太和中再領
天平節鉞子羽舉進士藩府辟召不至通顯子盈孫僖
宗聞其有禮學擢爲太常博士終於大理卿贈吏部尚
書子暄暄之子處讓處讓之子嶽已上失其官號俱爲
唐人嶽之子諱懷欽入五代十年生周顯德三年劉燦
牓擢第終於宋建隆四年朝奉郎試大理評事知曹州
南華縣事致仕因家於曹享年九十四詳見譜諜蓋自
司空而後爲鄆人南華而後爲曹人避宋宣祖諱改姓
商氏逮節度君九世矣南華之子提淳化三年孫何牓
擢第累官至比部郎中生七子宗聖宗傳宗回宗弼宗
旦宗奭宗昱宗傳宗弼宗旦三子登科宗傳咸平三年
陳堯咨牓擢第初仕蜀川後乃隔絶不知所終宗弼大

中祥符五年徐奭牓擢第累遷至中書舍人仁宗朝時譽謨煦有卿輔之望其後不樂仕進年未五十乃挂冠築堂曹南之西園名曰晦道時賢高其勇退盛為稱道之享年七十娶冀氏封金華縣君生八子倚備儼傳佑佾俶偕倚備傳俶四子登科即節度君六世祖也宗旦字繼周天聖五年王堯臣牓擢第官至朝奉郎知桂陽監平陽令享年五十二娶汴氏生四子伊瀕俯先詳見墓誌長子伊伊子諶倚元豐五年黃裳牓第一甲第三人擢第初任太原教授大學博士後元祐黨事興碑其名於餘官之列一子中立備皇祐三年馮京牓擢第三子穆之伯之適之傳字夢臣皇祐五年鄭獬牓擢第繼登說書科授國子直講終於光禄寺丞出知虢州朱陽縣事亦足以知當時重守令之選也享年六十一累贈太中大夫娶李氏封恭人詳見墓誌即節度君五世祖也生七子千之元之立之延之坦之成之貫之元之貫之登科俶嘉祐四年劉輝牓擢第終於通直郎致仕享年七十四娶張氏生五子先之才之孝之說之直之先之說之登科元之熙寧九年徐鐸牓擢第終於承議郎濟州鉅野令縣界金山寺碑在焉娶蕭氏四子因圖冉丙因登科先之元豐五年黃裳牓擢第終於衡州茶陵令貫之字以道後改名人元祐六年馬涓牓擢第張君向辟為計司屬官終於朝散郎知懷州武德鎮致仕享年六十七娶張氏封安人即節度君之高祖也生六子周同岡冊冉甫皆業進士說之建炎五年李易牓擢第授鄧州文學後攝濟陰主簿阜昌二年通判興仁軍府事張君撰文商文學素勤學古可使入官今保舉堪赴吏部注擬差遣竟不就享年六十娶傅氏即龍圖公之女孫也四子默點熙黯默後改名休復字子泰風儀秀整襟量夷曠博學有文老居沖梁娶江氏即金紫公鄰幾女孫也有陶丘先生文集行於世諶九舉終場建中靖國元年恩賜進士第終於虔州大庾令因紹聖四年之登科俶嘉祐四年劉輝牓擢第終於通直郎致仕享年七十四娶張氏封金華縣君生八子倚備儼傳佑佾俶偕倚備傳俶四子登科即節度君六世祖也宗旦字繼周天聖五年王堯臣牓擢第官至朝奉郎知桂陽監平陽令享年五十二娶汴氏生四子伊瀕俯先詳見墓誌長子伊伊子諶倚元豐五年黃裳牓擢第一甲第三人擢第初任太原教授大學博士後元祐黨事興碑其名於餘官之列一子中立備皇祐三年馮京牓擢第三子穆之伯之適之傳字夢臣皇祐五年鄭獬牓擢第繼登說書科授國子直講終於光禄寺丞出知虢州朱陽縣事亦足以知當時重守令之選也享年六十一累贈太中大夫娶李氏封恭人詳見墓誌即節度君五世祖也生七子千之元之立之延之坦之成之貫之元之貫

有大聲大臨周宣和元年以父守朝散郎致仕奏補累官至通直郎開德府濮陽縣丞一子驤岡字元壽建炎二年從劉錫太尉解危滄州奏補拱輔從事入金朝換忠勇校尉享年七十二即節度君之曾祖也初娶周氏再娶鄭氏二子駒馳冊字元功丹字大忠後改名愈字師心爲施內翰朋望詩酒之交生二子驥駿皆早世甫字子華俱以儒業顯于鄉里學者宗之祖駒字士龍兩赴庭試天資和雅博學強記教授鄉里泰和元年五月十五日以壽終享年七十一祖母郝氏封宜人三子長永錫字難老次敷錫字福老次康錫字吉老難老用公貴及封朝請大夫致仕妣王氏濮陽郡太夫人三子仲曰衛字正叔滑稽豪俠有古人風季曰衍字信叔頴悟早世公朝請君之長子也字平叔幼從祖學長師鄉先生李若訥若訥愛其才每器重之年二十五擢崇慶二年黃裳牓詞賦進士第釋褐主鄜州洛交簿以廉能換鄜縣尋辟威戎令時興定己卯歲饑民無所於雜公乃

開倉賑濟然後白之行臺賴以全活者甚衆夏六月地震城郭摧圮夏人秉釁入寇公率領蕃部土豪守禦應敵保以無虞秩滿縣人爲之立祠再辟原武令以例罷再娶鄭氏二子駒馳冊字元功丹字大忠後改名愈字師心爲施內翰朋望詩酒之交生二子驥駿皆早世甫字子華俱以儒業顯于鄉里學者宗之祖駒字士龍兩赴庭試天資和雅博學強記教授鄉里泰和元年五月十五日以壽終享年七十一祖母郝氏封宜人三子長永錫字難老次敷錫字福老次康錫字吉老難老用公貴及封朝請大夫致仕妣王氏濮陽郡太夫人三子仲曰衛字正叔滑稽豪俠有古人風季曰衍字信叔頴悟早世公朝請君之長子也字平叔幼從祖學長師鄉先生李若訥若訥愛其才每器重之年二十五擢崇慶二年黃裳牓詞賦進士第釋褐主鄜州洛交簿以廉能換鄜縣尋辟威戎令時興定己卯歲饑民無所於雜公乃開倉賑濟然後白之行臺賴以全活者甚衆夏六月地震城郭摧圮夏人秉釁入寇公率領蕃部土豪守禦應敵保以無虞秩滿縣人爲之立祠再辟原武令以例罷入爲尚書省掾歷糧草邊關知管差除三房考再滿授戶部主事兩月擢拜監察御史姨母郕國夫人不時入禁中干預政事聲勢甚張公拜章極言自是郕國被召乃敢進見宗室帥慶善努軍淮南歸州失利朝廷置而不問公建言自古敗軍之將必正典刑不爾則無以謝天下詔爲決杖八十因而退罷戶部侍郎權尚書曹溫時一女在掖庭從史親舊干預權利其家人填插諸司貪墨張露而臺官無敢言者公歷數其罪詔罷溫戶部改太后府衛尉公再上章若臣言溫果可罪當貶逐溫無罪則臣爲妄言豈有是非不別而兩可之哀宗爲之動容乃出溫爲汝州防禦使未幾改右司都事朝廷知公蓋將大用矣改同知河平軍節度使事不赴奏充樞密院經歷官遥領同知昌武軍節度使事丞相完顏苹

公領陝西行臺奏公偕行亢左右司員外郎仍佩以金符密院表留有旨行臺地重急於用人可從丞相奏自是臺務一決於公矣明年召還行臺再奏留之又明年丁內艱乃得還平章政事蕭國侯公塞京東河決奏公以左右司郎中從行正大八年十月起服中充奉監總帥府經歷官正月河潼失守召主帥入援二月九日軍至陝將由間道之長水界與北軍遇相拒大雪中士卒饑凍不能戰主帥烏登棄衆降敵公爲北軍所得令去巾公瞋目大嘑曰汝欲脅從我耶我終不能降迴望闕瞻拜曰主將無狀士卒失利臣之罪亦無所逃但一死報國耳遂拔佩刀自頸時年四十有六褒贈正奉大夫昌武軍節度使初娶鄧氏繼娶鄭氏並封滎陽郡夫人子男二人長曰挺字孟卿業進士次曰援字仲經女一人適進士劉茂孫男七人琥璘璹瑾皆業進士璋瓚珣及女孫二人尚幼初河間許古道真以直言極諫稱於德陵朝正大初詣闕拜章言八座皆非其材省寺小

臣有可任宰相者不大升黜之則無以致中興章奏召道真赴都堂問孰爲可相道真以尚書省掾商衡對當是時上新即大位經略四方思所以弘濟艱難者爲甚力道真已得請居伊川即命驛召敷奏致之復右司諫天下相望風采道真亦慷慨願以人所不敢言者爲天子言之及論天下事首以公爲可相則公之材爲可知矣公事長上以禮接下以誠與人交敦終始家居怡然毋慍容性嗜學藏書數千卷古今金石遺文人所不能致者往往有之南渡以來士大夫以捄世之學自名高者閣略而無所統紀下者或屑屑於米鹽簿書之間公天資雅重遇事不碌碌人所不能措手者率優爲之苟可以利物則生死禍福不復計平居以大事自任而人亦以大仕期之評者至今以公用違其長使之卒然就一死爲斯世惜也故好問銘其墓云云按公所藏及記錄者有唐武德三年遠祖司空鄖國公開山誥有體質平允才器敏洽宣力義旗功參造昧可更部尚書宣和內府

物也 已下皆晦道堂錄 題詠倘在家錄自餘玉牒授之楚尾毛觀復給事中知曹州與仁軍府事三衢盧襄贊元濟北李那商老任庭玉鄧忠臣山東路提刑使濟陰賀公叟楊庭東平路轉運使鄉先生李上達及子省元防方平濮州軍事判官林棣姚建榮興祖尚書左丞壽國公金城高汝礪巖甫同知臨洮府事兼積石州刺史平陽孔天監偉明尚書右丞泫水賈守謙益之諫議大夫溥南許古道真戶部尚書權參知政事臺山楊邠叔玉尚書左丞日照張行忠信甫平章政事蕭國公東阿侯摯莘卿大司農戶部尚書相人張正倫公理等書扎詩篇在家錄翰林應奉東明王鶚百一嘗作誥詞云出知外縣凜乎其德讓之遺入掾中臺魁然有宰輔之望禮部閑閑趙公許與公有鵬飛九萬里風斯在下之語其為時賢所推重如此尚何待僕言正叔以通家之故請為千秋錄作後記因得件右之或疑商氏名德相望而報施未豐者竊以水喻之今夫流泉出石罅間從濫觴之微洎洎而不絕及其合支流會衆川儲蓄淵渟盡洞狀舒徐之態鼓之以長風驅之以汎雷泄雲雨而涌鬼物雖有千石之舟十丈之檣遲迴顧盼而不敢發蓋從微至著而有木者必如是耳今孟鄉館巖侯之門者十餘年侯溫然執擁篲之敬海内名勝率以清廟之器許之諸郎玉立秀發生長見聞宜有不資於人而自燉者正叔年甫六十安閒樂易福禄方來他日羔鴈成羣極人間盛事當信僕言之不妄云癸丑二月吉日河東元好問裕之謹書

故物譜

予家所藏書宋元祐以前物也法書則唐人筆迹及五代寫本為多畫有李范許郭諸人高品就中薛稷六鶴最為超絕先大父銅山府君官汲縣時官賣宣和内府物也銅碌兩小山以酒沃之青翠可摘府君部役時物也銅雀研背有大錢一天禄一堅重緻密與石無異先隴城府君官冀州時物也貞祐丙子之兵藏書壁間得存兵退予將奉

先夫人南渡河舉而付之太原親舊家自餘雜書及先人手寫春秋三史莊子文選等尚千餘冊并畫百軸載二鹿車自隨三研則捧之鄭村別墅是歲寓居三鄉之餘蓋無幾矣今此數物多予南州所得或向時之遺也往在鄉里常侍諸父及兩凡燕談每及家所有書則必枚舉而問之如曰某書買於某處所傳之何人藏之者幾何年則欣然志之今雖散亡其綴緝裝褙籤題印識猶夢寐見之詩有之維桑與梓必恭敬止以予心忖度之知吾子孫却後當以不知吾今日之為恨也或曰物之閟人多矣世之人玩於物而反為物所玩貪多務取巧偷豪奪遺簪敗履惻然興慷者皆是也李文饒志平泉草木有後世毀一樹一石非吾子孫之語歐陽公至以庸愚處之至於法書名畫若桓玄之愛玩王涯之固護非不為數百年計然不旋踵已為大有力者負之而趍我躬之不可必奚我後之邱哉予以為不然三代鼎鐘其初出於聖人之制今其款識故在不曰永用享則曰子子孫孫永寶用豈為聖人者超然遠覽而不能忘情於一物耶抑知其不能必為我有而固欲必之也蓋自莊周列禦寇之說盛世之誕者遂以天地為逆旅形骸為外物雖聖哲之能事有不滿一笑者況外物之外者乎雖然彼固有方內外之辯矣道不同不相為謀使渠果能寒而忘衣饑而忘食以游於方之外雖眇萬物而空之猶有託焉爾如曰不然則備物以致用守器以為智惟得之有道傳之無媿斯可矣亦何必即空以遣累矯情以趨達以取異於世耶乃作故物譜丙申八月二十有二日洛州元氏太原房其引

遺山集卷三十九

遺山集卷四十

金 元好問 撰

上梁文

南宮廟學大成殿上梁文

兒郎偉竊以窮則變變則通聖道亘萬世而無敝庶而富富而教司徒敬五典之克從方靈臺偃伯之秋宜庠序盈門之盛眷紫微之舊治肇清廟之新基繫改作之良難知樂成之有在中國有詩書之教風以動之薤老思德化之成今其時矣敢竊閔宮之義以佐武城之歌兒郎偉拋梁東井邑亏刀變舊風孝悌力田從此始衣冠禮樂有儒宮

南極目農郊露氣酣五畝桑明府教馬鳴無用說宜蠶

西木鐸新聲換鼓鞞學館大亨知有日富兒未用笑朝北草創古來頂潤色妙年令佐嚮儒風子弟於今有矜式

上漢日鄉賢多將相儒林發藻廣川君奎壁光芒三萬丈

下絃誦洋洋新美化朝家頻賜鶴頂書長吏今年應勸駕

伏願上梁之後生徒石室常師蜀郡之文翁保障簡絲不媿晉陽之尹鐸旁沾鄰郡共洽文明

南陽解署上梁文

拙以力巧以勞野人養君子之義政有居訟有所國家謹官府之常緊改作之果難宜樂成之有在爰從舊邑改隸新州一朝公解之遞遷三政民居之雜處吏卒雁瞻依之地簿書失扃鐍之嚴加之儆直稍懲公移即至度財計役有司誠憚於紛更習陋安卑識者亦爲之竊笑眷惟吾土今號名藩田則九州上腴人則四方和會山連峴首如瞻大將之旗旗樹入春陵猶有故鄉之城

郭豈有官爲十萬戶之長地方二千里而遥陛級不爲之少崇繩墨自拘之如此 後逸

外家別業上梁文

窮於途者返於家乃人情之必至勞以生而佚以老亦天道之自然方屬風霜匪薄之餘而有里社浮湛之漸茲焉卜築今也落成遺山道人蠢蠢書癡鷄虫禄薄猥以勃窣槃跚之迹仕於危急存亡之秋左曹之斗食未遑東道之戈船已御久矣公私之俱罄困於春夏之長圍窮甚析骸死唯東手人望荆尸之通好義均紀季之附庸出涕而女於吳莫追於既往下車而封之杞有覬於方來謀則僉同議當孰抗爰自上書宰相所謂試微軀於萬仞不測之淵至於喋血京師亦常保百族於羣盜垂涎之口皇天后土實聞存趙之謀枯木死灰無復哭秦之淚初一軍搆亂羣小歸功劫太學之名流文鄭虔之逆節命由威制佞豈願爲就磨甘露御書之碑細刻錦溪書叟之筆罥家降欵具存李昊之世修趙王禪

文何預陸機之手迹 文選謝平原内史表 伊誰受賞於我嫁名悼同聲同氣之間有無罪無辜之謗耿孤懷之自信聽衆口之合攻果吮癰舐痔之自甘雖窴海投山其何恨惟彼證龜而作籠始於養祟以成蚘追韓之騎甫還射羿之弓隨穀 于北渡之初獻書中令君請以一寺觀所貲養天下名士造謗者二三亦書中救衆之類也以流言之自止知神理之可憑復齒平民僅延殘喘澤畔而湘纍已老樓中而楚望奚窮懷先人之敝廬可憐焦土眷外家之宅相更愧前途豈謂事有幸成計尤私便東諸侯助竹木之養王錄事寄草堂之貲占松聲之一丘 來鼻子北山賦菊花兩岸松聲一丘 近挑花之三洞 予此別業與白子西所居相近東牆西壁無補坼之勞上雨旁風有閉藏之固已與編户細民而雜處敢用失侯故將而自名因之挫銳以解紛且以安常而處順老盆濁酒便當接田父之歡春韭晚菘尚媲奪園夫之利彼扶搖直上擊水三千常杜城南去天尺五生廟堂佐天子蓋有命焉使鄉里稱善人斯亦足矣輒取合歡之意演爲助役之謡

兒郎偉抛梁東人笑家山蕙帳空老大讀書無用處且將耕穫教兒童

南羊谷山中好石龕扶履一遊無脚力會稽禹穴更須探

西未要坊名改碧雞種下五株桃樹子本無心學浣花溪

北老怯寒冬思密室嶺頭騎馬是官人萬里風來沙土黑

上何人落日心猶壯雲間道有少微星兩眼昏昏無復望

下百尺長松遶茅舍又云老公七十自腰鐮行時稼長松萬株遶茅舍此吾家次山公詩也他年拈出次山詩七十腰鐮行時稼將引兒孫行時稼

伏願上梁之後里仁為美鄰德不孤子期永作知音曹子期吾友生

人伏臘歲時家有長生之釀旁沽親舊共樂安閒張綽文留燕京起居飲食自為無事之

青詞

太夫人五七青詞

恩重託身生成之義等禮名猶子嗣續之道存痛卯翼之未終忽捨棬之永棄敢伸悃愊仰訴昊蒼中謝伏念臣母張婦德成家母儀範世儉必求於中禮嚴不至於失慈所以命臣者其道公所以拊臣者其勤盡三釜得歡榮之祿百身無可贖之年消埃之願莫施風樹之悲曷已惟幽誠之有假或冥福之可徼敬叩玄科竊依真旨塵土灰有望儻沾再造之仁草木何知永載曲全之賜

劉宣撫設醮青詞

威然後懲恒情之必至救而不棄大道之曲成惟洪纖同萬化之歸故幽顯靡一誠之間敢殫悃愊仰叩布德中謝伏念臣某塵劫賦形昏衢失步偶會崩離之過妄從角逐之餘出入兩州因循十稔豈徵勞之可録徒多罪之與俱果令暮景之桑榆尋陷畏塗之荆棘憂虞甫集喪病踵來暴貴非祥固退藏之已晚孤根易撓在摧折以何堪悔莫自追孽將安逭眷深秉之有假尚後福

之可徵載舉玄科竊依真陰恭惟至公立德弘濟為仁閔其翾飛蠕動之愚重以氣化形生之賜土灰有望儻露善貸之私溝壑未填舉是自新之日

張喜千户青詞

暴貴無漸一歸自召之嗇大德曰生萬有必從之欲敢殫悃幅仰叩希夷臣某腐朽餘生編齊庶品匪時緣之幸際撫氣質以奚堪户封已迫於通侯子婿繼聯於鼎族滿盈之極負秉是憂果懼瘝天之殃危夫保家之長

尚賴至仁之弘濟庶幾大道之曲成恭按玄科竊依真陰自同草土罔所謝之莫知未即灰釘惟改新之永誓

樊守謝土詞

營建非時事關於倉卒陰陽干禁理藉於祈禳恭扣玄科切依真陰有相之道何知陰隲之私永建爾家尚覬曲成之賜

郡守天池祈雨狀

維太歲甲辰四月辛未朔二十四日甲午忻州某官等

皇恐百拜獻狀天池龍君殿下惟神血食一方膏潤千里靈應之迹著見有年某等資品凡陋德薄任重不能撫安閭里召迎和氣自開歲以來雖嘗被一溉之賜既雨而旱今已十旬夏苗欲枯秋稼無望民庶嗷嗷將遂逋播匪我神明則將疇訴乃消吉旦謹遣管内僧某道士某躬詣靈湫奉迎甘澤某畢職所限止於道左顒俟雲輿風馬尚辱臨之不勝懇禱之至謹狀

祭文

祭飛蝗文

粤惟此州百道從出調度之急膏血既枯懸望此秋以紓日夕沴氣所召百螣踵來種類之繁蔽映天日如雲之稼一飽莫供道路嗷嗷無望卒歲考之傳記事有前聞曾公中年令為異政貪墨汝罰詎曰弗靈言念茲時瀕於陸沉吏實不德民則何辜歲或凶荒轉死誰拯敢殫志願神其憫之

為第四女配婿祭家廟文

維太歲辛亥十二月丙辰朔十有四日己巳孝曾孫元
某謹以家奠敢昭告于顯曾祖忠顯府君曾祖妣王氏
顯祖朝列大夫銅山府君顯祖妣河南縣太君趙氏顯
伯考贈中順大夫東巖府君顯伯妣河南郡太君王氏
顯考廣威隴城府君顯妣河南縣太君張氏先以庚戌
八月爲第四女擇配得世官張氏之長子與祖作婿家
居窀筮叶吉今正是時廟授有儀式伸虔告尚饗

中令郎律公祭先妣國夫人文

維大朝癸卯歲八月乙巳朔五日己酉哀子某謹以家
奠敢昭告于先妣國夫人蘇氏之靈負鬻蒙累貽禍庭
闈窀筮告期迫於襄事尚假殘息勉澀血誠維先夫人
系繇鼎族天作之配嬪於我家婦德有光母儀克備彤
管所擬於古無慙維我嚴君奄逢昌運仕非爲己義不
及私家政所由倚之中饋悉力一志以濟時康寅亮天
功實資內助謂當陽報俾壽而康如何盛年奄棄榮養
相彼庶品資於坤元得一靡常倏焉傾圮貌是煢獨託

題跋

跋國朝名公書

任南麓書如老法家斷獄網密文峻不免嚴而少恩使
之治京兆亦當不在趙張三王之下黃山書如深山道
人草衣木食不可以衣冠禮樂束縛遠而望之知其爲
風塵表物黃華書如東晉名流往往以風流自命如封

胡羯末猶有縕藉可觀閑閑公書如本色頭陀學至無
學橫說豎說無非般若百年以來以書名者多不媿古
人宇文太學叔通王禮部無競蔡承旨伯堅父子吳深
州彥高高侍制子文耳目所接見行輩相後先爲一時
任南麓趙黃山趙禮部龐都運才卿史集賢季宏王都
勾清卿許司諫道真爲一時龐許且置若党承旨正書
八分閑閑以爲百年以來無與比者篆字則李陽冰以

後一人郭忠恕徐常侍不論今卷中諸公書皆備而竹
溪獨見遺正如鄴中賓客應劉徐阮皆天下之選使坐
無陳思王則亦不得不為西園清夜惜也歲甲午三月
二十有三日書

題樗軒九歌遺音大字後

胙國公詩筆圓美字畫清健南渡以後楊趙諸公無不
歎賞有不待言者公家所藏名畫當中秘十分之二客
至相與展玩品第高下至於筆虛筆實前人不言之秘

皆纖悉道之故時人推畫中有鑒裁者唯公與龐都運
才卿李治中平甫三二人而已予意公畫亦必入品而
世未嘗見蓋詩與畫同源豈有工於彼而不工於此者
如前所書九歌遺音謂非李思訓著色趙大年小景可
耳九歌遺音易西山蒯東山谷揩千章竹萬竿嶺頭雲
自閑杳杳花殘欲春閑立玉峰前水一灣鷗飛落照間
正大三年季春二十三日為松庵書

跋閑閑自書樂善堂詩

人皆有兩足不踐荊棘地人皆有兩手不劘虎兕齒如
何身與心擇善不如是從善如登天從惡如棄屣而於
趍舍乖知之不審耳盜跖膾人肝顏子一瓢水均為一
窖塵誰光百世祀較其得失間奚翅千萬里所以賢達
人去彼而取此道腴時雋永世味不染指作詩銘吾堂
兼以勗諸已閑閑公此詩為他人作而皆公日用之實
古人謂有德者必有言又曰立言踐行公無媿焉今日
見公心畫玩其辭旨不覺欽衽生敬公嘗為襄城廟學
作省齋銘云言有非耶行有違耶君子之棄而小人之

歸耶銘不滿二十言而於三省之義委曲備盡可以一
倡而三歎惜今世不傳因附於此癸丑六月吉日門生
河東元某謹書

跋二張相帖

二張皆人豪不應以責文士者責之書粗記姓名已為
過望況工妙如此耶

跋蘇黃帖

蘇黃翰墨片言隻字皆未名之寶百不為多一不為少

尚計少作耶

跋松庵馮丈書

士大夫有天下重名然其詩筆字畫大有不能稱副者閑閑公有言以人品取字畫其失自歐公始如吾松庵丈詩筆字畫皆不減古人以人品取之歐公之言亦不為過必有能辯之者

跋蘇叔黨帖

叔黨文筆雅贍殊有鳳毛坡嘗云海外無以自娛過子每作文一篇輒喜數日蘇氏父子昆弟文派若不相遠俗子乃疑黃樓賦坡亦嘗辯之颶風賦亦謂非坡不能作不然亦當增入筆點竄之也風俗薄惡如此文賦且不論至如叔黨此帖其得意處豈亦坡代書耶可以發一笑也閏月十八日書

跋東坡和淵明飲酒詩後

東坡和陶氣象稔是坡詩如云三杯洗戰國一斗消彊秦淵明決不能辨此獨恨空杯亦嘗持之句與論無絃琴者自相矛盾別一詩云二子真我客不醉亦陶然此為佳丙辰秋八月十二日題

題蘇氏父子墨帖

次公字畫端愿而靖深類其為人小坡筆意稍縱放然終不能改家法杞國節士八大字甚不能識其妙處故不敢妄論甲寅閏月十有七日同覺師大中清涼僧舍敬覽

題許汾陽詩後

眼醫許太丞彥清示其從祖汾陽君山水圖詩語意高妙而其字畫與明昌辭人龍尚黃華黃山諸公各自名家世尤寶惜之其子右司諫道真亦以能書稱今以汾陽筆法較之父子如出一手生平亦嘗見蔡大學安世大丞相伯堅滁州使君伯正甫三世傳字學雖明眼人亦不能辨前輩守家法蓋如此汾陽守澤州日戒子云此物吾子陰大禹惜三命考甫走吾妻相任唾面周廟貴紙口寸陰河東人至今傳誦之司諫在貞祐興定間直言極諫與

陳公正叔齊名時號陳許父子名流在中朝百餘年少有似者而彥清承其後何其幸耶彥清隱於技者三十年技既高又所至以善良稱謂之稱其家蓋無媿也此詩渠家青氊其寶秘之當令後人知世德之所自云丙辰夏六月二十一日晚進河東元某謹書

毛氏家訓後跋語

渭南君避地中方正卿方從事洛陽之西樞君手書戒勑以公清廉正不昧神理為言內翰王君伯翼述之備矣某向在汴梁婦翁提舉以宗盟之故與君通譜諜相好善已數十年矣兩君資稟高亮略相彷彿言行之間有不期合而合者提舉馳驛方城御史以私憤橫造飛語遂陷詔獄一偵而不復振無所告語書與渭南叙述始末終之以許國之誠唯天地神祇可知朝廷雖復知誣染亦無為昭雪之者此書正卿亦嘗見示因得拜渭南手筆紬繹之私竊慨嘆東坡有言人無所不至唯天不容偽壬辰之亂侯王家世之舊忠賢名士之裔不顛什於草野則流離於道路者多矣大名毛氏將絕而復續稍微而更熾河潤九里澤及中表孰謂不有以啟之吾知中方執筆之際渭南之子孫弟姪固已安居於雞水之上矣己酉冬某自燕還幕府館客勤甚公夫人子姨也獲觀世德名氏敢以蕪辭繼於王內翰之後十一月二十六日姪婿河東元某欽祉書

跋張仲可東阿鄉賢記

東阿進士張仲可以鄉先生平章政事肅國侯公而下由文階而進者凡二十有三人既列其姓名刻之石又謄寫別本以示同志僕意以為壽公初諫立元妃李氏再諫山東軍撥地以為得軍心而失民心其禍有不可勝言者言既不聽即致相印而歸風節凜凜當代名臣無出其右者蕭公行臺東平威惠竝舉山東父老焚香迎拜有太平宰相之目承旨公之死節雖古人無以加雖不見於金石孰不敬而仰之自餘二十人不見行事徒

記爵里僕竊以爲未盡何則追述前賢鄉里後生實任其責柳子厚先友紀近世名臣言行録有例也至於大縣萬家歷承平百年之久風化之所涵養名節之所勸激一介之士時命不偶齎志下泉以與草木同腐者亦何可勝數誠使見之紀録如汝南先賢襄陽耆舊以垂示永久此例獨不可援乎仲可名家子有志於學故敢以相告見賈文顯之嘗試問之以爲如何歲丁巳夏五月二十六日河東人元某謹書

跋紫微劉尊師山水

山水家李成范寬之後郭熙爲高品熙筆老而不衰山谷詩有郭熙雖老眼猶明之句記熙年八十餘時畫也近世太原張公佐山間風雨有入神之妙年八十六乃終平生遺蹟河東往往有之公佐之後得紫微劉尊師筆大進今年九十有七爲門弟子邵抱質作春雲出谷湖天清晝千崖秋氣雪滿羣山殊有典刑抱質請予題

跋龍眠書柳子厚獨覺一詩

記因爲書之此翁定襄人童丱入道道行高潔而邃於玄學吾夫子謂人之生也直者於茲見之予恐後人閔翁此筆但與郭熙公佐論優劣而不知其道行如此玄學如此故表出之歲癸丑冬十月旦郡人元某記

題學易先生劉斯立詩帖後

學易先生詩絶似東坡和陶不應入江西派閑閑之論定矣此詩余初到崧山時曾見之能得其意而不能記其辭搜訪一十年北渡後將還太原過東郡乃復見之鄉人王清卿家愛之深而不見之久煥若神明頃還舊觀故喜爲之書余家唐劉長卿詩學易堂舊物是先生手所校本題云壬午六月就夏英公孫儀公家本校之又儀真令諱蹟者皇統宰字畫楚楚如唐人書盤谷序云相宣叔之父是先生弟昆行有詩文二册號南榮集宣叔録之以備遺忘亂後唯余家有之然則余於學易劉氏豈世之所謂緣熟者耶戊戌八月六日謹書

龍岡此卷大字學東坡而稍有斂束故步仍在末後四行二十二字如行雲流水自有奇趣唯其在有意無意之間故如出兩手耳

題閻閻書赤壁賦後

夏口之戰古今喜稱道之東坡赤壁詞殆戲以周郎自況也詞纔百許字而江山人物無復餘蘊宜其為樂府絶唱閻閻公乃以仙語追和之非特詞氣放逸絶去翰墨畦逕其字畫亦無媿也辛亥夏五月以事來太原借宿大悲僧舍田侯秀實出此軸見示閒閒七十有四以壬辰歲下世今此十二日其諱日也感念疇昔悵然久之因題其後赤壁武元真所畫門生元其謹書

遺山集跋

正大中詔翰林院官各舉所知時閒閒先生方握文柄於人材慎許可首以元子裕之應詔朝議是之而天下無異辭蓋子之幼也已得其先大夫東巖君之指授稍長博極羣書且多與名士游故於冠歲嶄然見頭角肆筆成章往往膾炙人口貞祐南遷文譽日崇作詩自名一家其於古調樂府為尤長不惟可以追配古人而一時學者罕見其匹士林英彦不謀而同目之曰元子尊之也後雖出知劇縣入主都司簿書倥傯之際不廢吟詠北渡以來放懷詩酒游戲翰墨片言隻字得者猶以為榮閒作中州一集旁搜遠引發揚前輩遺美其敘事之工槩可見矣國朝將新一代實録附修遼金二史而吾子榮膺是選無何恩命未下哀訃遠聞使雄文鉅筆不得馳騁於數十百年之間吁可悲夫東平嚴侯弟忠傑富貴而好禮者也即其家購求遺藁捐金鳩匠刻梓以壽其傳屬余為引余與子同庚甲又同在史館者三

歷春秋義深契厚固不當辭然仁卿大手已序於前顧
余荒謬安敢贅長語於其旁感念疇昔姑以平日親所
見聞與夫同志之所常談者書諸卷末云歲昭陽大淵
獻秋七月巳丑慎獨老人曺南王鶚識

遺山集卷四十

謹案卷三十九十九頁前七行慶善舊作慶山
奴今改 二十頁前八行烏登舊作兀典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檢討臣龔大萬
謄錄監生臣甄輔廷

缺 页

雁門集

〔元〕薩都拉撰

缺 页

欽定四庫全書要 集部
雁門集卷一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雁門集

提要

臣等謹案雁門集四卷元薩都拉撰案薩都拉原作薩都剌今改正薩都拉字天錫號直齋其祖曰薩喇布哈案薩喇布哈原作思蘭不花今改正父曰傲拉齊案傲拉齊原作阿魯赤今改正以世勳鎮雲代居於雁門故世稱雁門薩都拉實蒙古人也是集卷末毛晉跋稱舊本有干文傳序謂薩都拉者譯言濟善案薩都拉譯言結親也此云濟善疑文傳以不諳譯語致悞今姑仍原文謹附訂於此則本以蒙古之語連三字為名而集中溪行中秋玩月詩乃自稱為薩氏子殊不可解又孔齊至正直記載薩都拉本朱姓非傲拉齊所生其說不知何據豈本非蒙古之人故不諳蒙古之語竟誤執名為姓耶據所自序稱始以進士入官為京口錄事長南行臺辟為掾

繼而御史臺奏為燕南架閣官遷閩海廉訪知事進河北廉訪經歷干文傳序則稱其登泰定丁卯進士第應奉翰林文字除燕南經歷陞侍御史於南臺以彈劾權貴左遷鎮江歷陞侍御史於南臺以彈劾權貴左遷鎮江録事宣差後陟官閩憲幕與自序稍有不同然自序當得實也其詩本名雁門集原本八卷世罕流傳毛晉得別本刊之併為三卷改題曰薩天錫集後得萩園王氏舊本復以此本未載者別為集外詩一卷於是其集復完然次第則已非其舊今八卷之本仍不可得姑仍毛氏所刊分為四卷著之於録仍以雁門集為名從其朔也晉跋又稱尚有巧題七言八句百首別為一集惜其未見今距晉又百餘載其存佚蓋不可知矣乾隆四十三年二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雁門集卷一

元 薩都拉 撰

過池陽有懷唐李翰林

我思李太白有如雲中龍垂光紫皇案御筆生青紅羣臣不敢視射目目盡盲脫靴手汚巇蹤踏將軍雄沉香亭北春風不成雨殿閣懸妖虹長嘯拂紫鬚手撚青芙蓉掛席千萬里遨遊江之東濯足五湖水掛巾九華峰放舟玉鏡潭弄月秋浦中羈懷正浩蕩行樂未及終白石爛齒齒貂裘淚濛濛神光走霹靂水底鞭雷公采石波浪惡青山雲霧重我有一斗酒和淚灑天風

題焦山方丈壁

江風入霜林寒葉下疎雨蕭蕭復蕭蕭可聽不可數山僧亦好奇呼童掃行路到處覓秋聲肩輿入山去

送吳寅甫之揚州

青楊吹白花銀魚跳碧藻落日上江船二月淮南道渺渺春水滿悠悠雲樹杪安得快剪刀江頭剪芳草

秋日病起池上

顧茲林塘幽消此閒日永飄風亂萍踪落葉散魚影天地風露涼秋深鶉花冷有懷無與言獨立心自省

題潭州劉氏姊妹二孀貞節

雙藤本同根長大附高樹樹倒何所依不離樹根土劉家好姊妹嫁作儒家婦儒生逝不返姊妹何所去憶昔嫁夫時各願以偕老今日無所歸骨肉自相保一爐鑄兩鏡懸置東西窻窻前主人去兩鏡復一雙哀哉哀哉

劉二孀

早發黃河即事

晨牽大河上曙色滿船頭依依樹林出悽悽煙霧收村墟雞犬門巷出羊牛炊煙動茅屋秋稻上壠丘嘗新未及試官租急徵求兩河水平堤夜有盜賊憂長安里中兒生長不識愁朝馳五花馬暮脫千金裘鬬雞五坊

帘酣歌最高樓繡被夜中酒王人坐更籌豈知農家子力穡望有秋短褐常不完攜食常不周醜婦有子女鳴機事耕疇上以充國賦下以祀松楸去年築河防驅夫如驅囚人家廢耕織嗷嗷齊東州飢餓半欲死驅之長河流河源天上來趨下性所由古人有善備鄙夫無良謀我歌兩岸曲庶達公與侯凄風振枯槁短髮涼颼颼

寄朱舜咨王伯循了即休

元統二年秋八月僕與淮東憲副朱舜咨廣東憲僉王伯循會于瓜洲江風山月亭上過金山登妙高臺飲酒賦詩京口鶴林寺僧了即休風雨渡江贈別少年遊詞即休既城去舜咨伯循留廣陵僕獨涉淮過河北人生聚散信如雲萍倒指歲餘舊遊如夢向時舜咨有雨過江色淨五字天趣妙發未克竟篇茲以一字為一韻賦詩寄上舜咨伯循二前輩鶴林主者了上人

木落淮南秋蘭橈泊江渚把酒三人同江亭看飛雨雨過江色淨妙景發天趣歷歷江南山一一青可數

又

大江湧金山穩若青蓮座山下有龍宮見水不敢唾江山萬古同日月片帆過把酒妙高臺狂歌醉相和

又

飄飄鶴林僧布襪青鞋雙長江飛鉢渡碧海魚龍幢遠來作偈別楚雨鳴秋窻振錫獨歸去天花飛滿江

又

微茫揚子橋細雨濕秋色小艇載吳姬搓搓語相接風起布帆高一往不可得夜宿廣陵城吹簫照明月

又

霜高木葉空江清水花淨離懷江水深楚女曉粧靚按拍聽歌聲點筋行酒令白露滿衣裳迴野垂斗柄

宿烏石驛

雲起烏石峰雨灑紫溪巘孤館如山深愁人覺宵永燈花剪復開風竹亂不整清晨渡閩關南斗落衣領好寫

度關詩點筆題石笋

度閩關

曉度分水嶺身在雲霧中手如天上捫聲落山下風雷
霆走澗壑神人過虛空既訝奔豐隆亦可招祝融頂刻
開萬象赤烏飛嶺東
白雲下千峰盡日懷袖裏振衣度閩關洒作山下水仰
登天有梯俯視井無底古來守關人盡作山下鬼寒食
百草青春風吹不起

度嶺輿至崇安命棹建溪

人生天地間馳馬歷大塊行樂須及時流光逝難再役役
功名徒歷歷山水邁偉哉東南區奇險閩粤最車書四海
同風氣一嶺界肩輿度層雲手棹下急瀨四山抱迴流環
合如束帶玉井蓮葉飄仰面天作蓋倏馳丹峰前却在紫
嶺背微陰間雲霧疎雨洒杉檜深林樵牧歸落日山鬼會

雪瀑掛氷簾林風奏天籟石梯駕仙巖往往遺骨在瑶草
石上生丹藥市賣魏魏考亭祠過客祠下拜溪水自成
文上接洙泗汎喚渡雲門僧貌古清可愛手把青松枝趺
坐溪石待懸崖虹棧危插竹漁網曬山高人蟻旋下視舟
一芥輕狂類飛鰍宛轉亂石隘崢嶸龍角尖磈礒龍首癩
嗟呀激頹波出沒如水怪萬鼓搥地雷三峽瀉平湃峰巒
爭送迎奔走萬馬快箭過耳生風開口不暇咳峭壁起衝
流恍若巨鼇戴上有舊題名歲久字刻壞豈無姓名存彷
彿年月載覽此前人踪徒為後人慨天氣易寒暄光景倏
明晦浩蕩三日程應接千萬態會登天柱峰一覽宇宙大
少吐胸中豪神遊八荒外題詩贈山靈清氣留勝槩

寄鉛山別駕完顏子忠

我識顏別駕風度脩且閑近持五色筆輝光動南蠻甘
飲石井水臥治鷰湖山玉峰露洒洒風林珮珊珊表表
臺閣姿豈久州郡間相思不相見可愛不可攀海風夜
月朗飛度七閩關

石上晚酌天章臺

晚涼上烏石置酒天章臺夕日下山去海風吹月來豪

氣吐千丈朗吟動三台白露洒仙掌銀河瀉金杯誰識
芙蓉仙飛身在蓬萊

又

高臺在層霄肩輿上絶壁露下酒樽涼月出海門白坐
拂衣上雲醉臥林下石西風吹鬢毛南斗在肘腋題詩
向天閣奎光射瑶席

宿臺山寺絶頂

江白潮已來山黑月未出樹杪一燈明雲房人獨宿近
水星動搖河漢下垂屋四月夜深寒繁露在脩竹

望鼓山

鼓山起千仞迺是東海垠蛟龍穴其下霹靂翻海門砥
柱儼不動日夜雪浪奔何當臨絶頂俯視浴日盆

題汀州丁三溪知事卷

三溪會汀州上有仙人居乃是丁令威玉珮搖瓊琚高
秋下風露水清映芙蕖華表慣聞鶴小船閒釣魚鑑湖
風半曲賀老竟何如

夜興

千峰走晴雷風力吹遶雨層雲不成陰殘缺如敗堵山
深日易暝孤館孰賓主燈花翳復明落葉聲可數獨立
誰與親廚人夜深語

題茶陽驛飛亭

白雲飛出山怒擘蒼峽裂幽谷濕晴雲絶壁洒飛雪萬
折入滄海龍宮水晶闕簸揚弄珠人氷簾掛寒月

將至大橫驛舍舟乘輿暮行

山行日已暮肩輿度林薄涼飈凄以清松子當面落千
山月崔嵬萬葉雨蕭索昨夕棹歌行頗憶溪上樂

又

月輪轉頭上溪瀨奏脚底人行山色中葉落雨聲裏虛
名為一官遊子在萬里行行重行行日夕聊復止

聞秋蛩有感

秋蛩集草樹淒然亦何繁行子在遠道豈不思故園禾
稻上丘壠鳥雀知欣喧田園可終老軒冕何足言

贈白雲

白雲抑何閒竟日不下山時從脩竹裏相伴一僧還悠悠覆松頂渺渺歸岫間奔走塵俗客視君多厚顏

白雲答

使君抑何忙寧不思故山茫茫天壤內鳥倦猶知還石田紫芝老茶竈碧蘚斑胡不賦歸來分子屋半間

望武夷

溪行望武夷峭壁何斬絶赤霞亂不收大化元氣泄下有萬年松上有太古雪秖恐月明中鐵笛吹石裂

宿武夷

艤舟山水間借問武夷觀月掛水晶簾風吹紫霞幔雞犬過雲間笙樂度天半傳語武夷君酒熟幸相喚

吳橋縣古河堤

迢迢古河堤隱隱若城勢古來黃河流而今作耕地都色變通津滄海化為塵堤長燕麥秀不見築堤人

溪行兩岸皆芙蓉桂花余喜遂賦此詩

芙蓉發菩蕾桂樹花斕斑中秋前日過客子未出關香生桂樹叢露下芙蓉葉花以寄遠人葉以作書帖何日棹船還桂樹芙蓉間船頭聽我夜吹笛吹起月輪昇東山

會杜清碧

夜宿武夷山迺是杜清叟清談道人同險路山鬼走出門視河漢危梯掛星斗白露滿芙蓉清寒夜深久

又

我識杜清碧深居武夷山採藥紫芝嶺行歌白雲間天根深可躡月窟高可攀天子召不起道人閒往還

畫臥雲際亭

紅塵如海深度水臥雲際白雲如故人千峰走羣婢長嘆一欠伸風葉飛滿地一鳥沒遥天樹矮渾如蔣

過延平津

神物在天地變化須有時踴躍一入水風雲波浪隨志士昔未遇常人安得知一朝忽奮迅兒女驚且疑

又

萬山二水合匯之為深淵劒化亦已矣過者尤凜然神物豈常處入地忽上天所以磊落士豈為愚者憐

又

當時二龍劒迺是山川精埋沒於獄礎異氣騰豐城神光射霄漢牛斗為不明一入壯士手長鳴除不平

鸚鵡曲題楊妃繡枕

水晶簾垂宮畫長六曲屏風圍繡牀美人春睡苦不足夢隨飛燕遊昭陽覺來粉汗濕香臉一線新紅枕痕淺三十六宮在眼前五色香雲隨指轉牙牀端坐楊太真雲冠霞珮絳色裙雙成小玉盡宮樣繡衣烏帽高將軍雕籠七寶掛宮樹玉案銀盤看鸚鵡可憐鸚鵡解人語不說漁陽動鼙鼓迺知禽語能戲人不知人語能殺身亡家敗國汚天地天生尤物天亦嗔一朝艷質化塵土可恨可憐千萬古香魂不逐馬塵飛猶記深閨繡房女重簾繁霧垂洞房錦屏繡褥蘭麝香夜深酒醒換銀燭時見

楊妃在耳傍君不聞張麗華墮宮井銅雀章臺煙燼冷繁華一夢人不知萬事邯鄲呂公枕

華清曲題楊妃病齒

沉香亭北春晝長海棠睡起扶殘粧清歌妙舞一時靜燕語鶯啼空斷腸朱唇半啓榴房破胭清紅注珍珠顆一點春酸入蛩犀雪色皺綃濕香唾九華帳裏熏蘭烟玉肱曲枕珊瑚偏玉釵半脫翠蛾斂龍髯天子空垂涎妾身雖侍君王側別有閑情向誰說斷腸塞上錦裯兒萬恨千愁言不得成都遥進新荔枝金盤紫露甘如飴紅塵一騎不成笑病中風味心自知君不聞華清宮一齒作楚藏禍根又不聞馬嵬坡一息身滅血未足多漁陽一日鼙鼓動始覺開元天下痛雲臺不見漢功臣三十六牙何足用明眸皓齒今已矣風流何處三郎李

楊花曲

燕京女兒十六七顏如花紅眼如漆蘭香滿路馬如飛窄袖籠鞭嬌滴滴春風淡蕩搖春心銀箏華燭高堂深

繡衾不暖錦鴛夢紫烟紅霧天沉沉芳年誰惜去如水
春困着人倦梳洗夜來小雨潤天街滿院楊花飛不起

海棠曲

內家楚楚諸王孫白馬金鞍耀晴日樽前細樂耳厭聞
世上閒愁生不識宮錦裁成五色雲珍珠簇就雙龍紋
衣裳光彩照暮春紅靴着地輕無塵翠樓珠箔玉鉤掛
腸斷纖腰無一把海棠花底畫聞鶯太液池邊春洗馬
千枝萬枝桃杏紅花枝飄香薰酒中歸來月落酒未醒
有詔早入明光宮

藥珠曲

芙蓉城裏白玉樓水簾倒掛珊瑚鉤美人宴坐太清室
蛾眉不鎖人間愁彩橋東畔楊花轉飛到三天紫清殿
仙裳日暖鶺絲香燕語鶯啼動幽怨天風冷冷吹珮環
霞冠不整偏雲鬟蕭郎風骨何可得紫簫赤鳳遊雲間
瑤壇午夜霜華重羅襪生寒氷一寸錦屏甲帳藥珠新
雲房火鼎丹砂嫩天宮仙女淡淡粧桃花洞口逢劉郎

巫山神女夭雲雨楚臺人去空斷腸步虛聲斷欄干外
春去秋來顏色改東風吹老碧桃枝深院無人夜如海

蘭皐曲

溪水潤蘭長幽芳春溪露滴蘭葉光美人日暮采蘭去
風吹露濕芙蓉裳芙蓉為裳蘭結珮玉立亭亭臨水際
天寒袖薄人不識疎雨蘭苕鳴翡翠幽蘭日日吹古香
美人不來溪水長

芙蓉曲兼善狀元御史

秋江渺渺芙蓉香秋江女兒將斷腸絳袍春淺護雲暖
翠袖日暮迎風涼鯨魚風起江波白霜落洞庭飛木葉
蕩舟何處採蓮花愛惜芙蓉好顏色

威武曲

桓桓燕將軍威武天下一赤面注丹砂虬髯如插戟當
年意氣何鷹揚手扶天子登龍牀五年垂拱如堯湯白
日騎龍昇上蒼桓桓燕將軍威武何可量熹微日色出
東方早令一出照八方母使三月人皇皇母使三月人

皇皇

如夢曲哀燕將軍

芙蓉花為誰好洞房昨夜將軍老將軍老去空鐵衣漆燈照室人不歸

又

宮錦袍氊帳高將軍夜酌涼蒲萄蒲萄力重醉不醒美人猶在珊瑚枕

又

海子頭誰家樓繡簾半捲風悠悠行人謂是將軍府將軍不來罷歌舞

又

將軍容丹砂紅威風凜凜益世雄出門千騎塞行路今日蕭蕭去何處

又

平村曲春水綠將軍獵回曾此宿將軍一去成荒丘依舊平村春水流

又

皂鵰鷹紫騮馬將軍圍獵平沙野朔風蕭蕭吹野寒將軍戰馬遊不還

又

將軍功世莫比皇都甲第連雲起將軍一去空鎖門上馬臺邊無一人

又

皓齒歌細腰舞綠窓朱戶將軍府將軍老去無少年為野草兮為荒田

又

如花人櫻桃唇傍人近前丞相嗔繁華日日笙歌動世事悠悠總如夢

又

朝作樂暮作樂朝暮杯盤金錯落日出欲盡東方明歡樂未已悲哀生

臥病書懷

去年走馬尋魏闕十里五里迷風烟孤臣泣血紫塞外
壯士倚劒青雲邊今年臥病在江海呼兒夜讀歸來篇
結茅倚壁知何處飽聽一枕松風眠

敕勒謠

寒梅零落春雪灑蕭娘腰瘦無一把淡黃楊柳未成陰
何人已繫青驄馬畫樓深處迎春歸敕勒影裏紅杏肥
濛濛花氣濕人面東風吹冷輕羅衣上粉珠流不歇
暗解翠裙花下摺殷勤莫遺燕子知會向人間報風月

過嘉興

三山雲海幾千里十幅蒲帆掛秋水吳中過客莫思家
江南畫船如屋裏蘆芽短短穿碧沙船頭鯉魚吹浪花
吳姬蕩槳入城去細雨小寒生綠紗我歌水調無人續
江上月涼吹紫竹春風一曲鷓鴣詞花落鶯啼滿城綠

皂林舟中

春溪野鴨肥可射幽樹深陰叫山鷓遠人三月酒船過
柳絮飛時杏花謝行行水竹上雲林往往人家或僧舍
小官便欲賦歸來何處買山錢可供借

江南樂

江南樂春水虹橋滿城郭出門不用金馬絡門前花船
如畫閣綠紗窓虛鎖春霧隔窓蛾眉秋水活翡翠冠高
羅袖潤楚舞吳歌勸郎酌紫竹瑤絲相間作船頭柳花
如雪落船尾彩旗風綽綽秉燭夜遊隨意足人生無如
江南樂

江南怨

江南怨生男遠遊生女賤十三畫得蛾眉成十五新粧
識郎面識郎一面思猶淺千金買官遊不轉郎家水田
跨州縣大船小船過淮甸買官未得不肯歸不惜韶華
去如箭楊花簾幕飛乳燕疎雨梧桐閉深院人生無如
江南怨

登歌風臺

歌風臺下河水黃歌風臺上春草碧黃河之水日夜流
碧草年年自春色當時漢祖為帝王龍泉三尺飛秋霜

五年馬上得天下富貴樂在歸故鄉里中故老爭拜跪
布襪麻鞋見天子龍顏自喜還自傷一半隨龍半為鬼
翻思向日亭長時一身傳檄日夜馳只今宇宙極四海
一榻之外難撐持却思猛士衛神宇安得長年在鄉土
可憐創業垂統君却使乾機付諸呂淮陰年少韓將軍
金戈鐵馬立戰勳藏弓烹狗太急迫解衣推食何殷勤
致令英傑遭婦手血濺紅裙急追首蕭何下獄子房歸
左右功臣皆擊肘還鄉却賦大風歌向來老將今無多
咸陽宮闕親眼見今見荆棘埋銅駝臺前老人淚如雨
為言不獨漢高祖古來此事無不然稍稍昇平忘險阻
歌風臺前人已矣今人哀悲歌感慨下臺去斷碑春雨
生苺苔

過居庸關 至順癸酉歲

居庸關山蒼蒼關南暑多關北涼天門曉開虎豹臥石
皷畫擊雲雷張關門鑄鐵半空倚古來幾度壯士死草
根白骨棄不收冷雨陰風泣山鬼道傍老人八十餘短

衣白髮扶犁鋤路人立馬問前事猶能歷歷言丘墟改
來鋤豆得戈鐵雨蝕風吹失顏色鐵腥惟帶土花青猶
是將軍戰時血前年人復鐵作門貔貅萬竈如雲屯生
存有功掛玉印死者誰復招孤魂居庸關何崢嶸上天
胡不呼六丁驅之海外休甲兵男耕女織天下平千古萬
古無戰爭

題魯港驛和貫酸齋題壁

吳姬水調新腔改馬上郎君好風采王孫一去春草深
謾有狂名滿江海歌詩呼酒江上亭墨花飛雨江不晴
江風吹破蛾眉月我亦東西南北客

寒夜聞角

野人臥病不得眠烏烏畫角聲淒然黃雲隔斷塞北月
白鴈叫破江南烟山城地冷迫歲暮野梅雪落溪風顛
長門美人怨春老新豐還惜少年好夜深悲壯聲搔天
萬馬月白霜華鮮野人一夜夢入塞走馬手提鐵節鞭
髑髏飲酒雪一丈壯士起舞氊帳前五更夢醒氣如虎

將軍何人知在遐
宣政同知燕京問報國哀時文皇晏駕
雨傾盆風擲毳白髯使者能騎馬相逢官長馬不下馬
上云云淚盈把
又
天柱傾天不晴白髯使者東南行東南山水失顏色一
夕秋風來上京
鼎湖哀
荆門一日雷電飛平地豎起天王旗翠華搖搖照江漢
八表響應風雲隨千乘萬騎到關下京師復覩龍鳳姿
三軍卯破古北口一箭血洗潼關屍五年晏然草不動
百穀穮秬風雨時脩文偃武法古道天澗萬丈奎光垂
年年北狩循典禮所在雨露天恩施宮官留守掃禁關
日望照夜隨金鸞西風忽湧鼎湖浪天下草木生號悲
吾皇騎龍上天去地下赤子將焉依吾皇想亦有遺詔
國有社稷燕太師太師既受生死託始終肝膽天地知
漢家一線繫九鼎安肯半路生狐疑孤兒寡婦前日事
況復先生親見之
歲云暮矣
歲云暮矣子將焉之江南木落鴻鴈飛娟娟美人淮水
湄淮水去不止相思日千里
又
歲將暮矣子將焉往燕山雪花大如掌娟娟美人淮水
上淮水日夜流相思人白頭
又
歲云暮矣子將焉行江南木落天雨霜娟娟美人淮水
傍淮水不回頭行人上小舟
京口寒夜和葛秀才牀字韻
秋高馬肥弓力强山空木落天雨霜邊庭晏然草不動
漢家將軍一丈長江南地濕小臣病閉戶一月不下牀
願言昭代舉天網亦有枳棘栖鸞凰
江上聞笛

江上何人吹玉笛水冷沙寒龍夜泣鮫人水底織氷綃
灑淚行珠明月高銀河淡淡月茫茫鴈奴打更沙漠傍
更深繡被夜寒重明月梅花滿地霜

夜寒獨酌

欲雪不雪風力强欲睡不睡寒夜長玉奴剪落燕尾燭
銀瓶煮酒浮鵝黃三軍豪氣不可敵醉倒緑髮忝軍郎
夜深大吟且就枕明朝萬屋看晴霜

又

去年健兒筋力强豪氣不減關雲長揮戈叱咤陣雲黑
邊風白晝吹日黃將軍威武不可近錦袍赤面黃鬚郎
今年收功入將府烏紗靴曉踏天街霜

又

江風吹浪十丈强孤舟遠客愁夜長何如歲晚在家者
擁爐酌酒天昏黃蔡州鵝鴨持元濟滹沱馬渡悲王郎
盃中有物且須盡勳業滿鏡生秋霜

相逢行贈別舊友治將軍 并序

予遷官出閩舟行抵興田驛二十里許俄聞擊鳴金
鼓應響山谷間隨見旌旗導前兵卒衛後中有乘馬
者毳袍帕首徐行按轡屢目吾舟吾病久氣餒不能
無懼心也頃之輿田驛吏以行輿見迓遂舍舟乘輿
嚮之旌旗兵卒移導輿前馬從輿後輿行馬鳴途中未敢
交一語迫暮至邸舍燭光之下毳袍者進曰某乃建
之五夫巡檢官聞使君至候此將一月矣某嘗三識
使君面自都門一別今已五載使君豈遺忘之耶僕
驚謝曰將軍何人也答曰某即使君舊友雲中也熟
視久之恍如夢寐雲中復能紀余閩下手采時否耶
歷歷關河舊遊如隔世乃對燭光夜道故舊明日復同
遊武夷九曲煮茶酌酒臨流賦詩出入丹崖碧嶂間心
與境會天趣妙發長歌劇飲相與為樂酒闌興盡秋
風淒淒落木雨下聞關在望復作遠行予始見君而
懽次得君而喜終會君而樂又得名山水以發揮久
別抑鬱之懷樂甚而復別別而復悲悲復繼之以思

也嗟夫人生聚散信如浮雲地北天南會有相見因賦詩復為相逢行以送之

一年相逢在京口笑解吳鈎換新酒城南桃杏花正開白面青衫鞭馬走一年相逢白下門短衣窄袖呼郎君朝馳燕趙暮吳楚逸氣不覺凌青雲一年相逢在關下東家蹇驢日相假有如臣甫去朝天泥滑沙堤不敢打都門一別今五年今年相逢滄海邊千山木葉下如雨雁聲墮地秋連天將軍毳袍腰羽箭擁馬旌旗照溪面小官不識將軍誰臥病孤舟強相見豈知此地逢故人摩挲病眼開層雲舊遊歷歷如隔世夜雨豈知思同羣郎君別後瘦如許無迺從前作詩苦溪頭月落山館深剪燭猶疑夢中語人生聚散亦有時且與將軍遊武夷弓刀掛在洞前樹洞裏仙童來覓詩稽首武夷君借我幔峰頂分我紫霞盃與子連夜飲左手招子喬右手招飛瑱舉觴星月下聽吹雙鳳笙我酌一杯酒持勸天上月勸爾長照人相逢莫向關山照離別鳳笙換曲曲未終天風木杪飄晨鐘拂衣罷宴下峰去又隔雲山千萬重

七夕後一夜樂陵臺上倚梧桐樹望月有懷御史李公藝

涼風吹動梧桐葉瀉下泠泠露華白樂陵臺上悄無人獨倚梧桐看秋月月高當午桐影直不覺衣沾露華濕此時却憶金陵人酒醒江樓聽吹笛

北風歌送王君實并寄憲副順子昌

北風日日吹浮雲西南一星光射門出門見客箭口坐北風日日吹浮雲西南一星光射門出門見客箭口坐打馬送君收淚吞箭口秖自知吞淚竟何益木葉下玄霜日日北風急北風吹淺淮南波坐見白日浮雲多九關虎豹臥不動奈爾狐狸燕雀何

留別同年索士巖經歷

欲落不落天上雪欲去不去閩中人紅塵香暖荔枝國白日醉臥芙蓉茵功名富貴倘來物政事文章奚足珍人生所貴在知已四海相逢骨肉親在知已寧論千里

與萬里志士鷄鳴中夜起秋雨瀝瀝劒光紫

走筆贈燕孟初

別君金陵城遇君錢塘驛落魄江湖懶折腰笑傲公侯
但長揖柳花吹香撲酒缸酒波灩灩如春江西湖天鏡
碧墮地吳山蛾眉春入牕平生豪氣如虹吐餘子紛紛
何足數驛亭把酒歌別離醉聽江潮鳴萬鼓

偕卞敬之遊吳山駝峰紫陽洞

天風吹我登駝峰大山小山石玲瓏赤霞日射紫瑪瑙
白露夜滴青芙蓉飄颻雲氣穿石室石上涼風吹紫竹
掛冠何日賦歸來掃石篔燈洞中宿

過桐君山

桐山峨峨桐水清仙人不住芙蓉城山頭笑指梧桐青
至今山水俱得名丹光夜照江水赤赤浪神魚夜飛出
碧桃花下覓神仙白日山中遇樵牧江深谷響山有靈
東山人喚西山應漁人誤入水簾洞石崖倒掛丹崖藤
祠荒路斷行人少石上清風長瑶草月明黃鶴飛渡江

仙人一去梧桐老

夜泊釣臺

雙崖屹立幾千仞下有一葉之孤舟繁星亂垂光燦燦
長藤古木風颼颼荒祠幽黑山鬼集怪石如人水邊立
錦峰繡嶺雲氣深萬壑千巖露華滴山僧對語夜未央
不知風露滿衣裳喚船振錫渡江去林黑無由歸上方
高寒宇宙無人語亂石灘聲灑飛雨欲從嚴子借羊裘
坐待船頭山月吐

武夷館方池

武夷之境多神仙我亦駐此臨風軒方池清夜墮壁月
重簾白日垂洞門暗泉湧池紫波動微雨在藻金魚翻
倚闌照影清光底拄杖卓石尋無原洗頭玉女去不返
遺此丈八芙蓉盆溪船明日泛九曲出入紫翠聽潺湲
便從此地覓真隱何必商山求綺園

蛾眉雲謝照磨李伯貞遺白石

仙人李太白俊逸天下聞芙蓉宮錦袍袖有蛾眉雲蛾

眉山高劒門隔化為太古一片雪南州北越行相從赤
日炎風消不得今年東海逢故人海波灩灩蒲萄春酒
酣拂袖墮秋水但覺滿座光嶙峋夜深酒醒伴狂客玉
井蓮開華峰白海天落月掛奎婁坐臥猶疑見顏色禿
兔謾吐蛾眉雲何以報答雙南金古人契義重金石此
物歲寒永雪心

至元丙子歲六月照磨覃懷李君諒伯貞以白石小
山見遺潔光瑩潤奇秀磲砢置之石林亭上名之曰蛾
眉為我獻上函風圖

題畫馬圖

題壽監司所藏美人織錦圖

卷中織錦秦川女大姬啞啞夫機杼小姬織倦何所思
簾幕無人燕雙語成都花發江水春門前馬嘶車轔轔
髻雲兩耳看欲墮蛾眉八字畫不伸行人一去無消息
氷蠶吐絲成五色柔腸九曲細於絲萬縷春愁政如織
綺牕睡起聞早鶯西樓月落金盆傾暖霞拂地海棠曉
香雪滿戶梨花晴日長春院機聲動梭影穿花飛小鳳
水心驚起鴛鴦棲花底不成蝴蝶夢織織玉指柔且和
香鉤小襪裁春羅滿懷心事付流水蕩目雲錦迴青波
佳人自古多命薄風裏楊花隨處落豈知醜婦嫁田家
生則同衾死同槨君不聞長安城中花滿枝東家蝴蝶
西家飛籠中鸚鵡喚新主門裏侍兒更故衣又不聞田
家婦日掃春蠶宵織布催租縣吏夜打門荊釵布裙夫
短褐我題此卷三嘆吁百年醜好俱虛無排雲便欲叫
閶闔為我獻上函風圖

題畫馬圖

漢水揚波洗龍骨房星墮地天馬出四蹄蹀躞若流星
兩耳尖修如削竹天閑十二連青雲生長出入黃金門
鼓鬃振尾恣偃仰食粟何以酬主恩豈堪碌碌同凡馬
長鳴噴沫冥官怕入為君王駕鼓車出為將軍靜邊野
將軍與爾同死生要令四海無戰爭千古萬古歌太平

我有將軍萬疊青換得琅玕半牕綠月明恐有鳳來棲

題雲山圖

日暮何妨雲借宿清時海宇無烽烟五風十雨歌豐年
看山愛竹了公事焚香掛畫似神仙城頭漏箭催更鼓
將軍夜寢元戎府怪底雲山光滿林牀頭斜掛三珠虎

題陳所翁墨龍

畫龍天下稱所翁禿筆光射驪珠宮長廊白日走雲氣
大廈六月生寒風興來一飲酒一石手提玄兔槌霹靂
漲天烟霧晴不收頭角崢嶸出牆壁全形具體得者稀
今日海邊親見之滿堂光焰動鱗甲倒披海水空中飛
凌風直上九天去天下蒼生望霖雨太平天子居九重
黍稷穰穰千萬古

題壽監司所藏瘦馬圖

沙場日暮春草肥瘦馬不受黃金羈天生神駿天所愛
豈容過市無人知郎官病坐芙蓉幕喜見馬圖天上落
人生相遇貴相知孰謂世間無伯樂

題喜里客廳雪山壁圖

一年在京口雪片深冬大如手獨騎瘦馬入誰家四面
雲山如甕牖大江東去流無聲金焦二山如水晶瓜州
江口人不渡時有蓑笠漁舟橫一年在建業臘月楊花
滿城雪五更凍合石頭城霜風鼓寒氷柱裂秦淮酒樓
高十層鍾山對面如銀屏鷺洲不見二水白天外失却
三山青一年在鎮陽燕山積雪飛太行滹沱氷合斷人
跡井陘路失迷羊腸長空萬里絶飛鳥捲地朔風吹馬
倒狐裘公子獵城南茅店酒帘懸樹杪今年入閩關馬
蹄出沒千萬山瘴雲朝暮氣靄靄石泉日夜聲潺潺雪
花半落不到地但見晴空湧流翠海頭鼓角動邊城木
末樓臺出僧寺何人蹇驢踏軟沙出門無處不梅花江
潮入市海船集水暖遊魚不用叉良工寫出雪山壁過
眼令人憶南北玉京銀闕五雲端待漏何年鳳池側

和題吳閒閒京館王本中醉作竹石壁上

硯屏花落丹水香步虛白日聲琅琅江南道士愛瀟灑
新粉素壁如秋霜王郎酒後衫袖濕醉眼朦朧電光急
黑龍雲重雨腳斜白兔秋高月中泣倦遊借榻日觀東

恍惚舊夢三湘中鷓鴣聲斷江路遠青松雨暗春濛濛

梅仙山行

赤星落色漢祚微端門日日腥風吹咸陽秋色壓宮樹金人夜泣銅駝悲先生袖疏探虎窟漢鼎猶堪支一足九重烟霧似海深門外何人知慟哭賊莽白日升高堂玉墨墮地聲如雷周公揖讓孺子戲絳袍將軍何日來塵飛滄海風擲兔白鶴身輕快如馬一聲鐵笛度閩關山月溪風共蕭灑龍爭虎鬬耳不聞長嘯袖拂松枝雲夜錨白石煮秋雨玉佩赤錦飄霞裙先生一去幾千載尚有當年遺跡在題詩絶壁寄先生頻使林巒顏色改藥爐寂寞秋草深丹井水落莓苔侵至今火灰化為土猶有丹光穿樹林

釣雪圖

天寒日暮烏鵲啼江空野濶黃雲低村南村北人跡斷山前山後玉樹迷歌樓酒香金帳暖豈知蓬底魚羹飯一絲天地柳花春萬里烟波蓮葉遠風流不數王子猷

清興不減山陰舟人間富貴草頭露桐江何處覓羊裘還君此畫三嘆息如此江湖歸未得洗魚煮飯捲孤蓬江上雲山好顏色

登雲際題壁

長吟入雲際袖拂日邊霞摩挲織女機柱杖倚靈槎聞說名泉奇觀倒瀉銀河千丈玉乳濺飛花寄語陸鴻漸我有武夷茶令僕支鐺僧掃葉鶴看家不妨茶罷酣歌醉飲直到日西斜滿筆淋漓醉墨應有山靈夜護林壑動龍蛇秉燭下山去渡口月籠沙

題四時宮人圖

紫宮風暖百花香玉人端坐七寶牀鳳凰小架懸夜月一女侍鏡觀濃粧背後一女冠烏帽茶色宮袍靴色皁手持團扇不動塵一捆香彎立清曉一女淺步腰半駝小扇輕撲花間蛾淡陰桐樹一女立手抱胡牀眼轉波牀頭細鎖懸金鍾白鶴雙飛花影重詞人見此神恍惚巫山夢裏曾相逢

又

金貌吐烟清晝長美人坐倚白玉牀藍衫一女髻垂耳手持方扇立坐傍一女最小不會粧高眉短髮耀漆光玉纖綠笋握金翦柳下輕挽宮人裳金盤玉甕左右列紅桃碧藕氷雪凉氷壺之傍立一女背後隨以雙白羊手拱金瓶瀉水忙酒翅灑雪驚鴛鴦得水自雙浴美人抱膝空斷腸

又

盆池露泠荷半枯碧波風細雙游魚美人坐此碧玉椅屏山方案碧蟾蜍椅後二女執纓立案前二女嬌滴滴大女手扶小女腰小女嬌倚大女膝凉風入樹落翠槐秋深不見羊車來金鈴響處吠黃犬美人笑托芙蓉腮

又

錦屏三面圍繡牀沉香椅上鳳褥光美人端坐袖雙手臨眉半蹙愁夜長椅後一女揺白羽一女執纓更回顧一女烏帽金縷衣玉指纖纖攜小女小女手挽大女腰

清明日偕曹克明登北固樓

江南三月萬花柳北固山頭一回首東風吹緑楊子江邊邐邐江波瀉春酒況乃又是清明天元從一飲三百錢英雄一去幾千載當年飲者今何在陌上家家列紙錢孫劉高塚何人拜三月三日風又暖千家萬家桃李開少年白日騎馬去滿城紅雨拂面來共君且須飲一斗處世不必歌七哀孫劉事業果何在百年斷石生蒼苔

送廣信司獄

江城六月凉雨餘吳郎買舟之鵝湖江南酌別酒滿壺酒盡落日青天孤如君俊氣江海少奇語驚人天所寶春鶯乳燕緑窓深酒醒夢回銀燭小江東子弟多少年見君丰采如神仙時明刑措日無事檀板且下鵝湖船鵝湖山下秋稻熟鵝湖山前秋水緑五風十雨樂太平宵使人間有冤獄

和友人遊鶴林韻

何人結屋山之阻剩水殘山半間與竹院東風僧未歸
落日樓臺自鈴語劉家事業今沉淪空餘黃鵠青嶙峋
孫家氣槩果何在當時未必分倫真可憐處士若馮道
安得罵賊如張巡百年往事空白日萬山花落如紅塵
不如掃地傾二斗徑造何必問主人東廊西廊雲不掃
白鷴歸來立墓表沈郎敲棋山鳥驚陳郎落筆龍蛇遶
葛公飲酒不論錢何必三茅求悟道烏鬚白面郭將軍
痛哭長歌寫懷抱了公絶若耳不聞何處深山拾瑤草
倚歌和者病叅軍小牕病起風日好茶蘼滿庭香雪晴
柳花簾幕捲春曉人生樂事當勝遊山堂作者半日留
古來此事誰不樂只恐人去山靈愁

高堂劉侯定齋野友亭

淮陰季年韓將軍狡兔已死走狗烹沛中白髮周將軍
碧色已滿細柳營何如高堂劉將軍太平不許矢石勳
棹頭青海無傳箭天山掛却烏角巾歸來買地築小亭
漯水為鏡山為屏樵人溪叟日相過野歌村舞醉復醒

去年偶爾劒戟鳴潼關馬過戰血腥白頭老子如不聞
牛背一笑千山青

賀山長丘臣敬復淮西田

鄞城公子人中英天恩教領來國城秋霜滿區老劒鳴
開口磊落肝膽明前年歲豐夏無麥去年雨足秋無粟
先生激烈氣不平館下誰令有饑色揚眉掉臂傍無人
義動天子耳目臣誰人歸我三千里坐令孔席回陽春
只今寒士望梁棟文梓高梧天所用諸生食飽待先生

日午杏壇看舞鳳

補闕歌

錢塘三日風雨急古銅夜光飛霹靂是知神物出人間
猶帶吳宮土花碧玉橋素練懸銀河支機女兒飛鳳梭
蝦鬚風軟亂纖影春水日晴生潮波破牕冷硯留不得
零落江南酒家客狂歌索酒仰面歌誤擊紅籌唾壺裂
何人進入蓬萊宮銀屏碧幙珠簾重此生補闕亦何用
玉龍瀉水流芙蓉

過淮河

淮水清河水黃出門偶爾同異鄉排空捲雲若飛電隨風逐浪庸何傷東流入海殊不惡萬里同行有清濁

擁爐夜酌嘲張友寄詩謝

張生不好飲飲酒如飲藥得酒味濡唇形影先落魄野人飲不辭飲盡杯中涸酒渴向茶煙松風語幽壑芳山道士胡不來一夜燈花向人落

送友人之京

霜高木落河始氷臺郎別我之燕京朔風迎面飛鳥盡臘雪打帽鞭馬行新年捧表拜闕下春寒詔賜玻瓈觥朝官如問小叅軍為言臥病丹陽城

題南宮子蠟嘴圖

南宮山人何俊奇小牕睡起涼雲飛野棠秋早霜子熟枯木葉高蠟嘴肥滿前纍纍甘爾口政猶癡心落人手五陵年少知爾名一飽無人早回首

西樓別寄閩憲諸公

八月八日溪上別溪上彩旗紅猶猶離情已逐渡江雲邊草連天翦秋色玉驄金虎諸大夫欲別不別留斯須沙明淺渚白鳥下酒盡落日青山孤丈夫有淚不須灑去客掛帆君上馬悠悠回首各東西惟見西溪捕魚者閩關一片月太行一片雲雁書遠寄隔山嶽雲飛月明多憶君

贈別鷲峰上人　并引

余遷官出關過建陽會同年契世文邀予至其家因登溪閣俄聞茂林脩竹間有絃誦之聲詢世文乃靈山上人也頃之相會閣上臞然如鶴悠然如踏雲出所作詩一帙蕭然有林下風也予南出閩世文亦將赴官編修鷲峰送予溪上徘徊顧望有不忍別意鷲峰湖南人本姓歐陽靈其釋名鷲峰其自號乃座主夜訪校書天祿燈聖經佛偈通宵讀首楞堆盤勝食肉建溪秋高山水清溪邊偶識衡陽僧臨水洗鉢掛溪閣翰林侍讀歐陽之族雖緇流而其家學有自云

回雁峰南難寄書武夷洞前堪煮粥西風獵獵吹水寒
相送郎官南出關校書公子玉京去衡陽上人何日還
手中玉杖春雨綠毋乃湘君廟前竹胡不截作雙鳳簫
吹作來儀舜庭曲古曲雅以淡天高難上聞不如且掛
杖頭月歸臥祝融峰畔雲

送馬伯庸子之京

欲晴不晴天氣慳欲別不別人語難丈夫意氣自磊落
握手一笑心與肝南宮子弟吐金縷何必樽前花解語
誰家銀箭飛金壺日長睡起翠陰午簾外忽過流鶯孤
翠眉新婦歌春愁白馬少年歸日晚遊魚水淺出短蒲
胡桃殼堅乳肉肥香茶雀舌細葉奇枯腸無物不可用
寄與說法談禪師竹龍吐雪澗水活茅屋煙炊樹雲薄
竹院深沉有客過碎桃點茶亦不惡

寄省郎沙子丁

憶昔射策官明光序列前後如雁行不才瘦馬走州縣
君已落筆中書堂巍巍中書開大府宰相出入勢如虎
省郎夜直殿燭長紫薇花間月當午有人此際猶未還

送韓司業

楊花落盡梅子青丹陽酒滿雙玉觥使君買舟渡江去
落日淡淡波溟溟先生抱才登館閣東壁文采光龍廷
自憐落日江湖上為言蹤跡如雲萍

蒲萄酒美鱖魚味肥賦蒲萄歌

楊州酒美天下無小槽夜走蒲萄珠金盤露滑碎白玉

政與士卒夜守關風吹衣裳露被面舉目只是水與山
嗟余同時異甘苦何時逢君傾一語典衣為買小紅舟
剪燭西窻聽秋雨

夏夜積雨霖陰雲不收病坐南軒月復出

積雨已斂雲不明淡月忽出戶牖晴幽人開牕看月色
投入懷抱亦有情數宵相連爾何在應駕老蟾出東海
今宵見爾不得眠未脫人間女兒態愛渠中夜雪滿庭
照出飲顆山脰形何人此際步徵影玉堂珂珮風泠泠

連夜雨晴

石榴花紅細雨白江南四月天氣涼須臾雲散忽晴色
滿院花樹生幽香幽人抱病無可語日出南窻看晴雨
小兒造化多戲人世上俗子徒勞神

題郭元二公畫壁

兩山出沒如虎頭爭奇角怪不肯休一山如龍入雲去
一山化作長江流峻嶒相雄不相下欲向人間索高價
塵中有客語如狂龍者可先江者亞一笑上馬歸醉眠

麴生使我多妄言酒醒忽記夜來語先者姓郭亞者元

次韻休上人見寄

山深樹密鳴鵂肥山人得句多清奇深沉竹院白日靜
焚香自禮天人師門前雨過巖花活涼風蕭蕭袖衣薄
狂隣臥病在江城懷抱思君空作惡

復次前韻東龍江上人

山中酒熟黃鷄肥閉門索句何瑰奇何人剥啄急如雨
門前忽見黃冠師揮毫落紙龍蛇活愧我無能才思薄
欲師更洒楊柳枝瘧鬼牀頭敢為惡

夜坐贈秀才

青原故人貧且窮燕山野客疲且聾擁爐不覺殘火白
開牕忽見月明東乃知清景不可得詩一笑衰顏紅
夜深吹燭且睡去樓外落鴈呼霜風

夜坐分韻得此字

逢冬亦欲鄉風舉客舍蕭條念閭里夜寒鐵馬嘶北風
漏下銅壺凍春水牀頭斗酒復何為燈下三豪猶在此

明朝上馬氣如雲揮劒長歌為君起

曉起

烏鴉啞啞霜樹晴紙窻潑眼春雪明野人臥病睡方起
官街踏踏聞馬行矮窻小戶坐終日煮茶統坐松風生
明朝呼兒刷駿馬出門一笑青天橫

賡眠字韻

去年走馬尋陽關五里十里逢烽煙孤臣泣血紫塞外
壯士倚劒青雲邊今年臥病在江海呼兒夜讀歸來篇
何人識此歲寒景為我進入蓬萊宮

結茅松壁知何日飽聽一枕松風眠

賡覆字韻

朔風吹帳滅前燭將軍夜擁貂裘宿玉關飛雪入紫宮
白髮孤臣守金屋近思往事良可悲世事樗蒲多反覆
古來宮殿說咸陽落日猿啼掛枯木

送友人之金陵

陳郎買舟上金陵寒江水落風浪小飛帆遠掛蔣山青
空城畫角秦淮曉白門酒美香滿城吳姬喚客客不行

樓中子弟盡年少玉奴行酒吹鸞笙陳郎不聽黃金縷
朝走東吳暮走楚半生落魄一布袍感慨長歌吊千古
六朝遺跡生暮烟故家荒塚迷花鈿鳳凰臺上醉李白
何人知子囊無錢

元子遊戲竹木

元君磊落誰與同禿筆一掃俗子空蕭條瘦竹臥疎雨
槎枒老樹懸春風野人臥病在京口見君此畫心神融
何人識此歲寒景為我進入蓬萊宮

送惟英之淮安

江南木落天欲霜故人別我之淮鄉野人一月病在牀
不能送子河之傍殷勤拂子衣上黃呼子醉酒三百觴
歲寒歸計不可忘吳門白髮遥相望

同友人揚子江送客

將軍之馬駿且雄葛仙騎之如遊龍金陵之酒香且冽
葛仙飲之豪興發馬上送客揚子津下馬飲客金陵春
主人上馬客已渡回首江南江北人

題江鄉秋晚圖

沙頭潮下秋水枯雲山落日雲模糊草堂遠近路長驅蕭蕭行李行人孤蹇驢渡橋歸思急村南村北天秋色何者相呼雞犬聲山前山後烟樹立江風水面吹殘沙打魚小艇如飛梭何人盪槳立船尾釣者船頭腰半駝小李將軍不可作粉壁流傳愁剝落石門守者猶可奇拄杖敲門索新跋京口緑髮叅軍郎見君此畫心即降攜家便欲上船去買魚煮酒揚子江

為九江方七高賦

匡廬山中有佳士讀書結屋青雲松碧窻夜影紫翠動落日照見香爐峰窺燈夜壁山鬼過采蘭東徑仙人逢危簷墮雪聽風竹古寺隔嶺聞煙鐘每思幽絶動歸興歲晚落葉迷行踪扁舟何日過湖口分我半壁青芙蓉

將至太平驛即興

上灘泊處無十里舟人鼓舞家家喜到驛歡呼如到家明日舟行復如此驛行傳食過年年何日歸種淮南田

玉堂金馬雖云貴白酒黃雞不論錢

中秋月夜泛舟於金陵石頭城

秦淮流水西復東倒涵天影磨青銅飛廉掃空出海月明珠飛入琉璃宮着我扁舟二三友江上雪槎泛斗牛笑語人間兩岸燈進君江上一尊酒醉來起舞聽浩歌宛如玉樹春風和世間樂事古來少天下月明今夕多六代江山自瀟灑潮落潮生石城下人生得意當歡遊此月此水年年秋

曉上石壁灘

龍溪三月人上船十里五里灘聲喧浪花飛雪灑石壁船尾落月傾金盤越兒臥篙高頭刺水露重布帆風不起近山鐘動石樓中隔水鷄鳴煙樹裏過江日日水與山詩人得趣如得官白雲遥在太行北何日歸舟下石灘

過臨平

昔人五月臨平路汀洲藕花花滿無數此來三月過臨平雪白楊花捲波去楊花捲盡藕花開今人古人俱到來

欲向山陰尋賀老酒船到處且徘徊

越溪曲

越溪春水清見底石罅銀魚搖短尾船頭紫翠動清波俯看雲山溪水裏誰家越女木蘭橈鬢雲墮耳溪風高采蓮日暮露華重手滴溪水成浦萄盈盈隔水共誰語家在越溪溪上住蛾眉新月破黃昏雙櫓如飛剪波去

紫溪道中

三月晦日春欲還深林百鳥鳴間關綠雲迷合紫溪巔白雨遥掛烏石山山高雨落不到地萬壑千巖灑飛翠遠人送春千里歸風送藍輿野花隆間關咫尺上青霄海上三山路不遥地僻題詩公事少芙蓉帳裏紫雲飄

和同年觀志能還自武昌詠

短衣疋馬走江漢山川歷歷何雄哉漢陽風緊鼓角動洞庭水深鴻雁來雪消巴蜀浪翻屋黃鶴磯下聲如雷是時立馬夜呼渡清江苦竹猿聲哀

溪行中秋翫月 并序

余乃薩氏子家無田囊無儲始以進士入官為京口録事長南行臺辟為掾繼而御史臺奏為燕南架閣官歲餘遷閩海廉訪知事又歲餘詔進河北廉訪經歷皆奉其母而行以禄養也後至元三年八月望舟泊延平津是夕星河燦然天無翳雲月如白日溪聲潺湲若奏樂四山環抱如拱如立如侍左右奔走執事者薩氏子奉母坐船上與其婦具酒餚盤饌奉觴上壽繼而若妹若婿若婢若僕以次而進和而不褻謹而怡怡月色蕩酒而溪韻雜笑談毋懽甚至舟人醉飲亦相與鼓枻作南歌而樂今夕何夕不知奉親之在異鄉也嗟夫昔人所謂宦遊之樂不如奉親之樂實天樂也薩氏子於是命婦盥爵滿以酒再拜

龍津秋水涵太虛今夕何夕光景殊皓月當鏡星貫珠河漢倒影垂平蕪微波漾漾風徐徐新涼拂拂飄裙裾阿母今年八十餘清晨理髮雲滿梳起居儼重天人如

有子在官名在儒奉母祿養南北區晨昏不忍離斯須荆楚燕趙閩粤吳今年去官南海陽北上咫尺天子都官船軋軋車軋如安車阿母坐臥襟懷舒清晨夜泊不知孥母在船上重褥鋪芙蓉映水搖鼉艇開甕酒熟浮新蛆秋園摘菓雨剪蔬船尾曲突通行廚家鷄水鴨美且腴鯉鯽鮮大如江鱸奉觴酌酒前拜趨月波蕩酒如浮酥子為母壽婦壽姑阿妹次進偕婿夫酌獻亦及婢與奴熙熙春盎無親疎行禮有節俱歡娛阿母笑語情愉愉有婦右菓兒左扶舟人醉飽從歡呼鼓枻節歌聲嗚嗚四山疊翠開畫圖溪瀨滅石如笙竽甕壺酒盡村可酤盤餌狼藉溪可漁人生此樂更有無異鄉到處同里閭惟期母壽莊椿踰有子願效返哺烏作詩記實無浮譽至元丁丑仲秋書

黔淡灘歌

長灘亂石如疊齒前後行船如附蟻逆湍衝激若登天性命斯須薄如紙篙者倒掛牽者勞攀崖仆石如猿猱

十步欲進九步落後灘未上前灘遭上灘之難難於上絶壁雖有孟賁難致力灘名況復呼黔淡過客攢眉增嘆息下灘之舟如箭飛左旋右折若破圍歡呼踏浪棹歌去晴雪灑面風吹衣飛流宛轉亂石隘奔走千峰如馬快賈客思家一夕還傳語灘神明日賽下灘之易易如盤走珠瞬目何可停斯須長風破浪快人意朝可走越暮可吳迺知逆順有如此逆者悲愁順者喜請君聽我黔淡歌順則流行逆須止順者不必喜逆者不必愁人間逆順俱偶爾且得山水從遨遊

雲際感興

昨日登芝峯茲晨陟雲嶺俯視城中居萬甍落深井風露灑灑生秋寒飛泉落澗聲潺湲筍輿軋軋度修竹石闌曲曲躋層巒層巒絶頂天尺五我欲排雲擊天鼓九關虎豹不須驚吐膽開心見天語天鼓不可擊天門何日開請君聽我紫芝曲手招白雲歸去來

百禽歌

漢密將軍開大府門外紛紛客如雨繁絃急管耳厭聞要聽山中百禽語購求走馬東海頭海頭百禽聲啾啾疾飛苦走亦不免能言有色貽身憂將軍縱使花作屋不似山林有真樂江南白苧細於絲紫竹方籠作青幙鸞鳳在野麟在郊太平將軍胡不招簫韶一奏百獸舞玉帛萬國皆來朝嗟嗟百鳥何足録日食將軍太倉粟色衰身死螻蟻分不補將軍一臠肉箇中鸚鵡最能言不説輿夫行路難萬山雨暗泥滑滑不如歸去聲亦乾行不得也哥哥九關虎豹高嵯峨行不得也哥哥

雨傘

開如輪合如束剪紙調膏護秋竹日中荷葉影亭亭雨裏芭蕉聲簌簌晴天却陰雨雨却晴二天之説誠分明但操大柄常在手覆盡東西南北行

梳頭樂府

紅綃捲袖搖劒聲摩挲睡眼窺秋菱陽臺夢斷不知處一片烏雲愁欲傾一鈎新月掀雲起月漸低流蘇草地

玉纖盤轉戲龍形寶釵壓定飛鴉翅撩春撥曉誇自然黃金雙燕珍珠蟬白頭老嫗低低笑不覺婆婆二八年

燈草

天涯何處無青青王孫去後縻蕪深瑤田手種緑玉髮道是無情却有心此心未明人未識金篦剖腹森如戟撮將一縷玉蟲兒散作萬家紅粟粒侯門珠網百面霞秦樓玉樹雙頭花慧燈莫與羣迷染正性何愁慾境遮韓堂風露光微顫萬古聖賢對面面但勤挑剔不憚勞萬炬金蓮紅藥院

胡桃

武陵仙子裙如血不肯洞中事幽絶東風吹珮嫁西羌生子稜稜剛似鐵道逢賈客懷故山遺兒隨客東南還銅鈴破曉廣沙漠蠟彈緘愁度玉關瑶池阿母況吟久何物外孫如此醜撇歸鸚鵡不回頭欲啄無由堪下口誰知造化無秋春人間枯槁中清淳請君剖破渾淪看會見滿腔都是仁

芒鞋

東家西家賣芒屨南州北州多歧路嚴霜烈日太行坡斜風猛雨瓜州渡南人求利赴北都北人徇利多南趨朝朝迎送名利客身身消薄非良圖人負屨屨負人草從土生復歸土人兮履兮不知所

繡鞋

羅裙習習春風輕蓮花帖帖秋水擎雙尖不露行復顧猶恐人窺針線情繅雲隱映籠新月花影依稀襯香頰

彩鳳將翔相顧飛鴛鴦謾語愁丹裂落紅濕透胭脂膩半幅凌波剪秋水莫教踏破浣溪沙濕重東風攲不起

燈蛾

燈蛾勞燈蛾勞粉其面錦其袍遶燈不去千百遭忽然性命輕鴻毛一鳥死百鳥號一獸死百獸嘷爾為微物不自覺往來就死何滔滔燈雖滅燈復多蛾兮蛾兮奈爾何

又

燈蛾來燈蛾來遶燈不去飛徘徊清光紅焰午夜開忽然性命隨飛灰平生不傍太陽裏何故趨炎來就死人生有情皆愛身何故將身為戲爾

飛奴

雌雄相對鳴嗚嗚翅翎無異顏色殊營巢寄養出人力安心飲啄還哺雛借問何修得如此世上羣禽那可比不疑不詐已戀人自去自來人信已曉天空濶風日清雕籠彩袖相賡擊得時可展青雲志回首無忘白屋情

蒼鷹繫緊鸛籠窄以身誤人頼愈力吁嗟此鳥得人憐有性有情非一日

長門秋漏

玉壺注水水縷明中壺激箭移銀星銅龍宛轉吐余毒悶殺長門不寢人情雲心上如火色淚濤濕透銀蟾白三百六旬尚可支二十五聲消不得何人夜扣相如扉千金買賦成何遲男兒酒後多情思此意文君知不知

北人上塚

南人城南逢清明北人望北號哭聲人生何處問南北
春秋霜露俱含情天涯芳草何青青杜鵑口血花冥冥
酪漿一壺麥一飯香火照日藏流螢自言家住大河北
閩巔相望六十六血氣尋尋呼應聲音容皎皎常在目
虛名薄利非良圖故山松栢號夜狐兒身有祿親不待
親墳無主兒義辜低頭再拜襟盡血行路人情為慘切
紙灰低拂綠楊風盃瀝澆殘沙上月人言朔客鐵心腸
誰無半餉情慘傷宦遊既知離別苦何如拂衣歸故鄉

枯荷

紅雲一夢何茫茫綠縈瘦骨擎欲僵愁多有魂吊秋水
故池日夜凄新霜鴛鴦相顧魂已泣白魚起身銀尺立
堂中書客感秋風一片青衫和淚濕

春別

花氣壓簾愁不掃細雨粼粼長芳草玉釵燕尾剪春寒
坐惜流年鏡中老東風吹柳人不知春嬌滿眼羣雙眉
吳松錦字夢中得曉來月落聞烏啼南園日暖蝴蝶醉

香霧熏人海棠睡朱門小立蹴金蓮落紅起作離人淚

南臺月

城南江上逢中秋城南石梁初截流長虹一道貫秋色
中分百里江南州殘露消盡魚尾黑金蛇翻動三江白
氷輪擁出碧玻瓈照見釣龍臺上客臺中之客懷古心
黃河太華三登臨今年攜月醉臺畔越水越山為月吟
無諸城裏人如海無諸故塚埋殘靄無諸臺上草離離
龍去臺空三十載昔龍已去江悠悠今龍雖在人未求
懷珠豈立此臺下要上黃金臺上鉤乾坤四顧渺空濶
詩書元氣行勃勃合沙古識此其時天下英雄求一決
南臺月照男兒面豈照男兒心與肝燕山買駿金萬斛
萬里西風一劒寒

征婦怨

有柳切勿栽長亭有女切勿歸征人長亭楊柳自春色
歲歲年年送行客一朝羽檄風吹煙征人遠戍居塞遠
轔轔車馬去如箭錦衾繡枕難留戀黃昏寂寞守長門

花落無心理針線新愁暗恨人不知欲語不語顰雙眉
妾身非無淚有淚空自垂雲山烟水隔吳越望君不見
心愁絶夢魂暗逐蝴蝶飛覺來羞對窻前月窻前月色
照人寒遲遲鐘鼓夜未闌燈闌有恨花不結粧臺塵慘
恨班班半生偶得一錦字道是前年戰時苦一朝血杵
煙數除腰間斜掛三珠虎妾心自喜還自驚門前忽聞
凱歌聲錦衣繡服歸故里不思昔日別離情別離之情
幾青鸞鏡裏容顏為君老黄金白璧買嬌娥洞房只道
新人好

春遊太真觀

東風惱人如著酒曉鶯啼斷門前柳青山忽然契我懷
飛上玄都天星斗緑雲弄雨小立久幾片落花春在手
遼東白鶴胡不歸松下丹鉛老霜臼

題二宮人琴壺圖

行雲留影雪弄香纖絲織翠芙蓉裳春風拂拂蘭蕙芳
金殿不鎖鸞鴛鴦氷絃素手彈鳳凰玉壺投矢聲玎璫
花落無人春寂寂侍女空抱琵琶泣誰知絶代有佳人
不解傾城與傾國笙歌別院留春住嬋娟千古蛾眉妬
却笑長門閉阿嬌黄金好買相如賦

過桐廬

桐廬山水天下清洪濤拍岸山圍城桐君已乘丹鳳去
世間草木誰知情落日搖紅魚尾赤江上朝回沙嘴立
三三兩兩野人家半住漁村半樵牧盡拋章甫求仙靈
松間黄鶴喚不應阻風三日看山色平生慣識枯枝藤

碧桃海上開多少幾度春風長瑶草白雲滿地不歸來
石爛松枯天地老

謹案第一頁前三行薩都拉舊作薩都剌今改從

仿此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曹　城

謄錄監生臣胡金石

欽定四庫全書卷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雁門集卷二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雁門集卷二

元 薩都拉 撰

送聞師之五臺

初識面天涯任去留西風洞庭樹落日楚淮舟歲月棕鞋底江湖竹杖頭丹陽繞洗鉢又入五臺遊

題北固山無傳上人小樓

甕城春寂寂石磴草斑斑倚杖高低月登樓遠近山百年詩句裏三國酒杯間自嘆黃塵客來消半日閒

送石民瞻過吳江訪友

老友吳江去吳江水尚高一樽散鱸膾四月過櫻桃鑿綠玉杖風流白紵袍西窗故人夜應是動揮毫

鍾山曉行

樓閣龍雲氣蒼茫第幾峰長風萬松雨落月半山鐘石磴盤空險僧廊落葉重吾皇曾駐蹕千古說蟠龍

和學士伯生虞先生寄韻

白鬢眉山老玉堂清晝閉聲名滿天下翰墨落人間才俊賈太傅行高元魯山獨憐江海客樽酒夜闌珊

投宿龍潭道林寺

倦遊借禪榻客意稍從容落日江船鼓孤燈野寺鐘竹雞啼雨過山白帶雲春半夜波濤作長潭起卧龍

寄舍弟天與

鴻鴈飛南北關河隔弟兄水通鄒子國舟泊漢陽城落木風霜下高秋鼓角清故人如有意為我道鄉情

送景南斧上人歸江西

登高傷遠別鴻鴈幾行飛萬木江頭落一僧船上歸故山秋嶂遠殘日晚鐘微亦有同袍者多應候竹扉

偕趙逢吉避暑石頭城日暮余歸逢吉留宿山中

次日寄逢吉并長老珪白巖

竹下一僧坐城頭獨客還星河下平地風露滿空山犬吠松林外燈明石壁間故人借禪榻心共白雲閒

鳳凰臺望祭進士鄭復初録事

已矣鄭録事功名與願違鬚翹如插戟體弱不勝衣白日長江去青山何處歸崇臺三酹酒目斷鴈南飛

夜宿昇龍觀

舊日宸遊地朱欄護輦紋龍飛九天雨鶴夢一龕雲神火丹爐見仙音客枕聞殿勤謝道士深夜禮芳君

秋日雨中登石頭城訪長老珪白巖不遇

石頭城上去紅葉雨紛紛半日不見路四山都是雲魚龍隨水上鐘磬隔江聞遥憶南庄叟天寒補衲裙

同朱舜咨王伯循登金山妙高臺

幾年無此客同上妙高臺落日地中去長江天際來英雄成往事歲月付銜杯無限登臨意舟人莫重催

寄御史王伯循

曠達王夫子才高早避名昨離建業水今住廣陵城有酒從人飲無田藉筆耕竹西燈火夜誰識繡衣行

九月七日舟次寶應縣雨中與天與弟別

解纜不忍發船頭雨濕衣汝兄猶是客吾弟獨先歸行

役關河遠虛名骨肉稀如何淮上鴈不作一行飛

泊舟黃河口登岸試弓

泊舟黃河口登岸試長弓控弦滿明月脫箭出秋風旋拂衣上露仰射天邊鴻詞人多膽氣誰許萬夫雄

送南臺從事劉子謙之遼東

往復一萬里嗟君已兩行朔風吹野草寒日下邊城策馬犯霜雪逢人問路程歸期在何日應是近新正

錄囚河間還司送憲使韓仲宜調山東

一想分司日人生類轉蓬同行三伏盡此別幾時逢雪寶泉花白霜林柿葉紅山東好風景少駐莫匆匆

苦雨水溢呈憲司諸公

病客如僧懶多寒擁毳裘三山一夜雨四月滿城秋海瘴連雲起江潮入市流釣竿如在手便可上漁舟

立秋日登烏石山和楊子承

海國山西圍繁華坐消歌樓觀沉夕陽鴻鴈下秋色水邊無麗人石上多古刻感此暮歸遲秋露滿山白

登烏石山仁王寺橫山閣

千尺青蓮座煙霞擁地靈山川幾綑屨日月兩浮萍鳥沒天垂海龍歸水在瓶深堂説法夜應有石頭聽

送觀志能分得君字志能與僕同榜又同南臺從事考滿北還

登臺曾竝轡射策又同文八月中秋別三年此日分風霜下木葉鴻鴈渡江雲無日不思我有詩還寄君

過采石驛

客路青山外鄉心落照邊潤煙浮野樹涼雨過淮天水調誰家笛江帆何處船蛾眉臺上月今夜照孤眠

題焦山方丈壁和僧韻

故人不忍別野景亦相留白鴈寒沙月黃雲老樹秋風霜侵客鬢鼓角入邊愁滿目關河興登臨倦倚樓

送李恕可隨王宗師入京

借得茅仙鶴乘風飛上天江聲近九里客路已三千禁闕紅雲上家鄉碧海邊待聞金馬詔復見玉堂仙

送莫秀才歸番陽

番陽秋水落白下買船還遠夢驚新鴈歸帆識舊灣打碑過薦福搗酒看芝山却憶曾遊處清溪萬柳間

寄朱縣尹

纔入金川境行行望眼賒亂山迷驛路一水護人家地僻民安業官清縣少衙江東賢令尹心地似梅華

寄石民瞻

京口石彭澤詩懷似鶴形蒼天容老健白髮照江清夜迥風欺帽天寒袖裹鞭夜眠三鼓後曉發五更前鴈叫蕭雞舌秋袍織鳳翎醉扶綠玉杖應望石頭城

題孺縣驛

高樹日停午斜飛燕子風一身千里外孤館萬山中作客辭家久聞人問歲豐村村桑柘柳贏馬厭西東

題江東精舍

長日重門靜幽居曲徑深閒樽臨沼上移席就簷陰竹亂鳥聲散萍開魚影沉能文李公子抱膝但長吟

題紫薇觀馮道士房

卜築長江上回峯晚更奇山村猿索飯竹屋鶴聽碁雲護燒丹竈泉香洗藥池道人足高興不許俗人知

正覺寺晚歸贈益山長老

粥魚聲已罷日暮掩柴扉送客月在地出山雲滿衣燈明聞犬吠松暗見螢飛深夜長廊靜多應獨自歸

次崔鎮壁間韻

木落歲時晏黃雲欲雪天買舟河下客立馬渡頭船野

寄王御史

御史傳天語飛霜到海垠浙江潮似雪閩土臘如春孤客見明月亂山愁遠人何時動歸興家有白頭親

送管元帥南征 此五首時本缺

楚帆風一葉此去幾時還日暮漢江碧雨晴湘竹斑邊聲連草木野色動荊蠻決策平徭後歸心北固山

過淮安暢曾伯都事幽居

萬事歸來好淮陰二畝園教兒書滿架遇客酒盈樽野

水到門外漁船繫樹根除書下霄漢坐席恐難温

又

幽居有真趣何必在山村楚竹深藏屋淮河直到門釣絲魚浪細書帙燕泥昏吟笑坐終日佳期誰與言

過高唐感事

殘雪覆碧草淒風吹未消王孫去不返魂魄又誰招往事如春夢無人問早朝荒陵斜照裏松樹晚蕭蕭

寄省郎郭天錫

人道省郎好簿書清晝閒惟公不自喜忽爾要思還酒債西湖路歸心北固山閒愁且拋却莫遣鬢毛斑

送金德啟之句容

元宵能幾日君去獨何心縣市春燈亂山村夜雪深鄉情猶越分詩句盡唐音後會逢寒食晴光滿樹林

贈訢笑隱長老

佛宮天上有人世見應稀客過鐘鳴飯僧披御賜衣青春忘蝶夢白日說龍飛遥憶宸遊處金蓮照夜歸

都下同翰林諸公送御史尚遊題紫騮馬

御史紫騮馬令朝行且嘶遠煙芳草路細雨落花泥蹋月飲淮水隨雲過汴堤遥思鄉旆日曉立聽朝雞

鍾山遇風雨

城市多驄馬清遊有幾人山靈飛白雨朝士説紅塵雲起鍾樓暝桃開野寺春上人歸太晚誰主復誰賓

又

遊樂有深處豈知行路難山風吹馬倒松雨滴花寒丘壑籃輿轉花臺石磴盤吾皇千萬壽曾此駐金鑾

龍潭送侍中田美中攜酒十里雪作

公子青驄馬追隨十里遥風頭雲葉凍酒面雪花消惜別頻回首無因見舞腰君歸金帳暖無限可憐宵

送道士良穹冠還楚丘

淮水春帆動山城積雨餘南臺去千里北闕有三書白下曾行馬黄河可膾魚廟堂公論在君去莫躊躇

寄習思敬

深冬殘雪夜醉卧玉山樓風勁銀箏響花垂絳燭流連牀無客夢中酒失鄉愁歲月如流水憑高憶舊遊

寄中臺照磨子徵

中臺高百尺幕府得姚郎洗面風生雨鳴珂月照霜詩成裁畫錦酒飲賜天香獨有無媒者臺城立晚涼

病起城東晚步

扶病誰同步尋幽思不羣逢僧穿竹去吹笛隔林聞山勢浮雲合溪流野水分徘徊歸晚逕樹影月紛紛

次韻郭侍御

江左風流在長懷晉謝安愛山那厭世畏事却嫌官雲霧天門遠風波世路難臺端有東郭白髮漆紗冠

寄士巖臺郎

薦士如君子文章立玉泥自登臺閣去不使簿書迷薄俸無餘積長貧有病妻長安貴公子中酒聽鶯啼

送宣古木

鐵面小將軍旌旗照海門兵機出孫武膽氣走桓溫社

稷劍三尺乾坤酒一樽茫茫霄漢內此意與誰論

過賈似道廢宅

賈生亦何者此地起樓臺社稷無人物湖山養禍胎前朝忘國恨遺跡後人哀落日空江上王宮亦草萊

送人之浙東

我還京口去君入浙東遊風物孤舟夜關山兩鬢秋出江吳水盡絕岸楚山稠明日相思處惟登北固樓

送人

適意無南北相逢江海邊關山千里外風雨一燈前呼酒友同醉論文子獨賢分襟在今日握手又何年

寄友

紫禁鶯花老京城四月初層樓開別酒小海出銀魚度日輕肥馬朝天借蹇驢願言江海上亦有病相如

范僉事幽居

邑外桑麻長山中笋蕨甜兒孫薦時菓燕雀下晴簷芳草生舍路楊花飛過簟人頭似白雪對客口如鉗

病中書懷

半月閉門坐蕭然遠俗氛病中心似水門外馬如雲練杵搗寒月香爐生晝薰興來覽明鏡太瘦小忪軍

又

欲向江邊去何時理釣簑城山入樓近隣竹過牆多春麴浮紅酒晴池戲白鵝閒門且消病俗吏莫相過

大別山

落日在平地蒼茫吳楚秋人隨孤鶴遠天共九江流風物吞淮海樓船下鄂州凭高一登眺不盡古今愁

元統乙亥余録囚至滄州坐清風樓

晉代繁華地如今有此樓暮雲連海濶明月滿滄州歸鳥如雲過飛星拂瓦流城南秋水盡寂寞採蓮舟

山中懷友

遠望空山裏天寒夕夢孤林昏行魂魄江晚變蘼蕪課議難容我交遊重有吾論文輕咳唾問俗到耕鋤

又

天府超羣彦脩材復壯騰波瀾開白晝羽翼動滄溟弱質悲殊調明時欲獨醒應憐楊執戟寂寞太玄經

又

何事虛齋裏猶分苜蓿盤高林容偃蹇衆鳥避扶摶黑夜文星動青天劍氣寒終南山正好那得悔儒官

又

自是麒麟種甲栖又幾年故廬青海北雪下短褐北風前歲暮山林瘦天高雨露偏惟應丈夫志未受故人憐

又

卓犖恒山秀相逢幾抱琴五年風雨別四海弟兄心嶺外梅花遠山中桂葉深定知嵇叔夜高興滿雲林

又

洛社推年久清村照柿林春風何處客芳草獨行深遺墨收秦刻新詩學楚音別離無一字目斷白雲岑

送唐卿御史

去去紅塵外秋光滿華嵩故鄉歸衣錦行路避乘驄未

覺長安遠真成冀北空燕山一枝桂回首正西風

題劉山長雪夜板輿圖

板輿行樂處鶴髮儘髼髼人子誰無母劉家獨有男諸
孫嬉掌上阿母度溪南玉宇光連夜顏酡酒半酣

宿大橫驛

燈火明沙渡牛羊過水西村春千澗落野店四山齊桂
樹偏宜月人家盡向溪秋蟾莫相惱惟聽度關雞

溪行中秋望月

去歲南閩客今年此日還中秋八月半一水萬山間皓
月飛圓鏡迴流轉曲環攜家共清賞何異在鄉關

遊梅仙山和唐人韻

城郭千峯合仙凡一水分顛崖懸鳥道亂石聚羊羣苔
井分丹水茶爐煮白雲肩輿萬松嶺有客訪梅君

又

絶頂尋仙跡寒泉照病容栖鸞多種竹愛鶴莫移松丹
藥人來乞山粳手自舂秋深霜葉滿麋鹿日相逢

又

仙人不可見借鶴過仙家夜卧千峯月朝飡五色霞祠
空風掃葉人去鹿銜花歸隱知何日分爐學煉砂

又

洞天何處是休日謾尋真老鶴來迎客隔松長似人茶
爐敲火急丹井汲泉新風景秋過半烟霞晚更親

平川幽居

深隱雲林靜何須負郭田圖書從塞屋雞犬亦登仙釀
酒尋仙术修琴借藥錢閒過武夷洞來上釣魚船

又

九曲溪行盡平川隱者居看家留白鶴度竹借籃輿架
上多丹藥牀頭有古書漢廷論封禪應問馬相如

次王御史韻

江城連日雪騎馬欲何之老樹昏鴉集寒塘落鴈遲松
窻燈下酒竹屋夜深棋寄語王公子幽棲或可期

和吳贊府齋中十咏

焦桐

憐爾抱奇質無香已自焚材高初偶得音古更誰聞天海空遺操氷霜見裂紋中官方煮鶴終得舍夫君

蠹簡

六籍灰寒久名山依舊藏漆痕微有字芸草欲無香後死嗟猶及斯文豈遽亡世方珍貝葉掩卷一淒涼

破硯

巨璞何人鑿磨穿偶至今系文虛緑潤雨氣共玄陰兔礫閒無異塵埃積轉深明光幾攜入往事復何心

殘畫

勝境不可得生綃餘舊圖丹青初彷彿塵土半糢糊蝴蝶飛疑去波濤折轉無良工今豈有為爾一長吁

敗裘

龔爾亦已久風霜兩鬢穿甘從稚子笑未受故人憐雅志逾前古深期及暮年羈絲今化盡念汝獨依然

舊劍

淮南宣化閣相對石頭城二月風帆過滿江春浪生青

寄志道張令尹

山行不斷緑野盡開耕令尹張公子兒童知姓名

送人兄弟相別

送兄南浦上情思兩悠悠昆弟難為別江山總是愁檣聲搖夜月帆影障寒流後夜相思處嗷嗷鴻鴈秋

玉山道中

積雨千峯霽溪流兩岸平野花多映水山鳥自呼名人語隨鄉變官船帶月行江南數千里無處不關情

道中謾興

雲氣千峯暝溪流水拍橋竹溪泥滑滑榕樹雨瀟瀟曲棧鈎崖角垂虹掛嶺腰山家酒初熟或事借椰瓢

又

緑樹鶯啼盡山紅映碧蘿一年春事了四月雨聲多閩海夏無暑山田晚種禾遠人千里別歸思欲如何

哭同年進士李竹操經歷

進士如公少何期與死隣青山歸葬骨白髮未封親已矣官三郡哀哉子一人送君螺水上嗚咽淚沾巾

又

此去成長別頻將雨淚揮空江片帆遠落日亂鴉飛白紙招魂葬青山有夢歸雙親頭似雪塵暗老萊衣

偶題清涼境界

今日清涼境明朝劍水心酒堪消客況泉可洗塵襟佛古荒苔蘚林深繁緑陰樵歌山路晚餘興付歸禽

京口夜坐

鐵甕城頭刻漏遲涼霜如雪撲簾飛雁聲墮地夢回枕月色滿城人搗衣塞北將軍猶索戰江南游子苦思歸呼鷹腰箭從圍獵昔蓄秋深馬正肥

登金山雄跨亭

朱欄六曲倚高秋元氣茫茫日夜浮客去客來天地老潮生潮落古今愁疎鐘水國前朝寺落日海門何處舟更擬黄昏盡餘興却從燈火望揚州

寒夜懷京口韻

帝京久別夢相同鴻濛佳氣凌青空石麟銅雀動涼月

玉樓珠箔搖天風宮壺龍渴晚漏盡御街馬滑春雪融
繡衣貂帽少年子銀甕索酒蒲萄宮

馬上

秋水芙蓉淡淡粧平湖昨夜有新霜人間女子空自好
馬上郎君不暇狂十二玉樓多薄命三千客路盡他鄉
上林白雁無消息欲向何人寄斷腸

送管十班監憲除廣西宣慰使

持節曾臨江漢上分符又入瘴雲間花驄一日行千里
金虎三珠照百蠻露帳旌旗天接水星營鼓角月連山
九重應有平徭詔聽將軍奏凱還

陪侍御郭翰卿過鍾山大崇禧萬壽寺文皇潛邸
所建御榻在焉侍御索詩因為賦此

虎踞龍蟠王氣多雲深石磴碧嵯峨珠峯獨占金陵勝
寶地嘗經翠輦過花草舊曾沾雨露殿臺今已近星河
登高願效封人祝萬歲千秋保太和

寄賀天竺長老許箋隱召住大龍翔集慶寺

東南隱者人不識一日才名動九重地濕厭看天竺雨
月明來聽景陽鐘衲衣香暖留春麝石鉢雲寒卧夜龍
何日相從陪杖履秋風江上採芙蓉

夜宿池陽石墨驛納涼溪橋文皇南幸江陵駐蹕
所也徘徊久之賦詩未就忽雷電晦冥風雨大
作急趨驛舍秉燭寫東壁時至順壬申五月

聖明天子南巡日尚想溪橋洗馬時雷電神光猶警蹕
草茅賤士敢言詩山河夜黑鬼神護雨露春深草木知
松柏如龍入霄漢行人謂是萬年枝

題劉渙中司空山隱居圖

放光峯下結茅廬光照山人夜讀書童子抱琴隨白鶴
隣翁看竹借籃輿門前秋景從風掃屋後春田帶雨鋤
自嘆天涯倦遊客十年未有一廛居

高郵城樓曉望

城上高樓地下湖城頭畫角曉鳴鳴望中燈火明還滅
天際星河澹欲無隔水人家種楊柳帶霜鳧雁起菰蒲

短衣匹馬非吾事擬向烟波覓釣徒

燕將軍出獵

將軍一戰山河定雲漢昭回玉帳高柳外解鞍春洗馬月中飛箭夜鳴鵰呼鷹走狗清時樂斬將搴旗舊日勞白面宦官催賜酒漢廷不數霍嫖姚

登鳳凰臺御史大夫易釋熏何公索詩援筆應命

六朝歌舞豪華歇商女猶能唱後庭千古江山圍故國幾番風雨入空城鳳凰飛去梧桐老燕子歸來楊柳青白面書生空弔古日陪驄馬繡衣行

再過鍾山大禧萬壽寺有感

紫翠烟霞出上方遊人登覽憶先皇石闌空見巖花落翠輦不來山路荒此日風雲消王氣舊時草木染天香夜深行殿無人到應有山靈護御牀

和中丞伯庸馬先生贈別中丞除南臺僕馳驛遠江南驛使路遥遥走遠赴龍門看海潮桂殿且留修月斧

迓至上京中丞改除徽政以詩贈別

詠芙蓉

斑簟十二卷輕碧秋水芙蓉隔畫欄綵扇迎風霞透影

錦袍弄月酒生寒湘魂翠袖留江浦仙掌紅雲濕露盤
秖恐淮南霜信早絳紗籠燭夜深看

次學士盧疎齋題贈句容唐別駕

元統乙亥歲集賢學士珠爾噶岱奉旨代祀真定
路玉華宮屢宗仁聖景襄皇帝影堂僕備監禮

春從隣舍覓花栽昔年奏對含雞舌今日登臨獨鳳臺
大帝天香出內宮孝思與世總無窮百年禮樂行三獻
賴有閒居唐別駕尋詩猿鶴莫驚猜

三衢守馬昂夫索題爛柯山石橋

一泓一道天河橫屋過奎光垂地夜當門
洞口龍眠紫氣多登臨聊和采芝歌爛柯仙子何年去
一派簫韶起半空使者領班雲氣裏女仙搖珮月明中
鞭石神人此地過烏鵲橫橋秋有影銀河垂地夜無波
小臣監禮陪清列兩袖葵花映燭紅

登鎮陽龍興寺閣觀銅鑄觀音像

遙知題柱凌雲客天近應聞織女梭
眼中樓觀見應稀鐵鳳棲簷勢欲飛天半寶花飄閣道
月中桂子落僧衣高擎玉露仙人掌上碍銀河織女機

宿茅山崇禧觀南塢樓

全趙堂堂遺物在山川良是昔人非
天際三峯橫紫烟山前山後盡芝田樓臺木末疑無路
雞犬雲中半是仙白日經年皆化玉青松鎮日秖聞泉
曲林三館幽棲地一夜鐘樓聽雨眠

題元符宮東秀軒又名曰觀

茅君山下種玉田道士闢為東秀軒五色曉霞開日觀
紫髯參政黑頭公日日鳴珂近九重花底聽鶯黃閣散
御前批鳳紫泥封却將筆下文章潤散作人間雨露濃
未信吟詩趨幕府寒霜翠袖倚芙蓉

寄賀進士額森布哈 仲實除侍儀通事舍人

舍人楚楚好容儀立在清朝白玉墀紫袖窄衫花弊繞
黃金小帶荔枝垂絲旗拂柳花班卷宮漏穿花午仗移
朝罷太平無事日芙蓉葉上好題詩

僕官燕南照磨大名文濟王重賜綵二端賦詩以
謝

夜夢東南五色雲曉聞使者已臨門府中重遣年前賜
幕下多承望外恩芝草暖霞浮露綵藕絲秋水織霜痕
何因得侍西園宴宮錦淋漓獻壽樽

寄文濟王府教授郭尚之

聞君客食賢王府翦地芙蓉賜坐溫不愛時名題鴈塔
願將苦學授龍孫中官送酒銀餅小前席談經絳帳尊
却笑馮驩事干謁無魚彈鋏尚侯門

送僉事王君實之淮東

使君臘月揚州去東閣梅開雪壓枝淮上有官皆避馬
竹西無處不題詩春風楊柳平山路夜月瓊花后土祠
從此公餘多勝覽好傳佳句遠人知

元統乙亥歲余除閩憲知事未行立春十日叅政
許可用惠茶寄詩以謝

春到人間繞十日東風先過玉川家縈薇書寄斜封印
黃閣香分上賜茶秋露有聲浮蘿葉夜窓無夢到梅花
清風兩腋歸何處直上三山看海霞

別江州總管真定王克紹

我識文章王太守不知幾日上潯陽琵琶亭前好明月
香爐峯頭多夜光吟詩寫字午衙靜打鼓勸農春社忙
萬一公餘頗相憶寄詩應到荔枝鄉

阻風崔鎮有感

逆風吹河河倒行阻風時節近清明南人北人俱上塚
桃花杏花開滿城雖云年少慣作客便覺此日難為情

再過界首驛

二月好風吹渡淮滿湖春水綠如苔官船到岸人多識
楚館題詩客又來近水人家楊柳暗禁烟時節杏花開

一官迢遞三山遠海上星槎幾日回

姑蘇臺奉和侍御繼學王先生贈別

驄馬霜臺好使君碧羅衫色繡春雲簾垂綬帶蝦鬚織燭前翡翠金釵燕尾分四海名高瞻北斗五絃調古和南薰姑蘇臺下人無數爭看文星拜主文

錢唐驛樓望吳山

仙居時復與僧隣簫慕人家紫翠分後嶺樓臺前嶺接上方鐘鼓下方聞市聲到海迷紅霧花氣派天成綵雲一代繁華如昨日御街燈火月紛紛

贈陳衆仲

江南少識陳衆仲閩下才名北斗齊直閣每從花底過揮毫曾向御前題觀魚小海鳳新浴立馬上林鶯亂啼今日西湖湖上路獨騎款段踏春泥

贈吳山紫陽菴女道士 并序

武林吳山紫陽庵淵民有丁姓者棄俗為全真一日忽召其妻入山書詩四句云嬾散六十三妙用無人識順逆兩俱忘虛空鎮常寂坐抱一膝而逝俗謂之騎鶴化其妻束髮簪冠為女道士奉其夫屍二十年不下山幾於得道神仙渺茫姑不暇論其婦一節乃可尚也婦年七十王其姓諱守素亦淵人云登覽之餘因為賦詩

不見遼東丁令威舊遊城郭昔人非鏡中春去青鸞老華表山空白鶴歸石竹淚乾斑雨在玉簫聲斷綵雲飛洞門花落無人迹獨坐蒼苔補道衣

過鵝湖寺

十里蒼松對寺門四圍翠滴露紛紛湖心水滿通銀漢山頂鵝飛化白雲玉井芙蓉天上露劍池雪浪月中聞石牀茶竈如招隱還許閒人一半分

題鵝浴池

天池霹靂斧斤餘天風萬劫吹不枯白雲石面化青雨落日海眼翻金烏銀河靈鵲渡夜影月窟老兎時濡鬚太平海上錦袍客跨鶴來看浴鳳雛

贈仁王講師達上人

香山居士美如玉亭亭秋水開芙蓉承恩長揖紫宸殿
飛錫遥掛烏石峰散花天女遶經閣出海神龍聞講鐘
攢眉入社笑陶令載酒三生石上逢

臺山慷古

粤王故國四圍山雲氣猶屯虎豹闕銅獸暗隨秋露泣
海鴉多背夕陽還一時人物風塵外千古英雄草莽間
日暮鷓鴣啼更急荒苔野竹雨斑斑

石夫人詩

危危獨立向江濱四伴無人水作隣緑鬢嫩梳千載髻
朱顏不改萬年春雪為膩粉憑風傳霞作胭脂仗日勻
莫道臉前無寶鏡一輪明月照夫人

安分

心求安樂少思錢無辱無榮本自然春日賞花惟貰酒
冬天踏雪旋添綿頻將綦局消長日時爇香薰篆細烟
萬事皆由天理順何愁衣禄不周全

丁卯年及第謝恩崇天門

禁柳青青白玉橋無端春色上宮袍卿雲五彩中天見
聖澤千年此日遭虎榜姓名書勅紙羽林冠帶竪旌旄
承恩朝罷頻回首午漏花深紫殿高

敕賜恩榮宴

内侍傳宣下玉京四方多士預恩榮宮花壓帽金牌重
舞妓當筵翠袖輕銀甕春分官寺酒玉杯香賜御廚羹
小臣洎滴皆君澤惟有丹心答聖明

同克明曹生清明日登北固山和韻

三月二日風日暖千家萬家桃李開少年白日騎馬去
滿城紅雨拂面來共君具飲酒一斗處世不必歌七哀
孫劉事業果何在百年斷石生莓苔

寄呈江東廉使王繼學

瓜步遥聞鼓角聲淮船夜過石頭城當年嶺海家何在
此日江湖夢亦清紫塞秋風初度鴈玉堂夜月舊開鶯
祇應王謝風流在卧治山東足令名

金陵道中

煙樹雲林半有無野人行李更蕭疎猴長堠短逢官馬
山北山南聽鷓鴣萬里關河成客舍五更風雨憶吾廬
寂寥一點寒燈在酒熟隣家許夜沽

層樓

廣寒世界夜迢迢醉拍闌干酒易消河漢入樓天不雨
江風吹月海初潮影搖翠幙金蓮炬夢斷涼雲碧玉簫
休唱後庭舊時曲六朝宮殿草蕭蕭

述懷

客程去住與身違誤擲漁竿下釣磯好客不來門戶俗
遠親相棄信音稀青春背我堂堂去黃葉無情片片飛
遥望家山搔短髮故園酒熟蟹螯肥

句曲贈清玄道士陳玉泉朝京還山復拜廣陵觀

清玄道士騎黃鶴曾向春班趁早朝香動螭頭雲氣暗
路回龍尾珮聲遥還山去採泉中玉洗耳終忘樹上飄
聞說淮南招桂隱渡江明月聽吹簫

望金陵

行人雨露金陵去蕭寺鐘聲又遠聽五月潮聲方洶湧
六朝文物已凋零春風玉樹留歌韻暮日青山立畫屏
千古興亡堪一笑買花載酒賞心亭

季子廟

公子不來春草緑故宮禾黍亦離離沸原尚有千年井
古篆猶存十字碑去國一身輕似葉歸田兩鬢細如絲
李家兄弟一朝暮羞見延陵季子祠

題揚州驛

銀燭高燒照不眠呼兒飲馬吸清泉寒砧萬户月如水
塞鴈一聲霜滿天金縷款歌來枕上銀鉼索酒到亭前
明朝走馬燕山道贏得紅樓説少年

雪米

萬斛珠璣瀉大荒六丁誰為發天倉雲孫捧出南箕簸
月姊春來北斗量狼戾也知逢稔歲貯儲尤不濟饑腸
風流灞上尋詩客千古無人説粔籹

移梅

幾夜幽香惱夢魂殷勤來倩隴頭人鑿開東閣窻前地
分得西湖雪裏春瘦影蚤來新體態疎枝猶帶舊精神
令朝伴我清吟處不許詩懷更有塵

元日

元日端門瑞氣新層層冠帶羽林軍雲遶鵲立千官曉
天下龍飛萬國春宮殿日高騰紫氣簫韶風細入青雲
太平天子恩如海亦遣椒觴到小臣

寄馬昂夫總管

衢州太守文章伯酒渴時敲玉井氷徑造竹牀忘是客
橫拖藜杖去尋僧人傳絶句工唐體自恐生前是薛能

日暮江東懷李白鳳凰臺上幾回登

送僧歸廬山

揚子江頭木葉風上人歸興白雲重淨瓶滿貯蓬萊水
客舫遥聽精舍鐘到家自笑門前鶴洗鉢不驚潭底龍
珍重匡廬山畔路逢人應問舊栽松

次張舉韻題皖山金氏繡野亭

南冠猶有舊風流説著舒州處處幽最喜園林動花竹
不妨城郭帶林丘一樽濁酒青山暮三徑晚香黄菊秋
未識孤高金處士杖藜應許約同遊

贈莫州同年縣尹米思泰

倦客重來憶去年荒城斜日淡炊烟民居星散無官訟
里巷秋深盡水田禾稼半生城郭裏槐花亂落縣門前
路傍父老頭如雪共道文章令君賢

送劉子謙照磨之廣西

一官未厭馬蹄遥要使南荒識鳳毛幕府紅蓮開白晝
轅門碧草映青袍牙旗曉濕蠻烟重羽箭宵鳴嶺月高
努力平徭當第一剖符懸印賜勲勞

和馬昂夫雜咏賞心亭懷古

景陽宮井緑蕪深空有楊花暗御林一自朝雲歸寺裏
幾回明月到樓心陳臺露冷蛩聲暗楚水波寒雁影沉
白髮詞臣多感慨長歌對酒向誰斟

層樓感舊

倚遍欄杆憶往年南朝文物已蕭然空遺故國山如畫
依舊長江浪拍天市井笙歌今漸少御街燈火夜相連
青青樓外秦淮柳幾度飛花送客船

上趙涼國

笑辭天上九鼎貴來種江東二頃田屈指已無元老在
全身惟有國公賢新亭不必悲王導彭澤何曾改晉年
如此聲名半天下人間野史亦堪傳

贈學古澹上人

瘦影相隨九節笻同袍無處覓行蹤遠看天目山中寺
來聽石頭城裏鐘洗鉢泉通陳井水開窻雲度蔣陵松
忽聞一夜猿啼月却憶飛來最上峰

送君卿伯循二御史廣東僉憲時僕在燕南

沙頭酒熟惜別離江波日色浮綠衣清溪鸚鵡白鴻鴈
白下楊柳青依依秋雲雙驄嶺表去明月一雁燕南飛
曲江有酒願相憶莫遣鯉魚音信稀

送龍翔寺約上人之俗歸宜興狀寺

雲水上人歸興忙棕鞋蒲扇葛衣涼過湖就得鄉船便
入寺行穿茶樹香早趁鐘聲持木鉢夜隨燈影認禪牀
定回却憶潛龍處曾住西廊第幾房

再遊崇禧寺

野人再到城南寺臨水芙蓉次第開新酒充盆青映竹
舊題石壁綠封苔夕陽半嶺牛羊下秋色滿天鴻雁來
獨上新亭天地濶不須揮淚洒蓬萊

遊青溪道院

晚涼喜見城東月高照西鄰道士家丹室火光穿樹木
石壇旛影走龍蛇蝦鬚捲夜收雲氣仙掌擎秋瀉露華
倚杖扣門驚鶴睡珊珊珂珮隔青霞

題李遵道畫竹木圖

風流未識生前面翰墨空遺死後名鳳尾拂雲秋有影
龍頭出水夜無聲半生清節江南夢萬里靈槎海上行
應逐錦袍弄明月倒騎赤鯉對吹笙

送張都事南臺

幕府三年氷雪裏清溪秋水照芙蕖早霜雨髮厭為客
明月滿船空載書憶昔中臺聳峩角曾封直諫動鸞輿
而今江海多歸思白髮慈親暮倚閭

送南臺察院史馬允中臺

御史臺郎書上考彩衣歸慰日相親風烟驛路江天曉
燈火船窻雪夜春幕府十年心似水京華三月馬如塵
此時應有尋君處日到松廳莫厭頻

和張仲舉清溪夜行

溪上人家溪樹青溪行野客思宴宴月光蕩水遊魚出
屐齒穿花宿鳥醒夢草古陵神道沒風櫺夜火鬼祠靈
後庭遺曲依然在商女孤歌不忍聽

九日

北固山前逢九日小涼天氣入青袍湘江水落玄霜下
吳地秋深白雁高落帽看花憐我輩呼鷹戲馬憶兒曹
孫劉事業今何在斗酒聊書太白豪

休上人見訪

京口衆軍門不出鶴林老子轎相過主人病久來車少
門巷秋深落葉多金帳人趨新党項塵裘誰識病維摩
如何與子談詩夜臘雪空林落凍柯

清菴攜酒訪

采石仙人攜酒來病顏今始為君開何人更有八十歲
與子恣傾三百杯金縷歌殘銀燭短錦袍醉倒玉山頹
明朝酒醒重相見杖屨江村看早梅

送友人進柑入京

綠髮參軍門不出黃巖寺叟肯相過主人病久來車少
千里金柑細馬馱綠水青山南郡遠毳袍貂帽北風多
同年若問儂消息為說愁來無奈何

送友人之廣西

昂昂野鶴在雞羣客裏相逢又見分酒醒玉簫江左月
夢回白馬廣西雲洞庭秋水連天去建業寒潮入夜聞
君過此時應憶我我逢此際却思君

四時宮詞

御溝漲暖綠潺湲風細時聞響佩環芳草宮門金鎖閉柳花簾幙玉鈎閒夢回繡枕聽黃鳥困倚雕欄看白鷴落盡海棠天不管修眉慚恨鎖春山

又

日長縫就縷金衣高柳風輕拂翠眉閑倚小樓題畫扇但聞別院笑彈棊主家恩愛有時盡賤妾心情無限思又向晚涼新浴罷琵琶自撥斷腸詞

又

宮溝水淺不通潮涼露瑤街濕翠翹天晚不聞青玉珮月明偷弄紫雲簫正宮夜半羊車過別院秋深鶴駕遥却把閒情望牛女銀河烏鵲早成橋

又

悄悄深宮不見人倚門惟有石麒麟芙蓉帳冷愁長夜翡翠簾垂隔小春天遠難通青鳥信夜深怕有羊車到自起籠燈照雪紋

京城春日

三月京城飛柳花燕姬白馬小紅車旌旗日暖將軍府絃管春深宰相家小海銀魚吹白浪層樓珠酒出紅霞塞驢破帽杜陵客獻賦歸來日未斜

贈劉尊師

羽人推轉阿香車童子穿松入翠華天上賜衣沾雨露山中詩錦織雲霞瑤壇紫氣秋橫劍石屋丹光夜走砂擬借芋君三白鶴乘風騎到玉皇家

訪揭曼碩秘書

城中車馬多如雲載酒問字無一人碧桃花開光豔艷硯池水暖波粼粼先生楷書白晝靜家童畫紙烏絲勻落紅滿地送客去十年不見江南春

采石懷李白

夢斷金雞萬里天醉揮禿筆掃鸞箋錦袍日進酒一斗采石江空月滿船金馬重門天似海青山荒塚夜如年秖應風骨蛾眉妬不作天仙作水仙

登石頭

登臨未惜馬蹄遥古木秋高萬葉凋廢館尚傳陳後主新碑猶載晉南朝年深蓽路埋花徑雨壞山牆出翠翹六代興亡在何處石頭依舊打寒潮

題舒真人北山樓觀圖

瑶花琪樹間霓旌十二朱樓接五城臺上吹簫秦弄玉雲邊度曲許飛瓊光流漢殿青鸞舞霞擁函關紫氣明方丈蓬萊俱咫尺不須東望問長生

次韻寄茅山張伯雨

次韻送虞先生入蜀代祀

芙蓉仙掌座中低后土宵光手可齊澗道蹴雲衣有潤蜀天漏雨石無泥岐山過馬應聞鳳陳寶停舟莫信雞揚馬大邦文物盛題詩須近草堂西

寄句曲外史

霞珮翩翩出洞天當時仿佛見朧仙幾年海上張公子今日山中葛稚川滄海塵飛丹已熟玉堂人去榻空懸林間載酒來相覓乞寫丹經與世傳

寄王本中

王郎楚楚金閨彦五鳳樓前看鬬雞花外漏傳銀箭午日邊班退紫宮西吟詩月白傾盤露歸馬春紅踏錦泥應念棲遲江左客破窻燈火雨淒淒

次韻寄茅山張伯雨

句曲道人門不出幾時杖屨接殷勤春晴洗藥分泉去午睡烹茶隔竹聞山脚客行驚犬吠樹皮苔老結龍文三層臺上月如水半夜吹簫入紫雲

又

天際三峯翠色浮更於何處覓瀛洲也知方外神仙好不識人間兒女愁白犬吠人驚夜鬼珠簾捲雨入明樓掛冠何日尋高隱竹杖芒鞋絶頂遊

過孫閘

將軍一去繁華盡池館長年鎖暮霞金谷東風只芳草綠隂晴日自楊花鶯兒別去空歌榭燕子歸來無主家王氣東南已消歇景陽宮沼夕鳴蛙

同吳郎飲道院

三月江南飛柳花松間童子臉如霞旋呼采石仙人酒
來醉山陰道士家西日下城人影散東風吹馬帽簷斜
吳郎今夜瓜州渡同首江頭月滿沙

病中夜坐

江樹花開午夜春綠香吹散隔簾雲吟詩思苦家人罵
搗藥聲高隣舍聞惟有工程滄白术亦無心事對紅裙
消愁且喜樓西畔明月一池蛙亂喧

觀駕春遊

蕭韶風細入清虛日暖旌旗卷復舒雙鳳曉開金翅扇
六龍春駕紫雲車將軍斜插黃金虎丞相低懸碧帶魚
遥想宮盤露珠滑江南渴殺病相如

又

日奏雲間紫鳳韶春隨天上柘黃袍仗前虎將千金斧
馬上鷹兒五色絛獵士開弓黃犬壯宮官擊鼓紫駝高
侍遊亦有中書令七寶雕籠看綠毛

送僧還江西

病僧歲晚歸何處落日空山白雁聲洗鉢欲辭楊子水
買魚多上豫章城雲深廬阜青松老風細鄱湖白浪生
更展諸方圖畫看高低遠近互縱橫

寒夜即事

枕邊漏水催更箭城下霜風動搽簫小樓銀燭客提壺自憐今日江南夢猶認當年柳下壚
又擬上年燈火夜扁舟載酒下姑蘇

招隱首山分韻得生字

龍飛鳳隱知何處今日空餘黃鵠名千古江山圍故國
五更風雨入空城猿啼洞府暮雲合花落祠堂春草生
何日結茅向青壁抱琴坐石聽泉聲

殿試謝恩次韻

御柳青青白玉橋無端春色暖宮袍蓬萊雲氣紅樓近
閶闔天風紫殿飄士子拜恩文物盛舍人贊禮旺聲高
小臣雖出江湖遠馬上聽鶯夢早朝

遊竹林寺

野人一過竹林寺無數竹林生白煙江左玉龍埋碧草
月明黃鶴下青田樹街宿雨藏山鷓花落春風老杜鵑
何日來分雲半榻故人不用買山錢

次韻送人還茅山

八十華陽洞裏仙朝回劍履御階前丹砂出鳥無餘火
白髮看經有太玄三月雲江春似海九重金闕日如年
歸來依舊茅山月道德明言說五千

酌桂芳庭

桂枝秋露洗銀瓶醉裏題詩記答曾接竹池通井水
隔松人誦藥珠經茶香石鳥燒紅葉酒渴冰盤破紫菱
一帶鍾山青未了碧牕名牖雲氣護龍亭

賀內臺治書奉敕樹碑先塋

獬豸冠戎侍紫皇繡衣玉斧破炎荒江東丘壠雲山好
天上文章雨露香句曲洞中天紫翠鳳凰臺上月清光
忠臣孝子千年意永刻豐碑不可忘

遊長干寺

秦淮河上長干寺松栢蕭蕭雲日鮮故堠尚存銅雀瓦
斷碑猶載晉朝年石壇旛影風吹動輦路磚花雨滴穿
惟有長廊舊時月幾回缺後幾回圓

次韻

之子慇懃何處來清談煮茗不論杯五更門外過風雨
四月街頭買杏梅喜客有情窓動竹吟詩無興硯生苔
君家白酒何時熟病起應須去不回

又

池塘過雨水生漪倚檻觀魚自悅怡長日似添詩有趣
故人因為病相知涼風忽過蕉鈎動午箭初長刻漏移
何處榴花照人面隔牆紅過兩三枝

又

江南三月踏殘芳白苧衣輕樹影涼曲巷銀燈先馬去
誰家翠袖隔簾香細歌金縷鳴牙板新酒擅搶出玉漿
卧病日長思往事買舟乘興過滄浪

廣平馬懷素寓居姑蘇雨中見過

湖海相逢若弟昆丈夫志氣共誰論江山如此苦多夢
風雨蕭然忽過門為客尚嫌吳俗薄哦詩久別楚音存
明朝北固樓中去共聽江聲倒百罇

送人之金陵

江城積雨開新霽行李蕭蕭去遠垌千古風光鬢還白
六朝山色馬頭青秦淮月出潮初上蕭寺鐘聲酒半醒
莫唱當時後庭曲殿臺哀草自飛螢

寄良常伯雨

良常道士人不識終歲看山不下樓隔屋書香開酒甕
捲簾樹色入茶甌雲深石磴麋鹿下月黑花崖猿鶴愁
安得飄然出塵鞅長年送別若為遊

奉次僉政繼學王先生海南還桂林道中韻

空山幽響落林柯蠻犬呶呶吠碧蘿大庾嶺頭三月盡
鬱孤臺下幾人過檳榔雨過鵁鶄鳴急薜荔雲深猿嘯多
幾度裁詩寄相憶江南如此奈愁何

無題

為客三年海上洲故鄉何處瘴雲稠數千里外蠻人域
十八灘頭過客舟時有山禽呼姓字或從海鳥作朋儔
故人珂珮周旋處紫殿風清十二樓

南安道中

笳輿初下上江船無數青山入枕邊幾處猿啼愁入瘴
五更雞叫夢朝天不堪歲月如流水賴有文章似湧泉
歸日鄉人問何往云從海上覓神仙

章貢道中

多情明月落船傍萬里孤城望帝鄉客裏已無金馬詔
篋中猶有賜衣香嶺南地濕家山暮天上風微殿閣涼
憶得當年曾夜直玉龍銀箭漏聲長

吉安道中

西風吹雁不成行萬里孤舟下夕陽度峽冷風敲客帽
捲簾涼月落琴牀江湖水滿鷗偏樂花柳春深馬正忙
又看青原山色好故鄉歸計喜相將

采石謾興

誰記將軍亡國時江東父老鬚如絲古今天塹幾千里
南北樓船百萬維中國一斑傳箭檄前朝謾有渡江碑
太平到處山如畫暖日晴風颺酒旗

次韻登凌歊臺

山勢如龍去復迴閒雲野望護崇臺離宮夜有月高下
輦路日無人往來春色不隨亡國盡野花只作舊時開
斷碑哀草荒烟裏風雨年年上緑苔

過姑熟懷陳行之教授

經過姑熟多佳趣卜築黃花老亦佳白髮故人田負郭
青驄遊子客為家郡齋簷雨閑碁子官路山風過揀花
自笑欲歸歸未得裁詩相憶黑飜鴉

又

縣門遥接九華山日日天開圖畫看雲氣曉連銅篆濕
翠光晴鎖硯池寒人間官府紅塵馬天上神仙白玉盤
高卧雲松定何日仰扳北斗夜闌干

過五溪

萬壑泉聲下五溪小凉天氣下溪時相逢橋上無非客
行盡江南都是詩苦雨最嫌鳩喚急愛山不厭馬行遲
幾時宿向華峯頂露月蕭蕭生桂枝

九華山題石潭驛

馬上行人看九華飄飄高旆倚天涯排空峭石生玄筍
落日奇峯掛赤霞仙掌九秋擎露屑天河半夜碧星槎
雲中五老應招手喚客來遊太乙家

寄中書學士除浙江財賦總管閘至姑蘇

錢塘西府曹學士飲酒吟詩亦快哉閒醉時遊虎丘寺
浩歌獨上姑蘇臺一生好客黃金去百歲催人白髮來
藉藉聲名滿天下朝廷今日肯遺才
何時身在層峰頂手把丹書扣帝閽

夢登高山得詩

登高遠望四山齊何處風流杜牧之白苧曾聽松下唱紫簫還向月中吹野雲雨過無行跡芳草春深有斷碑夢裏勝遊閒記得翠微高上寫烏絲

又

杖藜踏破碧崔嵬夢裏清遊樂未回萬壑泉聲松外去數行秋色雁邊來文章小杜人何在風雨重陽菊自開山路雲深行客倦竹雞飛上獨春臺

石門懷舜咨夜坐

道人掛劍丹陽去欲入茅山恐未曾飛去難尋雲外鶴歸來獨禮斗前燈夢回洗鉢分秋水酒醉敲壺碎夜氷獨有江東未歸客西風詩骨瘦凌嶒

建德道中

泉作溪流石作橋桑麻成壠接東皐雞鳴犬吠人家近水轉峯回驛路遥虎嘯猿啼樹林風獵獵人行弓箭馬蕭蕭多情一片吳天月夜夜相隨伴寂寥

寄湖南張子壽以西臺御史拜前職素有退志故舉薦善勸之

初拂繡衣來日下又持憲節駐湖邊鐵冠晴雪照荆國羽扇清風掃瘴烟客館如聞鸂鶒語鄉程好買洞庭船狀元御史今何學已過揚州看月圓

大同驛

題詩洒墨江東驛筆力猶能挽怒濤飛騎將軍朝出獵打門縣吏夜催徭天高路遠心如水夜永愁多獨過橋却憶玉堂諸學士鳳池東畔珮聲遥

答茅山道士見寄

道人自有愛山癖蠟屐平生幾兩穿七竅冷雲秋噴竹一琴明月夜調絃山中紫府茅君宅肘後丹方許史傳短褐擬尋黄精出長鑱斸雪早春前

酬張伯雨寄茅山志

恨余未識茅君面喜得茅山道士書燈外雨聲那厭聽風前石髮豈堪梳碧窓雲氣寒生楮清室丹珠夜續爐

夢到層臺夜披裘桂林風動月疎疎

奎章閣觀進呈皇朝經世大典

文章天子大一統館閣詞臣日纂修方丈奎光懸祕閣

九重春色滿龍樓門開玉鑰芸香動簫捲金鈎硯影浮

聖覽日長萬機暇墨花流出鳳池頭

西宮春曰

九重五采金銀闕冠帶將軍畫羽林上苑春鶯隨柳囀

西宮午漏隔花深天開閶闔妝金鎖簫捲奎章聽玉音

白髮儒臣賣詞賦長門應費萬黃金

登鳳凰臺

梧桐葉落秋風老人去臺空鳳不來梁武臺城芳草合

吳王宮殿野桃開石頭城下春如水燕子堂前雨長苔

莫問人間興廢事百年相遇且銜盃

京師春夜呈宋禮部

柳色無端染翠裙官街車馬去紛紛鶯花御苑春多少

漏箭宮壺夜幾分金縷悠揚燕市月玉簫繚繞鳳樓雲

太平天子恩如海亦遣餘音客枕聞

送王習靈新授宗師朝京

玉珮珊珊下界聞天風吹動碧榴裙劉郎跨鶴遊三島

王子吹簫到五雲花洞夜深傳玉印石壇月黑禮茅君

若逢天上吳夫子應有丹砂肯我分

飛鳴宿食雁

年去年來年復年帛書曾達茂陵前影連薊北月橫塞

聲斷江南霜滿天雨暗蘆花愁夜渚露香菰米下秋田

平生千里與萬里塵世網羅空自懸

寄新原林道士

我識華陽林道士步虛空裏帶淮腔幾年掛劍茅君洞

一夜渡船楊子江醉酒慣眠松下石題詩愛近水邊窗

仙家白鶴養無數不惜人間借一雙

遊鍾山

驄馬穿雲到上方南巡輦路碧苔荒禪僧白晝看行殿

山鬼黃昏避御牀雲冷夜無龍在鉢日長時有虎巡廊

小桃十月開如錦猶帶前朝雨露香

登北固城樓

醉拍闌干起白鷗登臨不恐古今愁六朝文物隨流水
三國江山獨倚樓禿鬢涼風吹木葉孤城落日下簫鉤
海門不管前朝事猶送寒潮打石頭

鶴林僧送竹筍

櫬鞚桐帽走風雨正是山僧送筍時夜月不留栖鳳影
春雷失却化龍枝從來不識葛藤味此去方參玉版師
老子胸中氷雪滿崴華晚節更相期

遊鍾山

林影扶疎護碧苔肩輿上下路縈迴潮聲萬壑松風過
雲氣滿樓山雨來梁武廟荒春草冷荆公墓在野棠開
百年感慨成何事且進生前酒一杯

陪張御史遊鍾山

烏府仙人獬豸冠清遊喜得共儒酸鵑花過雨千巖淨
驄馬穿雲六月寒山鬼每驚詩句險客懷惟愛酒杯寬
一時佳興千年遇莫作浮生半日看

和同舉觀志能還武昌

短衣匹馬走江漢山川歷歷何雄哉漢陽城高鼓角動
洞庭水深鴻雁來雪消巴蜀浪翻屋黃鶴磯下聲如雷
是時立馬夜呼渡清江苦竹聞猿哀

題半山寺

今日偶成林壑趣清幽恨未得從容龍歸石洞半山雨
潮捲天風十里松春路泥深多滑馬晚樓霧重只聞鐘
荆公舊隱知何處回首蒼茫第幾重

江城觀雪

雪正紛紛客倚欄長江風急吼天闌千重鐵甕成銀甕
一夜金山換玉山舟子迷歸寒浦外衲僧疑在白雲間
曉來霽日高林照好景依然悅我顏

遊金山

約客同遊買渡船問觀古刹禮金仙山中好景無多地
天下知名第一泉佛閣齊雲浮海嶼客帆過寺帶風煙

當年郭璞因何事來葬江心作浪傳

平望驛道

左帶吳松右五湖人家笑語隔菰蒲風濤不動魚龍國
煙雨翻成水墨圖越客卧吹船上笛吳姬多倚水邊壚
鑑湖道士如招隱一曲他年得賜無

送王御史

驄馬如龍玉作鞭江頭下馬上官船承恩不比尋常輩
入諫頻瞻咫尺天草滿畬田多戰骨花飛驛路少人烟
憲臺自是清高甚時事關心易白顛

題玄妙觀玉皇殿

虛空臺殿枕層岑木杪丹梯起百尋花落鳥啼青竹裏
客來犬吠白雲深松壇晝日移幢影石室天風送鐸音
老鶴如人窺下立閑聽羽士理瑶琴

復題平望驛

秋雨黃華下九天又隨歸雁過吳川荒村有火夜投宿
野渡無人秋放船中酒不堪連夜飲思家無奈五更前
歸來却被青山笑萬丈黃塵兩鬢煙

謹案第二十五頁前三行珠爾噶岱舊作只兒合丹今改　後八行額森布哈舊作也先不花今改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熙
校對官待詔臣胡士震
謄錄監生臣莊紹明

欽定四庫全書卷

集部

雁門集卷三

元 薩都拉 撰

過紫微菴訪馮道士

道士愛幽居年來一事無盆池新過雨石上種菖蒲

又

山中華蓋洞石氣冷蕭蕭不見眠雲客惟逢避雨樵

又

研珠滴露清自點太玄經盡日無人到小窓蘭葉青

雪霽過清溪題道士江野舟南館

孤舟橫野水門外雪晴初白日莫放鶴青溪閒釣魚

又

江南正月半猶自有梅花踏雪去何處青溪道士家

過高郵射陽湖雜詠

飄蕭樹梢風漸遲湖上雨不見打魚人菰蒲鴈相語

又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秋風吹白波秋雨鳴敗荷平湖三十里過客感秋多

又

野鶴如人長迎風理毛羽獨立秋雨涼人來忽飛去

又

雨濕鼓聲重風勻湖面平官船南北去帆影掛新晴

又

白鷺愛秋水獨立仍自行得魚固偶爾驚飛亦常情

又

秋水落紅衣秋波日瀟灑不見採蓮人惟逢捕魚者

又

霜落大湖淺漁家懸破罾此時生計別小艇賣秋菱

又

捕魚湖中水賣魚城市裏夫婦一葉舟白頭共生死

又

大罾一丈濶小舟一葉輕相傳子與孫終古無人爭

病中雜詠

十日九風雨深秋獨閉門積陰須自散倚杖望朝暾

又

為客家千里思歸月滿樓木犀開欲盡病裏過中秋

又

門繫青驄馬多應問病人小官好疎散莫訝嫩衣巾

又

病形如瘦鶴照影向清池自有沖霄志游魚莫見疑

又

風葉高下落秋砧遠近聞天涯多病客倚杖看孤雲

又

陶令貧無酒郎言菊也無家僮燒柿葉鄰舍送茱萸

又

多病東廳客深秋出幕遲芙蓉開欲盡也未葉上好題詩

次韻與德明小友

煙雨短蓬水口人家亂石山前送別莫忘今日相逢知在何年

又

莫笑風飡水宿暫離馬足車塵雨岸好山送客一江細雨歸人

舟中題畫卷

雨岸好山如畫丹崖翠壁樓臺愛殺南閩風景小官何日歸來

雪中渡江過山飲暘谷簡上人房

聞說山中新酒熟野人乘興過江來小窓無處看春色一樹梅花雪裏開

又

山酒吹香出小槽燈前痛飲污青袍夜深夢醒知何處老鶴一聲山月高

京口城南次集

野薺花開春欲盡山櫻子落雨初晴酒醒騎馬踏花去門外緑陰無數生

又

雨深緑葉櫻桃肥日長青草蝴蝶飛江南三月春欲盡白馬王孫遊不歸

憩奉真道院

落花風颺步虛聲翠草玄芝爛熳生過客不知春早晚午牕晴日睡聞鶯

對客

石榴花開光照屋胡桃葉大陰滿簾焚香終日對客坐時有白雲來纖纖

過揚州

買舟南浦秋聞鴈呼酒西窓夜剪燈何處玉簫天似水瓊花一夜白如冰

宿淮南長蘆寺

柳花漠漠春歸寺蘆葉青青晚渡江屋角松聲撼風雨道人一夜不開牕

宿化閣渡口阻風

江船日午無人渡渡口人家盡不罟却憶吳姬新壓酒

鍾山對岸是金陵

又

艇子渡江何日迴石頭城下浪如雷淮南春色知多少
一樹櫻桃帶雨開

又

客船伐鼓春江暮水面魚龍出浪花今夜石頭城下泊
買魚沽酒向誰家

爪洲阻風

渡口無人上野航白頭危浪自衝撞東風三日不肯住
吹送柳花飛渡江

題界首驛

清氣撲人湖面水幽聲到耳樹頭風人家蠶老櫻桃過
恰似淮南四月中

又

平湖過雨天開鏡落日放船人打魚野老柳陰沽秫酒
行人馬上寄家書

渡淮即事

楊花點點衝帆過燕子雙雙掠水飛淮上漁人閑不得
船頭對結綠蓑衣

西宮即事

九重五色金銀闕冠帶將軍盡羽林白髮儒生才進講
西宮午漏隔花深

又

退朝西殿承平日一片春雲奏鳳笙白面內官供玉食
卻將黃帕覆銀鐺

還臺偶成

高低柳絮飛渡水紅白桃花開滿枝自笑江南無用客
一春無事只題詩

又

踏雪歸來過早春沈沈臺府隔紅塵東風吹綠青溪柳
馬上輕寒不著人

題治城道士嵇秋山卷

不見治城嵇道士雲深無處訪仙蹤夜聞老鶴行枯葉
知在秋山第幾重

余與觀志能俱以公事赴北舟至梁山泊時荷花盛開風雨大至舟不相接遂泊蘆葦中余折蘆一葉題詩其上寄志能

題詩蘆葉雨斑斑底事詩人不奈閒滿濼荷花開欲遍
客程五月過梁山

春詞

深宮盡日垂珠箔別殿何人度玉箏白面內官無一事
隔花時聽打毬聲

秋詞

清夜宮車出建章紫衣小隊兩三行石闌干畔銀燈過
照見芙蓉葉上霜

上京即事

一汴簫韶起半空水晶行殿玉屏風諸工舞蹈千官賀
齊捧葡萄壽兩宮

又

上苑棕毛百尺樓天風搖曳錦絨鉤內家宴罷無人到
面面珠簾夜不收

又

行殿參差翡翠光朱衣花帽宴親王繡簾齊卷薰風起
十六天魔舞袖長

又

中官作隊道宮車小樣紅靴踏軟沙昨夜內家清暑宴
御羅涼帽插珠花

又

大野連山沙作堆白沙平處見樓臺行人禁地避芳草
盡向曲欄斜路來

又

院院翻經有呪僧垂簾白晝點酥燈上京六月涼如水
酒渴天廚更賜冰

又

祭天馬酒洒平野沙際風來草亦香白馬如雲向西北
紫駝銀甕賜諸王

又

牛羊散漫落日下野草生香乳酪酣卷地朔風沙似雪
家家行帳下穹廬

又

紫塞風高弓力強王孫走馬獵沙場呼鷹腰箭歸來晚
馬上倒懸雙白狼

又

五更寒襲紫毛衫睡起東窓酒尚酣門外日高晴不得
滿城濕露似江南

再過梁山泊有懷觀志能

故人同出不同歸雲水微茫入夢思記得題詩向蘆葉
滿湖風雨似來時

又

燈火官船夜睡遲滿湖風露襲人衣無端驚起沙頭雁
明月蘆花各自飛

卻伯舟中

驚魚時出浪花雪短鬢涼吹水面風遠客行船秋色裏
誰家吹笛月明中

題京口高資邑氏壁

肩輿曉踏新晴出山色青青上客衣昨日千林風雨過
滿田白水鷺鷥飛

贈茅山道士胡琴月

茅山道士來相訪手把七絃琴一張準擬月明彈一曲
桐花落盡曉風涼

送鏡中圓上人遊錢塘

西湖西畔三天竺古木蒼藤望欲迷遥憶道人禪榻夜
月高霜落聽猿啼

過贊善菴

夕陽欲下行人少落葉蕭蕭路不分脩竹萬竿秋影亂
山風吹作滿窓雲

雲中過龍潭紫微觀訪道士不值
道人已跨龍潭鶴童子能煎雀舌茶一夜山中滿林雪
客來無處覓梅花

將遊茅山先寄道士張伯雨

借騎白鶴訪茅君琪樹秋聲隔夜聞料得山中張外史
開門先掃鶴巢雲

登衆妙堂題商學士畫雨霽歸舟圖

大茅峰頂見日出烟樹雲林宿雨收萬里澄江淨如練
却從天際識歸舟

紫微觀道士馮友直與予同宿苗閣次日予過元
符宮友直同僧安上人過五雲觀寫詩贈友直

道人採藥出山遲菌閣秋寒襲羽衣半夜忽聞孤鶴語
五雲相伴一僧歸

同伯雨遊凝神菴因觀宋高宗賜蒲衣道士張達
晴日赤山湖水明湖中山影一眉青蒲衣道士無人識
道白羽扇

羽扇年多落鳳翎
茅山玄洲精舍有道士號紫軒又號木通生白日
坐解遺書其徒許道民傳玄洲精舍無多地
卷

白日飛昇凌紫烟靈書猶許道民傳玄洲精舍無多地
夜夜火珠光燭天

同御史王伯循時除廣東僉事濟揚子江余除燕
南照磨

落葉正飛揚子渡行人又上廣陵船過江載得秋多少
老雁一聲霜滿天

九日渡淮喜東南順風

青旗紅字映河濱九日人家物色新渡口客船爭貰酒
斫魚列紙賽河神

又

東南風送渡淮船過雁聲寒水接天落日紅霞收未盡
澹雲微月出東邊

春日鎮陽柳溪道院
城外青溪出洞門道人歸去日長曛柳花滿地無人掃
隔水遥看是白雲

過鎮陽城南觀音院
柳色暗藏溪上寺露華偏濕水邊僧門前天暝荷花滿
出水遊魚夜戲燈

寄奎章學士濟南李溉之
山東李白似劉伶投老歸來酒未醒天下三分秋月色
二分多在水心亭

又
笑擲金龜上酒船不須圖像在凌烟碧羅衫色烏紗帽
便是開元李謫仙

過獻州
西風老樹昏鴉集落日荒城暗雨崩寂寞斷碑秋草裏
路人遥指獻王陵

補題淮西送王仲和從事詩卷
百年馳馬苦匆匆水落烏江楚廟空眼底山川猶歷歷
淮南舊夢雨聲中

題李溉之送別詩卷
清平三曲動明皇四海知名李白狂把酒探春送行客
揮毫字字柳花香

將入閩趙郡崔好德求題輿地圖
月輪西轉日生東四海車書總會同騎馬出門天萬里
山川長在別離中

黃河舟中月夜
十丈雲帆拂斗杓星槎風急浪花飄夜深露冷銀河近
臥聽天孫織絳綃

阻風南露筋過羅漢寺登樓看山茶
野寺尋春酒未醒不知幾日過清明小闌干外東風急
一樹山茶落晚晴

遠人夜宿金山寺坐對畫圖如夢中剪燭題詩雲氣裏

夜宿金山題金山圖

不知身已在龍宮

春日過丹陽石仲和宅會茅山道士石山輝

杏花一夜雨聲寒酒醒丹陽幾日還却遇茅君三白鶴
借騎一隻到三山

登姑蘇臺

閶門楊柳自春風水殿幽花泣露紅飛絮年年滿城郭
行人不見館娃宮

又

野水滿城飛燕子誰家小艇載吳姬姑蘇臺上一樽酒
落日昏鴉無限悲

入閩過平望驛和御史王伯循題壁

廣陵城裏別多多一去三山隔萬重日暮江東寄相憶
欲臨秋水剪芙蓉

宿長安驛

壩北壩南河水平客船爭纜水雲腥鄉音吳越不可辨
燈火黃昏如亂星

又

水面微風動楊柳客船吹笛月明中遠人江海多歸思
眠看流星度水東

釣臺夜興

仙茶旋煮桐江水坐客遙分石壁燈風露滿船山月上
夜深獨對釣臺僧

早發釣臺

山頭鐘響不聞鷄重露翻鴉滿樹啼艇子釣臺東畔發
月輪却在釣臺西

蘭溪舟中

水底霞天魚尾赤春波綠占白鷗汀越船一葉蘭溪上
載得金花一半青

泊江家步無月同孟志學小酌溪上

把酒無從邀月色共君且復聽灘聲夜深燈影青溪上
魚尾搖船亦有情

又

蘭溪春水似葡萄越女如花壓小槽今夜共君溪上醉
直須溪月照宮袍

黃亭驛曉起

積雨莓苔上壁青曉寒山館夢初醒鷓鴣聲裏流年渡
自是行人不忍聽

和經歷楊子永曉發山館

夢回山館月西斜曙色千峯動紫霞杜宇一聲山竹裂
鷓鴣飛上野棠花

石林即事

三山幕府無公事多病郎官嬾出門老鶴喚迴童子睡
石盆新雨長蘭孫

又

蒲扇屏山紫竹牀嶺南五月似秋涼硯池風動雲生石
簾外雨蘭吹濕香

題屏風

海國夜涼星亂垂石林逋客未眠時滿簾月色吹輕霧
白露無聲下竹枝

獨坐恭和堂

東閣高懸如道院人言幕府最清嚴印封不動坐終日
滿樹梅花雨一簾

閩城歲暮

嶺南春早不見雪臘月街頭聽賣花海國人家除夕近
滿城微雨濕山茶

經歷司暮春即事

隔樹幽禽送好音沈沈幕府似雲林小盆幾箇山茶落
桃葉滿簾春雨深

又

霞飛海燕拂簾過風捲魚鱗剪綠波閒倚石闌數春事
滿池紅雨落花多

贈道士陳華隱

早年濯足東海水去卜華峯頂上雲收得九秋仙掌露
歸來酌獻武夷君

題淮安王氏小樓 并引

臨山王氏小樓獨占淮安一勝予嘗以迎餞至此登斯樓謾成四絶模寫其槩後之來者其興無窮

江水粼粼鴨緑新江頭日日送行人南來北去年年事岸草汀花自在春

又

拂曉樓牕一半開樓前昨夜浪如雷滿江梅雨風吹散無數青山渡水來

又

江月滿樓江水澄胡牀據坐憶吾曾解吟如練澄江句未信玄暉猶擅能

又

雪滿寒江壓酒旗江南無處不堪題小舟載得梅花去渡嶺春風過水西

題畫竹

小雨春池濕鳳毛天孫深夜織鮫綃何人更立湘江水獨倚薰風憶舜韶

又

雪白楊花拍馬頭行人春盡過徐州夜深一片城頭月曾照張良案上籌

又

何處春風燕子樓斷碑落日古城頭畫眉人遠繁華歇無數遠山生暮愁

又

歌扇搖風噀酒香舞裙今日動鶯黄柳邊今夜孤舟發水遠山遥空斷腸

寒食馬上

道旁楊柳已栖鴉幾度春深未到家城北城南千樹雪
行人馬上看梨花

燕京作

落月西牕聞禁鐘夢回遠客立雲龍江南飛盡千株雪
辜負梅花過一冬

客中九日

奎章閣感興

奎章三月文書靜花落春深鎖閣門玉座不移天步遠
石碑空有御書存

又

花落春深似去年無人再到閣門前當時濟濟誇多士
爭進文章乞賜錢

京城立春

燕姬白馬青絲繮短衣窄袖銀鞭光御溝飲馬不回首
貪看柳花飛過牆

又

燕姬十五未出門出門滿眼諸王孫馬頭相見不相識
亂絮遊絲空斷魂

九日遇雨

佳期不負到重陽細雨濃陰又可傷試問東籬何處賞
有花無酒惱人腸

客中九日

寥落天涯歲月賒每逢佳節苦思家無錢沽得隣家酒
不敢開牕看菊花

又

佳節相逢作遠商菊花不異故人鄉無錢沽得隣家酒
一度孤吟一斷腸

雪中妃子

梁王宴罷下瑤臺窄窄紅靴步雪來疑是陽和三月暮
楊花飛處牡丹開

初夏淮安道中

魚蝦鱗鱗初出網梅杏青青已著枝幾樹棠花初著雨

行人四月過淮時

過石子岡

霞光日落紅穿樹山色雨餘青近人便好拂衣入山去

解鞍辭却馬頭塵

次王叔能侍御史

龍蛇偃蹇出牆陰五色春雲態度深臺閣文章散清氣

月明山館夜蕭森

醉起

楊柳樓心月滿牀錦屏繡褥夜生香不知門外春多少

自起移燈照海棠

宮詞

駿馬驕嘶嫩著鞭晚涼騎過御樓前宮娥不識中書令

借問誰家美少年

哀柳

清涼亭上幾株柳霜夜涼風下夕陽依舊明年二三月

小金山上看鶯黃

戲友人

毘陵公子醉醺醺白面迎風向酒痕幾度小紅樓上月

有人銀燭掩重門

宴回

兩行老柏參天翠銀燭青驄御史回深夜酒闌人散後

獨留明月照霜臺

約友遊西峰不至

仙人約我峰頭去欲去峯頭看白雲一夜白雲峰下宿

曉來散作雨紛紛

太平驛即事

驛鼓高懸使者稀溪雲斷續樹參差日斜山畔無人語

獨立西風數桂枝

過光孝寺

秋日留題翠壁層出山聊近在山僧肩輿又上沙頭渡

隔水人家兩岸燈

臨丹青閣

飄然身在紫芝峰翠壁丹崖有路通傑閣凌煙欲飛去
亂山無數夕陽中

黃河

斗杓照水半垂天水氣漲天如白煙南北檣聲爭上下
月中聞鼓避官船

沛尉蔣景山沛薄趙伯顏送予金溝月夜別去有懷

公子將軍兩少年繡衣白馬杏花天醉中送客歸城暮
回首金溝月滿船

次繁昌邑宰梅雙溪韻

雙鑠繁昌宰曾充觀國賓儒冠猶破帽禮服尚垂紳澹
泊心無愧清癯目有神老隨朱紱貴驚見白頭新撫字
三年政歌謠百里民

題進士索士岩詩卷士岩與余同榜又同為燕南
官由翰林編修為御史臺椽兼經筵檢討除為燕
南廉訪經歷

送丁太初赴永嘉學正十八韻

憶昔登天府文華萃帝鄉俊才魚貫列多士鴈成行
劒懸秋水驪珠耿夜光三場如拾芥一箭已穿楊上第
師周孔藍聲陋漢唐鳳池開御宴虎榜出宮牆賜笏丘
山重恩袍雨露香天花皆剪翠法酒盡封黃冠蓋遊三
日聲名滿四方歷階超宰輔捧表謝君王第甲分三館
鐫碑立上庠曲江嘉宴會合席盡才良契誼同昆弟比
和皷瑟簧誓辭猶在耳離思各驚腸臺閣需材器儒林
作棟梁超遷烏府掾輝映繡衣郎迫晏封幾事平明出

秦章日披墳典舊時念簿書忙檢討超經幄論思近御
牀聖朝稽古道日暮下迴廊羈旅燃薪桂長吟出錦坊
弱妻貧且病羸馬瘦仍僵窮巷迴車轍空廚泛酒漿故
人傳奏目請便趣行裝皇極三臺重燕南各道昌承恩
辭魏闕攬轡去恒陽曉幙芙蓉露秋空栢樹霜諸司循
直矢摩吏肅宏綱漢水浮神馬岐山出鳳凰行須冠獬
豸已見走豺狼慚愧蓬蒿翼乘風亦下翔

國學崇儒代人材絶妙年風雲千里駿日月九重天翰
苑司綸選中書屬次銓光榮毛義檄奮發祖生鞭學廣
儒官制書傳弟子員宦情依冷椽官舍擁寒氊笠仕無
踰此如君更穎然永嘉令永郡多藝夙多賢浴訪兼留
意英髦孰接肩舊家疑寂寞遺業想流傳會看聲華盛
應知德業全高情何特達滕目共周旋春著花間屐秋
乘柳下船篇章微點染山水自清妍鴈豆登霜柚充廚
載海鮮洞簫吹月下玉樹立風前已作魚龍變何嫌雨
露偏扈公爭薦進拭目著騰騫

雁門集卷三

雁門集卷四 元 薩都拉 撰

過洪

奔流激長川百折怒未已長年與水爭退尺進纔咫艱
哉力舟子觀可悟至理

和韻題石城峭壁

離宮長蓬蒿畫棟落花綵翠華不復遊空餘石城在馬
蹄踏雲霞鳥聲隔烟靄老僧喜客來山中深似海

偕楊善卿丘以敬劉載民遊法雲寺以色即是空
分韻得即字

駕言招提遊繫馬日之夕黍酒濃滴珠松風暗籠漆朝
士畫鳴珂山僧夜飛錫鳳臺錦袍人可望不可即

病中寄即休上人

牀頭藥裹列門外芳草榮庭閒午陰轉睡覺餘香清曹
吏日三謁幽鳥時一鳴豈不好馳逐但恐勞吾生

經姑蘇與張天雨楊廉夫鄭明德陳敬初同遊虎丘山次東坡舊題韻

孤峯峙平疇松杉夾飛巘古劒池獨奇兩壁插天井晃疑將軍拜靈泉奔老耿深惟着蛟螭淨莫容蚪龍昔試盤陀鋒斬斫尋尺礦兆瘞銀鼠多氣結金虎猛至今王霸業堪笑未全騁何如吾同遊俯仰無少哽小吳不滿目坐覽三萬頃風高塔鈴語日昃蘿衣冷香積餉醍醐法喜得僊永嗟嗟蛾眉僊嘗來美光景踪跡留雪泥宇宙寄泡影九京倘可作當為折簡請

立秋登烏石山和幕府楊子承韻

海國山四圍繁華坐消歇樓觀沈夕陽鴻鴈下秋色水邊無麗人石上存古刻感此莫歸遲秋露滿山白

車簇簇行

李陵臺西車簇簇行人夜向灤河宿隣家美酒斗十千下馬飲者不計錢青旗搖搖出華表滿堂醉客俱少年捧盃小女歌竹枝衣上翠金光陸離細肋沙羊成體薦共訝高門食三縣白髮從官珥筆行毳袍衝雨桓州城

白翎雀

淒淒幽雀雙白翎飛飛只傍烏桓城平沙無樹巢弗營雌雄為樂相和鳴君不見舊日輕盈舞紫燕鴛鴦鎖老昭陽殿風暄芍藥春可憐露冷芙蓉秋莫怨

凌波曲

吳蚕入繭雙鴛綺繡縷團花金鳳尾昔時啼艷曉粧慵滿眼春嬌扶不起昔時解帶羅襟鬆玉尖微露生春紅翩翩白練輕舒卷旨撰初翻宮樣軟三尺春雲入手輕一鉤新月淩波淺象床舞罷嬌無力鴈沙踏破麥差跡金蓮窄小不堪行獨倚東風玉階立

吳姬曲

皎皎紅羅幕高高碧雲樓娟娟一美人炯炯露雙眸郎居柳浦頭妾住鸛沙尾好風吹花來同泛春江水

洞房曲和劉致中員外作

峭寒暗襲雲監綺鮫帳惛惛夜如水美人骨醉紅玉軟

滿眼春酣不忺起幽禽關關喚霜曙金壁屠蘇溢香霧
有生只合老溫衾壁月長教掛琦樹鴛鴦同心暗中結
滿意芳蘭煖紅雪癡雲駛雨自年年不管人間有離別

漢宮早春曲

女夷鼓吹招搖東義和馭日騎蒼龍金環寶勝曉翠濃
梅花飛入壽陽宮壽陽宮中鎖香霧滿面春風吹不去
鞭却靈鼉駕五山芙蓉夜暖光闌干雞人一唱曉星起
四埜天開春萬里

新夏曲

紅泣香枯怨流水夜放撾龍千尺尾風生宮樹曉層層
涼綠一簾收不起烟乾寶鴨白晝清祝融緩轡行且停
薔薇花深霧宴宴碧窓睡起香滿肱

醉歌行

草生金谷韓信餓古來不獨詩人窮今朝有酒且共醉
明日一飲由天公紅樓弟子年二十飲酒食肉書不識
嗟予識字事轉多家口相煎百憂集迺知聰明能悞身
不如愚魯全天真百年簡憲曽何畏一日禮法能殺人
賢愚千載同一朽我為君歌君拍手流芳遺興不必論
且盡樽前一壺酒

鬻女謡

揚州婀娜紅樓女玉笄銀箏響風雨繡衣貂帽白面郎
七寶雕籠呼翠羽冷官傲兀蘇與黃提筆詆吻趨文場
平生睥睨紈袴習不入歌舞春風鄉道逢鬻女棄如土
慘淡悲風起天宇荒村白日逢野狐破屋黃昏聞嘯鬼
閉門愛惜冰雪膚春風繡出花六銖人誇顏色重金壁
今日饑餓啼長途悲啼淚盡黃河乾縣官縣官何爾顏
金帶紫衣郡太守醉飽不問民食艱傳聞闕陝尤可憂
旱荒不獨東南州枯魚吐沫澤鴈叫嗷嗷待食何時休
漢宮有女出天然青鳥飛下神書傳芙蓉帳暖春雲曉
玉樓梳洗銀魚懸承恩又上紫雲車那知鬻女長歔歔
願逢昭代民富賤兒童拍手歌康衢

練湖曲

練湖七月涼雨通白水蕩蕩芙蓉紅芙蓉紅盡早霜下
鴛鴦飛去何匆匆茜塘女兒弄輕碧鳴榔聲斷無消息
清波小藻出銀魚落日吳山秋欲滴望湖樓上雲茫茫
烏飛不盡青天長丹陽使者坐白日小吏開甕宮酒香
倚闌半醉風吹醒萬頃湖光落天影掛冠何日老江南
短褐綸巾上漁艇

終南進士行和李五峯題馬麟畫鍾馗圖

老日無光霹靂死玉殿咻咻咻叫陰鬼赤脚行天踏龍尾
偷得紅蓮出秋水終南進士髮指冠綠袍束帶烏靴寬
赤口淋漓吞鬼肝銅聲剝剝秋風酸大鬼跳梁小鬼哭
豬龍飢嚼黃金屋至今怒氣猶未銷聊戟參差努雙目

桃源行題趙仲穆畫

長城遠築阿房起黔首驅除若螻蟻誰知別有小乾坤
藏在桃花白雲裏桃花重重開白雲洞門鎖住千年春
男耕女織作生業版籍不是秦家民桑麻雞犬村村屋
流水門牆映花竹無端漁父緑蓑衣帶得黃塵入幽谷

主人迎客坐茅堂共話山中日月長但見花開又花落
豈知世上誰興亡明朝漁父歸城市回首雲山若千里
再來何處覓仙踪恨滿桃花一溪水

回風波弔孔明先生

大江東流日夜白已矣英雄不堪說朔風挾雨過江來
猶向磯頭濺腥血漢家神氣四海搖奸雄賊子相貪饕
二龍雌雄尚未決將軍戰骨如山高先生謀畧滿懷抱
坐視腥膻不為掃若非蜀主三顧賢終只如龍臥南畝
仰天一出摧奸鋒綸巾羽扇生清風許君義氣肝膽裂
兵樞盡在掌握中赤壁樓船滿江夏伏劒登壇唯叱咤
忠心耿耿天必從烈火田風山亦赭可憐一炬功未成
將星已墜西南營力吹漢水灰未醒嗚呼天命何不平
佇立磯頭盼吳越感慨令人生白髮先生雖死遺表存
大義晶晶明日月

送王循伯御史赴廣東僉憲時僕將回燕京

沙頭酒盡惜別離江波日色浮綠衣清溪柳花白蕩蕩

白下柳樹青依依秋雲雙驄嶺表去明月一鴈燕南飛
曲江水發願相憶莫遺鯉魚音信稀

高郵阻風

離家十日得順水不卸蒲帆一千里忽然今日風打頭
寸波寸水逆上流小兒造物不可測昨日南風今日北
黃頭柬手蓬下眠盡日閒看順水船順船得勢如馬走
相望招呼不回首長風破浪我亦曾順逆偶爾非人能

清明遊鶴林寺

青青楊柳啼乳鴉滿山爛開紅白花小橋流水過古寺
竹籬茆舍通人家潮聲捲浪落松頂騎鶴少年酒初醒
若將何物賞清明且伴山僧煮新茗

題茅山梅石道士卷

華陽洞裏羅浮仙袖攜冰雪梅花篇玉堂道士字一尺
紫清老人詩四聯夫何題詠到疎懶日短天寒歲云晚
獨憐空谷有佳人翠壁丹屋作屏板道人鶴氅顛倒披
芒鞋踏雪夜深歸莫將鐵笛山頭吹只恐石裂梅花飛

北上別鄭文學

朔風吹散鴻鴈羣郎君上馬氣如雲繞街鞭影拂河漢
毳袍貂帽文將軍扶桑日出馬上見金雞一聲天下聞
青燈細雨坐官舍遥憶江南鄭廣文

為姑蘇陳子平題山居圖黃公望作

塵途宦遊廿年餘每逢花月滿幽居煙蘿聲确走麋鹿
雪壑窈窕通樵漁那如隱君不出戶讀盡萬卷人間書
有生穹壤貴自適布韋軒冕奚錙銖便當買山賦歸歟

石田老我扶犁鉏

揚帆松江甚駛西望吳山快而有作

秋風秋水清浮波片颿送舟如擲梭高師絶叫鳧鴈起
但見流沫翔盤渦汀蘆雪舞花婆娑滌淨已消菱與荷
青山疊疊奔青騾倏忽過眼千羣多放情盡買鱸鄉鱸
侑以滿酌金叵羅醉拍銅斗踏浪歌江行之樂其如何

中秋前二夜步至吳江垂虹橋盤漱湖渚而歸倚蓬望月清興翛然因成數語

萬頃太湖風浪靜玻瓈倒浸虹蜺影漾漾露滴金波流
一節獨立秋雲冷步回長嘯倚蓬窓月華正在青雲頂

和韻三弟山呈張伯雨外史

碧桃花落蓬萊宮銀屏甲帳圍春風冰簾捲水玉堂靜
白露滴月銀床空仙人夜酌九霞酒手握北斗傾尊中
梧枝落影鳳凰語幽韻彷彿臨蒼穹伐毛洗髓天地老
丈鼎夜出芙蓉紅呼龍洞口種瑤草採藥忽遇松間童
弟君自騎一虎去猶聞珂珮聲丁東武華山人三載別
綠袍赤杖蒼髯翁淮南江上復相見落日淡淡天無窮
明朝藉首渡江去楚水清淺銀河通

再泊釣臺次鮮于伯機韻

富春山下桐江渡今古舟車南北路敢將一片利名心
重宿高人釣遊處客星去後無人住蒼山白水還朝暮
沙鷗也解避紅塵見人飛上滄洲去

秋江泛棹琴樂圖

抱琴船頭為誰鼓滿江秋色荻花浦神魚出聽掉尾舞

曲中鴻鴈起江淹帝子降兮木葉下

題蜀山驛

荒山孤館靜老樹凍雲低馬識來時路詩存舊日題郵
亭一樽酒客枕五更雞到曉征鞍發村村雪漲溪

宿因勝莊

薄莫雨初作客愁行路難長風吹短髮平地走驚湍雲
氣千山暝松聲五月寒小窓僧話久亦學坐蒲團
竹院亦幽雅參禪愧未能夢回僧枕雨花落佛龕燈風
響過牆竹窓搖掛樹藤裁詩題素壁聊爾寄吾曾

宿龍潭寺

客路青山下僧庵綠水邊撞鐘驚鳥宿洗鉢動龍眠未
有林泉趣先尋粥飯緣上人喜留客夜雨佛燈前

次龍潭壁間韻憶新之區謙二臺節

故人久不見悵望思遲留客路愁山虎漁燈散渚鷗清
歌聞越調小艇入淮流江市雖蕭索人家酒可謀
勤勞賢使者官馬未曾閒夜醉誰家酒曉行何處山莫

雲留客住落日望君還相憶尋詩處波濤湧浦間

江館寫事

曉市人烟合歸帆帶夕陽青山到江盡白鳥去天長越女能淮語吳姬學楚粧栖遲未歸客猶著錦衣裳

謝龍江虛白上人雨中見過

山僧入城市歸路晚沈沈雨濕緇衣重燈明黑樹深泥聲鳴客枕雲氣暗僧堂歸路馬蹄滑風吹酒面涼

賀丘郡博持敬新修鎮江儒學

孔門新壯觀化雨過南徐紫殿風鳴鐸青燈夜讀書杏壇翔彩鳳芹沼躍銀魚館下諸生意如遊小石渠

花山寺投壺

落日花山寺秋風鐵甕城野人歡訟簡稚子說官清繫馬巖花落投壺山鳥驚興闌山下路相送晚鐘鳴

次韻答奎章虞閣老伯生見寄

衮職須公稱江波屬我閒宦情魚鳥畔德譽董韓間黃閣論思地金焦放浪山儘操舟泛泛空憶珮珊珊

病中書懷二首

去年干戈險今年蝗旱憂鬧西歸戰馬海內賣耕牛元和幸在孤臣為禍稠愁西風吹短髮落日倦登樓

半日閉門坐蕭然遠俗氛病中心似水門外馬如雲練杵搗寒月香爐生晝薰興來覽明鏡太瘦小參軍欲向江湖去何年理釣裙城山入樓近隣竹過牆多春甕浮紅酒晴天戲白鷗閉門且消病俗吏莫相過

病中寄了上人二首

鶴林四月路佳景集芳辰花落石橋水鳥啼山樹春吟歸山似畫醉卧草如茵衲子清遊處何妨問病人

日長草木茂古寺樂芳辰野衲歸時晚山泉滴夜春有還巢夢雲無出岫心讀書風雨夜燈火野堂深

吟聯石鼎病酒吐車茵不是天涯客林泉一故人

憶鶴林即休公舊隱

城南鶴林寺幽境脫塵煩地僻藤花落窓虛貝葉翻池塘浮野鴨竹樹掛山猿病起借禪榻高眠避市喧

登山

山上新亭好紅塵不可侵雨堦幽草合風徑落花深野水浮晴色平田下夕陰城中公子少日日就登臨

送人之金陵

之子金陵去黃梅細雨天晚鐘近蕭寺野水急吳泉枕有思家夢囊無買酒錢鳳臺動詩興落筆授蠻牋

題高秋泉詩卷

美矣高夫子能文武亦全橫琴彈夜月洗劒動秋泉酒熟春如海詩閒日似年綸巾北窓下倦可枕書眠

野潛堂

高隱有深意情閒直萬金溪魚鮮作鱠竹筍長成林鶴有還巢夢雲無出岫心讀書風雨夜燈火野堂深

題朱澤民畫雪谷曉行

前店衝寒出水厓拂曙來蹬危留虎跡蘿密隱猿哀行李一搘重疎梅幾樹開陽烏在何處不照雪盈腮

秋暮過吳值雨感懷

長嘯拂吳鉤蓬窓起白鷗江山同逆旅風雨忽窮秋樂矣陶潛酒高哉范蠡舟一簪吾有雪道路尚悠悠

道中風雨

野水池塘滿泥塗愁問程小車衝雨去曲路遶山行倦

地沽衣冷誰家壓酒聲颯零江海客汲汲事南征

初到閩

舊說榕鄉好來遊髣已絲片雲山對戶一雨水平墀綠袖持蕉葉丹林壓荔枝城闉南有市燈火夜眠遲

春遊

明日城東看杏花叮嚀童子早將車路從丹鳳樓前過酒向金魚館裏賒綠水滿溝生杜若暖雲將雨濕泥沙絶勝羊傅襄陽道車騎西風擁鼓笳

春日侍駕遊香山

馬上遊人隔苑牆天家未肯縱春陽輕寒輕暖烏聲轉無雨無風花命長香殿雲煙隨鳳輦交旂日月耀龍章三三節近晴光穩滿進虞廷萬歲觴

送吳宗師持旨先駕至大都并柬順咨先生

扈蹕千官取次行道人先踏雪泥晴關南日暖龍顏近嶺北風高鶴背輕丞相早行霜滑馬將軍夜宿火連營一年兩度經過處惟有青山管送迎

送南安鎮撫趙南山捧表西省

平生尺劍衆中師臣子肝腸天地知少壯金戈探虎穴太平鎧甲網蛛絲青山白髮尊前酒紫塞黃雲馬上詩今日又隨天表去梅花香裏立沙堤

過李陵墓

降入天驕愧將才山頭空築望鄉臺蘇郎有節毛皆落漢主無恩使不來青草戰場雕影沒黃沙鼓角鴈聲哀那堪携手河梁別泪洒西風骨已灰

擬李陵送蘇武

仝是肝腸十九年河梁携手泪潸然鐵衣骨朽埋沙磧白首君歸弄雪氈海北牧羊無夢到上林過鴈有書傳漢家恩愛君須厚剪紙招魂望塞邊

黃河夜送西臺御史張子壽時新除湖廣僉憲

愛君足跡半天下白簡清霜秋氣多帆影東南湖上去馬蹄西北日邊過風波玉露仙人掌文彩雲機織女梭自笑追隨遠遊客斗槎星夜下黃河

黃河夜雨懷烏延子方

風流俊逸四公子輕帽短衣過魯城紫陌東風閒戲馬綠窓明月醉聞鶯櫻桃花下春中酒沈水香回夜按箏獨有黃河千里客短蓬聽雨到天明

題高唐驛

三尺高唐帝子墳東風吹草綠沄沄官中子母生前別天上簫韶夢裏聞日暮白楊飛亂雪夜深黑氣結愁雲小臣泣血應無補留與他年太史云

過廣陵驛

秋風江上芙蓉老堦下數株黃菊鮮落葉正飛楊子渡行人又上廣陵船寒砧萬戶月如水老鴈一聲霜滿天自笑棲遲淮海客十年心事一燈前

送王御史時巡歷河道解舟金陵

淮南雨過好晴色御史樓船動楚橈楊柳清風秋解纜瓊花明月夜聞簫臥觀天上銀河浪夢到雲邊白玉橋後夕相思裁短詠莫將書札付洪喬

遊鐵塔寺

江南地僻繁華盛古寺巍然鐵塔存金屋月梅橫夜雨銅駝露草泣秋原六朝王氣人何在幾度悲風鈴自喧尚有他年舊時字摩挲一半沒苔痕

送外舅慎翁之燕京

揚子江頭柳色濃小船春雨去匆匆青袍鐵甕龍門婿紫錦蒲帆鶴髮翁晉府舊臣還塞北星門嬌客臥床東明年亦是燕山客騎馬天街踏軟紅

春日登北固多景樓録奉即休長老

東風吹樹散晴嵐獨上層樓酒半酣拍岸潮聲來海外滿江山色入淮南當時霸主分三國此日吳禪老一龕惟有樓前舊時柳年年三月色如藍

還京口

黃鶴山頭雪未消行人歸計在今朝城高鐵甕江山壯地接金陵草木凋北府市樓開舊酒南朝官柳識歸橈吏人莫見參軍面水宿風飡鬢髮焦

寄金山長老

老師名對金鑾殿喜動龍顏坐賜茶一日潮音起般若
九重春色上袈裟高風已入三天竺妙果重開五色花
渴想楊枝霑甘露何時一到病人家

膾盡過練湖

獨倚牙檣數客程殘年風景足鄉情寒天半夜無人語
明月滿船聞鴈聲雲外好山如有約煙中野樹不知名
明朝烏鵲橋頭鬧應是人家出戶迎

丹陽普寧寺席上

紅白桃花開滿枝滿城微雨牡丹時因過古寺逢僧話
莫遣扁舟解纜遲客裏逢春多病酒江南到處半題詩
山川總是曾遊處一曲琵琶寫別離

送王郎還錢塘

王郎會我丹陽郭歸興錢塘不可留壯圃雪晴山出畫
西湖春動水明樓草生湘浦行人遠日落吳山故國愁
安得與君二三月買花沽酒醉紅舟

宿玄洲精舍芝菌閣別張伯雨二首

一到茆山三日留滿山風雨過中秋雲行松樹高低見
日落澗水東西流外史相邀登菌閣此身只合往瀛洲

宅年叢桂結招隱楚服願隨麋鹿遊

竹樹忽聞乾鵲鳴明朝歸計候新晴小樓無處有秋意
暗雨空山如海聲葉落窓虛開鶴步峰回路合斷人行
誰知昨夜玄洲客剪燭題詩過二更

登德興聚遠樓上有宋廟書

眉山仙去風流盡聚遠樓空月色寒波暖東風入樽俎
夜深北斗掛闌干幽花野草先靈香鐵畫銀鉤御墨殘
不見舊時雙燕子春風幾度捲簾看

九華山石墨驛

馬上行人思九華飄飄高興滿天涯排空峭石生玄芧
落日奇峯掛赤霞仙掌九秋傾露屑天河半夜碍星槎
雲中五老應招手呼我來遊太乙家

至龍潭驛

野草山花知姓字人生踪跡似浮萍帆衝細雨空江白
烏没長淮遠樹青今夜故人離水驛明朝別酒盡沙瓶
匆匆又入丹陽去莫歎晨雞已候聽

登鳳凰臺

鳳凰臺上望長安五色宮袍照水寒彩筆千年留翰墨
銀河半夜掛闌干三山飛鳥江天暮六代離宮草樹殘
始信人生如一夢壯懷莫使酒盃乾

鳳凰臺懷古

鳳凰一去不復返竹實桐花空滿庭莫雨樓臺連野寺
秋風蔌角動邊城水邊萬井吳煙白天外三山楚樹青
不見騎鯨李公子幾回惆悵此中行

次王本中燈夕觀梅

翠禽偷夢出南園綽約冰姿傍緑尊冰鏡玉釵浮翠影
風簾銀燭照粧痕粉香微潤無人見素質多寒藉酒温
不似海棠春睡去西樓月落已黄昏

謝人惠木犀

霜高落葉如雨急有客敲門送木犀夜月不留藏兎影
秋風失却掛蟾枝雲中仙子金華墜天上吳生玉斧移
寄語鳳臺老居士旋磨香露寫新詩

奉和鄧善之學士贈陳堯夫教授之作

巴西夫子鄧學士文彩珊珊玉珮琚天上已無金馬詔
人間空有白鵝書雲窗春透松花濕月殿秋高桂影疎
不見青山埋骨處水晶宮裏是幽居

過江東驛次王侍御韻

政事文章王侍御朱簾捲雨送將歸江東春色分銀篆
馬上清風吹繡衣澤國水香魚藻動硯池春暖墨花飛
至今吳楚經行處夜夜奎光繞太微

九日登石頭城

九日吟鞭聚石頭翠微高處倚晴秋西風不定鴈初度
落木無邊江自流兩眼欲窮天地觀一盃深護古今愁
烏臺竇主黄華宴未必龍山是勝遊

寄楚堂

憶昔相逢春莫天道傍楊柳盡飛綿池魚出水將三尺
竹笋成林又一年高士已成招隱賦行人未辦買山錢
楚堂燈火清秋夜何日聯床聽雨眠

寄同年友

憶昔同登龍虎榜思君一度一悽然三年歲月紅塵裏
萬里關河白鴈前天上故人淮水隔江南老樹楚雲連
不堪回首知何處聞說年來海變田

寄茅山謝舜咨

昇龍觀裏謝道士一入茅山不肯回白髮笑人年百歲
青天容我日千盃已知聖主求方士未必先生下釣臺
每向石頭城下望順風應寄鶴書來

送王幼達之北京

五色雲煙百尺臺王郎獨步近蓬萊江湖水落魚龍上
天地秋高鴻鴈來北苑芙蓉風慘淡西宮楊柳月徘徊
此行正及扶桑日應獻堯庭萬壽杯

昇龍觀夜燒香印上有呂洞賓老樹精

蘭風吹動呂仙影老樹槎牙吐暮秋夜靜藥爐丹火現
月明神劒夜光浮已知浩氣無窮盡不到心灰未肯休
鐵笛一聲吹雪散碧雲飛過岳陽樓

送湖洲鼓元明道士入茅山

道人居住碧湘灣清夜月明搖珮環出門倒拄九節杖
辭家却入三茅山開籠放鶴橫江去寫檄收龍帶雨還
便擬訪君吹鐵笛青松白石往來閒

送崔知印之江東

金陵市上多驄馬白下橋頭喜識君玉佩清搖烏府月
篆銀紅帶赤城雲買舟又過江東去離笛難禁柳外聞
獨有無媒送行者依然野鶴在雞羣

題先春卷上有蕭滕王三學士贊

番陽山人春擁門玉堂學士墨翻盆屋前屋後雪千樹
枝北枝南月半痕寒夜龍搖玉骨霜天瘦鶴弔冰魂
未經調鼎休惆悵會見留酸到子孫

寒夜即事次韻呈許榮達

呵筆題詩逸興舒翠簾寒重捲鰕鬚春分采石仙人酒
夜讀茅山道士書箭刻未移寒漏淺江聲漸少夜潮枯
閉門歲晚仍多事歸夢無端遶故廬

鶴骨笛

九皐聲斷楚天秋玉頂丹砂一夕休楊柳肯忘枯朽恨
梅花吹盡古今愁魂歸遼海身如蛻曲破江城月滿樓
惆悵玉人三弄罷不能杳無消息到揚州

天燈

高挂長繩百尺餘直飛紅燄上天衢一包春髓蒸元氣
九轉靈丹鍊太虛絲鳳抱成吞日卵赤龍銜出照天珠
高高不受飛蛾撲長使凡人仰面吁

贈欽師

隨緣駐瓶錫頂雪已差差莫道禪非學心空不廢詩
樹色濃堪掬癡嵐撲更秋道人巖下住屋角掛奔流

畫二首

草迷蒼耳子鳥羨白頭翁十里湖山樹平分杳靄中

欽定四庫全書 雁門集 卷四 二十七

霏霏涼露濕瑤臺半夜吹簫月下來山外春風將雨過
滿庭撩亂碧桃開

題范陽驛

長路風寒酒力醒馬頭歲月短長亭凍雲欲雪風吹散
望出西山一半青

道傍萱花

萱草花開山路頭内家景致落林丘風塵不改好顏色
應與行人消百愁

書澹溝楊氏壁二首

故人家在河邊住吏部書從天上來愧我掛冠歸去晚
柳花飛盡棟花開

楊柳人家春晝長落花亭院燕飛忙買魚沽酒黃河上
傲殺南風三月強

彭城雜詠

英雄去盡山河在城郭荒涼草樹迷過客無心弔千古
落花風雨聽鶯啼

夜過白馬湖

春水滿湖蘆葦青鯉魚吹浪水風腥舟行未見初更月
一點漁燈落遠汀

次和清涼寺長老韻

秋江横笛圖為維揚蘇天爵題

楓葉高低山遠近月明霜薄楚江澄何人吹笛孤舟外
莫是蘇仙過廣陵

過江後書寄成居竹

揚州酒力四十里睡到瓜洲始渡江忽被江風吹酒醒

海門飛鴈不成行

揚子江送同志

滾滾諸公立要津一波纔動總精神滿江風浪晚來急
誰似中流砥柱人

夜發龍潭二首

孤舟一夜發龍潭水逆風回上石頭暫泊沙洲過夜半
臥聽鐘鼓是昇州

船頭夜靜天如水渡口潮平月在江燈影搖波風不定
老龍吹浪濕蓬窗

江浦夜泊

千里長江浦月明星河半入石頭城棹歌未斷西風起
兩岸蒹蒲雜雨聲

金陵道中遇雨寄功父光國五首

出城便喜風景好淡水穿沙生細瓣多謝山雲飛白雨
應教行客洗紅塵

平生夢想金陵道此日偶然身自來應是山雲喜詩客
野花滿路雨中開

夾道長松風聒聒滿溝亂石水泠泠斷雲銜雨溪南去

騎馬何人銜白雨乘輿有客看青山出城自謂身無事
失却長山一半青

衝雨看山未是閒

夢想江南今日到肩輿過處落花風行人五月金陵道
石竹花開白雨中

寓臺城寄吳宗師

金陵城外鳳凰臺夜夜吹簫獨自來不見仙人倚歌和
白鸛飛下還飛回

雪中飲昇龍觀

銀燭春船剪夜寒道人鶴氅紫霞冠山歌未盡金陵酒
玉樹飛花滿石壇

和王本中直臺書事

百尺臺中誰夜直西廊斜月照東廊五更夢覺春寒甚
簾外梨花滿樹霜

今日短衣鞭瘦馬每慚同輩說登科近曾夜直南臺上
學得吳兒白苧歌

昇龍觀九日海棠杏花開二首

九日江南風日暖海棠花間杏花開昇龍觀裏春光早
為是先承雨露來
鼎湖龍去御床空輦路花開僊日紅九日人間春色早
不堪草木見秋風

贈揮箏者

銀甲彈冰五十絃海門風急鴈行偏故人情怨知多少
揚子江頭月滿船

寄諸臺掾二首

天上霜臺聳百尋諸郎不為簿書禁遥知閒倚東廊柱
看盡楊花過緑陰
天上故人頻寄語江南倦客只吟詩梨花開盡東廊雪
又過梅黃杏熟時

贈謝舜咨羽士

揚子江頭春水動三茅洞裏碧桃開道人不問天南北
夜半月明騎鶴來

送武侍御朝章

楓林湛湛草斑斑御史青驄響玉環日暮酒醒人已去
不堪回首見青山

次程宗賜二首

一冬雨雪天涯客千里雲山馬上詩記得小紅樓畔夢
杏花春雨早寒時
揚州正月雨如絲江上梅花已盡時誰識能詩老何遜
曉寒明鏡撚吟髭

贈來復上人四首

北口雪深氊帳暖紫駝聲切夜思鹽上人起飲黃封酒
可勝醍醐乳酪酣
燕山風起急如箭馳馬蕭蕭首宿枯今日吾師應不念
毳袍衝雪過中都
手持一鉢走京華乞食王侯宰相家今日歸來如昨夢

自鋤明月種梅花
五雲樓閣碧玲瓏口吐蓮華入紫宮十二珠簾捲秋月
霏霏涼露下梧桐

戲王功甫

王郎酒醒倚脩竹雪後重簷擁毳衣亦有江南未歸客
青山影裏馬如飛

戲贈王本中柳枝詞

日高燕語捲簾遲獨倚東風看柳枝三月柳花飛欲盡
遠人涼露未歸時

城南偶興二首

桃杏花開紅映人池塘水暖綠粼粼典衣沽酒入城去
報道江南二月春

斷橋芳草生合路隔水楊花飛度城客裏不知春早晚
年年盃酒過清明

宿洞神宮春曉書事

道人睡起窓月白飯熟黃粱雞亂啼門外賣花聲已過
街頭春雨竟成泥

治城三月晦日

雨前雨後鶯亂啼城南城北花交飛江南兒女裁苧衣
燕京遊子何時歸

寄浙東聶經歷

一片暮雲千里隔石頭城上望天台夜深婺女明如鏡
鴈蕩山前鴈盡回

春日偶成二首

歸到江南纔一月短衣匹馬又京塵明朝擬下江東去
水遶池塘朝飲馬月明蒼栢夜鳴烏

晴日柳花飛送人
却笑書生無遠圖

春望

丹陽郭裏春濛濛騎馬出郭詩思濃江南二月風雨過
梅花開盡杏花紅

春暮

柳花撲簾春欲盡綠陰滿窓鶯亂啼祇愁明月送春去
風雨滿林聞竹雞

端居書事答翟志道知事見寄韻二首

短褐詩人瘦十分平生不作送窮文幾時結屋孤山下
為覓梅花種白雲

瘦馬春城曙色分長年奔走愧移文幾時負鳥山房下
松火茶鐺煮白雲

鎮江寄王本中臺椽

梅花落盡空吹笛正月半頭思遠人兩岸好山青不斷
一江微雨鷓鴣春

和友人招飲

山人開甕滿園香短簡招呼白面郎瘦馬踏泥春巷去
一林煙雨杏梅黃

寄即休翁三首

苔老應無屐齒痕舊遊歷歷眼中存秋深南國行人少
落葉蕭蕭滿寺門

北窓終日對竹坐老却衆軍不入城秋遲山風多落葉
隔林疑是馬蹄聲

鶴林老子久不見應是山門長綠苔幾日城南風雨過
村村無處不黃梅

未歸

白岩老子城中去驄馬遊人寺裏來城外風流城裏少
岩花落盡野花開

夏仲書景

堦前萱草花開盡堂上主人消百憂門外涼風吹樹急
江南五月似涼秋

病起戲筆奉答御史王文休

江南倦客好清齋煉得身形瘦似梅不到清溪三四日
藕花無數水中開

偶成三首

買魚沽酒消長日高樹清風燕子閒却倚天南望天北
隔江青處是誰山

自許癡兒了公事肯教俗子議清流明日醉騎五花馬
吹簫踏月過揚州

陳簾日午花陰直高柳清風語燕閒默坐焚香點周易
軟紅不到小屏山

層樓即事

浴罷焚香掃閣眠過牆新竹翠娟娟半空雲氣層樓暗
四月江東欲雨天

納涼

桂枝葉密陰覆地梔子花開香滿廊古寺納涼過半日
葛衣石枕竹方床

秋夜聞笛

何人吹笛秋風外北固山前月色寒亦有江南未歸客
徘徊終夜倚闌干

寄鶴林休上人

上人才思塞胷次強欲禁之無不鳴一日相望吐奇句
滿林光彩照山精

宿丹陽普照院

閉門三月聽秋雨酒醒丹陽客未歸明日新晴練湖去
藕花無數落紅衣

燈火僧房伴寂寥小涼天氣入青袍夜深為倚西廊柱
藥杵一聲秋月高

逢景顏

市酒瀉糟清似水湖魚出網白如銀買魚沽酒丹陽郭
落日江南逢故人

贈歌者號梅芳二首

露骨江南冰雪肌斷腸塞上錦綳兒春酸一點留無住
却是成陰結子時

玉骨冰清過歲寒可憐蜂蝶已成團如何不解相如渴
散盡江南一點酸

寓栖雲四首

一尊未盡有餘興二子不來無可人滿地鳳仙落紅雨
江南八月似殘春

盆池萬點浮萍草秋雨欲來無定踪好是詩人漂泊態
丹陽郭裏夜聞鐘
瀟瀟風雨客心孤且盡尊前酒一壺夜半酒醒愁又到
一聲白鴈下平湖
白面道人門不出晚涼倚樹聽秋風最憐八月江南好
老鴈叫雲霜葉紅
題隱上人房
練湖秋水霜眼碧坐對茅堈山色青白日散花天女降
且乞人間教子書
夜深鐘磬尚聞經
寄金壇元魯宣差行操二年凡
蒼茫迴野凍雲低馬上遥山玉四圍自是詩人有清氣
出門千樹雪花飛
宿陵口寺
西風落葉陵口寺薄暮鐘聲送夕陽酒醒不知過夜半
開門滿地月如霜
題鄭谷驛
誰處江東鄭老家自鋤谷口種煙霞遠山三月多歸思
晴日東窻見杏花
贈張道士
道人新帶竹皮冠頭上星摇壯斗寒一夜涼風吹髮亂
半窻鶴夢遶琅玕
題呂城葛觀二首
諸葛仙翁七十餘呂蒙城下築幽居來從方外求丹訣
且乞人間教子書
呂公城下葛仙家洞府春深鎖暮霞過客不知天畔月
小風吹落鳳仙花
延陵曲
延陵廟西落日低延陵廟前春草齊千金公子去不返
淡雲苦竹斑鳩啼
宿延陵昌國寺書于上人房二首
舊日延陵客于家只今門巷滿桑麻姑蘇回首神遊處
無限春風野薤花

東風吹水碧粼粼雨過村村野色新小艇延陵廟前去
行花開盡野塘春

謝人惠茶

送茶將軍扣門急驚覺秋深夢一窓半夜竹爐翻蟹眼
只疑風雨下湘江

題李劒丘畫松

平生恨不識遵道忽見此圖如夢間安得羲之九泉底
枯林風雨似初還

吳僧子庭古木竹

歲寒古木性所愛況有此君初附之江湖眼明世無幾
太息不生元祐時

和韻寄吳城陳敬初

吳江酒熟照行人春江小雨波粼粼一樽不盡忽晴日
江頭柳花撩亂春

席上次顧玉山韻

畫牆班鳩啼綠樹白日紫燕穿朱簾畫長深院弄瑶瑟
吳姬十指行春纖

去吳留別于壽道陳子平諸友

只堤楊柳雨霏霏四月猶寒總夾衣此去孤舟無好伴
空江惟見白鷗飛

一葦判袂闔閭城莫指青山管送行芳草綠波千萬里
不聞杜宇也傷情

季夏遊杭璽隱諸峯

佛國犖山快我登煙霞踏破幾層層三天竺畔全無暑
六月松陰尺五冰

秋日寓錢塘

小樓一榻錢塘客況味淒凉序屬秋安得江淹賦予筆
因而書作半生愁

青松林

一點雨點過雲雨千株萬株臨路松五月江南好風景
行人馬上不從容

宿徑山寺二首

野人一宿徑山寺十里松聲半夜潮何日掛冠尋舊隱
山中應有故人招

山中酒熟客初至正是東林月上時痛飲不知過夜半
深山風露下松枝

題竹院壁

門外好山青入戶堦前芳草緑侵簾山僧應笑遊人醉
頭上花枝壓帽簷

書高賢坊

穿松翠滴青驄馬過雨涼生白苧衣三月已過四月半
柳花開盡楝花飛

常山紀行

緑陰門巷掩柴扉五月江南筍蕨肥何處清香來馬上
滿山開遍野薔薇

山溜涓涓山雨晴村南村北鷓鴣鳴行人五月不知倦
喜聽農家打麥聲

石羊華表草離離古木殘陽立斷碑馬上不知何代冢

鷓鴣飛上野棠枝
石壁飛泉作雨聲野花滿路酒初醒吾儂何事不歸去
一帶長山馬上青

蠻婦攜筐入桑柘野猿抱子掛松蘿緑陰門巷客呼酒
黄犢山村人唱歌

過浦城

人家雞犬隔癘嵐城郭微茫見塔尖一片輕雲籠馬首
熟梅時節雨纖纖

到閩二首

翔雪蠻煙總備嘗白頭纔到荔枝鄉浮雲不阻懷賢意
得掃寒蕪拜紫陽

潮水通城烟蛤肥萬株紅荔艷晴暉守臣只恐山飛去
高築闌干鎖翠微

雁門集卷四

總校官庶吉士臣張能照
校對官編修臣曹　城
謄録監生臣劉鳳棪

鐵崖古樂府

〔元〕楊維禎撰

缺 页

欽定四庫全書卷首要 集部 鐵崖古樂府卷一至五

臣董誥詳校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隽

御製題楊維楨鐵崖古樂府

楊維楨於元仕不顯而不肯仕於明似為全人矣而其補集中有大明鐃歌鼓吹曲非刺故國頌美新朝非真全人之所為與劇秦美新何以異耶予命為貳臣傳於錢謙益之既仕本朝陰為詩文詆毀常惡其進退無據然謙益之所毀者本朝猶稍有懷故國之心若維楨則直毀故國較謙益為甚夫文章者所以明天理叙人倫而已舍是二者雖逞其才華適足為害不如不識字之為愈也若曰懼明祖之強留而故為此遜詞以自全乃明哲保身之計予謂明祖直未強留耳若與之官將亦必受之何也以其忘故國而知之危素跋而贊之蓋亦同病相憐曲為之解耳因著此論並命録其集前亦所以教萬世之為人臣者

乾隆戊戌孟夏月

鐵崖古樂府

提要

臣等謹案鐵崖古樂府十卷樂府補六卷元楊維楨撰維楨字廉夫山陰人嘗築樓於吳山鐵冶嶺因自號鐵崖泰定四年以春秋擢進士第累官江西等處儒學提舉末上以兵亂避地錢塘復徙居松江之上海會明太祖召修禮樂書至京留百餘日即乞歸所著東維子集已著録此乃其門人吳復所編而毛晉汲古閣刊行之本也元季風氣日變詩家競以奇麗新穎相尚而維楨實為之雄長其所作樂府才力橫軼震蕩淩厲自以為前無古人直欲籠罩一世張伯雨序稱其隱然有瞰世金石聲王士禎論詩絶句亦有鐵崖樂府氣淋漓渟淵穎歌行格儘奇耳食紛紛説開

不肯受禄賦老客婦謡以自況其志操頗有可取而樂府補内有所作大明鐃歌鼓吹曲乃多非剌故國頌美新朝判然若出兩手據危素跋鐃歌即聘至金陵時所作或者懼明祖之強留而故為此遜詞自全之計亦未可知然終不免於白圭之玷也乾隆四十三年四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鐵崖古樂府卷一

元 楊維楨 撰

履霜操 并引

琴操有履霜謂尹吉甫子伯奇為後母譖而見逐自傷而作也其詞曰朝履霜兮採晨寒考不明其心兮信讒言何辜皇天兮遭斯譽痛歿不同兮恩有偏誰說碩兮知此冤使是詞果出伯奇則伯奇不得希於舜矣余為之補云

霜鮮鮮兮草戔戔兒獨履兮兒宿野田衣荷之葉兮葉易穿採楮花以為食兮食不下咽嗟兒天父兮天胡有偏我不父順兮寧不兒憐履晨霜兮泣吾天

別鵠操 并引

琴操有別鵠操謂商陵穆子娶妻五十無子父母欲其改娶其妻聞之中夜悲嘯穆子感之而作是操也

雄鵠于于雌鵠舒舒兩鵠比翼其巢同株五見樹葉榮

而枯嗟爾比翼而不生雛比翼將乖雌雄羈孤中夜雌嘯雄將曷如寧為不雛死作兩孤不願八九子為秦烏

雉朝飛 并引

琴操有雉朝飛多拍牧犢子之作操拊雄所記則曰雉朝飛者衛女傅母之所作也衛女嫁齊太子中道太子死問傅母傅母曰且往當喪喪畢女不肯歸終之以死傅母悔之取女所自操琴於冢上鼓之忽有雉出墓中傅母撫雉曰女果為雉也言未畢雉飛而起故其操曰雉朝飛子以牧犢之歎不如衛女之善死有閔世教也故賦以補舊樂府之缺云

雉朝飛一雄挾一雌雄死雌誓黃泥歸衛女嫁齊子未及夫與妻青綺綰素結一死與之齊人言衛女蕩且離烏得冢中有雉飛琴聲鼓之聞者悲

精衛操 并引

按述異記昔炎帝女溺死東海中化為精衛鳥

日銜西山木石以填東海怨溺死也余悲其志為作精衛詞入琴操云

水在海石在山海水不縮石不刊銜石向海安口血離離海同乾

石婦操 并引

石婦即望夫石也在處有之詩人悲其志與精衛同不必問其主名也予為詞補入琴操云

峩峩孤竹崗上有石魯魯魯山夫折山花歲歲山頭歌石婦行人幾時歸東海山頭有時聚行人歸啼石柱石婦岑岑化黃土

雉雹操 并引

博物志舜陟方死于蒼梧二妃死于江湘之間俗謂之湘君湘旁有黃陵廟事雖不經而楚詞于九歌有湘君湘夫人之辭故余亦補入琴操云

湘之水兮九支湘之山兮九疑皇一去兮何時歸攀龍

舜兮逐龍飛生同宮死同穴抬皇衣兮復皇轍九疑水
九疑山九疑轍迹在其間望飛龍兮未來還湘之淚兮
成水湘之石兮成斑

箕山操 與復古詩集稍異

箕之山兮可畔而樵箕之水兮可飲而游牽牛何來兮
飲吾上流彼以天下讓兮我以之逃世豈無堯兮應堯
之求吾與堯友兮不與堯憂

獨祿篇 并引 引與時刻異

古樂府獨祿篇為父報仇之作也太白擬之轉
為雪國恥之詞予在吳中見有父仇不報而與
之共室處者人理之滅甚矣為賦此詞以激立
孝子之節云

獨祿獨祿惡水濁仇家當族孝子免汙辱孝子軀幹小
勇氣滿九州扳刀削中睨父仇父仇未報何面上父丘
漱仇頭為飲器臠仇肉為食啗頭上之天纔可戴
公無渡河

公無渡河河水深兮不見泥公身非水犀烏風黑浪欲
何濟公不能濟橫帆在河西青頭少婦泣血啼有年不
死將誰齊公死河靈伯妾死河靈妻

桓山烏 并引 烏一作禽

古樂府有上留田行上留之地有父死而兄不
字其弟者鄰人為其弟作悲詞以風其兄南俗
兄違父命而虐其庶弟於父死之後者往往有
焉故賦桓山烏以繼上留樂府云

桓山烏鳴聲一何悲嚴父戒二子分財無嫡支父死未
塟命一遺兩枝荊華摧一枝鳴呼桓山烏鳴聲實堪悲
死隔別生流離百鳥聞之為嗟嗞

烏夜啼 并引

古樂府烏夜啼者宋王義慶妓妾報赦之詞予
為補之而少見規誡之義云
籠葱高樹青門西夜夜棲烏來上啼報君凶報君喜願
君高樹成連理啼烏夜夜八九子莫使君家高樹移烏

生八九烏散飛夜夜一本作夜夜生

野雉詞

野雉異兮家雞雉將雛兮栖栖嫁劉季兮逐季飛不逐季兮季狐疑羽翼成兮兩口苦無違

旦春詞一作人亂怨

兒為王母為囚旦春暮春無時休天高地厚日月流母苦不得從兒游漢家謀臣張留侯老人立致商山頭君王輕信羽翼愁十年身後知安劉髡鉗之人何以留

繫子詞

車驅驅鄧家孥長繩繫野樹小兒泣呱呱泣呱呱泣呱呱父一顧可奈胡弟兒在手不可俱父再顧眼血枯行人斷繩走匍匐

眉憮詞

朝盡眉莫畫眉畫眉日日生春姿長安已知京兆憮有司直奏君王知君王毛舉人間事不咎人間夫婦私

結襪子并引

古樂府有結襪子大抵言感恩重而以命相許也太白擬之亦然余以結襪子屬張釋之釋之天下稱賢故予為是詞補入樂府云

柏谷詞

柏谷險君勿趨君一趨龍為魚漿長豈識真龍軀賴爾老婦能輓夫論報不賜誅漿長本無辜舉之羽林郎大將軍可奴

鴻門會

天迷闕地迷戶東龍白日西龍雨撞鐘飲酒愁海翻碧火吹巢雙鷰猶暗言范增項莊煦天萬古無二烏殘星破月開天餘此言沛公當獨王天下羽不得分也座中有客天子氣左股七十二子連明珠軍聲十萬振屋尾拔劍當人面如赭將軍下

馬力拔山氣卷黃河酒中瀉劒光上天寒彗殘明朝畫
地分河山將軍呼龍將容走石破青天撞玉斗

紫芝曲

商山巍巍上有紫芝採芝可療飢何獨西山薇西伯養
老去古遠而獨夫殺士吾將疇依卯金之子海內威羅
絡齮齕音蟻紇將奚為平生不識下邳兒宵從漢邸同兒
戲角里綺里無人知

金臺篇 一作黃金臺辭

高臺起朔方金色照天光上有七十二鳳凰金鼎玉食
美人一咲槃跚愁門下士引去不可留美人高價千金
直千金不惜美人頭君不見帷中婦女觀跛者一笑五
國生戈矛跛汲一作跛者

春申君

春申君見利重見理蒙保相印封江東李家女兒入楚
宮春申滅國幷滅嗣舍人入相遺腹子

聶政篇

齊國壯士儕要離念母與姊生慈悲既而母死姊同冢
烏乎丈夫一死泰山重胡為輕付市井兒

吳鉤行

吳人殺二子鬱成雙吳鉤吳王食賞令不識鉤中愁臨
鉤呼二子飛來父心頭百金何足報萬户當封侯佩雙
鉤比明月為君斃者斬讒者刖制諸侯開伯烈千秋萬

易水歌 并引 一作荆卿失匕歌

儒門五尺童羞談荆卿以其刺客之靡也然予觀魏王沈事未嘗不廢卷三太息沈之忍亡其主也然後知卿之死報知已較然為古義俠不可少也故君子追論燕俗之長急人之義本於卿之遺風古今詞人多拙卿而予猶以是取卿云

風瀟瀟易水波高冠送客白髮髽馬嘶燕都市生角壯士悲歌刀拔削叶朔百金買匕尺八銛函中目光射七尖樊於期首先生老悖不足與灰面小兒年十三事大謬無必取先機一發中銅柱後客不來知奈何狗屠之交誰比數太傅言議謀中奇奇謀拙速寧工遲可憐矐目舊時客擊筑又死高漸離鎔池君璧在水龍腥忽逐魚風起滄海君猶祖遺笑孰與千金買方士烏乎荆卿荆卿雖俠才俠節之死心無猜君不見文籍先生賣君者桐宮一泄曺作馬

欽定四庫全書　鐵崖古樂府　卷一

鐵崖古樂府卷一

鐵崖古樂府卷二

元 楊維楨 撰

杞梁妻

極苦復極苦放聲一長哀青天為之雨長城為之摧為抬淄水魂共上青陵臺

即墨女 一作逐女詞

三逐鄉五逐里即墨女兒之容止齊相取之齊國治大夫相國奚異此丈夫相國奚異此

宿瘤詞

采桑女項如甕 叶汪受教采桑不受教觀大王大王聘之居中房舊衣不換新衣裳采桑女項如甕宮中掩口笑皇皇堯舜桀紂陳興亡中宮笑口憨且惶服后服正後宮 叶光卑宮室親蠶桑減戈獵斥優倡諸侯玉帛走東方主上帝號聲煌煌

鍾離春 無鹽女名

鍾離春臼頭深目凹鼻脣皮膚若煙面如塵手有五色之綵綠為君補衮成天文漸臺之君荒且忮明朝夷臺作平地太子擇日正儲位鍾離在宮齊國治

荊叡曲

扶風女行如有娠貌如鍾離春三十不宵嫁獨識五噫君荊叡服終身井臼操必親舉案上食如大賓如何會稽守糟糠告去如市人

唐姬飲酒歌 并引

姬東漢弘農王之妃也王為董卓所廢王死時與姬飲酒別王自悲歌姬起舞亦挽袖而歌之其詞曰死生異路從此乖予猶嫌其不以死殉王而其言如此故補之

皇天傾后土頹王降世兮漢祚衰王作黃泉兮誓相隨王死胡用吾身為

馮家女 并引

漢司隸馮方之女也避亂揚州袁術見而悅之遂納焉甚愛幸諸婦思害其寵語之曰將軍貴

人也有志節當時時涕泣憂愁心長見欽重馮
氏從之後諸婦因共絞殺之厠術誠以為不
得志而死也

馮家女緑髮盤雙鴉亂離棄鄉土聘入將軍家將軍愛
幸諸婦妒顏色粹美無疵瑕揜鼻讓餘術淚眼啼春華
馮家女昨日堂上人今朝厠中鬼將軍不為疑司隸不
為理道傍古塚生棘榛千年古憤何由伸烏乎千年古
憤何由伸

梁家守藏奴

將軍椒房親跋扈闕如虎嗟嗟孫家兒豈識鳶肩主有
司夜捕帑藏婢及人母紫金與白珠沒入將軍府吁嗟
乎梁家婢何太苦不知將軍妻秦宮婦三主六君七貴
人明日飛花亂紅雨 不知一作不如

昭君曲

胡月生西寧明妃西嫁幾時還不見單于謁金陛但見
邊烽馳玉闕將軍漢家高築壇身騎烏龍虎豹顏何時
去奪臙脂山嗚呼何時去奪臙脂山

又

胡鴈向南飛明妃西嫁幾時歸胡酥入饌損漢食胡風
中人裂漢衣胡音不通言語譯分死薄命穹廬域君不
見越中美人嫁姑蘇敵國既破還陶朱嗟嗟孤塚黃草
碧秖博呼韓雙白璧

大唐公主嫁匈奴行

匈奴聽鏑忘劬勞射父事外家未必亡飛鶻如何異類待
同匹丹鳳下與梟為巢君不見大唐公主親嫁辱終唇
老鶻來相鈔渡河歸來話涕泣後人猶以昏為交

虞美人行

拔山將軍氣如虎神騅如龍蹋天下叶戶將軍戰敗歌楚
歌美人一死能自許蒼皇伏劒答危主不為墜雉隨仇
虜江邊碧血吹青雨化作春芳悲漢土

麗人行 題玉山所藏周昉畫卷

楊白花飛愁殺人美人如華不勝春錦鞾馱起雙鳳縷

黃門挾飛五花雲白日雷霆夾城道樂遊園裏春正好
就中小姊最嬌嬈雌雄雙飛觀者惱瑤池鬬草碧雲移
草青草歌春不知黃裙有恨隨春水椒房青蠅何處起
君不見翠羽飛飛飛帳一空東方蜚蠊纏紫宮蜚蠊一作蠮蠊

六宮戲嬰圖

黃雲複壁椒塗蘇銀床水噴金蟾蜍宜男草生二月初
燕燕求友烏將雛芙蓉花冠金結縷飄飄盡是瑤臺侶
宮中箇箇承主恩豈復君王夢神女梅檀小殿吹天香

新興髻子換宮粧中有一人類虢國淨洗胎粉青眉長
百子圖開翠屏底戲弄狨狨未生齒侍奴兩兩舁錦褥
不是唐家綠衣子蘭湯浴罷春晝長金盤特瀉荔枝漿

雕籠翠哥手擎出為愛解語通心腸宣州長史躭春思
工畫傷春欠春意吳興弟子廣王風六宮猫犬無相忌
君不見玉釵淫龍戕漢孤作歌請獻螽斯圖

日重光行

日重光今日西沒明日上槎桑日重光日復日上槎桑
人長往不返故室堂日重光身後面目誰短長日重光
言果果神倀倀

三叟者訣

道逢三叟者高壽比神仙問叟何以壽壽訣倘子傳上
叟前致辭大道抱天全中叟前致辭寒暑順節宣下叟
前致辭百歲半單眠是為三壽訣所以能長年

三青鳥

翩翩三青鳥來自西王母作使東王公請致東王語白

日不有夜四時長為春天上神仙宅地上羲皇人

大難日

來日大難君不知焦心敝力欲何為早知大難學安期
煉煮丹石服靈芝大藥誤死世所嗤不如美酒千日可
辟飢美酒醉飽一日以為老美酒不暢叶昌千歲亦為殤

大數謠

梁朝老檜昨夜死海聲已入西門市草中張伯懷璧子
丹瓶有書誰識此小夫爭爵幾時休二十四考前無儔

黃金無方鑄髑髏樓船夢過西流洲更生靈香郎得偷
大樹夜聽聲如牛

將進酒

將進酒舞趙婦歌吳娘糟床嚐嚐落紅雨鱠刀聶聶飛
瓊霜金頭雞銀尾羊主人舉案勸客嘗孟公君卻坐滿
堂高談大辯洪鐘撞金千重玉千扛不得收拾歸黃腸
棺木勸君秉燭飲此觴君不見東家母籌未脫手夜半妻
啼不起床悔不日飲十千場

君家曲

生愛君家錦樹坊君家易別苦難忘綵繩舉柳高出屋
金彈流鶯飛過墻舊時春光燕來後舊時主人十無九
賈家貴壻多春情共醉君家畫雀屏黃金只買五斗黛
為君添抹蛾眉青君不見張娘秋面不食粉八字青蛾
莫嫣損

城西美人歌 并引

丙戌花朝後一日與客遊長城之靈山宴于城東老人所時偕遊者城中美人靈山秀也酒酣

作城西美人歌

長城嬉春春半強杏花滿城散餘香城西美人戀春陽
引客五馬青絲韁美人有似真珠漿和氣解消氷炭腸
前朝丞相靈山堂雙雙石郎立道傍當時門前走犬馬
今日丘壟登牛羊美人兮美人舞燕燕歌鶯鶯蜻蜓蛺
蝶爭飛揚城東老人為我開錦障金槃薦我生檳榔美
人兮美人吹玉笛彈紅桑為我再進黃金觴舊時美人
已黃土莫惜秉燭添紅粧

崔小燕嫁辭

闔閭城中三月春流鶯水邊啼嬌人崔家姊妹雙燕子
踏青小靴紅鶴觜飛花和雨着衣裳早衰小娣嫁文央
離歌苦惜春光好去去輕舟隔江島東人西人相合離
為君懽樂為君悲

城東宴 擬鮑南體

青驄轡金牛車一時賓從高陽徒城東邸第三四區天

氣淡池春三初主人愛客傾中厨卜歡不知清夜徂胥
纓絶燭懽有餘卷波令格音各兵法誅容狂起舞作旋胡
主亦擊缶呼嗚嗚人生浮草無根株齒髮日悴顏日枯
含珠烏能潤黃壚今日不樂將何如君不見城南相國
斲棺殺枯顱身名只共詛醢俱仕宦何用執金吾

西溪曲

西谿谿口東岡道楊柳陰陰春欲老花間繫馬我曾來
紅雨傷春跡如婦美人勸我金色漿玉臺贈以盤龍寶
願作西谿一水魚趁爾容顏為余好城南將軍同醉倒
殯宮今已生春草

欽定四庫全書

湖中女

湖中水滑如脂湖中女芙蓉姿湖中小桨盪蓮葉唱得
吳王白雪詞輕裙利屐踏鳧足為客高歌激明日生平
不作人家婦東人西人換恩主主家薄倖非三從歸來
抱瑟彈孤鴻君不見東家女伴麗且醜嫁得北鄰呼阿
忪讀作鍾

長洲曲

長洲水引東江潮潮生葮葮朝朝只見潮頭起郎拖
不見潮尾回郎橈昨夜西溪買雙鯉恐有郎槭寄連理
金刀剖腹不忍食尺素無憑膽還委西溪之水到長洲
明日啼紅臨上頭

琵琶怨

蜀絲鴛鴦織錦縚邏檀鳳凰斲金槽絃抽鼇甕五色毫
雙成十指聲嘈嘈墜瑤頭青草天山雪眼中紅氷鬼下血

欽定四庫全書

哀絃淒斷感精烈池上鵜賓躍方鐵

鳴箏曲

斷虹落屏山斜鴈着行安釘鈐雙啄木錯落千珠柈愁
龍啼玉海夜燕語雕闌只應桓叔夏重起為君彈愁龍一本作秋龍

內人琴阮圖為顧瑛題趙千里所畫

彈絲拊木寫同心荔枝五絃調急緩阮家月琴軸初綰

須史鈞天樂合樂南薰殿中風動幕黎園樂官樂不鳴
宮中之音和且平

內人吹篴詞 為顧瑛題 盛子昭畫

天寶年來教春坊紫雲製曲吹寧王美人何處竊九漏
耳譜亦解傳伊涼鵾絃轉斷黃金軸獨據胡床弄橫玉
治情忽逐野鶩飛十指紅蠶迷起伏御溝水暖浴鵁鶄
天地久無征戰聲芙蓉楊柳自搖落豈識黃雲邊塞情

西樓今夜月色午內人思仙望河鼓白日蕭條鳳不來
井梧風動神烏語

內人剖瓜詞 為顧瑛題 盛子昭畫

轆轤索緪垂金井水殿風來晚花靜美人睡起袒蟬紗
照見臂釵紅肉影荔子漿酸搖左車阿母新進朱陵瓜
侍奴手浴井花冷水氷聲去金盤擎掌宮鸞刀未破圖玉
斗斗破紅氷驚落手玉郎渴甚故相嘲可忍食殘團月

四五郎一作三郎

屏風謠

瑠璃怯寒翡翠熱芍藥芙蓉四時絶深堂氣候異冬春
門外酸風箭入骨匡床氈毳踏香雪紅姬扶醉醉眼纈
金缸燄燄照羅幃阿瞞嬌娘太輕劣隙光射人如白月

紅牙板詞 并引

長吉於梨園樂件歌之欲盡而於樂句之作獨
缺如也吳下繆才子遺余以紅牙板一具故為
歌補長吉之遺

百花樓前倡樂作長鼻氅鬈舞金絡生憐為齒焚雄軀
枯鬼應節如何虞良工削出紅氷片脫木生前豈容見

自非紅鸞之舌為爾繼安得三三貫成串三郎耳聰穿
月脇強欲黃番譜開摺十三紅兒舞鸜鵒輕蓮蹋節隨
疾徐為君重製清平曲節奏八風調玉燭脫木或作胱木

奔月卮歌 為茅山外史張伯雨賦

神犀然光射方諸海水拆裂雙明珠大珠飛上玉兔臼
小珠亦奔銀蟾蜍千年太陰鍊成鬼豈識妖蟆吞啖厄
刳胎乃墮歡伯計玉斧椎開桃扇核茅山外史海上來

拾得海月稱奇哉按劒或為龍鬼奪擲手自戲仙人盃
雄雷雌電繞丹屋顧兔清光吞在腹醒來不記墨淋漓
塵世隨風散珠玉鐵崖仙客氣如虹金樝銀樝遊月宮
素娥飲以白玉醴羽衣起舞千芙蓉居然月宮化鮫室
坐見月中清淚滴我方醉卧玉兔傍但覓大魁酌天酒
不用白兔長生方

簫杖歌為永嘉璣天則道人賦

空心勁草琅玕節瘦如筆枝赤如鐵壺公手中曾擲之
神丁未窺混沌竅中有萬壑銅龍聲道人親鑿崆峒玉
黃公石上飛星裂璣天道人雙眼青見之不減九節藤
九漏玲瓏尺度足黑蛇飛來膝上橫道人手中嘯鸞鵠
自言奇音不敢作寒星墮地風折嶽去年臺山解虎鬬
今年狼山敲豸角鍼崖相見洞庭東腰間遂佩蒼精龍
湘江雨脚吹雌風相呼道人木上座杖陂水拔鬚眉峰
春風吹船下揚州夜聽遂聲江月流故宮搖落楊柳秋

篳篥吟贈朔容杜寬用趙季文韻

同登黃鶴樓

李卿琵琶引并引

朔人李卿以弦鼗遺器鳴于京師嘗為李溉之
學士賞識賜以清平樂章今年予逢卿吳下凡
貴豪觴予者座無卿不樂夜與客宴散呂保樾
卿且出溉之詩求續遺音興酣遂呼侍姬江南
春奉硯為賦琵琶引
李卿李卿樂中仙玉京侍宴三十年自言絃聲絶人世
樂譜親向鈞天傳今年東遊到吳下三尺檀龍為予把

胸中自有天際意眼中獨恨知音寡一聲如裂帛再撥
清氷拆蠻娃作訶語突兀李卿之音更明白玉連鎖鬱
輪袍呂家池榭彈清宵花前快倒長生瓢坐看青天移
斗杓鐵邃道人酒未醮煩君展踕撥再軋鵾雞筋我聞
仁廟十年春駕前樂師張老淳賜箏岳柱金龍齦儀鳳
少卿三品恩張後復有李國工須致身酒酣奉硯呼南
春為卿作訶鷰鬼神

張猩猩胡琴引 并引

胡琴在南為第二絃子在北為今名亦古月琴
之遺製也教坊弟子工之者衆矣而稱絶者甚少
胡人張猩猩者絶妙於是時過余索金剛瓔胡琴
名作南北弄故為製胡琴引

張猩猩嗜酒復嗜音春雲小宮鸚鵡吟猩猩帳底軋胡
琴一雙銀絲紫龍口瀉下驪珠三百斗劃馬火豆爆絶
絃尚覺鶯聲在楊柳神絃夢入鬼工秋湘山搖江江倒
流玉兔為爾停月臼飛魚為爾躍神舟西來天官坐栲
栳羌絲啁啁聽者惱張猩一曲獨當筵乞與五花金絡
襖春風殘絲二十年江南相見落花天道人春夢飛胡
蝶手弄金瓢即金剛瓔也合簧葉張猩猩手如雨面如霞勸
爾更盡雙叵羅白頭吳娥年少訶金剛悲啼奈樂何

金 注

周郎玉笙謡 并引

絲竹之器貫古今而聲不可以變者惟笙也潘
安仁謂笙摠衆清之林衛無所措其邪鄭無所
容其淫者是已樂記曰竹聲濫濫以立會若笙
又立會之要者故夔以儀鳳鳴和神人王子晉
以引鳴鳳接浮丘之仙也烏乎下俚哇沸笙師
之教幾歇矣金華周郎琦獨聰於此予嘗於靈
岩虎阜間聞其奇弄令人飄飄然有伊洛間意
時坐客勾曲張貞居東海倪元鎮崑山顧仲瑛
賦玉笙謡一首且率諸君子同賦而予又為引

之如此

周郎學仙吹玉笙吹得丹山七十二鳳之和鳴曾侍瑤池阿母宴座中調笑董雙成謫向人間赤松洞洞口桃花苦迎送南尋二女湘水頭十三哀絃不成弄西洞庭東洞庭相逢鐵篴銅龍精從此吹春玉臺上聚雪不許謝玄卿

踊躍篇 為劉娘賦也

江南女兒花娟娟五花繡出葵花圓踊花上下雙文鴛

雙文鴛玉連瑣髻斜斜馬初墮

又

金鞭齊停馬上郎落花旋風打毬場繡輪擲過東家墻東家墻噪雙燕平頭奴摇便面

邯鄲美人 為趙娘賦也

邯鄲市上美人家美人小襪青月牙繡靴對着平頭鴉平頭鴉踊場下包銀壺馱細馬

又

裙翻桥脚垂青空水花吹亂秋芙蓉須臾氣喘如渴虹索銀瘿轉轆轤飲金井

鐵崖古樂府卷二

鐵崖古樂府卷三　元　楊維楨　撰

皇媧補天謠

盤皇開天露天醜夜半天星墮天狗璇樞缺壞奔星斗
輪雞環兔愁飛走聖媧巧手煉奇石飛廉鼓輞虞淵赤
紅絲穿餅補天穿太虛一碧玻瓈色輻旋轂轉四極正
高蓋九重縣水鏡三光不凋河不洩天上神仙宅金闕
當時坤母亦在傍下拾殘灰補地裂轂轉一本作轂莫

上元夫人　為玉山題

仙人在世間抬之還可來何用三韓外樓船訪蓬萊颯
然精爽合偕入東華臺怖我以蛇虎令我心死灰叔卿
忽見鄗瑤池仍復回已遺鎬池壁尚獻新垣杯金棺不
煉骨空令後人猜君不見易抬天上三天毋難脱人間

五性胎

毛女　列仙傳毛女字玉姜秦宮人入華陰山中形體生毛

沙丘腥風吹腐龍華陰毛女藏雙魚叶農宮中雨露不可

食浪松啖栢留春容桃花流水迷紅霧十二峰頭度朝
莫自是嬋娟有仙骨入海徐郎豈知故衣沐雨鬟櫛風
擷蘂楚楚山花紅秦樓舊鏡掩明月咸陽自送雙飛鴻

錢塘詞

殷有賢大夫黃髮眉雙白男女欲不絶飲食穀不辟四
十九室家五十二嗣息豈是山澤癯噏嚥漱煉精魄廣成
至道本自然有人得之同壽域君不見孔子窮比我老
彭老彭之壽稱以德

大唐鍾山進士歌

晴如猫鬚如茅烏靴白簡鴨色袍元是鍾山老尰唐進
士感君之賜何以酬君勞雖生不得禄誓死為鬼豪老
尰血食豈敢饕宮中飽食有祆耗擘而啖之如啖螯烏
乎若人使立朝殿前秉笏山動搖街花有大耗竊笛有
大祆宵使白晝見之而不梟爾祆爾耗根深蒂牢君王
養之既吝且驕跳河蹴龍翻天之杓烏乎老尰胡可抬

大人詞

有大人曰鐵牛絳人甲子不能記曾識庖犧獸尾而蓬頭見煉石之女補天漏涿鹿之帝殺蚩尤上與伊周相幼主下與孔孟遊列侯衣不異糧不休男女欲不絶黃白術不脩其身備萬物成春秋故能後天身不老揮斥八極隘九州太上君西化人自謂出於無始劫蕩乎宇宙如虛舟其生為浮死為休安知大人自消息天子不能子王公不能僇下顧二子真蜉蝣天子或作天地

道人歌

道人飛來朗風岑玄都上下三青禽搏桑已作青海斷鼇丘又逐羅浮沉初見蜍精生月腹前身搗藥婆娑陰還仙服食終恍惚天上仙骸成積林手持女媧百煉笛中吹破天地心天地心何高深八千歲無知音上下或作上有○青海或作東海前身或作前來

龍王嫁女辭 并引

海濱有大小龍扳水而飛雷車挾之以行者海老謂之龍王嫁女故賦此辭率匡山人同賦補

龍姑樂府

小龍啼春大龍惱海田雨落成沙礮天吳擘山成海道鱗車魚馬紛來到鳴鞘聲隱佩鏘琅璫姬玉女桃花粧貝宮美人笄十八新嫁南山白石郎西來態盈慶春堵結子蟠桃不論歲秋深寄字湖龍姑蘭香廟下一雙魚

附匡山人于立彥成和詞

東方龍君嫁龍女雷車彭彭載風雨神奸夜遨髑髏語碧草無光愁露渚鮫宮綃寒珠淚泣鸞裾行烟翠痕濕阿環嬌小不成粧帝子霜田作湯邑臙胎紫土吹海腥陽侯擊浪玻瓈聲湖邊地皮薄如紙長堤捲作長江水霜田或作桑田并引

俯月匠歌

按酉陽雜俎太和初有王秀才遊嵩山迷道見一人枕樸而坐曰君知月乃七寶合成乎月勢如丸其影則日爍其凹處也常有八萬三千戶

俯之予即一數因作俯月匠歌

天公弄丸七寶鈿脆如琉璃折如線月中斤人八萬户
籾賜仙厨瓊屑飯什什伍伍入杳冥妙手持天輕欲旋
千斤寶斧運化鈞混沌皮開精魄見羿家奔娥太輕脱
須臾踢破蓮花瓣十二山河影碎中輪郭重完氷一片
縹緲長懸玉臼飛堅牢永絶妖蟇患封辭何用蟣虱臣
功成萬古蒙天眷一歸蘭路不知年兔子花開三萬遍

蘭路一
作蘭詔

夢遊滄海歌

東海之東去國十萬里其洲名滄洲地方五百里上有
璚濤玉浪出没九岫如羅浮風光長如二三月琪花玉
樹不識人間秋人鳥戲天鹿昆吾鳴天球橘子如斗蓮
葉如舟白鳳如雞紅鱗如牛青瞳緑髮紫綺裘日夕洲
上相嬉游鐵崖道人隘九州凌風一舸來東漚始青天
開月如雪錦袍着以黄金樓樓中仙人睨物表瑶笙引
鶴唳山頭戲弄玉如意擊碎珊瑚鉤相招元處士浩歌

海西流長梯上摘七十二朵之青茵茵玉龍呼哞二萬
六千頃之崑崙丘黄河清淺眼中見海屋老人為我添
新籌

璚臺曲

璚臺之山三萬八千丈上有瓊臺十二高嶙嶒草有三
秀之英可樂疾樹有千歲之實能長生神人白面長眉
青玉笙吹春雙鳳鳴曉然見我驚呼名授我以靈虚之
簧和飛瓊約我一雙玉杵臼重見西態盈盈風吹墮白
雪精一念老作河姑星赤城老人在何處何以遺我九
節藤拄到璚臺十二層曉一作恍態一作熊

羅浮美人一作羅浮曲

海南天空月暝暝三山如拳海如沿緑衣歌舞不動塵
海仙騎魚波嫋嫋翩然而來坐芳草皎如白月射林杪
洗粧不受瘴煙昏縞袂初逢鴻欲矯手持崑山老人遂
黄鶴新腔知音少江南吹斷桃葉腸雨聲夜坐巫山曉

崑山一
作君山

李夫人

絶代一佳人美色如洛妃叶呼春月為作眉上皎秋水為作眼中波叶逋歌瓊樹舞玉枝君王有情不自持玉枝一夜摧瓊蕤一朝落君王之心何以樂若有人兮有若無來遲遲兮去促促叶呼芙蓉葉上清露結晴光倒射金虹滅山為雨海為雨何得分明夢中語落娥影滅百子池靈風一陣彩雲飛山為雨或作為雲何得或作何時

望洞庭　并引

欽定四庫全書　八

乙酉除夕予雪中望洞庭認縹緲七十二峰時鐵崖古樂府　卷三

釣臺槎客載雪適至相值一笑遂相率賦詩如此乙酉至正五年也

瓊田三萬六千頃七十二朵青蓮開道人鐵精持在手嘯引紫鳳朝蓬萊龍子臥抱明月胎須臾化作桃花腮嗟爾雲槎子何處忽飛來蓬萊之淺今幾尺黃河之清今幾回雲槎子云是江上來但知東方生賣藥五湖上不知張使者北犯七斗魁雲槎子吾與爾何哉任公釣竿在東海潮壓桐江江上臺

五湖游

鴟夷湖上水仙舟舟中仙人十二樓桃花春水連天浮七十二鬟吹落天外如青漚道人謫世三千秋手把一枝青玉虯東扶海日紅桑榡海風約住吳王洲吳王洲前校水戰水犀十萬如浮鷗水聲一夜入臺沿麋鹿已無臺上遊謌吳歈舞吳鉤招鴟夷兮狎陽侯樓船不須到蓬丘西施鄭旦坐兩頭道人臥舟吹鐵篴仰看青天天倒流商老人橘幾熟東方生桃幾偷精衛塞海成瓯窶海溢卽山漂髑髏胡為不飲不飲成春愁吳鉤一作火畔作吳剞陳帝墳

苕山水歌

苕山如畫雲苕水如篆文使君畫船山水裏蕩漾朝暉與夕曛中流棹歌驚水鴨提如競渡千人軍渡頭劉阮郎清唱煙中聞為設胡麻飯招手越羅紛既到車山口還過蠡水濱東盛卄前折楊柳西莊漾下紈香芹東村擊鼓送將醉西村吹笛迎餘醺三日新婦拜使君野花

山葉斑斕裙使君本是龍門客宮衫脫錦披黃斤願住吳儂山水國不入中朝鸞鵠羣酒酣更呼酒輓衣勸使君游絲蜻蜓日欵欵野花蛺蝶春紛紛君不見城南風起寒食近老農火畊陳帝墳

石橋篇 天台道中

飛精石為室萬歲藏不得忽然混沌破石鯨橫百尺山頭方廣開金策凌空來白猷雙眼穴長跪不能越癡兒唾落飢蛟涎新鬼舊鬼悲人天蹋石梁拜石餅五百凌霄在心影過去過來彈指頃烏乎石梁折石餅崩人間方見方廣影 廣影一作廣形

張公洞

正月八日記遊仙三十六天洞靈洞洞中窗户夜不扃地底風雷日相哄巉巖靈骨誰手鑿納納虛研曷時澒龍巔虎卧絡薜蘿委蛮垂旃桂鸞鳳蓬高玉屑陳金粹窪陷瓊漿流碼甕元田鵝色白於鷗丹室蛇光紅似蝀石函緑字紫泥封玄圃瓊華青子種白騾有迹蹋石田金虎無聲飲銀汞樵柯已爛商四朋蓋初過第二仲牛車望氣待著書螺女行厨時進供胡麻流飯阮郎來林屋刺船毛父通王生石髓隨手堅吳客求珠空耳縫九靈太妙苞氣母五岳真圖特兜弄書傳丹篆亦何須石化黃金本無用玉盆濯髮天雞鳴鍊笛穿空神馬鞚符行律令鬼承呵聲出腦宮龍聽頌未應片石隔仙凡溪上桃花自迎送 毛父通或作毛父過也 垂旃或作垂旌

登華頂峰 并引 附録 吳復補作

華頂峰在赤城去地萬八千丈其高與岱宗日觀齊雞初鳴見日出先生治天台日曾登絶頂賦詩今逸其藁在洞及笠澤上命吳復補之

鐵崖仙人來自西崆峒瓊林宴罷隨天風天風散珠玉乃在華頂峰拔地一萬八千丈但見瓊臺瑶闕巇嶪撑青空長松倚天不盈尺桃花水與銀河通老仙獨睨萬物表炯如秋水開芙蓉火烏夜半吐東海石橋飛渡天門龍九重啓金鑰千楹立綵虹列仙夾仗

氷雪容中有晨肇雙郎之窈窕珊珊雜佩搖玲瓏胡麻飯初熟上案雙玉童翩然迎老仙咲語風雲從氷桃琥珀碗霞液玻瓈鍾陶然一醉三千霜叶春酡顏相映扶桑紅歸來笠澤成小隱林屋洞訪浮丘翁下視東蒙塵土濛蓬科萬塚眠英雄東蒙或作東華

廬山瀑布謠 并序

甲申秋八月十六夜予夢與酸齋仙客遊廬山各賦詩酸齋賦彭郎詞余賦瀑布謠

銀河忽如瓠子決瀉諸五老之峰前我疑天仙織素練脫軸垂青天便欲手把并州剪剪取一幅玻瓈烟相逢雲石子有似捉月仙酒喉無耐夜渴甚騎鯨吸海枯桑田居然化作十萬丈玉虹倒挂清泠淵天仙或作天孫手把或作手借

花游曲 并引

至正戊子三月十日借茅山貞居老仙玉山才子煙雨中遊石湖諸山老仙為妓者璚英賦點絳脣詞余和之

絳唇詞已而午霽登湖上山歌寶積寺行禪師西軒老仙題名軒之壁璚英折碧桃花下山予為璚英賦花游曲而玉山和之

三月十日春濛濛滿江花雨濕東風美人盈盈煙雨裏唱徹湖煙與湖水水天虹女忽當門午光穿漏海霞裙美人淩空躡飛步步上山頭小真墓華陽老仙海上來五湖吐納掌中杯寶山枯禪開茗椀木鯨吼罷催花板老仙醉筆石闌西一片飛花落粉題蓬萊宮中花報使花信明朝二十四老仙更試蜀麻箋寫盡春愁子夜篇

鐵崖古樂府卷三

鐵崖古樂府卷四

元 楊維楨 撰

古憤

陰陰璨玉抱幽幽雌劒鳴玉屈有時白劒孤有時并如何妾玉身長抱磚石名如何妾劒身指為妖鐵精天乎如有情蝕月為妾明地乎如有情河水為妾清劒身或作劒聲

貿絲詞

鳴鳩母止棘止棘為摧新女子毋貿絲貿絲為棄人相逢誓作同穴親大禮如一失結髮不終身外為狂夫暴內為兄弟哂叶平寄語貿絲女卜語不可信況乃卜非真大禮或作六禮

赤堇篇

吳鉤父悖子楚耶臣逆君曷比赤堇精新鑄雙龍文作世無價寶三卿無足論倚天落旄頭仰日裂飛雲一怒安天下持以奉至尊

吳城怨

吳兵夜入郢小弟驕父兄彎弓射天日鞏土築長城長城永莫容主老蠻荊

陳帝宅

荒城陳帝宅故殿吳王居曲池無錮石老樹有遺株高堂易梵宇白凡走鐘魚未知萬代後興廢又何如萬代或作百世

雉城曲

溫舟橫塘去塘上野鴛鴦鴛鴦忽飛去相見雙女郎齊唱雉城曲共製芙蓉裳手洗藕花露勸君荷葉囊何以報永好解佩雙明璫妾住雉城裏不是雉城倡手洗一作手把

采桑詞

吳蠶孕金蛾吳娘中夜起明朝南陌頭采桑饜不理使君從何來調妾桑中意不識秋胡妻誤認金樓子

采菱曲

若下清塘好清塘勝若耶鴛鴦飛鏡浦鸂鶒睡銀沙兩槳夾螳臂雙榔交犬牙照波還自惜艷色似荷花袖惹

紅萍濕裙牽翠蔓斜大堤東過客背面在蕪菁日落江風起清歌襍笑哇

海客行

海客朱雀航下有五鳳房三月發長干六月下淮揚青絲牽白日羅幕西風涼大姬勸金露小姬彈空桑中姬執藥餵調水浣肝腸海客睡不起明晏賽神羊

主家詞

主家宴新客內屋深羅幃貴戚金與史長者陶與猗美人間中坐玉質縷金衣歌聲上碧落不放青雲飛杯行白蓮掌酒飲黃桐胎門下有書客彈鉄歌朝飢

道旁騎 一作春俠

春風扇官道官柳黃金條道旁百金騎俠氣爭春驍竹間小桃花嫣如董嬌嬈下馬隔花語疑是花中妖

風日好 寄馮來青

春來風雨顛未見風日好今朝風日好美人在遠道美人抬未來相思把瑶草長鳥舞春風為我一傾倒

春芳曲

春容不再芳春華不再揚我欲倩游絲花前繫春陽不可繫游絲徒爾長飛來雙蛺蝶綴我羅衣裳頓足起與舞上下隨春狂

太師宅

前朝太師宅基撤萬民廬太師一去宅問宅今何如赤地無所有庭樹八九株緬懷炎手日門前卿大夫肥馬在東廐胎羊出中厨光妓列秦趙佐酒吹笙竽歷年未五十一壞不枚梧歌笑不于此悔不桑為樞道旁甲第子過馬一踟躕 歌笑或作可笑

拍農篇

京城五都會卓錐爭比鬩朱樓矗隘址繡甍夾通衢洒削饗列鼎貶胎來駟車東家見妖麗西舍聞笙竽劬劬農家子住在三家墟一日出京市歸不把犁鋤千金賣恒產買屋京城居京城豈不美咄嗟異榮枯貨殖非吾法守望非吾徒仰屋視門傳壁立旣無儲却歸卜丘首

鄰里相揶揄嗟食田子食抆汝不如食田可久業聖主方捐租來駒或作乘駒

南婦還 并引

南婦有轉徙北州者越二十年復還訪死問生人非境換有足悲者為賦之

今日是何日慟返南州岐汨汨東逝水一日有西歸長別二十年休戚不相知去時童髮青歸來面眉黧昔人今則是故家今則非脫胎有父母結髮有夫妻驚呼問鄰里共指塚纍纍訪死欲穿隧泣血還復疑白骨滿丘山我逝其從誰 蘗髮或作鬢髮

淇寡婦

淇上有寡婦始慕宋共姬食貧以自守笑誚懷猜疑忽為盜所汙放僻靡不為昔為淇婦宗今為淇婦嗤可怜困思反不如貿絲兒

七哀詩

貧者欲無壽富嬰願期顧慘慘里門道哭聲一何悲白頭洒慈淚紅顏服蔑衰借問送車人共惜紈袴兒問齒未踰壯問家素不貲黃金不貸死華屋中道辭南鄰九十老帶索如榮期

伐木篇

伐木入空谷有木大敝牛大原孰傾棟一日蒙見收迺知匠石棄故非文木儔土腐不中榱水沉不中舟拳不受丹臒今茲忽避逅陶我山之湫斧斤訪新木輿輓究吾楨我聞漆園旬壽或逃商丘幸有大不受櫾撓揣不受丹臒今茲忽避逅陶我山之湫斧斤訪新木輿輓究吾楨我聞漆園旬壽或逃商丘幸有大不幸焉知柏楸

瘦馬行

瘦馬青海種新自流沙至市門顧不售千金價無二肉駘大項領疋帛可收致天寒道里愁伏櫪消遠志瘦馬雖伶仃毅有千里氣世無牙與青肯瘦馬與誰試 顧或作願與或作為

金山孤鳳辭

肅肅金山凰鳳兮同阿房鳳兮不凰老孤鳴在高岡幸

生一鶖雛毛羽尉成章鶖雛實不惡反哺天性良坐革梟獍暴不受雀角傷教之六律音因之唳朝陽來儀實有本鳳聲益鏘鏘於乎金山鳳永為百鳥祥

焦尾辭

焦尾器猶在焦尾音無遺賸茲古人器緗以今人絲織手弄掩抑類作箜篌悲赤城有佳士今人古人師獨作古先操頑然如見之飲以化人酒此味從誰知

紈扇辭

團圓合歡扇比似月嬋娟娟有時缺我扇豈長圓秋風落梧葉我扇同棄捐不得如秋葉吹墮在君前

白門柳

步出白門柳聞歌金縷衣事生不事死曩誓今已遺空負地下心百年以為期向來媒佻鳩寧為今日思今已遺或作已違

丹山鳳

吳山五色鳳千歲或一鳴來見君子國見則時文明自

從鳴岐後野鳥襲為名鳳兮德久衰短歌空復情

梁父吟

步出齊城門上陟獨樂峰梁父昂雄堞蕩陰夷鬣封齊國殺三士杵臼不能雄所以梁父吟感歎長笑翁相漢起伏龍闕張北疆治將相俱和同上帝棄災祚將星墮營中抱膝和梁父梁父生悲風

塗山篇一作金山

朝發一錢渡莫宿三江潮塗山有禪伯飲我松間瓢遂登福勛廟福勛俗指為禹婦翁還愁汪罔橋防風氏塗翁不可詰夜附山鬼妖載弔漆姓人負惡忍擲苗既懷孿弓逆可徒坐不朝逆名不可訓姑以後至梟澗砉洗遺骨白日連

山椒

驪山

驪山驌崖嵬宮闕金銀開月生鵁鶄鸛觀雲遶鳳凰臺宮中紅粧子調笑春風媒青鳥銜巾去乳鹿巡花來天王太白次倉皇金粟堆石馬動秋色羌枝連莫哀只今瑶

池水八駿渴生埃

升峰七十二

升峰七十二菡萏開青冥窮探最絶頂龍舌呀巖扃
源下絶壁海眼涵明星毒龍戲珠玉殘唾吹餘腥胡僧
洗神鉢密呪收風霆洞庭水如藍溟涬連滄溟下觀人
間世九點煙中青

送客洞庭西

送客洞庭西雷堆青兩兩陳殷出空明吳城連蒼莽春
隨湖色深風將潮聲長楊柳讀書堂芙蓉採菱槳懷人
故未休望望欲成往

堯市山

在太湖西屬長興州

湖山七十二西峰欝相繆杯飲有堯井衆畊餘舜丘相
傳十日出大浸稽天流生民竊生理託市茲山頭只今
東震水雙雷沒如漚仁人感地脉望望終南愁

夏駕石鼓辭

在夏駕山高一丈徑三尺下有盤石為足諺云

石鼓鳴三吳兵

周家十圍鼓散落陳倉野猶有夏駕石盤盤駕之下秦
鞭血山骨吳獵焦野火夏鼓建不扳石鳴知者寡父老
恩讖言山空石長啞

虎丘篇

路出女瀆湖警蹕覇王驅靈池飛霹靂枯塚走於菟老
禪猶點石仙鬼只疑狐祖龍來發悶銀河又飛烏銀河或作

要離塚

金昌亭下路春草沒荒丘云是要離塚令人生古愁俠
兒三尺幹不佩雙吳鉤中包猛士膽白日照高秋忍死
屠骨肉視身若蜉蝣荆軻不了恨慶忌成身謀如何五
噫容死與爾同仇

香山篇

在太湖西濱西施種香之所

放舟胎塘曲盤游湖上雷雷鳴湖雨作還作香山隈美人鬬香草上有九畹栽美人在何所搴芳掞歸來露下荊棘草鹿上姑蘇臺還一作泊

陳朝檜

在長興大雄寺檜中裂為四枝垂陰半庭堅如金石故老相傳陳高祖於梁天監中手植於此寺即高祖故宅也

陳皇有遺迹迺在烏山中當時手所植花木羅青紅獨有左紐樹閱世如龜龍懷哉手植人不見三閣崇後庭種玉樹金井凋秋風

放龜池

在會稽馬鞍山毛寶故宅也

我聞玄緒靈無逃豫且厄毛公贖金錢放汝龜黿宅何期報復義背負將軍溺至今山中池洞玄露純白我歸放揩床揩床猶翕息

東林社

陶公八十日解組歸山阿覺今若不早我日十倍過開塗刻荊棘谷缺且無柯賴爾東林社招我南山歌回視有漏因已悟影與魔有求不補失無虧所成多坐斷前後際不須辯維摩

隱君宅

隱君宅中區心遊入天境酌空引窊石汲深出寒井簷花度吹香池葉漏天影隱几鳴虛琴悠然有真省

道人一畝宅

道人一畝宅乃在清江潯山童解迎客開户花木深幽草有遠意仙禽無俗音叙氣或成虎丹光欲流金九中探日月晝前見天心

鐵崖古樂府卷四

鐵崖古樂府卷五　元　楊維楨　撰

沙堤行 并引　一作兩相沙堤行

職林故事拜相禮府縣載沙填路自其私第至于城名沙堤張籍李賀皆有沙路曲至正丁亥新拜兩相曰蘇蘇曰太平天下皆曰賢故作沙堤行

神州和羹連五城沙堤新築泰階平正月一日太陽明殿前兩相水金星天王垂衣珠箔捲太史新書五雲見火城千枝花外轉道逢吳牛問牛喘左謀右斷天子前手持五色補青天南人不敢吹巢火中國堂堂相司馬

地震謠 并引

至正壬午七月朔地震如雷民屋杌隉土出毛如白絲紀詩一章章十三句

四月一日南省火七月一日南地震 叶平 地積大堤作方載豈有壞崩如杞人如何一震白毛出泰山動搖海水洩便恐昆侖八柱折赤子啾啾憂地裂唐堯天子居上頭賢相柱天如不周保國如甌馭民如舟吁嗟赤子汝何憂 如杞或作憂杞

苦雨謠

去年雨坍樵土今年雨沒竈釜竈釜三月青無煙官家火程不問雨胥靡移來坐監主旬申虧官走揷戶 旬申作人旬中

大風謠

大風起不終朝如何三日夜日日夜夜旋扶搖捲水覆我舟捲土覆我窖烏乎太平玉瑣將誰調五日一風不鳴條

白雪辭 一作積雪

癡雲駕日日為黃白光半夜漏東方廣寒兔老玉髮蜕一箭剛風落人世錦宮肉屏香汗溶酒如春江飲如虹彩鸞簫額不受捲酒面洗作梨花風堦前獅子積不壞十日瓊田換塵界金鉦取挂扶桑曉照見瓊田出寒芧

箕斗歌

計字怯檮杌紫木背文章我生之宿直箕斗不愁斟酌愁箴揚斗之柄實司天箕之風由犯月箕胡為張口吻斗胡為閟喉舌騎箕尾憩閭閻屏讒邪正出納文昌開箕斗合

鹽車重

鹽車重鹽車重官驥牽不動官鈍私秤秤不平秤秤秤秤縛添畸令鹽車重奈何畸令帶多私轉多大商鶩不盡私差鹺夾公引烏乎江南轉運澀如膠漕吏議法方呶

呶秤秤一作秤下

鹽商行

人生不願萬戶侯但願鹽利淮西頭人生不願萬金宅但願鹽商千料舶大農課鹽析秋毫凡民不敢爭錐刀鹽商本是賤家子獨與王家埒富豪亭丁焦頭燒海權鹽商洗手籌運握大席一囊三百斤漕津牛馬千蹄尚司綱改法開新河鹽商添力莫誰何大艘鉦鼓順流下

食糠謠

朝食糠莫食糠食糠不如塌與龙君王雁鶩食以粟甘

周急謠

江南凶周最急漢家使者識經權矯制開倉輸玉粒君不見襄歲溝魂悔不及至今究作枯魚泣

勸糴詞

水旱阻堯湯生民無罪歲後代倉廩康時和亦為涔孰

云富而苟甚矣貧不繼借富以貸貧窮哉已非計況乃
捐廩閒夏楚扑以勢見音賈

吳農謠

吳農竭力畊王田王賦已供常餓眠鄧通董賢何為者
一生長用水衡錢董賢或作偃賢

三男詞 并引

金山鐵冶家張氏婦一產三男人以為奇事予獨稽諸史傳而有唐檀子之隱憂焉

君不見羌胡之妻產龍駒駱家之婦生虎貍造物或好
怪癡兒以為奇金村鍛婦不畫眉健手能運千斤椎懷
妊弗知十月期一誕三子如母豭鄰舍來賀子公相出
茅茨覜戚來賀予車益生光輝里胥馳走聞有司三豎
內有麒麟兒陰陽者流來與推張家瑞鳳三聯枝我聞
其言信且疑歷扣古牒如元龜硃石三生未聞瑞南昌
四孕徒招非有條給乳本勾踐五羊十帛胡多儀他日
唐檀驗後事不如介萬閩三犧

仁播詞

獬豸不擊邪化作獸中狐屈軼不指佞化作萬中蠭黃
金軀高益車千夫百啚在一呼歸來牛馬萬里閒低眉
仰面承妻孥奉溲宋之問嘗惡魏元忠卑自奴播問北來奴
不如君不見衡陽有客方詫婦鬚髯似戟稱人夫詫作託

牛馬一作牛酒

家仕歎

小仕時為養古有當會豈能食其官以官養旄倪千
金買作郡萬金妝滿車三年通郵傳誰以民為家

侯庶歎

昔日王侯家廝庶躬阜櫪後來事升降小兒家蕩析俯
首廝庶門王孫有憂色

秦刑篇

秦刑悖聖教其律毒如兵大漢解倒懸文網舒急繩朝
儀取雜用千載罵鄒生燕石覓玉質鄭調求韶聲如何
良有司尚欲復秦刑

匠人篇

匠人久失職秦人已開阡誰望雲陽氣木土鑿由拳後來興利者開渠引淮船吳牛拖輦石喘月不能前老翁之丁壯捕女在河邊投水作河婦天子罷庸田

花門行

大唐宇宙非金甌黃頭奚兒蟆作虬跳梁河隴翻九土驚呼夜半呼延秋朔方健兒袖雙手戰馬傷春舞楊柳當時天驕不借兵渭關黃旗仆來久快哉健鶻隨手拉渡河萬匹疾如猰白羽若月筋弩驕鸞弓仰天落胡旄吁嗟健鶻有如許邀我索花固其所明年西下崆峒兵壯士重憂折天柱折天柱唐無人引狼噬虎狼非麟空令漢女嫁非匹窮廬夜夜愁寒雲驚呼一作鵝烏邀我一作邀功

征南謠

錢塘江頭點行軍大艘金鼓聲殷殷千里萬里雞犬絕杳杳南國深蠻雲蠻邦父母苦不仁九重天子深無聞草間弄兵本鋤挺聚力四萬稱孤君皇華遣使宣主恩橫草未立終董勛閩南摠戎賜谷鉞紫髯一拂清妖氛六駁生來食虎尊猛虎雖猛寧同羣於乎猛虎雖猛寧同羣城狐社鼠何足云

憶昔

憶昔開元全盛時海陵官清米流脂丁男老不識兵器九牧長途不拾遺宮中君明臣告老天下夫和婦循道蠻夷玉帛涉海來海平遠接三山島仁人為邦未百年民間斗米七千錢海陵官清忽中沮大舶滅沒魚龍淵潢池弄兵本赤子渤海老臣能料理如何嫉作豺虎鼓島國稱孤姦萬死花卿猛將亂國章太阿倒持不可當君不見木蘭殺賊謝天子賞功豈願尚書郎

唐刺史

冒天海國皆王土萬里明珠貢天府一從官守失仁人牛馬驅除化豺虎蠻衣有習黃巾帽蠻旗無字題王號九重天子矜蠻情黃勅加官非賞溢君不見溪蠻改過歸大唐世授刺史以為常於乎坐令白雉循職貢可是

于今無越崇

法吏

法吏本止虐非以虐為屠仁君除肉刑仁吏涼丹書況以私怒逞假鍊及非辜冥理絶好還天網元弗疏懷哉沈姆誡可但懼焚如沈妙齋沈沖母也

又

民有殺長吏於理大悖之仁人根所自吏德久已離擊之柱後法輦火球焚輜彼哉漢儒論殘賊憂軟罷願言

敷國惠以嘗殘民瘼

幼農篇

今日當假我縣守初出郭到誰家田父有新約桑陰拍廢麥石畤渡畧徇田父喜我來釃酒出杯杓指徐道上氓賣刀貰黃犢水南架魚梁水北築稻屋十分麥上場兩番蠶上箔永願吏不妖重願歲不惡呼婦殺黃雞重話田間樂

存興篇

東家萬金產西家百屋錢錮以鐵門限自此長城堅須史一轉首後人不能傳却觀存興者非帑非聯阡魏然一高閣閱世而弗遷問君何能爾但指方寸田

樗蒲行 并引

聖如孔子勇如羆將軍而難遇於世片諫封侯斗酒涼州者何易耶人曰命也遂以官爵等樗蒲然余觀垂崖博勝事則樗蒲可以智力參而命若未底於定也疑而成詩書寄鄭有道先

生達克莊綉使相發一笑

七十說不合片談立封侯百戰失幅臂斗酒得涼州人言遇不遇不係人劣優亡羊與得鹿等付盧雉投獨不見張公座上三大戶胡為百萬一擲成私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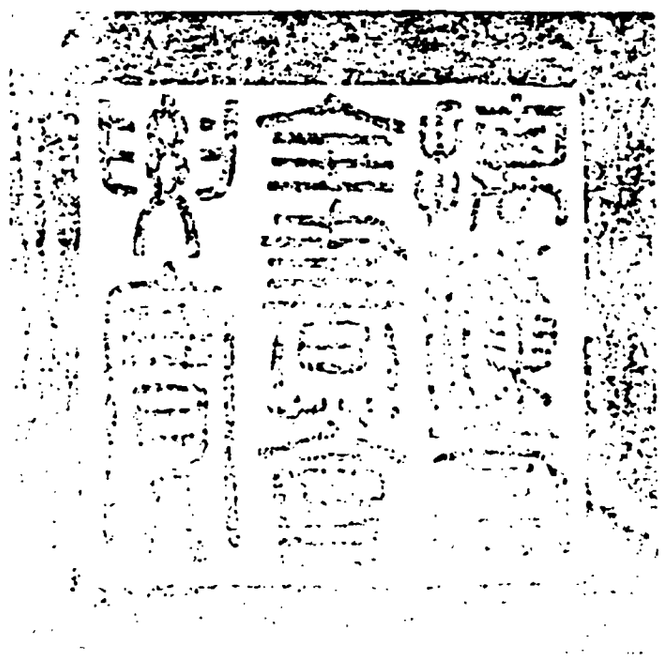
貧婦謠

西家婦貧失身求家婦貧無親紅顏一代難再得皦皦南國稱佳人夫君求昏多禮度三日昏成成邊去龍蟠有髻不復梳寶瑟無絃為誰御朝來桑南陌周道旁

過客黃金求黃金可棄不可售望夫自上西山頭夫君
生死未知所門有官家賦租苦姑嫜繼歿骨肉孤夜夜
青燈泣寒杼西家婦作傾城姝黃金步搖繡羅襦東家
婦貧徒自苦明珠不傳青州奴為君貧操彈脩竹不惜
屋龍鉦有唇不復梳流一作閉門花落春不知人作閉門花落青春深

鐵崖古樂府卷五

謹按卷五第一頁前六行蘇舊作雪雪今改



總校官進士臣胡　榮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錄監生臣張起隆

欽定四庫全書卷首要 集部

鐵崖古樂府卷六至十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鐵崖古樂府卷六　元　楊維楨　撰

金溪孝女歌 并引

唐敬宗時撫之金溪有金銀場銀戶葛佑者輸銀不足監官黃慷搒佑垂死佑二女投銀冶中化銀二錠事聞遂罷銀場金溪為二女立廟至今血食危太樸有卷求余詩為賦孝女歌云

金溪石石生銀鏊石石有盡銀令無時磷昨夜銀官下叶戶山頭點銀戶葛家父無丁惟二女葛家父楚苦苦楚與死隣二女痛父闌一身駢首跳冶烈焰闇叫烈焰焚身不焚二女心天慘慘神森森化作雙白金雙白金盛龍錦願作萬壽卮以奉天子飲一飲銀鬼泣再飲銀令寢

楊佛子行 并引 附錄陳敬作

楊佛子越之諸暨人生宋淳熙光宗朝幼知事母母病危佛子刲股肉進母母食病立愈母歿廬墓側

恒有馴烏集墓樹隨佛子往返佛子素患癭癭
大如盎道逢異人以掌訣移之背郡縣上孝感
狀將表其閭佛子辭遂止年九十歲安陽韓性
既為佛子作傳同里陳敬復作楊佛子行
諸暨縣北楓橋溪楓橋溪水上接顏烏栖其下一百
二十里合萬和水萬和孝子廬父墓墓上芝生蔑楊
生佛子與萬和孝子齊六歲懷母果二十為母嘗百
藥藥弗醫叶啖母以肉將身刲母病食肉起其神若
刀圭母死返九土常作嬰兒啼倚廬宿苫塊棄隔妾
與妻嗟哉佛子孝行絶人人不識感鬼神頰下生瘤
大如尊何人戲手瘤上捫明朝怪事駭妻子頰下削
贅無瘤痕背上一掌印爭來看奇痕墳頭木共白兔
馴更遣迎送烏成羣傍人竹弓不敢彈豈比八九雛
生秦縣官上申聞旌戶復其身佛子走告免稱主臣
主臣嗟哉佛子誰婉稱今之人有刃股乳詭孝子以
為名規免徭征以希其旌嗟哉佛子誰婉稱無瘤痕一作無

留根

金處士誄 并引

吳人金可文賢智有才藝而自埋於民衆嘖然
以處士稱之權貴人以丘園科起處士處士絶
之曰予幸有廬一區在市闕可以避風雨田一
廛在郭外可以給衣食學聖人之道可以自樂
不願仕也且仕榮利祿隱樂真素苟以相易彼
此兩垂垂而強合吾不能已吁處士如可文信

其逸而貞者歟故集賢舊老相與署牒錫號曰
貞逸會稽楊維禎為之賦詩曰

蘇州古隱君實始虞仲隱居放言中乎清與權次曰澹
臺氏言不枝行不逕未嘗閽走諸侯前五噫之夫將其
匹聯耕織為業不廢誦與絃亦有天隨仙配鴟夷子理
釣船去之五百年求繼者孰賢闔閭古城陰曰有處士
氏曰金長身而美髯叶壬風局孤古古貌疎且沈家不失
箴里不失任有餘推與人矧宵爵祿入心心闕下足終

南吟貧賤易屈貴富易淫故大隱在闤市不在壑與林
鳳皇不能引高神龍不能深沁音深人呼為處士更加貞
與逸號焉知古不如來今吾嗟今之士科隱丘復事王
侯行無補闕言無裨謀惟祿食是媒叶牟詭貞而隱詭逸
而休以為吾人憂放而返澗恚岳隴羞聞處士風其不
沈然在顙豈吾人儔

彭義士謌義士元履
盱江人

八十長者新城彭一生好義不好名天歷饑告江南氓
官家鬻爵令新行嗟哉我彭粟有盈內粟不與官爵爭
豈惟內粟爵不爭民有乏逋我代庾乏力我又代民耕
民流過門給炊烹吁嗟爾民曷報彭期以八百之長生

盧孤女

盧孤女年十五官家新條括童女東家媒娘傳巧語盧
家郎選東床奈郎自有婦妾使余不當蚤知急婚事如
此悔不官家作驅使上堂拜姑身未知下堂失身惟有
死歸來抱琴彈高樓苦調不作離鸞愁東家聘西家求
明珠大貝爭委投河可乾石可沙盧家女節不可勒生
作隻影蛾死作獨根柏烏乎丈夫腐節隨草莽阿盧之
風齊砥柱若道錢唐女淫苦安得有此盧家女

孔節婦

有美丈夫子玉質長髭鬚自言五十五代孔子之孫儒
其母曰陶大家大家生兒六月餘丈夫子即稱孤零丁
未保麒麟雛大家一節誓不渝身有死不二夫與孤為
命相噫嗚保抱不啻琉璃珠但願孤長壽監我門戶扶
我輿天助孔胤孤無虞五歲解讀書十歲能當閭二十
作賦喧三吳娟來大家八十踰孤三釜心何如紫微相
君新下車上推先聖恩及孳薦書上達天王都承恩歸
來拜起居堂上鶴髮霜顏都烹羔擊鮮婦當廚里中姆
謹相呼孔家生兒天與渠康之阜曲阜俱康之水流泗
洙曰貞曰孝表一廬楊子作謌謌不誣他日太史春秋

陳孝童 并引

孝童名福越之錢清人年十歲侍母葉病衣不解帶母病甚水漿粒食不進口中夜潛出後庭泣於天曰我母病將死吾何依刲股代藥天其從我乎股刲而母已死人謂刲股多救母童不能不亦妄譽乎子謂童知愛親天之無僞者也刲股救母而知有其親而不知有其身也又豈知有名哉季世奸民有刃股乳規免賦徭者若童又豈有賦徭而為是哉刲股童之天也母之救不救亦天也子居與童鄰親覩其事可以弘獎風教遂為賦詩

錢清陳孝童十歲知孝母母病日以革藥餌空吹咀夜庭人不知磨刀去剔股凡兒血肉軀軀小痛榎楚孰識身在親憸毒至刀斧隣里聞孝童涕泗下如雨道路聞孝童過車式其戶堂堂士大夫結髮在庠序母背忍絕裾母喪亡捧土我作孝童詩豈惟風童孺

强氏母 并引

毘陵强可事母以孝聞母年踰八衰可方以鄉校官調轉湖州從事感事母之日短遂以侍親致事得陞承事郎浙東帥府從事由是併得封母夫人縣君今年至正戊子十一月二十三日長至適為夫人初度日也母子恩命皆以是日至故為賦燕喜詩一首俾令官歌之

强氏母毘陵人年已八十又一春强家郎未七旬五十入官教邑民六十轉官在鄰郡大府婉畫方咨詢守將急移檄候吏持在門强家郎捧檄告母母欣欣一笑還一頌庭前大樹風不停孝子惜陰寸寸勤强家郎養母素不貪食有祝鯁寢有五色袒其肯貪天之祿一日離其親年未及致事辭檄奉晨曛中書重爾天性眞馳文箋天天不嗔賜爾孝子七品秩緋衣姶妠青絲綸强氏母隨牒封邑君一陽復為生辰邑官里老走侁侁上堂與母千百壽烹羊炮豕羅鮭珍强家母抱牒謝天恩强家郎百拜百舞稱壽尊日日起居太夫人項間壽帶日

見雙條丈眼前離立五世之兒孫強家母壽無匹榮無
倫兒孫一作諸孫

蔡君俊五世家慶圖詩

蔡家肉譜繇司徒西蜀蔓衍雲間居胡笳一洗怨女孤
世世解讀中郎書傳家五葉忠孝俱鬱葱佳氣無時無
有母有母徐卿徐生兒袞袞麒麟駒檜岩君俊父老仙老
不枯巖前雙桂雲數腴繡輿從以班斕裾或拜或立或
步趨登堂好弄如羣鳧中有一人美且都柏垣成陰返

慈烏平反一笑堂上娛春衫初試如舞雩樵青漁童侍
兩隅坐中有客皆鴻儒晴簾花吹引香篆午窗竹雨鳴
茶爐不知人間有金屋弱海之外為蓬壺只今諸孫秩
裯襦文采箇箇成於菟玉階清夢追爾祖種德政與槐
陰符太夫人在錫冠帔曾玄滿眼紆青朱紆青朱賸買
丹青添畫圖內譜或作內譜或作脫裯

鐵面郎美趙御史也

鐵面郎不願白玉堂願著錦衣裳上明天耳目下見人

肝腸江南使者欺天隱黃金車馱實虛牝忽馬青天近
天目峰前見秋隼父老出郭門焚香拜使君使君天上
斗斟酌元氣成冬春成冬春立皇紀董狐已修三國史
柱下惠文須出理江南驄行且止萬一讒邪塞天耳手
持堯時屈軼枝獨立殿前言國是鐵面郎眞御史

奉使詞并引

至正乙酉天子遣天下奉使凡十二道三十有
六人糅和爾達爾瑪在選中巡察西川司臬吏
舞法首擊治之方面貴臣有驕而弗讋者亦糺
詰之時政梗民必思痛豁去如鯁在咽必吐乃
已彼布達實哩者如工尹商陽之兵殺三人以
為不如是不足以反命事不幸類此而況生殺
者皆不當法乎此西川使者之可訶也

陰曀生蜉蝣奉使代天明四目達九幽假天喜怒私恩
讐欺皇明是非一逆海倒流其中答理子西邊托週遊

西邊有鳥其名為休留復有老狐九尾而九頭扇妖作怪呼匹儔胶我赤子血上薇十二旒力大泰山不可抜答理子一觸泰山折之如不周烏乎漢有張綱衛有史鰌元有答理足追前猷太史筆不貶褒我作歌詩繼春秋

春草軒辭　并引

毘陵華孝子幼武六歲而孤善事其母以純孝聞嘗自取孟郊游子詞名其所居軒曰春草予為體游子意賦春草詞

春暉庭下春雲暖春草軒前草長短中有百歲宜男花一色青蚨縐枝滿青蚨子母生死恩草有靈芝生孝門春暉照人春不老芝草闌干芝有孫當時夢生芝草綠瑤草琅玕栖別鵠孤兒日長草忘憂錦褥護兒如護玉春菲菲草油油千金駿馬五花裘吁嗟兒兮母好遊銅駝陌上春風愁草萋萋春杲杲遊子歸來在遠道堂前何以報春暉身上春袍照春草　瑤草一作瑤圃

萱壽堂詞　為海漕府經歷孫仲遠作

孫家高堂風日好堂前秖樹宜男草孫家阿婆昔宜家今日宜男復宜老香霧濛濛吹繡與花雨斑斑上文褓阿婆之年八十深　一作令　五鷺恩誥封泥金孫家郎惜寸陰把萱酒為萱吟易搖千歲風前木難報春暉寸草心

傅道人歌　并引　一作傅劍子歌

御史　闕　常為余道傅道人事道人字隱陽朔人也性勇獷壯年無所用其勇遂執砍質之役於刑部會河南有以註誤繫請室者若干人道人獨明其非辜不忍陷死地且加存鄙未幾又有仁義類此積勞當得九品官一旦棄去過赦出之皆詣道人所謝再生之年其殺人之中異師於關陝間與之語有悟素不識書即能賦五字詩道其所脫然者後遂入嵩山不還者十年父兄妻子莫知其所如往今隱居洛陽三井洞株坐不出好事者往候見之訖無一語吾子

為古詩文喜錄奇事若道人者亦一奇也且道人約余三年後當見于洛城之東事果當以吾子之作遺之余讀宋史知李芾忠烈之助亦一劍手耳其可以五百例賤其人乎若隱勇者既勇於敢而殺又勇於不敢而無殺脫退其役而進道於黃冠者師非其以執術為不是而訖善復其性者歟故為作歌一首復御史云

祈連山人天骨奇十五能運朱屠椎二十報仇許人死殺人不數舞陽兒鄉里不能容官府不能治猛氣奚所托仗劒歸京師京師殺柄司秋官假爾爪牙虎豹關今日尸一逆明日誅一姦朝食悖臣膽莫食凶人肝龍蛇見血性忽改鳩隼化質身無難尋師度關陝棄家入嵩山只今啖松久辟穀劒埋三井飛精服能聯彌明石鼎句能和商顏紫芝曲容來啟關不一語但聞鼻息聲滿屋烏臺卿史卯金公羣邪膽落稱人雄囊封事畢志即東穀城丈人有前約三井洶前尋赤松

留肅子歌

留肅子草衣儒居無室屋出無驢十年落魄走吳下一日奮迅遊天都自言袖有黃帝書淮荒海盜及吳租大臣不諱省中木法官交譏臺上烏草衣言事不畏死請劒欲斬崔司徒

洪州矮張歌 并引

洪州矮張道人術流之奇士也其術出國初李國用國用又出於德長老不苟干貴人即見貴人不苟佞不仁者規言之無隱推其人以占其家及其子孫之凶慶皆奇驗若神輕財解難有古義士之風余客西湖大禹觀而道人來寓與余鄰時過談天下事非今之豪傑所能及也且欲授術於予予謝未暇歌以送之

洪州矮張如矮瓠大帛深衣沒雙屨自言矮瓠不食酒惟貯先天九宮數蚤年俠氣慕朱郭輕財屢倒千金橐得道人疑李士寧滑稽時效東方朔雙瞳注射金蟆精

口如急雨傾建鈺卒然一語中人隱王公錯愕面發赬烏乎王謝誤蒼生天下烏用爾寧馨居中可乏汲長孺使邊須用蘇子卿我本先皇賜進士十年不調錢塘市宦程那敢問雄飛國法新蒙脫脊靡西湖西南山南水華落日清而酣畫船載酒遁名姓三尺長喙金人緘嗟乎五鬼賊三屍譎矮瓠矮瓠無多談

秀州相士詞 并引

秀州相士薛氏見心者拜余笠湖上首出句曲外史自贊一首及縹册一帖且禪其言云持此以見梅花道人道人技癢當為汝歌歌訖然後乞其奇文章予為嘘然大笑既為賦歌詩一解又如其志書梅花道人傳一通俾東歸以復外史

秀州相士薛見心重湖風雨來相見手把茅山道人詩亦有胡僧寫東絹自云膝不拜公卿海内名人初入卷縹綾方册錦盤囊首録梅花道人傳道人不讀姑布書兩目看天走青電梅花忽露太極心南枝北枝開一遍

秀州相士亦識道一笑求心符鍊券章生不相一隻眼桑生不相一尺面貌如削瓜帝治開背如植鰭王業建君不見漢家將軍如牯腰午夜膏燈照悲唁 一隻或作一雙

禽演贈丁道人

令威仙人歸故林白晝飛下天門深一千年人忽作鶴二十八宿皆為禽俛頭垂翅聽驅使走報禍福不敢喑南方朱鳥獻奇狀部領其屬來駸駸毛鱗羸介各異態肖像妙合天地心翩然謝客欲高舉便恐滅迹丹霞岑東州名山指華頂碧天倒墜青瑶簪人間華表或可擬馭風時復來相尋

治師行 并引

贈緱氏子名長弓太湖中人與余鑄鍊笛者也通文史又善鑄鐵冠如意自云將鑄湖心鏡求

余詩歌之云

湖中治師緱長弓有如漢代陶安公七月七日與天通

朱雀飛來化青童旦莫隨仙踏飛鴻道人鐵笛已在手
鐵冠八柱凌喬嵩皇帝一絃誅羣凶猛士干將無所庸
還徼上青子天上裸重瞳江心火雹流赤虹雲凝霧結
愁蟠龍

艾師行贈黃中子

艾師艾師古中黃肘有補注明堂方籠有岐伯神鍼之
海草岐伯遺針於海島岸生艾草他艾十不及一箇有軒轅洪爐之燧光灼艾
禁木火火鏡灸火珠取火佳鍼窠數穴能起死一百七十銅人孔竅徒
紛厖華陀鍼灸不過數處三椎之下穴一雙二豎攄穴名膏肓百
醫精兵攻不得火攻一策立受降金湯之固正擣穴快
矢急落如飛鴈梅花道人鐵石腸昨日二豎猶強梁明
朝道人步食強風雨晦明知陰陽老師藥券不受償何
以報之心空藏施藥勝施羊公漿會有仙人報汝玉子
成斗量

醫師行贈袁鍊師

大茅先生上天司死生每歲考校月之二日為嘉平至
今華陽有仙會會則鬼獸叫嘯丹光明上帝又閔其人
之枉死必生仙醫有如貞白者代居山中拔愚氓自從
貞白上仙去杏林剪伐橘井夷溝坑越七百歲乃有袖
雲氏弱冠學道朝天京天子問道賜爵秩師拂衣去還
山自吹鸞鶴笙不燒丹不辟穀不飡日月精不役罡訣
甲與丁人有奇疾弗能名鬱如病草無勾萌師一視擘
者伸瞽者覩跛者行問之無吚咀之劑鍼石之兵惟有
日兩炊飣折足錯乃云太上親傳一管筆三軸經無憂
祖師傳至我我奉行之無足驚五藏腥如何三經一筆
不施湯液尚須皮毛解剝淨洗五藏以兼售欲豈比長安清
乃爾靈人報以金擲之如瓦礫吾聞上古俞跗善療疾
亦何必隱居辛苦註草經嗚呼人生喜怒悲樂病易成
須髮日槁為星星便從鍊師乞漿啖火棗青華定錄共
見茅君盈日兩或作日用

芝秀軒詞 并引

東倉馬君瑞以芝秀名軒虞學士集為書其扁

李著作孝光為之紀復求歌詩於余故為賦騷

詞四章

芝秀兮煌煌羅生兮滿堂紫雲囷兮如蓋露湛湛兮沐芳美夫人兮賢姊集靈瑞兮未央

又

芝何為兮為秀匪植以生兮匪培以茂協冲和以華滋兮食之而壽

又

山嵯峨兮谷逶迤歌紫芝兮吹參差懷美人兮不可以追

又

鐵之涇兮鳳之洽思公子兮善窈窕善窈窕兮樂康朓逍遙兮歲年老

壽岩老人歌　并引

壽岩老人者吳興欽先生德載也老人仕宋為授言即遁隱長山之石岩石生冬青萬年之枝老人遂號壽岩又自志以文去老人之死四十年其孫驥出其手澤求余歌之

壽岩老人宋都督不宥新朝食周粟水晶國裏七寶山別有天地非人間山中黃石眠怒虎圮上傳書曾有語歸來牧羊尋赤松萬年枝上盤冬龍冬龍萬年與石鬬老人一杯持自壽煉石未補天南孔叶空坐見瀛洲生軟紅嗚呼壽岩之人兮元不死南斗化石齊崆峒

題鐵仙人琴書眞樂窩　附錄李孝光所作也

舉世之樂無如鼓琴琴可以禁人之邪心易人之哇淫舉世之樂莫如讀書書可以絕小人之狹邪履君子之坦途世人為樂千種有不如我樂長可保彼有嗜酒樂飲逢毒若酖豔妻讙虞自令身枯溺心貨殖為盜賊積崇勢淩人鬼神斷嗔蚤官驕子疾為禍首或世所樂自詭神仙累萬人學無一長年有樂放恣毀

除須髮捐棄父母終竟不覺有察於獄謂俾不惛性
習浸移久而泰甚凡此衆樂豈不可懷不如我樂無
患與笛鐵仙左琴右書傳終日危坐笑以咍忽見吾
詩仰天歌鐵仙豈不大樂哉

鐵笛歌為鐵崖賦 附楊先生所作後

鐵崖道人吹鐵笛宮徵含嚼太古音一聲吹破混沌
竅一聲吹破天地心一聲吹開虎豹闥彤庭跪獻丹
扆箴問君何以得此曲妙詣律呂可以召陽而呼陰
都將春秋二百四十二年筆削手譜成透天之竅價
重雙南金掉頭玉署不肯入直入弁峰絶頂俯瞰東
溟深王綱正統著高論唾彼傳癖兼書淫時人不識
我不獻會有使者徵球琳具區下漫三萬六千頃之
白銀浪洞庭上立七十二朶之青瑤岑莫邪老鐵作
龍吼丹山鳳舞江蛟吟最哉宗彝吾所欽赤泉之盟
猶可尋更吹一聲振我清白祖大鳴盛世載賡阜財
解慍南風琴

鐵遂謠為鐵崖仙賦 附錄雲間錢熹作也

鐵崖仙人冠鐵冠錦袍不著衣褐寬棄官流蕩山水
窟胸中奇氣蛟龍蟠手持鐵笛竅有九錚錚三尺青
琅玕吹之奇聲絶人世抑揚悲壯凌雲端鐵崖山高
高百丈片片吹落梅花寒太湖老漁狎唱清江歌仙
人側卧吹回波七十二峰翠鸞舞大雷小雷走深渦
君山弄最奇絶一聲草木摧兩聲山石裂三聲蜿蜒
躍波起四聲卷海作飛雪五聲山嶽盡動搖六聲百

鳥皆噤舌七聲吐氣成虹霓槎桑枝上金烏啼八聲
射光凝牛斗丹桂枝邊玉兔吼九聲十聲迸銀河鬼
神股慄天差戕河鼓輟瓊耜天孫停玉梭九重震疊
開蕩蕩帝閽驚定忘撝訶釣天大人側耳聽口勑仙
吏旁搜羅分甘吹笛樂吾樂芒屩嬾上金鑾坡仙人
仙人鐵石腸引喉噴鐵金琅璫中通外竅直以剛鎩
鄉善鳴愁鳳皇底須截竹峴崙岡願將鐵崖壽鐵笛
後天不老凋三光

鐵崖古樂府卷六

鐵崖古樂府卷七

元 楊維楨 撰

堠子辭

堠子箇箇復箇箇十里五里官道課行人捷徑行不從
官道過吁嗟堠傍岐轉多堠子荆棘如銅駝

鍾藤辭

南有美木鍾藤束叶朔只鍾藤日肥美木削只於乎孤剛
柔惡覺之執操斧斤為我理之

醴泉辭

醴泉兮無源靈芝兮無根如何求俟兮而欲求乎人門

泳水辭

泳水可以尋珠商丘開射石可以飲羽李廣事乃知一心之
人兮遇物而無迕

梟盧辭

梟徙而不成鳳兮盧種而成荻此智者之操心兮受降
同乎受敵

龍虎辭

檻足兮虎成狗燒尾兮魚作龍得勢失勢兮而以分乎雌雄

狗馬辭

狗有烏龍兮馬有的盧的盧徇主兮烏龍食奴於乎交之借兮無解孤之託兮無嬰吁嗟烏龍兮狗之解吁嗟的盧兮馬之嬰

鷹馬辭

鷹使司漏馬使警偷臧者守杼獲者運牛彼此職廢空抱主憂君不見薛恭尹賞各有所兩地一易俱稱優

鳳鎗鎗

鳳鎗鎗求其凰凰既得不復念母將不如城頭烏日日夜夜哺母與母翔

鶴鶴鸛

鶴鸛鸛乘君事不復戾九天不如地上雞乃得

五禽言 并引

禽言無出梅都官之作予猶惜其句律佳而無風藍之意故予製五禽言言若拙而意頗闢風

藍馬

喚起喚起東方明門前已如市上林有烏殺司晨苦殺蕭娘睡方美

又

提胡盧提胡盧沽酒何處沽烏程與若下美酒高無價

小姑典金釵勸郎醉即罷君不見城中官長壺盧提十日九日醉如泥

又

姑惡姑惡姑不惡妾命苦姑有孝女姑為慈母妾亦甘為東海婦

又

子歸子歸子不歸白頭阿婆慈且悲子弗歸待何時君不見西江處士章九華十年去赴丘園科母死妻啼未

還家

又

行不得哥哥我不行奈我何西山有豺虎西江有風波
風波尚可壺豺虎尚可羅努兒闌平地多行不得哥哥

歸雁吟

江南荷葉黃見爾來江鄉江南春水暖歸路同天遠春
復秋秋復春南來北往多苦辛鷗為友鷺為鄰他山鷓
鴣好結婚只住江南生子孫

兩鶺鴒為顏氏婦賦

兩鶺鴒朝朝莫莫啼不休天陰婦葉去雨止還相求天
公陰晴變不測嗟爾夫婦難為逑勃勃水西頭啼過東
家樓東家樓前琅玕樹枝枝連理森相樛無風無雨春
正好願爾長作鴛鴦儔莫效前身鷹隼仇

匹鳥曲

建章宮中匹鳥飛太液浮起雙紅衣文塘小徑迎春歸
春紅蓮葉春荷荷金丸嬌郎故驚起白頭雙飛誓雙死
上林鴈婦忍流離九疑倀倀天萬里長干沙頭人望夫
願託錦領西江書結生不作白頭伴結死須作青陵烏

鮫人曲

鮫人居錢塘湖自從劒客過湖去世人不識眞仙儒靈
丹擲湖水湖水清如酤江妃惜不得貯在明月壺鮫人
夜飲明月腴夜光化作眼中珠手擎蓮葉盤一珠盤中
走珠泰不如世人無儇意波心蕩漾青頭鳧烹龍炮鳳
日日千金廚何以洒君心熱寧君軀洒君熱寧君軀須

飲鮫人明月珠

義鴿 并引

予讀喀爾相家義鴿志為之嗟曰嗟乎通文史
如衛仲道妻而有不鴿如者彼忍於不義不忍
於死爾蕞爾鴿非有倫理之教詔也又豈識有
一醮終身之義乎而托以死答所配非其所惡
有甚於死者乎於乎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義
爾而義反滅之則物性反優於人乎嘻吾不知

之矣抑予聞鴒之不止義也養其子也鴈鳩之仁其託書也鴻鴈之信爰賦三章以補前人之缺云

肅肅兮飛奴好爾匹兮哺爾雛吁嗟爾德兮均慈愛於鴟鳩

又

肅肅兮飛奴離爾儔兮別爾家叶姑吁嗟爾勞兮比鴻鴈兮將書

又

肅肅兮飛奴欻相失兮婦夫死者兮已矣生誰適兮與娛朝不粒兮無與吁莫不室兮無與居豈無他儷兮我儷不如閲七日以死兮矢一節而弗渝吁嗟爾烈兮繼比與乎關雎

警鵬

吁嗟鵬來兮汝趾不爪兮臂不翎橫口堅齒長眉目兮眥不睛胡為肆攫搏兮勇悍陵稱人類兮負鳥名吁嗟鵬兮反已靈犀序汝鄉兮衣冠汝朋

又

橫翔傍舞兮羣突以闇陰窺狙伺兮風草動搖嗟爾醜兮不可以抬譬一猧兮將汝梟上或捂兮下或憍隔截鸞鵠兮愁青霄吁嗟鵰兮逞爾豪擊剛者怠兮與爾乎同遨

又

貞柏蒼蒼兮烏府初霜寒氣襲襲兮皁鵰在傍匪汝朋比兮伏陰紆陽扶豎正直兮不茹吐其柔剛鸞鳳遠舉兮集猿云亡吁嗟鵰兮不改行收汝族兮磔以禳

此先生在天台喻其豪民未率化之作也今其人有更名改過求自列於善民以一洗舊日赤書其門之醜故曰詩可諷也

射鵰行

草枯燎癸原野赤老鵰憤起千軍敵將軍名號巴而思

虎名白羽慣數黃狼肋老羆抉石如怒猊將軍立馬攢霜蹄滿弓一射正貫脾馬前突立人而啼南山白額當道卧東西之人不敢過少年匹馬隨譟呼從渠生拔白額須臾白額作飲器坐令泰山之婦歌好世

鬬雞行

兩雄勇銳誇匹敵老距當場利如戟毵毛毸毸毬毸蝟刺張怒咽磈礧嗔睛碧劒心一動碎花冠口血相汚膠絲翼何當罷鬬作啼聲埭上黎花春露滴

殺虎行 并引

劉平妻胡氏從平戍零陽平為虎擒胡殺虎爭夫千載義烈有足歌者猶恨時之士大夫其作賦是章

未雄故為賦是章

夫從軍妾從主夢魂猶痛刀箭瘢況乃全軀飼豺虎拔刀誓天天為怒眼中於菟小於鼠血號虎鬼寃魂語精光夜貫新阡土可怜三世不復仇泰山之婦何足數

白翎鵰辭

按國史脫必禪曰世皇畋于林柳聞婦哭甚哀明日白翎鵰飛集幹朶上其聲類哭婦上感之因令侍臣製白翎鵰詞鵰能制猛獸尤善禽鴈鶩者也舊詞未古為作白翎鵰詞二章以補我朝樂府

白翎鵰西極來叶黎金為冠玉為衣百鳥見之不敢飛雄狐猛虎愁神機先帝親手韜重爾西方奇海東之青汝何為下攫草間雉兔肥奈爾猛虎雄狐狸

又

白翎鵰來西極地從翼旋山目側邊風勁氣勁折膠材官猛箭與之敵黃狼紫兔不餘力須臾白雪輕一舉千仞直駕鶩洒血當空擲金頭玉頸高十尺千秋萬歲逢玉食

佛郎國進天馬歌 并引

天馬歌本古樂府車馬六曲之一也漢郊祀樂歌亦有之然漢之得天馬或出於漢貳師將軍

之伐宛非德徠之維我有元至正聖人德被西
裔而佛郎馬來宜作歌章光贊樂府故作此歌
龍德中元氣昌天王一紘開八荒十又一葉治久長前
年白雉來越裳中國聖明日重光仁聲馭眥動嘉祥烏
桓部族號佛郎實生天馬龍文章玉臺啟閶闔張願為
蒼龍載東皇瑤池八駿若有亡白雲謠曲成荒唐有元
皇帝不下堂瑤母萬壽來稱觴屬車九九和鸞鏘大駕
或駐和林鄉後車獵侯非陳倉帝乘白馬撫八方調風
雨和陰陽泰階砥平玉燭明太平有典郊樂敬尚見榮
河出圖像麒麟鳳鳥紛來翔

鐵崖古樂府卷八

元　楊維楨　撰

覽古

晉師納天王大義白日披尹固附孽子奉籍奔蠻夷道
逢秋郊婦三歲爾大期三年尹固死婦言如蓍龜

又

出姜哭過市呼天天實聞市人皆涕下魯賊當誰分出
姜不聞魯麟筆誅其君

又

秦穆飲盜馬楚莊忘絕纓齊景思一木觸槐有淫刑婧
女告齊相稱說辯且正明朝拔槐令婧婦脫因名

又

單父七絃琴為治務感興十金南門木立令務必行單
父有成效夜漁若嚴刑南門能徙木不能徙民情以此
知巧信不如拙而誠

又

韓厥戮趙僕不以私害公後人援此義往往為逢蒙曲
逆不皆本事主可移忠偉哉劉公論呂布眞難容

又

應侯刻薄人須賈得無死飛將殺霸陵狼狠不足齒如
何畫眉郎五日殺掾史

又

齊相善求治議論人人殊益翁本黃老一語益有餘諸
儒不足聽醉吏自足呼醉吏猶不擾諸儒多訴沮

又

恭儉漢天子取士忌少年未應絳灌徒廷中肯妨賢徒
為宣室召復有長沙遷不見馮都尉唐龐眉竟誰憐

又

田叔作魯相王不敢遊田痛愧取民物償以中府錢漢
人重長者長者豈非賢

又

任安與田仁同仕將軍門厮養惡茵馬實坐貧失身發
憤騎奴席拔刃徒自分不會趙少府何時別奴羣乃知
聖賢仕端不與賤貧

又

郭解本大俠睚眦殺人威當其出邑屋獨不殺倨夷屬
吏脫賤更卒感內袒來此事實近道可以俠少之

又

漢廷古遺直免官歸田園已聞御史奏嚴李有飛言
李文矯制獨無罪加冠禮終存誰謂淮陽召淮陽為慕恩

又

出關棄繻子南征笑狂生左右無黃髮淫夫挾之行幾
殺漢使者君臣起大兵尉他羈漢綬何曾請長纓

又

成都賣卜士大易先天心弟子一區宅桑榆有餘陰何
為天祿閣忘身幾陸沉門前容從今傳酒箴

又

任安與田仁同仕將軍門厮養惡茵馬實坐貧失身發
憤騎奴席拔刃徒自分不會趙少府何時別奴羣乃知
聖賢仕端不與賤貧

子陵江海客本非沮溺倫仁義立奇論豈果忘吾民狂奴作故態飄然歸富春客星犯帝座太史奏天文故人信符識三公等浮雲

又

武丁夢良弼審象極冥搜光武思故人物色在羊裘彭城有處士君恩貴林邱股肱不為用顏色徒相求

又

董卓劫慈明荀爽次以及伯喈蔡邕子龍獨何人申屠蟠談笑

却唾唾高視梁碭上片雲卷而懷古來高世士塵埃豈能埋

又

襄陽有高士生產不曾治何以遺妻子鹿門有深期籍籍齒牙論龍鳳名諸兒諸葛拜床下可是扣橋師

又

孔公薦一鶚義烈爭秋霜天心報知已討賊尊天王漁陽操英憤夫豈病悖狂營門三尺柧音脫殺氣披搶槍

又

會稽嵇叔夜才氣浩不羣平生癖於鍛餘好在琴尊不如一長嘯攜琴學蘇門可怜廣陵散奇弄今無聞

又

汝南許文休喪亂一驚士敢當諸葛拜合受玄德鄙士論推指南無乃失臧否乃知郡功曹排擯有公是

又

知子石司徒分財薪齊奴諸仲財不如財窮東市誅吁

嗟石司徒知子良不愚

又

洛陽輕薄子挾彈走春嬉結交金谷友諂事賈午兒蔑棄慈母訓乾沒不知幾感已賦閑居猶以拙自悲

又

彈琴藏安道焦桐破奇聲蔚宗與文季俱以琴自鳴天子不得屈王公不能聆獨怜褚司徒銀柱老齊伶

又

我愛王懷祖面壁售人罵不比少採時瞋目答米價褊
中頓有容坦之詎能過桓桓大將軍漢業在出跨

又

青青五柳宅貧無三徑資去忝建威幕為貪良亦非彭
澤八十日胡為遽來歸乃知決然逝非為鄉里兒首惡
王休元酒亦無所辭華軒欲載我心詎能違

又

王湛蓄深器世人不能窺大慧實若愚人遂以為癡可
憐濟父子同門不識之何況隔千里而欲求人知

又

義之在東床風操夙所稱藍田譽轉重胡乃意不平出
弔曲在我反惡固其情以此悻悻死無異匹婦輕

又

韓信卜母地旁置萬人廬郭公卜隣水長洲偶成墟千
秋楊子宅投棄同江魚裸髮何為者厭魅開簾篠孰借
神丁火焚却青囊書

又

郭璞精術數知晉必亡秦逃秦遠歸晉追兵殺亡臣洛
陽牛背叟讀書孝其親涼州未經破先歸忽如神術人
不靈已哲士固全身

又

騷雅去已久宮體爭哇淫洛陽風一變枳性隨人心鄉
關思蕭瑟作賦哀江南叶任調入金釵臂亡國有餘音

又

嘗疑王孝子素履朴且莊門生服縣役徑行想不揚孝
子躬饁具罄折在道傍門生役已脫詭道由此行

又

鄭州跋男子婁德師識者惟客師袁客師深沉有容量不為
同列知唾面戒其弟俛世一何卑君看白水澗沫頟宣
駕資

又

世疑狄文惠不知婁師德婁公吾不賢此意人未識古

來嫌忌間吾道憂叱迹

又

開元劉神童名字瑞一時文學不濟世鞭算競刀錐拍
權啖士口使不得有訾任數不任道與利固如斯

又

小兒賀季眞棄官亦棄宅遠謁王道者去問術黃白何
物袖中蔵去道萬里隔

又

嚴家兒八歲殺父娠嚴家父稱奇養成虎豺惡腐儒弄
虎髭嗟吁豺虎天早斃七十慈親免官婢

又

姚家有裨將腰佩雙青萍夜脫匣忽殺程務盈為
書報殺狀伏劒隨自刑吁嗟古義士豈復數荆卿

又

厚施而薄望郭解愧朱家大唐郭氏子元振手劒寒奸邪
賻金四十萬主名不知夸結客豪俠場此客實無加

又

昨日滿頭花堂上爭春妍今朝大風起花落玉津園舊
地易淮陝取蔵詣戎門可憐於期首不謝永州魂

又

東人送降款西人納降城長沙李太守誓死城不盟高
樓一舉火老稚同焦冥

又

要離燕妻子大盜空古名戕戕南丈山光焰日月青婦
義終一醜臣道無改更寧戴一天死不載二地生尚憐
廣西弟有愧顏家兄

鐵崖古樂府卷八

鐵崖古樂府卷九　　元　楊維楨　撰

城門曲

諜報越王兵城門夜不扃孤臣睛不死門月照人青

烽燧曲

聞道驪山下西戎已結兵美人方一笑烽火不須驚

關山月

月出關山頂將軍鼓角悲漢皇今夜宴影落素娥池

飲馬窟

長城飲馬窟飲馬還驚寧知嗚咽水猶作寶刀鳴

劒客篇

昨夜征西去西兵盡倒戈丈夫學劒術何用效荆軻

俠客詞

未許同交死全身報國仇太阿飛出匣欲取賈充頭

放麑詞

母麑急麑子徵父視如傷太子奔城父千秋憶奮揚

牧羝曲

老羝何日乳歸雁忽能言不逐虞常死丁零尚有恩

摘瓜詞

黃臺八瓜熟瓜熟蔓緜緜惟有大瓜好狐來瓜已穿

桑陰曲

妾自夫君戍桑陰路不通將軍哮似虎少婦竊秦宮

貞婦詞

皎日常持信倉皇不改眞君王符不到水長漸臺傾

朱厓令女

關朱爭兩死兩死獨誰當關吏不垂泣青天應雨霜

妲己圖

小白竿頭血新圖入漢庭宮中雙燕子齊作牝雞鳴

三閭詞

江南龍虎氣樓閣照金銀望見長安道不知塵汙人

又

璧月幾時缺玉枝幾時枯閭中連理伴夜咲素娥孤

又

昨夜韓擒虎將軍奏凱回井中人不死重帶美人來

又

脂塘乾辱水壁月破清秋五佞誅新國江郎尚黑頭

雌雄曲

妾夫曉出塞妾夜馳孤忠誓作干將劒一死雙雌雄

連理枝

主家連理木昨夜一枝零野藤沿別樹相託萬年青

朱邸曲

朱邸連雲起高甍大達要賢能置驛獨覓鄭當時

高樓曲

高樓有獨婦白晝彈空桑門前誰下馬不是五樓倡

玉蹄騮

銀腦玉蹄騮金鞭問妾家窓開桃葉渡小艇在荷花

珊瑚鞭

儂出青桑下郎來淥水邊相看成目語馬脫珊瑚鞭

浣女詞

處女溪邊浣使君溪上遊使君來乞飲瓢棄在沙頭

績婦詞

蟋蟀入秋堂青缸夜未央李吾今夜惡東壁滅餘光

織婦曲

此曲暗用晉謝幼輿折齒事

盈盈白面娥新絲織扇羅當機不應客擲地碎金梭

商婦詞

蕩蕩發航船千里復萬里願持金剪刀去剪西流水

又

郎去愁風水郎歸惜歲華吳船如屋裏南北共浮家

清塘曲

相值清塘道儂家似沫鄉清塘無限好相約采芳唐

春波曲

家住春波上春深未得歸桃花新水長應沒浣花磯

采蓮曲

東湖采蓮葉西湖采蓮花一花與一葉持寄阿侯家

又

同生願同死死生清冷注下作鎖子藕上作雙頭華

楊柳詞

楊柳董家橋鶯黃萬萬條行人莫到此春色易相撩

又

長條一丈長長似紫絲轆長條輓易斷五馬過橫塘

寄春曲

春從天上來幾日到章臺憑語青青柳飛花莫浪催

賭春曲

鬬草歸來後開筵又賭春指前撒珠戲獨是得雙人

玉鏡臺

郎贈玉鏡臺妾掛菱花盤安得咸陽鏡照郎心肺肝

回文字

芳題工織素遠意重鮫綃應識辭家久回文字半消

生合歡

朝作生合歡莫作生離泣安得並蒂堅堅似七姑汁

望月石

江邊纜舟石纜解不留痕長恨無萍草難同結縷根

望鄉臺

望鄉臺上客秋至望鄉關中原遮望眼可奈燕支山

乞巧詞

天上星重會征西客未歸殷勤乞方便靈鵲度人飛

聞雁篇

樓頭聞過雁隻影不成雙一夜狂夫夢相隨到九江

繫馬辭

誰繫西枝馬馬嘶花亂飛亂飛渾自可莫遣折花枝

買妾言

買妾千黃金許身不許心使君聞有婦夜夜白頭吟

續絃言

麈角煮為膠續絃絃在弓誓將絃上箭不射孤飛鴻

歸客誤

夜聞歸客騎玉轡鳴啓唤婦開西窗秋風響桐葉

又

江頭初一潮還從午時起奈何蕩子心相期不如水

自君之出矣

自君之出矣燕去復燕歸思君如荔帶日日抱君衣

又

自君之出矣草青復草黃思君如魚鑰日日守君房

吳子夜四時歌 欽定四庫全書 鐵崖古樂府 卷九 劉琨 七

又

麴塵波欲動紅心草已生朝來夾城道流車如水行

又

睡起珊瑚枕微風度屧廊芙容最高葉翻水洗鴛鴦

又

秋風吹羅帷玉郎思寄衣多情雙絡綿啼近妾寒機

又

樺煙噓席暖不知寒漏長朝來玉壺冰為君添衣裳

屈婦詞 又名北郭詞

瓜田不納履北郭招讒汗覆釜重開日宮中殺破胡

新來子

君王有隱疾拚鼻即生嗔何處新來子樊姬不妒人

同宮子

同宮一相見不用畫蛾眉井上芙蓉怨江蓮共一時

陽臺曲

月落望夫山高臺十二鬟楚宮多妒女雲雨夢中還

蘇臺曲

吳王張高宴臺下閱犀兵高臺三百里不見越王城

邯鄲道

忽見邯鄲道千秋萬歲哀君王金不惜應築望鄉臺

昭陽曲

美人初睡起內史報蘭湯散盡黃金餅無尋赤鳳皇

團扇歌

團扇復團扇秋風不相見隱顯各有時陽阿舞雙燕

白頭吟

長夜白頭吟新絲理故琴莫將一日意誤結百年心

銅雀曲

帳中歌吹作玉座翠簾瞧西陵迷望眼日莫起浮雲

綠珠辭

井底生明月樓頭墜寶星年年金谷草春入美人青

焦仲卿妻

生為仲卿婦死與仲卿齊廬江同樹鳥不過別枝啼

小臨海曲 一名洞庭曲

日落洞庭波吳娃蕩槳過道人吹鋌笛風浪夜來多

又

道人鐵笛響半入洞庭山天風將一半吹度白銀灣

又

仙橘大如斗浮之過洞庭江妃渾未識喚作楚王萍

又

海客報奇事青天火龍飛明朝雷澤底新有落星磯

又

網得珊瑚樹移栽瑪瑙盆夜來風雨橫龍氣上珠根

又

海上雙雷島渾如灩澦堆垂龍拔山脚飛渡海門來

又

潮來神樹沒潮歸神樹青雲裏天妃過龍旗帶雨腥

又

客入毛公洞洞深人不還明年探禹穴相見會稽山

又

太液象圓海金蓮夜夜開水中萬年月照見昆明灰

又

秦峰望東海雲氣常飄飄桑田明日事奚用石為橋

桂水五千里

桂水五千里春來波浪深地消青草瘴花發乳蕉林

又

桂水五千里瀟湘雨氣空衡山七十二望見女英峰

又

桂水五千里南風大府開衆王新貢人鮫女送珠來

又

桂水五千里上有鸚鵡洲美人生遠思今夜在南樓

鐵崖古樂府卷九

元 楊維楨 撰

鐵崖古樂府卷十

西湖竹枝歌

蘇小門前花滿株蘇公堤上女當壚南官北使須到此江南西湖天下無

又

鹿頭湖船唱赧郎船頭不宿野鴛鴦為郎歌舞為郎死不惜真珠成斗量

又

家住城西新婦磯勸君不唱縷金衣琵琶元是韓朋木彈得鴛鴦一處飛

又

勸郎莫上南高峰勸我莫上北高峰南高峰雲北高峰雨雲雨相催愁殺儂

又

湖口樓船湖日陰湖中斷橋湖水深樓船無柁是郎意

斷橋有柱是儂心

又

病春日日可如何起向西窗理琵琶見說枯槽能卜命

柳州街口問來婆

又

小小渡船如缺瓜船中少婦竹枝歌歌聲唱入空篌調

不遣狂夫橫渡河

又

石新婦下水連空飛來峰前山萬重妾死甘為石新婦

望郎忽似飛來峰石新婦即秦皇纜石是也

又

望郎一朝又一朝信郎信似浙江潮床脚搘龜有時爛

臂上守宮無日消

吳下竹枝歌

三箬春深草色齊花間蕩漾勝耶溪採菱三五唱歌去

五馬行春駐大堤

又

家住越來溪上頭臙脂塘裏木蘭舟不蘭風起飛花急

只逐越來溪上流

又

寶帶橋西江水重寄郎書去未回儂莫令錯送回文錦

不答篤舊字半封

又

馬上郎君雙結椎百花洲下買花枝罟罳冠子高一尺

能唱黃鶯舞鷹兒

又

白翎鵲操手雙彈舞罷胡笳十八般銀馬杓中勸郎酒

看郎色似赤瑛盤

又

騎馬當軒鵲觜靴西風馬上鼓琵琶內家隊裏新通籍

不是南州百姓家

又

小娃十歲唱桑中盡道吳風似鄭風不信柳娘身不嫁
真珠長絡守宮紅

春情

惜春正是上春時何處春情可賦詩吳王臺下鬬芳草
蘇小門前歌柳枝

又

灼灼桃花朱戶底青青梅子粉墻頭蹋歌起自春來日
直至春歸唱不休

漫興

囓盡溪頭翠水家水邊短竹夾桃花春風嗾人狂無那
走覓南隣羯鼓撾

又

丈人接羅白氈裁花邊下馬不驚猜環沈溪頭買酒去
高堂寺裏看碑來

又

長城女兒雙結丫陳皇宅前第一家生來不識古井怨
唱得後主後庭花

又

楊花白白縣初迸梅子青青核未生大婦當壚冠似瓠
小姑吃酒口如櫻

又

今朝天氣清明好江上亂花無數開野老殷勤送花至
一雙蝴蝶趁人來

又

南隣酒伴辱相呼共訪城東舊酒壚柳下秋千閑絡索

花間喚起勸胡盧

又

我愛東湖舊廣文更過水口覓將軍醉歸嘗騎廣文馬
不怕打鼓禁黃昏

治春口號 倚崑山袁郭三才士

今年臘底無殘雪却是年前十日春騎馬行春橋上路
客梅花發便撩人

又

吳下逢春春思濃不堪花發館娃宮吳山青青吳水白
愁殺江南盛小蠻

又

見說崑田生玉子海西還有小崑崙明朝去拔珊瑚樹
龍氣隨飛過海門

又

鮫卵兼斤傳海上海人一尺立階前要江馬頭天下少
春水如天即放船

又

南朝宮體衣才子更說西崑郭孝廉自是玉臺新句好
風流無復數香奩

又

湖上女兒柳葉眉春來能唱黃鶯兒不知却是青娘子
飛傍枇杷索荔枝

又

西樓美人不受呼清箏一曲似羅敷可無東殿五花馬
去博西樓一斛珠一斛珠妓名也

漫成

四十已過五十來白日一半夜相催勸君秉燭須秉燭
七十光陰能幾回一本云勸君有酒須秉燭

又

西隣昨夜哭暴卒東家今日悲免官今日不知來日事
人生可放酒杯乾一作莫放

又

徐家園裏野鶯啼張家樓頭客燕棲千金買宅作郵傳
何處高垣大字題

又

鐵笛道人已倦遊莫年懶上玉墀頭只欲浮家苕霅上
小娃子夜唱湖州

又

小娃家住白蘋洲只唱舍郎如莫愁風波不到鴛鴦浦

承恩昌用沙棠舟 舍郎一作赦郎

春俠雜詞

金丸脫手彈鸚鵡玉鞭嬉笑擊珊瑚侍兒無賴有如此
知是霍家馮子都

又

花袍白面呼郎神當壚堵奪花不避人天馬乘龍金絡腦
賈家責壻正嬌春

又

柘林縱獵金毛鷹花街行春銀面馬夜宿倡樓酒未醒
飄風吹落鴛鴦瓦

又

朱提注酒酒如池太白淋漓吃不辭上樓更衣玉山倒
腰間帶脫金犀毗

又

蜀琴初奏雙鴛鴦嶰竹和鳴雙鳳皇夜闌酒散不上馬
紫荊月墮西家墻

又

石上葉生青鳳尾堦前花開黃鵠觜美人弄水百花池
水洒花枝雙蝶起

又

宜男草生小院西堦前錦石與人齊錢塘潮生當午信
丹雞飛上上頭啼

又

鳳皇城外橫門道小妓軍裘金線襖春暉無賴苦撩人
自下雕鞍踢芳草

又

西江嫩人久不見手把新題合歡扇鯉魚憑送相思書
霸王門前水如箭

又

美人遺我崑溪竹未寫雌雄雙鳳曲愛惜長竿繫釣緡
燕子辭

宜男草生春又歸美人春病減腰圍何如使君堂前燕
將得春雛入幔飛

又

燕子將雛春又深不堪春思似秋心東郊春入車前草
蕩子馬蹄何處尋

又

燕子來時春雨香燕子去時秋雨涼鴛鴦一生不作容
夜夜不離雙井塘

又

燕子樓頭人妾家燕來燕去惜容華紙應韓重相思骨
化作湖中並蒂花

小遊仙

元君賜覲素華臺酒飲龍胎五色醅醉啖蟠桃三百顆
手懷遺核大如杯

又

女郎雙雙白玉床對博究在橘中央青城不取熊盈襪
閑賭蕭家雙鳳皇

又

東華塵又起瀛洲十屋今添第幾籌阿母西來騎白鳳
蛾眉相見不勝秋

又

素華殿上玉垂簾羿家婦來為可嫌河上劒翁肝膽露
電光一道落妖蟾

又

麻姑今夜過青丘玉醴催斟白玉舟莫向外人矜指爪
酒酣為我擘箜篌

又

蓮華舟高河漢垂黃姑玉女會佳期玉清久入銜城洞
莫遣成都賣卜知

又

道人得道輕骨毛飛渡弱水能千遭明朝挾至兩浮島
卧看滄洲戲六鰲

又

青丘書隨雷電亡尚作草木蟲魚荒問渠甲子不能紀
但指綠睛雙眼方

又

天上良常宮又成文章只數老玄卿五雲閣吏亦謫世
牛鬼火年專盛名

又

別來已及三百秋遊遍乾坤第十洲不識人家今幾世
明朝騎鶴過山頭

又

日落海門吹鳳匏須臾海水沸如炮船頭處女來相與
知是洞庭千歲蛟

又

青玉參差嶰管裁琯中吹得鳳皇來贏家樓頭縹緲女
底用蕭郎築鳳臺

又

賣藥相逢千歲公蓬萊曾約祖龍東空留一兩黃金烏
不到蓬萊第一宮

又

曾與毛劉共學丹丹成猶未了情緣玉皇勅賜西湖水
長作西湖月水仙

又

西湖仙人蓮葉舟又見石山移海流老龍卷水青天去
小朶蓮花共上遊

又

當時笑我去學仙汝但求金與求田不知昨夜城頭鶴
問此無人識墓阡

又

青旄節衛翠雲輧按部東行過赤城龍女遺珠雞卵大
結為雙佩賜方平

又

若木西來赤岈東白金城闕碧珠宮天家令急不敢住

折得五花歸飲龍

又

東逾弱水赤流深夜得桃都息羽旌地底日迴天上去

金雞如鳳自交鳴

又

金鵝蓋生瑤水陰錦駝鳥鳴珠樹林上皇勑賜龍色酒

天樂五雲流玉音

海鄉竹枝歌

潮來潮退白洋沙白洋女兒把耡耙苦海熬乾是何日

免得儂來爬雪沙

又

門前海坍到竹籬堦前腥臊蝦子肥狌豕三歲未識父

郎在海東何日歸

又

海頭風吹楊白花海頭女兒楊白歌楊花滿頭作鹽舞

又

顏面似墨雙脚赬當官脫袴受黃荆生女寧當嫁盤瓠

誓莫近嫁東家亭

鐵崖古樂府卷十

謹按卷六第九頁前八行輝和爾舊作偉兀又達爾瑪
舊作答理麻今並改　後三行布達實哩舊作不答
理今改　後八行答理應作達實哩因係詩句未使
改易姑仍其舊後倣此
卷七第五頁後三行哶爾舊作康里今改

總校官進士臣胡　縈
校對官中書臣孫希旦
謄録監生臣張起隆
謄録監生臣單可矩

欽定四庫全書總目要　集部

鐵崖樂府補卷一至六

詳校官助教臣謝登雋

鐵崖樂府補卷一　元　楊維楨　撰

荆卿失七歌

蕭蕭水潺潺馬嘶燕都夜生角壯士悲刀拔劍叶朝徐嬴北尺八銛函中目光射七尖樊於期首先王地下汗如雨七機一失中銅柱後客不來可柰何十三小兒面如土擊筑復擊筑壯士漸離重矐目倉君倉君亦何為博浪沙走千金椎君不見鎬池君壁在水龍腥忽逐魚風起於乎刺客死君王不用買俠才留取千金買方士一卷作易水歌而稍異

補梁毗哭金辭　并引

隋大理卿梁毗為安寧刺史凡蠻長以金多者為豪俠遞相攻奪酋長相率以金來遺毗毗置金座側對之慟哭曰此物饑不可食寒不可衣汝等以此相滅今將此物來又殺我邪一無所受余為毗補哭金辭

汝金來叶我今與汝辭汝鋒不犀能斫我頸汝液不鴆
能折我肌金谷汝剭首金塢汝焚尸金鬼汝滅族金牛
汝喪師故我與汝永訣誓不為安寧貪刺史寧為齊黔
婁曾榮啟期

補曰飲毋苛辭

勸君酒呼酒來叶尚方肉食有腊毒天賜我酒壽君金
屈巵君不見漢家中郎絲廷毀丞相斥壁兒吳中脫死
歸阿種絲姪者勸以日飲毋苛鬬雞走狗嗥不則利劍刺
君君莫支於乎七客肩相隨掊生日者弗能知阿種
真好兒

氷山火突詞

氷山不可倚氷破割爾足火突不可附火燎爛爾肉君
不見魏其侯門下客獨厚灌太僕太僕相引重勢若繩
合束身服暮功更與一作為結歡田相國相國席上縛騎
兵首懸東市及支屬魏其侯尸渭城東朝有制不可贖

月氏王頭飲罷歌

黑風吹瓠瓠不流冒頓夜斷強王頭黃金留犁擭玉斗
一飲一石酥駝秋眼紅喙嚙生血聚汗滴石樓濕青雨
石汗蓋骨髓隱語也鬼妻扣骨骨欲膺精禽飛來作人語黃雲壓
日日欲頹將軍回首李陵臺君不見漢家西風凋細柳
老上單于誇好手棘門胡盧可盛酒

附張憲和辭

持爾月氏頭飲我虎士頸虎士飲之怒生瘿猩紅酒
熟黃金柈淋漓猶疑血未乾雄心如劍四五動倒蘸
狼山海波湧帳前按劍千熊羆耳熱聽我歌谷蠡此
杯持勸蘭夫子烏能持勸武陽兒

附李賁和辭

先生作月氏王頭飲罷歌雖李長吉復生不能
關其雄棘門胡盧蓋託今反面事讐者讀者不
知其微賁僭和之

太白入月月欲頹胡風吹度白龍堆血面糢糊截仇
首半骸刳作玻璃盃目皆生紅酒微禮戎王胸堂沃

焦熱青氊帳下唱胡歌三十六國肝膽裂金笳攪紅
紅欲凝腦中猶作銅龍聲千年古恨恨未平怨魂飛
作精衛精君不見漆身復仇仇未復地下義人吞炭
哭

余讀費辭為之擊几而歌費真狐狸精也時鐵門
和者稱張憲明日費辭至憲拜之曰吾當放君一
頭取巳作而焚之余復技癢作此月氏頭歌
令費和之費謝曰某氣竭矣

嗚呼老氏顱大如斗眼中燐吹欲腥游魂夜哭燈前走
夢呼老氏顱在手倒瀉一聲索郎酒嗚呼飲月氏酒船
不倒劉伶屍酒淋汝顱胡用悲君不見左賢截落血九
頂黎蒺營邊作溺皿

附顧亮和辭

月氏王頭歌古作數十篇未有能發其雄憤者
及觀先生之作皆是玉樓鬼不能道者發其千
載雄憤為古今絶唱一時和者不許張憲而獨
稱賞李費費真狐狸精也亮不敏何敢望費以
先生之命僭和之

月氏肉碎如雪月氏顱勁如鐵快劍一斫天柱折留
取胡盧飲生血冒頓老魅呼月精夜酌葡萄隴月明
鬼妻蹋地號我天可汗天靈嗥虎聲嘶酸於乎顱兮
顱兮汝勿悲我令酌汝金留犛黔州都督有血頂精
魂夜夜溺中啼

楚國兩賢婦 并引

列女傳楚王持金聘接輿夫負釜甑妻戴祫罌
變易姓名而遠陟莫知所之老萊耕蒙山之下
楚王以璧帛聘之不至王駕至老萊門妻曰可
食以酒肉者可隨以鞭箠可授以官禄者可隨
以鈇鉞遂與老萊棄耕而去

楚國兩賢婦夫棄與寧隨夫墳籃牛下不願夫墳
專城居投畚却車駕挈罌采樵蘇嗚呼今丈夫棄耕貪
禄句粟萬鍾養孥句好未養身受醢葅禍及其家叶始永

為二婦笑鄙夫

楚妃曲 并引

琴論有楚妃歎七拍楚妃樊姬也余嘗論楚妃之德不姤而善諫不姤者進後宮九人善諫者止王之獵笑虞丘子也古辭未及諫事惟張籍及之故吾辭亦取興於獵云

朝游田雲夢數莫游田雲夢數樊姬諫不售矢不食田中獸妾願王王壽考叶口獵賢才開伯道楚國變龍豫叔兒非麟非虎非熊羆虞丘子真狐狸

慈雞田 補魏公子乳母辭見列女傳

秦下令購魏孤匿孤罪族俱屠嗟慈雞獨哺雛秦令妻妾如狐慈雞知有雛不知有狐搏我軀

牝雞雄 并引

列女傳伯嬴秦穆女楚昭王之母也吳王入郢妻昭之妻又欲妻其母嬴嬴伏劒不可犯而止為作牝雞雄補樂府缺

牝雞雄秦氏熊 公谷書熊作能吳王入楚妻後宮牝雞雄把劒夜嘯生悲風夫亡子遁誰適從人言秦雞解逐鳳不知牝逐孤飛龍

秦女休行

秦氏有烈女自名為女休叶虛左手執白楊刀右手把烏龍交年十五妻燕王夫燕王陌無辜取仇西山上殺人白晝衢闚吏不敢睚眦司敗莫孰何叶乎於乎殺人者殺創人者創女休豈敢避法走藏累嫂與兄使縣吏解章女休自歸罪丞相列坐東南牀丞卿議罪拘文法故常牽曳東市頭法刀利如霜刀未下金雞銜赦出法場百男盡短一女長嗟嗟女休真女郎丈夫堂堂掩面事仇女休睨之如妾婦女娼

木蘭辭 并引

木蘭古辭二首世疑金析鐵衣句非漢魏語余觀二辭前辭為古後詞蓋又擬者之作也吾為此辭又將發蘭之所未發也

金鞍龍鼓讙讙行人且勿行木蘭換衣裏戎裝木蘭戴金鋌鉾著鐵裲襠右手鷹翎刀左手月輪弓叶跨上八尺馬輕若飛鴻翔木蘭父老下無丁弟上無壯王兄叶木蘭代父前我行我羌健兒八尺長不知木蘭弱與強木蘭與跋跋跋誰雌誰復雄叶健兒何草草木蘭何堂堂東市斫西市斫相斫似阿若郎楊若阿事撟賊報信歸報我國王國王賞功爵名字始知木蘭是女娘女娘安用尚郎請移木蘭爺娘當國王進忠良制我羌垂衣裳不下堂木蘭去兵亦為婦

羅敷詞一作陌上桑

盈盈秦氏女采桑南陌頭一顧雲不飛再顧水不流使君立五馬抬徼重回頭豔歌為君發繁絲為君撤使君有婦如有婆羅敷有夫非秋胡使君喜使君愁羅敷不得須臾留

漂母辭

諸母漂泗濱一母眼中識窮人盤有餘餕及汝王孫竟如漂仁又豈知鍾室姤婦殺功臣過客爵墓千千春

鳳皇曲即白頭吟

鳳殊栖皇悲啼比翼不如鳧與雞皇悲啼鳳殊栖造端不能合隙終不能睽琴衣香未歇簷琴絃未絶昔日連環心今朝兩分別乃知茂陵女未求溝水已作東西流

長門怨

阿嬌盼美目阿嬌貯金屋金屋瑤華春未老長門長門寫春愁生秋草蜀才人金百斤受金為我賦長門長門寫春愁君王見之為傷秋臨邛溝水東西流不知悲婦悲白頭

燕燕步踽踽飛燕善踽踽步飛附陽阿主燕燕尾涎涎飛宿昭陽殿啄子啄及矢誓斷涎涎尾象其首斷其手帝怒語也十四月虹流輝望乾門方是耶非帝以其姓四月當生聖人市犢歸溫鳳飛玄宮之人兮白華綠衣燕譖班姬姬退處東宮作賦自悼白華綠衣賦中之語也

焦仲婦并引

舊序言仲廬江小吏漢安時人古辭凡十七言

子嫌其辭過冗而情不倫復述此辭

劉氏有好女十三能織素十五能箜篌十六通書數十七為焦氏婦得意焦氏夫失意焦氏姑阿母謂阿仲汝去爾婦爾婦自專不受驅東隣有女如羅敷吾與汝聚如水與魚阿仲孝母復愛妾愛妾愛必割母命不可違斯須仲去婦無七辜為吾謝外姆破鏡母再合斷絃當再續平聲婦感仲區區誓天日不再家叶姑君如磐石妾如葦浦葦浦縈石石不動君但苦親父亡父亡有暴兄叶暴若豺與狼迫我再事人不得留母堂脫我舊綵屢重作嫁衣裳腰襟繡華袜且著明月鐺團扇畫雙鴛裁雲彈鳳皇蓋若市門使我掩面不得藏昨日縣令媒云有弟三郎今日府君媒云有弟五郎金鞍玉膩馬青雀白鵠舫平聲雜彩三百端資錢三萬鏹平聲仲婦不得懼違我暴兄叶寧違暴兄死不違焦仲使意傷矢為焦家一姓婦不為他婦食二家水漿開戶四無人投身赴滄浪焦仲聞之裂肝腸挂身一在枯枝桑兩家合葬廬水傍暴姑悍兄淚浪浪

蔡琰胡笳辭

胡笳悲胡笳悲遭家變亂胡越各東西漢南破鏡天上飛照鏡重畫闕氏眉衣毳如絺食乳如飴日積月漬口語侏儒夜看北斗在南垂胡天草青十二暮死甘胡鬼狼山破漢大將軍念中郎氏不嗣賸以千萬皆單于貪鄙輕合與離參蘆吹笳送南歸碧晴狼子襁母衣嗟爾去住猶狐疑一步一遠足跼躇皇天白日不照父母國偏照子母私心懸懸長如饑我作爾調憤益悲彼狼子胡足慈不見世達獸行兒獸行妻母忍死母句鴆一卮十八拍之悲在二雛耳豈為失身之悲耶唐劉商和十八拍其詞曰生得天屬親仇讐結恩信善言其悲而不知有破其悲者先生詞云皇天白日不照父母國偏照子母私既諷之以大義而世達獸行妻母忍死者又警之以往事之必至者使姬聞九冥其不愧

且服乎

銅雀妓

火龍牀銅雀翔漳河水鼎中央魏武王安得萬萬壽長生銅雀宮叶百歲葬西岡銅雀妓不得與金銀珠寶同埋藏臺上六尺牀牀下總帳奠酒粻月十五作伎以為常更令登高臺而望西陵良漳河水啾啾東下不回頭銅雀妓漳河流試問臺上妓何不殉死如秦丘

黃花詞齊後主穆后

椒壁閟丹丘網軒接瓊樓金人未成鑄玉冊竟為偶后棠輝錦襠伶衣亂珠莊典禮既乖違綱維蕩無有百年神武基勢落清觴酒嗟哉金湯固一朝拉枯朽

黃花穆后之小字也本宋欽道奸私所生欽道伏誅黃花遂入宮有幸後主遂立之為后童謠曰黃花勢欲落清觴滿杯酌後主自立穆后昏飲無度故云清觴滿杯酌言黃花不久也

菖蒲花辭馮小憐

遇害以淑妃賜代王達因作絃斷詩曰雖家今日寵猶憶昔時憐欲知心斷絕應看膝上絃隋文帝賜達妃兄李詢令着布裙配舂詢母逼自殺

綠珠行

主家高樓起金谷買妾不惜真珠斛美人買得一片心不買青眉與明目手持玉笛吹鳳皇樓頭侍宴宴未徹甲光一片樓前雪神珠一點擲畫闌化作流星光不滅嗚呼珊瑚步障裂行人吊珠在古井

井中照見青天月石家妾石家哭二十四人金谷友叶吐
八騶道旁方拜履題與九卷
同而詞異

鐵崖樂府補卷一 十四

鐵崖樂府補卷一

鐵崖樂府補卷二　元　楊維楨撰

金谷步障歌

金谷水派銀河流金谷峙據三神丘太僕卿君一作居十二樓花草不識人間秋蜀江染絲雲五色紫鳳銜絲中夜織剪斷鯨濤三萬匹天女江妃不敢惜明珠量斛買蛾眉時時玉笛障中吹紅鸞翠鵰飛在地香塵蹋蹋凝流脂野鷹西來歌吹歇踏錦未收風雨裂樓前甲士屯點然空臍齊州奴何用爾只須豆粥與萍蘆不見祇今金谷底野花作障山禽啼

五王毬歌

天河洗玉通銀浦雲氣成龍或成虎金絲剪斷黃臺瓜葬綠五枝生五花讓王不在荊蠻俗李家兄弟真骨月醉歸何處戲毬場黃衣天人是三郎十幅大衾驚裂纊西風夜入金雞障五馬一龍龍化豬大棚兒在黃金輿

青驄萬里奚叢路雄狐尚復將雌去涼州曲破可奈何
至今玉笛憶寧哥

張憲跋曰國朝雅詠五王毬者多矣至吾鐵崖先生始以錦囊裹隱語帶史斷此其難也寧哥識破涼州諸王之所不及非老於史學孰能感慨至此哉

金人擊毬圖

靺鞨國鶻產仇赤藥半吐妖狐愁夾山丈雪走髑髏黃羊紫酪沸神州麗春堂前春正好臙脂粧花絨剪草君

王自作擊毬戲說與一作似郎君莫相惱蜚虎幟蟠龍袁烏紗頂換銀兜鍪四垂帶綰雙白月玉腦縈貼金籠頭袒臂交肩捷過鳥鐵一作赤棒旋身電光繞一陣歡聲埽地來火珠迸落雙華表盲骨天人赤龍鬚火伍要與常人殊畫工俗筆不可摹謾作十國朝王圖於乎五國城一九土不為羊哥封國尸麒麟脫地地一裂千古毬場弔禾黍

貝闕跋云自虞閻老賦金人出塞圖館閣推為獨步

先生賦金人擊毬圖脫去閻老胎骨無一語相襲金國始末此詩了之與閻老詩相頡頏奇句過之也

桃核杯歌 并引

道士余筠谷為予道長春真人事世祖皇帝幸長春館真人方晝寢盤桓久之始寤上曰真人何之對曰臣赴蟠桃宴上曰有徵乎曰有乃袖出桃核大如盤上神之玩不去手命左右持去真人請剖而為盃一以奉上而自留其一上命

置萬億庫永為我家鎮國之寶時館閣先生未有歌詠筠谷請曰此我朝奇事當得老鐵史奇語以傳世為補賦桃核杯樂府一解

西霞火龍蹋罡風飛上萬八千里昆侖宮玉衡精結萬年果朔兒不敢偷春紅夢中紅日炎去聲金甲隆準天人臨臥榻笑問火龍何所之袖出連環大如檻雄雷走天天發威裂作兩扇鴛鴦梧神珠脫胎日月破鬼斧鑿竅乾坤開左扇入天府右扇留丹臺七星斷虹結天狗

天狼落如雪願承漢武掌中露不染田疆咀下血於乎
金甌缺寶鼎遷鼎湖龍去何時旋八十一紀海水變桑
田招霞師談後天雙桮復合十斛大甕磅礴巔

阿聲來操 并引

阿聲來者即可汗波羅迴曲也吹之羌管被之
四絃節為十有一拍始弄極慢不可節拍至六
七弄漸促數為十一而止今効用李延年新聲
補我朝樂府是曲之盛於啓大駕今鮮卑老將

復用軍中奏馬上樂君子不無感也已

阿聲來阿聲來十有一拍拍莫摧壯士卷蘆葉夜吹簸
羅迴胡霜凋折柳邊風吹落梅龍城寒月覆如梧陰山
狐狸奉首哀真人作統九垓一拍始天地開五拍六拍
奎斗回合歌金槽雙櫂杪黃宮大絃聲若雷駕鵝頸鞍
鞿胎鮮卑齊上萬壽梧大駕歲還龍虎臺阿聲極阿聲
愁九九八十一春秋黃霧迷涿丘桃皮篳篥吹隴頭二
十四絃如瑩篌東青鵰雄糾糾白翎雀雌嘐嘐鮮卑老

將涕交流為君弄兜勒兜兜勒兜勒

跳虎擲走蚩尤

龍府云晉樂志胡角以應胡笳橫吹有雙角者是也

張博望入西域傳其法於西京惟得摩訶兜勒一曲
李延年因造新聲二十八解以為武曲

華山高

思美人兮西華山我欲往兮如天難上通帝座二氣之
呼吸下衝龍門百折之昆侖源泰關桃林之塞黽扃於

其左兮右抱萬頃白玉所產之藍田金天太白實主宰
井鬼上應精靈躔巨靈一擘萬古不可合首陽下有根
株連雲臺仙掌現真跡朱衣赤鬚垂秦鞭明星玉女不
許以肉眼見兮玉盆綠水洒不竭一匹石馬誰來牽嗟
你華山人不歸來兮徒留連人間塵土那可以久住白
雲蹋爾布衾眠天池注腦晞綠髮玉漿渴飲饑飡蓮伐
毛洗髓不足較白日一瞑三千年覺來招酒姆騎茅龍
訪子先更呼山東李謫仙揖首問青天巨靈接見媧皇

前驚呼一笑軒轅之子彌明癲

太山高

巍乎高哉太山之山三萬八千丈兮五岳之伯萬山之宗上有雲官霞伯明星玉女金堂石室高重重三十六天第一洞是為蓬玄太空之上穹上帝賜以金篋之玉策司命下土開羣蒙自從崇伯子受命告厥功至今七十二君壇壝留遺蹤觸石之雲可以一朝雨天下封突起化作海島十二金芙蓉三神尚有漢武記五官不受

秦皇封東方有岩名日觀羊角而上千萬盤屈始窺大門小戶之天聰黃河西來如綫走其下齊州九點烟滅滬秦觀見長安吳觀見會稽周觀見洛嵩聖人登之天下小似東龜蒙夜聞巨靈盪踢西華峰流血下染洪河紅嵩高不生帝王佐常山蛇怪兩首而三瞳天上金烏下倒景大星僭曉芒角流妖鋒鐵道人手持一雌一雄雙鐵龍騎龍天關叩天語夜拜日駕五色披祥虹天封地禪禮數絶徵兵三度謀嵩童博陸侯狄梁公虞淵取

日扶桑東太陽當天天下白照見地下蟣飛蝨金頭蟲金頭蟲如蟣蝨

鐵崖樂府補卷二

鐵崖樂府補卷三

元 楊維楨 撰

崆峒子渾淪歌 并引

老子言混沌於物未鑿之先鑿則死矣崆峒子名渾淪於既有形之後曰不死可乎而有不死者尸解後天弄丸先天是死不死辨也歌渾淪者亡慮百十家而又求予言故復叙之為鄭重其詞曉周柱史之旨者鄭送昌張句曲幸出余言質之

貞州道人鄭崆峒自言得道金公之棘栗蓬歸來因號渾淪子不識盤皇破敲之一作分 雌雄有物先天鼻天祖一畫天作公再畫地作母渾淪一破不可補羿妻合得七寶丸歲費斧斤三萬戶道人渾淪人弗知竊笑李下華顛兒有時中天弄金月散作萬水圓琉璃渾天圖太極圈曰罷曰道何紛然而況投閣子五千重草玄於乎渾淪子爾之生兮曷以始爾之死兮曷以止九九八十一旻紀渾淪不生亦不死

真仙謠 并引

漢武帝曰天下豈有神仙耶惟節食省欲可延年耳武帝所謂仙者亦方士求諸吐納一丹一藥之為若天地間真仙在浩劫外者非武帝所能知矣因賦真仙謠

停君歌住爾罟聽我歌莫莫後天有死長生可學瓶收七豕一行紙剪雙鸛張綽盆花頂刻開屏女相唯諾癡仙狡猾朝元腦崑臺氣候四時春紫府光陰夜如晦亦只是吐納仙耳真仙不取於乎後天一一作 猶弗之覺去尋王屋二子講太樸丹海烏沈水墅黃河九烈火暴二子石曼卿蘇舜欽也石云牛尾麟角成真少神仙言路不關書蘇公云丹海飛日烏玉根不盈握浩劫萬萬劫始胎之天幾褪黃卵殼

又有一首和狄仙人曰日月東墮而西 閻江河東逝而西旋乾坤顛倒吾自在真仙此訣將誰傳先生自言夜夢擊壤老人談詩曰身在天地後心在天地先

天地自我出其餘何足言鐵仙人自詫黃卵殼外非天自我出耶子謝之曰老人吾師也

獨酌謠

我約月槎客去向月宮遊試辨月中物山河之倒影大樹之闊浮羿妻不死到今幾甲子山夷海突遷紀宮中籌吾聞九州之外更九州君房曼倩不能週豈無湯桀與軒尤迭蠻迭觸尋戈矛久安長治安得萬歲而千秋君不見沙丘鮑烏江猴白門兎荊州牛錦襠老羯金床歸先廬大家大家大夫婦如何我兄固不能勸元舅白首同歸死圄圇

太后毋新野君薨鄧隲之行服太后不許以問大家大家上疏而隲引退

唐姬飲酒歌 并引

姬東海弘農王之妃也王為董卓所廢王死時與姬飲酒別王自悲歌姬起舞亦挽袖而歌之其詞有曰死生有路從此乖子猶嫌其不以死殉王而其詞如此故補之

皇天傾后地頹王降庶兮漢祚衰王作黃泉兮誓相隨王死胡用吾身為

湖龍姑曲 神絃中之一

湖風起浪如山銀城雪屋相飛翻白鼉豎尾月中泣倒捲君山輕一粒浪中拍碎岳陽樓萬斛龍驤半空立兩絲絡頭雙黃能神絃歌急龍姑來工騎羊鞭迅雷紅旗白蓋蚩尤開青娥冀髮紅藍腮紫

辛家女 辛毘女憲英

辛家女父書曾讀春秋經豈比喬家二女夜讀兵辛老人古遺直議郎云言一一關社稷吁嗟英言光父則抱頸郎君罷如斗 曹丕魏詐得之那可久 十年而崩下夫人絶左右 丕母未若英言賢可后 其次鍾會之必反皆英先識之明

王氏女 武治元年

王氏女始州人羌中老虎旁企 羌名地朝接長安暮聚南山羣龐家大將王不敢嗔王氏女在虎口上馬與聯轡下馬與飲酒老虎臥酣上馬走拔刀殺虎如殺狗王氏女真奇勲錫以崇義號夫人不數李家娘子軍 柴紹妻李氏聚兵萬餘號娘子軍會世民於渭北

喬家妾 并引

唐右司郎中喬知之有美妾曰碧玉武承嗣借以教諸姬遂留不還喬作綠珠怨詩寄之碧玉顏色上春花節操冬貞木金石家有綠珠喬家有碧玉

赴井死

陌逆婦為賦桑條韋補詩之刺云

谷樓鸚鵡井一雙白壁沈倒影

武氏前剪甲詞

武瓌女文皇妃 叶弱兼厥嗣雄其夫立周七廟滅唐諸孤 闕服衰晃執鎮圭 叶郊祀上帝圜丘之墟於乎黜北晨之僭洗塵聚之汙復子厥辟退老椒廬何用拜洛受圖禪少室頌天樞雖不剪甲神其吐諸

安樂公主畫眉歌

銅鼓二鼓星如雪帳底春雲夢初熱羽林千騎開殺聲畫眉畫眉天未明結龍蟠飛鸞舞鏡中人皇太女畫眉不鑒長髮尼畫眉畫眉將何為墨書未罷斜封旨血浸三郎三尺水

桑條韋 并引

按史伽葉志忠曰順天皇后末受命天下歌桑條韋於是上桑韋歌十二首請編之樂府皇后祀先蠶則奏之余惜后晚年欲遵武后遺轍遂陋逆婦為賦桑條韋補詩之刺云

桑條韋着羣衣后服開璽館繅蠶絲順陰配陽立坤儀胡
為乎牝乘雄黙面牝雛飛籠婉兒小鸚折翅棲桑中武三思
天子不敢令墨勅行斜封執法不敢言宮苑奪農功隆
慶池相王府睿宗五子皆生於此雲氣成龍亦成虎手提三尺正
天綱臨淄王一夜天星落紅雨韋氏宗屬誅戮迨盡武氏禍祿兒無留者桑條
韋枝已折葉已稀上陽不可宅飛騎不可歸天戈取血
不釁鼓灑祭定陵上土中宗通化門前衰布奴小白竿
頭畫眉女宗楚客衣斬衰乘青驢逃出通化門門者斬之引圖識使韋氏革唐命者此人也

雙雉操 并引

晉王以練絖劉仁恭父子凱歌入晉陽獻太廟
自臨斬守光守光曰死不恨然教守光不降者
李小喜也王名小喜證之小喜嗔目叱守光曰
汝內亂禽獸行亦我教汝耶王怒其無禮先斬
之守光曰守光善騎射王欲成伯業何不留之
其兩妻李氏祝氏讓之曰皇帝事已如此生亦
何益請先死即伸頸就戮

雙雌雉錦繡襠朝呼鳳皇侶暮宿鵾鷄房雨雌角角聲
稠將晉陽網艾如張小喜鵲子先飛揚一雄欲苟活兩
雌誓溘亡於乎寧為兩烈死白刃不活金籠異姓王

朱延壽妻 并引

朱延壽之妹為楊行密夫人行密狎延壽延壽
怒陰與田頵通謀謀泄行密詐為目病謂夫人
曰吾不幸目疾府事當悉以授三舅夫人以書
召延壽延壽至執而殺之延壽赴召時妻謂曰
此行吉凶未可知可日發一使以安我一日使
不至妻曰事危矣部分奴僕授兵守門候捕騎
至至則集家人聚寶貨火焚府舍曰妾誓不以
皎然之軀為仇人所辱遂赴火死

夜聞目青子肺腑變仇讐英英朱氏婦烈氣橫斗牛百
口同日死一燎焚高樓伯姬録爾卒誰執唐春秋

王承綱女 并引

蜀軍使王承綱女將嫁蜀主聞其美色強取入

宮承綱力請之蜀主怒流於茂州女聞父得罪
自殺

王客女春花面璞玉軀青年已許東家夫如何君王亂
禮法合歡重綰雙羅襦感君恩侍君酒但念高堂父與
母願君知妾心使妾東家奉箕箒君一怒父萬里魂飛
鸞刀逐父死不殉牽羊秦國鬼 蜀主降封

商人妻 并引

楚順賢大夫貌陋而治家有法楚王希範憚之
既卒希範始縱聲色為長夜之飲內外無別有
商人妻美色希範殺其夫而奪之妻矢不辱自
經死

商人妻身栖栖家住湘纍湘水西君王昨夜殺無罪良
人白日歸黃泥妾非野鴛鴦生死雙鳳皇書寄回文錦
臂纏紅守宮叶良人為我死我為雌雉經叶於乎司馬
后真犬羊甘奉巾櫛宮廬王 晉后羊氏歸劉曜事

銀瓶女 并引

宋岳鄂王之幼女也王被收女負銀瓶投水死
今祠在浙憲司之右

岳家父國之城秦家奴城之傾皇天不靈殺我父與
嗟我銀瓶為我父緹縈生不贖父死不如無生千尺水
一尺瓶瓶中之水精衛鳴

鐵崖樂府補卷四

元 楊維楨 撰

雨雪曲 并引

祖穆天子黃竹詩陳後主與江總皆有是作今又以刺武氏

天蒼蒼地茫茫二月三月雪滂滂雨我黃竹濕衣裳天子不在黃竹鄉天蒼蒼地茫茫武嬰兒高冠大履據堂皇唐家臣子三月以為祥問葬者誰大將葬衣冠大將非戰死軍中達爾罕健兒

隴頭水 一曰隴頭曲漢橫吹曲之一也

隴頭水交河津東行九回坂西通月氏東達秦貳師將漢家傑手摩龍泉七星滅此身未報主君仇弊妻再鑄千金鉤精誠豈識征夫佚

折楊柳 鼓角橫吹曲也

折楊柳楊柳不可折楊柳條十丈長與君繫馬青絲韁關支婦剖黃鼠勸君銀馬乳楊柳聲作胡語楊柳枝作胡舞

童男取寡婦

童男齒十六寡婦六六年俯就寡婦妃還受壯女憐壯女拊膺踴地呼天俾妻鬼夫 鬼夫指童男出征死寧作生口老死不傳火風起燒野田野鴨逐胡鴈胡能牽連飛上天 演紫騮馬辭云野火燒野田野鴨飛上天童男取寡婦壯女笑殺人

上陵者篇 宋樂志鐃歌十五之一也

步出城西關松柏鬱盤盤道逢上陵者手指西陵田借問葬者誰大將葬衣冠大將非戰死軍中達爾罕健兒

咱人鮓無骨賜桐棺

三婦詞

大婦善主饋甘旨出中廚中婦善調箏清歌似羅敷小婦似小喬中夜讀兵書丈人不復樂起起去防胡

饑不從虎食行

西方有白額虎東方有蒼頭狼太室為爾宅孟門為爾場饑以人為糗渴以血為漿食盡食萬倀自矜無對當無數自相啖相雄不能兩強朝食其子暮食其妃況弟

況兄叶黨從皆滅身隨之亡惟有慈烏喜鵲噪其四旁
君不見博浪椎淮陰跨兩人未遇時其事足悲咤饑不
從虎食倦不息狼舍待時以售如藏待價劉季得之天
下王項羽失之國不霸

丈人烏

丈人烏飛入丈人廬聒聒鳴座隅國人怪爾烏告凶不
告喜丈人愛爾烏獻忠不獻諛命爾曰忠烏爾噪介推
屋介推不受祿爾噪慕容城慕容危受兵維北有鶡嘴
矣丈人克剛克仁惟剛惟仁下有直臣惟直臣是容人
不啄惡維南有豸角不觸罪水言忠烏誓死直弗諛展
莫不穀我又曷凶君子作詩惟以告忠

鼠制虎 并引

上海民有武斷商舟者曰河虎虎劫商財欲溺
商於河商抱虎同溺虎死商泳而去鐵史聞之
為作鼠制虎

河之虎莫孰禦河之鼠亦莫余敢侮虎一怒鼠無生鼠
一怒制虎死河游浮雲蔽青天火風捲后土孰識鼠寃
苦鼠寃苦訴諸河伯府河伯為我告天天不生此河虎

牆燕 并引

慕容辭曰願作牆內燕高飛出牆外慕容本名
耿以識去史名垂大元八年稱燕王

牆裏燕不出牆牆外旗竿如插檣牆裏燕飛出墻不使
枉殺牆外百萬黃口鶵牆裏燕何堂堂垂名史稱燕王
君馬黃當風嘶路旁鬬山不憚遠君命重有將大劒帶
陸離千里歌載馳路幽川谷陬日晏行者饑下馬知馬
勞上馬憂馬遲馬遲竟何罪君命不可違

吳宮燕 并引

此題演鮑昭空城雀語也青鳥遠食玉山禾勝
吳宮燕無罪得焚窠

吳宮燕秋復春饑食玉山粒渴飲玉池津木魅吹火火
及爾巢焚爾身不如青雀子飛去銜紅巾 此傷丁未九月九日事亦

借南狸 并引

此題亦本唐人苦哉行有曰彼鼠侵我厨縱狸受梁肉鼠既為君却狸食月須足今狸則又異於是矣

北狸不捕鼠為鼠欺鼠作妖 句人立豕啼媪責狸不職借南狸假虎威鼠未捕翻我屋上瓦倒我厨中盆與罌 叶食飽求媪雌雄匹之咋死媪狸與鼠同嬉嗚呼媪小不忍大禍遺

鐵城謠 并引

張司業有築城詞嫌其嘽緩無沈痛迫切之警今補之

蒸土築城城上鐵北風一夜吹作雪君不見銅駝闕外鐵甕堆中填白骨外塗血髑髏作聲穿鬼穴銅駝崩鐵甕裂

折逃屋

屋基生秬黍農拔穉黍投礫與鵡五種不敢入土孔謙竿尺到田所

問生靈 續 贔 夷中樂府

金椎碎銅仙火窑燒石佛天子問生靈生靈消鬼卒 張道陵事天上光明光無屋照突兀願照屋下坎再照坎中骨

山鹿篇 續 張司業樂府也

山頭鹿距踏踏上聲目瞠瞠上聲田租未了靡鹽租夫死亭官杓頭杖夫死捉少妻拷妻折髁不能啼妻投河作河婦獄丁捉白頭母

四星謠

西星白東星黃南星鴈北星狼赤燻不敢怒靈威不敢仰招距不敢拒叶光不敢抗況爾羅佚瞯白午奸太陽剥未復光道日倀倀太山有巨靈目覩哭扶桑手取甘泉水為日洗重光明堂亮太階平 叶旁黃白泡滅鴈狼燐亡

檢槍謠

檝槍星檝槍星夜夜西伴長庚明煌煌火龍東未升檝槍經天掩陽精李淄青胡不庭陽谷倒戈太行假兵檝槍夜半雨血齊城金雞喔喔東方明李淄青師道陽谷太行事見劉禹錫平濟行

石郎謠

南山石郎隱蓬顆將軍遣適南山下彎弓射石郎怒生火石郎告將軍猶戴汝髏蟻穿汝踝家有鬼妻廐有鬼馬不知石郎長年者長年者石馬載郎不稱殤石妻望郎不稱寡

先生有石郎詞補吳樂府孫皓事辭云石三郎十丈長石印生文章天下太平令適當加印綬石郎白髮丈人黃衣裳

遊陳氏園有感

陳家園野塘基千金花錦地千年子孫期歷歲未半百池臺生櫓音旅木自生也葵紅樓在西家無址遥相移主公規戒石草中字離離妾流厮養婦客散屠沽兒尚有庭中樹高蔓女蘿枝飛來雙燕子豈識春風悲嗟我陳家園盛衰固有時我聞陳主公義俠猶見推揮金周所急解佩酧相知君不見西家齷齪子生女侍門楣嬌容滅門戶重令後人唾

小姑謠

小姑失母年十五大嫂育之嫂如母小姑急嫁嫁蠻郎雙鬟私插金釵股大嫂泣血告小姑汝祖儀同父上柱如何世閥不對當失身去作蠻部婦汝貪蠻郎多金銀寧嫁華郎守賤貧蠻郎金多不到老華人雖窶終吾身小姑不聽大嫂誡蠻郎戰沒羊羅寨五丁一夜發鄧塢官籍黃金官估賣小姑還家嫂怒嗔棄置棄置同市門嫁衣重繡金織絲今年又嫁烏將軍

賣鹽婦

賣鹽婦百結青裙走風雨雨花灑鹽鹽作鹵背負空筐淚如縷三日破鐺無粟煮老姑饑寒更愁苦道旁行人因問之拭淚吞聲為君語妾身家本住山東夫家名在戎石草中字離離妾流厮養婦客散屠沽兒尚有庭中

兵籍中荷戈崎嶇戍閩越妾亦萬里來相從年來海上風塵起樓船百戰秋濤裏良人貫勇身先死白骨誰知填海水前年大兒征饒州饒州未復軍尚留去年小兒攻高郵可憐血作淮河流中原音信絶官倉不開口糧盡空營木落烟火稀夜雨殘燈泣嗚咽東隣西舍夫不歸今年嫁作商人妻繡羅裁衣春日低落花飛絮愁深閨妾心如水甘貧賤辛苦賣鹽終不怨得錢糴米供老姑泉下無慙見夫面君不見繡衣使者澥河東采詩正欲觀民風莫奪吾儂賣鹽婦歸朝先奏明光宮

天車詩 并引

丁未臘交戊申春三月霪雨不休農以潦告官修圍岸迫農車泄澇農力竭而潦不退有黃坡老翁來謂農曰汝車力倍而功寡吾教汝車力不勞而功倍之索巨竹二竿刳節交兩首尾飲如口注農家水龍皆閣不用農驚問其神斈曰此陰陽升降法也余讀張讓傳注渴烏云為曲筒以氣引水上下天車引水即渴烏之引也

郡守某過余言其事謂之天車請鐵崖紀以詩

詩曰

百日漏天瓠河決高丘十丈蛟龍穴斈星降世教天車刳爾雌雄兩龍節膠泥瑣口如折筒天竅地竅中相通疲氓拜舞賽神教喜氣上天成白虹扉乾水怪支祁走海底珊瑚拾星斗坐令墊土成寸金丈尺官來履丘畝我聞阿香閣雷車農車巧運脫殼蛇如何天車閔天巧調大有我願天倉紅粟朽腐壤叟

擬戰城南

昨日戰羊邏堡今日戰牛皮航王者有征而無戰胡為日日戰血屠鋒芒篁竹之丁婁鴟張上山跳踉山鹿獐將軍馬無昆號硯安能為之陸相梁昨夜將軍獲生口什什伍伍童及叟問之半是良家兒賊中驅來帕紅首

五花劍子牛頭神五十八人同爺斤烏萬飛來百成羣
不得銜啄飛去野水濱乃知當街割啗人須臾白骨堆
成薪是日民兵食人殆如狗聶於乎君王子民天地人忍使天地殺毒傷陽春
毒傷陽春嗚呼恐使天地殺毒傷陽春

磔鴉 并引

鴉出蘄州黃梅山狀類鴟狐聲如擊腰鼓巢于大木顛巢下數十步無草生晉制鴉不得渡江有重法石崇嘗得之以與王愷司隸傳祇於愷家得此鳥奏之宣示百官燒於都街斷有進此鳥者以夸罕見當有傳司隸付之火刑以示滅惡故予賦磔鴉詩

蘄州鬼鬼來惡蘄州鴉鴉何凶叶聲如萬腰鼓百鳥不敢鳴委地一片羽百草不敢生如何崇家柵養相夸矜司隸忽上奏焚滅不留形秋官司天法殺物自有刑嘖嘖雄雄皆九鹿鳥官天何生爾毒毒作嘖驅我嫉雄雄勸我耕嘖嘖雄雄皆鹿鳥官天何生爾毒毒作人中兵我願天悔禍仁鳳下虞廷

拂郎國新貢天馬歌

千金骨五花毛虎脊龍髯尾蒲梢神如飛龍氣如虎初來燉煌祁連之遠郊雙鶴并落獨鶻起急勢直欲追風鶻天駟精青海傑驁黃金絡明月未栖天子十二閑孰得人間貯金埒鳴呼渥洼之產寧徒勞圖形已詔韓與曹伯樂光寒夜寥閒青鶴一聲箕尾高伯樂星名

綠衣使辭

綠衣使朱冠纓西來萬里隴山青金精氣清儆直言語分明藏不得房中秘人不知近竊寧王玉笛吹殿上兒老萊戲十幅錦綳搖虎翅皂鵰不語君王私拜爾君王綠衣使

桃花犬 并引

邑吳氏仲衡家畜犬病踣子能銜食哺其母母死葬小山下有花開如白鳳仙人因稱之為孝犬云

昔桃花孝義聞天家令桃花生子在吳家桃花子母病

踣不起三子者纍纍若悲啼有一子銜食哺母母食之
子始出馳一去復一來眠母左右不一離吳老人壽期
頤五葉孫斑斕衣門前荆樹不分枝柱下並蒂生靈芝
吳家孝慈及草木況爾桃花為有知喔喔梟獍兒泥塗
我宮室蕩梨我四維風俗日壞壞不支歌桃花作家慶
吳家兒當執政桃花牲牲化梟獍

祀蠶姑火龍詞 并引

余嘗論蠶有六德衣被天下生靈仁也食其食死其死以答主恩義也身不辭湯火之厄忠也
必三眠三起而熟信也象物以成蠁色必尚黄素智也蠁而蛹蛹而蛾蛾復卵而蠁神也此
六德也人靈為倮蟲之長食君之食衣君之衣乃有朘生靈之膏膏君父之國卒不得其死者
其不愧火龍乎因賦火龍辭四章補樂府之缺

火之龍兮雲弗從雨弗降 叶三眠始三眠終 火之龍
兮桑以穀絲以腹蠁以屋象水火兮以金以玉 火之
龍兮蛹以蛾蛾以卵卵復化 叶龍之神兮寔多惟龍之
神兮有大功於人又殺身以成仁徇道而忠益信 火
之龍兮其節甚高彼縻爵者誰兮生寵死則逃剥民之
膏粥人之國而死與叛鬼曹火龍德德可褒

馮處士歌 并引

富春馮正卿氏四世不分其曾大父葬為宋德祐死節臣正卿者才而賢當元末不屑仕偽衆
嘖然以處士稱之丘園科屨起處士處士絶之

曰子幸有一廬一區林下可以避風雨田一成在郭外可以給衣食學聖人之道者可以自樂
不願仕也且仕榮利禄隱樂貞素苟以相易彼此兩乖吁處士正卿其可謂逸而真者歟故吾
號之曰貞逸而為之賦詩曰

星臺下桐廬陰云有節士馮氏之家林後三葉五丈夫 叶風局孤古體貌踈
子玉琳森曰正卿者長身而美髯
且沈家不失箴里不失任貧不屈富不滛有餘推與人

矧肯要爵禄心闕下足終南叶吟鳳凰引高神龍深深音心
處士貞逸退如處女古井心嗟今之士科隱丘事王侯
行無補闕言無裨謀惟禄食足媒叶牟詭貞而佞詭逆而
述以為吾人憂放而返也澗恚岳隴羞聞處士風其不
泚然在顙豈吾人傷

桐鄉俊公子

古什一首錢濮敬之榮上司理之任

俊公子二十忠義俱殺賊不受賞務在安邦閭使者宣

條約來試臣君畧調官鄉縣中猞狨庀鎖鑰此氣與秋
高豐城掘寶刀獄空元有象門檜鵲來巢

丁孝子行

孝子蘭刻木肖母顏木有神痛相關況我孝子有母上
堂問安否母胡為雙目瞽母瞽捫壁行行聽孝子聲孝
子泣母舐母目何時仰見天日星朝舐瞽莫舐瞽一日
二日百里程母瞽豁然而月明隣里交相賀母如長夜
再生明孝子名上達天聽華表柱為孝子旌出諸暨志

鐵崖樂府補卷五

元　楊維楨　撰

大明鐃歌鼓吹曲

濠之塗山自五代周世宗嘗見王氣鑿其地絶之今越五百年而王氣復還聖人出焉為生民主為聖徵啟第一

於王氣塗之岡五百祀皇陵藏火流烏星流虹篤生聖人應天祥聖人生六合一統天下昌

右聖徵啟九句句三字其二句句七字

妖術彌勒氏聚黨以萬計據汝潁蔓延河洛為

汝阿彌第二

汝阿彌胡語侏離復兜離妖誦胡膜乾毒師蜂屯蟻聚億億萬搖首枯舌從邊夷金銀城鐵為鏈湯為池北踞河洛南驅淮老獞野鶻弗能支大明帝厲虎旅拔龍飛手把黃鉞相招麾敵盡絶彌何為築京觀充之隄荆之垂檢亂反正聖武赫戲太明烈烈開皇之基

右汝阿彌二十三句其十二句句三字其四句句四字其七句句七字

王師起臨濠收義兵駐南譙平河陽遂南渡為天下所推戴郊天登極為臨濠武第三

皇皇帝肇迹濠之壤平上天黜元命命帝靖四方神兵三千投箠渡江基建業定南京叶大興問罪師天戈剪妖狂妖狂潰崩叶赫烈我武揚繫頸闕下大明朝賀開明堂元主大去國閩廣並來王皇帝神武越五帝咸三皇皇皇萬國賓日出日入土普為大明臣制禮作樂聖化鈞大一統業萬萬春

右臨濠武二十二句其四句句三字其四句四字其九句句五字其三句句七字其二句句八字

長鎗氏何吳俞刦元將劉就就奪睦城民大潰三蛇長一蛇擅雄王上掩三日生妖芒羿烏張彎弓無

人落櫓槍血人為漿肉為粱交結豬猪恣跳梁帝閑下
土命將一日平叶收其帑實夷穴藏截蛇首刳蛇腸祭
民社主反民井竈還丘坑

右三蛟長十有三句其三句三字其一句四字其
三句句五字其五句句七字其一句九字

元末僞漢陳友諒據江廣水犀之衆薄我城下
天戈一奮追北鄱湖上友諒殪于矢為犀之窮

第五

欽定四庫全書

山傾戟我峰撫州山名水翻鄱旗拏黃龍鼓考鼉坤軸震水犀
列以陣樓櫓層層突而屭皇赫怒血漂刃不用命斬以
徇鐵鈎鎖挐艨艟辟彊弩開神弓老犀暈火角生風流
星一矢貫兩顬與胸老犀窮小犀夜泣鮫人宮

右犀之窮十八句其十二句三字其四句句七字
其一句五字其一句九字

僞吳張士誠由淮據浙僭國于吳門命將討之
介弟士信中礮死士誠投首降為雙虎殪第六
東海鯨鬐掃鐵牙如雪山眼如月前驅虎頭濶後挈三
足鼈尾一掉天綱崩地維缺吞三閭啗百粵飛涎噴沫
弟兄作穴巖潭生子孫天吳彎弓射封豕折四海波濤盡
流血東皇太乙乘魚從霞長綸巨餌羈縻鉤加漁彭蠡
獵黃池鯨亦穿腮京口來叶京口來游不動化為鯤空
囁喝

右東海鯨二十六句其十三句句三字其五句句四字其三句句五字其四句句七字

元將將鎮閩閩不克守土豪友定閉關抗王師命將破之俘以告廟為定八閩第八

海上將軍神騎還乘勝捲甲斬閩關阿難氣虓虪羅和語綿蠻土豪據土孰與京將軍將命揚風聲豪一敗走連營俘以獻廟功用銘閩山奠閩水清

右定八閩一十一句其四句句三字其二句句五字其五句句七字

淮豪王信據山東大將取之不以師羈其父與兄而信降為下山東第九

益之都魯之邦元不綱兵強馬壯磽磈梗我王化山輸海貢隔梯航狡狐三穴跳躑貪狼王師薄城築我受降駢首就縛父與兄絃歌之化復我鄒魯鄉

右下山東一十二句其三句句三字其五句句四字其三句句七字其一句九字

秦俠李思齊據關中已而私竊名字王師招之解甲來降為招關中第十

太原李繼忠襄京兆李王咸陽脣齒相依勢相望搆讒煽虛撼金床王綱偏圮弗擧上弗急君父同盟不相援徵兵關中伐太原大丞相偏將軍士馬百萬踩燕雲國已墟關來從尉之陀實之融

右招關中一十八句其十二句句三字其四句句七字其二句句五字

元末河南王庫庫守汴大兵抵城潛遁遂收汴京為汴通河第十一

邦啓溝汴通河河之王鎧仗山積血流波前徒接戰盡倒戈二二主將弁戕戮輸忠竭節心靡他以彼取此類虞羅由汴入濼入紅螺胡政不綱可奈何自底滅亡可奈何

右汴通河十一句其三句句三字其八句句七字

王師由海入燕元主大去其國全城來歸不血

一刃為統幽薊第十二

元運傾六師駐紉恰城龜茲主走瀾京宣明詔許厥成札拉烏蘭左袒迎封籍府庫奉大廷大丞相舍于野叶克大國匪余武天子龍驤士貔虎問其寡孤毋恃殺擄秋毫無犯民按堵民按堵振旅旋鈞麗冒脩耒殄滅叶大將軍請戍邊偏將踰蔥嶺越祁連追亡逐北萬五千元運傾奔絕幕叶天子喻書通玉帛朝宗于京來省譯

右統幽薊二十九句句其十八句三字其八句句七字其二句句四字其一句句五字

偽夏明珍負地險久據四川天子息兵之次未忍加誅先諭之以辭為喻西蜀第十三

右喻西蜀二十六句句其十五句三字其四句句七字其三句句五字其四句句四字

叢銘劍閣

右喻西蜀二十六句其十五句三字其四句句七字其三句句五字其四句句四字

會稽楊公廉夫登高科四十餘年以文鳴當時方四海有兵事高居松江山中一日聘至金陵論定禮樂乃成鐃歌鼓吹曲稱頌武功昔柳柳州謫官荒徼以有是作方之於公目睹行師之次第而論揆於著作之庭者大不侔矣臨川危素敬書

隴雲寒隴水乾天使晨入荊門關右扼隘左控秦巴蜀限峨岷偽夏昆強項不來賓元戎闡皇威民何罪肝腦糜一札西去如星馳彼元之微棄身獨夫剪與我絕忍及爾孤告冉厖束斯檝檄印笮上版圖剖包蒲受正朔玉璽我眉我城郭沱潛三已我塹壑蠭

鐵崖樂府補卷五

鐵崖樂府補卷六

元 楊維楨 撰

江西銃歌

陳友諒起兵殺倪曼濟據龍興辨童阿爾烏蘇及憲簽察奇爾合兵破之龍興始平江右諸郡無不款附至此而武功成作龍興平

緊龍興潘西江二畈童國駿厓江有砥柱胡為鴻流洚勍蠻效尤垂蠆内訌三台暎太微國士俱無雙王旅嘩嘩鉦鼓從從天威震赫羣兇攫八郡望風咸來降武功既成毋從從聖人南面殿萬邦

右龍興平十五句其三句三字其三句四字其三句六字其五句五字

大將南征歌

美河南玉察罕也

大將軍將天討出南征丈如阿閻鳳武如牧野鷹兵行三句句七字

司馬法漕轉屯田丁鹿山放麑萬衆泣虎穴取虺千人驚東屯西屯露書布南徯北徯壺漿迎

右授首蟹子獻城三卮送款孤竹輸平藍之山截海斷峽之水吞湘漢大將軍持廟算直向刑塘築京觀嗟嗟小蠻觸尚爾爭雌雄將軍大勢破竹下拾土補地裂中國長城無再壞嵓嵓天柱無再折磐石永安金甌固訣我頌摩崖千丈碑大字如斗光奪月

小萬戶射虎行

美慶元鎮帥金珠二爾也

邊城秋氣勁折膠草枯燎發風蕭蕭將軍校射出細柳
馬上箭落雙飛鵰須臾吼地窮獸急將軍匹馬電弗及
疾蹄迸落衝虎過白羽穿喉虎人立將軍身不六尺強
一怒萬夫無敢當先皇賜名名巴圖部下材官爭蹶張
畫工親見編髮勇急陣梢岡浩呼活目光落地已化石
將軍生氣毛髮動君不見桃花島阜樹洋乳孫哺子人
為糧將軍一死不可生東海黃公愁夜行

虞丘孝子辭 并引

顧亮會稽上虞人也父珪倡義兵拒海寇與虜
邨仇至正戊戌冬邁里古思引兵東渡珪為虜
所害亮時年十五每有推刃于仇之志而未獲
遂也閱去十餘年過余道其事揮涕哽咽怒髮
盡竪予悲其志為作虞丘孝子辭以繼古樂府
云

虞丘孝子父仇未雪長劒拄頤哦草在舌夜誦獨濕篇
淨泗盡成血於乎頭上天戴昏曉千金去買零陵之乙
刀虞丘孝子心始了

髯將軍

美功將董參政摶霄也

髯將軍將之武相之文文武長才不世出將軍兼之今
絶倫陣法本天地兵機佯鬼神八門遁丁甲六花散風
雲樓船旌旆施龍矯矯雲鵬金鼓雷磕磕水犀枝戰悍鯨
帖陸兒出柙妖狐奔風塵頂洞翳日月紫髯一拂開朝

昏上馬談兵被裘帶下馬降禮陳壺尊於乎昔人恨隨
陸無武絳灌無文將軍之武平禍難將軍之文煥經綸
髯將軍受斧鉞承華勛淨除國妖雪國恥制禮作樂歸
相天王尊

特固勒德爾

美江浙省特宣使也

鐵骨搭偉鵰砂性如獬豸口如鴉仰見太陰剥食欲挾
乙上天剗妖蟇俯見海揚波誓拔快劒水上斷蝮蛇才

雄志大無位可施展乃令行人走使匹馬無停過南藩
大吏一月二十九日醉藩職弗理莫敢輒琕瑕骨搭北
上見官家官家問南事一一叩陛下陳治忽談忠邪天
子為點首百官盡驚詩御史結舌慙輔車有附和無聲
牙於乎骨搭者古之汲直無以加天子何不喚取歸南
衙下為百司司白簡上為天子持黃麻

韋骨鯁 并引

韋名清江陵人性強梗好怒罵人號為韋骨鯁

省臺大臣有過輒昌言之無忌偽張氏大弟效
浙相位相僚同妒走竄下出臺端力陳悖逆不赦金雞竿敗紅一陣逐
臺印童大夫普持印未決清走普所屬語曰大
夫尚不能殉印一死耶普死之清時為察胥獨
航海至京師上書言壽的喪節普完節及陳使
宜二十事上不報徒步歸江陵故里吳主欲仕
之清力乞骸骨侍親遂落魄金陵市中以詩酒
為事母死後服道士服遊五岳名山云予以清

非巨卿大吏而嫉邪憤世有補正平之氣節求
之於妾婦世豈不在可詠之列耶為作韋骨鯁
詩

韋骨鯁性脩俗語軋戰 干眼中有周公孔子舌底有龍
逢比干見無義漢不律官怒瘿突項髆芒刺生肺肝去聲
敢向漢遮欄駕策不向秦鑽不仕偽 世人不識之我獨角
巾如豸冠痛吟蕩陰里悲歌清淚灘左旋右衡萬妾婦
朝梁暮晉千癡頑弗弧弗刀劫白日鉏郎摸倣同一奸

奸同 走蠻下出臺端力陳悖逆不赦金雞竿敗紅一陣逐
風去木馱萬駕螺蜷盤揭來秣陵市佯狂落魄酒澆舌
本黃河乾我有孤竹笛和君獨絲彈神仙狡獪只在吾
人間倒騎一笑與爾共訪西華山

舒刺客 并引

沅州有奇男子陷賊中佯受偽命陰謀刺偽
主大享宴中七首業出袖不幸不中訖能流涕
以免絕似博浪沙事偽主淫殺疑似百十人已

而間行歸荊溪山中説豪傑數百輩從之歸正于江浙省相府貢禮部為作歌詩令子志其事子始知奇男子舒氏而志名明年志覲京師子徙鄉貢忻一本忻下有忻字回京師持其狀來求書余為刺也議者謂傳刺客非春秋旨蓋嘗論刺客有義有不義辨為國報仇為私人戕正人此義不義辨也刺客五吾取其三人沫持匕首劫盟壇上管仲不以為非而歸其侵地讓狄匕首入塗厠中趙襄子義其人而卒釋之軹狹匕首亢圖為丹太子馳入仇國圖窮匕見而卒受戮死君子猶以義俠予之嘻刺客若三子者可以翩豹之例書之乎五百有餘年而曹操遣客至先主座所見諸葛而遁此真珠靡耳又三百餘年而唐有曹王俊客能取其主仇謝祐首為溺罷義士快之又七百餘年而今有舒志人又咎其

不得為曹王俊客此以成敗論也吾取義烈於志不計其功成與敗也太史公曰義或成或不成其較然不欺其志豈妄也哉吾以是取志子既為志錄其事志自京師得賞爵回來見曰先生為李鐵鎗作歌至今鐵鎗有生氣志拙事幸見錄于鐵史再幸得先生歌雖哀晁無以喻榮子與壯士飲酒酒既酣遂為作壯士歌一解使左右擊節合譟相和壯士大喜出佩劍作渾脫舞而去

舒壯士智如張子房膽如趙子龍神州地入黃旗東壯士手挽回天功握虎入虎穴壯士沃焦心火熱怒潮一卷石頭城匕尖已帶垂龍血闇中三耳走鬼工百日淬七一日窮座中火位剉杭肉壯士滅跡孤飛鴻柯壇劫盟地還魯舞陽小兒何足數博浪沙頭力士歸為韓報仇仇必虜於乎大將軍萬夫雄赤心報國為先鋒如何馬頭交劒不斫賊却留小惠誇丁公

趙公子舞劒歌 并引

雪軒左相求奇才劒客公子侍子遊其門席上作舞劒左丞命歌之其人名信奉元人也身長九尺有文武畧

趙公子千人英讀書萬卷愁無成負此長身九尺如長城雪芙蓉玉青驄我將挾爾成大功腰纏十萬欲何往直上北臺觀虎龍道逢鐵笛仙把酒九峰前酒酣為我拔劒起作渾脫伎白虹遠地烏風旋躚然指天天為穿

天狗墮地頑星堅老鐵酒酣為椎鼓壯士衝冠髮倒豎老增撞斗何足為鴻門突立衛真主趙公子千人英為君酌酒肝膽傾忍見東南吳楚折慎莫脫手踴躍逝去雙龍精君不見我家古鐵三尺冰粤砥盪磨新發硎不學區區一人敵上為天子臣前皇

盲老公 并引

剌拜珠格爾臺長也戊戌十月念三日黨海寇用壯士槌殺之穆爾古蘇將黃中闕拜珠盡戮其家

盲老公侍御史崇臺半面呼天子白米紅鹽十萬家鳳簫龍管三千指門前養客皆天騎一客解極千黃苗太阿之柄忽倒擲槌殺義鶻招羣梟一客死百客辱萬夫

怒一夫獨生縛老盲來作俘百口賤良一日戮獨遺小
娥年十五腰金買身潛出戶腰金買身潛出戶馱作娼
家馬郎婦

銅將軍 并引

刺僞相張士信也丁未六月六日為龍井砲擊
死

銅將軍無目視有準無耳聽有神高沙紅帽鐵篙子南
來開府稱藩臣兵強國富結四隣上稟正朔天王尊阿
弟柱國秉國鈞僭逼大兄稱孤君案前大事十祆孽後
宮春艷千花嬪水犀萬弩填震澤河丁萬鍤輸茅津神
愁鬼憤哭萬民銅將軍天假手疾雷一擊粉碎千金身
斬妖蔓拔禍根烈火三日燒碧雲鐵篙子面縛西向為
吳賓

周鐵星 并引

刺敛臣周伥伥也張氏亡國亡於其弟士信趣亡
於毒敛臣周伥伥山陽鐵冶子以聚敛功至上
卿伏誅曰曰錢穀鹽鐵籍皆在我汝國欲富當
勿殺我主者怒曰亡國賊不知死罪尚敢言是
耶速殺之吳人快之或手額謝天曰今曰天開
眼也

周鐵星國上卿談韓申為法經釘筆杖為國刑千倉萬
庫內外盈十有三賦爭科名周鐵星鞭算箕斂無時停
開血河築血城血戰艦血軍營刮民膏嗍民髓六郡赤
骨填窮靈齊雲倚天一日傾鐵星亡國法當烹尚持六

郡金穀數丐死萬一充虞衡嗚呼周鐵星十抽一椎百
萬釘誓劊劂髓作溺器鐵星碎地啟瞶天開顙言同

蔡葉行 并引

刺佞倖臣蔡文葉德張氏亡國由太弟太弟致
此實由二佞丁未春二佞伏誅於臺城風乾其
尸於枰刑者一月

君不見僞吳兄弟四六七十年強兵富金穀大兄垂旒
不下堂小弟秉鈞獨當國山陰蔡樂師雲陽葉星卜朝

坐白玉堂夜宿黃金屋文不談周召武不論顛牧機務託腹心邊籌憑耳目弄臣列列引膝前骨鯁孤孤內因梏參軍俞斗南也去年東臺殺布哈今年南垣殺特穆鳥陵斮棺取舍珠鯨海刮商劫沈玉粥官隨地進妖艷籠貨無時滿坑谷西風捲地來六郡下破竹朽索不御六馬奔腐木那支五樓覆大鉞先罪魁餘殃盡孥戮寄謝悠悠佞倖兒福不盈眶禍連族何如吳門市賣藥賣占饑死心亦足

金盤美人 并引

刺僞駙馬潘某也潘娶美婦凡數十內一為蘇氏才色兼美醉後尋其罪殺之以金盤薦其首於客宴絶類北齊主事國亡伏誅臺城投其首於涵

昨夜金床喜喜薦美人體今日金盤愁愁薦美人頭明朝使君在何處涵中人溺血骷髏君不見東山琵琶弼琵琶夜夜鬼語啼空篌

春暉草 并引

悲甘生鈞也鈞從子學春秋鄉貢成名父死母老乏養不擇祿而仕於僞禍連及之與十叅謀同死於髑髏堆子為其母賦春暉草云

宜男花春暉草小草報春暉葉好花亦好花上青蚨綴枝滿阿孌花開春日短疾風捲地起勁草偃如麻借問春暉草漂蓬落誰家闔閭城外髑髏臺阿孌此魂臺上来宜男草抽花染血花上之血不可滅

題朱蓮峯夢遊仙宮殿明日偕見西辦章進凝香閣詩

青蓮老人青珮環自言昨夜夢遊海上天梯山天梯之

山三萬八千丈瓊臺雙闕開天闕赤藤飛上最絶頂千樹琪花散晴影通明前殿上覲玉虛翁左面長眉瞳烟烟玉翁元是太極仙手弄雨丸日月旋天扃地戸司啟閉玄牝一鑰開天先青蓮老人南極裔泰華開花一千歲大人賦奏馬文園玉藕如船浇渴肺殿前作詩明月光光采下徹下土中書堂明朝寫得凝香童蝴蝶飛來七寶牀

附朱庭規凝香閣詩

凝香閣者光祿大夫平章政事張公闢之以待四方賢士即漢平津侯之東閣也客卿鐵崖楊子名之曰凝香本韋蘇州語子讀楊子記云休兵息民又云厭兵圖治引周公仲山甫為辭夫兵不為攻城乃森戟於左右者豈非休兵乎燕寢凝香與賢者共之豈非圖治乎周公東征成王迎歸天迺反風起禾此休兵效也仲山甫徂齊宣王賴有補袞出納王命此圖治效也楊子之進規者至矣杭庠典教朱庭規敷楊子之記復為歌以頌云

有兵不若森于庭發矢不若藏于棚汗馬不若繫于營休兵要待民力生平章政事光祿卿閣下萬卷清香凝書生香德生馨況復熱鼎相薰蒸緑烟一縷風度檐光祿燕寢寢不驚蝴蝶飛來窺枕屏周公入夢話東征山甫依稀亦言并天既反風禾稼登告以補袞垂鴻名楊子進規為座銘有客如此真賢卿有客如此真賢卿如此真賢卿有客庖人饋鯖燕昭臺上千金輕錢君博士起相慶有如十八學士登蓬瀛

毘陵行　記十月七日事

孟冬四將發勾吳彎弓誓落雙鬟顱智謀無過史萬槊嫖姚無加李金吾前茅已作破竹刃三覆乃裹含沙狙常山長蛇一斷尾即墨怒牯齊牸踊玉旌孤軍呼虜癸皂鴉萬甲迷糢糊江南長技江北無蒲牢一吼千鯨呼赤杠卓入鐵甕戸鐵翅橫絶丹陽湖擣虛之策不出此

赤手可縛生於苪當時上將陷江都至今莫贖千金軀
後來飛將慎勿踈襄王城頭啼白烏如何臨期易將犯
兵忌何必不讀孫吳書嗚呼臨期易將犯兵忌何必不
讀孫吳書

杵歌

杭築長城賴辨童仁令兩郡將美政洽于衆心以底不日之成然役夫之記有不免悽苦者東維子錄其辭為杵歌

亞亞城城城亞成小兒齊唱杵歌聲杵歌傳作睢陽曲中有哭聲能陷城

又

自古衆心能作城五方取土不須蒸蒸土作城城可破衆心作城城可憑

又

疊疊石石石嵽嵷立竿作表齊竿旌阿誰造得雲梯子刻地過城百尺高

又

羅城一百廿里長東藩恃此作金湯舊基更展三十里莫剩西門一樹樟

又

蘇州刺史新令好不用西山取石勞折得鳳山楊璉塔南城不日似雲高

又

南城不日似雲高城脚愁侵八月濤射得潮頭向西去錢王鐵箭泰山牢

又

攻城不怕齊神武王壁堪支百萬兵不是南朝誇玉壁關西男子是長城

劉節婦

大江東流接混茫金山焦山鬱相望鐵甕長城北枕江中有三槐節婦堂壁立萬仞之高岡自別毋氏歸劉郎中朝瓊樹摧秋霜玉琴不奏雙鴛鴦玉笙不吹雙鳳凰

絡緯夜啼月上房燭光照淚垂汪汪紡績給朝暮羣雛
忽成行生處同室居死期同穴藏新阡種松三尺強黛
色已見衆天長流脂入地成琥珀終夜吐歛如丹光揚
雄與馮道不異燕趙倡食君之祿而弗與國同存亡鳴
呼節婦之德不可量節婦之髮白於雪節婦之心化為
鐵我歌為繼柏舟詩閉門戶他年耀旌節

雉子斑 并引

秀女有姊妹被苗帥強聘之為妻又遣妹媒而
致其姊姊不從赴水絶之妹亦尋死為賦雉子
斑

雉子斑雉子將雛惟兩雌麥田青青四月時雉子班班
上毛衣網羅一相失誤為罔所危吁嗟爾為罔誤又忍
為我媒叶我今謝爾死豈忍須臾遲兩雉死同歸琴聲
鼓之為嗟咨英英鸜雌兒百鳥不敢欺只如燕燕傍人
飛

黃鵠曲 并引

蕭山顧節婦年二十居寡貴要將強壻之顧賦
詩自誓改道家裝絶之為賦魯陶嬰黃鵠辭

黃鵠雙棲兮年命有不齊雌將雛兮失其雄飛叶雖失
雄飛孤自誓平豈無他雄兮誓不徙故栖使君兮速予
與孤俾予改圖一女可二夫使君事主逆亦殊

翁氏妹 并引

翁氏妹者錢唐人年四十不嫁寇陷錢唐與弟
忠一家四人誓結袂死於河姊曰河之死者有

穢矣吾獨尋乾淨水死忠等赴河姊亦不見乃
跳城陰古井死

翁氏當亂離投河誓翁媼生為同林鳥死作結縷草翁
氏妹投袂赴長河賊殺血污水我胡為河裏死莫耶井
古城陰下有斗水琉璃深井中古劒劒妾心莫耶夜作
蛟龍吟

濮州娘 并引

朱鬘氏掠女婦人擇白腊者一狎即付湯火熬

膏為攻城火藥濮州花娘薛氏者瀕殺復與裸
飲飲婪酣抱花娘臥乘酣睡抽其佩刀刺之遁
出馳馬抵官兵而遂擒其衆吁薛娼婦也而壯
節可尚亦亂世奇事為賦濮州娘列古樂府

濮州花娘勸君酒酒中電影紅蛇走花娘分死紅焰焦
五尺肉軀油一斗連牀裸飲婪醺花娘待罪眠紅茵
突咽一寸揕七首夜馳鐵騎投官軍君不聞始州王氏
女拔羌刀殺羌虎濮州花娘刺客才劒氣何須大娘舞

欽定四庫全書　鐵崖樂府補　卷六　二十二

處女冢 并引

處女名雪字玉霙余從父女弟也年十三善琴
十五攻詞翰二十許陳氏子未娶陳歿遂守志
不嫁達官聘之不允自誓之死作處女冢兵亂
處女閉戶餓而死年四十有二塚在梧桐山先

嫁公與卿英英馬上郎貂帽繡衣裳來交處女幣願作
處女郎貯以黃金屋薦以白玉牀大珠連理帶七寶合
歡牀大珠五十萬七寶百萬鎖黃羊尾如扇文雞若鳳
凰置酒結高宴長跪起行觴處女捧觴誓慈母有死不下堂
嗟嗟楊處女處女節獨苦事母終母喪母墳成負土白
髮五十秋五十終處女誓作處女墳南山華表柱荒城
兵火交三月不開戶生作獨月娥肯作城中三嫁婦

謹按卷四第二頁前八行達爾罕舊作答剌罕今改
卷五第二頁後六行就就舊作九九今改　五頁前五
行羅和舊作老鶻今改　六頁後一行庫庫舊作
擴濶今改　七頁前二行納恰舊作那叱今改
七頁前三行扎拉烏蘭舊作扎剌瓦剌今改
卷六第一頁前四行曼濟舊作蠻子又阿爾烏蘇舊
作阿里温沙今並改　前五行察奇爾舊作察伋
今改後倣此
卷六第三頁前一行珠爾舊作駒兒今改　前五行巴
圖舊作拔突今改　四頁後五行特固勒德爾舊作
鐵骨搭今改　四頁後六行特宣使舊作鐵宣使
今改　四頁後七行鐵骨搭應作特固勒德爾因
係詩句未便改易姑仍其舊　五頁前二行骨搭
應作固勒德爾因係詩句未便改易姑仍其舊後
倣此　十頁後三行拜珠格爾舊作拜住哥今改
後四行穆爾古蘇舊作邁里古思又拜珠舊作拜
住今並改　十三頁前三行布哈舊作普化又特穆
舊作鐵木今並改

總校官進士臣胡　榮
校對官編修臣沈清藻
謄錄監生臣張起隆

乾隆御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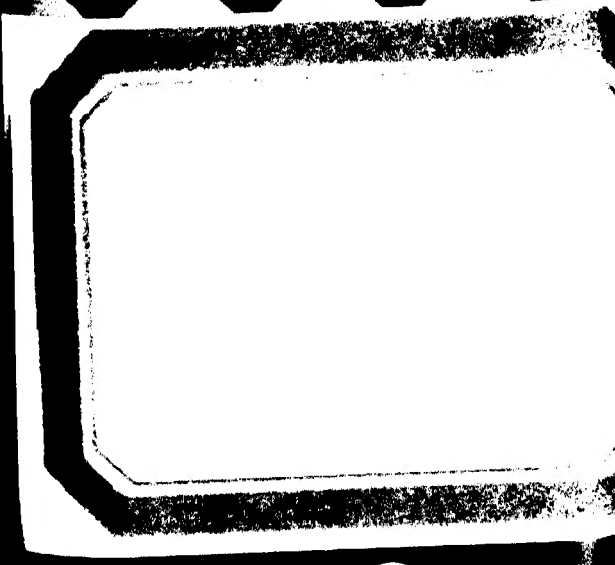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遺山集

崔門集

樂府古崖



90

吉林人民出版社